清朝治藏典章研究（中）

张羽新 编著

现代中国藏学文库





中国藏学出版社

【现代中国藏学文库】

主　　编：拉巴平措

执行主编：张 羽 新

「十五」国家出版规划重点图书

清朝治藏典章研究

【中】

张羽新　编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

目　录

卷首献词(1)
第一章　订立章程(1)
一、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5)
总理事务王大臣等遵旨议覆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5)
附　年羹尧奏西海荡平善后事宜折(10)
二、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27)
《清高宗实录》所载"西藏善后章程"(27)　《清代藏事辑要》所录"西藏善后章程"(29)　"西藏善后章程"(藏文)译稿(34)　驻藏大臣为颁布善后章程晓谕全藏告示(41)　西藏僧俗为颁布善后章程公同谢恩奏疏(46)
三、二十九条章程订立前,两次反击廓尔喀侵藏期间所订章程,以及有关奏折、谕旨(48)
谕鄂辉等事竣之后应订立章程(48)　鄂辉等奏酌筹西藏善后章程(50)　和珅等遵旨议覆鄂辉等奏西藏善后事宜十九条折(74)　军机大臣会同理藩院议覆鄂辉等奏藏中各事宜(91)　谕军机大臣传谕福康安等将善后各条详酌妥办(94)　福康安等奏七世班禅称对将来新

定章程“惟当实力奉行”(97) 福康安等奏达赖喇嘛告称，对将订立章程自当率噶伦等“实力奉行”(101) 福康安等奏酌拟卫藏善后章程六款折(103) 军机处议覆福康安等所拟西藏善后章程(108) 军机大臣等遵旨议覆福康安等奏除谕旨指出条款外尚有应办章程十八条(120)

四、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131)

二十九条章程(藏文)译稿(131) 福康安等奉旨为贯彻执行二十九条章程致班禅函(141) 福康安等奏藏事章程已定阖藏欢欣遵奉折(141) 福康安奏达赖喇嘛、班禅等送行并感激钦定章程情形折(143) 附《卫藏通志》所载“条例”(章程)(145)

五、裁禁商上积弊章程二十八条(157)

琦善等奏酌拟裁禁商上积弊章程二十八条折(157) 理藩院遵旨议覆琦善等奏酌拟裁禁商上积弊章程(165)

第二章 行政区划(179)

一、册封五世班禅额尔德尼名号的同时，敕赏班禅属地，法定前后藏行政辖区(181)

二、西藏与周边藏区划界经过(182)

丽江划归云南及详查滇、川、青藏区有关情况(182) 议政大臣等议覆赏给达赖喇嘛地方(185) 谕达赖喇嘛赏赐土地及委任噶伦(186) 岳钟琪奏为赏给七世达赖喇嘛地方应令周瑛再加确勘折(188) 周瑛奏报与钦差鄂齐赴藏宣旨指授疆界折(188) 划定西藏与滇、川行政区界(190)

三、《卫藏通志》“疆域”条有关记载(节略)(193)

四、乾隆《理藩院则例》及历朝《大清会典》所载西藏政区(203)
乾隆《理藩院则例》所记(203)　乾隆《大清会典》所记(204)　嘉庆《大清会典》所记(204)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所记(205)
五、《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关于西藏行政建制的记载(206)
六、光绪《大清会典》所载驻藏大臣辖属行政单位(210)
七、《清朝通志》所记西藏政区(212)
八、《清朝文献通考》所记西藏政区(213)
九、《清朝续文献通考》所记西藏政区(221)
附　清代西藏政区沿革综表(230)

第三章　理藩院主管藏政(250)
一、历朝《大清会典》有关理藩院主管藏政条款(253)
康熙朝(253)　雍正朝(255)　乾隆朝(258)　嘉庆朝(261)　光绪朝(264)
二、《理藩院则例》有关主管藏政规定(268)
乾隆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268)　光绪《钦定理藩部则例·西藏通制》(275)

第四章　钦差驻藏办事大臣(286)
一、驻藏大臣沿革(288)
《清朝续文献通考·西藏职官考》有关记载(288)　《卫藏通志·镇抚门》有关记载(291)
二、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共同主持藏政行政体制的确立(299)

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之乱的严重教训(299) 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共同主持藏政体制的行政立法(304)
三、法定驻藏大臣总揽藏政的行政管理体制(307)
鄂辉、福康安等关于提高驻藏大臣政治地位和职权的奏折(307) 关于驻藏大臣总揽藏政的行政立法(321)
四、驻藏大臣的任免调动(333)
雍正朝(333) 乾隆朝(334) 嘉庆朝(354) 道光朝(361) 咸丰朝(366) 同治朝(368) 光绪朝(371) 宣统朝(382)

第五章 敕封达赖、班禅(385)
一、敕封历辈达赖喇嘛(388)
五世达赖喇嘛(388) 附 圆寂及匿丧问题(403) 六世达赖喇嘛(413) 七世达赖喇嘛(419) 八世达赖喇嘛(438) 九世达赖喇嘛(449) 十世达赖喇嘛(462) 十一世达赖喇嘛(498) 十二世达赖喇嘛(509) 十三世达赖喇嘛(517) 附 关于褫革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531)
二、敕封历辈班禅额尔德尼(553)
五世班禅额尔德尼(553) 六世班禅额尔德尼(555) 七世班禅额尔德尼(562) 八世班禅额尔德尼(579) 九世班禅额尔德尼(585)

第六章 藏传佛教管理(603)
一、乾隆:《喇嘛说》(606)
二、历朝《大清会典》有关喇嘛事务管理制度(610)

康熙朝(610) 雍正朝(612) 乾隆朝(615) 嘉庆朝(631) 光绪朝(635)
三、光绪《钦定理藩部则例》喇嘛事例(637)
喇嘛事例一(637) 喇嘛事例二(653) 喇嘛事例三(666) 喇嘛事例四(674) 喇嘛事例五(679)
四、《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有关喇嘛事务规章(693)
喇嘛封号(693) 喇嘛年班(711) 驻京喇嘛钱粮(714) 喇嘛廪给(717) 喇嘛服色(721) 唐古特学(722) 喇嘛禁令(723)
五、惩处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喇嘛(727)

第七章 金瓶掣签(740)
一、有关金瓶掣签的制度与法规(743)
二十九条章程的有关规定(743) 嘉庆《大清会典》的有关规定(743) 光绪《大清会典》的有关规定(744)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所载“指认呼毕勒罕定制”(745)
《钦定理藩部则例》的有关规定(748)
二、金瓶掣签制度建立的经过(751)
乾隆如是说(751) 《卫藏通志》有关记述(752) 史书及档案的有关记述(759)
附 部分藏传佛教大喇嘛转世灵童的金瓶掣签(786)
掣定察木多帕克巴拉呼图克图呼毕勒罕(786) 和宁等奏八世达赖喇嘛遵旨为其师班智达伊希嘉木散觅得转世灵童三名由金瓶掣签折(787) 瑚图礼等奏掣定济咙呼图克图呼毕勒罕情形折(789) 谕内阁察罕诺们汗呼毕勒罕掣签事(790) 在西藏寻访哲布尊丹

巴胡图克图转世灵童及其掣签(791) 满庆等奏掣定乍丫呼图克图呼毕勒罕折(794) 文海奏报访获德柱呼图克图转世灵童请免掣签折(794) 庆恕奏掣定噶勒丹锡埒图呼图克图呼毕勒罕折(797)

第八章 地方官员任免(799)

一、有关制度和法规(802)

二十九条章程的有关规定(802) 历朝《大清会典》的有关规定(804) 光绪《钦定理藩部则例》有关条款(807) 《卫藏通志》有关记载(812) 《清史稿》有关记载(818)

二、废除封授郡王制度以前对西藏僧俗官员的封赠(821)

敕谕阐化王及封赠其进表使(821) 敕封顾实汗(822) 敕封第巴桑结嘉措和拉藏汗(824) 敕封康济鼐、颇罗鼐及其子孙,确立郡王总领西藏事务行政管理体制(826)

三、平定珠尔墨特那木札勒之乱,取消封授郡王制度,改革西藏官制(851)

平定珠尔墨特那木札勒之乱(851) 平定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之乱善后事宜(858) 废除封授郡王制度,建立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共理藏政行政体制(870) 创立摄政制度(880)

四、两次反击廓尔喀入侵战争中,改革和完善西藏地方官制(883)

第一次反击廓尔喀入侵战争中,鄂辉有关西藏地方官制问题的奏折和军机大臣的议覆(883) 第二次反击廓尔喀入侵战争胜利前后,福康安等遵旨酌议善后章

程中有关西藏地方官制奏折及乾隆谕旨(888)
五、取消封授郡王制度后对西藏地方部分僧俗官员的任免(902)
六、清朝后期对西藏地方部分僧俗官员的惩处(918)
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之褫革(918)　惩罚第穆呼图克图(921)　对哷征呼图克图事件涉案僧俗官员的惩处(927)　对色拉寺买巴札仓事件涉案僧官的惩处(945)　罢黜噶伦密玛策忍等(949)　分别惩处与十三世达赖同逃僧俗官员(950)

第九章　朝贡与赏赐(953)
一、历朝《大清会典》有关西藏贡制的规定(955)
康熙朝(955)　雍正朝(955)　乾隆朝(956)　嘉庆朝(956)
二、《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有关西藏贡制、赏赐等的记载(958)
西藏贡制(958)　西藏进贡回赏定例(960)　护送西藏贡使(961)
三、光绪《钦定理藩部则例》有关条款(967)
四、历朝"清实录"及档案所记朝贡与赏赐(973)
顺治朝(973)　康熙朝(982)　雍正朝(987)　乾隆朝(989)　嘉庆朝(1012)　道光朝(1016)　咸丰朝(1026)　同治朝(1031)　光绪朝(1036)　宣统朝(1044)

第十章　派驻官兵(1047)
一、康熙末年清朝开始在西藏驻兵(1049)

二、雍正时期在西藏派驻官兵制度化(1056)
三、乾隆时期在西藏派驻绿营官兵形成历史定制(1068)
四、嘉庆以后关于驻藏官兵的更换及饷银等问题(1078)

第十一章 藏军整编(1084)
一、二十九条章程关于藏军整编的规定(1086)
二、《卫藏通志》的有关记载(1088)
三、光绪《大清会典》和《钦定理藩部则例》的有关规定(1090)
四、《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和《卫藏通志》所记藏军整编经过(1093)
五、《清朝续文献通考》关于藏军整编的考述(1104)
六、有关奏折及谕旨(1109)

第十二章 台站与交通(1125)
一、康熙、雍正时期平定西藏进军途中设置兵站、塘汛(1126)
二、乾隆时期台站添设兵丁和定期稽查(1132)
三、乾隆时期加强台站管理的主要措施(1143)
附 《卫藏通志》所载入藏程站(节略)(1162)

第十三章 经济措施及其他(1173)
一、改革币制(1176)
二、整顿对外贸易(1188)
福康安等有关西藏对外贸易的奏折(1188) 《卫藏通志》和《大清会典》所记西藏对外贸易的有关规定(1194)

三、减轻乌拉、租赋以及稽查户口，加强财政管理(1199)
有关奏折及谕旨(1199)　二十九条章程的有关规定(1208)　《卫藏通志》和《钦定理藩部则例》等有关条款(1210)
四、有关抚恤事宜及额定赋税(1214)
附　改革刑法制度和革除弃置患痘旧俗(1255)
改革刑法制度(1255)　革除弃置患痘旧俗(1257)

第十四章　严守国门与加强边政(1259)
一、两次反击廓尔喀侵藏战争(1263)
第一次反击廓尔喀入侵(1263)　第二次反击廓尔喀入侵(1272)
二、抗击森巴入侵(1296)
三、第二次反击廓尔喀入侵战争胜利后，查勘边界，厘定疆域(1329)
四、加强边政的主要措施(1336)
福康安等奏折及谕旨(1336)　二十九条章程等有关加强边政的规定(1340)　“申严边禁”，禁阻洋人入藏(1342)

附录一
筹藏新政(1346)
(一)张荫棠奉旨查办藏事，筹划新政(1352)
奉旨查办藏事(1352)　奏请革除吏治积弊，惩办贪污官员(1352)　致外务部电陈治藏刍议(1361)
传谕藏众善后问题二十四条(1363)　咨外务部为西藏议设交涉等九局并附办事草章(1374)　谕全

藏僧俗官民筹办要政亟图自强(1386) 沥陈西藏情形并善后事宜奏折(1388)
(二)联豫推行筹藏新政的措施(1399)
奏陈藏中情形及拟办事宜(1399) 择要添设委员及编练军队(1423) 开办巡警,添练新军(1426) 裁撤驻藏帮办大臣,改设左右参赞(1429)
(三)赵尔丰经营川边,改土归流(1433)
受命为川滇边务大臣兼驻藏大臣(1433) 筹划西藏新政(1440) 川边改土归流(1457) 附 代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嵩炑奏请建设西康省折(1484)
附录二
有关西藏条约(1488)
(一)中英烟台条约另议专条(1490)
附 中英会议缅甸条款(1490)
(二)中英会议藏印条约(1491)
(三)中英会议藏印条款(1493)
(四)中英续订藏印条约(1496)
(五)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1501)

主要参考书目(1506)

后 记(1510)

第五章　敕封达赖、班禅

敕封达赖、班禅，结好在西藏地方占统治地位的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首领人物，通过他们统一、治理西藏，是清朝治藏的又一项传统的基本政策。

元、明之际，随着元朝的灭亡，在其扶植下掌握西藏地方政教大权的藏传佛教萨迦派逐渐衰微，代之而兴的是明朝初年宗喀巴(1357—1419年)创立的格鲁派。他的两大弟子根敦朱巴(史称一世达赖)、克珠杰(史称一世班禅)及其法嗣，后来逐步形成了达赖、班禅两大系统。明朝中叶，格鲁派在西藏的势力迅猛增长，在民众中的威信很高。其重要的领袖人物之一索南嘉措，于明朝万历六年(1578年)，应邀到达青海湖畔的仰华寺，与率部占据青海的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会见。俺答汗赠给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尊号("圣识一切"是"遍知一切"的意思；"瓦齐尔达喇"是梵文"金刚持"的意思；"达赖"是蒙古语的"大海"；"喇嘛"是藏语"上师"之意)，索南嘉措回赠俺答汗"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的尊号("咱克喇瓦尔第"是梵文"转轮王"的意思；"彻辰汗"意为聪睿之王)。从此，正式有了"达赖喇嘛"这个尊号。格鲁派后来追认宗喀巴的弟子根敦朱巴为第一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为第二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即为第

三世达赖喇嘛。以后历辈转世传承。

明崇祯十五年(1642 年),五世达赖、四世班禅密召青海和硕特蒙古固始汗率兵入藏,夺取了西藏地方政权,建立了以五世达赖为法王、第巴总理政务的噶丹颇章政权。数年之后,布达拉宫扩建竣工,五世达赖即由哲蚌寺迁居布达拉宫,以后历世达赖均驻锡于此。五世达赖、四世班禅取得西藏地方政教大权后,即派人到盛京(今沈阳)与尚未入主中原的清朝建立了密切联系。

尚未入主中原、掌握东北地方政权的后金(清),隆重接待了达赖、班禅派来的喇嘛僧,与之建立了密切的政治联系。同时,确定了尊崇、扶植、利用藏传佛教的基本政策,借以巩固和加强与信奉藏传佛教的蒙古各部的政治联盟,扩大夺取全国政权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军事力量。夺取了全国政权的清朝,继续推行这项基本政策,并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的实践,使之逐步系统化、法制化,成为加强全国统一的一项基本国策,其核心是敕封达赖、班禅,目的是借助于达赖、班禅在藏传佛教中的领袖地位及其巨大社会影响,安抚、统治蒙藏僧俗群众,巩固蒙藏边疆地区,加强国家的统一。顺治元年(1644 年)清朝夺取全国政权之后不久,即派专使到拉萨看望五世达赖,并在各大寺熬茶、发放布施,又多次邀请五世达赖晋京。顺治九年(1652 年),五世达赖到达北京,受到清朝皇帝的隆重礼遇。翌年,五世达赖返藏途中,顺治皇帝派礼部尚书觉罗郎球、理藩院侍郎席达礼为册封使,册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赐金册、金印。从此,历世达赖喇嘛必须经中央册封才为合法成为定制,正式建立了册封达赖喇嘛的制度。

在五世达赖联合固始汗夺取西藏地方政权的激烈政治斗争中,四世班禅罗桑却吉是实际的决策人物。由于他的功绩和社会威望,顺治二年(1645 年),固始汗赠给他“班禅博克多”的称

号（“班”为梵语“班智达”的简称，意为精通佛教五明之学的贤哲；“禅”为藏语“钦波”的简称，意为“巨大”；“博克多”是蒙语对睿智英武圣明之人的尊称）。从此，“班禅”成为这一转世活佛系统的专称，而且札什伦布寺的寺主都由历代班禅大师担任。康熙五十二年（1713 年），为安定西藏政局，清朝正式册封五世班禅罗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额尔德尼”为满语“宝贝”之意），并依照册封五世达赖之例，赐金册、金印。从此，正式建立了册封班禅额尔德尼的制度，法定了其在西藏的政教地位。

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颁布的“二十九条章程”，规定了通过金瓶掣签选认达赖、班禅转世灵童的法律程序，把册封达赖、班禅纳入了法制轨道。同时，法定了达赖、班禅在西藏的社会、政治地位。在册封达赖、班禅的同时，清朝中央政府还牢牢掌握着对达赖、班禅的罢免权。废黜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两次革除十三世达赖的名号，就是这种罢免权的具体运用，其实质是清朝对西藏地方行使主权的体现。

一、敕封历辈达赖喇嘛

五世达赖喇嘛

延聘达赖喇嘛

崇德二年(1637年)八月庚戌

上御大清门,文武陞转各官谢恩,次喀尔喀部落土谢图汗朝贡使臣上表行礼,表曰:“土谢图汗敬奉表于宽温仁圣皇帝陛下,恭候万安。近闻欲延致达赖喇嘛,反复思之诚是。喀尔喀七固山及厄鲁特四部落皆有同心,若遣使延致,乞同往何如?凡所议悉与皇上无异,谨随表文献黄弓二张、马三匹……。”

(《清太宗实录》卷三八。
以下凡引此书只注卷数)

崇德四年(1639年)十月庚寅

遣察汉喇嘛等致书于图白忒汗。书曰:“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致书于图白忒汗。自古释氏所制经典宜于流布,朕不欲其泯绝不传,故特遣使,延致高僧,宣扬法教。尔乃图白忒之主,振兴三宝,是所乐闻,倘即敦遣前来,朕心嘉悦。至所以延请之意,俱令所遣额尔德尼达尔汗格隆、察汉格隆、玉噶扎礼格隆、盆绰克额木齐、巴喇衮噶尔格隆、喇克巴格隆、伊思谈巴达尔扎、准雷俄木布,根敦班第等使臣口述。”又与喇嘛书曰:“大清国宽温仁圣

皇帝致书于掌佛法大喇嘛。朕不忍古来经典泯绝不传，故特遣使延致高僧，宣扬佛教，利益众生，唯尔意所愿耳。其所以延请之意，俱令使臣口述。”

（卷四九）

崇德五年(1640年)二月辛酉

以延请圣僧，遣官赍敕，往谕额尔德尼达尔汉喇嘛等曰：“尔等不可在归化城久居牧马，现今青草方长之时，随路可以喂养，宜即前往圣僧喇嘛处，以达延请之意。所过之处，谅无人拦阻，可遣同去之人一半及土默特之人，先往马哈撒嘛谛塞臣汗、土谢图汗、查萨克图汗处，嘱之曰：‘因汝等曾言请圣僧喇嘛甚善，故我等奉命来请，汝等亦宜遣人同往，’约至彼国附近地方相会。尔喇嘛等，若至约会之地，附近国主有召见者，即往见之；如不召见，即于约会处相会前行。”

（卷五一）

崇德七年(1642年)十月己亥

图白忒部落达赖喇嘛遣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戴青绰尔济等至盛京，上亲率诸王、贝勒、大臣出怀远门迎之。还至马馆前，上率众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毕，进马馆。上御座，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等朝见，上起迎。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等，以达赖喇嘛书进上，上立受之，遇以优礼。上陞御榻坐，设二座于榻右，命两喇嘛坐。其同来徒众，行三跪九叩头礼，次与喇嘛同来之厄鲁特部落使臣及其从役，行三跪九叩头礼。于是命占式安布宣读达赖喇嘛及图白忒部落臧巴汗来书。赐茶，喇嘛等诵经一遍方饮。设大宴宴之。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及同来喇嘛等各献驼马、番菩提数珠、黑狐皮、绒单、绒褐、花毯、茶

叶、狐腋裘、狼皮等物，酌纳之。

（卷六三）

崇德八年(1643年)五月丁酉

先是,图白忒部落达赖喇嘛遣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及厄鲁特部落戴青绰尔济等至,赐大宴于崇政殿。仍命八旗诸王、贝勒各具宴,每五日一宴之,凡八阅月。至是遣还,赐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喇嘛及偕来喇嘛等银器、缎朝衣等物有差。又赐厄鲁特部落和尼图巴克式、阿巴赖达赖、都喇尔和硕齐下额尔德尼巴图鲁、奇尔三下土尔噶图、阿巴赖山津等朝衣、帽鞾等物。上率诸王,贝勒等送至演武场,设大宴饯之。复以鞍马、银壶等物赐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喇嘛。仍命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辅国公顷托、满达海率梅勒章京参政以上各官送至永定桥,复设宴饯之。遣察干格隆、巴喇衮噶尔格隆、喇克巴格隆、诺木齐格隆、诺莫干格隆、萨木谭格隆、衮格垂尔扎尔格隆等同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喇嘛前往达赖喇嘛、班禅胡土克图、红帽喇嘛噶尔马、昂邦萨斯下、济东胡土克图、鲁克巴胡土克图、达克龙胡土克图、臧巴汗、顾实汗处,致书各一函。

与达赖喇嘛书曰: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致书于大持金刚达赖喇嘛。今承喇嘛有拯济众生之念,欲兴扶佛法,遣使通书,朕心甚悦。兹特恭候安吉。凡所欲言,俱令察干格隆、巴喇衮噶尔格隆、喇克巴格隆、诺木齐格隆、诺莫干格隆、萨木谭格隆、衮格垂尔扎尔格隆等口悉。外附奉金碗一、银盆二、银茶桶三、玛瑙杯一、水晶杯二、玉杯六、玉壶一、镀金甲二、玲珑撒袋二、雕鞍二、金镶玉带一、镀金银带一、玲珑刀二、锦缎四、特以侑缄。”

又与班禅胡土克图书一,书词与附送礼物同。

又与噶尔马书曰:“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致书于红帽喇嘛噶

尔马。朕思自古帝王创业垂统，每令佛法流传，未尝断绝，今将敦礼高僧，以普济群生，故遣察干格隆、巴喇衮噶尔格隆、喇克巴格隆、诺木齐格隆、诺莫干格隆、萨木谭格隆、衮格垂尔扎尔格隆等前往。凡所欲言，俱令口悉。附奉银茶桶二、银盆二、玛瑙杯一、水晶杯二、玉杯五、玉壶一、镀金甲一、玲珑撒袋二、雕鞍二，金镶玉带一、镀金银带一、玲珑刀二、锦缎二，特以侑缄。”

又与昂邦萨斯下书曰：“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致书于昂邦萨斯下。朕思自古帝王创业垂统，每令佛法流传，未尝断绝，今将敦礼高僧，兴扶释教，以普济群生，故遣察干格隆、巴喇衮噶尔格隆、喇克巴格隆、诺木齐格隆、诺莫干格隆、萨木谭格隆、衮格垂尔扎尔格隆等前往。凡所欲言，俱令口悉。附奉银盆一、银茶桶一、玛瑙杯一、水晶杯一、玉杯三、玉壶一、镀金甲一、玲珑撒袋一、雕鞍一、金镶玉带一、玲珑刀一、锦缎一，特以侑缄。”

又与济东胡土克图书一、鲁克巴胡土克图书一、达克龙胡土克图书一，书词及附送礼物俱同。

又敕谕臧巴汗曰：“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谕臧巴汗。尔书云：‘佛法裨益我国，遣使致书。’近闻尔为厄鲁特部落顾实贝勒所败，未详其实，因遗一函相询。自此以后修好勿绝。凡尔应用之物，自当馈遗。今赐银一百两，锦缎三疋。”

又与顾实汗书曰：“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致书于顾实汗。朕闻有违道悖法而行者，尔已惩创之矣。朕思自古圣王致治，佛法未尝断绝，今欲于图白忒部落敦礼高僧，故遣使与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偕行，不分服色红黄，随处谘访，以宏佛教，以护国祚。尔其知之。附具甲胄全副，特以侑缄。”

（卷六四）

顺治元年(1644年)正月己亥

遣使偕喇嘛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往迎达赖喇嘛,仍以书谕厄鲁特部落顾实汗知之。

(《清世祖实录》卷三)

五世达赖给顺治皇帝的奏表

(一)

木阴猴年顺治皇帝遣金字使赛青曲结等人进藏,并赍汉地宝物,(五世达赖)复以"善路宝鬘"奏摺。

先以七音弦演奏如下颂词:

世间出世间具十力光芒四射之

名声卓著的净饭王子至尊佛

曼殊幻网经的演示者遍知宗喀巴

对天命大皇帝陛下永赐福

大梵自在天和遍入天

以及智慧木曜和极喜自在魔

都在此世间聚集诸业力

以吉祥瑞气保护贤帝王

奇异吉祥之妙音

传来圣上之思念情

大梵天今现凡人象

担任当今乱世的转轮王

在此(须弥山)瑞光照耀大海,呈现一派新景象之时,大梵天从虚空向统御北方大地之人主授以宝瓶灌顶,乱世的转轮王将长胜之战旗升至三域之顶峰,以法律之白伞荫护群生,使其安乐

地生活。而永远坚定地皈依无欺三宝正法，在此贤劫的千种无上智慧之中，敬奉殊胜佛宝，尤须同时领悟习修殊异佛言。

谕旨及随旨所开礼品，均已收到，十分欣慰。我亦衷心祝愿利济众生之教证佛法宝兴隆盛昌。近来，大皇帝按照菩提勇识之纯正意愿，虑及诸执政者当前与久远的福善之源，以十善法将全体属民纳入正道的殊胜事业。天命大皇帝本人为今后也能仲裁佛经三藏，大开二资粮之门，肩负起长期举行圆满喜庆的重任，召唤叫做“加雅那噶玛”的法师，即从事佛法者(赴京)，唯此，象对先前在内地初步宏扬佛教自性法身的实施者有所裨益一样，近日为给诸王公大臣指示胜生解脱之善道，而向内地派遣使者，时常铭记在心。

礼品计开：释迦牟尼舍利子，印度制响铜佛象，佛说集要，法王宗喀巴善说《菩提道次第广论》卷帙，阿底峡加持的莲座铁顶宝塔，金刚结护符，珊瑚琥珀念珠，并签字盖章。

农历己酉年，藏历木阴鸡年(1645 年)三月初三写于拉萨大昭寺。

（二）

从功德殊异之大海，
升起一轮圆满明月。
遍知释迦牟尼自在佛
赐福于大地之主宰。
在这智慧白伞之荫凉下，
正是极好休息之处所。
名扬四方之密集各部主尊，

乃是宗喀巴大师之学说。
新智慧普遍之传播，
犹如夏季盛开之花朵。
人主天王皇帝陛下，
在这乱世争斗之时，
善于招贤纳士。
不论释迦佛徒，
以及所有众生，
不分贵贱亲疏，
大家一视仁同。
在下坦白心胸，
应谏之言禀明，
奏起乐神之琵琶，
请陛下之圣聪静听。
在优美的南瞻部洲，
法令如无畏金轮一般神圣。
佛法众生沐浴在幸福之中。
闻之则清静之心定将高兴。

普善之时十万福泽汇蓄乳海，于争斗之喜庆节日，天命大皇帝龙体安康，其身、语、意犹如太阳四射光芒。贫僧自在八功德均已任运天成，常面向天命文殊师利大皇帝之宝座，作无畏金刚跏趺姿（祈祷），耳闻广漠大地全部得到安然治理之佳音，追随遍知净饭王子，闻思经论的释迦弟子贫僧我身体安好，在此不分彼此忠诚地向一切有情致意。

无庸置疑，陛下乃符合天性之圣贤，为着菩提勇识和一切众生而持掌王政，以十善法治理无数臣民，必能无比地执持无欺的三宝正法，供奉释迦牟尼教证之佛法大宝，一如既往，对全体臣

民施以教法之绸结和国法之金轭，以偿先帝之夙愿。近来，(圣上)特派俄巴西卡台吉到此，馈赠各种物品，望圣上的音讯象恒河之流水源源不断。附上押书礼品一束。

顺治三年二月十六日于

西藏卫地之金刚座幻化之大雄宝殿呈上

(三)

掌管福善金轮、统御天下、利益群生的如意宝文殊师利大皇帝陛下：

我以纯净之心敬禀。在此极端殊胜之时，自然地将妙善如意宝作为顶饰供奉。显现人身之大梵天，满足生灵的一切愿望，纷纷赐予八自在功德，陛下身、语，意明月般的贵体，不可有半点损伤。辽阔之国土犹如巨大的睡莲花园，月出则花开。大皇帝之善业，即是新月东升，给世界到处带来喜庆，响亮的鼓声响彻天顶，天神和诸位真言仙子声称：乱世则出现奇异转轮王。谨以吉祥偈语赞颂，无疑风茄花的花环必定缀满天下，敝等也象随喜之白天鹅，欢快翱翔在心之乳海上。

尤其应该禀明的要义是，正如先世贤哲所说：首先是起信，以后也要时刻思之。陛下吠琉璃一般之圣聪已充满成为佛法大宝一切利乐之源之甘露。但要再次禀明原由，世界过八万年就有为佛和佛子意中的驾驭金、银、铜、铁宝轮的国王出世。这在各种经论里说得明白，雪域西藏也曾有三依怙意中之祖孙三法王出世，引导众生至十善道。汉地皇帝的宝座均受文殊菩萨加持。为事业昌隆，法王陛下也应善于以人教十六净法治理臣民，并要将皈依无欺纯正之三宝系于脑际，以宏扬佛法为主。此乃

当前和久远美满幸福的基础。

佛法有不了义、了义、大小乘，所化界，所化心、随眠等等经义应有尽有。但主要的是已在汉藏地方广泛传布的大乘藏。要次第不乱，按照士夫、丈夫、生者顺序布道，以显宗、密宗二道为命。大乘师燃灯佛的制度纯净无垢，文殊妙音菩萨在人世间的化身无与伦比的法王宗喀巴大师阐明佛教要旨，犹如太阳的光辉，给众生以光明，务须设法宏扬，使之经久不衰。真诚祝愿大皇帝万寿、政权(巩固)、一切主张均不假劳苦地得以实现。望圣上起居的音讯象恒河之流水接踵而来。

敬见礼有：具十力舍利子，金刚结护符和圣地所制响铜佛象。

火狗年(1646 年)十月初八日写于第二普陀山无量兜率宫

(郭冠忠等译自《历史档案选(藏文)》)

顺治五年(1648 年)五月甲申

遣喇嘛席喇布格隆等赍书存问达赖喇嘛，并敦请之。又遣书存问班禅胡土克图诺门汗，俾劝达赖喇嘛来京，各赐以金镶玉带、银茶筒等物。

(《清世祖实录》卷三八。
以下凡引此书，只注卷数)

顺治六年(1649 年)八月丁酉

达赖喇嘛遣使奉表，言于壬辰年夏月朝见，并贡方物。

(卷四五)

顺治八年(1651 年)三月乙酉

遣官赍敕谕、礼物，往召达赖喇嘛。

(卷五五)

顺治八年(1651 年)四月丁未

遣多卜臧古西等赍谕书、礼物,往召达赖喇嘛。

(卷五六)

顺治九年(1652 年)正月癸酉

唐古忒部落达赖喇嘛表奏来朝起行日期。班禅胡土克图、第巴,厄鲁特部落顾实汗等,以劝导达赖喇嘛来朝,奉表奏闻,并贡方物。

(卷六二)

顺治九年(1652 年)二月丁未

遣理藩院侍郎沙济达喇同户、礼、兵、工四部理事官往迎唐古忒部落达赖喇嘛。赐达赖喇嘛袍、帽、鞍马、珍珠、数珠等物。以第巴诺门汗劝导达赖喇嘛来朝,并赐袍、帽、鞍马、玲珑佩刀等物。

(卷六三)

顺治九年(1652 年)二月戊午

宴达赖喇嘛使臣车臣囊素等于礼部。

(卷六三)

顺治九年(1652 年)八月戊辰

达赖喇嘛奏言:“觐见之地,或在归化城,或在代噶地方,伏惟上裁。”谕之曰:“迩因内地西南用兵,羽书来往,皆系军国重务,难以轻置,用是不克出边相见,特遣亲王、大臣前往。俟寇靖无事,便可亲行。此时只于边内近地相迓可耳。”

(卷六七)

顺治九年(1652年)九月壬申

谕诸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曰:“当太宗皇帝时,尚有喀尔喀一隅未服,以外藩蒙古惟喇嘛之言是听,因往召达赖喇嘛。其使未至,太宗皇帝晏驾。后睿王摄政时往请,达赖喇嘛许于辰年前来。及朕亲政后召之,达赖喇嘛即启行前来,从者三千人。今朕欲亲至边外迎之,令喇嘛即住边外。外藩蒙古贝子欲见喇嘛者,即令在外相见。若令喇嘛入内地,今年岁收甚歉,喇嘛从者又众,恐于我无益。倘不往迎喇嘛,以我既召之来又不往迎,必至中途而返,恐喀尔喀亦因之不来归顺。其应否往迎之处,尔等各抒所见以奏。”满洲诸臣议:“我等往请,喇嘛即来,上亲至边外迎之,令喇嘛住于边外。喇嘛欲入内地,可令少带随从入内,如欲在外,听喇嘛自便。上若亲往迎之,喀尔喀亦从之来归,大有裨益也。若请而不迎,恐于理未当。我以礼敬喇嘛,而不入喇嘛之教,又何妨乎?”众汉臣议:“皇上为天下国家之主,不当往迎喇嘛。喇嘛从者三千余人,又遇岁歉不可令入内地。若以特请之故,可于诸王、大臣中遣一人代迎。其喇嘛令住边外,遗之金银等物,亦所以敬喇嘛也。”两议具奏,上曰:“朕当裁之。”

(卷六八)

顺治九年(1652年)九月庚辰

谕达赖喇嘛曰:“尔奏边内多疾疫,边外相见为便,今朕至边外代噶地方俟尔可也。”

(卷六八)

顺治九年(1652年)九月戊戌

大学士洪承畴、陈之遴奏言:“……今年南方苦旱,北方苦

涝，岁饥寇警，处处入告，宗社重大，非圣躬远幸之时。虽百神呵护，六军扈从，自无他虞，然边外不如宫中为固，游幸不若静息为安。达赖喇嘛自远方来，遣一大臣迎接，已足见优待之意，亦可服蒙古之心，又何劳圣驾亲往为也……。"疏入。得旨："此奏甚是，朕行即停止。"

（卷六八）

顺治九年(1652 年)十月庚戌

命和硕承泽亲王硕塞等，往迎达赖喇嘛。并谕达赖喇嘛曰："前者朕降谕欲亲往迎迓。近以盗贼间发，羽檄时闻，国家重务难以轻置，是以不能前往。特遣和硕承泽亲王及内大臣代迎。当悉朕不能亲行之意。故谕。"

（卷六九）

顺治九年(1952)十二月癸丑

达赖喇嘛至，谒上于南苑。上赐坐，赐宴。达赖喇嘛进马匹、方物，并纳之。

（卷七〇）

顺治十年(1653 年)正月戊寅

上御太和殿，赐达赖喇嘛等宴。

（卷七一）

顺治十年(1653 年)正月癸未

宴达赖喇嘛等于太和殿，赐金器、綵缎、鞍马等物有差。

（卷七一）

顺治十年(1653年)正月甲申

礼部奏言:“凡外藩部长客臣初次来京,间有奉旨令亲王、郡王筵宴者,今达赖喇嘛初次来京,诸王应否筵宴?”得旨:“达赖喇嘛一行,诸王依次设宴,就彼馆舍款之。”

(卷七一)

册封五世达赖

顺治十年(1653年)四月丁巳

遣礼部尚书觉罗朗球、理藩院侍郎席达礼等,赍送封达赖喇嘛金册、金印于代噶地方。……册文曰:“朕闻兼善独善,开宗之义不同;世出世间,设教之途亦异。然而明心见性,淑世觉民,其归一也。兹尔罗布藏札卜素达赖喇嘛,襟怀贞朗,德量渊泓;定慧偕修,色空俱泯,以能宣扬释教,诲导愚蒙,因而化被西方,名驰东土。我皇考太宗文皇帝闻而欣尚,特遣使迎聘。尔早识天心,许以辰年来见。朕荷皇天眷命,抚有天下,果如期应聘而至。仪范可亲,语默有度,臻般若圆通之境,扩慈悲摄受之门,诚觉路梯航,禅林山斗,朕甚嘉焉。兹以金册印,封尔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应劫现身,兴隆佛化,随机说法,利济群生,不亦庥哉。”印文曰:“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之印。”

(卷七四)

赐达赖喇嘛金册册文

顺治十年(1653年)三月初三日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

朕闻兼善独善，开宗之义不同；世出世间，设教之道亦异。然而明心见性，淑世觉民，其归于一也。兹尔罗布藏扎卜素达赖喇嘛，襟怀贞朗，德量渊泓，定慧偕修，色空俱泯，以能宣扬释教，诲导愚蒙，因而化被西方，名驰东土。我皇考太宗文皇帝闻而欣尚，特遣使迎聘。尔早识天心，许以辰年来见。朕荷皇天眷命，抚有天下，果如期应聘而至。仪范可亲，语默有度，臻般若圆通之境，扩慈悲于摄受之门。诚觉路梯航，禅林山斗，朕甚嘉焉。兹以金册印封尔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应劫现身，兴隆佛化，随机说法，利济众生，不亦庥哉！

（一史馆藏蒙文老档）

达赖喇嘛请安奏疏

顺治十年(1653年)三月二十八日

达赖喇嘛致金光四射、银光普照、旋乾转坤、人世之天、至上文殊大皇帝明鉴：

今世积善，一尘不染之洁身辉体，耳聆梵音，北斗七星之首，百药之神，率领四大部洲芸芸众生沐浴在圣主光辉之下。从天而降之金身圣主，在兴世振业众神护佑之下，欢忭于上苍赐福之宫阙中。

圣主犹如苍天，与日月同辉，与天地齐寿。小僧恭请圣安。

顺治十年季春二十八日

（一史馆藏蒙文老档）

五世达赖喇嘛奏谢顺治皇帝颁赐金册、金印及封号的表文(译文)

顺治十年(1653年)

谨奏于统驭天下文殊菩萨圣主陛下:窃蒙圣主赐金册、金印、尊贵之封号之鸿恩,实不胜欢忭,所奏往归土伯特一事,已蒙恩允,拟于六月初一日启程。圣谕曰:嗣后宜当弘扬释教,利乐众生,礼治部众,善为调用,以良策辅佐帝业。小僧等恭祝圣主年富力强。随疏恭进哈达一条、佛一尊、琥珀三十个、氆氇一、马一百匹。

五月二十五日奏

(原件藏文,藏一史馆)

顺治皇帝给五世达赖喇嘛的敕谕(译文)

顺治十四年(1657年)

皇帝敕谕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朕荷天眷佑,海宇敉宁,喜闻普通达赖喇嘛尔身体安康,朕甚感慰悦。道途虽遥,嘉悦靡间。兹特遣西绕喇嘛、桑木旦比丘往问佳履。

顺治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原件藏文 藏西藏档案馆)

附　圆寂及匿丧问题

命保住等赴藏识认达赖喇嘛是否尚在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六月三十日

甲寅。议复遣使于达赖喇嘛。

先是,内齐陀音库图克图等赍达赖喇嘛等奏章还,上命放达赖喇嘛等使人入京。至是,以达赖喇嘛使人郭尼尔罗布臧帕克巴格隆等已到京城奏闻。上交该部,以内大臣索额图、大学士伊桑阿知此事原委,尔等可与索额图宣旨,谕来使曰:噶尔丹败于乌兰布通,遁走之时,首顶威灵佛像设誓云:不但圣上属下人民,即喀尔喀降人以外,再不敢复犯矣。去年又背誓至克鲁伦地方,残害喀尔喀,掠我降人纳木札尔陀音,于是朕亲统大军往讨。噶尔丹惧而奔遁,适遇我防御之兵,诛杀过当,噶尔丹率数人(逃窜),仅以其身免,余者尽降,厄鲁特遂灭。厄鲁特降人告曰,达赖喇嘛久已脱缁矣。天下蒙古皆尊奉达赖喇嘛,如达赖喇嘛身故,理宜报闻诸护法主,以班禅主喇嘛之教,继宗喀巴之法。乃匿达赖喇嘛之丧,指达赖喇嘛之名唆诱噶尔丹。朕屡遣使问之,第巴皆不使与达赖喇嘛相见,伪居高楼之上以示之。第巴原系达赖喇嘛下管事人,朕优擢之,封为土伯特国王,乃阳奉宗喀巴之道法,阴与噶尔丹〔朋〕比,欺达赖喇嘛、班禅而坏宗喀巴之法。前遣济隆库图克图至噶尔丹所,为噶尔丹诵经选择战日。朕为众生,往召班禅,阻而不遣。朕无责达赖喇嘛、达赖汗、青海诸台吉之意。朕今遣使于达赖喇嘛,果达赖喇嘛尚在,则面见朕使臣,晓谕噶尔丹遵朕旨行,朕凡事俱无所复言,亦略无所介意;若仍诳我使人,不令相见,断不轻止。至噶尔丹之誓,济隆库图克

图等现在其地，问之岂有谬乎？

今将遣使。如彼来人欲全归，则听其皆去；欲先择数人归，即遣先行。尔等可召集达赖喇嘛、达赖汗使人宣旨，其噶尔丹降人喇嘛格垒巴儿珠尔，同憨都台吉、降人喇木札木巴、青海罗垒额木齐，着侍郎西喇带之，星速前来，俟其到日，偕京城大喇嘛赍敕前去。应遣之大喇嘛，着尔等查奏。……

上命派出德木齐索诺木臧布、保住。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六）

敕谕达赖喇嘛、班禅、达赖汗及第巴等谴责第巴与噶尔丹勾结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八月十一日

（八月）甲午。遣使赍敕往谕达赖喇嘛、班禅、达赖汗、第巴、策旺喇卜滩。

先是，达赖喇嘛、达赖汗、第巴等使人于六月三十日到京。上简次等大喇嘛晋巴扎木素、德木齐索诺木臧布、主事保住为使，赍敕往谕达赖喇嘛等。至是，保住以其行事，缮折奏请训旨。……

谕达赖喇嘛曰：朕统御寰区，以生成为务，尊崇佛教，以道律为本，故特往召班禅，将以化导悖乱，中外礼法归一也。尔喇嘛与朕，从来意谊如一，交好六十余年，想已将朕深眷之心，宣告班禅是实。但第巴与噶尔丹比，恐吓班禅，言噶尔丹之兵将要而杀之，不之遣行。先是，乌兰布通之役，遣济隆库图克图为噶尔丹诵经，择战日。及噶尔丹败，又诱我军讲和，遂使噶尔丹得以远遁。朕与喇嘛向来同心，相好有年，深知断不作此举动，明皆第巴指喇嘛之名而为之也。至噶尔丹大败于乌兰布通，将走之时，

顶尔所给威灵佛像于首，誓不复犯归降圣朝之喀尔喀矣。乃去岁背誓，至克鲁伦内青城地方，掠纳木扎尔陀音，朕数遣使问故，而怙恶不悛，不见我使，敢行无礼，夺其马，徒步遣归。朕乃震怒调兵，亲统六师，近逼噶尔丹，彼犹不知。朕不忍遽加诛灭，矜怜众生死亡，谕噶尔丹会盟定议喀尔喀之事。差长史多禅、中书阿必达赍敕，且遣所擒厄鲁特生还，晓以我兵各处堵截之事。噶尔丹又夺使臣护送兵丁之马，褫使臣之衣。朕又遣彭素克格隆等问故，而竟不遣归。朕沿克鲁伦而上，以探使人声息，噶尔丹不能抗朕之威，弃其庐帐、器械、什物，遁至特勒尔济地方，遇我堵御西路大将军费扬古之兵，噶尔丹复先攘臂，我兵即大破噶尔丹，尽俘之。临阵阿奴等诸贵人亦被杀，斩有名赛桑等甚多，共杀厄鲁特二千余。其丹巴哈什哈、察罕西达尔哈什哈等皆来降。尽获其马驼牛羊。噶尔丹弃其佛像经籍以及各色物件，仅携二十许人，先众逃入林中，朕留喀尔喀兵，务索噶尔丹执而诛之，噶尔丹败好，凶恶已极，以致绝灭，此喇嘛来使亲身灼见而去者也。至降人厄鲁特言达赖喇嘛卜云噶尔丹东征吉，此种指使噶尔丹及阻止班禅之事，皆第巴目无尔达赖喇嘛之所为也。朕明知之，朕不以尔事之有无介意，是以别降旨于第巴。兹为灭噶尔丹告捷礼，以噶尔丹佩刀一、阿奴之佛像一、佩符一，特遣使赍往，并发伴敕礼缎十匹。又朕尝遣员外二郎保往谕青海达什巴图尔等台吉云：如有噶尔丹之人在汝等地方，执之解来。据二郎保报称：青海达什巴图尔等三十一台吉俱到盟所，已将檄文遍给诸台吉矣。达什巴图尔邀臣至其庐，彼言东方有圣上，西方有达赖喇嘛，两圣同好，历有年所。我青海诸台吉近边居住六十余年，未尝生一事。噶尔丹杀我俄齐尔图汗，取我属裔，于我亦有仇。但噶尔丹之女嫁博硕克图济农之子，乃启闻西方而结姻者也。我等俱达赖喇嘛之徒，我等凡事皆启闻西方，彼地之言如何，则遵

而行之,不得据我等之意复奏。故檄达什巴图尔等遣人于达赖喇嘛后作何定夺,速备文知会理藩院。为此,谕达赖喇嘛知之。其达什巴图尔台吉等蒙古原文并发。

敕谕班禅库图克图曰:朕抚御万邦,无分中外,一视同仁,尊崇佛教,以道法归一为要务。今以达赖喇嘛已老,尔库图克图道法不二,勤修不倦,诵经行善,特往召尔库图克图。朕将与尔同化导悖乱,使中外道法归一,而第巴心怀嫉妒,与噶尔丹朋比,恐吓尔库图克图,言噶尔丹兵将要而杀之,阻不使行。先是,乌兰布通之用兵也,第巴亦指达赖喇嘛之名,遣济隆库图克图为噶尔丹诵经,且择战日,及噶尔丹败后,又诡言讲和,以误我军,使噶尔丹得以远遁。朕已别有敕谕第巴,指出第巴种种助噶尔丹之事,及阻尔不行之事,当噶尔丹大败于乌兰布通遁走之时,顶达赖喇嘛所授威灵佛于首,誓不复侵归降圣朝之喀尔喀矣。去岁背誓,至克鲁伦内青城地方,掠喀尔喀纳木扎尔陀音。朕屡遣使问故,而彼怙恶不悛,不见我使,辄行无礼,夺其马,徒步遣归。朕乃震怒调兵,亲统六师,近逼噶尔丹,彼尚不知。朕犹不忍遽灭之,悯念噶尔丹之死,谕噶尔丹姑来会盟定议喀尔喀之事,使公主长史多禅、中书阿必达等赍敕,释所擒厄鲁特生还,晓以我兵各处堵截之事。噶尔丹又夺使臣护送兵丁之马,褫使臣之衣。朕又遣彭素克格隆等问故,竟不遣归。朕于是循克鲁伦而上,噶尔丹不能抗朕之威,弃其庐釜、器械、什物,遁至特勒尔济地方,遇朕所遣堵截西路大将军费扬古兵,噶尔丹又先攘臂,我军遂大破噶尔丹,尽俘之,临阵阿奴等诸贵人亦被杀,斩有名赛桑无算,共杀厄鲁特有二千余之数。其丹巴哈什哈、察罕西达尔哈什哈等人俱来降。尽获其马驼牛羊。噶尔丹尽弃其佛像经籍,以至各色物件,仅率二十许人,先众遁入林中,朕留喀尔喀兵务索噶尔丹,擒而杀之。噶尔丹败好,凶恶已极,至于永灭。特遣使谕

知，并发伴敕礼币八端。

谕达赖汗曰：朕钦崇佛教，总持道法，但皈道法之人则嘉之，悖道法之人则惩之。尔自顾实汗以来，同心专尚宗喀巴之道，与本朝和协，至尔汗之身，益诚信不渝旧好。顷者，噶尔丹阳护宗喀巴之佛教，阴主悖逆之邪行，诈传达赖喇嘛之语，遍地兴戎，杀掠喀尔喀，毁坏道法，而第巴反从中怂恿。乌兰布通之役，遣有玷僧规之济隆库图克图为之诵经，且择战日。及噶尔丹败后，又借讲和以误我军，使噶尔丹得以远遁。后又指达赖喇嘛之言，南征吉，大庆也。种种煽诱，噶尔丹遂敢背誓，至土喇、克鲁伦等处劫夺我纳木扎尔陀音。朕始亲率大兵出讨，分路剿灭之。夫第巴者，乃达赖喇嘛下司事之人，理应笃敬道法，今反不尊达赖喇嘛，而欺凌众人，是以朕别有旨，深加责让。惟尔汗不违前好，朕使之往，依然敬待，每对使款接时，预以噶尔丹之事密使闻之。朕灼知尔不忘旧好，甚坚且笃，凡败坏道法、煽诱噶尔丹者，汗殆知之也，至青海诸台吉亦与之无涉，是以特遣使以示褒善贬恶之意，并发伴敕礼币八端。

谕第巴曰：朕崇道法而爱众生，故实心以护道法者，加之眷佑，阴诱人以坏道法者，加之罪谴。尔第巴原系达赖喇嘛下司事之人，因尔不违达赖喇嘛之旨，辅助道法，朕是以优封尔为土伯特国王。今观尔阳则奉宗喀巴之教，阴则专与噶尔丹比，欺达赖喇嘛、班禅库图克图，而坏宗喀巴之教。先是，尔以久故之达赖喇嘛诈称尚存，遣济隆库图克图至噶尔丹所，乌兰布通之役，为噶尔丹诵经，且择战日。及噶尔丹败，又以讲和为辞贻误我军，使噶尔丹得以远遁。朕为众生，遣人往召班禅库图克图，尔又诳吓班禅库图克图，谓噶尔丹将要而杀之，而不遣行。青海博硕克图济农潜与噶尔丹结姻，往来通使，而尔又不举发。如噶尔丹、博硕克图济农无尔之言，有相与为姻者乎？噶尔丹信尔唆诱之

言，故不遵朕之旨，昔噶尔丹在乌兰布通大败而走之时，首顶威灵佛立誓。乃背弃誓言，去年至克鲁伦左侧，掠我喀尔喀降人。朕特遣员外阿尔必特祐为使，问其事因，乃噶尔丹不即见我使臣，迟之日久，反尽夺其坐马，徒步遣归。继又遣侍卫克什图、笔帖式萨哈连等为使，仍前尽夺其马匹，徒步遣归。其后又遣主事保住为使，亦如此遣归。是以朕大震怒，调集各路兵马，亲统六师，近逼噶尔丹，即欲率大兵剿灭之。又不忍众生横罹锋镝，特遣公主长史多禅、中书阿必达为使，赍敕往谕噶尔丹曰：朕将与汝会，好言定议喀尔喀之事，尔勿疑惧，朕断不欺罔人也。不意厄鲁特噶尔丹仍凶恶不已，夺我使护送兵丁之马，褫使臣之衣。又遣彭素克格隆赍敕，特问其故，仍未遣归，朕正待所遣使臣声息，溯克鲁伦而上，噶尔丹畏朕之威，弃其子女庐釜而遁，至特勒尔济地方，遇西路大军费扬古等大兵，噶尔丹即来拒战，大兵乃进击之，噶尔丹不得旋踵，遂大败。阵斩阿奴，并斩沙津车陈赛桑、古英赛桑、孔郭罗额尔克赛桑、根敦赛桑、俄尔古克图卜新赛桑、额尔克台吉、楚呼拉格隆，厄鲁特人二千余被杀。回回国王阿卜都里什特、厄鲁特台吉韩都塞冷扎卜、梅赛桑、马穆古英赛桑、巴图尔台吉、顾禄默尔根台吉、额林辰哈什哈、古英吴巴什笔齐齐等，及厄鲁特二千余人皆来降。尽获其子女、驼马、牛羊、庐帐，噶尔丹仅率二十许人而遁。丹巴哈什哈、察罕哈什哈等来降，博硕克图济农遣往噶尔丹使人罗垒厄木齐等被擒，皆言达赖喇嘛殁已九年矣。达赖喇嘛者，乃至大普慧喇嘛，本朝为护法之主，尊奉六十余年，则其讣音即当奏闻于朕。尔乃匿而欺众，倚噶尔丹以兴戎，其罪甚大。降人丹巴哈什哈又告曰：噶尔丹闻上亲统六师，已到克鲁伦，遁走之时，传语众人曰：我来此克鲁伦，非吾意欲深入也，奉达赖喇嘛之旨云，南征元吉，大有庆也，我是以深入，盖达赖喇嘛杀我，而我杀尔众矣。达赖喇嘛与朕道法合

一，相敬有年，如达赖喇嘛尚存，决无此等事。明系达赖喇嘛亡后，尔私指达赖喇嘛诳噶尔丹也。尔之所行为道法乎？抑为己行诈乎？朕乃养育众生之元后，彰善瘅恶，断然不爽。尔果改过，仍思遵宗喀巴之道，奏明达赖喇嘛已故始末，尊奉班禅库图克图，使主喇嘛之教，副朕之召，遣之使来，执济隆库图克图以畀我，解青海博硕克图济农所娶噶尔丹之女，朕仍前待汝以尊崇之礼，不然，数者或缺其一，朕必问尔诡诈欺达赖喇嘛、班禅库图克图，助噶尔丹之罪，发云南、四川、陕西等处大兵，如破噶尔丹之例，或朕亲行讨汝，或遣诸王大臣讨汝。尔向对朕使喇嘛言四厄鲁特为尔护法之主，尔其召四厄鲁特助汝，朕将观其助汝何如也。尔其速办此事，及正月星速来奏，否则后悔无及矣。为此特遣使臣往谕，并发伴敕礼币六端。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八）

面谕尼麻唐第巴于达赖喇嘛已故输诚吐实密奏亦为之保守秘密

康熙三十六年（1697 年）三月十九日

尼麻唐胡土克图等至行在，以第巴奏章密奏。上随将彼奏章及所献达赖喇嘛之像，于原封之外，面同伊等加封，押以钤记，而谕之曰：朕数年来久知达赖喇嘛已故。若达赖喇嘛尚存，则僧巴陈布胡土克图、噶尔丹西勒图、齐七克达赖堪布、济隆胡土克图等断不如此妄行，喀尔喀、厄鲁特亦不致破坏，故朕降旨切责之。今第巴输诚吐实，密以奏朕，朕亦为之密藏也。

（《清圣祖实录》卷一八一）

敕谕第巴如知过引罪尽弃其前罪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三月二十九日

三月庚辰。谕第巴。第巴引罪,一应谕旨无不顺从,又请念达赖喇嘛,锡之温纶。是以遣理藩院主事保住、署主事萨哈连,偕尼麻唐库图克图赍敕使于第巴。

……

敕曰:皇帝敕谕王布特达阿卜地,朕临御天下,统理万邦,溥播仁恩,惩创乱逆,其诚心恭顺者,必加奖赉焉。尔布特达阿卜地前与噶尔丹同谋,凡事必徇厄鲁特而行,济隆库图克图败乃公事,坚留不遣。其时朕谓达赖喇嘛若在,断不至此,故严加诘责。兹尔奏言:圣上严旨下颁,心甚忧惧,今惟谨遵圣谕,随力报效,倘轸念达赖喇嘛,乞降温纶,谆切奏请。尔既知过引罪,朕岂不念达赖喇嘛修礼同好历有年所乎?且朕若不加眷恤,尔土白特国岂得安其生耶!其济隆库图克图乃达赖喇嘛所特遣以合喀尔喀、厄鲁特之好者也,彼竟不使喀尔喀、厄鲁特和好,反导厄鲁特入我境内,与我军交战,情罪甚为可恶,务必擒解。彼之戒体身命,朕俱准尔所请,宽而宥之。其班禅库图克图应利何年月日来朝,尔从容定期具奏。至噶尔丹与朕抗,我师大克之,凶恶逆贼,情罪重大,其女断不许留于青海,尔必解来。若不解送,则罪归于汝矣,如噶尔丹果悔罪来归,其时另有处分。今尼麻唐库图克图至,将尔奏请之言俱已密奏朕前,朕亦密有谕旨。朕之雅怀,惟愿率土之人,咸跻雍和,共享安乐,断不欲摘发阴私,倾人家国。嗣后尔宜益加恭顺,勿违朕旨,朕尽弃尔前罪,嘉惠如初。如此,则尔土人民大蒙利乐,尔之荣贵可获长享矣。为此,特遣正使

理藩院主事保住、副使署主事萨哈连以降敕例，赐币六端。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三九）

第巴桑结嘉措为声复达赖喇嘛圆寂匿丧及五世班禅龙年赴京事奏书稿

藏历土虎年(1698年)十一月[1]

执福轮统御乾坤之文殊皇帝金莲尊前，卑职合掌谨奏：

皇上于万劫之时行善创伟业，巍峨无比如须弥；有形众生置福海，得见圣颜消异念；日月慈光临大地，晶盘圣躬犹皎洁；隆恩泽济神等众，御育四方时清明。此次主事保住、萨哈连二人来藏传谕，并转赐绸缎六匹等，恭领之下，惶悚莫名。卑职三门诚心，遵从六世达赖喇嘛之命。

至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匿丧一节，除布达拉宫内僧人外，未曾向达赖汗提及；吾之妻室等，也仅在初创法会之年，证得吉兆，方告知之，卑职未能奏闻圣上，并非擅作主张，无奈五世达赖喇嘛之遗言及护法神之授记，皆望匿丧不宣等情，已由尼麻唐呼图克图及卓磨隆堪布奏明在案。如前所述，五世达赖圆寂匿丧出于无奈，甚至亦未禀报班禅大师，万望皇上谅之。

至博硕克图济农联姻一节，亦得圣上宽容，深感欣慰。然因次旺绕丹谎奏，圣谕严责，甚为痛心。

至认定六世达赖一节，自一世达赖根敦珠巴以来，历世达赖、班禅等，均无由活佛认定之前例，且六世达赖转世，犹一手不能遮掩太阳，非人力所能为，更无须由活佛认定。班禅大师则遵从五世达赖之旨意，主持六世达赖坐床，祈愿弘扬黄教，竭尽全力。正如宗喀巴大师等先圣并历世达赖喇嘛之传，尤其是五世达赖喇嘛之传记载，历世达赖无一不拜众多贤能之经师学法。

为使藏区太平,吾遵从五世达赖喇嘛之遗嘱,诸事按其在世一般,未敢违命。六世达赖喇嘛亦遵从前世之定规办理。活佛出家须由高僧剃度,非必须活佛剃发。四世达赖喇嘛云旦嘉措虽由前世班禅剃发,但非定规。此次六世达赖喇嘛即由班禅活佛剃度,尊为黄帽之主佛。此举定合皇上之意。

至班禅大师赴京一节,卑职未敢阻拦觐见。自内齐陀音呼图克图来藏迎请班禅大师以来,卑职尽力敦请,决无拦阻之意。尼麻唐呼图克图,卓磨隆堪布并丹巴囊素等亦知内情,可由三宝作证。班禅大师于十月二十日应允龙年起程。卑职虽欲乞请年内赴京,然时近岁末,不便启行。兔年又逢本命年,汉、蒙、藏均有忌讳,故拟于龙年三月启程,勿需再遣人前来延邀。因班禅大师再再不允赴京,卑等深恐班禅大师嗔怪,未敢敦请启程。六世达赖喇嘛亦札曰:如有迎请,班禅大师自当起程赴京。等语。二位主事抵藏后,竭力敦请班禅大师赴京。然扎什伦布方面一再声称未得应允,致使卑职十分为难。为钦遵圣意,惠顾各寺庙,再行遣派数人前去敦请,幸得应允,拟于龙年三月启程。想必班禅大师业已奏明在案,料定不会有变。此次龙年班禅奉旨赴京,吾方派尼麻唐呼图克图等前去护送。因有圣旨,故六世达赖喇嘛尤重视此举,特下令协办,卑等自当尽心尽力。

祈请皇上不吝赐谕班禅大师及六世达赖喇嘛,抚爱吾等。自五世达赖喇嘛赴京觐见以来,至今政教为一,恳请皇上时常加恩赐教六世达赖喇嘛。伏乞圣鉴。

附献念珠及氆氇等如清单。谨奏。

(原件藏文　西藏档案馆藏)

注:① 具奏时间系编者考订。

六世达赖喇嘛

谕主事保住等看视达赖呼毕勒罕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闰三月初四日

召回奉使第巴主事保住等至。上谕之曰:“朕遣尔等传致第巴敕文及口谕俱无庸更改。但以第巴致书于噶尔旦多尔济及差人阻止策妄阿喇布坦之兵,又,英古归奏达赖喇嘛身故之事,俱已传播,是以追回尔等,问之尼麻唐。又,第巴所献达赖喇嘛像及奏章,朕于原封上在伊等前加封。今著此地诸喇嘛同尼麻唐拆视,乃泥塑达赖喇嘛之像,其头已断。此项情由,尔等可宣问第巴,并将转生之小达赖喇嘛看明回奏。达赖喇嘛身故,策妄阿喇布坦诸人已悉闻之。可将此项始末,凡途中所遇之人皆晓谕之。”

(《清圣祖实录》卷一八二)

谕马齐等执解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系防其为策旺阿拉布坦迎去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十月二十一日

又谕马齐等曰:前遣护军都统西住等往擒假达赖喇嘛及第巴妻子时,皇太子、诸皇子及诸大臣俱言,一假达赖喇嘛擒之何为?朕意以众蒙古俱倾服达赖喇嘛,此虽假达赖喇嘛,而有达赖喇嘛之名,众蒙古皆服之,本朝若不遣人往擒,如策旺喇卜滩迎去,则西域、蒙古皆向策旺喇卜滩矣,故差西住前去。而西住等

到其地未久,果策旺喇卜滩亦遣人往迎。以此观之,本朝若不先遣人往,则假达赖喇嘛等已归策旺喇卜滩去。如归策旺喇卜滩,则事有难焉者矣。……

此项情事,马齐俱知之,而汉大学士、九卿诸臣想俱未洞悉。尔等可将假达赖喇嘛、第巴等情事明谕九卿。

(一史馆藏内阁起居注)

马齐奏为诏执六世达赖喇嘛等事传旨晓谕九卿记注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十月二十二日

马齐等奏白:……至往擒假达赖喇嘛、第巴妻子一事,皇上预先筹画,差护军统领西住到其地未久,随有策旺喇卜滩所差往迎假达赖喇嘛、第巴妻子之人亦到。倘皇上不预遣西住,而假达赖喇嘛、第巴妻子归于策旺喇卜滩,则大有关系。皇上筹画此事,迥出非常,非臣等意料之所及。蒙皇上明谕,臣等始得悉知之。但臣等居处京师,尚不及知,况外省大小官员军民人等,何由得知?应俟学士拉都浑往擒假达赖喇嘛事竣回京之日,将皇上远见命擒假达赖喇嘛预筹独断诸事,臣等具本称贺,命下布告天下。

上曰:朕不但悉知达赖喇嘛、回子、边外蒙古始末,其祖宗名字俱知之。视昔之达赖喇嘛,不知其他,但其身存日,六十年来,塞外不生一事,俱各安静,即此可知其素行不凡,不可轻视也。后达赖喇嘛身故,第巴虽隐讳不言,观其奏中所言,非昔日达赖喇嘛语气,朕是以知其已殁。遣使细访,果如朕之所料,两年内尽知其诈。达赖喇嘛身故,至于第巴遂教噶尔丹各处生事矣。

(一史馆藏内阁起居注)

仓央嘉措解京途中病逝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十月乙巳

谕大学士等:"前遣护军统领席柱等往擒假达赖喇嘛及第巴妻子时,诸皇子及诸大臣俱言:'一假达赖喇嘛擒之何为?'朕意以众蒙古俱倾心皈向达赖喇嘛,此虽系假达赖喇嘛,而有达赖喇嘛之名,众蒙古皆服之,傥不以朝命遣人往擒,若为策妄阿喇布坦迎去,则西藏、蒙古皆向策妄阿喇布坦矣,故特遣席柱等前去。席柱等方到其地,策妄阿喇布坦果令人来迎。……此等情事,汉大学士及九卿等想俱未深悉,尔等可将朕谕示之。"

(《清圣祖实录》卷二二七)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十二月丁亥

先是达赖喇嘛身故,第巴匿其事,构使喀尔喀、厄鲁特互相仇杀,扰害生灵,又立假达赖喇嘛[①],以惑众人,且曾毒拉藏,因其未死,后复逐之。是以拉藏蓄恨兴兵,执第巴而杀之,陈奏假达赖喇嘛情由。爰命护军统领席柱、学士舒兰为使,往封拉藏为"翊法恭顺汗",令拘假达赖赴京。拉藏以为执送达赖喇嘛,则众喇嘛必至离散,不从。席柱等奏闻,上谕诸大臣曰:"拉藏今虽不从,后必自执之来献"。至是驻劄西宁喇嘛商南多尔济,果报拉藏起解假达赖喇嘛赴京,一如圣算,众皆惊异。

(同上,卷二二七)

注:① 第巴桑结嘉措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受责后,次年迎十五岁的仓央嘉措(1683—1706年)正式坐床,是为六世达赖。1706年拉藏汗杀第巴后废仓央嘉措另立达赖喇嘛,故此处称其为假达赖。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十二月庚戌

理藩院题:“驻劄西宁喇嘛商南多尔济报称:拉藏送来假达赖喇嘛,行至西宁口外病故。假达赖喇嘛,行事悖乱,今既在途病故,应行文商南多尔济,将其尸骸抛弃。”

(同上,卷二二七)

商南多尔济奏报拉藏汗遣人解送六世达赖喇嘛来京事记注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十二月初三日

初三日丁亥。上驻跸八沟里。

驻扎西宁喇嘛商南多尔济奏报,拉臧遣人起解假达赖喇嘛。

先是,达赖喇嘛身故,第巴匿其事,包藏祸心,构斗喀尔喀、厄鲁特,互相仇杀,扰害生灵,又立伪达赖喇嘛以惑众人,且毒拉臧而逐之,是以拉臧蓄恨兴兵,执第巴而杀之,陈奏伪达赖喇嘛情由。受命护军统领席住、学士舒兰为使,往封拉臧为护法恭顺汗。又恐伪达赖喇嘛留其地,坏法生事,令尽拘伪达赖喇嘛等众赴京。拉臧以为执伪达赖喇嘛,则众喇嘛必至离散,不从。上谓诸臣曰:拉臧今虽不从,后必自执之来献。至是,果如圣旨所云,众皆惊异曰:皇上神算,事事吻合,威德加于四海矣。

(一史馆藏内阁起居注)

谕意喜嘉措暂缓册封并著赫寿前往西藏协同拉藏汗办理事务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正月二十七日

先是，拉藏立波克塔胡必尔汗为达赖喇嘛，青海众台吉等未辨虚实，彼此争论讦奏。上命内阁学士拉都浑率青海众台吉之使人赴西藏看验。至是，拉都浑回奏：臣遵旨会同青海众台吉之使前往西藏，至噶木地方见拉藏，问以所立达赖喇嘛情由。据云，前将假达赖喇嘛解京时，曾奉谕旨令寻真达赖喇嘛，今访闻得波克塔胡必尔汗系真达赖喇嘛，亦不能信，又问班禅胡土克图，据云：波克塔胡必尔汗实系达赖喇嘛。我始为之安置禅榻，非敢专擅。

奏入，命议政大臣等议。寻议：拉藏所立达赖喇嘛，既问之班禅胡土克图，确知真实，应无庸议。但达赖喇嘛例有封号，今波克塔胡必尔汗年幼，请再阅数年，始议给封。又青海众台吉等与拉藏不睦，西藏事务不便令拉藏独理，应遣官一员前往西藏协同拉藏办理事务。

得旨：依议。其管理西藏事务著侍郎赫寿去。

（《清圣祖实录》卷二三六）

赫寿奏拉藏汗获知准其所立达赖坐床后态度及藏地情形折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十一月十一日

奴才赫寿谨奏，为遵旨奏闻事。

奴才请训旨时奉上谕：如有可密之事，命奴才汉字奏闻。钦此。奴才到藏，看喇藏形景，深感圣恩，甚畏天威。且今年奴才等此来，皇上照伊所请，准达赖喇嘛坐床，又将巴尔喀木差役依旧给还。皇上重赏之外，又赐盔甲、弓箭、海青等物，喇藏见所未见，喜不自胜，感恩颂德，似出自本心。然而，伊疏内有不敢违旨留奴才等居住等语。细窥其心，此疏往返，奴才等一年将满，并

非为奴才等住一年起见，惟恐不册封达赖喇嘛，年年有人久住，皇上耳目咫尺，伊不得自如，又怕旁人疑议，以此深为忧虑。达瓦曾奏，差人协理，于伊主大有裨益。等语。今年入京，不差达瓦而差别人者，恐达瓦难于奏对之意。奴才庸陋愚昧，谨据所见奏闻，仗祈圣明乾断。

又闻喇藏于策望阿尔布坦，每年彼此有人往来。今年策望阿尔布坦于哈克萨争斗，所以至今尚未有人到藏。喇藏旧年差去之人亦尚未回。原有迪巴时，土白忒人强而额鲁得弱，今看额鲁得最强而土白忒最弱，然土白忒人情风俗无耻下流，弱懦不堪。

又闻额鲁忒原在藏有五千余人，其所居单地方于人不相宜，生育者少，即生育亦难于长成，所以人丁比先渐减。为此一并奏闻。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谕准册封意喜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1]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三月十三日

议政大臣等议：拉藏及班禅胡土克图、西藏诸寺喇嘛等，会同管理西藏事务侍郎赫寿，疏请颁赐波克塔胡必尔汗以达赖喇嘛之封号。查波克塔胡必尔汗因年幼，奉旨俟数年后授封，今既熟谙经典，为青海诸众所重，应如所请，给以印册，封为六世达赖喇嘛。

从之。

（《清圣祖实录》卷二四一）

注：① 拉藏汗所立的达赖，名叫意喜嘉措，青海、蒙古及西藏一些势力对此争议很大。当时清朝因不承认仓央嘉措，故称此为六

世达赖。1717年额鲁特蒙古准噶尔部袭入拉萨时废意希嘉措，后世不再把他计入达赖世系。

七世达赖喇嘛[1]

为迁里塘呼毕勒罕事令阿齐图驻扎西宁侦探信息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四月初六日

先是，青海右翼贝勒戴青和硕齐、察罕丹津等奏称，里塘地方新出瑚毕勒罕，实系达赖喇嘛转世[2]，求与册封，其从前班禅胡土克图及拉藏汗题请安置禅榻之瑚毕勒罕非实。奏入，上以伊等皆顾实汗子孙，欲使共相和睦，若留此瑚毕勒罕住青海，恐其弟兄或起争端，特遣侍卫阿齐图等往谕，令送里塘之瑚毕勒罕至京，又遣主事众佛保往班禅处，问彼瑚毕勒罕之真伪。寻，戴青和硕齐、察罕丹津等奏请俟来秋送至京师。上命将里塘瑚毕勒罕留住西宁口内寺庙。

至是，侍卫阿齐图疏言：主事众佛保回称，据班禅以里塘瑚毕勒罕为假，而戴青和硕齐、察罕丹津等坚求亲往班禅处询问真伪。奏入，得旨：下所司议。理藩院议曰：应令阿齐图等传集青海两翼诸贝勒、台吉等于会盟处，宣布皇上德意，并以班禅所赍印文示之，令迁瑚毕勒罕住红山寺。

寻，侍卫阿齐图奏言，臣等至会盟处，传集青海两翼诸贝勒、台吉等宣谕上意，贝勒塞卜腾扎尔等，皆言应如圣旨，而贝勒戴青和硕齐、察罕丹津等仍诿云瑚毕勒罕年幼，未出痧痘，且今岁不宜远行。奏入，上命议政大臣等议奏，随议复应行文阿齐图暂

驻西宁，侦探信息。上从之。

（《平定准噶尔方略》卷一）

注：① 关于六世达赖喇嘛与七世达赖喇嘛的区分，历史上曾有过分歧，产生过真假达赖之争，格桑嘉措被选任之初，被视为六世达赖，但是，他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圆寂后，乾隆皇帝封他的转世灵童强白嘉措为八世达赖，这意味着清朝正式默认了格桑嘉措为七世达赖，仓央嘉措为六世达赖。

② 此呼毕勒罕即后来的七世达赖格桑嘉措，文中所说“实系达赖喇嘛转世”，是指当时青海厄鲁特王公认为他是五世达赖喇嘛转世(即真正的六世达赖)。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四月辛未

理藩院题：“先经青海右翼贝勒戴青和硕齐、察汉丹津等奏称：‘里塘地方新出胡必尔汗，实系达赖喇嘛转世，恳求册封。其从前班禅胡土克图及拉藏汗题请安置禅榻之胡必尔汗是假，等语。蒙皇上睿鉴，以伊等俱顾实汗子孙，欲使共相和睦，若将此胡必尔汗留住青海，恐其弟兄内或起争端，特遣侍卫阿齐图等，前往谕令将里塘之胡必尔汗送京亲看。又遣主事众佛保往班禅处，问此胡必尔汗之真假。续经戴青和硕齐等奏请俟来秋送至京师，奉旨著将里塘胡必尔汗暂于西宁口内寺庙居住。今侍卫阿齐图疏言：‘主事众佛保自班禅处回，据班禅称：里塘胡必尔汗是假。’而戴青和硕齐等坚求亲往班禅处问其真假。’应令阿齐图等传集青海两翼诸贝勒、台吉等于会盟处，宣示皇上仁爱之意及班禅送来印文，令将胡必尔汗送至红山寺居住。”从之。

（《清圣祖实录》卷二六三）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十二月壬午

议政大臣等议覆:“侍卫阿齐图疏言:‘据青海贝勒色卜腾扎尔来称,贝勒察罕丹津等,因去年胡必尔汗之事,贝勒阿喇布坦鄂木布、盆苏克汪扎尔、色卜腾扎尔、台吉达颜、苏尔杂等遵旨不与同心,今欲与罗卜臧丹津等盟誓,先攻取五家,将胡必尔汗送往西地。请会同西宁总兵官王以谦,严整兵马,预为之备。’查去年里塘地方新出胡必尔汗以来,皇上睿鉴洞彻,此胡必尔汗若在彼处,则青海诸台吉兄弟必致互相争竞,特降敕旨,遣侍卫阿齐图等前往调取,欲其彼此和睦。今察罕丹津欲将胡必尔汗送往西地,恐色卜腾扎尔等尾击其后,遂欲先攻伊等,亦未可定。应派出西安满洲兵一千,命大臣一员,统领前往西宁,并令总兵官王以谦派标兵三千预备。若察罕丹津果肆猖狂,即领兵征剿,或色卜腾扎尔等被攻来奔,即收入边内安插。再,察罕丹津所居地方去松潘止四五日程,应令四川提督康泰、松潘总兵官程正李预备兵马,如有送胡必尔汗西往之信,即从后追剿。”得旨:“依议。著护军统领晏布前往。”

(同上,卷二六六)

阿齐图奏里塘呼毕勒罕已移至塔尔寺并请令罗卜藏丹津等分别管理青海两翼事务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闰三月十九日

侍卫阿齐图疏言:青海台吉等初言送瑚毕勒罕往红山寺,继又请送往宗喀巴寺,始终推诿,不令起程。自奉旨令护军统领晏布统兵驻扎西宁,四川提督康泰、松潘总兵官程正李等整兵预备,复屡谕青海台吉等,若等始惧,于三月十五日送瑚毕勒罕至宗喀巴寺。但青海二翼台吉今虽和睦,恐不能久。请令罗卜藏丹津、察罕丹津、达颜管理右翼事务,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

阿喇卜坦鄂木布管理左翼事务，再派大臣同郎中长受、主事巴特玛至青海会盟，令其永远和睦。

议政大臣议覆如所请。

得旨：依议。著公策旺诺尔布、侍卫布达理前往。

（《平定准噶尔方略》卷三）

清军入藏平定准噶尔之乱
护送七世达赖入藏坐床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二月庚寅

议政大臣等议复："据拉藏奏称：'臣世受圣主洪恩，不意恶逆策妄阿喇布坦发兵六千，与我土伯特兵交战两月，虽并无胜负，而敌兵复又入招，臣现在率兵守护招地，但土伯特兵少，甚属可虑。若将喀木、危、藏之地被伊踞去，将使黄教殄灭。为此恳求皇上圣鉴，速发救兵并青海之兵，即来策应'等语。查拉藏系顾实汗后裔，维持黄教。今恳求救援，应令西宁、松潘、打箭炉、噶斯等处各预备兵马，并土司杨如松属下兵丁一同前往。现今青海王、台吉等派兵六千，在正月初十日起程，但非有满洲兵丁不可。应令侍卫色楞、侍读学士查礼浑，在西宁满洲兵内选二百名，绿旗兵内选二百名，及土司之兵一千，带至青海地方，会同青海王、台吉等商酌行事。其青海王、台吉等，发兵去后，伊等家口无人看守。应行文公策旺诺尔布、总督额伦特与青海王、台吉等妥议，于屯兵形胜之处，用心守护。"从之。

（《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七）

谕议政大臣等册封里塘呼毕勒罕(格桑嘉措)为达赖喇嘛派兵护送西藏坐床等事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九月乙未

谕议政大臣等："此次差往西边胡毕图等前来回称，'策零敦多卜等及土伯特众喇嘛民人，俱言在西宁见有新胡必尔汗实系达赖喇嘛之胡必尔汗。天朝圣主将新胡必尔汗安置在达赖喇嘛禅榻上座，广施法教，实与众人相望之意允协。且土伯特处时有瘴气，厄鲁特之子孙不能滋生，多生疾病，有何贪恋之处？惟恳天朝圣主将法教速为广施。'观此情形，似乎易结。今将新胡必尔汗封为达赖喇嘛，给与册印，于明年青草发时，送往藏地，令登达赖喇嘛之座。送往时，著大臣带满洲兵一千名、蒙古兵一千名、土番兵二千名、绿旗马兵一千名、步兵一千名前去，其行粮牲畜接续之处，令大将军办理。再由巴尔喀木带四川满洲兵一千名、绿旗兵一千名，土番兵酌量派往，其行粮牲畜接续之处，令年羹尧办理。青海王、贝勒、贝子、公等亦带领属兵，或一万，或五六千，送往前去。策零敦多卜等若实为法教，自必俟达赖喇嘛登禅榻后然后前去；若不行等候遁走，即为无耻之贼。此行大将军带领兵马，在梭罗木周围水草佳处驻扎，兼令其照管青海家属。四川兵二千名出口驻扎，兼照管王察罕丹津行装。事关甚大，将此旨传谕大将军处，令伊等公同确议具奏。又，青海王、台吉等，令大将军传集一处晓谕：'唐古特国内达赖喇嘛、班禅法教，原系尔祖上设立，今策妄阿喇布坦无故将拉藏杀害，令寺庙喇嘛各自散去，将众鄂里格一路截断，令达赖喇嘛禅榻空虚。从前尔将此新胡必尔汗称为达赖喇嘛之胡必尔汗，若安置在达赖喇嘛禅榻为法教广

施之事，我等愿舍命效力。业经保奏土伯特之喇嘛民人及阿木岛地方喇嘛等，俱亦称为达赖喇嘛之胡必尔汗。皇上将此胡必尔汗特封为达赖喇嘛，于明年一同送往藏地，令登禅榻，将法教广施，放开众鄂里格一路，令其贩卖茶布。此正宜效力之时，尔等应各带兵丁，与送去之大臣会同一处前去。尔等之意如何?’令伊等各陈己意，会盟画一具奏。俟会盟完时，令都统延信、楚宗、公策旺诺尔布、侍读学士常授等由固关前来京师具奏。”

（同上，卷二八五）

康熙五十八年(1719 年)十二月丙辰

议政大臣，军前召至大臣、九卿等公同议奏进藏一事。得旨：“此议尚未周详，只议西地进兵，并未议及阿尔泰、巴尔库尔两路之兵。两路兵会合取吐鲁番，若乌鲁木齐难以堵塞看守，应将两路之兵会合袭击，或各减骑进入震慑，从呼尔达拉之处袭击，则彼必畏惧，自然弃此牧放牲畜之处而去。再闻知西地大兵进剿，并两路兵袭击，不但惊惶无措，亦且首尾不能相顾矣。额驸阿宝所属厄鲁特兵五百名、察哈尔兵四百名，令带往取藏，此柴旦木所有之兵，亦令前往取藏。大将军留驻穆鲁乌苏三千兵内，令派兵一千前进。大将军处之兵若少，将京师每佐领下派出护军二名、马兵一名，于二月内起程前往西宁。今新胡必尔汗奏称：‘各处俱有禅床，皆可安设，若为我兴兵，实关系众生。’此或是新胡必尔汗之意，或是青海台吉等畏惧策妄阿喇布坦密嘱新胡必尔汗奏，亦难预知。倘新胡必尔汗与青海台吉等意同，此新胡必尔汗不可送往。青海台吉等若无此意，必将新胡必尔汗送往，安设禅床，广施法教，令土伯特之众诚心归向，则策零敦多卜自畏势逃遁。我师进藏定立法教之后，或留兵一二千，暂行看守，或久住，则土伯特

之众,即如我兵。纵策妄阿喇布坦、策零敦多卜发兵前来,伊系劳苦之兵,我则安逸之兵,即可剿灭。朕意如此,事关重大,不可急迫,从容周详定议为是。今若照众大臣议,惟行看守,自西宁至四川、云南内外土番杂居一处,西藏之人皆系土番,伊等俱是一类,倘藏地被策零敦多卜占据,则藏兵即是彼之兵丁,而边疆土番岂能保全!尔等暂且看守之议,不合,著另行周详定议具奏。”

(同上,卷二八六)

议政大臣等遵旨议覆护送七世达赖进藏方略及再命允禵与青海台吉等议奏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议政大臣、军前召至大臣、九卿等遵旨议复:送往新胡必尔汗兵八千,为势稍弱,应再添兵四千。令额驸阿宝亲身带厄鲁特兵五百名,副都统常龄带察哈尔兵四百名同往;其柴旦木驻防之都统阿尔纳处二千兵内,派一千五百名,令侍卫阿齐图等带领前往;大将军留驻穆鲁斯乌苏三千兵内,拨派一千六百名。此进藏之兵共一万二千名,派大臣一员,授为将军,给与印敕,令其统理。新胡必尔汗封为达赖喇嘛,应给印敕、名号等项,令各该处议奏,都统延信、楚宗、公策旺诺尔布、侍读学士常授等回时,令与大将军商酌。青海台吉等若实心送去,即将新胡必尔汗与兵马一同前往。若俟事定之日送去,令暂住衮穆布木庙内,先遣大兵将藏地攻取,令阿宝所领之五百兵并察哈尔四百兵、满汉二千兵、青海二千兵俱驻扎看守。再令都统法喇等酌量带兵,由巴尔喀木一路前进。噶尔弼、年羹尧亦派兵二千名,发往法喇军前。都统武格带往兵内,挑选满兵一千、绿旗兵二千,满兵令都统武格、副都统吴纳哈统领,绿旗兵令总兵官赵坤、马会伯统领,前往

与法喇之兵会合。应于何日起程，何地会合之处，令大将军咨行商酌，约会一同前进。再将阿尔泰二万兵内，挑选一万五千，令裹带三月口粮，于六月下旬自布喇罕、布鲁尔两处前进。若策旺阿喇布坦不行防备，即深入袭击；若知觉防备，将兵速行带回。巴尔库尔一万三千兵内挑选一万，令三千兵轻骑袭击吐鲁番，二千兵轻骑袭击乌鲁木齐，所余五千兵，令其徐徐前进，接济袭击乌鲁木齐之后。此袭击之兵，俱令裹带两月口粮，于七月初旬与阿尔泰之兵约定前进。其袭击之兵及驻扎之兵令何人统领，进藏之兵于军前大臣内派何人为将军，及西宁等处提督总兵官内将何人派往之处，伏候谕旨。

得旨：此议甚详。事务关系重大，著行令大将军等与青海台吉等公同定议具奏。

（同上，卷二八六）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二月癸丑

寻年羹尧覆奏："四川总督印务，一时无可署理之人。定西将军之印，请交与噶尔弼管理，授为将军，率领兵丁进藏。并调都统法喇于打箭炉地方驻扎防守。"从之。

先是，抚远大将军允禵覆奏："臣遵旨传集青海王、台吉等会议进兵安藏及送新胡必尔汗往藏之事，其青海王、台吉等皆同心协力，情愿派兵随征，并请封新胡必尔汗，掌持黄教。"至是，命封新胡必尔汗为弘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派满汉官兵及青海之兵，送往西藏，其四十九旗扎萨克并喀尔喀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等，亦令遣使会送。

（同上，卷二八七）

册封里塘呼毕勒罕（格桑嘉措）为弘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二月二十七日

敕封弘法觉众第六辈达赖喇嘛之册文。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朕经略万邦，不分内外，一视同仁，尚以化导，抚育众生。诚若秉持净意，恪谨王业，则必旌赐名号，以示褒赏。昔日达赖喇嘛弘扬道统，推兴西土之正教，表彰于禹甸，故蒙册封。尔自幼继承前业，恪勤戒律，钻研经典，深得各部落之信赖，是以特降慈旨，颁给册印，封尔为弘法觉众第六辈达赖喇嘛。[①]著尔阐扬佛教，辅朕大业，勤于训导，恪遵勿怠。敬之。

（一史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注：① 后称为七世达赖。

康熙皇帝敕封七世达赖金册[①]

奉天承运，当今大皇帝圣旨。

朕抚驭寰区。利益众生，凡内外人民皆不分彼此，视同一体，以平等仁慈相待。若真诚敬守，虔信佛法者，朕必嘉赏，优加崇封。是故先世各辈达赖喇嘛，即因宏扬西天佛法，而得中土崇高之敕封。现汝年幼，即接续前规，勤习经戒，精研三乘要义，笃奉圣教，特传谕嘉勉。赐予诏书、册印，加封汝为"弘法觉众六世达赖喇嘛"。望汝弘扬佛法，效忠朝政，勤习经典，精进不懈。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二月吉日(金册以藏、蒙、满三种文

字书写)

(郭冠忠等译自《历史档案选(藏文)》)

注:① 此系敕封格桑嘉措金册的藏文汉译稿。

抚远大将军允禵为送达赖喇嘛入藏坐床致班禅书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三月

抚远大将军王致书班禅额尔德尼:"策妄阿喇布坦,无故授给策零敦多布二枝兵队;袭取招地;扰乱佛法,全藏民众闻之,俱不心服。夫黄教者,总领蒙古图伯特阿木道之法礼大主,向来敬谨归服满珠舍利大圣汗,为万国所共仰瞻。乃策妄阿喇布坦者,准噶尔一平常台吉尔,与拉藏不合,私行戕害拉藏,并将各寺庙喇嘛等经典教化、熬茶唪经,俱行旷废,毁灭法源。我皇父不忍漠视图伯特遭受扰害,俞允青海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多尔济扎萨克、喀尔喀七旗各主官奏请,以呼必尔罕为真实达赖喇嘛,并颁给金册、金印,封为达赖喇嘛,送往招地坐床。班禅等得此,法统攸归,亦当为一代之大事,著班禅留坐高床,以师礼教训经典,俾使黄教广敷,众生安乐等大事,谕令本爵咨送等因。是以本爵大臣等,及青海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多尔济扎萨克、喀尔喀七旗各主官众喇嘛等,共将达赖喇嘛送往招地坐床,以为广敷黄教,安乐众生。先已遣使,命与策零敦多布会同商议,喻以佛法道统安乐众生事大,兵戎事小,并不必付于战阵之间,若策零敦多布诚意维护佛法,则在招地等候本爵之大臣喇嘛等,和衷共议,以求完善广敷黄教;若策零敦多布意图反目,则当如何,已致书策零敦多布,举出此等缘由。再蟒缎二匹,绸四匹,已交本爵所遣使人携去,为此特咨。"

(原件藏一史馆)

谕五世班禅为告知达赖喇嘛返藏坐床并尊其为达赖喇嘛经师事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三月初四日

皇帝敕谕班禅额尔德尼:

朕临治天下,率土之民,各安生业,弘扬道统,垂诸久远。尔班禅额尔德尼前世与五世达赖喇嘛,自皇祖太宗皇帝始,遣使请安不绝,道统归一,洵属太平。直至尔代,阐扬释教,共遵道统。但策妄阿拉布坦潜行发兵,杀害拉藏汗,毁坏寺庙,驱散喇嘛,杀尔信任之仲科尔二人,贻误寺庙喇嘛行教,扰害土伯特民众,诸事不令尔作主。朕惧佛法将毁,土伯特民众遭殃,特命皇子为大将军,率军征讨准噶尔,拯救土伯特众民,阐扬道统。乃蒙古、青海、土伯特、藏、卫、喀木等地所有人等一致认定塔尔寺之灵童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朕鉴所有施主心愿,俯允所请,认定新呼毕勒罕为达赖喇嘛,派遣大军护送前来坐床。达赖喇嘛即便坐床,但年龄尚幼,经典未谙,知识甚浅,尔班禅额尔德尼永嗣释教,安辑众生,年份已久,年高德劭,今尊尔为达赖喇嘛之经师,引导经书,照先世达赖喇嘛之例,广兴黄教,朕有赖焉。

今特颁敕书,遣土观呼图克图、达喇嘛罗桑次成、噶久等赍往。并赐各色缎十匹,尔其祗领。

(原件满蒙藏文　西藏档案馆藏)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十月乙卯

抚远大将军允禵疏报:“平逆将军延信等率领大兵,于八月十五月,驻扎卜克河地方,是夜策零敦多卜等率众来犯,击败之,夺其马匹、器械。十九日,自卜克河起程,二十日驻扎齐嫩郭尔

地方，三更时，有贼兵二千馀人来袭我师，我师严整备御，贼众久持不能抵敌，遂奔北。二十一日，自齐嫩郭尔起程，二十二日驻扎绰马喇地方，是夜五更，又有贼兵千馀劫营，因营中四面哨兵，枪炮矢石齐发，贼兵被伤身死者甚多，馀贼皆望风而遁。延信等随率领满汉官兵，于九月初八日，自达穆地方起程，送新封达赖喇嘛进藏。其从前达赖喇嘛博克达，不便留往藏地，应发回京师。"得旨："前遣大兵进藏，议政大臣及九卿等俱称藏地遥远，路途险恶，且有瘴气，不能遽至，宜固守边疆。朕以准噶尔人等，现今占取藏地，骚扰土伯特、唐古特人民，再吐番之人皆近云南、四川一带边境居住，若将吐番侵取，又鼓动土伯特、唐古特人众侵犯青海，彼时既难于应援，亦且不能取藏。朕决意独断，著靖逆将军富宁安、振武将军傅尔丹、征西将军祁里德管领两路官兵，前往策妄阿喇布坦边境惊扰袭击，又遣定西将军噶尔弼领云南，四川满汉官兵由拉里前进。平逆将军延信领西路官兵由青海前进，又遣大将军总领大兵驻扎穆鲁斯乌苏，调遣官兵，办理粮饷。伊等俱各加奋励，两路袭击之兵，至策妄阿喇布坦边境，屡次大胜，剿杀贼兵，擒获人畜，招抚数千准噶尔人众。兹览大将军奏，延信等三次将策零敦多卜杀败，贼兵逃窜，殊属可嘉。在事将军以下、兵丁以上，俱著从优议叙。"

（《清圣祖实录》卷二八九）

抚远大将军允禵奏报延信护送达赖入藏安床折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十月二十二日

臣胤祯(允禵)谨奏为请旨事。十月十一日，臣据平逆将军延信军报：我军八月二十日，于齐嫩郭勒驻营，夜间，击杀侵袭我营贼众甚多。二十二日，于楚玛喇地方驻营，其夜，贼又向我营

冲击，我军复战，此次贼众胆碎魂落，败窜阿勒坦诺尔而去。延信等，将大军留驻于达木地方，率轻骑减从，护送达赖喇嘛，于九月初八日起程入藏，同月十五日，在清朗天气中，举行达赖喇嘛坐床。同时派兵跟踪贼迹，侦探消息，知已去远。现时届严冬，我军留藏过冬，或检选留驻余军，由何路遣返之处，再议另报等情。又据定西将军噶尔弼军报：我军于八月二十三日，克复招地，唐古特人均归顺等情。臣阅此二报，稍慊尚未将准噶尔贼众杀尽，虽使策零敦多布脱去，而我军官兵，各自奋励杀贼，招地克复，大事成矣，此又与皇父预示训旨允合。臣欢欣之余，仰赞皇父圣虑深远，奇谋如神。……为此缮折谨奏。

（原件藏一史馆）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十月庚戌

定西将军噶尔弼疏报："臣等领兵至拉里地方，探知吹穆品尔寨桑带领贼兵二千六百人，由章米尔戎一路来拒我师。臣等议乘其不备，先取墨朱工喀地方。于八月初四日，臣率满汉官兵自拉里前进。王师所至，望风响应，随有朱贡之胡土克图献地来降。次日进取墨朱工喀，赏赉第巴头目，安辑民人。臣遣千总赵儒等往谕第巴达克杂来降。又喇嘛钟科尔头目亦陆续来降。臣等随令第巴达克杂聚集皮船，于八月二十二日渡河。复合侍卫讷秦等率领官兵，分为三队，二十三日五鼓时分起程，进取西藏，传西藏之大小第巴头目并各寺庙喇嘛，聚集一处，宣示圣主拯救西藏民人至意。随将达赖喇嘛仓库尽行封闭，西藏附近重地，扎立营寨，拨兵固守，截准噶尔之往来行人及运粮要路。随据三庙之坎布，将各庙所有准噶尔之喇嘛共一百一人擒献，内有为首喇嘛五人。据第巴达克杂及三庙坎布等首告，彼皆策零敦多卜授为总管之喇嘛。于是将此五名喇嘛即行斩首，其余九十六名准

噶尔之喇嘛尽行监禁。"得旨:"噶尔弼等遵朕指授,率领官兵,历从古用兵未到之绝域,各加奋励,克取藏地。将准噶尔人等信用之逆恶番僧五人正法,抚绥唐古特、土伯特人民,甚属可嘉。在事将军以下、兵丁以上,俱著从优议叙。"

(《清圣祖实录》卷二八九)

康熙六十年(1721年)正月癸未

抚远大将军允禵疏奏:"据平逆将军延信呈报:大兵送达赖喇嘛至藏地安置,其所经过雷东喷多等处,居住喇嘛人等感激圣主再造弘恩,罔不踊跃欢欣,男女老幼,襁负来迎。见我大兵,群拥环绕,鼓奏各种乐器,合掌跪云:'自准噶尔贼兵占据土伯特地方以来,父子分散,夫妇离别,掳掠诸物,以致冻馁,种种扰害,难以尽述,以为此生不能再见天日。今圣主遣师击败贼兵,拯救土伯特人众,我等得脱患难,仍前永享升平乐业之福,似此再造弘恩,何以报答!'纷纷叩陈,出于至诚。"疏入,报闻。

(同上,卷二九一)

康熙御制平定西藏碑文

康熙六十年(1721年)九月二十九日

昔者太宗皇帝之崇德七年,班禅额尔德尼、达赖喇嘛、顾实汗谓东土有圣人出,特遣使自人迹不至之区,经仇敌之国,阅数年始达盛京。至今八十载,同行善事,俱为施主,颇极安宁。后达赖喇嘛之殁,第巴隐匿不奏者十有六年,任意妄行,拉藏灭之,复兴其法,因而允从拉藏、青海群众公同之请。中间策妄阿喇布坦妄生事端,动准噶尔之众,肆行奸诈,灭坏达赖喇嘛,并废第五辈达赖之塔,辱蔑班禅,毁坏寺庙,杀戮喇

嘛，名为兴法，而实灭之，且欲窃据土伯特国。朕以其所为非法，爰命皇子为大将军，又遣朕子孙等调发满洲、蒙古、绿旗兵各数万，历烟瘴之地，士马安然而至。贼众三次乘夜盗营，我兵奋力击杀，贼皆丧胆远遁，一矢不发，平定西藏，振兴法教，赐今胡必尔汗册印，封为第六辈达赖喇嘛，安置禅榻；抚绥土伯特僧俗人众，各复生业。于是文武臣工咸谓王师西讨，历瘴疠险远之区，曾未半载，辄建殊勋，实从古所未有；而诸蒙古部落及土伯特酋长亦合词奏曰："皇帝勇略神武，超越往代，天兵所临，邪魔扫荡，复兴蒙古向所尊奉法教，坎麻、藏、卫等部人众，咸得拔离汤火，乐土安居。如此盛德大业，非臣下颂扬所能宣罄，请赐御制碑文，镌勒招地，以垂永久。"朕何功焉，而群众勤请不已，爰纪斯文，立石西藏，俾中外知达赖喇嘛等三朝恭顺之诚，诸部落累世崇奉法教之意。朕之此举，所以除逆抚顺，绥众兴教云尔。

（同上，卷二九四）

为加封赏赐金印、金册事给达赖喇嘛的敕谕

雍正元年(1723年)

咨行阐扬释教、普度众生六世[①]达赖喇嘛：喇嘛尔亲奉佛法，普度众生，勤习经艺，善哉。仰蒙皇天眷佑，朕体安康。朕抚驭万邦，不分中外，一视同仁，信奉教化，养育众生，笃诚信守贤德，凛遵王道，则务旌表封赠，以示嘉奖。喇嘛尔受皇考之仁恩，令尔弘扬黄教，俾土伯特众民安居，封为阐扬释教、普度众生六世达赖喇嘛，赐以金印册文，送往本地坐床以来，据闻，尔勤习经典，人甚聪慧，自幼承袭先道，虔诚为民造福，严守戒律，信赖各部，朕甚嘉悦。故此，特为崇扬黄教，俾土伯特众民永远安居乐业，将尔按照

前五世达赖喇嘛之例,再行改封,尊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赐以金印册文。尔嗣后于土伯特所有大事,均照前五世达赖喇嘛之例,率办理事务之噶伦等,共同协商,妥善办理,则于尔土伯特部事务大有裨益,民有所养。尔仰副朕尊崇之意,宣扬佛法,致力训导,勤谨勿怠。慎之。为此随敕赏尔镀金六十两重银茶桶一个、镀金银瓶一个、银碗一只、大哈达五条、小哈达四十条、各色绸缎三十匹,一并交付扎萨克喇嘛嘎布楚、罗卜藏巴勒珠尔、扎尔固齐升柱等携回。

雍正元年六月十日

(原件藏文　藏西藏档案馆)

注:① 后来史称七世达赖。

颁赐七世达赖喇嘛名号及金册金印诏

雍正元年(1723年)六月二十二日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达赖喇嘛:

朕抚临社稷,率土之民,得以安宁。因尔诚心扶持佛道,妙策广训,严守教法,引渡众生于善果,著袭上世封号。达赖喇嘛功德圆满,三昧之灯常明,在西域藏地弘扬释教密典,享大地之主恩泽,使圣祖皇帝之威名遍于卫藏。圣祖皇帝广赏西藏臣民,对尔更甚,朕闻尔睿智聪慧,心善意净,坐床之后,应广衍黄教,部众崇敬,众生信服,故敕封尔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名号,并赐金册、金印。尔应仰怀朕恩,推广佛道,引渡众生,所求如愿,使边陲土民安乐,以副朕怜爱之至意。特谕。

(原件藏文　西藏档案馆藏)

七世达赖喇嘛为雍正帝继位并颁名号印册谢恩请安奏疏

藏历木龙年(1724年)三月[1]

达赖喇嘛奏书

文殊师利圣主敕封之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望阙谨跪奏。

当今天下众生,归于一统,受恩享福。至圣教主先皇帝谕令文殊师利皇帝即位,文殊师利皇帝以继承圣祖大业,举行盛典,升坐金殿宝位,振兴宗喀巴教,泽被众生,布仁天下,咸归太平。怜恤小僧,金口降旨:凡黄教佛法,均遵照圣祖皇帝与五世达赖喇嘛成例举行。钦此。其所颁五爪金龙香笺纸敕书及所赏大哈达五方、小哈达四十方、整缎二十四匹、六十两重银茶桶一个、银壶、银杯等物,一并交达喇嘛尚喇木札木巴、赤雷喇木札木巴等,遣来颁赏。癸卯[2]年七月十八日赍至,小僧拜顶头上,犹亲瞻金颜,欣感不尽。

我达赖喇嘛赖圣祖皇帝及文殊师利皇帝之恩为生,为兴广宗喀巴佛道,圣主莲花宝座坚固,国势隆盛,诵经祈祷。

兹特具奏者,圣祖至圣皇帝以鸿仁扶持我等,文殊师利皇帝亦循前例,体恤众生及西土大小喇嘛人等,遣达喇嘛尚喇木札木巴等来颁恩旨,不胜欢忭之至。为恭请文殊师利皇帝圣安,谨遵向例,曾遣堪布囊素同使臣同往。因路难行,中途折返。小僧正在忧郁之间,复蒙大皇帝不抛弃宗喀巴佛教及西土众生,以深仁慈怜,颁旨小僧,礼如五世达赖喇嘛,特赐尊号奇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又以册印及无穷恩赏,一并交扎萨克达喇嘛罗嘎久等,于甲辰[3]年三月初三日赍至。文殊师利皇帝无穷之恩,如何能报

答，惟恭备贡物，速遣使赴京奏闻请安，复请为兴广宗喀巴佛道及扶持西土众生，降敕训诲。我此处众喇嘛等，为至圣文殊师利皇帝莲花宝座坚固万万年，帝业日隆，天下无病灾、饥寒、兵戈，雨水调匀，五谷丰登，振兴黄教等事，日夜诵经不怠。伏乞明鉴。

以奏书礼，恭备哈达、如来佛舍利、阿迪斯提特福寿利玛普贤佛、黄香二十五束、红香二十束，一并于三月吉日呈进。

（一史馆藏宫中满文朱批奏折）

注：① 时间据文件内容考定。
② 癸卯年为雍正元年（1723年）。
③ 甲辰年为雍正二年（1724年）。

七世达赖喇嘛为雍正帝诵经祈祷奏书

藏历木龙年（1724年）[①]

文殊师利皇帝敕封领天下释教达赖喇嘛奏书

永受统一天下文殊师利大皇帝宠恩之达赖喇嘛，跪望金阙，燃上等香，撒花谨奏。

当今圣上，为天下之主，超越众生，威福之身，固如金杵，使我西土众生，宁静乐业。顷闻圣上御殿，龙体无恙，犹亲瞻天颜，不胜喜悦。小僧仰蒙三宝及文殊师利大皇帝宠恩，为振兴黄教，大皇帝宝座坚固，勤力经事。

又奏，小僧复蒙大行皇帝遣大军护送，令照前世达赖喇嘛坐床。自将军公策旺诺尔布率众军守护坐床以来，大皇帝以土伯特地小物少，降旨撤回大军，因而此地所有大小喇嘛及众生，深感不安。伏思文殊师利大皇帝重恩，足为西土所有黄教众生所信赖。除文殊师利大皇帝外，别无他赖。今蒙大皇帝永不抛弃，复以大恩扶持，为文殊师利大皇帝圣寿无疆，帝业万年，诸事如

愿，小僧率此大小喇嘛及百姓人等，祈祷三宝，夜以继日。伏乞皇上睿鉴，为黄教众生安乐，降旨训诲。

以奏书礼，恭备哈达、珊瑚珠、香十六束，一并于　月吉日呈进。

（一史馆藏宫中满文朱批奏折）

注：①　时间为原编者推定。

惠远庙碑文

雍正八年（1730 年）

我国家受天眷命，抚御寰瀛，光被四表，莫不尊亲。太宗文皇帝崇德七年，班禅额尔德尼、达赖喇嘛知东土有圣人出，遣使通款，跋涉万里，时经数载，始达盛京。逮世祖章皇帝时，遂亲至京师朝觐，备蒙恩眷。后以策妄阿喇蒲坦奸肆恶逞，残蹂西藏，皇考圣祖仁皇帝特遣大师，计日平定，抚绥人众，各复生业，赐今呼必尔汗册印封号，安置禅榻，重兴黄教，用以慰番众皈依佛法之诚，并酬班禅、达赖喇嘛累世恭顺之悃也。朕御极以来，加意以护持，俾安净土。因思古今之有佛教，特以劝善惩恶、济人觉世之本，黄教之传，所以推广佛经之旨也，演教之地愈多则佛法之流布愈广，而番夷之向善者益众。西藏既有班禅额尔德尼，而近边之番夷，离藏遥远，皆有皈依佛法之心，因思川省打箭炉之外有地曰噶达，昔年达赖喇嘛曾驻锡于此，爰相度川原，创建庙宇，发帑金数十万两，遣官董司工役，仿西方白赖木佛庙之图式，凡为殿堂楼房一千余间，又为平房四百余间，赐额曰惠远。丹雘辉煌，器用充备，置兵以卫之。达赖喇嘛来登禅榻，率诸徒众，咸就新居，诸番耆幼，踊跃欣喜。使臣奏言：彼土早寒，自造寺以来，气候和暖，深秋未冻。则知兹寺之建，人神胥庆，山川著灵。

朕所以仰体皇考厚酬达赖喇嘛累世恭顺之忱，且以广布黄教，宣讲经典，使番夷僧俗崇法慕义，亿万斯年，永跻仁寿之域，则以佐助王化，实有裨益，是用纪文丰碑，以昭示久远焉。

（转引自《清政府与喇嘛教》）

八世达赖喇嘛

第穆胡图克图等奏谢派遣章嘉呼图克图至藏认定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并恳留其在藏主持奏疏稿

藏历土虎年（1758年）

天下释教众生之主文殊大皇帝金莲足座前，卑诸门罕第穆呼图克图、噶伦公班第达恭设香案望阙合十叩奏：

文殊大皇帝广衍黄教，爱怜西域众生，为尽速认定金刚持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和政教事务，特遣大国师章嘉呼图克图到藏，使西方僧俗欣悦无比。小僧第穆呼图克图遵循钦命，掌办西藏事务，定将勤奋办理。但小僧年幼无能，知识庸愚，深恐不能承担如此重任。现凡遇重大事务，均及时呈请大国师章嘉呼图克图，卑等始得安闲，恩德无量。为尽快无误地认定达赖喇嘛灵童，班禅额尔德尼与大国师章嘉呼图克图精心商议，愿尽速寻访金刚持达赖喇嘛之灵童。西域僧俗对皇上之大恩大德感激莫名。在金刚持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未认定以前，大国师章嘉呼图克图留藏之谕旨，实乃恩重无量。再，卑等维思，因大国师章嘉呼图克图对京都事务至关重要，若降谕回返，则卑等将如入暗处，一无可见。故卑等诚恳祈请降赐谕旨，在金刚持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未认定并于布达拉坐床之前，大国师章嘉呼图克图仍留藏主持，

则对广衍黄教,安定西方一切众生,及卑等办理事务,裨益匪浅。祈请教诲,伏乞睿鉴。

顺献吉祥哈达、响铜佛像。谨奏。

(原件藏文　西藏档案馆藏)

官保等奏往后藏迎请达赖喇嘛呼毕勒罕折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正月二十七日

奴才官保、积福谨奏,为奏闻事。

据第穆呼图克图、噶伦公班智达等派人告称:去年小僧为遵旨请达赖喇嘛呼毕勒罕,曾告知大臣等拟于本年正月亲往延请,经奏奉旨:依议。知道了。钦此。钦遵。转宣前来。小僧窃思请达赖喇嘛呼毕勒罕之事至关重要,故小僧偕同大臣等请拉穆吹忠占卜,据拉穆吹忠云:前二世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均在二月圆寂,本年请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当避二月,择吉三月为好。等语。唯我等已将延请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应用物件备齐,小僧仍拟于正月二十九日由藏起程,沿途在巴勒阔尔吹迪等寺为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做好事,俟抵扎什伦布,向班禅额尔德尼递丹书克、诵经等务,尚需时日,相应照拉穆吹忠所卜,小僧于三月朔赴托布甲拜谒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延请至德瓦甲寺妥善安置后,再奏闻于文殊菩萨大皇帝。等语。

奴才等窃思,因延请达赖喇嘛呼毕勒罕一事极为重要,钦命奴才积福等偕同第穆呼图克图前往后藏,相应派官兵数人随行照料达赖喇嘛呼毕勒罕,以示唐古特之众,彰圣主慈爱达赖喇嘛之意。奴才等遂派笔帖式巴达喇虎、守备关进江、兵四十名随行。彼等所需坐骑、廪饩等物,分文未取自达赖喇嘛商上,均由此处每年奖赏达木蒙古之五百两银内酌情支银八十两备办,以

宣耀于唐古特人众。俟第穆呼图克图、奴才积福延至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安置于聂塘地方德瓦甲寺后，再行具奏。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二十六年三月初一日奉朱批：好。知道了。钦此。

（一史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积福奏请留藏督办达赖喇嘛坐床事宜折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奴才积福谨奏，为请旨事。

顷准兵部咨文内称：内阁抄出，乾隆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奉上谕，著派傅景赴藏更替积福，年后即行起程。钦此。钦遵。寄信前来。奴才理合恭遵上谕，俟傅景抵藏，即行返回。惟顷准军机处寄信内开：为请达赖喇嘛呼毕勒罕赴布达拉坐床事，奉上谕，扶持呼毕勒罕坐床，乃一喜庆大事，特派章嘉呼图克图，来年偕同副都统傅景赴藏，择吉请呼毕勒罕坐床。钦此。钦遵前来。

窃思傅景抵藏后，奴才虽应返回，然有钦命来年请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坐床喜庆大事，奴才不便离去。谨请圣恩，偕同傅景等督办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坐床事毕，再行返回。为此谨奏请旨。

乾隆二十七年正月二十日奉朱批：此奏实属昏聩。钦此。

（一史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谕遣车布登扎布赴藏照看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坐床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正月初三日

又谕：遣喀尔喀王车布登扎布赴藏，照看达赖喇嘛之呼毕勒

罕坐床。车布登扎布著赏银一千两治装。

（《清高宗实录》卷六五二）

傅恒等奏暂缓改颁达赖喇嘛呼毕勒罕金印册折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正月十六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忠勇公傅恒等谨奏，遵旨查核如何加封达赖喇嘛呼毕勒罕之处，康熙四十九年，拉藏汗以扎克布尔之呼毕勒罕实系达赖喇嘛，奏请册封，经议准继五世达赖喇嘛敕封为六世达赖喇嘛，颁给金印册。磨平五世达赖喇嘛之印重刻时，稍小于旧印。五十九年，从青海将达赖喇嘛送往西藏坐床时，侍卫拉锡奏称，据诸喇嘛、蒙古等言称，不按前五世达赖喇嘛之例给印者极是，照拉藏汗所立达赖喇嘛之例仍为六世达赖喇嘛给印者虽属应该，然今策旺阿喇布坦毁坏教法，圣上重振教法，相应将此达赖喇嘛较拉藏汗所立达赖喇嘛增加字数为光教耀众第六辈达赖喇嘛或弘法觉众达赖喇嘛，以利视听。等因具奏。奉旨：著颁给弘法觉众第六辈达赖喇嘛之印。钦此。钦遵。颁给金印册。

雍正元年，年羹尧奏称，据喇嘛簇勒提木桑布自西藏返抵西安告称，西宁宁谧无事，唯因颁给本世达赖喇嘛之印小于前世达赖喇嘛之印，唐古特之众庸愚，以印之小，妄自以为此达赖喇嘛小于前世达赖喇嘛，钤印行文，大有鄙视之意，兹出于无奈，尔等擅自请出元朝颁给达赖喇嘛之印(应为元朝颁发帝师之印——引者)使用。等语。唐古特之众庸愚，不知教化，一向供奉达赖喇嘛，兹以所给之印稍小，便妄加猜疑，以致擅自使用元朝旧给印信者，大有关碍。以臣之见，将达赖喇嘛之印稍许加大，改铸重颁，颁降敕谕，命比照五世达赖喇嘛之例办事，则唐古特之众

心服,于事亦为有利。等因具奏。经总办事务诸大臣、理藩院、拉锡会同议奏,照顺治十年颁给五世达赖喇嘛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金册印之例加封。

乾隆六年西藏颇罗鼐奏称,现已令班禅额尔德尼坐床,请重新颁给前世班禅额尔德尼之印。等因。遂以班禅额尔德尼呼毕勒罕甫至扎什伦布寺坐床,年纪幼小,宜专心钻研经法,暂缓改颁册印,逾一二年谙习经法后,再行奏请重颁册印。等因。奏准施行。此后,驻藏大臣等尚未办理改颁之处。顷为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坐床,圣主特赏银两缎匹各样物品,又派诸大臣令呼毕勒罕坐床,仍行颁给前世达赖喇嘛册印,是为逾格之恩。先以班禅额尔德尼年幼,而部驳回,尚未改颁册印,现若由部办理重新颁给达赖喇嘛呼毕勒罕金册,亦应具陈缘由请旨。不加陈明,便含糊具奏如何册封之处者,甚属谬误。臣等愚见,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已荷皇上殊恩,派大臣颁给前世达赖喇嘛之印册,相应亦照昔以班禅额尔德尼年幼未给金册之例,暂待其熟通经法。皇上如若特加宏慈改颁达赖喇嘛呼毕勒罕金册,相应亦当一并改颁。或一并颁给,或令达赖喇嘛呼毕勒(罕)亦俟数年再行颁给之处,伏乞圣裁,钦遵办理。为此谨奏请旨。

乾隆二十七年四月十五日奏入,奉旨:著再俟数年。钦此。

(一史馆藏军机处满文议复档)

敕谕八世达赖喇嘛特遣王大臣照料坐床并颁赐礼品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正月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

朕临治天下,务期处处共享太平,振兴佛道。前世达赖喇

嘛，宏兴佛法，利乐群生，安居乐业。今班禅额尔德尼、第穆呼图克图等奏请允准尔入布达拉坐床。朕特遣喀尔喀亲王车布登扎布、副都统傅景及章嘉呼图克图、头等侍卫多罗额驸福灵阿等前往，令尔入布达拉坐床。惟尔呼毕勒罕年幼，尚未习经书，此后须勤学经书，仍照前世达赖喇嘛勤于佛法，振兴黄教，毋负朕崇尚黄教之至意。

颁敕之便，赐尔妆花大挂佛像一轴、哈达一方、银净水壶一个、玉把碗一个、大银曼达一个、铜珐琅八吉祥一份、洋磁轮一对、涅蓝玻璃五供一份、藏帽一顶、千佛衣一件、七衣一件、五衣一件、居〔裾?〕一件、紧身一件、带子一条、瓮(?)一个、袈裟一件、黄缎面貂皮长褂一件、珊瑚朝珠一盘、银多穆一件、银执壶一把、银盅一个、鹅黄缎迎手靠背坐褥一份、鹅黄瓣花大荷包一对、绣花小荷包四对、青玉如意一柄、玉偏方壶一把、绿玉花瓶一个、木碗一个、珐琅宝瓶一个、珐琅海棠花式碟一对、珐琅海灯一个、珐琅盘一对、大小珐琅碗二对、珐琅大瓶一对、珐琅大碗一对、珐琅茶筒一对、珐琅盒一对、透明玻璃大花盘一对、珐琅观音瓶一对、起花黄玻璃香炉一个、起花黄玻璃碗一对、起花黄玻璃橄榄瓶一对、岩石花架一对、玻璃架一对、片金九匹、大缎九匹、妆缎九匹、各色缎九匹、漳绒九匹、普通缎九匹、大哈达九方、各色哈达九方、小哈达三十方、银一万两，赍回，尔其祗领。特敕。

（原件满蒙藏文 西藏档案馆藏）

敕谕六世班禅照料八世达赖喇嘛坐床并教导佛法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正月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谕班禅额尔德尼。朕临御大统，抚驭天下，率土之民，各安

生业，推兴政教。喇嘛尔阐扬释教，普度众生，兴扶政教。仰蒙皇天眷佑，朕体安康。前第穆呼图克图将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延至聂塘寺居住，朕曾降谕恐呼毕勒罕年幼，畏惧见人，尚未熟谙经卷，俟达赖喇嘛长成后再见人则不畏惧矣，等因。今据喇嘛尔、第穆呼图克图奏请，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今已长大成人，不畏惧见人，请迎至布达拉宫坐床等情。呼毕勒罕坐床乃一盛大喜事，故朕特派遣喀尔喀亲王衔车布登扎布、副都统富精、阿嘉呼图克图、头等侍卫富凌阿等，与尔等会合，择一吉日，共同看视呼毕勒罕坐床。达赖喇嘛虽已坐床，班禅额尔德尼尔亲奉佛法、利济群生已年久矣，尔宜于达赖喇嘛之学习，善加教导，务照前世达赖喇嘛崇扬黄教正〔原文缺失〕……随敕赏尔〔原文缺失〕……黄缎四匹、片金缎一匹、红缎二匹、大哈达五条、小哈达十条〔原文缺失〕……

（西藏档案馆藏）

六世班禅等为达赖喇嘛坐床颁谕赐赏请转奏谢恩事致驻藏大臣咨稿

藏历水马年（1762 年）

驻藏大臣鉴：

文殊大皇帝对普天下释教众生，尤其对生息在西土之僧俗，无比恩慈。先恩准认定达赖灵童，并迎请至拉萨。今又恩准坐床，钦派大臣颁赐敕谕金册，赏赍厚礼，备加褒奖。阖藏僧俗对皇上感恩不尽，无比崇敬。坐床之日，天气始终晴朗，到处显示吉祥之兆。卑班禅额尔德尼于藏历十四日，授达赖灵童近事戒，诸事圆满。此皆仰赖皇帝恩泽，得以完美。此等皇恩，万难图报，惟有恭祝皇上万寿无疆。祈请驻藏大臣转奏谢恩，并转呈献

礼品有：

卑班禅额尔德尼敬献哈达一方、文殊菩萨及救度佛母响铜佛像各一尊。

卑诺门罕第穆呼图克图敬献哈达一方、古响铜救度佛母佛像一尊。

卑噶伦公班智达敬献哈达一方、珊瑚念珠一串。

又，达赖灵童为感谢皇恩，敬献内库哈达一方、东印度响铜着衣莲座密宗事部三怙主佛像一尊、珊瑚念珠一串。

（原件藏文　西藏档案馆藏）

敕谕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勤于经典并颁赏事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三月十六日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达赖喇嘛呼毕勒罕：

朕统御万邦，抚育天下，务期群生共享太平，宣扬礼教。尔呼毕勒罕，仍如前世达赖喇嘛精心扶持佛道，广兴佛教，实属可嘉。今尔呼毕勒罕特遣使恭请朕安，以表忠诚，朕已知悉。荷蒙天恩，朕体安善。尔呼毕勒罕在彼护持佛法，勤于经典，身体无恙耶？尔当仰体朕崇尚黄教之意，趁此年幼，博览经书，竭力学习，振兴前世达赖喇嘛旧业，济于群生，广兴佛教，以副朕崇敬黄教之至意。

今尔遣使回程之便，特颁敕存问，赐尔六十两重镀金银茶筒一个、镀金银瓶一个、银杯一个、各色缎三十匹、大哈达五方、小哈达四十方、五色新样哈达十方，均交尔使臣堪布罗桑次旺、囊素赤烈塔尔堆带回，尔其祗领。特敕。

（原件满蒙藏文　西藏档案馆藏）

八世达赖喇嘛经师为转奏代请谢赏事致驻藏大臣呈

藏历木鸡年(1765年)

持金刚达赖喇嘛之经师甘丹池巴阿旺曲札谨禀驻藏大臣：

文殊大皇帝为持金刚达赖喇嘛是年受沙弥戒恩赐厚礼，鸿恩无量。赐赏卑职甘丹池巴阿旺曲札未曾见过之上等哈达、大小荷包各两个、精制鼻烟壶一个、景泰蓝器皿一个、龙纹缎一匹、宽幅缎一匹等物。卑职即望阙跪叩接捧。大皇帝如此厚恩，乃卑职任持金刚达赖喇嘛经师之故，感恩不尽。皇上大恩大德，卑职今生后世无以为报。惟钦遵敕谕，勤于授法，为大皇帝万万寿，勤勉诵经祈祷。卑职特敬献上等哈达、响铜释迦牟尼佛像一尊、强巴佛像一尊，请驻藏大臣代为转奏谢恩。谨呈。

(原件满蒙藏文　西藏档案馆藏)

敕谕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勤习诸经恢宏前业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正月癸未

敕谕达赖喇嘛呼毕勒罕：朕统御万邦，抚绥天下，只期环海苍生，共享升平，益宏黄教，尔呼毕勒罕，仰体朕意，振作释宗，精勤经卷，意念虔诚，如前世之达赖喇嘛，阐扬释教，推演宗风，以祝三宝，朕甚嘉悦。兹遣使恭进丹舒克请安，具见其诚。朕仰荷天眷，禔躬安好。谅尔体履，自必清吉，黄教攸系，冀望甚殷，尔其勤习诸经，恢宏前业，普济群生，广垂释氏之鸿慈，以副朕优待黄教至意，勉之敬之，勿怠厥志。所有赏赐，交来使发去。特谕。

(《清高宗实录》卷一〇九八)

以六世班禅教训达赖喇嘛呼毕勒罕经典敕谕嘉奖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八月甲戌

敕谕班禅额尔德尼曰:尔以朕七旬万寿,来京祝嘏,朕询及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学业,尔奏称,呼毕勒罕[①],年现长成,深明经典,朕闻不胜欣喜。特派大臣、呼图克图,赍持金册往封。兹以尔教训呼毕勒罕,学习经典,奉持清戒,广扬释教,使番民蒙福,朕甚嘉焉,故特颁赏币物,尔其祗受。嗣后宜仰体朕心,扶持达赖喇嘛,大兴黄教,为天朝亿万年延洪称庆,特谕。

(同上,卷一一一三)

注:①　指八世达赖喇嘛,因尚未受封亲政故如是称。

为颁赐金印敕谕达赖喇嘛呼毕勒罕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十月初十日

谕达赖喇嘛呼毕勒罕曰:班禅额尔德尼因朕七旬万寿祝嘏来京,经朕问及,据奏尔年渐长成,深明经典,可兴黄教。闻奏不胜欣喜。朕俯临亿兆,中外视为一体,尔能奉持法律,普度群生,宜加优奖。尔前世荷蒙圣祖仁皇帝厚恩赏给金印敕封,今尔勤习经典,亦宜锡以金印敕封,俾大兴黄教,祝国裕民,以绵我大清亿万年无疆之景运。其图伯特事宜,仍照前世率领属下妥协办理。尔宜仰体朕心,始终忽怠。所有金册、银缎等物,俱交副都统乌尔图纳逊等前往赏赉。

(同上,卷一一一六)

册封八世达赖喇嘛并改授册命制书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正月吉日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

咨尔达赖喇嘛之瑚碧勒汗。昨班禅额尔德尼来自后藏庆祝七旬万寿,朕询乃尔年岁、学业。据奏,尔年已及岁,经文该博,夙慧圆成。志心利众生,继承法教,深惬朕怀。朕抚临寰宇,中外一家,亦赖梵教广宣,能仁普济。其能广布宗乘、使群心皈依者,宜颁封号,以彰懋奖。尔前身蒙圣祖恩眷,特封圆满教乘导引群生达赖喇嘛。今以尔慧性光明,该洽经典,爰自龆龀,承袭法教,志心利益,坚持戒律,使群部皈依,朕甚释教嘉之。兹特依前七辈达赖喇嘛之例,封尔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拉呾喇达赖喇嘛,改授册命。尔尚宏宣法教,益广善缘,护国福民,以光我国家亿万年之休命。图伯特事务,悉依前辈达赖喇嘛之例,董率噶布隆等妥协商办,报明驻藏大臣转奏,俾图伯特阖境安宁,众生蒙福。

随册赍往银满达一、镀金银茶筒一、镀金银壶一、银杯一、五色哈达十、大小哈达五十、珊瑚朝珠一、蟒袍料一、靠背坐褥各一、黄缎九、红缎九、漳绒九、玻璃器十、磁器十。遣副都统乌尔图那逊、果莽呼图克图、侍卫等赍往,其敬承无斁。钦哉。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敕赐八世达赖玉册玉印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八月庚午

赐达赖喇嘛玉册玉宝,敕曰:"国家海宇清晏,民物敉宁,抚

育中外，振兴黄教。自宗喀巴崇阐宗风，宣扬梵律，尔达赖喇嘛乃宗喀巴之法嗣，根敦噜布八转世身也。夙慧圆成，性身常住。十方供养，华夏皈依。先是，顺治年间，五转世达赖喇嘛，来京瞻觐，恩礼崇隆。自兹四世，咸倾心依向，广布教乘，宠渥有加焉。尔达赖喇嘛，教演禅宗，诚殷哞祝，普天福寿，永世吉祥，诚国家道洽重熙，休和之盛事也。以尔性体纯全，法源广布，朕甚嘉焉。兹特加殊礼，锡之玉册玉宝。尔其祗领，供奉于普陀宗乘之庙（按：指布达拉宫），永镇法门，逢国庆典，用之章奏。其馀奏书文移，仍用原印。尔膺兹宠锡，其益励清修，宏宣宗乘，副朕阐扬梵教，福佑群生至意，以广布尔前世达赖喇嘛之善缘。寿世福民，用光我国家亿万年之休命。钦哉。”

（《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八六）

九世达赖喇嘛

玉宁等奏报察看八世达赖转世灵童情况

嘉庆十二年（1807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玉宁、文弼奏："奴才等又指第穆呼图克图向伊询问，识此人否？答云，认得，是第穆呼图克图。又问，你是何人？答云，是阿旺罗布藏嘉木错。奴才等问：识我二人否？答云：皆是大皇帝差来的大人。彼时，一同观看之人，无不喜极流泪，环跪磕头。奴才等以呼毕勒罕尚在未定，不许磕头，无奈人数众多，又皆实心敬信，不能禁止。而此子于磕头之人，一一摩顶，毫不怕生。复云：外面欲进来之人甚多，何不皆令伊等进来，又皆一一摩顶，甚为喜悦。奴才等细看此子举动说话大方端严，全任自然无假，人

力品貌亦甚福相，是皆仰托皇上鸿福，佛天效灵，生此奇异之子。番众信心传之，各蒙古部落亦必倾心尊敬，西北保障关系匪轻，实为国家瑞事。……”

（一史馆藏朱批奏折）

七世班禅等以丹怎吹忠之子诸多灵异请免于掣签准作达赖喇嘛转世灵童

藏历土龙年(1808年)正月二十三日

班禅额尔德尼、济咙呼图克图、第穆呼图克图、呼征呼图克图等率领众堪布、喇嘛、噶布伦、戴琫、营官、第巴及阖藏大小僧俗人等跪奏文殊师利菩萨大皇帝宝座下：

西藏自五辈达赖喇嘛差人往盛京在太宗皇帝驾下递丹书克之后，承受列圣大皇帝天恩甚重。前于乾隆五十七年，因认喀勒喀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之时，纳穆吹忠之固尔丹巴作弊，错指呼毕勒罕，蒙高宗纯皇帝特赏金本巴瓶，谕令嗣后应出呼毕勒罕之大小喇嘛圆寂后，将所报幼子之名写于签上，封贮金瓶，念经掣签，掣出何人，即将何人作为呼毕勒罕，不得用固尔丹巴降护法跳龙丹。等因。钦此。十余年来钦遵奉行，毫无弊端，所有掣定之呼毕勒罕，众人亦皆敬信，僧俗人等无不感激高宗纯皇帝保护黄教圣恩，自应永远遵行，万年不替。

前于嘉庆九年八辈达赖喇嘛圆寂后，蒙大皇帝大恩赏赐银两祭奠，又谕令臣僧济咙呼图克图留心访查呼毕勒罕。臣僧当同班禅额尔德尼及各呼图克图等率领众喇嘛虔诚念经，以求呼毕勒罕早为出世，并未敢降护法跳龙丹。又采访藏中舆论，佥云九辈达赖喇嘛应在东方出世，是以谕令营官、喇嘛等于所在地方

留心访查。陆续据各处报来,共访得九人,已将详细报知钦差驻藏大臣转奏,谅蒙圣鉴矣。内中德尔格族内之春科土司丹怎吹忠之子甚为奇异,生下八个月后,即能说前辈名字、前辈徒弟名字,又将前辈父亲所行之事详细说出,又会念经。臣僧济咙呼图克图因恐所报不实,将此子接至藏中验看。昨臣僧班禅额尔德尼同大小呼图克图、喇嘛、噶布伦等前去查看,据此子一人经堂,先说一句兴旺佛教,即至面前,便下地向人要哈达,双手呈递问好;复向臣僧济咙呼图克图及大人们递哈达,大声问好。令伊坐下,送茶,伊即先念宗喀巴经。又令第穆呼图克图将五辈达赖喇嘛所供之佛真假各一尊给伊认识,伊一一接在手中,解开佛衣,看毕,将真的双手举在头上顶过,指向人说:这一尊是救度佛母,这一尊是宗喀巴,都是我前辈自己供的。又将铃杵、摇鼓真假各一份放在伊面前,伊将真的拿起,各摇一回放下,指向人说:这是我用过的,那一份不是。又将衣服一新一旧令伊认识,伊指旧的说:这是我的。大人们又指臣僧第穆呼图克图向伊询问:认得此人否?答云:是第穆。臣僧第穆呼图克图又问,你是何人?答说:是阿旺罗布藏嘉木错。彼时一同观看之人无不喜极流泪,围绕磕头。此子于磕头之人一一放舍手,毫不怕生。复说:外面欲进来之人甚多,何不都令他们进来?又都一一放舍手,甚为喜悦。查藏中一切规模章程,皆系五辈达赖喇嘛所定。今此子所说名字系五辈达赖喇嘛名字,所说徒弟名字亦系五辈达赖喇嘛徒弟名字,所说伊前辈父亲有红宝石一块嵌在日乌德庆寺庙内塔上,亦系五辈达赖喇嘛父亲之事。是以众人尤加敬信。即臣僧等数十年来亦从未见过如此奇异之呼毕勒罕,此皆仰托大皇帝兴扬黄教、佛天效灵之恩。

现据各呼图克图、三大寺内堪布喇嘛、噶布伦、戴琫、营官、第巴以及阖藏僧俗大小人等,先于布达拉内安供高宗纯皇帝圣

容前磕头,次向臣僧等环跪,口称:从前高宗纯皇帝赏赐金本巴瓶,令掣呼毕勒罕,实在是兴扬黄教、欲得真正呼毕勒罕之圣心。今丹怎吹忠之子又会说前辈话,又会念经,实在是真呼毕勒罕,求班禅额尔德尼、济咙呼图克图具奏大皇帝,将丹怎吹忠之子免掣金瓶,赏作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实在感激不尽。等语。臣僧等当即谕以此系高宗纯皇帝圣旨,如何敢违。众人又说,高宗纯皇帝当日圣心不过是要得真呼毕勒罕,如今呼毕勒罕是真的。只求具奏,如不具奏,我们自己到京中求大皇帝恩典去。等语。臣僧等因想唐古忒人甚糊涂,今既敬信所访丹怎吹忠之子,若遵旨掣签,有高宗纯皇帝在天默佑之恩,自不致有差错,但恐臣僧等修行浅薄,不能上格神天,掣得之人,非其所信,众人不敬,关系匪轻。是以不揣冒昧,叩恳大皇帝天恩,可否赏准将丹怎吹忠之子作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实于全藏僧俗大有裨益。嗣后如遇应出呼毕勒罕之人,访得幼子,不能说话,不能指出前辈实在凭据者,仍遵旨由金瓶掣定。如此略为变通,益足广大皇帝兴扬黄教、欲得真正呼毕勒罕之恩,而与原奉高宗纯皇帝圣旨亦可不致违碍。今因众人至诚告恳,不敢不奏。谨据实奏闻请旨。

又前认八辈达赖喇嘛呼毕勒罕之时,系高宗纯皇帝特派前辈章嘉呼图克图前来指认,今亦否赏派人来之处,伏候钦定。为此恭进哈达一方、古琍玛佛二尊,伏乞圣鉴。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准免达赖转世灵童金瓶签掣

嘉庆十三年(1808 年)二月乙亥

谕军机大臣等:"特清额奏途次接奉谕旨,驰赴西藏颁赐达赖喇嘛等赏件,并遵旨明白宣示一摺。所论俱是。此次呼毕勒

罕出世,诸多征验,实为吉事有祥,殊堪嘉慰。特清额驰抵西藏后,当晓谕班禅额尔德尼、济咙呼图克图等,以从前指称呼毕勒罕出世,率多牵合附会,或仅小著灵验,不足凭信。仰蒙高宗纯皇帝特赏金奔巴瓶,饬令书名封贮,诵经签掣,以防弊混。今达赖喇嘛甫逾二岁,异常聪慧,早悟前身。似此信而有征,洵为从来所未有。设当高宗纯皇帝时,亦必立沛恩施,无须复令贮瓶签掣。但此系仅见之事,且征验确凿,毫无疑义,嗣后自应仍照旧章,不得援以为例。倘因稍有端倪,即附会妄指,一经查明,必当治以虚捏之罪。并著驻藏大臣等将此旨敬谨存记,一体钦遵办理。仍著特清额于颁赏达赖喇嘛呼毕勒罕时,令通事询问试验,如何灵敏出众之处,将实在情形详细复奏。”

（《清仁宗实录》卷一五二）

玉宁等奏报七世班禅择吉为达赖喇嘛呼毕勒罕披剃定名及请尽早坐床折

嘉庆十三年(1808年)四月初十日[①]

奴才玉宁、文弼谨奏,为奏闻班禅额尔德尼为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定名披剃日期及阖藏黄黑人等祈请尽速扶持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坐床事。

三月初三日,奴才等将圣上为掣定呼毕勒罕所降恩旨转宣呼毕勒罕后,班禅额尔德尼谨按佛规,择吉日于三月十五日为呼毕勒罕披剃,定名为罗卜藏达木巴仲乃阿旺隆朵嘉措。

济咙呼图克图又率众呼图克图喇嘛及噶伦、戴琫、营官、第巴等告奴才等称:达赖喇嘛为西藏大喇嘛。嘉庆九年八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诸事不顺,灾异亦多,自十年十二月该呼毕勒罕转生,十一、十二年藏地诸务顺遂,粮食丰收。而今呼毕勒罕虽于

来年年甫四岁，然举止大方，见人并不怯生，且在欣悦之时随口朗读各种经咒，若故意教习，彼则不读，宜早择师教导。以我等之见，拟于九月初二日请至布达拉坐床，请大臣等代为转奏大圣皇帝。等语。奴才等察看得，达赖喇嘛呼毕勒罕谈吐举止实殊于众童，无论何人叩首，彼皆欣然受之，毫无怯状。兹阖藏黄黑人等乞请尽早坐床，甚属吉祥，似可准行，故奴才等据实谨奏，俟圣上明鉴训导，谨遵办理。

又查得八世达赖喇嘛坐床时，蒙高宗纯皇帝施恩，派喀尔喀亲王车布登扎布、副都统傅景、头等侍卫多罗额驸福灵阿、章嘉呼图克图，赍送赏给达赖喇嘛敕书及银两，又以班禅额尔德尼照料达赖喇嘛坐床，亦赏班禅额尔德尼物品，况且前世第穆呼图克图即同当今济咙呼图克图为达赖喇嘛办事，亦赏第穆呼图克图以物。奴才等谨将原敕及部送赏物汉文清单恭呈御览，伏乞圣上明鉴。为此谨奏。

嘉庆十三年四月初十日奉朱批：已有旨。钦此。

附件　抄录八世达赖喇嘛坐床时赏物清单

乾隆二十七年，达赖喇嘛坐床。

赏达赖喇嘛：妆花大挂佛像一轴、哈达一个、银净水壶一件、玉靶碗一件（银托）、大银满达一个、铜珐琅八吉祥二份、洋磁轮一对、涅蓝玻璃五供一份，藏帽一顶，千佛衣一件，七衣一件，五衣一件、居一件、紧身一件、带子一条、袈裟一件、斗篷一件，（手巾束二个、珠十四颗）、黄缎面貂皮长褂一件、珊瑚朝珠一盘、银多穆一件、银执壶一件、银杯一件、鹅黄缎迎手靠背坐褥一份、鹅黄辫花大荷包一对、绣花小荷包四对、青玉如意一柄、甘黄玉偏方瓶一件、碧玉鱼龙花插一件、拉巴里幡一件、铜胎珐琅宝瓶一

对、铜珐琅掐丝花米碟一对、铜珐琅海灯一件、铜珐琅海棠式碟一对、铜珐琅盘一对、铜珐琅大小碗二对、铜珐琅大方盘一对、铜珐琅大樽一对、铜珐琅捧盒一对、铜珐琅多穆一对、铜珐琅掐丝观音瓶一对、亮白玻璃磨花大盘一对、涅黄玻璃橄榄瓶一对、涅黄玻璃香炉一件、涅黄玻璃碗一对、套红玻璃花瓶一对、兴岩石花瓶一对、妆蟒九匹(黄蟒三匹、金黄蟒二匹、红妆二匹、黄妆一匹、金黄妆一匹)、片金九匹(黄四匹、红五匹)、漳绒九匹(黄五匹、红四匹)、大缎九匹(黄四匹、金黄一匹、红三匹、杏黄一匹)、官用缎九匹(黄三匹、金黄二匹、杏黄三匹、红一匹)、彭缎九匹(黄三匹、金黄二匹、红三匹、杏黄一匹),各色哈达九个、大哈达九个、小哈达三十个、银一万两。

赏班禅额尔德尼:蟒缎二匹,闪缎一匹、片金一匹、鹅黄缎三匹、大红缎二匹、杏黄缎一匹、大哈达五个、小哈达十个。

赏第穆呼图克图:蟒缎一匹、妆缎一匹、闪缎一匹、鹅黄缎二匹、大红缎一匹、杏黄缎一匹、大哈达五个。

(一史馆藏军机处满文月折档)

注:①　朱批时间。

玉宁等为迎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可否黄缰鞍马请旨片

嘉庆十三年(1808年)四月初十日①

济咙呼图克图又询奴才等称:历世达赖喇嘛皆蒙施恩赏与黄轿、黄缰鞍马,故迎前世达赖喇嘛呼毕勒罕时,即备有黄轿、黄缰鞍马,如今可否仍前备办。等语。奴才等查照旧案,仅载赏与黄轿,未记赏与黄缰鞍马。奴才等未敢擅便,谨奏请旨,俟圣裁降旨,再饬济咙呼图克图备办。为此谨奏。

嘉庆十三年四月初十日奉朱批:已有旨。钦此。

(一史馆藏军机处满文月折档)

注:① 朱批时间。

特清额奏抵藏宣旨察看达赖喇嘛等情形折

嘉庆十三年(1808年)四月二十八日

奴才特清额跪奏,为奴才恭赍恩赏,驰抵西藏,敬宣谕旨,察看达赖喇嘛实在灵异,及阖藏僧番欢欣感戴情形,恭折具奏,仰祈睿鉴事。

窃奴才前后钦奉谕旨,饬令赴藏传旨颁赏,并察看情形,当于行抵成都,将料理起程赴藏日期,先行恭折奏闻在案。兹奴才克期于四月十九日上吉之日赴抵西藏。是日玉宁、文弼迎至蔡里郊外,跪请圣安。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率领济咙呼图克图等,齐集该处贡塘庙公所伺候,恭请圣安,听旨受赏。奴才先诣布达拉山上,在高宗纯皇帝圣容前敬谨叩祝毕,转回贡塘庙内。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率领济咙呼图克图、噶布伦,跪请圣安后,奴才即将谕旨详细明白宣示,并将恩赏之哈达、无量寿佛、铃杵、珍珠、记念碧霞玭念珠等件分别赏给。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济咙呼图克图等跪接,向东叩头谢恩,佥称:自五辈达赖喇嘛,受列圣大皇帝恩典,至优极渥。今因达赖喇嘛出世,灵异昭著,又蒙大皇帝格外施恩,免入本巴瓶签掣,并赏赐许多珍宝。至我等留心访求,乃系分内应办之事,亦蒙大皇帝赏给哈达、无量寿佛,不但我等实在感激无地,即阖藏僧俗番众,无不同感圣恩。我等惟有益加留心经典,仰报大皇帝振兴黄教之恩。并称:似此殊施,即当先派堪布喇嘛恭赍佛品,虔诚赴京呈进,叩谢天恩。维时玉宁、文弼同在经堂察看,伊等欢欣感激,实出至诚。奴才并细加试看,达赖喇嘛举止应对,端严大方,出于自然,

体貌亦甚福相,迥异寻常两周之人,随当大众令通事试问:自五辈达赖喇嘛差人赴盛京,在太宗文皇帝驾前递进丹书克之后,至今有多少年了?见伊掐指数算,答云:有一百七十年了。当下所在之人闻之,无不称奇,合掌念佛,实属天生灵慧,洵堪为全藏钦信。奴才即递送如意,并请其摄授,以昭诚敬而重观瞻。

是日奴才于午刻宣旨颁赏事毕,天降花雨。据该处僧俗口称:入春以来,并未得雨,农民盼望正殷,乃蒙大皇帝恩旨到来之日即沛甘霖,诚为佛天雨露同施。其欢感情状,喜形于色。并据玉宁、文弼告称:三月初三日恭宣以丹怎吹忠之子作为呼毕勒罕恩旨之际,晴日大雪缤纷一阵,大众皆称花雨。十五日落发之日辰刻,东南方有五色云一块,时许化成彩虹一条,由贡塘庙上直至布达拉山,亦系众目共睹。虽为会逢其适,然番众僧俗无不惊为瑞事。等语。是其种种灵验之处,固已不一而足,而每逢恩典,临期瑞应频仍,尤为人所共见。奴才连日访询舆论,皆蒙圣主赞述前谟,振兴黄教,感召天和所致。闻奏即降恩旨,谕令虔诚诵经奏闻高宗纯皇帝在天之灵,免其签掣,即命为达赖喇嘛,西方似得佛旨,无不倾心感颂,喜形于色。

至此次达赖喇嘛等专遣堪布进京叩谢天恩,既出至诚,奴才等商酌,自藏至成都,奴才特清额尽可照料,派委塘台官弁护送行走。俟抵成都,会同督臣勒保,拣派妥员伴送进京,以抒其诚。

再,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济咙呼图克图尚有送给奴才藏佛、藏香、氆氇、毡片、珊瑚、念珠、貂褂等物,并银共一千五百两,以敬天使。奴才仰体皇上宏开疆寓〔宇〕之意,将貂褂、银两立辞还给,只收藏佛各物。奴才亦备有各色妆锦、绸缎等物,分别送给,答其诚意。

兹奴才于二十八日拜折后,恭诣高宗纯皇帝圣容前敬谨叩拜,即日由藏起程,遵旨回任。其班禅额尔德尼回赴后藏日期,

并应办一切事宜,玉宁、文弼等另折具奏,自邀睿鉴。所有奴才传示先后钦奉谕旨,颁给恩赏,及阖藏欢忭感激,并察看情形,奴才起程日期,理合专折奏闻,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嘉庆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奉朱批:欣慰览之。钦此。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玉宁等奏为达赖喇嘛呼毕勒罕择定师傅折

嘉庆十三年(1808年)五月二十六日[①]

奴才玉宁、文弼谨奏,为择定达赖喇嘛呼毕勒罕之师傅,谨具折奏闻事。

顷据济咙呼图克图呈文奴才等称:看得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天赋聪慧,迥异于常人,兹尚未教之以经咒,彼即偶或随口朗读,亦未曾教唐古特文,其三十字首彼亦认识,倘现即派贤师诱导,料其及至成年,必定精通经法,尽可张扬大圣皇帝兴衍黄教无量之恩。兹查得嘉勒萨来呼图克图嘎勒桑图布丹吉克默特嘉措,本年六十六岁,人品忠厚,熟通经法,先前曾为七世达赖喇嘛、前世班禅额尔德尼教习经典,现在藏地大小呼图克图等均属其徒,若以彼为达赖喇嘛之师,实有裨益。惟其年岁较大,精力不足,在所难免。第穆呼图克图罗布藏扎木扬巴勒卓尔端朱布嘉措,现年三十一岁,人尚谨慎,熟悉经法,为唐古特黄黑人等所敬戴,倘令第穆呼图克图协助嘉勒萨来呼图克图教习达赖喇嘛以经典,似益加有利。请大臣等转奏大圣皇帝。等因具呈。

奴才查得嘉勒萨来呼图克图、第穆呼图克图,人皆持重,精通经法,凡呼图克图、喇嘛、唐古特黄黑人等皆极尊崇,若以彼等为达赖喇嘛呼毕勒罕之师,确实极有裨益。相应请照济咙呼图克图所请,命嘉勒萨来呼图克图为达赖喇嘛呼毕勒罕正师傅,命

第穆呼图克图为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副师傅，为此谨具奏闻。

嘉庆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奉朱批：著照所请。钦此。

（一史馆藏军机处满文月折档）

注：①　朱批时间。

玉宁等奏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坐床谢恩堪布拟经成都进京折

嘉庆十三年（1808年）五月二十六日[①]

奴才玉宁、文弼谨奏，为奏闻事。

适据济咙呼图克图呈文奴才等称：查得历世达赖喇嘛坐床后，均派巴雅尔堪布恭请圣安，递丹书克叩谢天恩，现卑等拟于本年九月二十二日请达赖喇嘛呼毕勒罕至布达拉坐床，请大臣等奏请大圣皇帝之恩，若蒙大圣皇帝恩准，俟呼毕勒罕坐床，亦应照例遣派巴雅尔堪布恭请大圣皇帝万安，递丹书克叩谢天恩。惟时值塞外大雪，水草枯萎，道路阻隔，难以逆料，倘与来年年班堪布一同遣往，则耽搁时日过久。查得先前派巴雅尔堪布，曾经成都而行，此次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坐床后所派巴雅尔堪布，可否亦经成都而行。等因具呈。奴才等查得，先前达赖喇嘛所派巴雅尔堪布多次经由成都，现济咙呼图克图请准此次所遣巴雅尔堪布由成都派往，尚属可行。故奴才等谨具折奏闻，若蒙皇上准其所请，奴才等再咨行四川总督，照例办理。为此谨奏。

嘉庆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奉朱批：著照所请办理。钦此。

（一史馆藏军机处满文月折档）

注：①　朱批时间。

玉宁等转奏达赖喇嘛呼毕勒罕谢赏黄轿折

嘉庆十三年(1808年)七月初一日①

奴才玉宁、文弼谨奏,为叩谢天恩,代为奏闻事。

顷奉圣上恩赏达赖喇嘛呼毕勒罕黄轿慈旨,奴才等恭宣达赖喇嘛呼毕勒罕,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合掌跪聆,极为欣悦,当即望阙行九叩礼,告称:大圣皇帝之恩,小僧感激不尽,敬备谢恩哈达一方、佛一尊,请大臣等转奏。等语。谨将达赖喇嘛呼毕勒罕所献哈达、佛尊之匣复行加封,恭呈御览。为此谨奏。

嘉庆十三年七月初一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一史馆藏军机处满文月折档)

注:①　朱批时间。

玉宁等转奏达赖喇嘛为恭奉圣旨择定师傅谢恩折

嘉庆十三年(1808年)七月十二日①

奴才玉宁、文弼谨奏,为叩谢天恩,代为奏闻事。

奴才等恭奉圣主加恩以嘉勒萨来呼图克图为达赖喇嘛正师傅,赏诺门罕名号,第穆呼图克图为达赖喇嘛副师傅之慈旨,即传谕达赖喇嘛、嘉勒萨来呼图克图、第穆呼图克图。达赖喇嘛率嘉勒萨来呼图克图、第穆呼图克图,望阙叩谢天恩,合掌跪称:大圣皇帝之恩,委实感激不尽,别无奏言,惟有专心研习经典,以仰副大圣皇帝振兴黄教之至意,敬献哈达一方、佛一尊,请大臣等代为转奏。等语。谨将达赖喇嘛、嘉勒萨来呼图克图、第穆呼图克图所献佛尊贴签加封,恭呈御览,伏乞圣鉴。谨奏。

嘉庆十三年七月十二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一史馆藏军机处文月折档)

注:①　朱批时间。

谕七世班禅教导达赖喇嘛呼毕勒罕佛法

嘉庆十三年(1808年)八月十三日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谕班禅额尔德尼。适才据喇嘛尔、济隆呼图克图等共同奏请:丹增吹钟之子自降生以来,多有吉祥佳兆,可作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等情。朕特逾格施恩照尔等所请将丹增吹钟之子免予掣签,即定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矣。故此喇嘛尔进奏表叩恩,恭献佛尊哈达等礼物,并奏请朕安。朕览之,甚为嘉悦。此前已派遣喀喇沁亲王衔杜楞郡王曼珠巴扎尔前往藏地,于今年九月二十二日看视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坐床。惟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甚年少,仍须喇嘛尔护佑指教,喇嘛尔仰副朕兴扶佛教之至意,经常指导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勤习经艺,以期照前世达赖喇嘛弘扬黄教,永沐朕恩。勉之勿怠。今使者堪布返回,特问候喇嘛尔好,随敕赏尔蓝宝石佛珠一串,漆碗四只、妆缎一匹、大八丝缎一匹、小八丝缎一匹、小五丝缎一匹、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对,交付使者堪布炊诚朋楚克携回。至时祗领。特谕。

(西藏档案馆藏)

给九世达赖的敕谕

嘉庆十四年(1809年)七月十一日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谕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朕抚驭天下,惟期率土之民,各安

生业，推兴政教。适才喇嘛尔为坐床事特遣巴雅尔堪布成勒仁钦叩恩，敬献丹书克，恭进奏表，朕均欣阅。惟喇嘛尔年少，此间须用心学习经咒，务兴旧道，致力佛法，弘扬黄教，造福众生，以期仰副朕尊崇黄教之至意，勿得怠惰。随敕赏赐喇嘛尔镀金六十两重银茶桶一个、银瓶一个、酥油灯一盏、各色绸缎三十匹、大哈达五条、小哈达四十条、五色哈达十条，一并交付尔使巴雅尔堪布成勒仁钦携回。特谕。

嘉庆十四年七月十一日

（西藏档案馆藏）

十世达赖喇嘛

谕令九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依制掣签认定

嘉庆二十四年(1819 年)三月戊申

谕军机大臣等："玉麟等奏，藏中僧俗人等求定达赖喇嘛呼毕勒罕[①]一摺，甚属非是。从前各处呈报呼毕勒罕出世，每多附会，争端渐起，弊窦丛生。皇考高宗纯皇帝洞烛其情，设金奔巴瓶缄名掣定之制，睿谟深远，自当万世遵行。今里塘所报幼孩，其所述灵异，何足征信？若遽听其言，与从前指定一人者何异？玉麟等不严行驳饬，实为错误，著传旨申饬。此次里塘幼孩，即作为入瓶签掣之一。俟续有报者，再得其二，方可将三人之名，一同缄封入瓶，照定制对众讽经，掣签。著将此旨明白传谕第穆呼图克图，毋许再渎。若来京求请，即查拿治罪。将此传谕知之。"

（《清仁宗实录》卷三五五）

注：① 嘉庆二十年(1815年)九世达赖喇嘛圆寂，第穆呼图克图等再次将一"灵异幼孩"报请免予掣签，认定呼毕勒罕。嘉庆帝严词申斥，坚持仍用金瓶掣签办法选定。

玉麟等遵旨传谕班禅等再寻灵童两名一同入瓶签掣达赖转世灵童折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五月十八日

奴才玉麟、珂实克跪奏，为钦遵谕旨传谕班禅额尔德尼等遵照缘由，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嘉庆二十四年三月十六日奉上谕：玉麟等奏，藏中僧俗人等求定达赖喇嘛呼毕勒罕一折，甚属非是。从前自达赖喇嘛以及各呼图克图圆寂后，各处呈报呼毕勒罕出世每多附会，后争端渐起，弊窦丛生，皇考高宗纯皇帝洞烛其情，特设金本巴瓶缄名掣定之制，睿谟深远，自当万世遵行。前九辈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出世时，据玉宁等奏称，早悟前生，诸多征验，实系第五辈达赖喇嘛复出，朕俯允所请，免其入瓶掣定，乃甫及七八年旋即圆寂。如果所称征验俱属确实，自应长久住世，宣扬黄教，何以不能永年？可见前此玉宁等所奏多有不实，朕一时轻信，至今犹以为悔。今里塘所报幼孩，其所述灵异，只出该处僧俗人等之口，何足征信。若遽听其言，定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此与从前指定一人者何异？该喇嘛狃以为常，将从前皇考圣断设瓶签掣之例岂不日久渐废。倘各处所报呼毕勒罕亦俱援此为例，又将何以应之。此事殊有关系，玉麟等于第穆呼图克图率众呈请时不严行驳饬，辄代为陈奏办理，实为错误。玉麟、珂实克均著传旨申饬。此次里塘所报幼孩亦不必驳退，即作为入瓶签掣之一。仍饬该呼图克图等再行上紧寻访，俟其有具

报者,总须再得其二,方可将三人之名一同缄封入瓶,遵照定制,对众讽经。彼时玉麟、珂实克二人,一人封名,一人掣签,不令该喇嘛等经手。其掣出者方系达赖喇嘛真呼毕勒罕,必能住世长久,为众信奉。著将此旨明白传谕第穆呼图克图,毋许再行渎请。若伊等无知,竟有欲求来京求情之事,即严行饬禁。倘不行禀明,私自前来,即著查拿治罪。所有此次济咙呼图克图呈递谢恩古佛、哈达俱已赏收。其第穆呼图克图所递奏书、古佛、哈达俱著发还。俟将来掣定时,再准其呈递。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奴才等跪读之下,仰见我皇上洞悉积弊,训示周详。前因达赖喇嘛呼毕勒罕一事,仅有里塘所报幼子一名,与签掣之例不符,奴才等虽曾驳过数次,乃因合藏僧俗公同呈请,辄即据情陈奏,实属错误。仰蒙皇上天恩,不加严谴,谨止传旨申饬,奴才等不胜钦服悚感之至。当即遵旨传谕班禅额尔德尼、代办商上事务萨玛第巴克什之呼毕勒罕等一体遵照,并令严禁无知僧俗,如有欲赴京求情之人,即行查拿治罪去后。

嗣据班禅额尔德尼、代办商上事务萨玛第巴克什之呼毕勒罕等先后复称,愚番不知体制,前因达赖喇嘛虚位已久,合藏僧俗盼望殷切,求将里塘幼子定为呼毕勒罕,再三吁恳具奏,实属冒昧。今蒙圣训,我等自知糊涂,实在愧感无地,惟有敬谨遵奉,饬令前后藏僧俗以及各处营官等上紧查访,俟查寻得灵敏幼子二名,另行呈报二位大人办理。等语。

查班禅额尔德尼等皆受恩深重之人,经奴才等传旨明白指示,均极感畏,自不敢复行渎请,亦必能约束众僧,不至有违例妄求之事。惟俟将来再访得灵异幼子二名,由奴才等查明奏闻,并里塘所报幼子三人之名,一同缄封入瓶签掣,以符定制。

所有钦遵谕旨,传谕班禅额尔德尼等遵照缘由,理合恭折具

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嘉庆二十四年六月十九日奉朱批：圣谕必应永远遵守，不可更张，又滋流弊。钦此。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文干等奏拟确验签掣达赖喇嘛呼毕勒罕折

道光元年（1821年）七月二十九日

奴才文干、灵海跪奏，为据报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出世已有三人，并拟确验签掣各缘由，恭折奏祈圣鉴事。

伏查嘉庆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钦奉上谕：玉麟等奏，藏中僧俗人等求定达赖喇嘛呼毕勒罕一折，甚属非是。从前自达赖喇嘛以及各呼图克图圆寂后，各处呈报呼毕勒罕出世，每多附会，后争端渐起，弊窦丛生，皇考高宗纯皇帝洞烛其情，特设金本巴瓶缄名掣定之制，睿谟深远，自当万世遵行。前九辈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出世时，据奏早悟前生，诸多征验，实系第五辈达赖喇嘛复出，朕俯允所请，免其入瓶掣定，乃甫及七八年旋即圆寂。如果所称征验俱属确实，自应长久住世，宣扬黄教，何以不能永年？可见前此（玉宁等）所奏多有不实，朕一时轻信，至今犹以为悔。今里塘所报幼孩，其所述灵异，只出该处僧俗人等之口，何足征信。若遽听其言，定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此与从前指定一人者何异？该喇嘛等狃以为常，将从前皇考圣断设瓶签掣之例岂不日久渐废。倘各处所报呼毕勒罕亦俱援此为例，又将何以应之。此事殊有关系，玉麟等于第穆呼图克图率众呈请时不严行驳饬，辄代为陈奏办理，实属错误。此次里塘所报幼孩亦不必驳退，即作为入瓶签掣之一。仍饬该呼图克图等再行上紧寻访，俟续有具报者，总须再得其二，方可将三人之名一同缄封入

瓶，遵照定制，对众讽经。彼时玉麟、珂实克二人，一人封名，一人掣签，不令该喇嘛等经手。其掣出者方系达赖喇嘛真呼毕勒罕，必能住世久长，为众信奉。著将此旨明白传谕第穆呼图克图，毋许再行渎请。第穆呼图克图所递奏书、古佛、哈达，俱著发还，俟将来掣定时，再准其呈递。将此谕令知之。钦此。

当经前驻藏大臣奴才玉麟等恭录谕旨，传谕接办商上事务之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钦遵办理去后。

兹据咨称：九辈达赖喇嘛圆寂已久，各蒙古部落及阖藏僧俗人等，盼望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早为出世，得所皈依。前巴雅尔堪布、年班堪布等差竣自京回藏，叠蒙颁赏敕谕，令将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早为寻获。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钦遵谕旨，屡次通饬前后藏及附藏各处地方一体留心查访，如有灵异幼孩，即行据实具报，毋许隐匿，亦不准捏饰，并拣派妥实细心之喇嘛，分起前赴各处，认真访查。迄今达赖喇嘛虚位已经六年，除里塘前报灵异幼孩一名外，各地方未据续报。惟察木多所属萨冈地方番民策忍敦柱之妇四郎扁宗，于嘉庆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八日生有一子；又搭堡阿汤柰补地方番民册旺敦住之妇央金竹玛，于嘉庆二十三年三月初五日生有一子，均有吉祥佳兆，形貌聪慧，心性灵敏，俱经差查确实，并无虚捏情事。至里塘从前所报幼孩灵异之迹，亦经密差妥人前往，复加访查属实。以上共计幼孩三名，应请奏明照例入瓶签掣一名，作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惟达赖喇嘛掌管西方黄教，将来掣定时，仰受大皇帝恩典最重，非寻常呼图克图可比。今所报幼孩三名灵异情形，虽经据报专差密查并无捏饰，但未经面试，不足以昭慎重。应请传令各幼孩亲丁、师傅等，携带幼孩来藏验实，再为入瓶签掣。商之班禅额尔德尼及大小呼图克图等，意见相同。为此咨请酌办。等情。

奴才等查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咨报，续经访获萨冈等

处灵敏幼孩二名,连从前所报里塘地方幼孩一名,已足三名之数,与入瓶签掣之例相符。惟达赖喇嘛系黄教中最大之喇嘛,为各蒙古及阖藏僧俗所信奉,我国家振兴黄教,寓有深意,关系甚重。据报幼孩等一切灵异,是否确实,能否仰承恩眷掌管黄教之处,未经面试,似不足以昭慎重。且一经掣定奏准之后,即系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彼时派人前往迎接照料,沿途支应一切倍常繁费,奴才等拟照所请,一面恭折奏闻,一面将里塘等处幼孩三名,令其亲丁、师傅等携至前藏,由奴才等会同噶勒丹锡吗图萨玛第巴克什等确加试验,如果均有灵敏之性,再行照例写签入瓶,令噶勒丹锡吗图萨玛第巴克什等对众讽经,奴才等一人封名,一人掣签,不令该喇嘛等经手。掣定后,再将掣出何人恭折奏闻,作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如所报幼孩三名内,或有言过其实、毫无灵异之处,即毋庸入瓶掣签,仍令上紧访查,俟有实在灵异幼孩数足三名,再行办理。奴才等愚昧之见,是否有当,理合恭折具奏。并将译出噶勒丹锡吗图萨玛第巴克什原咨内所报幼孩三名灵异情形,摘缮清单,恭呈御鉴,伏乞皇上睿鉴训示遵行。谨奏。

朱批:另有旨。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军机大臣字寄文干等谕令著照所请照例签掣转世灵童

道光元年(1821年)九月初四日

军机大臣字寄驻藏大臣文、灵,道光元年九月初四日奉上谕:文干等奏,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拟确验签掣一折。达赖喇嘛掌管西方黄教,其呼毕勒罕出世,自必有灵异可征。前据玉麟等奏,里塘幼孩有灵异之迹,今察木多所属复出有幼孩二人,均有

吉祥佳兆,前后共得三人,已符入瓶签掣之例,但系各该处具报之词,或恐言过其实。著照文干等所奏,将幼孩三名令其亲丁、师傅等携至前藏,文干等会同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等确加试验,如均有灵敏之性,即照例写签入瓶,对众讽经掣定,核实奏闻。若试验未确,仍令另行访查,俟灵异幼孩数足三人,再行照例办理可也。将此谕令知之。钦此。

遵旨寄信前来。

(一史馆藏军机处上谕档)

为九世达赖转世灵童尚未掣定暂需摄政事给阿旺强白楚臣的敕谕

道光二年(1822年)二月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谕噶尔丹锡勒图萨玛第巴克什之呼毕勒罕阿旺强白楚臣。为弘扬西地黄教、俾众生安居乐业事，达赖喇嘛钦遵朕旨，始终效力。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呼毕勒罕尚未（掣）出时，前曾降谕著噶尔丹锡勒图萨玛第巴克什之呼毕勒罕阿旺强白楚臣为首办理卫藏所有事务。萨玛第巴克什尔接朕旨以来，弘扬黄教，教导众喇嘛，凡事均如达赖喇嘛在时一样，清楚办理，殊堪嘉奖。今萨玛第巴克什尔特遣使堪布贡嘎强巴等，敬献丹书克，乘便恭请朕安，进献礼物，忠诚进表，朕均鉴察之。仰蒙皇天恩佑，朕体甚安康。噶尔丹锡勒图萨玛第巴克什尔亲尊佛法，导引众生，按照达赖喇嘛所传，勤习经艺，善哉。萨玛第巴克什尔惟仰副朕崇奉黄教、普度众生之至意，训导全藏众堪布喇嘛，勤习经典，宣扬佛教，为众生安居乐业而祈祷；又为盼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尽快出（世），率藏地众寺喇嘛等，勤

奋诵经，勿得怠惰。今尔使返回，乘便问候尔好，随敕赏赐三十两重银茶桶一个、各色大缎十二匹、大小哈达各七条携往，至时祇领。特谕。

道光二年二月初八日

（西藏档案馆藏）

文干等奏遵旨照例签掣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及阖藏僧俗感激情形折

道光二年(1822年)二月二十五日

奴才文干、灵海跪奏，为遵旨确验各处呈报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照例掣定，并阖藏僧俗感激悦服情形，据实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于道光元年十月初八日钦奉上谕：文干等奏，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拟确验签掣一折。达赖喇嘛掌管西方黄教，其呼毕勒罕出世，自必有灵异可征。前据玉麟等奏，里塘幼孩有灵异之迹，今察木多所属复出有幼孩二人，均有吉祥佳兆，前后共得三人，已符入瓶签掣之例，但系各该处具报之词，或恐言过其实。著照文干等所奏，将幼孩三人，令其亲丁、师傅等携至前藏，文干等会同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等确加试验，如均有灵敏之性，即照例写签入瓶，对众讽经掣定，据实奏闻。若试验未确，仍令另行访查，俟灵异幼孩数足三人，再行照例办理可也。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钦遵。恭录行知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在案。

兹准咨报，差接幼孩陆续到齐，均安置在前藏迤西业党地方德渥坚寺内居住，诹吉二月十二日前往试验，适班禅额尔德尼亦于是日行抵该处，奴才等当即亲赴德渥坚寺，令人将幼孩分次抱至经堂，同班禅额尔德尼、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及各呼图

克图、堪布、噶布伦等逐加试验。里塘与察木多所属萨冈地方呈报幼孩二人,年俱七岁,相貌端正,举止大方,念诵经典,声音清亮。班禅额尔德尼等以前辈达赖喇嘛所供佛尊、所用器物,杂以相似者令其辨择,该幼孩等均能识认无讹。又,察木多塔堡汤奈补地方所报之幼孩,现年五岁,眉目聪慧,面貌清秀。班禅额尔德尼问:相识否?答云:认得是班禅。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问:相识否亦即答云:你是诺们罕。奴才等复令通事传语询试,幼孩等亦俱应对清楚,与寻常幼稚迥不相同。维时僧俗聚观,咸称灵异。随据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咨称,会同试验幼孩三人,均有灵敏之性,共见共闻,无论签掣何人,俱堪主持黄教,应请钦遵谕旨,照例办理。查二月十四日为释迦佛传教之辰,甚属吉祥,应请是日入瓶签掣,并将幼孩三人小名及其父名一并开送前来。奴才等照咨复准。

先是布达拉山上及各寺呼图克图、众喇嘛等念经七日,届期班禅额尔德尼、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等复率领众喇嘛,在高宗纯皇帝圣容前念诵经典,虔心默祷。奴才等是日恭诣布达拉,谨将钦颁金本巴瓶供奉黄案,焚香九叩,照例将幼孩等之小名及其父名用清字、唐古特字写签。奴才灵海俟班禅额尔德尼等对众讽经一遍,敬将名签贮入本巴瓶中,签小瓶深,极为严密。复俟班禅额尔德尼等对众讽经一遍。奴才文干谨于圣容前恪恭行礼跪地,向案上瓶内敬掣一签,与大众同观,签写里塘民罗布藏捻札所生之子小名噶勒桑坚参。其余二签亦眼同大众取出。看毕,班禅额尔德尼、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及大小呼图克图、众喇嘛、噶布伦等,诚欢诚忭。佥称:仰蒙大皇帝振兴黄教,遵照高宗纯皇帝定制,签掣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今掣得名签,必是达赖喇嘛真正呼毕勒罕出世,黄教得有主持,众心悦服,小僧等实在钦感不尽,惟祈速为具奏,以仰副大皇帝望切达赖喇嘛

呼毕勒罕早为出世之至意。班禅额尔德尼、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率同大小呼图克图、众喇嘛并噶布伦等，向上敬谨行九叩礼，恭谢天恩。奴才等悉心体察，不惟班禅额尔德尼等钦感皆出于至诚，即阖藏僧俗亦无不举手加额，同深庆幸。

所有奴才等钦遵谕旨，确验幼孩灵敏，照例签掣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并众心感激悦服情形，理合恭折据实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文干等奏拟定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坐床日期请旨遵办折

道光二年（1822年）二月二十五日

奴才文干、灵海跪奏，为拟定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坐床吉期，请旨遵办事。

窃奴才等准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咨称：达赖喇嘛为唐古特僧俗、蒙古各部落及附边番夷素所崇信，年来盼望呼毕勒罕出世，众意甚殷。今经恪遵谕旨签掣得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群情悦服，诸事吉祥，应请及早坐床，阐扬黄教。溯查九辈达赖喇嘛坐床时年甫四岁，此次掣定之呼毕勒罕年已七岁，则坐床尤不可迟。兹班禅额尔德尼会同选择，八月初八日接达赖喇嘛呼毕勒罕至布达拉坐床最为上吉。等情。咨请代奏前来。

奴才等查嘉庆十三年二月九辈达赖喇嘛出世，系九月间坐床，维时年甫四岁。此次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年已七岁，灵敏异常，可否即准坐床，以纾唐古特僧俗人等皈依之诚悃，出自圣主天恩。再查上届（掣）定呼毕勒罕时，曾钦派成都将军特清额颁

赏来藏，班禅额尔德尼及办理商上事务济咙呼图克图均沾恩赐。迨坐床时又赏银物，交照料达赖喇嘛坐床之王、大臣等顺赍来藏。此次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系照例写签入瓶掣定，如亦仰蒙天恩赏赉，或俟照料坐床之王、大臣并赍来藏，分别颁赐，以归简易之处，恭候圣裁。

谨将上届办理达赖喇嘛坐床事宜节次钦奉谕旨及颁赏银物数目清单，恭录咨送军机处备查外，所有拟定达赖喇嘛坐床吉期，理合据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朱批：另有旨。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文干等奏达赖喇嘛呼毕勒罕披剃定名及择吉受小戒等情折

道光二年(1822年)二月二十五日

奴才文干、灵海跪奏，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照依佛法披剃、拟定法名并择吉持受小戒，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接准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咨称：达赖喇嘛呼毕勒罕，现经钦遵谕旨，写签入瓶掣定，众心悦服，应请循照向例，即由班禅额尔德尼披剃、命名，以符体制。兹于二月十八日，小僧与呼图克图等同班禅额尔德尼前赴德渥坚寺，先行告知达赖喇嘛呼毕勒罕，东北向设案焚香，敬行三跪九叩礼，恭谢天恩后，班禅额尔德尼依法与之披剃，拟定法名为阿旺罗布藏江木巴勒丹增楚称嘉穆磋。是日天气晴和，礼仪整肃，诸事吉祥，此皆仰赖大皇帝振兴黄教、鸿慈庇佑所致，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及小僧等实在感激不尽。再，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年已七岁，应受小戒。三月十四日最为上吉，届期由班禅额尔德尼敬谨办理。至

坐床吉期,尚须数月,应否令班禅额尔德尼在此敬候照料,咨请酌示前来。

奴才等溯查历届达赖喇嘛出世坐床,班禅额尔德尼并未赴前藏照料。惟乾隆二十七年八辈达赖喇嘛坐床,钦奉特旨,令班禅额尔德尼赴前藏照料。嘉庆十三年九辈达赖喇嘛出世,班禅额尔德尼办理披剃一切事竣,遵旨回后藏,未候坐床。此次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坐床为期尚远,应否毋庸班禅额尔德尼在此久住,即回后藏之处,恭俟命下,遵奉施行。

所有达赖喇嘛呼毕勒罕披剃、定名及受小戒吉期,理合据咨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另有旨。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谕令文干等看视十世达赖坐床

道光二年(1822年)三月乙亥

又谕:"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于八月初八日坐床。届期即派文干会同成都副都统苏冲阿及章嘉呼图克图看视。章嘉呼图克图由京驰往,著由广储司赏银三百两制办行装。所有颁赏达赖喇嘛等之敕书、例赏等件,著理藩院拣派司员二人,一同照料,驰驿赍往分赏。"

(《清宣宗实录》卷三一)

内阁奉上谕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坐床赏银一万两

道光二年(1822年)三月三十日

道光二年三月三十日内阁奉上谕:达赖喇嘛呼毕勒罕于本

年八月初八日坐床。所有颁给敕书赏赉等件，著理藩院拣派司员二人，驰驿赍往。其沿途经过直隶、山西、陕西、四川等处地方，著各该督抚派委道、府、副、参大员妥为护送。并著蒋攸铦于司库提银一万两，俟该司员等到省时，交给带往，一并赏给达赖喇嘛。至打箭炉以西，著该督知会前途，照例预备马匹，勿致迟误。钦此。

（一史馆藏军机处上谕档）

七世班禅为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受戒圆满事奏疏

藏历水马年(1822年)三月①

神人之主宰文殊大皇帝赤金莲轮座御前，小僧班禅额尔德尼罗桑白典丹巴尼玛却烈朗杰面向圣主合十跪奏：

现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已达受沙弥戒之年，业经驻藏大臣呈奏在案。小僧着堪布于三月十三良辰，在德渥坚寺热瓦堆佛殿佛祖像前诵念律藏，后为达赖喇嘛呼毕勒罕授戒圆满。此乃系仰蒙世间所有生灵之顶宝天神文殊大皇帝之慈悲恩德而获，对此定予铭记。小僧现呈献上缘起谢恩洁白哈达、扎西铜无量寿佛与文殊菩萨如意法轮白度母佛像各一、着衣里穷玛能仁佛像、着衣噶当铜至尊四手观音像各一、珊瑚串珠等物，祈请御览。伏乞对黄教、小僧及寺庙僧众俗人照旧施予悲怜护佑，圣鉴圣鉴。附献奏书扎西哈达。

于吉日谨呈

（一史馆藏军机处藏文奏表）

注：① 日期为编译者考定。

阿旺强白楚臣为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受小戒事代谢奏疏

藏历水马年(1822年)三月①

普天众生之主文殊大皇帝赤金莲座御前,小僧掌理西藏事务之摄政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呼图克图阿旺强白楚臣嘉措敬叩跪奏:

世主大皇帝悲怜天下释教众生,对持金刚达赖喇嘛为首之西天释教徒及所有生灵尤为爱怜,常施无量恩泽。近遵谕旨,考查认定达赖喇嘛呼毕勒罕无误,现年七岁,照例已到受戒之龄,业经驻藏大臣转奏在案。定于汉历三月十三日,在德渥坚寺佛祖释迦牟尼像、法王宗喀巴等具加持像前,达赖喇嘛呼毕勒罕接受堪钦塔巴班禅额尔德尼剃发,受沙弥戒律。是日天气晴和,各项仪式准备充分,庆祝圆满,此均仰赖皇恩之所致。小僧等对此鸿恩,难酬万一,惟有钦遵谕旨,由达赖喇嘛之主经师班禅额尔德尼等予以灌顶,讲习佛法。一切事务均照历辈达赖喇嘛之例奏报。小僧等对达赖喇嘛呼毕勒罕谨慎侍奉,勉励其习修经典,谨遵圣谕,弘扬释教之精髓黄教。为报大皇帝之恩,率僧众虔诚诵经,祝祷皇上万寿。卑特代达赖喇嘛呼毕勒罕阿旺罗桑强白丹增楚臣嘉措上奏。为谢皇恩,已遣使进呈吉祥哈达、带鎏金镶玉佛龛之印度响铜至尊观音佛像、着衣印度响铜能仁佛各一尊、玉饰银莲座金轮、艾瓢珊瑚饰珠串等物。还有吉祥哈达、座四周雕有各种花果之无量寿佛、珊瑚念珠、琥珀念珠各一、粗藏香六十束、细藏香四十束、细氆氇五十匹等物,待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坐床时,再遣堪布进献。小僧托拜谒敬呈叩谢天恩礼物,有吉祥哈达、着衣响铜无量寿佛及缨绳串之珊瑚念珠等物。面向东方

焚香，再三跪叩进献，仰祈文殊圣览。

持金刚达赖喇嘛佛为首之西天所有释教众生，惟仰赖皇恩，伏乞勿弃，常赐圣训。仰祈圣鉴，圣鉴，圣鉴。顺呈祈祷扎西哈达等物。

小僧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
呼图克图阿旺强白楚臣嘉措谨奏
（一史馆藏军机处藏文奏表）

注：① 日期为编译者考定。

关于十世达赖坐床事颁给班禅等的谕旨

道光二年（1822年）闰三月己卯

诏谕班禅额尔德尼："前因达赖喇嘛未出呼毕勒罕，降旨命尔加意访寻。兹据驻藏大臣等奏班禅额尔德尼访得察木多等处幼孩三人。此内里塘之七岁幼孩名噶勒桑建灿者，容貌端重，举止大方，能识前代达赖喇嘛供用佛尊什物，尔甚尊服，诚心念经祷祝，会同驻藏大臣，在布达拉庙内，供奉高宗纯皇帝圣容前行礼毕，由金奔巴瓶内，将伊名掣出等语。此事甚属吉祥，朕深欣悦。降旨将噶勒桑建灿，作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今尔奏请于八月初八日令噶勒桑建灿在布达拉庙内坐床，所办甚是。特派驻藏大臣文干、成都副都统苏冲阿、章嘉呼图克图等颁给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诏书及赏赐物件外，尔能仰体朕意，将呼毕勒罕寻得，可嘉之至。今特问尔好。颁给诏书，并赐蟒缎二端、闪缎一端、片金缎一端、八丝缎六端、大哈达五方、小哈达十方，到时祇领。特谕。"

又谕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之呼毕勒罕阿旺扎木巴勒粗勒齐木："自尔办理西藏事务以来，推衍黄教，训导喇嘛等事，均

能代达赖喇嘛妥协办理，并率藏内各寺僧众等虔诵经卷，诚心祷祝，将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寻得，朕甚嘉悦。今虽有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但年岁尚小，尔萨玛第巴克什，务须仰体朕推广黄教、子视群生之意，加意照管呼毕勒罕，令其勤习经卷并训导阖藏堪布等熟习经卷毋怠。兹特问尔好。颁给诏书并赐蟒缎一端、妆缎一端、闪缎一端、八丝缎四端、大哈达五方，到时祗领。特谕。”

又谕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朕抚驭天下，惟期万方各安生业，振兴道学。昨据驻藏大臣等奏称，自呼毕勒罕降生后，藏内屡著吉祥。且尔容貌端方，举止沉重，经卷熟练，并能辨认前代达赖喇嘛供过佛尊、用过物件，故普藏僧俗皆倾心悦服。择于二月十二日释迦牟尼佛传教吉期，在布达拉等庙令呼图克图等念经七日，并在班禅额尔德尼前念经祷祝后，诣高宗纯皇帝圣容前行礼毕，由金奔巴瓶内将尔名掣出。览奏实深欣悦，降旨将尔作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并派驻藏大臣文干、成都副都统苏冲阿、章嘉呼图克图等于本年八月初八日在布达拉庙内，公同监视尔坐床。所有赏尔各色物件，派理藩院司员带往。到时祗领。尔正聪明长进之时，理应感戴朕恩，勤习经卷，阐兴黄教，俾僧俗人等均安居乐业，毋怠。特谕。”

（《清宣宗实录》卷三二）

道光二年(1822年)六月甲辰

又谕：“文干等奏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坐床时，可否照前赏用黄轿、黄韁、黄鞍坐请旨一摺。前世达赖喇嘛俱经赏用黄轿、黄韁、黄鞍坐，著加恩现在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仍准赏用。”

又谕：“文干等奏：‘赏给前世达赖喇嘛金印，今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坐床后，可否仍用之处请旨’等语。赏给前世达赖喇嘛之金印，该呼毕勒罕坐床时既经捧用，坐床后著加恩于谢恩摺

内，仍前钤用。”

（同上，卷三七）

文干等为报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已受小戒代七世班禅等奏事折

道光二年(1822年)闰三月初二日

奴才文干、保昌跪奏：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已受小戒，班禅额尔德尼等循例敬递佛匣，叩贺天喜，恭谢圣恩，据咨代为具奏事。

窃达赖喇嘛呼毕勒罕择定受持小戒吉期，并查照向例，应交班禅额尔德尼办理各缘由，前经恭折奏闻在案。兹准班禅额尔德尼、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咨称：三月十三日会同前赴德渥坚寺，在释迦佛前，由班禅额尔德尼照依佛法，敬谨与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传授小戒，诸事甚为吉祥。此皆仰赖大皇帝振兴黄教，鸿慈庇佑所致，达赖喇嘛呼毕勒罕与小僧等实在感激不尽。小僧班禅额尔德尼恭递奏书一份，谨具大吉祥哈达一方、琍玛释迦诸佛五尊、珊瑚珠一串。小僧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循例恭代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敬备大吉祥哈达一方、金龛供贮甲噶尔琍玛观音佛一尊、琍玛释迦佛一尊、镶嵌松石金轮一件、椰子缀珊瑚数珠一串。又小僧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恭备大吉祥哈达一方、甲噶尔长寿佛一尊、珊瑚珠一串。叩贺天喜，恭谢圣恩，咨请代为奏进，并声明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尚有应进大吉祥哈达一方、及菩提连枝佛座一份、琍玛无量寿佛九尊、珊瑚蜜蜡数珠各一串、大藏香细藏香百束、各色氆氇五十，可否仍照上届俟坐床后交巴雅尔堪布并赍赴京。等情前来。奴才等查九辈达赖喇嘛四岁时即已坐床，七

岁后受小戒，遵用金印，自行恭递奏书、贡物。此次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年已七岁，先受小戒，尚未坐床，不敢辄用金印，是以应递奏书、贡物，俱系由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代办其恭进贡品，与班禅额尔德尼等所递贡品，比较上届，亦属相符。理合妥贮粘签，代为奏进。

其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受持小戒，尚有例进贡物为数较多，拟于坐床后再交巴雅尔堪布赍京之处，敬俟命下遵行。为此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军机大臣字寄直隶总督等遵旨沿途护送章嘉呼图克图赴藏看视达赖喇嘛坐床

道光二年（1822年）闰三月十五日

军机大臣字寄直隶总督颜、山西巡抚邱、陕西巡抚朱、四川总督蒋，道光二年闰三月十五日奉上谕：前据文干等奏，达赖喇嘛呼毕勒罕于本年八月初八日坐床，当降旨派章嘉呼图克图由京驰往看视，业经赏银三百两制办行装。其敕书赏赉等件，理藩院拣派司员二人驰驿赍往，并令直隶、山西、陕西、四川各督抚派委道、府、副、参各大员，妥为护送。该章嘉呼图克图及理藩院司员，沿途行走，不得令其稍有骚扰。著颜检等严饬各该地方官不准例外供给，如该章嘉呼图克图及该司员等，敢于例外需索供应及沿途或有扰累之处，该督抚等即行据实参奏，无稍徇隐。将此谕令知之。钦此。

遵旨寄信前来。

（一史馆藏军机处上谕档）

苏冲阿关于遵旨赴藏照料达赖喇嘛坐床事宜奏折

道光二年(1822年)闰三月十九日

成都副都统奴才苏崇阿跪奏:为钦奉谕旨,先行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道光二年闰三月十五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三月三十日奉上谕,据文干等奏,照例掣定达赖喇嘛呼毕勒罕,拟定坐床日期,并请令班禅额尔德尼即回后藏各一折。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出世,现经文干等将呈报幼孩三人,对众签掣,已将里塘民罗布藏捻札之子噶勒桑坚参掣出,灵敏异常,其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无疑,俾黄教得有主持,众心悦服,吉事有祥。览奏实为欣悦。兹特颁赏该呼毕勒罕哈达一个、无量寿佛一尊、铃杵一份、珊瑚念珠一挂,发交文干颁赏给领。并颁赏班禅额尔德尼及阿旺占巴勒错勒奇木哈达各一个、无量寿佛各一尊,一同发交颁给。其达赖喇嘛于八月初八日坐床,届期即派文干会同成都副都统苏崇阿及章嘉呼图克图看视。章嘉呼图克图由京驰往,著由广储司赏银三百两制办行装。所有颁赏达赖喇嘛等之敕书、例赏等件,著理藩院拣派司员二人,一同照料,驰驿赍往分赏。至班禅额尔德尼已为该呼毕勒罕披剃、受戒,距达赖喇嘛坐床之期尚远,自应令其先回后藏,著即饬知遵行可也。将此谕知文干、保昌,并谕苏崇阿知之。钦此。钦遵。寄信前来。

伏念奴才苏崇阿庸愚世仆,知识浅陋,蒙恩赏派差使,惟当轻骑减从,诸凡谨慎,俟抵藏后,偕同文干,查照旧章,妥协办理,以仰副圣主委任之至意。奴才现将出口应用赏需等件照例购办,一俟章嘉呼图克图等行抵成都,奴才即会同起程前往。

除届时另行具奏外,所有奴才钦奉谕旨缘由,谨缮折附四川

总督蒋攸铦奏事之便,先行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文干等循例据咨具奏拣选达赖喇嘛呼毕勒罕正副经师折

道光二年(1822年)四月初九日

奴才文干、保昌跪奏,为慎拣(选)达赖喇嘛呼毕勒罕之师傅传习经典,据咨恭折具奏,仰折圣鉴事。

伏查上届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出世,系派正副师傅以资训迪。兹准班禅额尔德尼咨称: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年已七岁,业经披剃命名,持受小戒,聪明颖悟,迥异寻常,再得各师朝夕讲授,可期贯通经典,为黄教之正宗。谨于前后藏属呼图克图及上座喇嘛内详加拣选,惟有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经典最为深沉,品诣端方醇粹,在黄教中真可继宗喀巴衣钵,派充正师傅,于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实有裨益。又据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咨称:小僧仰蒙圣恩掌办商上事务,若派兼充师傅,必当竭力尽心,惟须一二人为之副,庶功课益臻周密。兹查有噶勒丹旧池巴阿旺念札,现年七十七岁,经典邃深,素为唐古特僧俗及蒙古人等所信奉;再荣增班第达之呼毕勒罕甲木巴勒依喜丹贝嘉木磋,人明白,年力精壮,经典甚好,均请作为副师傅。小僧办公得暇,谨当躬诣布达拉会同教习经典,庶免旷功。等情。咨请代为具奏前来。

奴才等复查,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经典深通,众喇嘛素所敬服,而办事明白公正,尤为难得,派充正师傅,不惟讲贯有资,即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将来年长,与之商办公务,亦属有益。至噶勒丹旧池巴阿旺念札经典邃深,而年逾七十,精神或虑弗

周,据咨请以经典好之荣增班第达呼毕勒罕一并派充副师傅,协同教习经典,系为慎重课程起见。可否准照班禅额尔德尼等所请,即以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作为达赖喇嘛呼毕勒罕之正师傅,以噶勒丹旧池巴阿旺念扎及荣增班第达甲木巴勒依喜丹贝嘉木磋二人作为副师傅之处,恭候圣裁。为此循例据咨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朱批:另有旨。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文干等关于钦差章嘉呼图克图等看视达赖喇嘛坐床事致摄政诺门罕札及附旨

道光二年(1822年)五月初九日

道光二年五月初六日接准四川总督蒋咨称:道光二年四月初三日据陕西巡抚朱勋咨称,闰三月十三日准理藩院咨开,据驻藏大臣文干奏称,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业已认定,恳请特遣大臣看视坐床。等情。三月三十日内阁奉旨:已遣钦差章嘉呼图克图等前往。钦此。本院已发给右侍郎托克托布、恒福,笔帖式达成阿、塔浪阿等四人及领催彭英保、左保等路票,饬速起程。赍旨差员循例派官兵护送。等因。陕西巡抚已遵旨办理,俟章嘉呼图克图等抵达四川后,由藩库拨银一万两。为此,附呈上谕,祈请驻藏大臣遵旨办理为祷。等因。请诺门罕悉心办理。须至札行者。

右札行诺门罕

附 谕旨

道光二年三月二十日内阁奉上谕:达赖喇嘛于八月初八日

坐床，届期即派文干会同成都副都统苏冲阿及章嘉呼图克图看视。章嘉呼图克图由京驰往，著由广储司赏银三百两制办行装。所有颁赏达赖喇嘛等之敕书、例赏等件，著理藩院拣派司员二人一同照料。钦此。

又奉旨：达赖喇嘛呼毕勒罕于本年八月初八日坐床，所有颁赏敕书、例赏等件，著理藩院拣派司员二人一同照料，驰驿赍往分赏。途经直隶、山西、陕西、四川等处，着该督抚派道、府、副、参大员协助护送，并从江油台库中拨银一万两，俟该司员抵成都点交后，赏赐达赖喇嘛。自打箭炉起，援例预备马驮乌拉，著尔督抚妥协办理。钦此。

（原件藏文　西藏档案藏）

内阁奉谕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坐床赏用黄轿等

道光二年(1822年)六月初三日

初三日甲辰。

（内阁）又奉谕旨：文干等奏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坐床时，可否照前赏用黄轿、黄缰、黄鞍坐请旨一折。先世达赖喇嘛俱经赏用黄轿、黄缰、黄鞍坐，著加恩现在达赖喇嘛呼毕勒罕仍准赏用黄轿、黄缰、黄鞍坐。

（一史馆藏内阁起居注）

文干等为达赖喇嘛呼毕勒罕钦准择师敬进佛匣谢恩代奏折

道光二年(1822年)六月二十六日

奴才文干、保昌跪奏：为达赖喇嘛呼毕勒罕等敬进佛匣，叩

谢天恩，恭折代为奏进，仰祈圣鉴事。

本年六月十八日钦奉上谕：文干等奏请派达赖喇嘛呼毕勒罕之师傅一折，着照所请，准以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作为达赖喇嘛呼毕勒罕之正师傅，以噶勒丹旧池巴阿旺念扎及荣增班第达甲木巴勒依喜丹贝嘉木磋二人作为副师傅，俾令传习经典。钦此。钦遵。奴才等当即恭录译行去后。据复称：达赖喇嘛呼毕勒罕暨小僧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噶勒丹旧池巴阿旺念札、荣增班第达甲木巴勒依喜丹贝嘉木磋等，跪读谕旨，感悚难名，当即望阙九叩首，恭谢天恩讫。伏念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年在幼稚，正资训迪，仰蒙大皇帝准派正副师傅，传习经典，鸿慈逾格，实在报答不尽，惟有用心勤学，勉副栽成。小僧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与噶勒丹旧池巴阿旺念札、荣增班第达甲木巴勒依喜丹贝嘉木磋，亦惟有各竭所知，勤慎教导，并率众喇嘛虔诵经典，恭祝文殊菩萨大皇帝万福万寿，以抒感激下忱。敬备吉祥大哈达，长寿佛尊各一份，咨请代进，叩谢天恩。

奴才等查与向例相符，谨将佛匣妥贮，分别粘签，恭折代为奏进，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年八月初三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文干等代奏七世班禅请援照例案赏给达赖喇嘛正师傅名号敕印折

道光二年（1822年）八月十二日

奴才文干、保昌跪奏：为班禅额尔德尼援照例案吁恳赏给达赖喇嘛正师傅名号、敕印，恭折代奏，仰祈圣鉴事。

奴才等接准班禅额尔德尼咨称：小僧前请以噶勒丹锡呼图萨

玛第巴克什阿旺札木巴勒楚勒奇木派充达赖喇嘛正师傅，经驻藏大人奏蒙恩允，感激难名。小僧溯查七辈达赖喇嘛师傅呼征呼图克图，曾得阿齐图诺们罕名号、印信；八辈达赖喇嘛之师傅济仲喇嘛，曾得班第达名号；九辈达赖喇嘛之师傅甲勒萨拉依呼图克图，曾得诺们罕名号；小僧之师傅罗布藏敦珠卜并元丹坚参，亦曾得诺们罕名号。兹派充达赖喇嘛正师傅之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阿旺札木巴勒楚勒奇木，其前辈名阿旺楚勒提穆，经典深沉，人品端正，曾在京寺掌印办事，并两次奉命来藏掌印办理商上事务，渥沐殊恩，历赏额尔德尼诺们罕及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名号、敕书、印信，洵足称西方大呼图克图。迨至嘉庆年间，该萨玛第巴克什呼毕勒罕阿旺札木巴勒楚勒奇木复膺恩命，办理商上事务，得领额尔德尼诺们罕名号敕印。惟查此项印信系将来应入商上办事交代之件，非伊前辈所得萨玛第巴克什名号印信可比。小僧伏思阿旺札木巴勒楚勒奇木，经典深通，品谊醇粹，办事公正，为西方僧俗所推重，兹又兼充达赖喇嘛正师傅，合无仰恳大皇帝恩典，即将伊前辈萨玛第巴克什旧号作为本身名号，并将伊尚未出世以前所缴萨玛第巴克什名号旧印，仍行赏还，颁给敕书。不惟阿旺札木巴勒楚勒奇木感激天恩，于达赖喇嘛授经及办理商上一切事宜，自必倍加勤奋，力图报效；即达赖喇嘛及西方僧俗人等，亦俱感戴大皇帝高厚鸿施，各知勉力，勤习经典，于黄教大有裨益。为此援照例案，咨请代为具奏。等因前来。

奴才等复查，班禅额尔德尼咨内援引与衙门册档记载相符，其请将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旧号作为阿旺札木巴勒楚勒奇木本身之号，尚属仍沿其旧，非有加增。至其从前所缴萨玛第巴克什名号旧印，是否尚存礼部铸印局，应否仍前赏给，或旧印已销，另行铸给萨玛第巴克什名号之印信，并颁发敕书，以示鼓励之处，出自圣主格外天恩。为此据咨恭折代为具奏，伏乞皇上

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苏冲阿等奏看视十世达赖喇嘛坐床情形折

道光二年(1822年)八月十二日

奴才苏冲阿、章嘉呼图克图跪奏:为看视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坐床差竣,诸事吉祥,恭折奏祈圣鉴事。

奴才等钦奉谕旨:达赖喇嘛于八月初八日坐床,届期即派文干会同成都副都统苏冲阿及章嘉呼图克图看视。等因。钦此。

奴才苏冲阿、章嘉呼图克图及理藩院司员等,于七月下旬陆续驰抵西藏,即日恭诣布达拉寺内供奉高宗纯皇帝圣容前行礼。随将敕书、赏件,同奴才文干敬谨查点,均属整齐。奴才等前后赴业党与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相见。奴才章嘉呼图克图原系八辈达赖喇嘛弟子,此次瞻礼达赖喇嘛,如旧相识,具征夙缘。奴才苏冲阿见该呼毕勒罕举止大方,语言得体,并据称:仰蒙大皇帝恩典,钦派大人、大呼图克图远来看视坐床,小喇嘛实在感激不尽。并向奴才等殷殷慰劳,迥与寻常髫龀不同,洵宜为阖藏僧俗所崇信。至坐床之先期一日,奴才等率同司员,谨将敕书、赐物用黄亭赍至布达拉寺都纲内,次第安设。八月初八日吉时,会同奴才文干等恭传恩旨颁赏毕。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同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跪听宣读敕谕,祗领赏赉,均向阙九叩,恭谢天恩。达赖喇嘛随即坐床,率领大小呼图克图及众喇嘛先诵吉祥经典,恭祝万寿,次受瞻礼,奴才章嘉呼图克图及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以下僧俗人等,俱各依次瞻礼,递送吉祥哈达伸贺,达赖喇嘛逐一为之摄授。当据阖藏僧众、噶布伦等佥称:仰蒙文殊菩萨大皇帝恩典,振兴黄教,特派大臣、大呼图克图来藏

看视达赖喇嘛坐床，钦颁敕书，赏给许多珍物，实在荣耀感激之至。连日天气晴和，诸事吉祥，均由大皇帝鸿慈庇佑之所致，非惟达赖喇嘛感戴不尽，凡前后藏僧俗无不欢欣忭舞，同深庆幸。奴才等察其欣感情形，实为诚笃。至恩赏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各物，即于是日随同颁给祗领。其班禅额尔德尼应领赏件，商俟奴才文干巡阅后藏时赍往颁给。

除达赖喇嘛等恭递贡品叩谢天恩之处，由驻藏大臣奴才文干、保昌等照例办理外，所有奴才苏冲阿等看视达赖喇嘛坐床，及阖藏僧俗欢欣感激情形，理合恭折奏慰圣怀。奴才苏冲阿拜折后，即束装回赴成都本任。奴才章嘉呼图克图与理藩院司员亦即分起回京当差。

再，奴才等抵藏时即应专折具奏，因询之文干等，尚无奏事报匣可附，是以未敢单发，(朱批：是。)致劳驿递，合并陈明，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文干等奏十世达赖喇嘛坐床后例进丹书克贡物专差赴京呈递折

道光二年(1822年)八月二十四日

奴才文干、保昌跪奏：为达赖喇嘛专差巴雅尔堪布由川赴京，呈递丹书克贡品叩谢天恩，并奴才等派员照料该堪布起程日期，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道光二年五月十一日钦奉上谕：文干等奏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等恭递奏书、贡物，并于坐床之后专差巴雅尔堪布赴京各一折。此次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受持小戒，诸事甚为吉祥，除由噶

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代办贡物与班禅额尔德尼等贡品业经呈递外，尚有例进贡物，著准其于坐床后再交巴雅尔堪布赍送来京。至巴雅尔堪布若俟与年班堪布一同赴京，为期太远，并准其照上届成案，由川就道，以利遄行。将此谕令知之。钦此。当即恭录译行，钦遵在案。

兹准达赖喇嘛及办事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呼图克图咨称：小僧达赖喇嘛坐床后例应敬遣巴雅尔堪布赴京，呈递丹书克、贡物。仰蒙大皇帝恩准，该堪布由川就道，实在感激不尽。小僧达赖喇嘛谨照向例恭具丹书克一份，并将此次贡品及前受小戒时应进贡物备办齐全，敬遣巴雅尔堪布阿旺敦垫于八月二十二日自藏恭赍起程，钦遵恩旨，由四川行走，以期妥速至京，敬代小僧跪请圣安，叩贺天喜，恭谢鸿恩，借伸感激下悃。再，小僧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呼图克图，及济咙呼图克图呼毕勒罕、荣增班第达并噶布伦等，尚有叩谢天恩例进贡物，均交巴雅尔堪布顺赍呈进，咨请查照向例办理，并祈代为具奏。等因前来。

奴才等当将达赖喇嘛等恭进贡物包驮，委员点验监秤，派驻藏千总何际春由藏送至川省，并咨川省派员接替护送赴京。其自打箭炉进口以后，所需骑驮、马骡及口粮等项，俱已咨明经过省份，饬属照例办理。

所有达赖喇嘛专差巴雅尔堪布进京，呈递丹书克、贡品，叩贺天喜，恭谢圣恩，及奴才等派员照料起程日期，理合循例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十世达赖喇嘛关于坐床情况的奏疏

藏历水马年(1822年)八月[①]

奉天承运统御天下文殊大皇帝御前，达赖喇嘛转世之庶民阿旺罗桑强白楚臣嘉措望阙焚香合十跪奏：

集诸佛之智于一身，文殊菩萨化身大皇帝，自数劫前就发无上菩提(慈)悲心，救众生于苦难，现仍常常悲怜天下生灵，有口皆碑。近日班禅额尔德尼与掌办西藏事务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呼图克图等西藏各寺喇嘛、活佛、呼图克图和噶伦、贵族以及所有僧俗百姓，均关注金瓶掣签，业经二位驻藏大臣同班禅额尔德尼、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呼图克图等西方各大呼图克图，遵旨在圣像前当僧俗贵族之面掣签。有关抽出小僧名字之情(形)奏闻后，遍智[②]格外施恩，降旨定卑为达赖喇嘛呼毕勒罕，著二位驻藏大臣转颁谕旨并赐哈达、无量寿佛、珊瑚念珠、金刚铃杵等。八月初八日坐床时，又特遣驻藏大臣文干、成都副都统苏冲阿、章嘉呼图克图、理藩院司员等照料坐床。小僧于良辰到布达拉宫，在圣像前叩拜请安。初八日吉时，宣读文殊大皇帝谕旨，颁赏织锦唐卡、哈达、银净瓶、曼札、茶筒、杯子等物，颁赏黄缎袈裟一身、茧绸、百粒珊瑚珠串、玉、景泰蓝、玻璃等珍奇供器，上等绸缎座垫、靠背、华盖，大小荷包、四镶缎、妆缎、金丝缎、平绒等无数匹、大小哈达三十方等，小僧均一一跪领，面向京都再三稽首叩谢圣恩。于良辰坐床，并接受上天祝福散花。域内众生欢欣鼓舞，庆祝坐床隆重圆满。以上均仰赖圣上恩德，小僧铭记于心，无以为报，惟有虔诚祈祷圣上万安如意。自到布达拉宫起，谨遵圣谕，为广衍黄教，勤于经卷，并同拜谒堪布、噶丹勒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呼图克图等前去三大寺，参加数百僧众

为皇上万寿祝祷举办之法会。恳乞圣上时时施恩赐谕。圣鉴，圣鉴，圣鉴。

随奏书附献吉祥哈达、印度响铜佛像、系瓔珞念珠等物。

吉日于布达拉宫敬呈

（一史馆藏军机处藏文奏表）

注：① 年份原有，八月为编者考定。

② 遍智，指皇帝。

摄政为达赖喇嘛坐床祥瑞圆满谢恩奏折

藏历水马年(1822年)八月[①]

普天众生之主文殊大皇帝莲座御前，小僧执掌黄教具德诺门罕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呼图克图阿旺强白楚臣嘉措供设香案，望阙跪叩奏：

文殊大皇帝优加挂怀，弘扬黄教，怜爱西方众生。兹值持金刚达赖喇嘛呼毕勒罕于布达拉坐床之际，钦派大员文大臣、成都副都统苏冲阿、章嘉呼图克图、理藩部司员等，颁赏小僧敕谕，并赏镶缎四匹、妆缎、闪缎、大哈达等物。小僧跪叩受领，感激莫名，无尚敬服。当坐床之际，小僧呼图克图、达赖喇嘛经师等所有僧俗官员恭迎达赖喇嘛呼毕勒罕至布达拉，于八月初八日聆听宣读谕旨，嘉奖坐床，赏赐厚礼。达赖喇嘛呼毕勒罕望阙叩谢天恩后，择吉时坐床。是日风和日丽，祥瑞圆满，章嘉呼图克图与小僧率西方全体僧俗献礼。此均系仰沐大皇帝悲怜与天恩。小僧及西天众生心情舒畅，无比欢欣敬服。大皇帝如此鸿恩，难予酬报，小僧及堪布、喇嘛僧众等对此悲怜厚恩，惟有铭刻在心，钦遵谕旨，祝祷大皇帝万岁、万万岁，侍奉持金刚达赖喇嘛，勤于传授、督促习修经典，并处理政务。心、语、意如一，遵从大皇帝

之至意。仰祈大皇帝时赐纶音、爱怜。尚祈圣鉴，圣鉴，圣鉴。

随奏书呈献吉祥哈达、无量寿古铜佛像，缨绳珊瑚串珠等物。

敬奏(印)

(一史馆藏军机处藏文奏表)

注：① 年份原有，八月为编者考定。

文干等代奏十世达赖喇嘛为恩赏经师名号敬递佛匣谢恩折

道光二年(1822年)十一月十四日

奴才文干、保昌跪奏：为达赖喇嘛呼毕勒罕等敬递佛匣，叩谢天恩，恭折代为奏进，仰祈圣鉴事。

本年十月二十一日钦奉上谕：文干等奏班禅额尔德尼吁恳赏给达赖喇嘛正师傅名号敕印一折。从前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阿旺楚勒提穆，曾经奉命掌印办理商上事务，并蒙恩赏额尔德尼诺们汗及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名号、敕书、印信。嗣该萨玛第巴克什呼毕勒罕阿旺札木巴勒楚勒奇木复奉命办理商上事务，得领额尔德蒙额诺们罕名号敕印。兹据班禅额尔德尼称，此项印信系将来应入商上办事交代之件，非阿旺楚勒提穆所得萨玛第巴克什名号印信可比。现在阿旺札木巴勒楚勒奇木办事公正，为西方僧俗所推重，兹又兼充达赖喇嘛正师傅，吁恳将萨玛第巴克什旧号作为本身名号，并将前此所缴名号旧印仍行赏还，颁给敕书，于达赖喇嘛授经及办理商上事宜倍加勤奋。等语。经文干等查明与衙门册档记载相符，加恩著照所请，将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旧号作为阿旺札木巴勒楚勒奇木本身之号，其从前所缴萨玛第巴克什名号旧印仍行赏给，并颁发敕书，以示鼓励。该衙门知道。钦此。钦遵。

奴才等当即恭录谕旨传知，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及阿旺札木巴勒楚勒奇木均于香案前合掌跪听毕，望阙九叩，恭谢天恩，据称：小僧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屡蒙文殊菩萨大皇帝恩典，最为优厚。小僧正师傅掌办商上事务，仰体大皇帝圣意，诸事勤慎办理，秉公持正，所有唐古特僧俗人等俱各悦服。今奉到恩旨，准将从前阿旺楚勒提穆所得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名号敕书、印信仍行赏给，非特小僧达赖喇嘛呼毕勒罕感激难名，凡属西方僧俗莫不同深欢感。小僧阿旺札木巴勒楚勒奇木办理商上事务兼充达赖喇嘛师傅，已属逾分，今复仰蒙文殊菩萨大皇帝天恩，准将小僧前辈所得之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名号仍行赏给小僧作为本身名号，并恩准赏颁敕印，小僧心中感激，莫能言喻。伏思小僧仰蒙大皇帝施此重恩，实在毫无报答，惟有遵旨尽心传授达赖喇嘛呼毕勒罕经典并谨慎办理商上事务，不敢稍有疏懈，时常率领众喇嘛等念诵经典，恭祝大皇帝万福万寿，六合同春，以期稍酬高厚鸿慈于万一。今达赖喇嘛呼毕勒罕率同小僧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阿旺札木巴勒楚勒奇木敬备叩谢天恩吉祥哈达、镀金长寿古佛各一份，恳请代进。等情。

并据咨称：达赖喇嘛呼毕勒罕之副师傅荣增班第达甲木勒依喜丹贝嘉木磋，仰蒙大皇帝格外施恩，准以班第达旧号作为本身名号，三年之后，传授达赖喇嘛呼毕勒罕经典著有成效，再行加赏甲木巴勒依喜丹贝嘉木磋诺们罕名号；并赏给噶勒丹旧池巴阿旺念札班第达名号，该荣增班第达等跪听之下，均各感激不尽，九叩恭谢天恩。佥称惟有尽心传授达赖喇嘛呼毕勒罕经典，务期实著功效，庶仰副大皇帝振兴黄教、恩施无已至意。合并陈明。等因前来。

奴才等谨将达赖喇嘛呼毕勒罕等递到佛匣妥贮，分别粘签，

代为呈进。理合据情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七世班禅为给十世达赖喇嘛授比丘戒事奏疏

藏历木马年(1834年)①

神人之顶饰圣主文殊大皇帝赤金莲座尊前,小僧合掌跪叩谨奏:

集十力之智于身之圣主文殊天命大皇帝之御体,犹如日轮当空,光照万方,常赐世间所有众生福乐,尤对卑喇嘛为首百姓深加爱怜,恩德永难酬报。卑小僧仰赖三宝与大皇帝恩护,亦身心无恙。

遵圣上旨意,宏扬黄教,前特赴拉萨,随氐宿月之节日,在释迦牟尼佛像前,为达赖喇嘛授比丘戒。率僧众一同虔诚勤奋,为皇上万福万寿诵经礼佛。今后一切佛教众生,尤其是黄教众生,仍惟赖于大皇帝之悲怜恩护,伏祈勿弃,并深加爱怜,不断赐予纶音,圣鉴,圣鉴。

敬献请安吉祥哈达一方、佛像两尊。

班禅额尔德尼于札什伦布寺吉日敬奏

(一史馆藏军机处藏文奏表)

注:①　据档案内容推断,此件当在八月十四日之前。

关于奖赏十世达赖师傅事谕内阁

道光十四年(1834年)六月壬戌

谕内阁:"前据隆文等奏请鼓励达赖喇嘛正,副师傅一摺,当

交理藩院议奏。兹据查明该达赖喇嘛正师傅萨玛第巴克什前已得有衍宗禅师名号,著再加恩于原得衍宗禅师名号内赏加'翊教'二字;副师傅嘉木巴勒伊什丹贝嘉木磋,著加恩赏给诺们汗敕书印信;其副师傅噶勒丹旧池巴阿旺念扎,著加恩赏给班第达,以示鼓励。至嘉木巴勒伊什丹贝嘉木磋之商卓特巴伊什因布,据称代为约束属下,甚属安静,系属分内之事。该大臣等请将该商卓特巴依什因布赏给达喇嘛职衔之处,未免过优,且与定例不符,著该大臣等自行量予鼓励。"

(《清宣宗实录》卷二五三)

十世达赖喇嘛为受比丘戒及恩赏
正副经师名号事谢恩奏稿

藏历木马年(1834年)八月十四日[1]

文殊大皇帝尊前,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强白丹增楚臣嘉措望阙跪叩谨奏:

集诸佛智慧于一身至尊文殊菩萨真身大皇帝,抚育众生,尤对以小僧为首之西方释教众生时时特施厚恩,又为四月初七日小僧受比丘戒,特降谕旨,并赏赐黄哈达一方、珊瑚念珠一串、金丝编制器皿一件、白玉器皿一件、镶饰珊瑚黄绊带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两对,均由驻藏大臣八月十二日在布达拉宫颁赐,卑行九叩礼跪受。

大皇帝对小僧正师傅掌办商上事务之诺门罕噶勒丹锡哷图萨玛第巴克什原赐衍宗禅师名号,又赏加翊教二字;对副师傅强白益西丹贝坚赞赏给诺门罕敕书、印信,对副师傅甘丹池巴阿旺曲培恩赏班第达名号等,同时奉到,卑小僧与正副师傅三人均行九叩礼跪受。如此殊胜厚恩,定铭记于心。为恭祝大皇帝万寿,

社稷昌盛，卑小僧率西天僧众勤勉供佛诵经，谨遵谕旨，精修显密经典，弘扬黄教，祈祝普天释教之怙主大皇帝万寿无疆。西天释教众生唯仰赖大皇帝鸿恩，乞照旧施恩赐予圣训。伏乞圣鉴。

敬献吉祥哈达一方、古铜释迦佛像一尊。

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强白丹增楚臣嘉措谨奏于吉日

（原件藏文　西藏馆藏）

注：①　日期系据文件内容考定。

谕准达赖、班禅更换金册

道光十五年(1835年)七月初七日

文蔚等奏，查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请换金册一折。前因理藩院修办喇嘛事例，奏请饬查呼图克图印信册敕事宜。兹据该大臣等奏称：达赖喇嘛现已及岁，受戒坐床，与早经受戒坐床之班禅额尔德尼均只有金印，未经赏给金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俱著赏给金册，该衙门照例颁给。

（《清代藏事辑要》卷六）

敕谕十世达赖喇嘛勤于经典长守佛道

道光十六年(1836年)正月二十八日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为西土人众供奉之大喇嘛，且数世振兴黄教之名喇嘛，受天朝之恩，年深日久矣。今尔自幼受恩坐床以来，谨遵谕旨，勤学经典，实属可嘉。朕维黄教之道，受戒为众喇嘛之极大善事。前年据隆文具奏，尔年岁已满，接受班禅额尔德尼授与之戒条，朕甚喜悦。即赐尔全金首饰盒、白玉盒，大小荷包等物，

由驿赍送。今尔复以受戒礼恭请朕安，进献物品，俱见诚悃。嗣后尔当感念朕恩，勤于经典，竭力学习，仿效前世达赖喇嘛，为振兴黄教，群生宁谧，引导西藏众多喇嘛遵循佛门正道，长守佛道，以仰副朕振兴黄教之至意，则朕更加欢悦，尔自永远沾受朕恩。特敕。

（原件满蒙藏文　西藏档案馆藏）

长龄等奏达赖、班禅更换金册请按旧例办理折

道光十七年(1837年)四月初九日

管理理藩院事务大学士威勇公臣长龄等谨奏，为请旨事。

据驻藏大臣文蔚等奏，遵照新例，应行填写此辈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金册，送院呈请填写。等因前来。查历次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转世坐床后，即将赐伊前辈之金册送京，更换另錾现在第几辈字样，钦派大臣、呼土克图前往颁给。其前辈旧册，即交造办处溶化备用之处，于乾隆四十五年由军机处查明具奏在案。前于道光十四年新定则例，维时该堂司各员未经查明旧案，率请嗣后凡遇应行更换金册之时，无庸另造，即在旧册后添錾第几辈字样，拟定奏明颁行亦在案。

臣等今查达赖喇嘛始自第五辈，彼时金册久已更换溶化。若以现在送到之第八辈金册为始，不但于体制未符，且更改旧章，恐致达赖喇嘛及西藏各番众转生疑惧，殊未妥协。相应请旨，所有此次颁赏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金册，仍遵旧制办理，以期周备。

再，理藩院所存档案内，溯查自乾隆四十五年起，至道光二年止，每遇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坐床并圆寂后，均钦派大臣、

呼图克图前往照料及颁赏布彦银两，并无一定章程，亦无一定人数。即此次送到第八辈达赖喇嘛金册内，鏨有赏给银曼达、金银茶筒、珊瑚朝珠、蟒袍、漳绒、玻璃器等物。而班禅额尔德尼金册内，又无颁赏物件。现在理藩院详查，并无此案。

查历次奏派大臣颁赏物件，皆由军机处开单请旨，奏准后，应理藩院办理者交臣院办理，其余均在军机处存案，臣院不能周知。谨将现在理藩院所存档案开写略节呈览，相应请旨，嗣后仍照旧章，由军机处随时查照前案办理，庶免遗漏。其道光十四年新定则例内，此条应即销除。所有十四年改办新例，未经查明旧制之理藩院堂司各员，应请旨交部查取职名，照例议处。是否有当，伏祈皇上训示遵行。谨奏。

附　历世达赖班禅更换金册等情况汇奏

乾隆四十五年由军机处遵旨查明，所有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金册更换时，其陈册即交钦派大臣带京溶化。交造办处备用。此次应行颁给达赖喇嘛金册并赏给物件，交派出之乾清门侍卫副都统乌尔图那逊、果莽呼图克图、二等侍卫保玉等前往赍送。

乾隆四十九年由军机处抄出，照料班禅额尔德尼坐床，奉旨：赏赐达赖喇嘛玉印、玉册，著派乾清门侍卫伊鲁勒图、果莽呼土克图前往赍送。

嘉庆九年由军机处抄出，奉旨：前因达赖喇嘛病重，派成都副都统文弼将勒保拣派良医带往前藏调治。未及抵藏，达赖喇嘛即于十月二十日圆寂。著加恩仍派文弼前往赐祭，折赏布彦银五千两，并赏给绸缎等物，交派出之司员前往赍送。

嘉庆十三年由内阁抄出，奉旨：此次达赖喇嘛坐床，著派喀

拉沁郡王满珠巴咱尔、御前侍卫庆惠、副都统隆福、噶勒丹锡勒图呼土克图前往照料坐床，并赏吉隆呼土克图、第穆呼土克图绸缎等件，一并赍送。

道光二年由军机处交出，此次达赖喇嘛坐床，奉旨：著派成都副都统苏崇阿、驻藏大臣文干、章嘉呼土克图前往照料，并赏达赖喇嘛绸缎等物，派司员一同前往赍送。

乾隆四十五年班禅额尔德尼来京，赏赐玉印、玉册，即于是年圆寂。

乾隆四十七年班禅额尔德尼转世后，于四十九年，由军机处奏派乾清门侍卫伊鲁勒图、果莽呼土克图前往照料坐床，并赏给达赖喇嘛玉印、玉册及绸缎等物，派司员一同前往赍送。现在第七辈班禅额尔德尼，自乾隆四十九年坐床后，迄今并未更换金册。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十一世达赖喇嘛

孟保等奏为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现已访得四名拣派藏员查验折

道光二十年(1840年)十月二十三日

奴才孟保、海朴跪奏：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出世，现有幼子四名，拣派番目前往查验缘由，先行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查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未经出世，已逾三年，唐古特僧俗仰望甚殷，奴才等曾经咨催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派人作速访查去后。兹据报称：西藏所属之桑昂曲宗及打箭炉所属孔

萨等处，于道光十八、十九两年，先后出有幼子四名，均有吉祥佳兆。等情。据报前来。奴才等现经咨行萨玛第巴克什差派商上之番目仔仲等，已于七月十九日分起前往查验。俟查有切实灵异禀复到日，奴才等再行恭折具奏办理外，所有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出世，现有幼子四名，业经前往查验缘由，先行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孟保等奏为确认达赖转世灵童请将四名幼童签掣折

道光二十年(1840年)十二月初九日

奴才孟保、海朴跪奏：为查验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出世幼子，现有切实灵异情形，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查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出世，前据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咨称：西藏所属之桑昂曲宗及四川打箭炉所属之孔萨土司等处番民所生幼子四名，曾拣派番目等前往查验缘由，当经奴才等恭折奏闻在案。兹据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将查验幼子四名均有灵异，并番民僧俗人等具有切实甘结，一并开单咨报前来。

奴才等查从前十辈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出世时，访有幼子三名，入瓶签掣。今据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咨称：所有该堪布等访查幼子四名，均有吉祥佳兆。奴才等未敢擅自裁撤一人，仍按照访查人数，照例译咨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饬将西藏所属之桑昂曲宗及拉甲日洼两处幼子，并一面咨行四川总督，饬催打箭炉所属之孔萨土司及泰凝寺附近之科子喜二处幼子，均令该亲丁、师傅将幼子携至前藏。奴才等照例会同班禅额尔德尼及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等面加试验，并令识认

从前达赖喇嘛所用什物后，奴才等详慎斟酌，缮签入瓶，对众讽经签掣。俟掣定何人，奴才等再行恭折奏闻办理，今谨将译出访查幼子灵异情形，另缮清单，恭呈御览。

所有奴才等将幼子四名入瓶签掣办理缘由，是否有当，伏乞皇上训示。谨奏请旨。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孟保等奏签掣达赖转世灵童日期折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四月二十七日

奴才孟保、海朴跪奏：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出世，预择签掣日期，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于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九，曾将查验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出世幼子四名现有切实灵异情形具奏在案。兹于四月二十三日据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咨称：西藏所属桑昂曲宗之蚌热仲堆及打箭炉所属之泰凝寺等处幼孩四名，前经派令仔仲前往接取，约计五月内陆续均可到齐，如果灵敏，应即照例办理。谨择于本年五月二十五日签掣，斯为上吉。等情。咨请代奏前来。

奴才等查该处幼子即已陆续可以到齐，俟抵前藏，自应遵照向例，会同班禅额尔德尼及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等面加试验后，缮签入瓶，对众签掣。俟掣定何人，奴才等再行恭折具奏。

所有此次预拟诹吉签掣缘由，谨据情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依议。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孟保等奏为请七世班禅会同办理灵童披剃受戒等事宜折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四月二十七日

奴才孟保、海朴跪奏:为签掣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届期班禅额尔德尼应赴前藏会同办理缘由,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据噶勒丹锡哷图萨玛第巴克什咨称:查历届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出世,均系班禅额尔德尼亲赴前藏与之披剃、更定法名,兼受小戒。此次拟请照办,恳求预为转奏。等情。

奴才等案查道光元年第十辈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出世,所有披剃、定法名、受小戒,均系班禅额尔德尼前来经理。此次泰凝寺、蚌热仲堆等处幼孩陆续到齐后,应即照例缮签入瓶,对众签掣。俟掣定何人,其一切披剃等事,仍照上届,交班禅额尔德尼办理。

除一面知照班禅额尔德尼届期亲赴前藏外,所有据情预行代奏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依议。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孟保等奏掣定达赖喇嘛呼毕勒罕情形折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六月初八日

奴才孟保、海朴跪奏:为确验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出世幼子,照例掣定,并阖藏僧俗感激悦服情形,据实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曾将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出世,预择签掣日期,恭

折具奏在案。兹据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咨称:差接幼子陆续到齐,均安置在前藏迤东德庆地方桑阿寺内居住,择于五月二十一日前往试验。奴才等即于是日亲赴桑阿寺,会同班禅额尔德尼、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及各呼图克图、堪布、噶布伦等逐加试验,得西藏所属之桑昂曲宗及拉甲日洼地方番民幼子二名,年俱三岁,又打箭炉所属之孔萨土司及泰凝寺番民幼子二名,年俱四岁,相貌均各端正,举止亦皆大方。经班禅额尔德尼等以前辈达赖喇嘛所供佛尊及所用铃杵、摇鼓等物真假各一份,给伊认识,该幼子等均能按件识认无讹,维时僧俗聚观,咸称灵异。随据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咨称:会同试验幼子四名,均有灵敏,实系共见共闻,应请于五月二十五日入瓶签掣。并将幼子四人乳名及其父名一并开送前来,奴才等照咨复准。

先是布达拉山上及各寺呼图克图众喇嘛等念经七日。届期班禅额尔德尼、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等复率领众喇嘛在高宗纯皇帝圣容前念诵经典,虔心默祷。奴才等于五月二十五日恭诣布达拉山,谨于圣容前,将金本巴瓶供奉黄案,焚香九叩,将幼子等之乳名及其父名用清字、唐古特字写签,给与该亲丁、师傅及众喇嘛等看视毕,奴才海朴俟班禅额尔德尼等对众讽经一遍,敬将名签缄封,贮入金本巴瓶中。签小瓶深,极为严密。复俟班禅额尔德尼等对众讽经一遍,奴才孟保向案上瓶内用手将签拨转数次后,敬掣一签,与该亲丁、师傅、众喇嘛等同观。签写泰凝寺番民策旺登柱所生之子乳名那木觉木多尔济,现年四岁。其余三签,亦眼同大众取出看毕。班禅额尔德尼、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及大小呼图克图、众喇嘛等诚欢诚忭,佥称:仰蒙大皇帝振兴黄教,遵照定制签掣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今掣得此幼子系出平素卖柴贫苦番民之家,灵敏异常,诚符众望,实是达赖喇嘛真正呼毕勒罕出世,黄教得有主持,众心悦服,小僧等实在钦感不尽。随即向上敬谨行九叩礼恭谢天恩。奴才

等悉心体察,不惟班禅额尔德尼等钦感皆出于至诚,即阖藏僧俗亦无不举手加额,同深庆幸。

所有奴才等确验幼子灵敏,照例签掣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并众心感激信服情形,理合恭折据实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另有旨。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孟保等奏达赖喇嘛呼毕勒罕披剃定名情形折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六月初八日

奴才孟保、海朴跪奏: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照依佛法披剃,拟定法名,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接据噶勒丹锡吗图萨玛第巴克什咨称:达赖喇嘛呼毕勒罕现经掣定,众心悦服,应请循例即由班禅额尔德尼先为与之披剃、定名,俟至七岁后再受小戒,以符体制。兹于六月初二日,小僧与各呼图克图等同班禅额尔德尼前赴桑阿寺,告知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向东北设案焚香。敬行三跪九叩礼恭谢天恩后,班禅额尔德尼依法与之披剃,拟定法名为阿旺噶勒桑丹贝谆美恺竹布嘉木磋。是日天气晴朗,礼仪整肃,诸事吉祥,此皆仰赖大皇帝振兴黄教、鸿慈庇佑所致,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及小僧等实在感激不尽。至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坐床吉期尚须数月,应否令班禅额尔德尼在此敬候照料,咨请酌示前来。

奴才等卷查道光二年十辈达赖喇嘛披剃后奏奉上谕:班禅额尔德尼已为该呼毕勒罕披剃,距达赖喇嘛坐床之日期尚远,自应令其先回后藏。等因。钦遵在案。此次达赖喇嘛呼毕勒罕既经班禅额尔德尼披剃、更定法名,其坐床日期尚远,可否毋庸班禅额尔德尼在此久住,即回后藏之处,恭候命下,转饬遵行。

所有达赖喇嘛呼毕勒罕披剃定名,理合据咨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另有旨。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孟保等奏择定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坐床日期请旨折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六月初八日

奴才孟保、海朴跪奏:为据咨拟择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坐床吉期,请旨遵办事。

窃奴才等据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咨称:达赖喇嘛为唐古特僧俗、蒙古各部落及附边番夷素所崇信。今经掣得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群情悦服,诸事吉祥,现在前藏迤东之日甲寺居住,应请及早坐床,阐扬黄教。兹班禅额尔德尼会同选择来年四月十六日接达赖喇嘛至布达拉山坐床最为上吉。等情。咨请代奏前来。

奴才等溯查嘉庆十三年,其九辈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四岁时即已坐床,此次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年亦四岁,灵敏异常,可否即准坐床之处,出自圣主天恩。

所有据咨拟择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坐床吉期,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朱批:另有旨。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关于十一世达赖坐床事谕内阁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七月丁卯

谕内阁:"达赖喇嘛呼毕勒罕于明年四月十六日坐床。所有颁给敕书赏赉等件,著理藩院拣派司员二人,驰驿赍往。沿途经过直隶,山西、陕西、四川等处地方著各该督抚派委道、府、副、参大员妥为护送。并著宝兴于司库提银一万两,俟该司员等到省时,交给带往,一并赏给达赖喇嘛。至打箭炉以西,著该督知会前途,照例豫备马匹,勿致迟误。"

(《清宣宗实录》卷三五四)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八月丙申

又谕:"达赖喇嘛于明年四月十六日坐床。届期著派孟保会同成都副都统什蒙额及章嘉呼图克图看视。章嘉呼图克图由京驰驿前往。著由广储司赏银三百两,制办行装。所有颁给金册,即著章嘉呼图克图赍往。"　(同上,卷三五五)

册封十一世达赖喇嘛敕书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八月吉日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咨尔达赖喇嘛:

朕抚临环宇,敷锡兆民,期一道以同风,冀九垓之遍德,亦赖洪宣梵义,普结善缘,导引群生,同参胜果.其有能通上乘、继阐正宗,使诸部愚蒙悉资开悟者,宜加懋奖,允沛宠封。兹以尔慧性深沉,经文谙习,既著灵于龆岁,益坚戒律于壮年。承袭以来,皈依者众,朕甚嘉之。特依前辈达赖喇嘛之例,封尔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拉怛喇达赖喇嘛,改受金册。尔尚振修黄教,主持乌斯,本利济以佑民,迓庥祥而护国。所有图伯特事务,其悉依例,董率噶布伦等妥协商办,报明驻藏大臣转奏,俾图伯特阖境延厘,众生蒙福,弥勤启迪,用副绥怀。

兹随册赍往银满达一、镀金银茶筒一,镀金银执壶一、银钟一、珊瑚朝珠一、绣蟒袍面一、黄妆缎靠背、坐褥各一、大小哈达五十、五色哈达十、黄缎九、红缎九、漳绒九、玻璃器十、磁器十,尔其敬承,以光我国家亿万年无疆之休命。钦哉。

(西藏档案馆藏)

为坐床事敕谕达赖喇嘛呼毕勒罕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八月十七日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谕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朕抚驭天下,惟期率土之民,各安生业,推兴政教。顷据驻藏大臣奏称:呼毕勒罕尔自降生以来,均有吉祥佳兆,容貌端庄,举止大方,熟谙经典,能辨识前世达赖喇嘛所供佛尊用物,全藏僧俗之所见所闻,皆倾心悦服,故择于五月二十五日,著布达拉宫之众呼图克图预先诵经七日,班禅额尔德尼等虔诚祝祷诵经之后,与驻藏大臣一同于布达拉宫供奉之高宗纯皇帝圣像前叩拜,由金奔巴瓶内掣出尔名等情。朕览奏,甚为愉悦,即降谕著尔作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又降谕特遣驻藏首席办事大臣孟保、成都副都统席孟格、章嘉呼图克图等于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六日共同看视,著呼毕勒罕尔于布达拉宫坐床等因咨文。仍将赏尔诸项什物交付理藩院司员携往以外,又逐项缮写汉字清单,交付孟保等带往,至时呼毕勒罕尔祗领之。今呼毕勒罕正值聪明长进之时,理宜感戴朕施鸿恩,专心学习所有经典,弘扬黄教,俾僧俗众人安居,勿得怠惰。特谕。

(西藏档案馆藏)

孟保等奏拣选十一世达赖喇嘛正副师傅折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十月初八日

奴才孟保、钟方跪奏:为据情拣选达赖喇嘛之正副师傅,传习经典,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查上届达赖喇嘛系派正副师傅,以资训迪。兹据噶布伦及众堪布等禀称:达赖喇嘛现在年已长大,聪明颖悟,迥异寻常,自应拣派名师,朝夕讲授,可期贯通经典,为黄教正宗。小的噶布伦及众堪布等伏查前辈达赖喇嘛正师傅系掌办商上事务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充当,今恳仍作为达赖喇嘛正师傅。等情。又据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咨称:小僧仰蒙圣恩掌办商上事务,惟有尽心办事,兹因达赖喇嘛年已长大,应拣经典深通之师傅荣增喇嘛一名,常川教习,方有裨益,谨于藏属各喇嘛内详加拣选,惟有降孜曲结喇嘛职分名罗布藏冷竹布,现年六十二岁,经典深通,人品端方,堪为达赖喇嘛师傅。等情。咨请代为具奏前来。

奴才等卷查十辈达赖喇嘛教习经典,系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兼充师傅,因有掌办商上事务,恐旷达赖喇嘛功课,是以拣选噶勒丹旧池巴阿旺念札及荣增班第达副之。若据噶布伦及众堪布等恳请,仍将掌办商上事务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作为达赖喇嘛正师傅,恐于功课难臻周密。奴才等查教习前辈达赖喇嘛经典甚好之噶勒丹旧池巴阿旺念札早已开缺,兹现有荣增甲木巴勒依喜丹贝嘉木磋,于道光六年,因教习十辈达赖喇嘛,经典深通,由班第达蒙恩赏赐诺们罕名号,现在藏中本寺焚修,手下亦无所办公事,堪以令其常住布达拉山,会同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所拣之降孜曲结喇嘛罗布藏冷竹布,教习经典,庶免旷功。

奴才等系为慎重课程起见,可否即以教习前辈达赖喇嘛经典甚好之荣增诺们罕甲木巴勒依喜丹贝嘉木磋作为达赖喇嘛正师傅,以降孜曲结喇嘛罗布藏冷竹布作为副师傅之处,恭候圣裁。为此循例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朱批:另有旨。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孟保等为十一世达赖喇嘛
准择师傅进递佛匣代奏谢恩折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正月十二日

奴才孟保、钟方跪奏:为达赖喇嘛等进递佛匣,叩谢天恩,恭折代为奏进,仰祈圣鉴事。

道光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钦奉上谕:孟保等奏拣选达赖喇嘛正副师傅传习经典一折,著照所请,准其以荣增诺们罕甲木巴勒依喜丹贝嘉木磋作为达赖喇嘛正师傅,以降孜曲结喇嘛罗布藏冷竹布作为副师傅。该部知道。钦此。钦遵。奴才等当即恭录谕旨,译行去后。旋据复称:达赖喇嘛暨小僧荣增诺们罕甲木巴勒依喜丹贝嘉木磋、降孜曲结喇嘛罗布藏冷竹布等,跪读谕旨,感悚难名,当即望阙九叩,恭谢天恩。伏思小僧达赖喇嘛年在幼稚,正资训迪,仰蒙大皇帝准派正副师傅(传)习经典,鸿慈逾格,实在报答不尽,惟有用心勤学,勉副裁成。小僧荣增诺们罕甲木巴勒依喜丹贝嘉木磋与降孜曲结喇嘛罗布藏冷竹布亦惟有各竭所知,勤慎教导,并率众喇嘛虔诵经典,恭祝文殊菩萨大皇帝万福万寿,以抒感激下忱。敬备吉祥大哈达、长寿佛尊各一分,咨请代进,叩谢天恩。

奴才等查与向例相符,谨将佛匣妥贮,分别粘签,恭折代为

奏进,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四年二月二十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十二世达赖喇嘛

内阁奉上谕著遵成例掣签认定达赖喇嘛呼毕勒罕

咸丰七年(1857年)十一月十七日

(内阁)又奉谕旨:满庆奏请达赖喇嘛呼毕拉罕颖悟三幼童一折。自达赖喇嘛涅槃已及二年,兹据满庆奏称,其颖悟异常显著瑞灵三幼童,实属祥瑞之事,朕心悦慕。著照所请,即遵成例将此三幼童之名附入金桶〔瓶〕唪经,敬谨掣签,限〔认〕定呼毕勒罕。嗣经掣定后,由驿奏闻。余著照所奏。

(一史馆藏内阁起居注)

内阁奉上谕允准掣定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及命名

咸丰八年(1858年)三月初一日

(内阁)又奉谕旨:满庆奏查验达赖喇嘛之呼毕尔罕出世之幼子掣定奏闻一折。本年正月十三日,驻藏大臣会同呼征阿奇图呼图克图、堪布喇嘛率同众喇嘛唪经,由金瓶将番民朋错测旺之子明珠尔丹测加木错之名掣出。定呼毕尔罕之时,因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尔罕尚未及岁,不能命名,是以呼征阿奇图呼图克

图按佛道伊师达赖喇嘛之呼毕尔罕,即以阿旺洛布桑丹巴加木赞琛呼加木错命名。此甚属吉祥,朕心不胜欣悦。惟该呼毕尔罕年甫三岁,居住(布)达拉山附近寺内,著呼征阿奇图呼图克图留心善事,俟及岁后,应坐床之一切事务,著满庆妥为办理,照例具奏。

(一史馆藏内阁起居住)

内阁奉上谕著派满庆、恩庆赴藏看视十二世达赖喇嘛坐床

咸丰九年(1859年)十月初三日

(内阁)又奉谕旨:达赖喇嘛呼毕勒罕于明年七月初三日坐床,著派满庆、恩庆前往看视,所有颁给敕书、赏赉等件,著理藩院拣派司员二人驰驿赍往。其沿途经过直隶、山西、陕西、四川等处地方,著各该督抚派委道、府、副、参大员,妥为护送。并著有凤于司库提银一万两,俟该司员等到省时交给带往,一并赏给达赖喇嘛。至打箭炉以西,著该督知会前途,照例预备马匹,勿致迟误。

(一史馆藏内阁起居注)

敕谕达赖喇嘛呼毕勒罕特派驻藏大臣看视坐床

咸丰九年(1859年)十月十一日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

朕抚临天下,率土之民,各安生业,弘扬道统。顷据驻藏大臣满庆奏称,尔呼毕勒罕自出世以来,吉兆祥瑞,慧性湛深,举止

端庄，谙习经典，稔知前辈达赖喇嘛祭佛用物。全藏僧俗所见所闻，皆倾心向化。择正月十三日，热振呼图克图等虔诚祝祷诵经之后，会同驻藏大臣于布达拉寺供奉高宗纯皇帝圣像前叩拜，由金本巴瓶抽中尔名。等情，朕甚愉悦。即降旨将尔作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特遣驻藏办事大臣满庆、恩庆于咸丰十年七月初三日共同看视，扶尔呼毕勒罕于布达拉寺坐床。随敕赐尔各项什物，除着理藩院司员置办以外，并遣使缮汉文清单交满庆等赍往，至时祗领。今呼毕勒罕适值聪慧抚育之际，理应感戴朕之鸿恩，所有经典，善自研习，以推兴黄教，安抚僧俗众生。勉之勿怠。特谕。

（原件满蒙藏文　西藏档案馆藏）

咸丰九年（1859 年）十二月辛亥

又谕："满庆等奏喇嘛专差进贡，恳请援案由四川进京一摺。达赖喇嘛呼毕勒罕于来年七月坐床后，专差巴雅尔堪布呈进丹书克贡物，具见悃诚。著准其援照成案，仍由四川进京，以示朕怀柔远人之至意。"

（《清文宗实录》卷三〇三）

咸丰十年（1860 年）闰三月戊午

谕内阁："曾望颜奏赍送敕书赴藏司员不克前进，请旨遵行一摺。达赖喇嘛系七月初三日坐床，兹据曾望颜奏称：'理藩院司员英符等于三月内甫经到川，计由打箭炉至前藏七千余里，夏令山水不时涨发，道路间有梗阻，诚恐有误坐床。援案通融办理。'著照所请。即将敕书封固，先行驿递交驻藏大臣颁发。其赏项银物，暂存四川藩库，俟道路疏通，即著该署督派员赶紧解

送，以昭慎重。理藩院司员英符等即饬令回京。”

（同上，卷三一四）

四噶伦为恩准十二世达赖喇嘛坐床谢恩奏稿

藏历金猴年（1860年）

普天众生之顶饰文殊大皇帝赤金莲座尊前，卑职噶伦尼玛伦珠、拉旺贡布、朗杰旺堆多吉、洛桑达杰，恭设香案，望阙叩奏：

天神文殊大皇帝对普天生灵与雪域佛教众生格外恩慈，为认定达赖喇嘛呼毕勒罕，特降圣旨，恩德无量。西藏官民僧俗上下人等曾虔诚占卜祈祷，仰赖文殊大皇帝之鸿恩。达赖呼毕勒罕阿旺洛桑丹白坚赞赤列嘉措贝桑布，金瓶掣中，为历世达赖喇嘛未尽之善业，得以有主。文殊大皇帝施恩无量，并饬世间法身怙主达赖喇嘛坐床，特派驻藏大臣赏赐金册、金印之厚礼，恩重如山，世代难报于万一，惟有虔诚祈祷大皇帝万岁，万寿无疆。

卑职噶伦诚挚恭献：洁白哈达四方、莲座带幕无量佛像一尊、珊瑚念珠一串、琥珀念珠一串、盛满藏红花根木碗四只、印度上等织锦缎一匹、红黄藏香四十束、团花点子氆氇三十五匹等。祈请嗣后扶助黄教，赐福于普天一切众生，伏乞圣鉴。谨奏。

（原件藏文　西藏档案馆藏）

为坐床事敕谕达赖喇嘛呼毕勒罕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谕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朕统驭天下，惟期率土之民，各享安居之福，推兴政教。顷据驻藏大臣奏称：呼毕勒罕尔降生以来，均有吉祥佳兆，性貌端庄，举止大方，熟谙经典，能辨

识前世达赖喇嘛所供佛尊用器，卫藏僧俗众人之所见所闻，皆倾心归顺，故择正月十三日，令布达拉宫众呼图克图预先诵经七日，热振呼图克图等虔诚祝祷诵经之后，与驻藏大臣一同於布达拉宫高宗纯皇帝圣像之前掣签，由金奔巴瓶掣出尔名等情。朕览奏，甚为嘉悦，即降谕令尔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且又降谕特遣驻藏办事大臣满庆、恩庆令呼毕勒罕尔於布达拉宫坐床等因咨文。将赏尔之诸项物件交付理藩院司员携往以外，并逐项缮写汉字清单咨呈满庆，抵达之后呼毕勒罕尔祇领之。今呼毕勒罕正值聪慧长进之时，理宜感戴朕施鸿恩，专心学习所有经典，弘扬黄教，俾僧俗众人均获安康太平，勿得怠惰。特谕。

咸丰十年(1860年)十月十一日

（西藏档案馆藏）

十二世达赖喇嘛坐床进贡单

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二十日

达赖喇嘛因坐床,差巴雅尔堪布罗布藏称勒恭递丹书克,进哈达一个、舍利子二颗、银曼达一个(拴五色哈达)、文殊古佛一尊、文殊佛一尊,持杵佛一尊、观音佛一尊、长寿佛一尊、画佛像二十五轴、长寿经一部,银塔一座,银瓶一个,银轮一个、镀金银杵一个(拴五色哈达)、银七珍一份(连铜盘)、银八吉祥一份(连铜盘)、银八宝一份(连铜盘)、靠背坐褥一份、珊瑚数珠一串、蜜蜡数珠一串、红花一匣、黄红粗香一百束,黄红细香一百束、白芸香二匣、黑芸香二匣、氆氇一百个、藏枣二匣、藏香二匣、甲噶尔核桃二匣。

（一史馆藏宫中进单）

满庆等为十二世达赖喇嘛请赏正师
傅名号并另拣副师傅事代奏请旨折

同治元年(1862年)闰八月二十八日

奴才满庆、恩庆跪奏,为据情吁恳天恩,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准达赖喇嘛咨:据布赉绷寺洛赛领札仓领袖喇嘛公同禀称,从上年起传习达赖喇嘛经典之正师傅旧噶勒丹池巴罗布藏青饶汪曲、副师傅纹结色呼图克图罗布藏妥墨丹增嘉木磋,均系咸丰四年前大臣谆(龄)奏奉谕旨钦定传习第十一辈达赖喇嘛经典之正、副师傅。近虽接续传习达赖喇嘛经典,而呼征掌办事务时,以伊等不善逢迎,竟未禀请具奏。今年三月纹结色呼图克图因病辞退,亦置不拣人接充,实系轻师慢道。昨奉饬选副师傅前来,随查呼图克图册档内,并无年已及岁、深通经典之人。惟有沙布咙普尔觉呼毕勒罕罗布藏楚称甲木巴勒嘉木磋,现年三十八岁,人极老成,经典纯粹,且伊前辈普尔觉喇嘛阿旺甲木巴曾经充当第八辈达赖喇嘛幼小时之师傅。今以该呼毕勒罕充当达赖喇嘛副师傅,实堪胜任,此外亦无人可以拟陪。其罗布藏青饶汪曲自充噶勒丹池巴七年期满,讲演佛法,始终如一,且充当两辈达赖喇嘛正师傅,历今数年,费尽辛苦,尤应恳请奖励,以尊师傅而重黄教.等情前来。查正师傅罗布藏青饶汪曲,自我达赖喇嘛坐床后,即住山上,朝夕传诵经典,未尝稍旷功课。惟有仰邀我皇上恩典,准照第七辈达赖喇嘛之正师傅阿旺却垫蒙赏阿齐图诺们罕名号准其转世,并九辈、十辈达赖喇嘛及此辈班禅额尔德尼师傅等均蒙赏诺们罕名号之例,施恩与我正师傅罗布藏青饶汪曲赏加名号,准其转世,以彰宠异。并准普尔觉呼毕勒罕罗布藏楚称甲木巴勒嘉木磋接充副师傅,以资训迪,沾感无既。相

应咨请据情转奏请旨。等由。准此，奴才等未敢壅于上闻，理合恭折据情具奏，伏乞两宫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议政王、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乙卯

又谕："满庆等奏，请赏达赖喇嘛师傅一折。据称：准达赖喇嘛咨，据布赉绷寺喇嘛等公同禀称，从上年起传习达赖喇嘛经典之正副师傅均系咸丰年间奏奉谕旨钦定。近虽接续传习，而呼征掌办事务竟未禀请具奏。本年春间纹结色呼图克图病退后，亦不拣人接充。现奉饬选副师傅，惟有沙布咙普尔觉呼毕勒罕罗布藏楚称甲木巴勒嘉木磋，人极老诚，经典纯粹，充当达赖喇嘛副师傅，实堪胜任。其罗布藏青饶汪曲讲演佛法，始终如一，请照第七辈达赖喇嘛之正师傅阿旺却垫蒙赏阿齐图诺门罕名号，并九辈、十辈达赖喇嘛及此辈班禅额尔德尼师傅等均蒙赏诺们罕名号之例，施恩赏给正师傅罗布藏青饶汪曲名号，准其转世，并准普尔觉呼毕勒罕罗布藏楚称甲木巴勒嘉木蹉接充副师傅，以资训迪各等情，由该大臣据情转奏等语。著福济、景纹于抵藏后，按照该喇嘛所咨情节，详细查看，满庆等代为奏请，是否出于秉公，应如何办理之处，酌夺具奏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清穆宗实录》卷四八）

景纹为十二世达赖喇嘛谢赏
匾额呈进哈达等代奏折

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二十七日

奴才景纹跪奏，为达赖喇嘛叩谢天恩，恭折代奏事。

窃奴才据达赖喇嘛咨称：于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由驻藏大臣恭录清字译汉上谕一道内开，荷蒙大皇上恩施，赏锡我达赖喇嘛振锡绥疆匾额。等因前来。小喇嘛当即望阙叩谢，敬谨祗领。伏思小喇嘛叠受殊恩，毫无报称，惟有朝夕率领僧众讽诵经典，恭祝大皇上万福万寿，国泰民安，以期仰报鸿慈于万一。今小喇嘛感叩天恩，呈进吉祥哈达一方、长寿古佛一尊，恳请代为呈进。等情。据此，奴才将哈达、佛尊敬谨用匣装固，代为呈进，理合恭折奏闻。为此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钦此。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景纹为协理商上事务呼图克图等请准达赖喇嘛坐床后仍用前辈金册代奏折

同治六年(1867年)七月初三日

奴才景纹跪奏，为据情代奏，仰祈圣鉴事。

窃据协理商上事务呼图克图罗布藏青饶汪曲率同噶布伦、总堪布并三大寺各领袖及商上供职大小番目等公同禀称：历辈达赖喇嘛坐床后，应将大皇帝原赏金册缴存驻藏大臣衙门，由藏专差赍送四川，由四川派员赍送进京更换，始请颁赏新册十三页或十六页不等。兹现在达赖喇嘛已于咸丰十一年七月初三日坐床，应即按照旧章办理。但现值内地军务未靖，道路多阻，辗转羁迟，途次或有疏虞，深恐有负大皇帝重恩。复查第十辈达赖喇嘛阿旺洛桑甲木巴勒丹增楚称甲错，原有九辈达赖喇嘛金册、金印，曾经前任驻藏大臣奏明，准其照旧钤用，未经请换。今现在达赖喇嘛领有十一辈达赖喇嘛金册十三页，以此，商上同三大寺僧俗供职大小番目等公同合词仰恳天恩，逾格赏将前辈达赖喇

嘛阿旺洛桑丹贝卓密凯珠甲木磋原领金册十三页,自此辈达赖喇嘛起,照旧掌管,嗣后接辈,均请免其更换,俾免往返。如蒙俞允,则阖藏僧俗顶戴无既。各等情。据此,奴才查该商上因现在内地军务未靖,道路梗阻,恐专差往返羁迟,或途次稍有疏虞,致负皇上天恩。奴才复与十辈达赖喇嘛未经请换金册成案相符,是以据情代奏。是否有当,伏乞两宫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著照所请。该衙门知道。钦此。

(一史馆藏官中朱批奏折)

十三世达赖喇嘛

阖藏僧俗请认定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免予金瓶掣签事公禀

藏历火牛年(光绪三年、1877年)[①]

大皇帝钦命驻藏办事大臣足下,卑等西藏卸任甘丹池巴、大小呼图克图、师傅、三大寺等各寺庙执事和僧众、四噶伦,公、堪布、札萨克大喇嘛、台吉、颇代等卫藏贵族、侍膳官、侍寝官、侍供官等内侍堪钦、堪穷等僧俗四品官至内外执事七品官、僧俗仲科和民众上下人等公同禀恳:

历代文殊大皇帝于西藏佛教众生慈悲无比,怜悯关照。天子格外施恩,认定十二世达赖喇嘛,令其坐床,统管政教二业,皇恩晖晖,惠及西藏佛教众生。然因我等福份浅薄,光绪元年(藏历木猪年)三月二十日,十二世达赖喇嘛不幸圆寂,使藏地堕入阴暗。所幸圣观音菩萨有缘于雪域,殊胜呼毕勒罕降临无疑。

派员密查暗访于四方，且摄政大栰通善呼图克图[②]通令卫藏上下、南北各宗溪倘若发现怙主达赖喇嘛转世灵童，须迅即禀明，不得欺隐，凡祈请高僧、护法神占卜授记各宗溪呈文及祈祷援辅等情，一一告之僧俗大会，细商详议，秉公认灵，理合上奏。

自光绪元年(藏历木猪年)三月二十日金刚持达赖喇嘛圆寂，已历三年。僧人占卜，诸护法神及历代怙主达赖喇嘛之护法神之主乃穹曲结，降神明示灵童降生之方向、地方、父母名字；曲科杰圣母湖显影授记；且经特派上密院卸任堪布罗桑达吉勘察验核，征兆相符。达布朗敦之灵童，尤为灵异。寻灵顺畅，概因主上大皇帝弘扬黄教为怀，常怙加恩之缘故。达宗与布让所生两童，征兆不符，不足为信。余者多系双亲幻梦之词，实无异样征兆，自当不宜列入金瓶掣签之列。

昔日五世达赖喇嘛特派要员赴京恭请天神大清顺治皇帝万寿，结好良谊，历代大皇帝施恩无比。乾隆五十七年，因乃穹护法神与额尔德尼班智达管家阿旺扎西相勾结，随心认定喀尔喀额尔德尼班智达呼图克图之转世灵童之故，大皇帝特赐金瓶，置于拉萨。自此活佛转世灵童之认定，均须金瓶掣签，将所寻灵童名签，置入其内，祝祷七日或九日，摇动抽签，已成定制。嘉庆年间，八世达赖喇嘛之转世化身第九世达赖喇嘛，系西康邓柯春科土司却江朗结之子，灵异非常，上奏恩准免于金瓶掣签，得以认定坐床。但因西藏佛教众生福份浅薄，年仅十一，遽然早逝。此后，第十世、十一世、十二世达赖喇嘛，均着照圣旨金瓶掣签。不幸十世达赖喇嘛享年仅二十三，十一世也于世仅十八岁，十二世又仅二十岁圆寂。究其缘由，概因卑西藏众生福缘太浅，致使几代达赖喇嘛一一早逝。昔日一世达赖喇嘛根敦珠巴，声闻遐迩，享年八十有四，第二世根敦嘉措享年六十有六；第三世索南嘉措亦享年四十有六，第四世云登嘉措享年二十有八；第五世阿旺洛

桑嘉措享年六十有五;第六世洛桑仁钦仓央嘉措享年二十有五;第七世洛桑格桑嘉措享年五十;第八世洛桑强白嘉措享年四十有七。上述历世达赖,均未经金瓶掣签,除四、六两世外,余者均享尽天年。高宗纯皇帝赐予金瓶,金瓶掣签系大皇帝之慈悲与神佛之谛语,本当灵验。然因时维浊世,西方众生福份浅薄,故先世达赖喇嘛多有早逝,甚为不幸。此次达赖喇嘛之转世认定,倘若不照西藏僧俗民众之所望,恐伤其感,徒增蜚语,无人能予担待。达赖喇嘛系黄教等佛教教主,藏、蒙等僧俗众多笃信之至,主上大皇帝大加褒奖。其转世灵异孩童,应为众望所归者。今寻得之灵童,生于达布朗敦,村后峨岭,其状如象,父名工噶仁青,灵童相貌不俗,虽年幼而言语举止超乎凡夫,无疑是分化人身之大菩萨怙主十二世达赖喇嘛之转世灵童。羲轮晖晖,何能只手以遮;是非昭昭,何须徒生疑惑。故若能恩准免予金瓶掣签,径直认定,则实为施恩格外于西方佛教众生。众生必能宽慰,同享福乐。余下幼童,均无甚灵异之相,设若一并循例金瓶掣签,因卑等藏人福浅命薄,难免阴错阳差,掣中凡童。致使僧俗笃信之达布朗敦灵童失掣,则无疑令僧俗人等遗憾不已,且有碍大体。利弊昭然,不言自明。三宝在上,绝无虚言。事关择选佛教众生怙主,岂敢敷衍。为使主上大皇帝明察,驻藏大臣及摄政通善呼图克图等汉藏官员信服,拟将达布朗敦之灵童火速迎至拉萨近郊日甲桑桓林寺,另将班禅额尔德尼亦迎请至拉萨。一则聚集汉藏官员,令灵童鉴认上世达赖喇嘛之本尊佛像及遗物等;再则着上密院卸任堪布罗桑达吉如实呈报察访曲科甲聂堆,探明村落部族、双亲名讳、灵异征兆等情。待验无误,免予金瓶掣签,径直认定工噶仁青之子罗布藏塔布克甲木错为十二世达赖喇嘛之转世灵童,即行坐床。敬请驻藏大臣迅即将此僧俗至诚公意,绝无反悔推卸之念之下情,转奏主上大皇帝圣鉴。专

此呈上，

甘丹池巴(印)，卸任甘丹池巴正师傅扎敦珠(印)，第穆呼图克图(印)，斡甲塞呼图克图与色巴呼图克图二人(印)，副师傅玉觉活佛(印)，察雅呼图克图(印)，嘉洋协巴呼图克图(印)，夏日巴法王(印)，强政法王(印)，哲蚌寺活佛、轨范师、执事、僧众(印)，色拉寺活佛、轨范师、执事、僧众(印)，下密院堪布、执事、僧众(印)，上密院堪布、执事，僧众(印)，朗吉扎仓轨范师、执事、僧众(印)，内琼扎央林寺轨范师、执事、僧众(印)，功德林寺扎萨克喇嘛、轨范师、执事、僧众(印)，丹杰林寺札萨克喇嘛、轨范师、执事、僧众(印)，策觉林寺执事、僧众(印)，热振格佩林寺执事、僧众(印)，木如寺轨范师、执事、僧众(印)，希德寺执事、僧众(印)，公职人员上世达赖喇嘛之胞兄二公爵(印)，四噶伦和基巧堪布(印)，大喇嘛和章坚公，霍尔康扎萨克，噶西台吉，山颇台吉(印)……[③]公禀。

(原件藏文 西藏档案馆藏)

注：① 时间为原编者考订。

② 指摄政济咙通善呼图克图，即功德林大林佛。

③ 以下各级僧俗官员名印从略。

济咙呼图克图为认定达赖喇嘛转世灵童事致驻藏大臣松溎呈

藏历火牛年(光绪三年 1877 年)

钦命驻藏办事大臣尊前，执掌藏务主持黄教之摄政通善济咙呼图克图敬启者：

西藏僧俗百姓一致期望尽早寻得怙主达赖喇嘛之转世灵童。并于光绪元年起，按拉萨算定之地区方向及其双亲之姓名、

音容等广为寻访。请遍见班禅额尔德尼为首之高僧活佛及藏政府各护法神依次占卜、授记,并发放布施,大为经忏等诸事,业已圆满完成。另,光绪二年三月,已饬令卫藏达布、工布、阿里、那曲及西康等各宗溪和昌都、察雅、里塘、德格、霍尔五地,嘉绒及汉营所属黄、白、黑三族[①]等地域之各土司及管家等,就达赖喇嘛转世灵童之降生及有何奇异灵兆等,务必认真验核,并据实向上呈报。七月,又发出一次饬令,据多数高僧活佛之占卜、授记,已明示灵童降生于东方或东南方向。尤其明示,倘寻得东面方向降生之灵童,则对佛教众生泽被匪浅。历辈达赖喇嘛之主要护法神乃穹曲结降神明示灵童降生之方向、地方、双亲之姓名、音容等,尤以曲科杰圣母湖中观显影明示一致之征相。据拉萨东南四百九十里之曲科杰地方之聂堆禀称,该地区达布朗敦村有男名贡嘎仁青、女名罗桑卓玛夫妇,于光绪二年(藏历火鼠年)五月初五日旭日东升时生一男孩,灵兆异常。等语。为此,特派上密院卸任堪布洛桑达吉前往认真察验,后将该灵童之灵兆据实上报。嗣后本通善呼图克图及诸噶伦、基巧堪布等藏政府公职人员和所有僧俗民众就寻访达赖喇嘛转世灵童事,再次亲自请求乃穹护法神问卦占卜。据诸高僧活佛、尤其乃穹护法神之明示,达布朗敦村寻得之灵童,其降生方向、地方、双亲之姓名、音容,以及降生之吉日良辰等,均极相符,一致信赖此一灵童必为转世灵童。然此事须转奏皇上,恳请金瓶掣签。由于曾向上下南北各地发过饬令,嗣后还陆续收到呈文,其中灵兆较异常者有:拉萨东一千里之达宗宗堆禀称,该地边巴拉丈属地有男名拉旺达吉,女名平措白吉夫妇,于光绪元年(藏历木猪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生一男孩;又据拉萨西二千四百五十里之两名营官和布让宗堆禀称,布让阔匡寺主男名仓巴江白旦增、女名次仁贡宗夫妇,于光绪二年(藏历火鼠年)八月初七日生一男孩。经高僧及

护法神明示，上述两幼童不具备掣签认定之条件。除此两童外，仍可另行寻访灵童。要向东南方向抛献五色哈达，祈愿善神得胜，对与占卜基本相符之第一名灵童核查为宜。倘尔等虔诚祈祷，本护法神时时予以护佑，以资察访。等语。

鉴于事关重大，再一次请求班禅大师为首之高僧活佛和诸护法神占卜、授记，一再明示，达布朗敦村寻得之幼童，灵兆均相符。至于达宗与布让地方所生二幼童，与占卜灵兆不相符，不足为信，未必是达赖喇嘛之转世灵童。其余幼童，皆系其双亲幻梦之词，实无奇异征兆。而达布朗敦之灵童征兆异常，灵童之相貌不俗，举止与众不同，真乃众人所瞩望者。

达赖喇嘛为藏、蒙等族广大众生笃信者，尤其为西部僧俗部众之怙主，又是释教特别是黄教之无与伦比之教主，历蒙皇上眷顾和褒奖。故本通善呼图克图与噶伦、基巧堪布等商议，召集以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为首之各寺院之喇嘛、执事、噶厦之上中下僧俗官员、百姓头目等将如何前后请高僧活佛占卜授记如何饬令上下南北各宗豁，如何接到各宗豁之禀报及如何寻得奇异征兆之灵童等情，当众宣读晓示。各官员部众，对其应有之真实征兆，毫不徇情，精心查核，僧俗部众一致认为，认定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勿庸拖延。据乃穹曲结降神占卜授记、曲科杰寺圣母湖中观显影及其他高僧活佛之预言征兆等，对前后报来之各幼童之异兆核查结果，其中以达布朗敦村降生之幼童为众望所归。故祈请转奏皇上恩准免于金瓶掣签，著由我处直接认定，即行坐床，则对西部所有释教众生是格外恩赐，众生定会诚心喜悦，共享暂远利乐。其余稍具灵异之幼童，若一并金瓶掣签，因卑等藏众福浅命薄而不能掣中众望所归之灵童，定会悔恨莫名，贻误大事，可以三宝为证。鉴于释教众生之怙主关系重大，为西部全体民众一致笃信之大事，能如愿以偿，汉藏双方应立即磋商，务必

圆满解决。

本通善呼图克图与噶伦、基巧堪布等郑重思量并商议，昔日高宗纯皇帝特赐一金瓶，凡寻认灵童时，须掣签决定，此乃恩佑黄教寻认灵童之旨意，勿庸置疑。然如因卑等藏众福薄命浅，掣不到一致虔信之名签，所有众生必将悔恨莫名，贻误大事，此责实难承担。故此，汉藏双方务得深思熟虑。据查，昔日迎请历辈达赖喇嘛之灵童及班禅额尔德尼抵达拉萨后，由班禅额尔德尼、钦命驻藏大臣、政教首领、呼图克图等汉藏官员共同验核，理合掣签上奏等情在案。又，咸丰七年验核上辈达赖喇嘛之转世灵童时，因班禅年幼，未被迎请。再者，当时所选诸幼童降生地均在近处，故事先迎抵拉萨后，由钦命驻藏大臣、热振呼图克图等汉藏官员于罗布林卡格桑颇章内，共同验核认定灵童后，转奏皇上等情亦在案。近接呈文称，此次降生于达布朗敦村之灵童，因距离较近，将迎至拉萨近郊日甲桑旦林寺，班禅额尔德尼不久将前往香林嘎温浴。等情。故为使沿途百姓少受扰害，拟将灵童和班禅额尔德尼同时迎至拉萨，选择吉日，由钦命驻藏大臣为首之汉藏僧俗官员共同验核。同时，从曲科杰寺之聂堆、村落部族、双亲及前往考察之上密院卸任堪布洛桑达吉等处索取加盖私章之呈文，以为验核依据。其余幼童，均无灵异，不日另行咨告。倘允准迎请降生于达布朗敦村之灵童和班禅大师至拉萨，则须各衙署任命官员立即前往迎迓。敬请驻藏大臣札饬晓示班禅额尔德尼及其随从要员速来拉萨。妥否，请不吝赐教。

（原件藏文　西藏档案馆藏）

注：① 清朝将藏北三十九族地方划归驻藏大臣直接管辖，故称汉营。黄、白、黑三族，即指藏北三十九族之黄、白、黑三族，因以不同颜色的旗子区别部落而得名。

松溎奏据情代奏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免予掣签折

光绪三年(1877年)五月十一日

奴才松溎跪奏，为据情代陈叩恳天恩，仰祈圣鉴事。

窃据掌办商上事务通善济咙呼图克图阿旺班垫曲吉坚参率领阖藏大众公同禀称：虔心卜算，认真念经，访获达赖喇嘛之真正呼毕勒罕出世地方灵异幼子仅止一处，其余报出两处，均无足凭。恭递夷禀大众切结异兆清单，祈为代奏，叩恳天恩，准其将灵兆异常之真正呼毕勒罕幼子接来，照例驻藏大臣会同班禅额尔德尼验看明确，即作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再行奏明，定期披剃、坐床，专此叩恳恩施，可否免其掣瓶，以孚众望，庶其无甚灵异之辈不能混淆。等因前来。

奴才伏查，该呼图克图所称俱系实情，诚恐藏属福薄，以致以假惑真，而失众望。可否之处，出自逾格鸿慈，奴才未敢擅便，据情直陈，谨将原禀切结灵异清单，译缮妥协，送军机处，以备察核。此系因时制宜，嗣后不得援以为例。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光绪三年(1877年)六月戊子

驻藏办事大臣松溎奏请将访获灵异幼童可否免其掣瓶，即作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一摺。得旨："工噶仁青之子罗布藏塔布克甲木错即作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毋庸掣瓶。"

(《清德宗实录》卷五二)

松溎等为传谕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免予掣签事致摄政札

光绪三年(1877年)八月二十九日

本大臣已于五月十一日奏请确认达赖喇嘛转世灵童事在案。八月二十九日奉到光绪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朱批谕旨:驻藏大臣松溎奏请将访获灵异幼童可否免其掣瓶即作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一折,得旨:工噶仁青之子罗布藏塔布克甲木错即作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毋庸掣瓶。钦此。

恭录圣旨并译行呼图克图遵照执行,并将尔等执行情况,及时呈报本衙门。

(原件藏文　西藏档案馆藏)

松溎等奏八世班禅为达赖喇嘛呼毕勒罕披剃定名折

光绪四年(1878年)二月十五日

奴才松溎、奴才桂丰跪奏,为班禅额尔德尼敬与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披剃、定名,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前蒙恩旨,准其定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当经据情代奏,叩谢天恩。附片奏明,知会班禅额尔德尼,兹于正月初五日来至前藏,奴才等即于初九日前往看视,并送给食物。遂择吉于十二日巳时同往贡汤极乐寺内看视,班禅额尔德尼谨按佛规,与呼毕勒罕披衣、剃发,敬定法名为阿旺罗布藏吐卜丹甲错吉寨汪曲巧勒朗巴结哇德。是日天气清朗,实属吉祥。班禅额尔德尼当即率阖藏僧俗望阙叩谢天恩,同感圣主鸿慈,皈依真佛。

奴才等伏查向来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出世,均至四岁择吉坐床,请旨遵办。现在该呼毕勒罕将及三岁,俟于明年再由奴才等斟酌情形,将坐床一切事宜照例奏请办理。其班禅额尔德尼似应仍令暂回后藏,届期再行知会前来。

所有奴才等看视班禅额尔德尼敬与呼毕勒罕披剃、定名缘由,除照例通行咨报外,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该衙门知道。钦此。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松溎奏陈商上拟定十三世达赖喇嘛坐床日期请旨遵办折

光绪五年(1879年)二月初九日

奴才松溎跪奏,为商上拟定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坐床日期,恭折驰陈,请旨遵办,仰祈圣鉴事。

窃据掌办商上事务通善济咙呼图克图阿旺班垫曲吉坚参禀称:恭照向章,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均於四岁坐床。此次第十三辈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已及四岁,灵敏异常,僧俗番众,盼望至切。兹特敬谨求神问佛,诚心占卜,惟有六月十三日最为上吉,拟于是日迎接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至布达拉山坐床,以符(孚)众望,恳请代奏,仰邀恩旨。等情前来。

奴才查达赖喇嘛坐床乃阖藏吉祥佳事,自应倍加慎重,可否准如商上所请之处,出自逾格鸿慈。

所有拟定坐床日期,恭折据情代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松溎奏请达赖喇嘛坐床后免换金册片

光绪五年(1879年)二月初九日

再,据禀称历辈达赖喇嘛坐床后,应将原赏金册缴还,经前大臣景纹据情代奏,恳请自第十二辈达赖喇嘛起,所有金册照旧遵用,嗣后接辈,均免更换。奉旨:著照所请,该衙门知道。钦此。钦遵在案。此次仍恳恩施,毋庸更换。等情前来。可否之处,据情附片,谨奏请旨。

军机大臣奉旨:著照所请。该衙门知道。钦此。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敕谕济咙呼图克图照看十三世达赖

光绪五年(1879年)三月庚申

命谕吉(济)咙呼图克图照看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颁发敕书赏赉。诏曰:"谕吉咙呼图克图,自派尔呼图克图办理商上事务以来,广阐黄教,训诲众僧,于一切事件,悉代达赖喇嘛办理妥善,并率领藏中各寺喇嘛、呼巴喇克等,勤唪经卷,虔心祈祷,寻获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洵属可嘉,朕深忻悦。现在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虽经出世,惟年岁尚幼,尔呼图克图务尚仰体朕推衍黄教、仁爱众生之意,妥为照看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令其唪经,并教导阖藏堪布、喇嘛等勤习经典,勉之勿忽。兹特颁发敕书,赏尔蟒缎一疋、妆缎一疋、闪缎一疋、八丝缎四疋,大哈达五方,尔其祗领。特谕。"

(《清德宗实录》卷九十)

赏赐十三世达赖

光绪五年(1879年)三月乙丑

以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坐床,赏给黄哈达一方、佛一尊、铃杵一分、念珠一串,并赏给伊父工噶仁青公衔。

准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钤用金印及黄轿、黄车,黄鞍、黄缰并黄布城。

(同上)

敕谕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坐床事

光绪五年(1879年)闰三月十九日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谕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朕抚驭天下,惟期率土之民,各享安居之福,推兴政教。顷据驻藏办事大臣处奏称:呼毕勒罕尔自降生以来,均有吉祥佳兆,性貌端庄,举止大方,谙习经典,能辨认前世达赖喇嘛所供佛尊用器,卫藏僧俗众人之所见所闻,皆倾心归顺,继由驻藏办事大臣将尔名缮入金奔巴瓶内,免予掣签,即作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等情。朕览奏,深感嘉悦,即降谕令尔作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又降谕特遣驻藏办事大臣松淮于光绪五年六月十三日共同看视,着呼毕勒罕尔于布达拉宫坐床等因咨文。仍将赏尔之诸项物品由驿飞递解送以外,并逐项缮写汉字清单咨呈松淮。抵达之后,呼毕勒罕尔祗领之。今呼毕勒罕正值聪明长进之时,理宜感戴朕施鸿恩,专心勤习经卷,弘扬黄教,俾僧俗众人安居,勿得懈怠。特谕。

(西藏档案馆藏)

松溎奏慎选达赖喇嘛正副师傅折

光绪五年(1879年)五月初四日

奴才松溎跪奏,为照例慎选达赖喇嘛之正副师傅传习经典,恭折据情代陈,仰祈圣鉴事。

窃查向来达赖喇嘛坐床后派充正副师傅,以资训迪。兹据噶布伦、总堪布等禀称:仰蒙大皇帝格外鸿恩,定准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现及四岁,聪明异常,自应照例呈请奏派正副师傅,以资教诲,而符定制。商上大众僧俗各官公同妥议明确,现在通善济咙呼图克图阿旺班垫曲吉坚参,虽经掌办商上事务,公余之时,勤习经典,佛法深通,又为阖藏僧俗之所敬服,堪以拟请作为荣增正师傅,似能胜任。再查沙布咙普尔觉罗布藏楚称甲木巴勒嘉木磋,现年五十五岁,深通佛法,经典颇嘉,前充副师傅时,僧俗大众顶敬诚服,仍拟请作为荣增副师傅,尚堪胜任。理合禀请据情代奏。仰邀恩旨,俯准所请,以符众望。等因前来。奴才复查无异,可否之处,出自格外鸿慈。

所有照例拟请派充荣增正副师傅缘由,恭折据情代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览训示。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松溎奏遵旨照料十三世达赖喇嘛坐床事毕折

光绪五年(1879年)六月二十三日

奴才松溎跪奏,为遵旨照看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坐床事毕,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接奉谕旨,准其于本年六月十三日坐床,并恩赏该呼毕勒罕并济咙呼图克图各物清单,当即钦遵译行商上,钦遵办理。俟御赐各物到时,再行祗领。又奉敕书二道,内载特派奴才照看坐床。等语。

奴才遵即于六月十二日前往热甲萨木丹寺,将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接至山下迤西对古西塘黄布围城帐房之内住宿,奴才照例拣派文武弁兵,会同番营官兵一体住宿照护。十三日该呼毕勒罕起程,汉番弁兵列队相接,直至布达拉山下。奴才先赴山上,俟该呼毕勒罕到时,随同敬诣高宗纯皇帝圣容前,看视该呼毕勒罕行三跪九叩礼毕,遂入小室接见问候。十四日卯时,谨将敕书安放黄亭之内,奴才随至布达拉山寺大都纲殿内。饬令委笔帖式等敬谨宣读敕书,该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率同通善济咙呼图克图跪听。读毕,望阙三跪九叩,恭谢天恩。奴才遂与该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互递哈达贺喜,并赠给玉石戒珠一串、双料黄缎一卷。饬令扶持升坐,僧俗大众挨次行礼,该呼图克图率领僧众,敬诵吉祥经咒毕,大设筵宴,坐床礼成。是日天清气朗,诸事吉祥,阖藏僧俗,无不欢感。

至达赖喇嘛现已坐床,应请照例将呼毕勒罕字样裁撤。合并声明,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钦此。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关于十三世达赖坐床事敕谕丁宝桢等

光绪六年(1880年)七月甲申

谕内阁:"此次达赖喇嘛坐床,除业经颁给敕书、赏件外,著

丁宝祯于司库内提银一万两，派员送至西藏，交色楞额给领。”

（《清德宗实录》卷一一六）

光绪八年(1882年)四月丁卯

又谕：“色楞额奏达赖喇嘛由伊正师傅济咙呼图克图阿旺班第彦曲吉坚参得受格龙小戒，呈进佛、哈达等物一摺。本年正月十三日，达赖喇嘛由伊正师傅受持格龙小戒，实为吉祥之事，朕甚悦之。达赖喇嘛嗣后尤当专学经咒，善守黄教，永承眷爱之恩。著加恩赏给黄哈达一个、椰子念珠一串、玉碗一件、玉盒一件、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对，由色楞额晓谕颁赐。至达赖喇嘛所请，仍将例进贡物交年班前来之堪布到京交纳之处，即著照所请办理。”　（同上，卷一四五）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八月丁亥

驻藏办事大臣讷钦奏：“达赖喇嘛接办藏务，并授格隆大戒，例应免呈递贡品。”报闻。　（同上，卷三九四）

附　关于褫革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

有泰为达赖喇嘛潜逃乞代奏暂行褫革其名号班禅暂来拉萨主持黄教致外务部电

光绪三十年(1904年)七月十一日

外务部。洪密。王爷、大人钧鉴：

炉递艳、冬二电，计已入览。英人所约八条，经督饬委员苦口开导，该番众虽未能全行遵照，却稍有头绪。惟达赖喇嘛于前月十五昏夜潜逃，询及商上僧俗番官，佥云不知去向。查本年战

事,该达赖实为罪魁,背旨丧师,拂谏违众,及至事机逼迫,不思挽回,及复遁迹远扬,弃土地而不顾,致使外人藉口,振振有词。且布达拉山上供有圣容,该达赖亦不敬谨保护,辜恩种种,未便姑容,相应电陈,乞代奏请旨,将达赖喇嘛名号暂行褫革,以肃藩服而谢邻封。并请旨饬令班禅额尔德尼暂来前(藏)主持黄教,兼办交涉事务。是否有当,伏候钧裁。除将该达赖劣迹再恭折详陈外(原文如此,似有误。)

有泰叩。真。印

(《有泰奏牍》,见《清季筹藏奏牍》)

谕军机大臣著将达赖喇嘛名号暂革由班禅暂摄

光绪三十年(1904年)七月十六日

又谕:电寄有泰。电奏悉,著即将达赖喇嘛名号暂行革去,并著班禅额尔德尼暂摄。

(《清德宗实录》卷五三三)

有泰为遵旨革除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暂由九世班禅代理事给甘丹池巴札

光绪三十年(1904年)七月二十五日

钦差驻藏大臣有泰为译行事。

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五日奉电旨:有泰电奏悉。著将达赖喇嘛名号暂行革去,并著班禅额尔德尼暂摄,余著照所议办理。钦此。合亟恭录译行,除传谕班禅额尔德尼外,特译行尔摄政甘丹池巴,遵旨即刻遣派西藏僧俗官员前往日喀则,将班禅额尔德尼迎至拉萨,暂摄怙主达赖喇嘛之职,以便商榷重大事宜。并将

遣派迎请班禅额尔德尼之僧俗官员职衔具册呈报，以备核查。

特此译行甘丹池巴。

（原件藏文　西藏档案馆藏）

关于十三世达赖潜逃事谕旨

光绪三十年(1904年)九月丁丑

驻藏办事大臣有泰奏：“藏番与英兵开衅，达赖喇嘛平日跋扈妄为，临事潜逃无踪。请褫革达赖喇嘛名号。”

（《清德宗实录》卷五三五）

光绪三十年(1904年)九月己亥

又谕：“电寄德麟。电悉。达赖喇嘛被难逃出求救，请为代奏等语。著德麟迅即派员，迎护到库，优加安抚，以示朝廷德意。”

（同上，卷五三五）

光绪三十年(1904年)九月辛丑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德麟。昨据电奏，达赖喇嘛求救，已有旨谕令优加安抚。现派延祉前往库伦迎护。延祉未到任以前，仍著德麟妥为照料。”

（同上，卷五三五）

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一月甲申

又谕：“电寄延祉，电悉。据称天气太寒，行路不便，著准该喇嘛在库伦过冬，以示体恤。一俟春融，仍著延祉偕同前往西宁，毋稍迟缓。”

（同上，卷五三七）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正月乙酉

谕军机大臣等:"昨据延祉等代奏:达赖喇嘛呈称'因英人径行入藏,恐有滋扰,故携印出走。现在惟期藏地早复,以卫众生'等语。英人带兵入藏,并未侵占地方,该达赖喇嘛本不应携印潜逃,自离职守,朝廷保安黄教,仍予加恩曲全。现在西藏业已平靖,一切照常,该达赖喇嘛即可早日回藏,仍承恩眷。切勿游移不定,自外生成。至库伦系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掌教之地,原与西藏各有专归。该达赖喇嘛所请在该处建庙念经,应不准行。仍著延祉懔遵前旨,偕同该达赖喇嘛前赴西宁。再令启程自行回藏,善抚众生。毋负德意,致贻后悔。"

(同上,卷五四一)

有泰奏班禅额尔德尼请准留于后藏以资镇慑片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正月二十四日

再,奴才前奉电旨:有泰奏悉,著将达赖喇嘛名号暂行革去,并著班禅额尔德尼暂摄,余著照所议办理,钦此。钦遵。当即恭录译咨去后。旋准班禅额尔德尼咨称:钦奉恩命,自应谨遵,曷敢妄渎。惟查后藏为紧要之区,地方公事需人料理,且后藏距江孜仅二日程,英人出没靡常,尤宜严密防范。若分身前往西藏,恐有顾此失彼之虞。等情前来。

奴才当查班禅额尔德尼自掌黄教以来,整顿地方,悉有条理,当藏印交兵之际,独能镇静不惊,处置裕如。英人回印,曾往后藏竭见该班禅额尔德尼,接晤之下,彼此极称款洽,洵属难得。江孜现有暂留洋兵,在在均宜防范,所属后藏紧要,自系实情。合无仰恳天恩,准将班禅额尔德尼留于后藏以资镇慑地方之处,

出自鸿慈。谨附片奏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具奏。

三十一年四月三十日奉到朱批:知道了。钦此。

(《有泰奏牍》,见《清季筹藏奏牍》)

延祉等奏达赖喇嘛咨称想察看时势再行归藏折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二月初八日

奴才延祉、绷楚克车林跪奏,为达赖喇嘛叩谢天恩,恭折代陈,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于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初二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十二日奉上谕:昨据延祉等代奏达赖喇嘛呈称,因英人径行入藏,恐有滋扰,故携印出走,现在惟期藏地早复,以卫众生。等语。英人带兵入藏,并未侵占地方,该达赖喇嘛本不应携印潜逃,自离职守。朝廷保安黄教,仍予加恩曲全。现在西藏业已平靖,一切照常,该达赖喇嘛即可早日回藏,仍承恩眷,切勿游移不定,自外生成。至库伦系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掌教之地,原与西藏各有专归。该达赖喇嘛所请在该处建庙念经,应不准行。仍著延祉懔遵前旨,偕同该达赖喇嘛前赴西宁,再令起程,自行回藏,善抚众生;毋负德意,致贻后悔。钦此。遵旨寄信前来,当经奴才等恭奉谕旨,宣示达赖喇嘛,并恭录行知。各在案。

嗣于二月初七日准达赖喇嘛咨称:适奉谕旨,内开:西藏地方业经照常平静。等因。奉此,自应叩谢天恩,并呈进佛座、黄哈达。至回藏一节,意想察看时势,再行归回。并将难易情形,俟陆续另报时仍请随时代奏。等因。准此,除由奴才等咨催达赖喇嘛定日起程,并将原文咨送军机处外,所有达赖喇嘛叩谢天

恩,并呈进佛座、哈达,祈为转递缘由,谨恭折代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知道了。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关于十三世达赖返藏事谕旨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二月癸丑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延祉等,电悉。达赖回藏,准其由张家口、大同内地行走。著理藩院知照各将军、都统、督抚并各盟旗一体遵办。"

(《清德宗实录》卷五四二)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三月乙酉

又谕:"电寄延祉,电悉。达赖喇嘛已有行期,该大臣此时何得辄请开缺,致使藉口。著即恪遵前旨,勉为其难,务当如期催令启程,偕至西宁。如或推诿贻误,惟该大臣是问。至何路行走为便,仍著与朴寿会商妥定电奏。"

(同上,卷五四三)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三月丙戌

驻藏办事大臣有泰奏:"后藏地方紧要,恳准将班禅额尔德尼留于后藏,以资镇慑。"报闻。

(同上,卷五四三)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三月丁亥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延祉等,电奏均悉。达赖喇嘛著即由

西路行走,并著朴寿遴派妥员,随同延祉照料偕行。沿途著各路大臣帮同迎送过境,毋稍疏虞。即著延祉等将此次电旨转行各路,一体遵照。”

(同上,卷五四三)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四月辛酉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朴寿等,电悉。该达赖喇嘛著准其于本月二十四日启行。现在藏中无事,切勿轻听浮言,观望不前。”

(同上,卷五四四)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四月丁卯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延祉等,电悉。该达赖喇嘛现在患病,著即传知安心调理。一俟就痊,即行启程。”

(同上,卷五四四)

有泰奏请开复达赖喇嘛名号折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五月二十九日

奴才有泰跪奏,为据情吁恳天恩,开复达赖喇嘛名号,恭折代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接据三大寺及阖藏僧俗大众递具公禀内称:去岁英兵来藏,安危难料,达赖喇嘛不便留藏,是以权避他方,经驻藏大臣由电奏闻。钦奉电旨,著将达赖喇嘛名号暂行革去。等因。钦此。达赖喇嘛旋即取道哈拉乌苏前赴库伦。兹由库伦寄与噶勒丹池巴并噶布伦及僧俗大众示谕云,现居库伦干垫寺,经库伦大臣代奏,仰蒙皇太后、大皇帝恩施,赏赐多珍,钦派大臣看视。等语,寄信来藏。仰见圣恩优隆,不独达赖喇嘛感激,即阖藏僧

俗莫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惟是达赖喇嘛前经被议,咎固难辞,然当离藏之时,亦属迫不得已。第达赖喇嘛为黄教之主,一旦革去名号,恐难号召番众,维系人心,用是联名务请代恳天恩,开复名号。等情前来。

奴才查达赖喇嘛前往库伦时,曾据商上再三禀诉请予开复。奴才以其行踪靡定,且未确查明白,故未敢遽行入告,冒昧渎陈。兹复据僧俗公禀,奴才伏查达赖喇嘛自光绪二十一年掌办商上事务以来,其时年岁方少,历练未深,全赖左右得人,匡其不逮,无如素所侍从,率多小人,往往不知大体,一味逢迎,于藏印边务情形粉饰多端,以致上下隔阂。藏俗崇信护法,遇有疑难之事,辄往卜之。如箭头寺之护法,假托神灵附体,蛊惑达赖,欺诈愚民,而又干预交涉事件。藏印决战失和,实由护法主之,丧师肇乱,实为罪魁。然而怨毒于人,番民恨之不置,至今百姓作歌演唱,均归咎于护法。则是战争之议,并非皆出于达赖本心,已有明证。奴才前请革去名号,一则该达赖潜踪远遁,不克敬谨保护圣容;一则英员荣赫鹏拥兵来藏,若不面见达赖喇嘛,不肯退兵,藏事可危,势逼处此,不得不奏请暂行革去名号,为一时权宜之计。幸赖朝廷威福,罢兵议和,藏地敉平。刻下相安无事,据阖藏禀恳前来,奴才不敢以参革在先,回护于后,合无仰恳天恩,准将达赖喇嘛名号开复,以顺番情之处,出自鸿慈逾格。

所有据情恳恩开复达赖喇嘛名号缘由,是否有当,理合恭折代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著俟达赖喇嘛由库伦起程后,再降谕旨。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关于开复十三世达赖名号、晋京觐见等谕旨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壬申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延祉。延祉现已补授库伦办事大臣。所有达赖喇嘛回藏即著该大臣遴派廉干妥员,沿途护送。仍著切催该达赖喇嘛一俟病痊,及早启程,毋再延缓。"

(《清德宗实录》卷五四七)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己丑

驻藏办事大臣有泰奏:"请开复达赖名号以顺番情。"得旨:"著俟达赖喇嘛由库伦起程后,再降谕旨。"

(同上,卷五四七)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甲子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延祉,电悉。据称:'达赖喇嘛欲在代臣王旗小住'等语。该王旗部落甚小,达赖喇嘛随带人众,恐难供亿。如果由该旗行走,著延祉、金焕各派干员驰往妥为照料。仍劝令赶紧前进,毋任逗遛。该大臣等务当不分畛域,妥速筹办。"

(同上,卷五四八)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月丁巳

又谕:"电寄延祉,电悉。现在天气已寒,达赖喇嘛著准其在喀尔喀暂住过冬。一俟春融,仍著前往西宁。并著该将军大臣等,妥为羁縻,毋令他往。"

(同上,卷五五〇)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二月壬辰

又谕:"电寄张荫棠,电悉。据代奏:'班禅额尔德尼吁请陛见'等语,具见悃忱。著俟藏务大定后,听候谕旨,再行来京陛见。达赖喇嘛现在留驻西宁,并著暂缓来京。究竟达赖、班禅等来京是否相宜,著张荫棠体察情形,再行详晰电奏。"

(同上,卷五六八)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二月癸亥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张荫棠,电奏悉。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着仍遵前旨,暂缓来京陛见。"

(同上,卷五七〇)

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庚辰

陕甘总督升允奏:"达赖喇嘛久驻思归,惟性情贪啬,难资镇慑,应否准回藏,请旨遵行。"得旨:"达赖喇嘛著暂缓回藏,俟藏务大定,再候谕旨。"

(同上,卷五七二)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二月庚辰

西宁办事大臣庆恕奏达赖喇嘛前往五台山由西宁启程日期。报闻。

(同上,卷五八五)

光绪三十四年(1908)六月乙亥

谕内阁:"前据张荫棠电奏。达赖喇嘛吁请陛见,恭请圣训。当经降旨,著暂缓来见。现在藏务大定,达赖喇嘛已抵五台山,

著山西巡抚传谕该达赖喇嘛来京陛见。由该巡抚遴派文武大员沿途护送,妥为照料。"

(同上,卷五九三)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七月丁未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宝棻,电悉。达赖来京,准其由龙泉关抵定州,改乘火车北上。著该抚会商直隶总督,妥为照料。"

(同上,卷五九四)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八月壬午

谕军机大臣等:"达赖喇嘛来京有期。著派御前大臣博迪苏前往保定劳问。"

(同上,卷五九五)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九月庚寅

谕军机大臣等:"达赖喇嘛现在到京。著派达寿、张荫棠随时照料。"

(同上,卷五九六)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九月丁未

谕军机大臣等:"达赖喇嘛祝嘏,著于王、大臣行礼后,在景福门外另班行礼。"

理藩院奏:"达赖喇嘛应否于入宴坐次跪迎跪送。"得旨:"著于入宴坐次跪迎跪送。"

(同上,卷五九六)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九月壬子

又谕："达赖喇嘛著准其于十月初九日在勤政殿呈进贡物。"

（同上，卷五九六）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戊午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赵尔丰等，会电奏悉。昨饬达寿、张荫棠诘问达赖喇嘛，答词闪烁，意涉支吾。纵肯戒饬番众，而万里遗书需时甚久，三崖等处被攻正急，何能久待？著该大臣等即将三崖等案，设法办结。然后再相机规画赡对，随时请旨遵办，以期步步稳进，勿误事机。"

（同上，卷五九七）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壬戌

谕内阁："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达赖喇嘛上月来京陛见，本日率徒祝嘏，备抒悃忱，殊堪嘉尚。允宜特加封号，以昭优异。达赖喇嘛业经循照从前旧制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兹特加封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其敕封仪节著礼部、理藩部会同速议具奏。并按年赏给廪饩银一万两，由四川藩库分季支发。达赖喇嘛受封后，即著仍回西藏。经过地方该管官派员挨站护送，妥为照料。到藏以后，务当确遵主国之典章，奉扬中朝之信义，并化导番众，谨守法度，习为善良。所有事务依例报明驻藏大臣，随时转奏，恭候定夺，期使疆宇永保治安，僧俗悉除畛域，以无负朝廷护持黄教、绥靖边陲之至意，并著理藩部转知达赖喇嘛祗领钦遵。"

（同上，卷五九七）

理藩部奏为令达赖预先赴塔尔寺恭候受封折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一月初十日

谨奏为达赖喇嘛受封,拟请变通办理,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窃查达赖喇嘛蒙恩加封"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经礼部会同臣部声明定例,应由内阁撰拟敕书,恭请钦派正副使各一员,持节往封等因,议复奏明在案。惟查现值大行太皇太后、大行皇帝大事,加封达赖喇嘛礼节于百日内未便奉行,而达赖喇嘛在京不服水土,若令其久候,转不足以示体恤。臣等公同商酌,拟请变通办理,令达赖喇嘛先行起程,至西宁塔尔寺恭候受封。俟敕书缮齐呈览后,交臣部由驿递送交西宁办事大臣,就近赴塔尔寺往封。达赖喇嘛于受封后,即遵前旨回藏。可否之处,恭候钦定。一俟命下,再由臣部会同礼部,恭拟敕封礼节,奏明办理。所有达赖喇嘛受封拟请变通办理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原件藏一史馆)

孙家鼐等奏内阁遵旨撰拟加封达赖喇嘛封号敕谕文底进呈请旨折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二月十三日

大学士臣孙家鼐等谨奏,为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准礼部文称:本部议奏,本年十月初十日内阁奉上谕,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达赖喇嘛上月来京陛见,本日率徒祝嘏,备抒悃忱,殊堪嘉尚,允宜特加封号,以昭优异。达赖喇嘛业经循照旧制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兹

特加封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其敕封仪节,著礼部、理藩部会同速议具奏。等因。钦此。钦遵抄出到部。臣等查敕封定例,由部请颁诏敕,差正、副使各一员,持节往封;得旨:移内阁撰诏敕,行执事各衙门预备各项事宜;又达赖喇嘛册文用满、汉、蒙古、唐古忒四体。各等语。今敕封达赖喇嘛,拟请酌照办理,恭候命下,行内阁撰拟敕书,缮写满、汉、蒙古、唐古忒四体文字,等因前来。

臣等查照礼部来文,当即敬谨撰拟敕谕文底一道,缮单恭呈御览。伏候命下,照例缮写敕书一道,知会交泰殿,请用御宝后颁发。理合恭折具奏,伏乞圣鉴。谨奏。

附 加封十三世达赖为顺诚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敕谕文

皇帝谕达赖喇嘛:朕维锡之恩礼,九经夙重怀柔,属在方舆,五服咸殷拱向。聿彰黄教,特沛丹纶。尔达赖喇嘛,道衍西方,忱倾北阙。献琛自远,奉万系之皇图,祝嘏维虔,效三呼于灵岳。是以降敕,加封尔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尔其永持戒律,益阐宗风,怀信义于中朝,遵典章于主国,辑和番俗,慎固边陲,用副嘉名,允应洪贶。钦哉。特敕。

(一史馆藏内阁敕谕)

庆恕奏敕封达赖喇嘛名号礼成折

宣统元年(1909年)二月二十一日

全衔庆(恕)奏,为敕封达赖礼成复命,恭折仰祈圣鉴事。

前准理藩部咨称,准礼部如照,本部会奏敕封达赖喇嘛礼节

一折,于本年十二月初三日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抄出到部。相应抄录原奏,咨行西宁办事大臣遵照办理。等因。查原奏内称,谨拟俟奉到敕书,即由理藩部饬驿递至西宁,交西宁办事大臣就近奉敕往封。等语。钦此。奴才自应遵照办理。

查奴才于上年十二月三十日奉到部文,达赖于本年正月二十九日始行抵西宁,在宁小住数日,于二月初七日即驰赴塔尔寺住坐。奴才择于十三日敬赍敕书往封,先行知照达赖预备。届期奴才率同道府,按照礼部所议礼节,前往塔尔寺敬谨敕封。达赖受封后,即恭设香案,望阙叩谢天恩,欢喜之忱,形于颜色,即请代进佛一座、哈达一方,以伸诚敬。礼毕,奴才即率官回署。

所有奴才敕封礼成复命及达赖感激下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一史馆藏会议政务处档）

赵尔丰陈报川军进藏情形并请另立达赖喇嘛改革藏政致军机处军咨府电

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二十七日

效电敬悉。川兵初有入藏之信,藏即以江卡为扼要之地,各处调遣。人问之,则藉张大臣令其练兵十万以图自强为词。尔丰复与川督会衔,晓谕开导,并专札藏中商上三大寺,谕以川兵系奉旨入藏保护黄教,安能扰及藏中,喻以道理,示以证据,一概置若罔闻。其实蛮民心皆不愿,有遣人来者,有暗递禀者,皆言虽系藏属,仍是朝廷百姓,受豢养二百余年,岂肯背叛,无如藏番威迫,不敢相抗,情愿投诚,请派兵保护。尔丰以如此是授藏以口实,皆善言遣去。因思江卡为适中要道,距巴塘尤近,若川兵

至此,藏人竟敢拦阻开仗,内地蛮民悉将震惊,故与川督商改由德格至察木多,联大臣亦拟定由察木多入三十九族,无非为免与较量,以期军行迅速。乃藏番闻知又在察台以外各处调兵,并强于类乌齐地方扼要堵截。复闯入察界,焚我积聚,戕我武弁,伤我向导。嗣尔丰到察,因川兵初出关未经战阵,且行路亦极辛苦,遂派边兵为前锋,川兵继进,藏番皆望影而逃。川兵由类乌齐转入三十九族,边兵由硕板多大路前进,以为应援。到边后,又将抗阻番兵击溃,夺获猪槽炮九驮,大炮四尊,子弹二十三匣。藏番所恃利器悉为我有,已逆料其无能为矣。尔丰于所获藏官、喇嘛等,仍告以川兵入藏之意,给以护照,送令回藏。奈达赖梗顽,复调工布之兵,一在江达,再于墨竹工卡,昏夜攻劫川军。幸川军有备,奋勇迎战获胜,遂安抵拉萨。此川军入藏之实在情形也。

当川军未到之前,商上竟敢当面抵抗,联大臣嗣后传唤不应,并肆行捏诬,谣惑众听。达赖回藏,倨傲横逆尤甚,内断联大臣供给,外调多兵以阻川军,并声言欲攻衙署。及闻战败之后,始惶惧请温大臣各立条约,其实亦非真意,不过藉此稳住众人之心,兼行乘间逃脱之计。迨我军进入拉萨,达赖逃去,藏中僧俗较前转更安静。盖此次之抗阻大兵,不惟藏中百姓不愿,即喇嘛亦多怨言,皆以与朝廷相抗为非。据联大臣函称,乃以布赉明〈绷〉寺堪布最为恭顺,是以川军到后毫无猜疑。边军现在已抵江达,各营报告大抵相同。此藏中现在安静之实在情形也。

达赖现在并未回藏,据联、温两大臣函电,皆云自曲水逃去,彼非真愿结英,此亦急不择路之意。昨经明降谕旨,革其达赖,宣示中外,此诚圣谟远大,扼要以图。盖先革其名号,既已正该革僧背叛之罪,即以绝藏中僧俗观望之心,并免使他国人引以为重。惟更有请者,应请旨饬下驻藏大臣,急招呼图克图中之正直为藏人所共服者立为达赖,以安众心。或即以布赉明〔绷〕寺堪

布暂充，此亦赏功励众之意。然此后应维其教而杀其礼，执其政而抚其民，宣布朝廷德 意，藏众自无不归心矣。愚昧之见，未知当否，谨备采择。嗣后如有所闻，自当随时电陈。

尔丰叩。沁

（《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一三）

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十六日

内阁奉上谕："西藏达赖喇嘛阿旺罗布藏吐布丹甲错济寨汪曲却勒朗结夙荷先朝恩遇，至优极渥。该达赖具有天良，应如何虔修经典，恪守前规，以期传衍黄教。乃自执掌商上事务以来，骄奢淫佚，暴戾恣睢，为前此所未有。甚且跋扈妄为，擅违朝命，虐用藏众，轻启衅端。光绪三十年六月间，乘乱潜逃，经驻藏大臣以该达赖声名狼藉，据实纠参，奉旨暂行革去名号。迨该达赖行抵库伦，折回西宁，朝廷念其远道驰驱，冀其自新悛改，饬由地方官随时存问照料。前年来京展觐，赐加封号，锡赉骈蕃，并于启程回藏时派员护送，该达赖虽沿途逗遛，需索骚扰，无不量予优容，曲示体恤。宽既往而策将来，用意至为深厚。此次川兵入藏，专为弹压地方，保护开埠，藏人本无庸疑虑。讵该达赖回藏后，布散流言，藉端抗阻，诬诋大臣，停止供给。叠经剀切开导，置若罔闻。前据联豫等电奏，川兵甫抵拉萨，该达赖未经报明，即于正月初三日夜内潜出，不知何往。当经谕令该大臣设法追回，妥为安置，迄今尚无下落。掌理教务，何可迭次擅离？且查该达赖反复狡诈，自外生成，实属上负国恩，下辜众望，不足为各呼图克图之领袖。阿旺罗布藏吐布丹甲错济寨汪曲却勒朗结著即革去达赖喇嘛名号，以示惩处。嗣后无论逃往何处及是否回藏，均视与齐民无异。并著驻藏大臣迅即访寻灵异幼子数人，缮

写名签,照案入于金瓶掣定,作为前代达赖喇嘛之真正呼毕勒罕,奏请施恩,俾克传经延世,以重教务。朝廷彰善瘅恶,一秉大公,凡尔藏中僧俗皆吾赤子,自此次降谕之后,其各遵守法度,共保治安,毋负朕绥靖边疆维持黄教之至意,钦此。”

军机大臣署名 臣 奕

臣 世

臣 鹿

臣 那

(《宣统政纪》卷三〇)

联豫为奉旨革除名号事致达赖喇嘛札

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二十八日

钦差花翎副都统衔驻藏办事大臣联,为恭录札行事。

宣统二年正月十六日奉电旨:西藏达赖喇嘛阿旺罗布藏吐布丹甲错济寨汪曲却勒朗结,备荷先朝恩遇至优极渥,该达赖具有天良,应如何虔修经典,恪守清规,以期传行黄教。乃自执掌商上事务以来,骄奢淫佚,暴戾恣睢,为前此所未有,甚且跋扈妄为,擅违朝命,虐用藏众,轻启衅端。光绪三十年六月间乘乱潜逃,经驻藏大臣以该达赖声名狼藉据实奏参,奉旨暂行革去名号,迨该达赖行抵库伦,折回西宁,朝廷念其远道驰驱,冀其自新悛改,饬由地方官随时存问照料。前年来京展觐,赐加封号,锡赉骈蕃,并于起程回藏时派员护送。达赖虽沿途逗留,需索骚扰,无不量予优容体恤,宽既往而策将来,用意至为深重。此次川兵入藏,专为弹压地方,保护开埠。藏人本无庸疑惧。讵该达赖回藏后,布散流言,借词抗阻,诬毁大臣,停止供给。叠经剀切开导,置若罔闻。前据联等电奏,川兵甫抵拉萨,该达赖未经报

明，即于正月初三日夜内潜出，不知何往。当经谕令该大臣设法追回，妥为安置，迄今尚无下落。掌理教务，何得叠次擅离。又查该达赖反复狡诈，自外生成，实属上负国恩，下辜众望，不足为各呼图克图之领袖。阿旺罗布藏吐布丹甲错济寨汪曲却勒朗结着即革去达赖喇嘛名号，以示惩处。嗣后无论逃往何处及是否回藏，均视与齐民无异。朝廷彰善瘅恶，一秉大公。凡尔藏中僧俗，皆吾赤子，自此次降谕之后，其各遵守法度，共保治安，毋负朕绥靖边陲、维持黄教之至意。各等因。钦此。

合亟恭录札行。为专此仰该已革达赖即便钦遵知照。毋违。特札。

右札仰已革达赖喇嘛。准此。

（西藏档案馆藏）

军机处、外务部为劝谕达赖喇嘛回藏等事致赵尔巽等并转联豫、赵尔丰电

宣统二年（1910年）八月初二日

二十九日以前诸电，并联大臣密函均悉。英人停运进藏军粮，路透电亦有此说。布人近无举动，或系虚声探试。英使面称，达赖居印甚不合宜，最好令其回藏，自居一庙，专管教务，不理政事，因奉黄教之人，决不承认新选达赖，且决无选定之日，如令达赖来京，英国亦表同情云云。

综观以上情形，英人并非坚助达赖，但虑其在印煽乱，此时我自以安置达赖为第一要著。朝廷于已革达赖固不能复其名位，而彼苟来归，自可加以优待，希饬罗道即本此意设法劝谕。如能令由海道来京，最为妥善，否则即令回藏，优予安置，密为防闲，总期永远相安，俾免藉口。

至近日条陈藏事者，谓须分别表里，善为操纵，在内之计画当兼程并进，在外之形迹当镇静和平。揆诸近状，所论不无见地。盖在我无隙可乘，外患方能消灭。

来电谓英兵进藏，以礼接待；布又称兵，预筹防护。固属应变之方，然若果到此地步，无论以礼以兵，均难收拾。现在除事前消弭兵端，别无善策。

来电拟拨边兵进扎拉、江一节，系为预防后路，并备不虞起见，但究系添兵进扎藏界，现外人既无动静，如我忽有此举，或恐启其猜疑。惟边藏自应联络一气，仍希熟察情势，出以审慎，一切统赖尽筹会商办理，随时电复为要。

枢。外务部。八月初二日

（《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一六）

班禅为据达赖函告无法返藏缘由并请尽早恢复名号事致驻藏大臣联豫咨

藏历铁狗年（1910年）九月二十四日

驻藏大臣鉴：

据贵大臣批复，本僧特派拍强郭巴（藏语“司轿官”——引者）丹伦多吉伦珠办理迎请达赖喇嘛事宜。近接达赖喇嘛手书内称：“汉军进入拉萨后，造成空前骚乱，迫于无奈，不得不前往印度暂避。本喇嘛向无违背圣上旨意之念，以福田施主和睦亲洽为重，曾前后祈请皇上宽宥。现经英政府再次转禀皇上。此情经由堪色（藏语“堪穹”和色朗巴的简称——引者）命西藏公众会议将历来缘由详告驻藏大臣。本喇嘛在政教二业未获正常宁谧之前，无法返回西藏。”等语。此事详情想必已由西藏公众会议转呈贵大臣。据此，达赖喇嘛暂时难以返回西藏。

前已禀明历辈达赖喇嘛与本班禅及历辈班禅遵从先祖历代福田施主之旨意,师徒亲洽,同为大清社稷效力,专意广衍佛法。如能保留达赖喇嘛之名号,则必能使天神人主大皇帝圣寿延年,社稷昌隆,裨益福田施主。为此,本僧不得不拟请皇上开恩息怒,尽早恢复达赖喇嘛之名号。究应如何上奏,万望大臣不吝赐教。

（原件藏文　西藏档案馆藏）

班禅为据咨派员赴印劝达赖喇嘛返藏事复联豫咨

藏历铁狗年(1910年)九月二十八日

近经驿站接贵大臣文书称:据目前西藏情形,为不使有用人士外流,大皇帝特遣川军,实属保护黄教之意,达赖喇嘛如能仰体圣意即行离开大吉岭返藏,则本大臣即速奏闻皇上吁请开恩恢复其名号,务请善为开导,等语。本僧拟再遣办事干练者到大吉岭恳请达赖喇嘛返藏。然若无大皇帝谕旨,恐难劝回。待遣派之人返藏后,再行呈文。望以福田施主之尊严及宏扬黄教之事为重,赐教如故。谨咨。

（原件藏文　西藏档案馆藏）

关于班禅为已革达赖喇嘛求复职掌及留班禅在拉萨掌办教务事谕令联豫筹商奏明候旨

宣统三年(1911年)正月十八日

又谕：电寄驻藏办事大臣联豫。此次班禅来见为已革达赖乞恩一节，现在达赖是否确系悔过安分，自愿回藏？如班禅与达赖消除从前意见，为彼求复职掌，似可趁此机会，体察情形，酌量筹商。惟权限必须分明，只准管理教务，不准丝毫干

预政权，一切均应从严限制，以杜后患。至留班禅在前藏暂掌教务一节，已革达赖所属之噶布伦一切人等是否悦服，彼此可以相安？著驻藏办事大臣就近详慎酌核，从长计议，再行详细奏明，候旨办理。

（《宣统政纪》卷四八）

二、敕封历辈班禅额尔德尼

五世班禅额尔德尼

“班禅额尔德尼”名号的确定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正月戊申

谕理藩院:“班禅胡土克图,为人安静,熟谙经典,勤修贡职,初终不倦,甚属可嘉。著照封达赖喇嘛之例,给以印册,封为班禅额尔德尼[1]。”

(《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三)

注:① 受封的是五世班禅罗桑益喜。从此,正式确定了班禅额尔德尼这一封号。

册封五世班禅额尔德尼名号敕谕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正月二十二日

奉天承运皇帝敕曰:

朕抚临环宇,慈爱众生。凡恪守戒律循规,为人安静、勤奋修道者,将颁赐封号,以示朕嘉奖之至意。尔班禅历辈遵奉法教,为人安静,熟谙经典,勤修贡职,初终不倦,致使佛教得以弘扬,甚属可嘉。尔出于心悦至诚,遣使前来请安进贡。故朕特赐

尔敕谕,颁金册、金印,封赐班禅额尔德尼名号。札什伦布寺所属各寺,庄园为尔静养之地,他人不可借口滋事。尔应勤奋净修佛法,悉心教诲僧侣,修行正果。特谕。

(原件藏文　西藏档案馆藏)

册封五世班禅额尔德尼名号并颁金印金册敕谕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

皇帝敕谕班禅呼图克图:

尔利裨众生,阐扬释教,身安无恙。荷天眷佑,朕躬康安。朕临治天下,务期率土之民,各安生业,弘扬道统。据呼图克图奏称:"札什伦布所属寺庙地方虽仍前宁谧,然若荷蒙颁降敕书,札什伦布所属寺庙地方将永无争端,且可利法,小僧及众喇嘛皆倾心向化,世代安逸。伏乞钤宝颁敕。"等语。昔因第巴匿报五世达赖圆寂,统揽西土大权,欺众行恶,破坏黄教,扰累土伯特之众,拉藏诛杀第巴奏陈情由。朕以拉藏奋勉于黄教,封为"翊法恭顺汗"。嗣后拉藏奏称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已转世,朕为振兴黄教,封此达赖喇嘛为第六辈达赖喇嘛,给予金印金册。又因拉藏奏请派遣大臣赴藏办事于民大有裨益,朕派大臣会同拉藏办事以来,西藏土伯特人众宁谧无事,均安居乐业。班禅呼图克图世代勤勉宗喀巴教,静心恪守喇嘛法规,仰副朕兴广黄教、逸乐众生之至意,不趋附横逆之事,每年恭派使臣请安进贡,自始至终,虔诚如一,甚属可嘉。兹又为札什伦布所属寺庙地方永久争端,笃诚奏请,相应为保障札什伦布所属寺庙原征赋税永不为他人侵占,兹封班禅呼图克图为班禅额尔德尼,颁给金印金册。特此颁册,派一等侍卫策楞、达喇嘛佐特巴林沁格隆、郎中鄂赖等赍往。并以颁敕礼,赍往三十两重银茶筒一个、银瓶一个、银杯一

只、大哈达十方、小哈达十方、各色缎二十匹。

（一史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六世班禅额尔德尼

纪山代奏七世达赖喇嘛为六世班禅坐床并照例敕赏事谢恩折

乾隆五年(1740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正红旗满洲副都统降二级留任臣纪山谨奏，为恭叩天恩，代为奏闻事。

本年十二月初十日，达赖喇嘛派其□□……前来告称，达赖喇嘛叩谢天恩之唐古特奏书，请大臣等转奏。等因具呈。经臣译奏书内曰："谨奏于文殊菩萨大皇帝圣明陛下，文殊菩萨大皇帝登极以来，屡施隆恩于我西土众生，不胜尽数。现闻将转世班禅额尔德尼呼毕勒罕坐床之处，即行照准小僧等所请施行，并特遣侍卫、喇嘛、官员，命赏给缎匹银两，看视坐床，诵经，散给布施者，诚为大皇帝佑眷小僧等之至意；且又乘便施恩，仍照前例颁给小僧敕谕，赏给物品，不仅小僧感激不尽，我西土所有人等亦皆感恩不尽。小僧惟为我大恩主莲座之牢固，国运之长久，诵经祈祷外，别无报答。是以敬备叩谢天恩奏书、福运哈达，于本月吉日谨奏。"等语。

臣纪山谨将达赖喇嘛叩谢天恩唐古特奏书、哈达，与折一并驿递。为此谨具折奏闻。

乾隆六年二月初三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一史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索拜奏请敕命达赖喇嘛等为六世班禅择师折

乾隆九年(1744年)十一月初四日

副都统兼武备院卿臣索拜奏，为恭陈愚见，仰祈圣鉴事。

伏思西藏乃佛教始传地，所有唐古特、蒙古人众，无不笃信佛法。蒙圣主明鉴，在京城敕建庙宇，仿照西藏立教，教习徒众，并念佛教益盛，益于众生有裨，颁降圣旨，阖藏喇嘛、大小人等闻之，无不感欢。臣索拜仰承皇恩，驻藏办事将近三年，经平素留心察看，所有蒙古、唐古特人等供奉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并无不同。班禅额尔德尼呼毕勒罕虽生性聪颖，然年方七岁，正值勤学经法之时，虽经郡王颇罗鼐选择札什伦布喇嘛等为班禅额尔德尼呼毕勒罕教习经典，但并未奏请为师。祈请圣主特降谕旨，饬交达赖喇嘛、郡王，无论寺居喇嘛或山居喇嘛，择其精通清静之道、谙熟各种经典之大喇嘛，作为班禅额尔德尼呼毕勒罕之师傅，传授经法。所选喇嘛，再恩赏鼓励，教习数年，尽通经典后，亦照给达赖喇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师傅赏号之例，赏以名号，则班禅额尔德尼将感恩不尽。所有喇嘛、蒙古、唐古特人等闻知皇上为黄教颁降慈旨，必定感欢。臣极庸愚，谨陈管见，可否之处，伏乞圣鉴。为此谨具折密奏。

乾隆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又奉上谕:索拜此折著交军机大臣等议奏。钦此。

(一史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索拜奏谕令达赖喇嘛为六世班禅择师并饬其亦不时予以指教片

乾隆九年(1744年)十一月初四日

再,查得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转世后,彼此更替为师。现班禅呼毕勒罕年方七岁,虽不及习经修德、阐讲演练之时,然若特降上谕,饬交达赖喇嘛,择其可教班禅呼毕勒罕经典之贤能喇嘛,教导经法德行,达赖喇嘛亦不时指教之处,一并列入,则美于名利于事。准此,撰拟上谕恭呈御览,伏乞皇上教正,谨遵施行。

乾隆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奉上谕:是。钦此。

(一史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班第等奏报六世班禅前师病故达赖为其另为择师情形折

乾隆十七年(1752年)四月二十五日

奴才班第、那木扎尔谨奏,为奏闻事。

奴才以班禅额尔德尼之师傅喇嘛罗布藏索特巴病故,请达赖喇嘛另行择师教习等情,俟达赖喇嘛由众贤能喇嘛内选出可为班禅额尔德尼之师者,再行具奏。等因。具奏在案。兹经达赖喇嘛挑选,以札什伦布吉刚喇桑之堪布罗卜藏绰依木皮勒学问高深,心行正派,可教班禅额尔德尼擦尼特等情,将此经与班禅额尔德尼相商,亦为满意。等因。缮具奏书,恳请奴才等转奏。是故,将达赖喇嘛奏书一并谨具奏闻。

乾隆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奉朱批:好。钦此。

(一史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敕谕班禅著任达赖喇嘛经师

乾隆三十年(1765年)十月初四日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班禅额尔德尼:

朕临御天下,法度四海,广宣释教,造福众生。凡身敬佛法,严持戒律,勤修经典,善为立身者,定封为黄教之教主。尔深领佛道,堪任达赖喇嘛经师,前世造化,今生严戒,故广集佛徒,受戒师表,以圣贤之德宏扬佛法于前后藏。于朕属下,矢勤矢敬,敬之勉之。特谕。

(原件藏文 西藏档案馆藏)

工部为造办六世班禅金
册领用金两致内务府咨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三月十三日

工部为奏请金两事。

制造库案呈,办造册封班臣额尔德尼金册一分,相应抄录原奏,移咨内务府,照数给发办造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内务府

计粘原奏一纸

附 工部原奏

工部谨奏,为奏请金两事。

先经理藩院行文臣部,遵旨办造册封班臣额尔德尼金册一分。臣部因康熙五十二年原封事例未经记档,其所需页数、分两、成色当经奏明请旨,交理藩院行文驻藏大臣详查去后。今据

理藩院咨称;据驻藏大臣处查得班臣额尔德尼原封金册,计十三页,每页用七八色金十八两成造,镌刻满、汉、西番三项字样,并造具黄纸册式一份,一并咨送前来。臣部照送到式样核算,金册十三页,每页重十八两,计重二百三十四两。每两例给耗金七厘计,耗金一两六钱三分八厘,共需用七八色金二百三十五两六钱三分八厘,理合缮折奏闻。俟命下之日,臣部照例行文内务府,照数支领办造可也。为此,谨奏请旨。等因。于乾隆三十一年三月初八日奏。

本日奉旨:知道了。钦此。

(一史馆藏内务府来文)

敕谕班禅颁赐玉册玉印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仲秋吉日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班禅额尔德尼:

社稷百年民福乐,扬佛育众世安谧。宗喀巴乃至上弘扬释教者,为黄教之主。尔班禅额尔德尼为宗喀巴之高徒凯珠·格勒贝桑布之六世矣。因前世福资,即天资聪敏,心性沉静,为内外众生所尊赞。朕七十寿辰吉庆之时,尔不远万里来京朝贺。特仿照扎什伦布寺建造避暑之殿,任尔用之。今普天众生一体祈福,乃社稷之幸,朕甚喜悦。因尔喇嘛精于佛典,致力宏扬释教,特赏尔玉册、玉印,俟返回扎什伦布寺时赍往。惟政教大事方可启用,凡私事及寻常信函,仍用旧印。嗣后尔喇嘛应仰体朕恩,为宏扬黄教,造福众生,尤为大清国万古长青,事佛祈祷不懈。特谕。

(原件藏文　西藏档案馆藏)

寄信谕恒瑞等将班禅在京圆寂讣告达赖喇嘛及处理善后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十一月初四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诚谋英勇公、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寄信驻藏办事副都统衔等，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初三日奉上谕：班禅额尔德尼为朕之七十寿辰，去年自扎什伦布起行，一路平安，途经之处，蒙古王公、扎萨克等，均皆筵宴，极为欣喜，于塔尔寺过冬。本年七月抵达热河朝觐，七月二十四朕以首次朝觐礼，在避暑山庄万树园盛筵宴赏。万寿之日，班禅额尔德尼亲率众徒在内佛堂念经。八月十九日又宴赏。热河众喇嘛聆听讲经，内外扎萨克、喀尔喀、土尔扈持、杜尔伯特蒙古王公、扎萨克、台吉等，前来献礼叩拜。九月抵京时，众喇嘛及数千和尚等跪迎。伊随后游览海子、内廷、圆明园、香山、万寿山等处. 十月初三日在保和殿赐宴赏赉。又往弘仁寺、雍和宫传法，敷演黄教，造福众生。十月二十九日朕闻班禅额尔德尼发烧身感不适，当即派医诊视，方知出痘。十一月初一日朕亲临探视，喇嘛甚喜，尚甚健谈。初二日病情骤变，入夜圆寂。朕闻之甚是震悼，即赴黄寺拈香。喇嘛本性，虽来去如一，猝然圆寂，实出朕之意外，于心极为不忍，不胜哀伤。原拟为庆贺喇嘛诞辰赐赏镶珠金玉物件，特派大臣赍往，交付商卓特巴、岁本等，仍行赏与喇嘛。今为喇嘛圆寂善后事，赏银五千两，妆缎，蟒缎、各色大缎二十匹、官用缎一百匹，大哈达二十方、小哈达三百方，并饬该处速造金塔，安奉班禅额尔德尼法体，罩以垂帐柩布，供于黄寺殿内，召集京城各寺众喇嘛诵经百日。灵榇返回时，仍遣六阿哥偕同伍弥泰、留保住、

福禄三人护送，经归化城、西宁、木鲁乌苏至西藏。著将此寄信恒瑞等，接奉谕旨，将班禅额尔德尼圆寂之事告知堪布额尔德尼诺们罕阿旺楚臣，并宣谕达赖喇嘛知之，务令妥办善后事宜，以期使班禅额尔德尼呼毕勒罕从速转世。亦将朕施恩情形，明白传谕扎什伦布喇嘛、沙弥、黑人等知之。将朕谕著商卓特巴仲巴呼图克图、岁本堪布译为唐古特文转送达赖喇嘛祇领。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史馆藏军机处满文班禅寄信档）

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十一月庚辰

又谕:“今派博清额于明年护送班禅额尔德尼金塔,前往穆鲁乌苏地方。伍弥泰即将钦差大臣关防,移交博清额,至穆鲁乌苏时将关防移交福禄至藏,俟恒瑞来京之便带回。伍弥泰带来兵十名,一并赏给驰驿。”

（《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一八）

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十一月癸未

谕曰:“博清额于明年护送班禅额尔德尼金塔至扎什伦布地方。事竣,即往前藏更换恒瑞来京。保泰系新到之人,博清额办事历练,所有印务,交博清额掌管,凡事俱统率办理。”

（同上,卷一一一八）

乾隆四十六年(1781 年)正月癸未

敕谕达赖喇嘛等曰:“朕统御万方,抚临亿兆,惟期寰宇众生共享太平,宏敷教化。尔喇嘛仰体朕意,阐扬经典,深堪嘉尚。朕蒙上天庇佑,身体安和。尔讲肄精勤,体候想亦安善也。班禅额尔德尼前以庆祝七旬万寿起程来京,节次遣散秩大臣副都统

等携带御用朝珠、鞍马等物，沿途宴劳，并命皇六子同章嘉呼图克图等迎往赏赉。于七月二十日至热河朝见万寿节。班禅额尔德尼率领众呼图克图等诵经祝厘。于九月初二日来京，叠加赏赉，每遇朝见，意甚欣悦，并无欲归之语。十月二十九日闻其身体发热，即遣医诊视。知花痘见苗，朕复亲临看视。忽于十一月初二日圆寂，虽本性如如，去来一致，而笃诚远来，未能平安回藏，朕心实为悼惜。尚卓特巴忠克巴呼图克图系班禅额尔德尼之兄，而大绥绷乃其高弟，著加恩赏给忠克巴呼图克图额尔德木图诺们汗之号，赏给大绥绷扎萨克喇嘛职衔默尔根堪布之号。俟百日唪经事竣，于二月十三日护送班禅额尔德尼灵榇起程，并遣理藩院尚书博清额、乾清门侍卫伊噜勒图等送至扎什伦布。扎什伦布所属人众，皆赖尔喇嘛照管，务须仰体朕怀，加意约束，善为教养，此即为吉祥善事矣。”

（同上，卷一一二二）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五月丁酉

谕：“著署理侍郎副都统留保住，照料班禅额尔德尼金塔，运往穆鲁乌苏，回至西宁驻扎办事，换诺穆浑来京。”

（同上，卷一一三一）

七世班禅额尔德尼

谕内阁认定六世班禅转世灵童著博清额传旨颁赏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正月二十三日

内阁奉上谕：据博清额奏称，为寻访班禅转世灵童，今寻

得灵异幼童四名。司膳堪布令班禅大师侍从等面认。该侍从等公认四月初八日所生幼童为真身灵童，达赖喇嘛并护法神亦以为该幼童为班禅大师之转世灵童，等语。朕甚欣慰。前世班禅恭顺谦和，远途觐见，谨行佛事，不幸圆寂，已逾两载，朕随时盼望灵童早见。今不负朕意，不违再再祝祷之愿，如期寻得灵童，幸甚佳甚。足见班禅大师修法得道，留去自如，朕不胜欢喜。朕将此情转告章嘉呼图克图，亦不胜欢喜，称颂曰：达赖喇嘛及护法神认定之灵童甚佳。等语。再，接仲巴呼图克图暨司膳堪布认定班禅灵童之奏书，并转告京师各寺，各寺僧众无不欢悦。朕当即下旨，于各寺进供三巡，为已故班禅大师供奉祈祷。至达赖喇嘛特以静修，为早见灵童祝福，甚合朕意。堪布额尔德尼诺门罕阿旺赤成为确定灵童，适时禀报达赖喇嘛，甚佳。特赏赐达赖喇嘛暨阿旺赤成御库大哈达各一方、玉如意各一柄；赏赐班禅大师灵童御库大哈达一方、珍珠一串，玉如意一柄；赏赐仲巴呼图克图暨司膳堪布御库哈达各一方、玉如意各一柄。着派使传谕赍赐达赖喇嘛及阿旺赤成。赏赐班禅转世灵童之御库哈达、珍珠念珠及玉如意等亦由专使亲往扎什伦布交仲巴呼图克图暨司膳堪布前去灵童处转赐。传谕呼图克图暨侍膳堪布，按照向例，速将灵童迎至扎什伦布。在未迎请之前，灵童暂住锡（扎）什伦布近处之清静处，由尔等二人轮流护卫，尔等自当感念朕之隆恩，虔心侍奉灵童。再，章嘉呼图克图敬献灵童之卷函及饬命仲巴呼图克图并侍膳堪布之卷函等一并发去。钦此。

（原件藏文　西藏档案馆藏）

庆麟奏报照料班禅呼毕勒罕迁居情形折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十月二十八日[1]

奴才庆麟谨奏,为奏闻事。

顷奴才庆麟以暂存御赐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物件,俟临近呼毕勒罕迁居之日,庆麟亲捧赍至后藏,当众颁赏。等因,具奏。

八月二十五日,具折遣人捧赍赴京后,奴才即捧赏物起行,九月初四日行抵呼毕勒罕所居巴囊吉雄地方,次日入见呼毕勒罕,是以御赐哈达,呼毕勒罕之父母扶其起立祗领,喜形于色。是日呼毕勒罕之母抱彼乘轿动身,奴才护送,初九日至其居住甘丹勒谢曲林,奴才将御赐物件逐件当众颁赏,呼毕勒罕皆欣然接受。观呼毕勒罕貌极英俊,是日前后藏人极众,凡对来叩人等,皆以手摩顶,毫无惧色。次日,呼毕勒罕宴中用餐,从稀饭中拣出延寿果一个,给奴才一个,奴才受之,次彼又取一个给噶伦丹津班珠尔,继之给其父母、仲巴呼图克图、岁本堪布等各一。在此宴中,呼毕勒罕亲手递饭,别人欲自取亦不准,实与其他幼童殊异。仲巴呼图克图等见之,极为喜悦,感激皇恩,跪称:“我等之师呼毕勒罕前世仰承文殊菩萨圣主之恩深重,不胜尽数;圆寂后,专差诸大臣请至札什伦布供于灵塔;兹呼毕勒罕转世,又蒙圣主鸿恩,赏赐珍物,遣大臣来,大恩实与天地齐,小僧委实感激不尽。我等均系僧人,报效无由,惟有感戴文殊菩萨大皇帝之恩,率众呼巴喇克等虔诚讽经祈祷大皇帝金莲座牢固万万世。”等语。

奴才又赴札什伦布叩拜班禅额尔德尼金灵塔,系以哈达。十五日回返,二十三日抵达前藏。继而仲巴呼图克图等将班禅

额尔德尼呼毕勒罕谢恩奏书、哈达，珊瑚数珠、琥珀数珠各一串，扎喜俐玛佛一尊；仲巴呼图克图罗卜藏吉木巴、岁本堪布罗卜藏开木楚克叩谢天恩哈达各一方，均装匣赍送，恳请代为转奏。谨将赍至之匣贴签，一并恭呈。

乾隆四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一史馆藏军机处满文月折档）

注：①　朱批时间。

谕准七世班禅入扎什伦布寺日期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正月丁酉

谕："前拟本年六月初四日仲巴呼图克图等迎请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入寺，朕方欲遣员赍送赏贺物件，适据博清额等奏：'仲巴呼图克图、绥绷堪布等称，据达赖喇嘛拉穆吹忠选得八月十三系上吉之日，奏请改期迎请'等语，深惬朕怀。班禅额尔德尼前世广敷黄教，诚切皈依，又感激朕恩，寻即转世。既据达赖喇嘛检查，应于八月十三迎请入寺，是日值朕寿辰，允称祥瑞。除令赍送赏件侍卫改期起程外，此旨著交达赖喇嘛阅看，并传谕仲巴呼图克图、绥绷堪布知之。"

（《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九六）

博清额等奏拟分起前往后藏照料七世班禅坐床事宜折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九月初二日[①]

奴才博清额、庆麟、伊鲁勒图、郭莽呼图克图谨奏，为奏闻事。

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坐床日期在即,达赖喇嘛、诺门罕、奴才等前往之人极众,经会商如何行走、何时起身之处,据达赖喇嘛、诺门罕言称:“此次所需乌拉颇多,分起行动方能周转。”等语。兹据后藏仲巴呼图克图等呈文奴才博清额称:“八月初九日抵达甘丹勒谢曲林才好。”等因。是以奴才等共同商酌,由奴才博清额、奴才伊鲁勒图偕同郭莽呼图克图率部员等,七月二十九日由藏起程前往,至岔道口,奴才伊鲁勒图偕同郭莽呼图克图先赴札什伦布备置赏物,等候奴才博清额。奴才博清额携轿夫等前往甘丹勒谢曲林,迎呼毕勒罕至札什伦布,共同照料坐床。嗣据达赖喇嘛、诺门罕文称:“我等于八月初九日自布达拉起行,十二日至阿穆呼郎图塔拉地方,十三日率百余名大喇嘛讽诵皇上万寿经,八月二十一日抵札什伦布,达赖喇嘛为班禅额尔德尼呼毕勒罕批注塔迁爱满[②]等经,返回时前去哲蚌寺给众呼巴喇克等批注多种经典毕,方返布达拉,请大臣等将此代为奏闻大皇帝。”等因。具呈前来。

查得先前达赖喇嘛去往各处,由驻藏二臣内派一员随行。此次奴才博清额先往迎接呼毕勒罕,奴才庆麟驻藏办事,达赖喇嘛前往后藏,路途无人照料。奴才等共同商议,诺门罕随行照料达赖喇嘛,又有噶伦丹津班珠尔前往照管,此数驿尚不需照料之人,然若不派数名官兵随行,则番众看之不威武。现将驻藏协理笔帖式庆德,经奴才等奏准,派去照料达赖喇嘛派遣进京使者。在此修学赏有笔帖式衔四人内巴扬阿,人尚质朴,又通唐古特语,遣彼及委官一员、兵九名,随侍达赖喇嘛。候至后藏,既有奴才博清额在彼,相应由奴才博清额留彼照料达赖喇嘛即可。班禅额尔德尼坐床事毕,达赖喇嘛返还时,奴才博清额送入哲蚌寺,再行回藏。奴才伊鲁勒图、郭莽呼图克图俟班禅额尔德尼呼毕勒罕坐床事成,亦即返藏回京。

奴才等谨将与达赖喇嘛、诺门罕商定缘由,谨具奏闻。

乾隆四十九年九月初二日奉朱批:好。知道了。钦此。

(一史馆藏军机处满文月折档)

注:① 朱批时间。

② 塔迁爱满:满文音译。

博清额等奏报于札什伦布照料七世班禅坐床情形折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九月三十日①

奴才博清额、伊鲁勒图、郭莽呼图克图谨奏,为奏闻迎请班禅额尔德尼呼毕勒罕入札什伦布坐床喜庆礼成情形事。

本年六月十六日,奴才伊鲁勒图、郭莽呼图克图等抵达前藏,赍乾隆四十九年三月初三日上谕:"朕以本年八月十三日仲巴呼图克图等迎请班禅额尔德尼呼毕勒罕入札什伦布坐床喜庆之礼,因赏呼毕勒罕法衣、铃杵、如意、佛珠、各样缎匹、玻璃瓷器等物,派乾清门侍卫伊鲁勒图及郭莽呼图克图赍送。并以吉祥善事,亦赏达赖喇嘛喜庆玉册、玉宝,并赐如意、珊瑚佛珠、各样缎匹、玻璃瓷器等物,俱交伊鲁勒图等带往。俟其抵藏,偕同博清额、庆麟、诺门罕阿旺簇勒提木捧赍,由阿旺簇勒提木向达赖喇嘛宣谕册文并颁赏物。俟赏玉册、玉宝礼毕,博清额即遵朕之前旨,偕同伊鲁勒图、郭莽呼图克图携带赏给班禅额尔德尼呼毕勒罕之物件,前往札什伦布。至彼即同仲巴呼图克图、岁本堪布迎请班禅额尔德尼呼毕勒罕入札什伦布,陈赏物于呼毕勒罕前赏赐。仍谕仲巴呼图克图、岁本堪布:'前世之班禅额尔德尼诚心感激文殊师利大皇帝天恩,转世甚速,文殊师利大皇帝甚为喜悦,今以呼毕勒罕入寺坐床喜庆之礼,特遣我等赍送赏物,尔等

感激文殊师利大皇帝天恩，善加侍奉呼毕勒罕，诚谨勤敏，教习经典，以使呼毕勒罕长成，益加衍兴黄教。'等语。以呼毕勒罕入寺礼，著博清额等将呼毕勒罕性情举止详察密奏。钦此。"钦遵。交付奴才博清额、庆麟后，奴才等将玉册、玉宝等物一同赏给达赖喇嘛等。又经会商，拟由奴才博清额偕同奴才伊鲁勒图、郭莽呼图克图率部员等，七月二十九日自前藏起身前往，至岔道口，奴才伊鲁勒图同郭莽呼图克图等先赴札什伦布，置备赏物，等候奴才博清额。奴才博清额率领轿夫等前往甘丹勒谢曲林，迎请呼毕勒罕入札什伦布，共同照料坐床。达赖喇嘛、诺门罕八月初九日自布达拉启程，十二日抵阿穆呼郎图塔拉地方，十三日率百余名大喇嘛诵经祝祷皇上万寿。八月二十一日至札什伦布，为班禅额尔德尼呼毕勒罕批注塔迁爱满等经，返回时前去哲蚌寺，为众呼巴喇克等批完数种经文，方回布达拉。等情拟定，业经相继奏闻。

七月二十九日，奴才等至巴纳宗岔道口下榻，仲巴呼图克图至，恭请圣安毕，会见奴才等告称："现我仍返甘丹勒谢曲林照料呼毕勒罕，明日等候大臣。"言毕即回。初九日，分路而行，奴才伊鲁勒图、郭莽呼图克图前往札什伦布时，岁本堪布亦出迎数十里，恭请皇上万安，随奴才等至札什伦布，分别照料安顿毕，告称仍回甘丹勒谢曲林迎请呼毕勒罕，言毕即去。初九日，奴才博清额率员外郎扎隆阿至甘丹勒谢曲林后，仲巴呼图克图、岁本堪布皆至奴才博清额住处接迎。奴才告彼等称："今日我行抵呼毕勒罕住处，理合今日即会呼毕勒罕，惟于旷野行走数日，眼目不明，即刻会见呼毕勒罕，尔等疑心，亦未可预料，今日歇息一宿，明晨再会呼毕勒罕。"等语。彼等极为欣喜，言称："此乃大臣款待呼毕勒罕之诚意，我等照饬俟明晨呼毕勒罕起身着装毕，送信给大臣。"等语。言毕离去。初十日晨，彼等派人来报，奴才前去会见

呼毕勒罕，叩呈哈达，呼毕勒罕追放阿迪斯提特，时奴才在旁站立，呼毕勒罕指为奴才预备之席让座，奴才入座后，彼回首凝视奴才，显现喜悦之情。继彼进食，其父母、仲巴呼图克图、岁本堪布侍立西侧，一木碗干饭、一木碗奶茶，呼毕勒罕持一金匙，先食干饭数匙，继将干饭一匙一匙放入奶茶食之，大概一顿食一碗饭。食毕，彼觅其寻常玩耍雀禽，有人拿来一只活鹦哥，彼不要，要小雀，彼等又呈两只磁雀，彼取而视之，以其已死，弃之于地，彼又以小雀咬手，伸手令其父母诊治，其母以线包扎，彼取其线，言已愈合如初。玩耍毕，即欲离席，其母抱彼离席。彼独自行走数步。至圆毡房门，回首看视，见奴才立其身后，复回其席下站立，奴才乘便告知欲返，彼以唐古特语大声留大臣再坐片刻，奴才坐毕，彼即上床坐定。是晨，奴才伊鲁勒图、郭莽呼图克图亦派人向呼毕勒罕献哈达请安，彼遂取哈达一方交付奴才伊鲁勒图属下之人，又召去郭莽呼图克图之沙弥，交付哈达一方，继之又取哈达一方，看奴才博清额，奴才近前，彼以双手捧交。据仲巴呼图克图、岁本堪布告奴才博清额称："我等二人不时轮换照料呼毕勒罕，经留心察看，呼毕勒罕之举止、饮食、步履等情，均似前世班禅额尔德尼。譬如，前世班禅额尔德尼饭后必绕行寺庙一次，而后才来坐床，无事闲暇时亦与徒众戏耍，该呼毕勒罕这般举动，亦似前世班禅额尔德尼。再，前世班禅额尔德尼喜好甜食，该呼毕勒罕亦喜好甜食。我等仔细留心察看，确系呼毕勒罕正身，无可置疑，极为喜悦。此皆仰赖文殊师利大圣皇帝仁爱班禅额尔德尼之恩，呼毕勒罕正身方能迅即转世。"等因。欣欢相告。奴才博清额观其情形，每见呼毕勒罕极为尽心敬重。

十一日，其母抱彼乘轿缓行，在葱堆安歇一宿，十二日尽可入居札什伦布，因仲巴呼图克图等称："明日十三日为大吉之日，呼毕勒罕入寺甚属吉祥。"等语。遂于十二日，呼毕勒罕在前世

班禅额尔德尼之旧花园歇息一宿。奴才博清额先至札什伦布，与奴才伊鲁勒图、郭莽呼图克图会齐，整治御赐呼毕勒罕物件，告知岁本堪布，供圣像于杜楞殿中央。十三日奴才尽早前往，叩谒皇帝圣像，奴才伊鲁勒图、郭莽呼图克图仍在寺内等候呼毕勒罕。奴才博清额前去花园迎请呼毕勒罕入札什伦布，呼毕勒罕稍事歇息进茶后，即至床前，悦容满面，立地伸手祗领御赐衣服、各种器物，其母抱彼坐床后，奴才等各呈曼达、经、佛、塔，彼皆尽数手抚收领。庆麟亦派人呈曼达、经、佛、塔等物，呼毕勒罕亦手抚收领。达赖喇嘛、诺门罕亦派人呈曼达、佛、塔等物，继之各寺大喇嘛、噶伦、东科尔等相继叩呈曼达等物，呼毕勒罕皆以手摩顶。时殿内人众济济，而呼毕勒罕全无厌惧之色。是日天气晴和，前后藏众人皆言无不欢悦。

八月二十日，闻达赖喇嘛、诺门罕将至，奴才等迎达赖喇嘛至打中伙之花园后，即先赴札什伦布照护呼毕勒罕，以等候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坐床后一阵欢笑玩耍，闻达赖喇嘛前来之乐声，不时朝外张望，叫来其父，言达赖喇嘛为何不至，并令其父往催。达赖喇嘛将至，彼穿戴御赐衣帽等物，出门立迎达赖喇嘛，达赖喇嘛问安，入内。呼毕勒罕立达赖喇嘛床下，近前叩拜三次，脱帽至达赖喇嘛前，相互碰头一次，各自入座，呼毕勒罕转向达赖喇嘛而坐，面露笑容。次众皆叩首，进呈哈达，呼毕勒罕以手挨次摩顶。详为观察，呼毕勒罕举止庄重，无所厌恶之处，且达赖喇嘛、诺门罕视之，亦极为欣喜，所见之人，均皆欢喜称是。是日，班禅额尔德尼呼毕勒罕在大杜楞殿宴众人一次。二十三日，达赖喇嘛又盛宴一次。据闻达赖喇嘛尚宴二次。

因奴才等奉旨内载："以呼毕勒罕入寺之礼，吉祥典成，著博清额等将呼毕勒罕性情举止情形详察密奏。钦此。"钦遵。奴才等谨将详察实情具陈奏闻，伏乞圣主明鉴。谨奏。

乾隆四十九年九月三十日奉朱批:欣悦览之。钦此。

（一史馆藏军机处满文月折档）

注:① 朱批时间。

伊鲁勒图等奏报七世班禅坐床事
毕达赖喇嘛等谢恩情形折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九月三十日[①]

奴才伊鲁勒图、郭莽呼图克图谨奏,为奏闻抵达札什伦布,班禅额尔德尼呼毕勒罕坐床事成,起行赴前藏情形事。

呼毕勒罕坐床、呼毕勒罕言谈举止情形,业经奴才等会同博清额另折奏闻。八月二十三日,达赖喇嘛以呼毕勒罕喜庆之礼大宴众人一次,赠呼毕勒罕以曼达、银两、各样绸缎、茶叶等物。二十四日,仲巴呼图克图等延奴才等至札什伦布,以与呼毕勒罕告别礼筵宴一次。

顷经博清额奏准,将照料达赖喇嘛回返。因达赖喇嘛、诺门罕尚有为呼毕勒罕剃度、批经等务,暂时不能起行,奴才等在此无事,故于二十九日恭折驰奏后,即赴前藏。奴才等起程前,达赖喇嘛叩谢天恩,谨备奏书、哈达、古佛、珊瑚数珠、琥珀数珠、盛有红花匣五个、藏香五包、氆氇十包,额尔德尼诺门罕阿旺簇勒提木叩谢天恩,恭备装有奏书、哈达、佛尊等物匣二个、藏香二包、氆氇四包,赍呈奴才等,恳请抵达京城后代奏恭进。至此,仲巴呼图克图、岁本堪布等代呼毕勒罕叩谢天恩,谨备装有奏书、哈达、佛尊、珊瑚数珠一串、琥珀数珠一串之匣一个、藏香二包,仲巴呼图克图、岁本堪布叩谢天恩,谨备装有奏书、哈达三方、玛佛二尊之匣一个、藏香一包、氆氇二包,亦赍呈奴才等,恳请代为恭进。奴才等行抵前藏,各自贴签加固,携至京城进呈外,奴

才等将自札什伦布起程，抵达前藏后整治行装毕，即将起程前往京城之处，谨具折奏闻。

乾隆四十九年九月三十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一史馆藏军机处满文月折档）

注：① 朱批时间。

舒廉为恭录关于传授班禅密宗佛法谕旨事致达赖喇嘛咨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七月初八日①

钦差驻藏大臣副都统舒廉为恭录咨行事。

乾隆五十四年七月初八日内阁奉上谕："据舒廉等奏称，班禅额尔德尼由达赖喇嘛受戒。等语。此乃宏扬佛教、裨益众生之要务，朕甚喜悦。为贺受戒圆满，赏赐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大哈达各一方、玉如意各一柄、珊瑚念珠各一串、四镶黄缎各两匹、龙纹黄缎各两匹、缎大荷包各一对、小荷包各二对，望尔铭记宏扬佛教、利于众生之教诲。朕闻达赖喇嘛欲接班禅额尔德尼于拉萨住锡数月，传授密宗佛法，予以灌顶，甚悦。著舒廉等传谕达赖喇嘛，准予所请，并著班禅于拉萨住锡数月，恭聆法典，精授惠泽。钦此。"钦遵前来。为此，恭录贵达赖喇嘛可也。

（原件藏文 西藏档案馆藏）

注：① 原件无具体时间，此是上谕时间。

为颁赏敕谕七世班禅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正月乙未

敕谕班禅额尔德尼呼毕勒罕曰："朕抚御天下，惟期寰宇众生，安居乐业。尔前世体朕尊崇正教、普育群生至意，维持法门，广布经典，甚属妥协。今尔特遣来使堪布罗布藏班珠尔来请朕安，贡献方物，呈进丹书克，具见悃忱。朕躬荷庥祥，尔亦自当协吉。惟尔幼稚，须知勉绍前因。仲巴呼图克图、绥绷堪布，皆系朕素识之人，恩待优渥。朕今闻尔性资颖慧，勤习经典，仲巴呼图克图等侍奉呼毕勒罕，自宜尽心善导，俾得专习经传，阐兴黄教。达赖喇嘛弟兄蒙蔽达赖喇嘛舞弊，朕皆持平办理。仲巴呼图克图虽断不至如是妄为，倘呼毕勒罕长成，左右一有类此之人，必当照办。仲巴呼图克图其善为护持呼毕勒罕，务以近正人远小人为要。钦哉毋忽。兹尔来使回藏，锡尔敕谕，并赐银茶桶一、壶一、盏一，各色大缎二十匹、大小哈达各十条，交来使堪布罗布藏班珠尔赍回，以示恩眷。特谕。"

（《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七一）

理藩院奏遵旨拟赏加七世班禅封号伏候钦定折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四月三十日[1]

管理理藩院事务工部尚书臣赛尚阿等谨奏，为遵旨拟加班禅额尔德尼等封号，谨缮清单进呈，伏候钦定事。

查班禅额尔德尼为后藏掌管黄教，蒙古、唐古特素所崇信，品秩较(崇)大喇嘛，兹以西藏堆噶尔本地方森番、拉夷不靖，捐资助赏，接济番兵、番民银两、稞石，洵为急公军务，切念众生。仰蒙恩旨敕下臣院拟加封号，臣等公同酌拟，班禅额尔德尼品秩视萨玛第巴克什为较崇，一体加给二字，似不足以视正(示)区别，拟请于班禅额尔德尼封号上加给嘉奖四字，以励其诚。其萨

玛第巴克什，拟请于现在历加衔宗翊教靖远禅师名号上再加二字，以为喇嘛中输忱利济者劝。

所有拟加字句，另缮清单，恭呈御览，伏候钦定后，臣院遵照调取该班禅额尔德尼等印册、敕命，行文各该衙门照例办理。为此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请旨。

附 拟加给班禅额尔德尼封号上之四字清单

谨拟加给班禅额尔德尼四字，恭候钦定：

大慈普安

宣化绥疆②

觉生惠济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注：① 年月日系根据封套所录。

② 朱笔圈定此四字。

七世班禅为遵来咨核查御赐历代班禅金册金印事致驻藏大臣咨稿

藏历木羊年（1835年）

驻藏大臣公启：

近奉咨称："据去岁承准理藩院咨开：'御赐八世达赖玉印、玉册等，只可供奉，不得擅自使用。御赐历辈达赖金印、金册，供奉之玉印、玉册等赐于何时，为何而赐，有何文字记载等情，详细造册呈报理藩院。并查班禅额尔德尼有无印册，有何文字等，具情造册，一并呈报。'等语。前驻藏大臣均已呈报在案。然御赐前辈班禅金印、金册及玉印，玉册，有何文字等，均未详细注明，

碍难办理。特此咨文，请班禅额尔德尼核查御赐前辈班禅之金印、金册及玉印、玉册，有何文字，赐于何时等情，分别注明，尽速咨报本大臣，以便视情办理。此事至关紧要，不得敷衍、延误。"等因。遵即核查，详情咨报如下：

康熙五十二年御赐克珠杰[1]第五转世罗桑益西金印，其印文曰："敕封班臣额尔德尼之印"。此乃他人难获之赏品也。

乾隆三十年，特遣钦差阿萨汗甘傅[2]前来颁赏御赐六世班禅班丹益西金册，敕曰："奉天承运皇帝敕谕班禅额尔德尼：朕统御万邦，抚临亿兆。惟期寰宇众生，共享太平。法纪誉满四海，慈悲顾念，宣化绥疆，矢励清修，善政嘉行，赞颂黄教之威望。尔精于释典，为达赖喇嘛之经师，故获得如同前世之地位。此世将清净戒律，宣扬于僧众之中。严以善行，佛教善业，推衍于乌思藏，为朕统御寰宇而效劳矣。特谕。乾隆三十年正月初四日。"并谕准仍启用前赐五世班禅金印。

乾隆四十五年准袭用御赐五辈班禅金印、金册，并另赐玉册十页。敕曰："奉天承运皇帝敕谕班禅额尔德尼：社稷百年民福乐，扬佛育众世安谧。宗喀巴乃至上宏扬释教者，为黄教之主。尔班禅额尔德尼为宗喀巴之高徒凯珠·格勒贝桑布之六世矣。因前世福资即天资聪敏，心性沉静，为内外众生所尊赞。朕七十寿辰吉庆之时，尔不远万里来京朝贺，特仿照札什伦布寺建造避暑之殿，任尔用之。今普天众生一体祈福，乃社稷之幸，朕甚喜悦。因尔喇嘛精于佛典，致力宏扬释教，特赏尔玉册、玉印，俟返回札什伦布寺时赍往。惟政教大事方可启用，凡私事及寻常信函，仍用旧印。嗣后尔喇嘛应仰体朕恩，为宏扬黄教，造福众生，尤为大清国万古长青，事佛祈祷不懈。特谕。"册文由满、蒙、汉、藏四体字迹合璧写成。并赐四体字迹合璧之玉印，印文曰："敕封班禅额尔德尼之印"。另赐珍贵之赏品。

乾隆四十七年(藏历水虎年),认定克珠杰第七转世灵童本班禅诞生。高宗纯皇帝派遣钦差大臣转赐本七世班禅敕谕及礼品。

乾隆四十九年(藏历木龙年),本七世班禅坐床时,特遣钦差侍卫与掌印喇嘛郭莽呼图克图等前往札什伦布寺。嗣后由八世达赖喇嘛传受比丘戒。至五十四年,除保留原有印信外,未奉有新敕书,故恳请照达赖喇嘛之例赐本班禅敕谕,由甘丹锡热图诺门罕呈请驻藏大臣转奏皇上。

高宗纯皇帝怜爱西天众生,尤为贫僧体恤无比。卑历辈小喇嘛永受深恩,万难图报。惟有钦遵圣旨,恭祝文殊大皇帝万福万寿,朝政兴盛,勤于诵经祝祷,为造福释教众生祈祷三宝。已按文殊大皇帝先前俞允,经金瓶掣签认定达赖呼毕勒罕并为其受戒及做佛事。去岁本班禅前往拉萨为达赖喇嘛受比丘戒,并讲经传法。请诸大臣代为转奏,恳请开恩,按前世班禅之例赐予印、册和名号。祈常赐扬善弃弊之教诲。谨咨

随献哈达二方。

(原件藏文　西藏档案馆藏)

注:① 克珠杰,即一世班禅(1385—1438年)。
② 阿萨汗,音译,似指侍郎衔。

孟保等为赏七世班禅等封号事
给摄政萨玛第巴克什札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七月十九日

钦差驻藏大臣镶白旗满洲副都统衔孟保、钦差驻藏帮办大臣正红旗汉军副都统衔钟方为札行事。

准理藩院咨:“本部具奏,兹次拉达克、森巴番夷兴师犯境之

际,班禅额尔德尼捐资藏兵、助赏百姓银粮。等情。复奉朱批:'著加封班禅额尔德尼宣化绥疆封号,赏萨玛第巴克什懋功封号,以示劝励。钦此。'钦遵。相应移咨贵大臣,将班禅额尔德尼之金册、金印,萨玛第巴克什之敕谕、钤记,遣可信之人赍来本院办理。"等语。准此,特译行诺门罕,遵照办理。窃查金册、金印、敕谕、钤记,事关重大,按旧例须遣汉官专程赍送,较为妥贴。现查驻藏游击殷国富,任期届满,即将更迭,宜派该游击离藏时携至四川,然后再转送京。该游击现遣送廓尔喀人前往边境,俟返回拉萨时,即可派委此事,并催即速起程。为此,特译行诺门罕,速将金册、金印、敕谕、钤记,连同呈文一并交该游击赍往四川总督衙门,然后由四川总督衙门遣使递送理藩院,援例办理。同时应备文呈明原敕谕、金印为何时、因何事赏赐,敕谕有几种文字、内容如何,金印面刻几种文字、是何内容等情,俾本大臣转咨理藩院办理。须至札者

右札策门林呼图克图

(原件藏文 西藏档案馆藏)

敕封七世班禅额尔德尼册文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二月吉日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

朕抚临函夏,亿兆登春,敷宏化于寰中,广善缘于方外。其有阐明黄教,矢励清修者,胜果既彰,新纶宣沛。惟尔妙宣今觉,慧本前生,译奥义于名经,衍灵机于内典,溯白化身示现,迄今净业坚持。用示懋嘉,特颁册命,仍封尔为宣化绥疆班禅额尔德尼,主持札什伦布一带寺宇。尔其督兹部众,秉乃宗传,严戒律于兑方,普沾利济;辑麻祥于震旦,共乐皈依。兹随册赍往哈达一、鹅黄辫

绿松石豆花大荷包二、花小荷包二、玉罐一、牙丝宫扇一、铜胎珐琅碗二、铜胎珐琅五寸碟二、铜胎珐琅鼻烟壶一、鹅黄蟒缎一、鹅黄妆缎一、花锦二、红漳绒二,尚其祗受,无懈恭勤。钦哉。

(一史馆藏内阁杂档)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二月丁酉

谕内阁:"理藩院奏,请换赏班禅额尔德尼[①]金册一折。所有班禅额尔德尼应换金册,著各该衙门于本年三月内赶办完竣,即交该堪布等敬谨赍回,由驻藏大臣转交祗领。至应换金印,著琦善等传知班禅额尔德尼,于下届后藏年班堪布进京时,将现用金印交该堪布赍京,以便照式铸造,仍发给该堪布等领回转给开用。"

(《清宣宗实录》卷四一四)

注:① 七世班禅额尔德尼丹白尼玛。

七世班禅圆寂

咸丰三年(1853)四月丙子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穆腾额奏,班禅额尔德尼涅槃,已降旨照例赏赉,并加赏物件,由驿发去,派谆龄前往赐奠,其后藏事务,暂令扎萨克喇嘛朗结曲丕代办矣。该扎萨克喇嘛平日办事能否妥协,番夷人等是否信服,藏务紧要,必须素孚众望者,方能办理得宜。著穆腾额等详细访察,谆龄现在派往赐奠,并可就近察看。该喇嘛朗结曲丕,如果办理一切妥善,能惬众论,该大臣等即一面奏闻,一面传知该喇嘛,即令其妥为代办。仍查照例案,奏请给与敕谕。现在班禅额尔德尼系在后藏涅槃,与前辈班

禅额尔德尼在京涅槃者不同,著穆腾额等即将向来班禅额尔德尼在藏涅槃后,所有派人代办,及所奉恩旨并敕谕各事宜,查明成案,详晰开单,迅速具奏,毋稍疏漏。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寻奏:"扎什伦布案卷,因乾隆年间廓尔喀劫掠时遗失。据扎萨克喇嘛朗结曲丕禀称,历辈经部所载派人代办,未经奉有恩旨并敕谕各事。"报闻。

(《清文宗实录》卷九〇)

八世班禅额尔德尼

赫特贺奏札什伦布扎萨克喇嘛郎结曲批禀报访获幼子二名灵异情形清单

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初一日[①]

谨将札什伦布色㖫本诺们罕郎结曲批禀报访获幼子二名灵异情形,摘缮清单,恭呈御览。

一、后藏属坠仓地方,番民丹增汪结、夷妇名札喜拉母二人,于咸丰五年八月初八日所生幼子一名拉木结汪堆嘉木参。前后所得灵异事迹,据该番民丹增汪结供称:咸丰三年班禅圆寂之后,小的之兄伊喜夺结,有一日晚上半夜过后之时做了一梦,梦见得班禅佛爷仍旧原样在于床上坐着,我前去朝见佛爷,当蒙佛爷赏给我哈达一方、银瓶一个,上画金字八宝,似觉内贮有水,我心中喜之不尽,当将此瓶装入怀中,即赴偏僻地方观看,将瓶颠倒拿出,有炒熟青稞,其时已醒。又于咸丰四年,未知何月何日,有一半夜做了一梦,耳听得铙钹声音,众人前去观看,小的亦即往视,见得干殿饶结寺迤北有一山坡,坡上喇嘛均各手持执事,

向这边前来,内中执有三层大黄伞一把,伞底之下又有一小伞,系贴金五佛冠之样,似觉微微摇动,还有击鼓之声,觉得班禅亦在其内,即向坠仓家下有一房圈名彭岭楼上阴处设有大垫一个,上坐班禅之样,即时醒了,心中实在喜欢。又有幼子之父丹增汪结做了一梦,梦得有一白人,身穿盔甲,头戴黄帽,就在自居房顶之上插了白旗一杆,家内设有大床一架,上放有海螺一个,交与我吹,我说吹不来,他说这个海螺系象牙做的,比不得别样。等语。我就把海螺口上打扫洁净,吹了一下,声音实在好听。又于咸丰三年三月二十五日一早,看见西边山上出有五色霞光,一直落于坠仓家下,有邻居番民白哲观见。又于四年秋间,有一日早晨,现出五色霞光,一边照着玛尼拉康庙宇,一边照着坠仓之家,随后五色霞光成为一股白光,有该处寺院喇嘛丹巴仑珠及尼玛夺结二人看见是实。次日向着众人言知,有些人言此光未知吉凶,即在免日寺内堪布处算卦,算得实系吉祥,不是凶兆。此幼子系于咸丰五年八月初八日天明时有,幼子之母无疾,降生生下时系白皮包身。是日一早又有一股白光照在坠仓院内,满屋发亮,当叫三柱康萨番民看视,次日又向铸造佛尊之人说了一遍。是日又出了三次霞光,照着坠仓家下,人人看见。后第三日,有番民扛江尼玛顿柱、策忍顿柱二人看见二股白光,连着两边均系五色,惟居中一股系白的,自初八日起至初十日止,连日出有五色霞光,该处番民以及干殿饶结寺内喇嘛群集眼见是实。又于咸丰四年内,该处孩子自攒附近孩子等,在于坠仓院内连日欢声鼓舞。又于五年,有孩子二人赴噶择柳林中采花,当时采得大菊花一朵,其根发出五枝,五枝上又加五枝,颠上发出此花,颜色鲜红,当时就问众人可曾见过此花否,众人言说不但未见此花,而自古未闻,实在奇异。又该处所栽柏杨树多半已焦,自从那年起从新开发,较前茂盛,人人观见。随后飞来白画眉二个,系五年

十一月十四日飞在坠仓柳林内，有番民丹桑及邻居番民四郎顿柱等看见，向着小的说前去观看，真有此鸟。又于十二月十二日复飞前来，在于鲁顶林内住宿三日，人所共知。以上情节均系实在情形，并无虚捏。为此小的坠仓番民丹增汪结及阖家人等出具亲供切结是实。并据坠仓附近僧俗人等公同结称，亦与前情无异。由该色呼本诺们罕核实具报前来。

一、前藏属霞克巴地方东科尔名第巴策旺觉结、夷妇名策忍央金二人，于咸丰四年九月二十日所生幼子一名倾批觉尔结。所得灵异事迹，据该夷妇策忍央金供称：小番妇自从前至如今，在于殴定寺内坐静，于咸丰四年八月内仍在原寺内坐静，于九月二十日生有一子，自从怀孕起，至生幼子之日止，间或做梦，梦见人身牛头底下所穿虎皮围裙。产生此子之日，有使唤小妇拉木结策忍央宗夺结策旺纵巴等言，说天上出有五色霞光。实系真情，并无虚捏等弊。为此小番妇及阖家人等出具亲供切结是实。并据该处邻佑使役等结称，亦与前情无异。由该色呼本诺们罕查实具报前来。

朱批：览。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注：①　奉旨日期，系编者考定。

谕内阁班禅转世灵童现访得二名著准掣签选定呼毕勒罕

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初一日

谕内阁：赫特贺等奏，班禅额尔德尼呼毕勒罕现访得灵秀二童。等语。呼毕勒罕涅槃将及四载，今据赫特贺等奏称访得知觉异常灵妙二童，实属祥瑞，朕心快悦。著照所奏，即照定例将

此二童之名入于金瓶内，唪经敬谨掣签，以定呼毕勒罕。俟掣定后由驿驰奏。

（《清文宗实录》卷二〇七）

谕内阁认定已掣得拉木结旺堆嘉木参为班禅呼毕勒罕著妥为护持

咸丰六年（1856年）十二月十九日

又谕：赫特贺等奏详查班禅额尔德尼呼毕勒罕所遗幼子等签掣定拟奏闻一折。本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驻藏大臣等亲往布达拉山会同呼征阿齐图呼图克图、色呼本诺们罕，率僧俗人等唪经，由金瓶内掣出番民丹择旺结之子拉木结旺堆嘉木参之名签，拟定为呼毕勒罕。是日天气清和，诸事祥瑞，阖藏僧俗人等皆大欢喜。呼征阿齐图呼图克图等按经理称为罗布藏班第衍垂济扎克巴丹贝旺序。实为祥瑞之事，朕心实深嘉悦。著赏给该呼毕勒罕大哈达一幅、珊瑚数珠一串、玉如意一柄；呼征阿齐图呼图克图哈达一幅、嵌玉如意一柄；色呼本诺们罕哈达一幅，嵌玉如意一柄，交该大臣等转行晓谕该呼征阿齐图呼图克图等及阖藏喇嘛，著该呼毕勒罕妥为护持，以副朕广兴黄教之至意。

（同上，卷二一六）

谕内阁著派恩庆会同扎萨克喇嘛朗结曲批看视八世班禅坐床并赏银一万两

咸丰十年（1860年）二月二十二日

又奉谕旨：班禅额尔德尼呼毕勒罕于本年十月初二日坐床，著派恩庆会同色呼本诺们罕前往看视。所有颁给敕书赏赉等

件,著理藩院拣派司员二人驰驿赍往。其沿途经过直隶、山西、陕西、四川等处地方,著各该督抚派委道、府、副、参大员妥为护送。并著曾望颜于司库提银一万两,俟该司员等到省时交给带往,一并赏给班禅额尔德尼。至打箭炉以西,著该督知会前途照例预备马匹,勿致迟误。

(一史馆藏内阁起居注)

谕内阁著派热振呼图克图赴扎什伦布照料八世班禅坐床受戒

咸丰十年(1860年)三月初一日

又奉谕旨:满庆等奏,班禅额尔德尼坐床受戒请派照料一折。班禅额尔德尼呼毕勒罕现届坐床,又值受戒之期,达赖喇嘛尚属年幼,未能前往。前班禅额尔德尼披剃更取法名时,经呼征阿齐图呼图克图前往办理,甚属吉祥,仍著派令前赴札什伦布照料坐床受戒,以示朕振兴黄教至意。

(一史馆藏内阁起居注)

满庆等奏请旨简放八世班禅经师并赏加名号折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初九日

奴才满庆、恩庆跪奏,为据情请旨简放传习班禅额尔德尼经典之师傅,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据札什伦布扎萨克喇嘛罗布藏朗结禀称:遵查班禅额尔德尼自上年十月初二日坐床,即已裁撤呼毕勒罕,并受小戒。本年六月初四日,复照历辈旧规,登坐大昭经床,以期早为学习经

典，率领僧众恭祝大皇帝万寿无疆，民安国泰。应于札什伦布寺众僧内挑选人品端方、经典深沉喇嘛，方能充当班禅额尔德尼之师傅。兹据四家札仓领袖并各管事僧人及办事僧俗番目于格习喇嘛内公举深通经典喇嘛二名，拟定正陪，呈请查验前来。小的札萨克喇嘛查验得，推桑领喇嘛噶青罗布藏丹巴坚参，深通经典，心性诚实，人亦端方，堪以拟正；噶青罗布藏丹坚，经典深沉，人亦良善，堪以拟陪。合无禀请照例具奏请旨简放一名，俾得传授班禅额尔德尼经典。再，六辈班禅额尔德尼之师傅罗布藏曲勒批，于乾隆四十六年蒙恩赏加班第达达尔罕名号；七辈班禅额尔德尼之师傅荣垫嘉勒参，于乾隆五十四年蒙恩赏加班第达诺们罕名号；又前辈班禅额尔德尼之师傅罗布藏顿柱，于嘉庆二年亦蒙恩赏加诺们罕名号。今选充当此辈班禅额尔德尼师傅之喇嘛二名内，恭俟钦定一名后，仍恳大皇帝赏给名号，得以敬谨传习经典，深沾德便。等情。据此，奴才等查该札萨克喇嘛罗布藏朗结选举喇嘛噶青罗布藏丹巴坚参及噶青罗布藏丹坚，吁恳简放一名，作为教习班禅额尔德尼经典之师傅，并照案恳请赏加该师傅名号，系慎重班禅额尔德尼学习经典课程起见。理合据情奏闻，祗候圣裁。

为此循例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议政王、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二月庚午

又谕："满庆等奏，选择班禅额尔德尼教经师傅拟定正陪请简一摺。著照所拟列名第一之噶青罗布藏丹巴坚参，著作为班禅额尔德尼之巴喀什喇嘛，并赏给诺们罕名号，留心教习经典。"

（《清穆宗实录》卷一三）

九世班禅额尔德尼

文硕奏为访获班禅转世灵异幼子三人请旨掣定折

光绪十三年(1887年)九月十九日

奴才文硕跪奏,为据报访获班禅额尔德尼出世之呼毕勒罕,共有灵异幼子三人,循例恭折奏闻事。

奴才先据后藏总管札什伦布事务扎萨克喇嘛苏呼诺们罕罗布藏顿柱,以访获班禅额尔德尼出世之呼毕勒罕敏悟幼子三人缕述吉祥瑞兆灵异情形,呈请具奏。等因。译看原呈,大指〔旨〕谓,自光绪八年第八辈班禅额尔德尼圆寂后,遵照遗言所指方向留心寻访,务求灵异有征、端庄智慧者,方敢记取;其有稍不信心者,即不敢以滥竽充数。兹在后藏所属之托布甲热浪地方,访有番民顿柱宇结、番妇白玛竹马于光绪十年九月二十五日生得一子,取名顿宇缴荩;又在琼科尔结所属达布仲巴地方,访有腔子期美汪波之女阿杼于光绪九年正月十二日生得一子,取名仑珠甲错;又在墨竹宫所属纳木地方,访有降护法番僧丹增汪堆宇结、番妇宜玛布池于光绪十一年正月二十日生得一子,取名丹增坚参。此三幼子屡经试验,均能辨认前辈班禅额尔德尼所奉佛尊及素用念珠等件,委实灵异有征,卜之达赖喇嘛及各寺院,亦皆佥同无异。用谨开具灵异事实,呈请循例核办。等因。

奴才见声叙托布甲热浪地方顿宇缴荩事实内,稍涉附会之疑,复行代办商上事务第穆呼图克图阿旺洛桑称勒拉普结,并饬该苏呼诺们罕罗布藏顿柱确切复查据实申报去后。兹据该呼图

克图诺们罕等先后申复,查得原报幼子内,顿宇缴苳一名,委实吉祥有兆,非敢附会其词,倘有捏饰,情甘重罪。等情。结报前来。

奴才查班禅额尔德尼与达赖喇嘛同为黄教宗主,份应协力阐扬。故其圆寂后,一经访有出世呼毕勒罕,例得专折具奏,俟奉谕旨后,再将各幼童调集前藏,由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公同面试,在布达拉供奉圣容前讽经掣瓶,此定制也。"咸丰三年第七辈班禅额尔德尼圆寂后,访获出呼毕勒罕,经前任大臣赫特贺、满庆于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具奏,十月初十日奉到朱批:'另有旨。钦此。'同日准军机大臣附报匣知会内开,九月初一日奉清字上谕:'赫特贺等奏,访获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聪慧幼子请旨一折,班禅额尔德尼圆寂将及四载,兹据赫特贺等奏称,访获灵敏幼子二人,聪慧异常,诚为吉祥佳事,览之深慰朕念,著准如所请,照定例将此幼子二人之名入于奔巴金瓶,虔诵经典,敬谨签掣,定为呼毕勒罕。俟掣定后,著即驰驿奏闻。钦此。'遵于十月二十三日,率同前办理商上事务呼征阿齐图呼图克图,在布达拉供奉圣容前讽经掣瓶,掣得番民丹增汪结之子拉木结汪堆甲木磋。经该呼征阿齐图呼图克图代达赖喇嘛遵佛典取法名曰罗布藏班垫吹吉扎克巴丹贝汪曲。复经奏闻,于七年正月二十九日奉到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上谕:'赫特贺等奏,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幼子出世,著实验看掣定奏闻一折。本年十月二十三日,驻藏大臣等亲身前往布达拉山,会同呼征阿齐图呼图克图,色呼本诺们罕朗结曲丕,率领众喇嘛僧俗人等念经,由奔巴金瓶将番民丹增汪结之子拉木结汪堆甲木磋之名掣出,定为呼毕勒罕。是日天朗气清,诸事吉祥,卫藏众僧俗人等均皆不胜欢感。呼征阿齐图呼图克图等遵依经典,取名罗布藏班垫吹吉扎克巴丹贝汪曲,诚为吉祥美事,朕心深为欣悦,著加恩赏给该呼毕勒罕大哈达一

方、珊瑚珠一串、玉如意一柄；呼征阿齐图呼图克图哈达一方、嵌玉如意一柄；色呼本诺们罕哈达一方、嵌玉如意一柄，著交该大臣转发呼征阿齐图呼图克图等承领。再，晓谕卫藏众喇嘛等，将呼毕勒罕妥为照料，以副朕振兴黄教之至意。钦此。’钦遵在案。”

今第八辈班禅额尔德尼圆寂后，现据前藏第穆呼图克图、后藏苏呼诺们罕呈报，访获出世灵异幼子三名，既据结称，委实吉祥有兆，试验足凭，理合循例奏闻。其应行面试、讽经、掣瓶等事，一俟钦奉谕旨后，由奴才督同代办商上事务第穆呼图克图遵例办理。为此奏闻。谨奏。

光绪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谕内阁著照文硕所奏将灵童三名入于金瓶掣签

光绪十三年(1887年)十一月壬戌

谕内阁：“文硕奏访获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聪颖幼童三名请旨一摺。班禅额尔德尼转世已届五年。兹据文硕奏称，访获聪颖异常、有灵根之幼童三名，洵为嘉祥，朕心悦览。著照所奏，即遵定例将三幼童之名，入于奔巴金瓶内唪经，敬谨掣签定为呼毕勒罕。俟掣定后，由驿奏闻。”

（《清德宗实录》卷二四九）

文硕奏为诹吉掣瓶先行奏闻折

光绪十四年(1888年)正月十二日

奴才文硕跪奏，为诹吉掣瓶先行奏闻事。

窃奴才前奏后藏苏呼诺们罕罗布藏顿柱呈报访得班禅额尔德尼转世之呼毕勒罕灵异幼童三人等因一折,光绪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奉到朱批:“另有旨。钦此。”同日又奉上谕:“文硕奏访获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聪慧幼子三名请旨入于金瓶签掣一折。班禅额尔德尼圆寂将及五载,今据文硕奏称访获聪慧异常灵异幼子三名,诚为吉祥好事,览奏朕心欣悦。著照所奏,循例将此三幼子名目入于金瓶,诵经敬谨签掣,定为呼毕勒罕。掣定后由驿奏闻。钦此。”其时该诺们罕已照料三幼童亲来前藏,祇候谕旨,奴才当即恭录译行掌办商上事务第穆胡图克图阿旺洛桑称勒拉普结转饬钦遵,并诹吉于本年正月十五日午刻遵例掣瓶。先期于初九日恭请金瓶至布达拉供奉圣容前,一面饬令喇嘛唪经,一面督同第穆胡图克图面试灵异。

除俟掣得其人再行复奏外,谨将掣瓶吉期先行奏闻。为此谨奏。

朱批:知道了。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文硕奏掣定班禅转世灵童遵旨由驿驰陈折

光绪十四年(1888年)正月二十八日

奴才文硕跪奏,为掣定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遵旨驰陈事。

窃奴才前奉上谕:“文硕奏访获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聪慧幼子三名请旨入于金瓶签掣一折,诚为吉祥好事,览奏朕心欣悦。著照所奏,循例将此三幼子名目入于金瓶,诵经敬谨签掣,定为呼毕勒罕。掣定后由驿奏闻。钦此。”钦遵。诹吉于本年正月十五日循例掣瓶,业经奏明在案。

自正月初九日起,由达赖喇嘛董率众僧诵经七日;初十日,

奴才率同第穆胡图克图阿旺洛桑称勒拉普结，验看得访获幼子三名，虽年皆童稚，而端庄凝重，迥异常人；十五日午刻，奴才率同随印司员理藩院员外郎裕钢，恭诣布达拉山高宗纯皇帝圣容前行礼，缮签入瓶，诵经祈祷，一切如仪。既而奴才跪向金瓶掣得原报琼科尔结所属达布地方幼子仑珠甲错，母名阿杼，是为仲巴腔子期美汪波之甥孙。奴才当将掣出名签遍示达赖喇嘛、第穆胡图克图以及苏呼诺们罕并各执事番官喇嘛人等，仍将其余顿宇缴苠、丹增坚参二签拆封传看。其时，自达赖喇嘛以下僧俗诸人莫不欢欣鼓舞，感戴鸿慈，将该幼子仑珠甲错定为班禅额尔德尼呼毕勒罕。达赖喇嘛即于十六日申刻，按依佛典，为该呼毕勒罕披剃，取法名曰罗布藏吐卜丹取吉宜玛格勒克纳木结。

伏查咸丰六年第七辈班禅额尔德尼掣定呼毕勒罕后，奏奉上谕："赫特贺等奏试验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出世幼子掣定奏闻一折，本年十月二十三日，驻藏大臣等亲诣布达拉山，率同呼征阿齐图胡图克图、色呼本诺们罕朗结曲丕，带领僧俗诵经，由金瓶掣得番民丹增汪阶之子拉木阶汪堆甲木参名目，定为呼毕勒罕。是日天气晴和，诸事吉祥，阖藏僧俗莫不欢欣感戴，呼征阿齐图胡图克图依释典，为取法名罗布藏班垫吹吉札克巴丹贝汪曲，诚为吉祥好事，朕深欣悦。著加恩赏给该呼毕勒罕大哈达一方、珊瑚珠一串、玉如意一柄；呼征阿齐图胡图克图哈达一方、嵌玉如意一柄；色呼本诺们罕哈达一方、嵌玉如意一柄。著该大臣等传谕该呼征阿齐图胡图克图等暨阖藏众僧，妥为照料该呼毕勒罕，以仰副朕振兴黄教之至意。钦此。"钦遵在案。

今第八辈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既经掣定，遵旨由驿驰陈，伏祈圣鉴。谨奏。

朱批：另有旨。

（一史馆藏官中朱批奏折）

文硕代奏十三世达赖喇嘛等为掣定班禅呼毕勒罕事谢恩折

光绪十四年(1888年)正月二十八日

奴才文硕跪奏,为据情代奏叩谢天恩事。

据掌办商上事务第穆胡图克图阿旺洛桑称勒拉普结呈称:窃维班禅额尔德尼与达赖喇嘛同承黄教正宗,协力阐扬,责任极重,比五六年来,卫藏番民莫不望如饥渴。今蒙文殊菩萨大皇帝恩准,于访获灵异幼童三人内掣得班禅额尔德尼真呼毕勒罕,不惟卫藏僧俗庆幸同深,想各蒙古闻之亦必欢欣崇奉。而正月十五日掣瓶之际,十六日披剃之时,天气晴和,诸凡顺遂,此皆仰叨大皇帝洪福,因得吉事有祥。达赖喇嘛当偕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率同小僧暨后藏苏呼诺们罕并各番官僧众望阙九叩,恭谢天恩讫。兹达赖喇嘛恭备叩谢天恩哈达一方、古佛一尊、珊瑚珠一串,暨小僧附进叩谢天恩哈达一方、古佛一尊,并请代进。又据后藏札萨克喇嘛苏呼诺们罕罗布藏顿柱申呈,以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既经掣定,其年甚幼,谨循例恭代备进叩谢天恩哈达一方、古佛二尊、珊瑚珠一串;又该札萨克喇嘛率领后藏阖属僧众公进叩谢天恩哈达一方、古佛一尊,并请代进。各等因前来。

除将送到哈达、佛尊、珊瑚珠串装匣呈进外,理合奏闻。为此谨奏。

朱批:知道了。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谕军机大臣颁赏掣定班禅呼毕勒罕并妥为照料

光绪十四年(1888年)三月十五日

又谕:文硕奏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所出幼童察验属实,掣定奏闻一折。本年正月十五日由驻藏大臣亲往布达拉山,会同第穆呼图克图,苏勒挪们罕罗普藏敦珠,率领喇嘛徒众唪经,由奔巴瓶掣出仑珠甲错之名,定为呼毕勒罕。当日天气清和,诸事吉祥,阖藏众僧不胜欢感。第穆呼图克图等取名诺们多罗罗普藏图普单曲吉依木格勒克拉木捷。甚属吉祥,朕心实深嘉悦。著加恩赏给呼毕勒罕大哈达一方、珊瑚珠一串、玉如意一柄;第穆呼图克图哈达一方、嵌玉如意一柄;苏呼诺们(罕)哈达一方、嵌玉如意一柄,交该大臣传谕该第穆呼图克图等并阖藏众喇嘛等,将该呼毕勒罕妥为照料,以副朕振兴黄教之至意。

(《清德宗实录》卷二五三)

升泰奏择定班禅呼毕勒罕坐床吉期请旨遵办折

光绪十七年(1891年)八月二十八日

奴才升泰跪奏,为据禀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坐床吉期,请旨遵办,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据札什伦布札萨克喇嘛汪曲楚称禀称: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于光绪十四年掣定后,现在德青颇章庙内居住,年已九岁,举动端严,僧俗番众欢心悦服,均望即早坐床,得以阐扬黄教,谨择吉于光绪十八年正月初三日迎请该呼毕勒罕回札什伦布山上坐床,最为上吉,禀请代奏前来。奴才溯查历辈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或三四岁,或五六岁即请坐床。此次班禅额

尔德尼之呼毕勒罕年已九岁,灵敏异常,前因边务未靖,遂令吉期久延。刻幸边方无事,蒙古藏番人众系望尤殷,可否即准坐床之处,出自圣主天恩。

所有据禀拟择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坐床吉期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朱批:著照所请。该衙门知道。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谕内阁著派升泰等看视班禅呼毕勒罕坐床并颁敕书赏银

光绪十七年(1891年)十月二十二日

又奉谕旨:班禅额尔德尼呼毕勒罕于明年正月初三日坐床,著派升泰会同苏呼诺们罕前往看视,所有颁发敕书赏赉等件,著由驿驰递,其沿途经过地方妥为护送。并著刘秉璋于司库提银一万两,派员迅速解往,一并赏给班禅额尔德尼祗领。

(一史馆藏内阁起居注)

光绪十七年(1891年)十月壬寅

驻藏办事大臣升泰奏:"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坐床吉期,例颁敕书,请由驿驰递,其恩赐各物,请饬各省派员接换护送,以期迅速。"又奏:"扎萨克请遵照佛规,饬令第穆呼图克图依期赴扎什伦布寺院,照料呼毕勒罕坐床、受戒、传经。"均如所请行。

又奏:"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请援照封亲之例,移封外祖父期美汪布爵衔、顶戴、花翎。"下所司议。寻理藩院奏:"历届呼毕勒罕之父蒙恩赏给爵衔、顶翎,非专指坐床荣亲而论,未便

援例。应否援照达赖喇嘛请封懿亲之案,赏给公衔或头等台吉之职,只授本身,毋庸袭替。”得旨:“期美旺布著加恩赏给本身辅国公衔。”

(《清德宗实录》卷三〇三)

为坐床事敕谕班禅呼毕勒罕

光绪十七年(1891年)十一月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班禅额尔德尼呼毕勒罕:

朕抚临天下,薄海内外,安享太平,弘扬黄教。前据驻藏大臣奏称,尔呼毕勒罕自降生起,吉兆祥瑞,慧性深沉,行止端庄,灵异特著,全藏僧俗,皆欢乐焉。光绪十四年正月十五吉日,由驻藏大臣与第穆呼图克图、苏呼诺门罕率同布达拉各寺庙喇嘛,前往高宗纯皇帝圣像前,照例祈祷念经,由金本巴瓶中抽出尔名等情,朕览阅之,甚为嘉悦,即敕命尔为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特遣驻藏办事大臣升泰于光绪十八年正月初三日公同看视,令尔呼毕勒罕于札什伦布寺坐床,并赐尔诸项赏件,由驿递往,又逐项缮写汉字清单,交寄升泰。至时尔呼毕勒罕祗领。今尔呼毕勒罕适值聪慧培育之际,理应感戴朕施鸿恩,勤习经典,推兴黄教,僧俗安居,勉之勿怠。特谕。

(原件满蒙藏文　西藏档案馆藏)

升泰奏遵旨赴后藏照料班禅呼毕勒罕坐床并由江孜起程日期折

光绪十七年(1891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奴才升泰跪奏,为奴才于江孜途次钦奉朱批,照料班禅额尔

德尼之呼毕勒罕坐床,改拟先赴后藏襄事毕,即行赴边,并由江孜启程日期,恭折驰陈,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前于光绪十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具奏,代陈札什伦布札萨克喇嘛汪曲楚称禀恳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择吉于光绪十八年正月初三日坐床一折,并代陈可否钦派驻藏大臣前往督饬照料一片,均于十二月十八日在江孜途次钦奉朱批:著照所请。该衙门知道。钦此。当经译行商上及札行札萨克喇嘛钦遵去后。查奴才于本月初三日奏报由藏赴边启程日期在案。沿途因第穆呼图克图及从事人等将往后藏襄办坐床事宜,需用马夫甚多,一时调集不齐,以致耽延,于月之十六日始抵江孜。适接边务委员黄绍勋、张昉来禀,保尔前赴孟腊,尚无回岭确信。兹复钦奉朱批,饬往后藏督饬照料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坐床。查坐床吉期即在十八年正月初三日,为时甚促,且江孜距后藏仅二日程,保尔又尚无回岭确信,自应先赴后藏,迅将坐床事宜遵旨照料。兹于本月二十六日拜折后,由江孜启程,改赴后藏,届计正月初旬约可蒇事,即当由后藏驰赴边界,会晤英使,妥商后三款,早为了结,以纾宸廑。前于固溪途次接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函示,边务机宜尤当谨遵办理,统俟到边后,再将会晤英使商酌情形,随时奏闻。

除另备公函呈递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拟电交边务委员由岭电达该衙门外,所有奴才途次钦奉朱批,照料坐床后再行赴边,及由江孜改赴后藏日期各缘由,理合由驿五百里驰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再,现届封印期内,所有此次应用印花,遵例开用后,敬谨封固,合并声明。谨奏。

朱批:该衙门知道。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升泰奏改派淋水堪布为代理钦差喇嘛照料九世班禅坐床事片

光绪十七年(1891年)[①]

再,奴才于十一月二十四日案据札什伦布札萨克喇嘛汪曲楚称禀称:窃札什伦布卸任商卓特巴苏呼诺们罕罗布藏顿柱,于光绪十七年十月十五日因旧病复发身故。查该苏呼诺们罕,前于光绪十四年曾蒙恩施颁发苏呼诺们罕印信一颗,兹既身故,例应包封盖印呈送,以备缴销。查该苏呼诺们罕,于本年七月内,曾由掌办商上第穆呼图克图据转代请奏派钦差喇嘛照料班禅坐床,兹既身故,查班禅坐床吉期择于光绪十八年正月初三日,为时过促,可否准以淋水堪布罗布藏尽巴到期先行代理钦差喇嘛照料班禅坐床,免误吉期。计呈缴苏呼诺们罕铜质印信一颗,遵用木匣封固。等情前来。据此,奴才复查无异。查班禅坐床择吉于光绪十八年正月初三日,为期已迫,必俟奏闻后奉旨改派,诚恐有误吉期,若听其竟无钦差喇嘛,于坐床典礼亦觉阙如,殊失蒙古、番人瞻仰之忱.商之第穆意见,均复相同。合无仰恳天恩,准其即以该淋水堪布罗布藏尽巴到期先行代理该苏呼诺们罕钦差喇嘛事宜,俾得照料班禅坐床,庶于典礼无阙。

除将呈送苏呼诺们罕铜质印信一颗,遵例切角加包妥固,由驿赍交理藩院咨缴外,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著照所请。该衙门知道。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注:① 时间为编者考订。

升泰代奏请第穆呼图克图经理九世班禅坐床受戒传经请旨片

光绪十七年(1891年)[①]

再,据札萨克喇嘛汪曲楚称禀称: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择吉于光绪十八年正月初三日坐床,恳请奏明遵照佛规迎请第穆呼图克图阿旺洛桑称勒拉普结先期前往,照料受戒,传授经典。查咸丰十年第八辈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坐床受戒,彼时因达赖喇嘛年幼,未能传授经典,迎请掌办商上呼征阿齐图呼图克图奉旨饬赴札什伦布寺院遵依佛规照料受戒传经在案。现在达赖喇嘛亦尚年幼,且未受格隆大戒,查与清规不符,未便请迎。伏查光绪十四年掣定该呼毕勒罕后,经第穆呼图克图披剃、更取法名,均属吉祥。适值坐床受戒,仍请第穆呼图克图先期至后藏札什伦布寺院照料受戒传经,小的札萨克喇嘛及后藏大众僧俗实深欢欣。禀请据情代奏。前来。

奴才查该札萨克所禀,以该呼毕勒罕坐床,择吉受戒传经之期,不敢违悖佛规,又因达赖喇嘛年幼,未受大戒,不便相迎,仍请第穆呼图克图前往照料受戒,传授经典,核与成案相符。应否准如该札萨克所请,并饬令第穆呼图克图依期赴札什伦布寺院,经理该呼毕勒罕坐床受戒传经之处,奴才未敢擅便,谨附片据情代奏请旨。

朱批:著照所请。该衙门知道。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注:① 时间为编者考订。

升泰代奏请颁发班禅呼毕勒罕坐床敕书与赏物请旨片

光绪十七年(1891年)[①]

再，据札萨克喇嘛汪曲楚称禀称：从前历辈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在札什伦布寺院坐床，均由京特派钦差官员、喇嘛等赍送御赐各物，赴藏照料，抑或奉旨钦派驻藏大臣亲赴后藏，督饬照料，所有恩赐敕书、赏物，叠蒙逾格优眷，仰邀天恩各在案。惟查藏卫年来印度构兵，瞻番不靖，沿途番民供亿烦苛，疲于奔命，几至十室九空，近复牛瘟盛行，支应夫马万属不易。此次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坐床吉期，委因蒙古、藏番延望久殷，择吉过促，所有此次敕书，请即由驿驰递，以应吉期，其恩赐各物，请由各省派员接换护送，以期迅速而昭慎重。查坐床旧例，向应钦派喇嘛照料。兹有因病卸任商卓特巴诺们罕办事谙练，刻下病已痊愈，并恳可否奏请赏派，抑或仍由京钦派。等情。恳乞代奏前来。奴才查此次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坐床，择吉过促，若一切照章办理，为时过久，有误吉期，该札萨克喇嘛所请各节，意在迅速简易，俾该呼毕勒罕即早坐床，以慰众望而恤番情。奴才未敢擅专，是否有当，理合附片代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请旨。

朱批：著照所请。该衙门知道。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注：① 时间为编者考订。

升泰奏遵旨奏看视班禅呼毕勒罕坐床礼成折

光绪十八年(1892年)正月二十六日

奴才升泰跪奏,为奴才遵旨看视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坐床礼成,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准户部咨开,内阁钞出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奉上谕:"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于明年正月初三日坐床,著派升泰会同苏呼诺们罕前往看视。所有颁给敕书、赏赉等件,著由驿驰递,其沿途经过地方,妥为护送,并著刘秉璋于司库内提银一万两,派员迅速解往,一并赏给班禅额尔德尼祗领。钦此。"当经恭录札知札萨克喇嘛钦遵去后。即于本年正月初三日,率领第穆呼图克图、札萨克喇嘛等,将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由广佑寺奉迎札什伦布山,奴才照例先期拣派文武员弁,会同番兵,一体照护。是日该呼毕勒罕出寺,复派汉番弁兵列队相迓,直至札什伦布山下,复由奴才恭录谕旨安放黄亭内,是日亲往送赴山上。该呼毕勒罕到时,随同敬诣高宗纯皇帝圣容前,行三跪九叩礼毕,随至大殿内,饬令委笔帖式等敬谨宣读谕旨,该呼毕勒罕望阙叩谢天恩,随即饬令扶持升床。奴才复与互换哈达贺喜,僧俗大众挨次行礼,该呼毕勒罕率同僧众敬诵吉祥经典毕,例设筵宴,坐床礼成。时值天朗气清,诸事吉祥。坐床后,奴才宣示朝廷德意。该呼毕勒罕神采隐秀,心性莹通,酬对始终均无失礼,年未一旬,而有成人之度。阖藏僧俗及汉番蒙古来朝佛瞻礼者,无不欢心鼓舞,共诧神奇。

除俟敕书、恩赏银两等件颁发到日,再由奴才转交该班禅额尔德尼祗领,另折代谢天恩外,所有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坐床礼成缘由,理合恭折奏闻,伏乞皇上圣鉴。

再，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现已坐床，应请照例将呼毕勒罕字样撤去，合并声明。谨奏。

朱批：该衙门知道。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奎焕等奏请循例赏给九世班禅之师傅诺门罕名号折

光绪二十年(1894年)二月初一日

奴才奎焕、奴才延茂跪奏，为班禅额尔德尼之荣增师傅循例请旨赏给诺们罕名号，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据札什伦布札萨克喇嘛汪曲楚称禀称：遵查班禅额尔德尼荣增师傅洛尔巴呼毕勒罕罗布藏丹增汪结，深通经典，道法精能，且于应行传授事宜，尤能勤加讲究。现值与班禅额尔德尼传授大藏经卷之际，因查七辈班禅额尔德尼师傅荣垫嘉勒参，于乾隆五十四年蒙恩赏加班第达诺们罕名号；又八辈班禅额尔德尼[1]师傅罗布藏顿柱，于嘉庆二年蒙恩赏加诺们罕名号；又咸丰十一年九辈班禅额尔德尼[2]师傅噶沁罗布藏丹巴坚参，蒙恩赏加诺们罕名号各在案。现辈荣增师傅洛尔巴呼毕勒罕罗布藏丹增汪结，仍恳天恩赏给诺们罕名号，俾得敬谨传习经典，认真将事，恳请据情代奏。等情前来。

奴才等查该札萨克喇嘛汪曲楚称所请，核与成案相符，合无仰恳天恩，将班禅额尔德尼之师傅罗布藏丹增汪结赏加诺们罕名号之处，出自逾格鸿恩。是否有当，理合循例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著照所请。该衙门知道。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注:① 八辈班禅额尔德尼,当为七世班禅额尔德尼之误。
② 九辈班禅额尔德尼,当为八世班禅额尔德尼之误。

奎焕等奏请添派热振呼图克图为九世班禅荣增师傅折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一月十七日

奴才奎焕、奴才讷钦跪奏,为添派额外班禅额尔德尼荣增师傅传习经典,恭折据情代陈,仰祈圣鉴事。

窃查历来班禅额尔德尼坐床后,在札什伦布寺众僧内拣选深通经典格习喇嘛二人,由驻藏大臣代奏请旨,授为荣增师傅,以资教诲而专责成。今班禅额尔德尼之荣增师傅,前于光绪二十年奴才奎焕会同前任奴才延茂具奏,蒙恩允准赏给诺们罕名号。钦此。钦遵在案。

兹据达赖喇嘛咨称:班禅额尔德尼年岁此刻正值演习经典之际,现在只有荣增师傅一人,但后藏讲演朗真经卷,并未讲习乌扒对足等经,故由此间特为期其得以精熟经典之举,是以拣派学问深熟、明通经咒之呼征呼图克图阿旺罗布藏伊喜丹贝坚参,恳请派为荣增师傅,俾得班禅额尔德尼深通经卷,以期仰副大皇帝圣意,且与黄教大局有益。复据班禅额尔德尼咨同前情,恳请代奏前来。

奴才等复查达赖、班禅所称添派荣增师傅,系属振兴黄教起见,自应据情代奏,合无仰恳天恩,将呼征呼图克图可否添派额外班禅荣增师傅之处,出自鸿慈逾格。

所有添派额外班禅荣增师傅缘由,理合恭折代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著照所请。该衙门知道。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裕钢等循例奏闻班禅赴前藏受大戒日期折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十六日

奴才裕钢、奴才安成跪奏,为班禅额尔德尼来藏受戒日期,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接据班禅额尔德尼译咨内称:本年壬寅,我班禅年至二十岁,应照经规,敬请洛琫传授格隆大戒,兹已恳求达赖喇嘛允为传授,择期于本年四月十五日来藏受戒,请为先期奏明。并准达赖咨同前由。准此,奴才等查班禅来藏受戒,历有成规,既据译咨,自应具奏。

所有后藏班禅额尔德尼来藏受戒日期,理合循例恭折奏闻,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裕钢等奏十三世达赖喇嘛为班禅传受大戒事毕谢恩折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五月初一日

奴才裕钢、奴才安成跪奏,为班禅受戒事毕,达赖呈进佛匣,据情转呈,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后藏班禅额尔德尼来藏受戒,奴才等前经奏闻在案。兹准达赖咨称:"班禅额尔德尼于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初四日抵藏,于四月十五日释迦牟尼佛三项庆典之日,敬谨在于前藏释迦佛座前,恭照向规,由我达赖喇嘛传授班禅额尔德尼格隆大戒讫。是日诸臻祥瑞,此皆仰赖大皇帝鸿恩所致,我达赖暨班禅并

众僧欢忭良深,谨当诵经祝祷大皇帝万福万寿,国政兴旺。所有我达赖欢感下忱,循例敬备吉祥哈达、吐汪释迦佛,装盛木匣,祈请代为呈进。"等由。准此,奴才等复查无异。除将佛匣封固妥协,随折呈进外,所有班禅受戒事毕,据情转呈各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第六章　藏传佛教管理

利用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统治西藏和蒙古,是清朝一项重要的传统政策,也是清朝在夺取全国政权、加强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项重要的治藏政策。提出和倡导这项政策的是清朝的开创者努尔哈赤,将其法律化和制度化的是其事业的继承者皇太极。把它补充、修订并使之逐步趋于完备和系统化的,是清朝入主中原后的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统治时期。

清朝之所以在治藏中推行这样一项政策,有其深刻的历史、社会、政治原因:喇嘛教在西藏经过长期的发展,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传统的、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势力;在西藏占统治地位的藏传佛教格鲁派首领五世达赖、四世班禅,在清朝统一西藏的过程中,积极合作,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做出过历史贡献;利用达赖、班禅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及其巨大的传统和宗教影响力,"柔顺"、"化导"西藏僧俗群众、稳定西藏政局,牵制世俗贵族势力、防止其恶性膨胀形成割据,以加强对西藏的统一和行政管理;利用达赖、班禅在云南、川边、青海、甘肃等藏区,以及蒙古、新疆、青海等地区蒙古族僧俗群众中的巨大影响和号召力,维护国家的统一和中央政府的权威,这在面临西方殖民主义入侵的特定

历史条件下，对于加强边防、抵御外敌入侵，也有着重要意义。

清朝对藏传佛教的政策，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尊崇、扶持，二是管理、限制。

敕封和优礼达赖、班禅；对于一些有传统社会地位和影响的大喇嘛，令袭旧封、制定等级、赏给名号，使其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和一定的行政统治权力；免除喇嘛的差徭、赋税；对于国家编制定额之内的喇嘛，给予优厚的物质待遇；由国家出资大量建造喇嘛庙等，这些都是尊崇、扶植政策的具体内容。

以理藩院作为统管喇嘛教事务的中央机构；建立年班朝贡制和颁发度牒制；对于“妨害国政”的喇嘛，“按律治罪”；“多封众建”，以分大喇嘛之势；限制喇嘛庙规模，控制喇嘛庙经济，规定喇嘛庙额缺；掌握对大喇嘛的选认、封赠和废黜权，削弱大喇嘛的世俗行政权力，等等，这些都是管理、限制政策的基本内容。

清朝对西藏的上述宗教政策，在历史上曾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由于尊崇扶植喇嘛教，清朝赢得了西藏上层宗教人物的倾心与拥戴，通过册封上层僧俗人物的办法以和平方式统一了西藏，使西藏僧俗群众避免了刀兵之苦，加速了清代前期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密切了清朝与西藏上层僧俗人物的关系，使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行使主权的各项政策、措施，得以顺利贯彻执行，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隶属关系得以稳定发展，这在客观上有利于藏族与汉族和其他各兄弟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坚定了西藏僧俗上层人物和群众的内向之心，在维护边疆安定、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中，有着积极的历史意义。但是，清朝的上述政策，也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严重阻碍了西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敕封达赖、班禅和金瓶掣签，都是清朝藏传佛教政策的重要内容。由于本书对上述问题有专章论述，本章着重于藏

传佛教管理，故引用清代历史文献，主要是有关喇嘛教管理规章制度方面的。个别地方有重复现象，也有不少涉及到西藏以外其他地区的藏传佛教，为保持历史文献的原始性和完整性，一仍原貌，不做删节。附此说明）

一、乾隆:《喇嘛说》

佛法始自天竺(即厄纳特阿克部,其地曰痕都斯坦),东流而至西番(即唐古特部,其地曰三藏),其番僧又相传称为喇嘛。喇嘛之字,《汉书》不载,元明史中,或讹书为剌马,(陶宗仪《辍耕录》载,元朝称帝师为剌(读作拉,下同)马。毛奇龄《明武宗外纪》又作剌麻,皆系随意对音,故其字不同。)予细思其义,盖西番语谓上曰喇,谓无曰嘛,喇嘛者谓无上,即汉语称僧为上人之意耳。喇嘛又称黄教,盖自西番高僧帕克巴(旧作八思巴),始盛于元,沿及于明,封帝师、国师者皆有之。(元世祖初封帕克巴为国师,后复封为大宝法王,并尊之曰帝师。同时又有丹巴者亦封帝师,其封国师者不一而足。明洪武初,封国师、大国师不过四、五人,至永乐中,封法王、西天佛子者各二,此外封灌顶大国师者九、灌顶国师者十有八,及景泰、成化间,益不可胜记。)我朝惟康熙年间,只封一章嘉国师,相袭至今。(我朝虽兴黄教,而并无加崇帝师封号者,惟康熙四十五年,敕封章嘉呼图克图为灌顶国师,示寂后,雍正十二年,仍照前袭号为国师。)其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号,不过沿元明之旧,换其袭敕耳。(黄教之兴,始于明,番僧宗喀巴,生于永乐十五年丁酉,至成化十四年戊戌示寂。其二大弟子曰达赖喇嘛、曰班禅喇嘛。达赖喇嘛位居首,其名曰罗伦嘉穆错,世以化身掌黄教。一世曰根敦珠巴,二世曰根敦嘉穆错,三世曰索诺木嘉穆错,即明时所称活佛锁南坚错也,四世曰云丹嘉穆错,五世曰阿旺罗卜藏嘉穆错。我朝崇德七年,达赖喇嘛、班禅喇嘛遣使贡方物。八年,赐书达赖喇嘛及班禅呼图克

图，盖仍沿元明旧号。及定鼎后，始颁给敕印，命统领中外黄教焉。）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元朝尊重喇嘛有妨政事之弊，至不可问。如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政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专席于坐隅，其弟子之号司空、司徒、国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后相望，怙势恣睢，气焰薰灼，为害四方，不可胜言。甚至强市民物，捽捶留守，与王妃争道，拉殴随车者，皆释不问，并有民殴西僧者截手，詈之者断舌之律。若我朝之兴黄教，则大不然，盖以蒙古奉佛，最信喇嘛，不可不保护之，以为怀柔之道也。）其呼图克图之相袭，乃以僧家无子，授之徒，与子何异，故必觅一聪慧有福相者，俾为呼必勒罕（即汉语转世化生人之义）。幼而习之，长成，乃称呼图克图，此亦无可如何中之权巧方便耳，其来已久，不可殚述。孰意近世其风日下，所生之呼必勒罕，率出一族，斯则与世袭爵禄何异。予意以为大不然。盖佛本无生，岂有转世？但使今无转世之呼图克图，则数万番僧，无所皈依，不得不如此耳。（从前达赖喇嘛示寂后转生为呼必勒罕，一世在后藏沙卜多特地方，二世在后藏大那特多尔济丹地方，三世在前藏对咙地方，四世在蒙古阿勒坦汗家，五世在前藏崇寨地方，六世在里塘地方，现在之七世达赖喇嘛，在后藏托卜札勒拉里岗地方。其出世且非一地，何况一族乎。自前辈班禅额尔德尼示寂后，现在之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之呼必勒罕，及喀尔喀四部落供奉之哲布尊呼图克图，皆以兄弟叔侄姻娅递相传袭，似此掌教之大喇嘛呼必勒罕，皆出一家亲族，几与封爵世职无异。即蒙古内外各札萨克供奉之大呼必勒罕，近亦有各就王公家子弟内转世化身者，即如锡呼图呼图克图即系喀尔喀亲王固伦额驸拉旺多尔济之叔；达克巴呼图克图即系阿拉善亲王罗卜藏多尔济之子；诺木绰尔济呼图克图即系

四子部落郡王拉什燕丕勒之子;堪布诺们汗札木巴勒多尔济之呼必勒罕即系图舍图汗车登多尔济之子,似此者难以枚举。又,从前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圆寂后,因图舍图汗之福晋有娠,众即指以为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呼必勒罕,及弥月,竟生一女,更属可笑,蒙古资为谈柄,以致物议沸腾,不能诚心皈信。甚至红帽喇嘛沙玛尔巴垂涎扎什伦布财产,自谓与前辈班禅额尔德尼及仲巴呼图克图同系弟兄,皆属有分,唆使廓尔喀滋扰边界,抢掠后藏。今虽大振兵威,廓尔喀畏罪降顺,匍匐乞命,若不为之剔除积弊,将来私相授受,必致黄教不能振兴,蒙古番众猜疑轻视,或致生事。是以降旨藏中,如有大喇嘛出呼必勒罕之事,仍随其俗,令拉穆吹忠四人降神诵经,将各行指出呼必勒罕之名,书签贮于由京发去之金奔巴瓶内,对佛念经,令达赖喇嘛或班禅额尔德尼同驻藏大臣公同签掣一人,定为呼必勒罕,虽不能尽除其弊,较之从前各任私意指定者,大有间矣。又,各蒙古之大呼必勒罕,亦令理藩院行文,如新定藏中之例,将所报呼必勒罕之名,贮于雍和宫佛前,理藩院堂官会同掌印之札萨克达喇嘛等公同签掣,或得真传,以息纷竞。)去岁廓尔喀之听沙玛尔巴之语,劫掠藏地,已其明验,虽兴兵进剿,彼即畏罪请降,藏地以安。然转生之呼必勒罕出于一族,是乃为私,佛岂有私,故不可不禁。兹余制一金瓶,送往西藏,于凡转世之呼必勒罕,众所举数人,各书其名置瓶中,掣签以定,虽不能尽去其弊,较之从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夫定其事之是非者,必习其事而又明其理,然后可,予若不习番经不能为此言,始习之时,或有议为过兴黄教者,使予徒泥沙汰之虚誉,则今之新旧蒙古畏威怀德,太平数十年,可得乎?且后藏煽乱之喇嘛即正以法。(上年廓尔喀之侵掠后藏,时仲巴呼图克图既先期逃避,而大喇嘛济仲札苍等,遂托占词为不可守,以致众喇嘛纷纷逃散,于是贼匪始敢肆行抢掠,因

即令将为首之济仲拿至前藏，对众剥黄正法，其余札苍及仲巴呼图克图，俱拿解至京治罪安插，较元朝之于喇嘛，方且崇奉之不暇，致使妨害国政，况敢执之以法乎。我朝虽护黄教，正合于王制所谓“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而惑众乱法者，仍以王法治之，与内地齐民无异。试问自帕克巴创教以来，历元明至今五百年，几见有将大喇嘛剥黄正法及治罪者。天下后世，岂能以予过兴黄教为讥议乎。）元朝曾有是乎？盖举大事者，必有其时与其会，而更在乎公与明，时会至而无公与明以断之，不能也；有公明之断而非其时与会，亦望洋而不能成。兹之降廓尔喀、定呼必勒罕，适逢时会，不动声色以成之，去转生一族之私，合内外蒙古之愿，当耄近归政之年，复成此事；辑藏安边，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予幸在兹，予敬益在兹矣。

朝隆五十有七年岁次壬子孟冬月之上澣御笔

（此为乾隆亲撰碑文，藏北京雍和宫）

二、历朝《大清会典》有关喇嘛事务管理制度

康 熙 朝

柔远清吏司:

外藩四十九旗,虽各异其名,视内八旗无异也。蒙古诸部有喇嘛,厄鲁忒、喀尔喀,视四十九旗又为外矣。喇嘛之人,率宗释教,厄鲁忒、喀尔喀,亦以时朝贡,奉职惟谨。国家以羁縻之意,溥怀柔之仁。其所及者远矣。(本)司盖专司其事焉。

喇嘛:

顺治九年题准,后黄寺每岁正月初八日至十五日,集喇嘛、班第诵经,凡需用物,俱由该部取给。

十年,给达赖喇嘛金册、金印,又给厄鲁忒顾实汗金册、金印。

十四年题准,每旗各选三人学习汤古忒字义,给教习人六品俸。

又题准,京师设四札萨克喇嘛。盛京、西勒图库伦、归化城等处,各设首领喇嘛。其下各设德木齐一名。

又题准,后黄寺每年诵经喇嘛、班第定为四百名。

又题准,喇嘛、班第等为人所召诵经治病,必向首领言明,限定日期。若私往及违限,或擅宿人家,或借端留妇女于庙者,照律治罪。除院册有名喇嘛外,不许添设。外来私行喇嘛、班第等,亦不得擅留,违者治罪。

十七年题准，归化城喇嘛等有事往厄鲁忒、喀尔喀处去者，俱具题而往，都统不时稽察，不许妄为。厄鲁忒、喀尔喀往来人，及喇嘛、班第等，不许擅留，违者治罪。

十八年，给喀尔喀丹津喇嘛敕印。

康熙元年题准，外藩蒙古、察哈尔游牧蒙古诸人，欲令家人为喇嘛、班第，及留各处所来喇嘛、班第，皆开写数目送院注册，违者治罪。凡隐喇嘛、班第不载入册者，以隐丁论。

三年题准，盛京四塔各设首领喇嘛一员，格隆、班第各十七名。

五年题准，喇嘛等出使往达赖喇嘛处，擅带彼处喇嘛、班第来者，从重治罪。

六年题准，喇嘛、格龙等许服金黄鹅黄大红等色，班第等许服大红色，此下人不许擅服。曾被上赐者，各色俱准服。若违禁服用者，大喇嘛罚一九牲畜。班第以下鞭一百。

十年题准，汤古忒处喇嘛，非奉旨不许辄来。

十一年题准，由内王等取充后黄寺班第一百八名，有逃走死亡者，将墨尔根绰尔济额外册内有名班第顶补。若无额外册内有名班第，仍行礼部于各主下取人补充。逃走自归者，革去班第，交还原主。

十三年，给喀尔喀扎萨克阿海代青台吉敕印。

十六年题准，扎萨克首领喇嘛，给与印信，其余喇嘛、班第等，给与禁条、度牒。盛京、西勒图库伦、归化城首领喇嘛，亦给印信。部册有名喇嘛、班第，给与度牒。外藩四十九旗，每旗各设首领喇嘛一员，给与度牒。

（康熙《大清会典·理藩院》）

雍 正 朝

柔远清吏司:

外藩四十九旗,比内八旗。至蒙古诸部落喇嘛,厄鲁特、喀尔喀视四十九旗为外。国家溥怀柔之仁,所及者远矣。本司专掌其事焉。……

顺治九年题准,后黄寺每岁正月初八日至十五日,集喇嘛、班第诵经,凡需用物,俱由该部取给。

十年,给达赖喇嘛金册印。又给厄鲁特顾实罕金册印。

十四年题准,每旗各选三人学习汤古忒字义,给教习人六品俸。

又题准,京城设四扎萨克喇嘛。盛京、西勒图库伦、归化城等处,各设首领喇嘛。首领之下各设德木齐一名。

又题准,后黄寺每年诵经喇嘛、班第定为四百名。

又题准,喇嘛、班第等为人所召诵经治病,必向首领言明,限定日期。若私往及违限,或擅宿人家,或借端留妇女于庙者,照律治罪。除院册有名喇嘛外,不许添设。外来私行喇嘛、班第等,亦不得擅留,违者治罪。

十七年题准,归化城喇嘛等有事往厄鲁特、喀尔喀处去者,俱具题请往,都统不时稽察,不许妄为。厄鲁特、喀尔喀往来人及喇嘛、班第等,不许擅留,违者治罪。

十八年,给喀尔喀丹津喇嘛敕印。

康熙元年题准,外藩蒙古、察哈尔游牧蒙古诸人,欲令家人为喇嘛、班第,及留各处所来喇嘛、班第,皆开写数目送院注册,违者治罪。凡隐喇嘛、班第不载入册者,以隐丁论。

三年题准,盛京四塔各设首领喇嘛一员,格隆、班第各十七

名。

五年题准，喇嘛等使往达赖喇嘛处，擅带彼处喇嘛、班第来者，从重治罪。

六年题准，喇嘛、格隆等许服金黄鹅黄大红等色，班第等许服大红色，余人不许擅服。曾被上赐者，各色具准服。若违禁服用者，大喇嘛罚牲畜一九，班第以下鞭一百。

十年题准，汤古忒处喇嘛，非奉旨不许辄来。

十一年题准，内王等取充后黄寺班第一百八名额缺，将墨尔根绰尔济额外册内有名班第顶补。若无额外册内有名班第，仍行礼部于各主下取人补充。逃走自归者，革去班第，交还原主。

十三年，给喀尔喀扎萨克阿海代青台吉敕印。

十六年题准，扎萨克首领喇嘛，给与印信，其余喇嘛、班第等，给与禁条、度牒。盛京、西勒图库伦、归化城首领喇嘛，亦给印信。部册有名喇嘛、班第，给与度牒。外藩四十九旗，每旗各设首领喇嘛一员，给与度牒。

二十八年议准，喇嘛库土克图资送班第十名，准照后黄寺班第例，三年给衣一套，每月给与米肉茶油等物。

又覆准，番经场太监，除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者，仍准容留外，年少太监永行裁革。其庙拨学诵经格隆、班第等二十名居住，拣选一名为首领，俱令隆善寺大喇嘛管理，钱米衣服等项照妙应寺例赏给。

三十二年覆准，达赖喇嘛自伊祖顾实罕以来，敬谨纳贡，今达赖喇嘛复来进贡，给与敕书。

四十二年，扎萨克大喇嘛奏请原籍巩昌洮州卫所属卓鼐克忒庙改建大寺，以便集众诵经，其庙东有官地，每年交粮六石者，恳祈恩赐。奉旨：以民田展修庙宇，有关民生。嗣后凡修庙碍民房地者，著永行停止。

四十八年谕:喇嘛每说念经可救生灵,凡为尔等念经杀牲供食者,岂非生灵。尔等若能不食,并传内外寺庙众喇嘛俱照此例,一年可活二三十万生灵,如此乃合喇嘛之道,尔等会议具奏。京城喇嘛张家库土克图、阿王巴尔柱尔库土克图、阿王札木素格隆等,遵旨议准,嗣后凡进内廷念经,及佛生日、朔望等日,与凡往人家念经,俱停止食肉,传知盛京、五台山、归化城、察哈尔八旗、西安等处众寺庙住持喇嘛一体遵行。

五十一年谕:闻鄂尔多斯六旗阿木岛及桑额斯巴等处,行劣之喇嘛甚多,欺诱蒙古,侵占产业。该王、台吉等供养,伊等行邪左道,不念下人穷苦。差大臣二员往查,将此等喇嘛缉拿至京,发给江南杭州等处驻防兵为奴。即用六旗穷人缉拿。如能拿获,将所拿喇嘛牲畜赏给穷人。恐喇嘛闻知逃进口内,著理藩院知会宁夏横城等处有出入边口者,即令拿获,交与往查官员。

六十年覆准,京城喇嘛自扎萨克大喇嘛以下、格苏尔、班第以上共九百三十八名,每日应给茶、油、盐、柴、面、煤炭等项,以各物时价折算,一年共银一万三千一百七十五两有奇。移咨户部,照前给衣服折银之例,每两扣银一钱,每十两扣银一两,按小建闰月增减给与。

六十一年议准,喇嘛讽经时,设立大格斯奎四人为主规,秩比副首领。

雍正元年议准,里野乌齐喇嘛阿王查布陈勒库土克图,给予封号敕印。

三年题准,洮岷地方阿木岛喇嘛等,以治病消灾为名,诓骗蒙古,行文该扎萨克严查。如果治病有益者,该扎萨克保留,其余一概逐回原籍。嗣后若有隐藏事发,将扎萨克一并议处。

(雍正《大清会典·理藩院》)

乾　隆　朝

凡喇嘛,道行至高者曰"胡图克图",转世者曰"胡毕尔汗"。其秩之贵者曰"国师"、曰"禅师",次曰"扎萨克大喇嘛"、"副扎萨克大喇嘛"、"扎萨克喇嘛",又次曰"大喇嘛"、"副大喇嘛"、"闲散喇嘛"。扎萨克喇嘛以上给印,余给札付。其徒有德木齐、格思规、格隆、班第之差。陕甘洮岷诸寺住持番僧曰"都纲"、曰"僧纲",曰"僧正",各给札付。有不守戒规者,论如法。京师总管喇嘛、班第扎萨克大喇嘛一人,副扎萨克大喇嘛一人,扎萨克喇嘛四人,大喇嘛十有八人,副大喇嘛七人,闲散喇嘛十人。归化城扎萨克大喇嘛一人,副扎萨克大喇嘛一人,扎萨克喇嘛六人。多伦诺尔扎萨克大喇嘛一人,大喇嘛二人,副大喇嘛一人。盛京实胜寺大喇嘛一人,永安寺大喇嘛一人,玛哈噶喇楼大喇嘛二人,东西南北四塔大喇嘛各一人。西勒图库伦扎萨克大喇嘛一人,扎萨克喇嘛四人。西安广仁寺大喇嘛一人。五台山扎萨克喇嘛一人。射虎川台麓寺喇嘛一人(属五台山扎萨克喇嘛管辖)。科尔沁以下二十四部落,大喇嘛各一人。西宁大喇嘛察汉诺门汗一人。松山报恩寺大喇嘛达克隆胡图克图一人。红山堡报恩寺都纲一人。河州普纲寺、灵庆寺、弘化寺都纲各一人。西宁县西那寺、塔尔寺、扎萨寺、元觉寺、沙冲寺、仙密寺、佑宁寺,僧纲各一人。碾伯县瞿昙寺、弘通寺、羊尔贯寺、普化寺,僧纲各一人。大通卫广化寺僧纲一人。归德所二叠阐寺僧纲一人。洮州卫禅定寺国师一人(停袭),垂巴庙、玛尼寺著落族,僧纲各一人。阎家寺、龙元寺、圆成寺,僧正各一人。

凡庆祝礼(即丹舒克)。西藏达赖喇嘛暨班臣(禅)额尔德尼,间年一进。喀尔喀哲卜尊丹巴胡图克图遇国家有大庆典则进,贡

物有佛像、金经、银塔、五色帕、八吉祥之属，各具奏书遣使以闻。达赖喇嘛、班臣（禅）额尔德尼于庆祝之外，别具有寿帕、珊瑚、琥珀、数珠、藏香、氆氇以贡。贡使还国，均降敕慰问，赐金币有差。

（乾隆《大清会典·理藩院》）

附　乾隆《理藩院则例》"喇嘛"条

一、敕封喇嘛

顺治十年，前藏五世达赖喇嘛来朝，赐以金册、金印，授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

康熙十五年，后藏班陈（禅）胡图克图，遣使来京进贡。

三十年，喀尔喀库伦泽卜尊丹巴胡图克图率领喀尔喀七旗，于多伦诺尔地方朝觐。

三十二年，封泽卜尊丹巴胡图克图为大喇嘛，于喀尔喀地方，立为库伦，广演黄教。

四十九年，封前藏伊西札穆苏为六世达赖喇嘛，给金印册，后废。

五十二年议准，班陈（禅）胡图克图勤修释教，敬谨纳贡。应照达赖喇嘛之例，给与金册、金印、敕书，封班陈（禅）额尔德尼。

五十八年议准，拉牙、察木道（多）两处首领喇嘛罗卜藏纳木札尔胡图克图、帕克巴拉丹拜尼玛胡图克图，从前因遣往雪山之使，预备乌拉，敬谨奉行，呈请名号，赐拉牙胡图克图为阐扬黄教诺门汗，察木道（多）胡图克图为大阐黄教额尔德尼诺门汗，均给与封号、敕印。

五十九年，封前藏噶尔藏坚错为兴教度众六世达赖喇嘛，给金印册。

雍正元年议准，达赖喇嘛印册，照五世达赖喇嘛之衔换给，

并增蒙古字,别给敕书,令其办理噶卜伦事务。

又覆准,泽卜尊丹巴胡图克图,应照班陈(禅)达赖喇嘛之例,给与封号,赐金印敕,授为启法泽卜尊丹巴喇嘛。

又议准,多尔济万楚克给以掌管泽卜尊丹巴胡图克图徒众、办理库伦事务额尔德尼商卓忒巴之号,堪布诺门汗给以掌管泽卜尊丹巴胡图克图经坛、总理番僧事务堪布诺门汗之号,均与敕印。

五年具奏,达锡吹品尔托音奉使西域,赍回班陈(禅)、达赖喇嘛之文,称泽卜尊丹巴胡图克图再生,众喀尔喀遣使请封,应将额驸敦多卜多尔济之子,准为泽卜尊丹巴胡图克图之胡毕尔汗。奉旨:理藩院奏请敕封泽卜尊丹巴胡图克图之后身。泽卜尊丹巴胡图克图其钟灵原有根源,乃与达赖喇嘛、班陈(禅)额尔德尼相等之大喇嘛也,众喀尔喀皆尊敬供奉。且其所居库伦弟子甚众,著动用帑银十万两修建大刹,封伊后身。

九年谕:泽卜尊丹巴胡图克图之胡毕尔汗年幼,达锡吹品尔托音又甚年老,今当准噶尔贼人骚扰之际,令在库伦居住,甚不妥协,库伦地方庙宇尚未完工,多伦诺尔所修庙宇,业已告竣,应俟明年春草萌时,将胡毕尔汗同达锡吹品尔托音等,移至多伦诺尔庙内居住,俟军务平定,再回库伦。钦此。

乾隆三年谕:泽卜尊丹巴胡图克图前身,乃众喀尔喀汗王等以师礼供养有名之大喇嘛也,皇祖、皇考皆特恩轸恤,皇考命锡册印,封为启法泽卜尊丹巴喇嘛。今看此胡毕尔汗,赋姓聪明,举止端重,仪表甚好,曾蒙皇考睿鉴,降旨云:此实系泽卜尊丹巴喇嘛之后身。今胡图克图既奏请来京,其颁给册印敕封之处,著理藩院察例议奏。钦此。遵旨议准,将泽卜尊丹巴胡图克图之后身,仍照前身锡号册封,前赐启法泽卜尊丹巴喇嘛之印,照常存留外,别制新册颁给。

四年议准,泽卜尊丹巴胡图克图之师东科尔满珠西里胡图克图,给与封号印信。

五年议准,班陈(禅)额尔德尼之胡毕尔汗,经达赖喇嘛等验明是实,应送往后藏坐床。

又议准,现今准噶尔军务平定,泽卜尊丹巴胡图克图仍应移往喀尔喀库伦地方居住,遣本院司官一人,会同照看胡图克图之侍卫等送往。奉旨:胡图克图今岁迁移,计文到彼处,束装起程,将届暑热。著俟明岁青草发萌,再行迁移。临行时,著赐银万两。

六年谕:从前恐准噶尔人等,潜入喀尔喀地方,窥伺泽卜尊丹巴胡图克图之胡毕尔汗,曾蒙皇考特降谕旨,将胡图克图移至多伦诺尔地方居住。今因军务已竣,将胡图克图仍移于喀尔喀之库伦地方居住。但准噶尔向来狡诈,反复无常,今虽敬顺求和,犹恐一时改变,别启衅端,又发兵前来,窥伺胡图克图,亦未可定。其保护防备之处,若不预为筹画,似属可虑。著行文额驸策凌等,如何将泽卜尊丹巴胡图克图所在库伦地方保护防备,若遇有警,如何将胡图克图移往内地,务计万全办理,并会同喀尔喀四部落之副将军、大札萨克等,及管理胡图克图库伦事务之土谢图汗敦丹多尔济、额驸敦多卜多尔济等,商酌详悉议奏。从前胡图克图在多伦诺尔地方居住时,曾差侍卫二人轮班照管,今胡图克图初移徙前去,仍照前例,差侍卫二人,每年一换,令在胡图克图处照管。胡图克图处有朕之侍卫照管,不但诸事有益,其胡图克图在彼安居身体康泰之处,朕亦不时得闻。钦此。遵旨议准后,库伦庙建于衣奔寺地方,与边界相近,应令泽卜尊丹巴胡图克图在现驻之库伦居住,拨喀尔喀四部落兵三百名,胡图克图之沙毕纳尔兵二百名,令札萨克一人、官二人驻扎管辖。如遇有警,由军营即速驰报,著额驸敦多卜多尔济,率此官兵,保护胡图

克图，移进多伦诺尔地方居住。钦差之侍卫二人，亦著一同护送。

六年议准，胡毕尔汗坐床未久，正在年幼，勤学经典，专心务业之时，不便遽议换给册书，俟过数年，通晓经典，再议换给。

十三年覆准，瀚海地方，连年亢旱，喀尔喀生计不足，请将照看泽卜尊丹巴胡图克图之喀尔喀兵三百名撤回，其胡图克图之沙毕纳尔兵二百名，令亲王额林沁多尔济，会同商卓忒巴，定议报院。

又奏准，胡图克图之沙毕纳尔兵二百名，亦令撤去，若遇调遣，即刻齐集，仍著亲王额林沁多尔济，将此情由晓谕。

一、喇嘛进贡

达赖喇嘛、班陈(禅)额尔德尼，间年轮班遣使进贡，贡道由西宁，至京寓居西黄寺。贡物有寿帕、铜佛、舍利子、珊瑚、琥珀、数珠、藏香、氆氇之属。来使各附进佛、寿帕、藏香、氆氇有差。又贡庆祝礼(番名丹舒克)，有五色帕、银满达、七珍、八宝、八吉祥、佛像、金字经、银塔、红花诸物。除照例折赏外，回时均奉旨慰问，加赐达赖喇嘛：重六十两镀金银茶筒一，金银瓶一，银钟一，各色缎三十，大寿帕五，小寿帕四十，五色寿帕十。正使：二等雕鞍一，重三十两银茶筒一，茶盆一，缎三十，毛青布四百，豹皮一，虎皮三，江獭皮五。副使：三等蟒缎一，方补缎一，大缎一，三梭布二十四。从人：彭缎各一，三梭布各八。加赐班陈(陈)额尔德尼：重三十两银茶筒一，瓶一，钟一，各色大缎二十，大小寿帕各十。来使：金黄蟒袍一，重三十两银茶筒一，缎一，毛青布六十二。从人：缎各二，毛青布各二十。从役：缎各一，毛青布各十。日给正使银二钱，副使银一钱五分，从人各一钱，核给四十日路费，送至西宁。

康熙二十三年覆准,达赖喇嘛来使从人,多至数百名,嗣后使人至西宁关口时,令西宁总兵官,察明人数,造册报院。至奉使差往喇嘛人役,亦应裁减。倘有隐瞒数目,多带人来往者,罪之。

雍正三年议准,达赖喇嘛、班陈(禅)额尔德尼向例每年遣人在打箭炉等处征收番人贸易税银,应永行停止。按其年得之份加赠,每年折给达赖喇嘛茶叶五千斤,班陈(禅)额尔德尼二千五百斤,均由四川雅州荥经县,办运至打箭炉赏给。

四年议准,达赖喇嘛来使,令在西安候旨,其所奏事件,著驻扎西宁办理青海事务之大臣承接转奏,奉旨后再行遣回。

六年议准,从前班陈(禅)额尔德尼遣人来贡,至西宁地方,由院差官迎接,驰驿来京。今班陈(禅)额尔德尼遣人请安,驻扎西宁办理蒙古事务处,见有司官笔贴式,本院勿庸别差人员。应令司官笔贴式就近迎接,雇觅骑驮,由关口进京,不必动用驿站。

乾隆二年议准,恭按雍正六年谕:达赖喇嘛、班陈(禅)额尔德尼来使堪布,著间年一次。贝勒颇罗鼐之囊素,著每年一次。钦此。今年班陈(禅)额尔德尼圆寂,暂不遣人,应令颇罗鼐与达赖喇嘛,间年一次遣使前来。

三年谕:闻西藏大小寺庙约有千数,各寺庙费用,养赡众喇嘛及往来行走喇嘛,并送布施人等费用,皆达赖喇嘛给与,所费甚多,用度不敷。从前皇祖皇考,皆眷顾达赖喇嘛,不时加恩赏赉。今达赖喇嘛费用不敷,著于打箭炉所收税银内,每年拨给五千两,于达赖喇嘛遣人至打箭炉领取茶叶之便,将此项银一并带往。钦此。

五年奏准,自康熙年间至雍正六年,西藏达赖喇嘛等遣使进贡,均令驰驿,后因军兴值班陈(禅)额尔德尼遣使进贡,由院奏准,停止驰驿,照依时价雇骡在案。今应将累年办给骡数奏闻。

奉旨：知道了。嗣后骡数，著详细核减，不得过二百。

七年谕：从前达赖喇嘛、班陈（禅）额尔德尼，每年轮班遣使请安，进献方物，郡王颇罗鼐亦遣使相伴同来。嗣因班陈（禅）额尔德尼圆寂，朕念达赖喇嘛、颇罗鼐每年遣使，殊属劳苦，曾经降旨，定为间年一次。去年适值达赖喇嘛、颇罗鼐遣使之班，班陈（禅）额尔德尼胡毕尔汗因伊坐床亦遣使进献丹舒克请安前来。若照前例轮班遣使，则今年又值班陈（禅）额尔德尼遣使之班，如屡次遣使，其办理牲畜口粮起程等事，唐古忒民人未免劳苦。班陈（禅）额尔德尼胡毕尔汗之使甫经前来，今年不必按班差遣，下次再照从前轮班遣使。再，郡王颇罗鼐之使，原系每年相伴同来，嗣后达赖喇嘛遣使之班，著照旧相伴同来，班陈（禅）额尔德尼胡毕尔汗之班，颇罗鼐不必遣使同来。钦此。

八年奏准，西藏公班第达等七人隔年进贡，向例贡物均交达赖喇嘛等来使，赴京代进。今达赖喇嘛等遣使入京，骑驮之骡，已定额数，公班第达等贡物，难以附进，应增给驮骡三十头，著为定例。

十六年奏准，向例达赖喇嘛正副使入贡，续因颇罗鼐进贡，将副使改为伊遣之使。今仍照旧例，堪布囊素，均由达赖喇嘛差遣。所有前定二百骑驮骡内，应减去四十。

又议准，察木道（多）帕克巴拉丹拜尼玛胡图克图遣使来朝，进贡金碗、黄连，照例折赏外，赐帕克巴拉丹拜尼玛胡图克图：重三十两银茶筒一，各色大缎十有二，大小素帕各七。正使：三等蟒缎一，缎二，布二十四。副使：缎二，布十有二。从人：布六。回时，本院差领催一名照看，照例雇给骑驮之骡。正使日给银二钱，副使一钱五分，从人一钱，核给四十日路费，由西安一路送至四川，至四川界，由总督遣人伴送至打箭炉，令其自回。嗣后帕克巴拉胡图克图遣使来朝，该督即照例办给骑驮之骡。如私带

贸易货物，令其自办，不在官给之例。至京后，照泽卜尊丹巴胡图克图来使之例，给与廪给四十日，事竣即令起程。

一、京师番僧

札萨克大喇嘛一人，其徒众格隆六人，班第六人。副札萨克大喇嘛一人，其徒众格隆五人，班第六人。札萨克喇嘛四人，其徒众格隆各四人，班第各六人。各寺庙大喇嘛十八人，其徒众格隆各二人，班第各六人。副大喇嘛七人，其徒众格隆各二人，班第各四人。闲散喇嘛十人，其徒众班第各二人。德木齐二十九人，其徒众班第各一人。格思规四十九人，其徒众班第各一人。各寺庙格隆、班第共千二百七十有三人（自札萨克大喇嘛以下，格隆、班第等，共千七百五十二人）。

雍和宫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章嘉胡图克图，其徒众格隆六人，班第六人，属下格隆班第二十人。又闲散喇嘛三人，其徒班第各二人（共四十有一人）。慧悟禅师噶尔丹锡勒图胡图克图，慧通禅师吉隆胡图克图，其徒众均与大国师同。学习经义闲散喇嘛、格隆、班第五百人。

一、后黄寺

顺治八年创建后黄寺，剃度番僧百有八人，均以内府三旗管领下及五旗王、贝勒、贝子、公府属管领下人披剃（内府三旗二十四人，五旗各府属八十四人）。如上三旗有阙，移咨礼部，行文内务府，于本旗管领下选一人顶补。下五旗有阙，移咨礼部，行文各该王公，于府属管领下送一人顶补。

九年题准，每岁正月八日至十五日，后黄寺集喇嘛、格隆、班第诵经，凡需用之物，均由该部支给。

十四年题准，后黄寺每年诵经喇嘛、格隆、班第定为四百人。

又题准，后黄寺诵经喇嘛、格隆每年赏银千两，由户部支领。

康熙十一年题准，在内王等取充后黄寺班第百有八人，额缺，将默尔根绰尔济额外册内有名之班第顶补。若无顶补之人，仍行(文)礼部，于各原主名下，取人充补。逃走自归者，革退班第，交还原主。

四十六年议准，本院现已设立银库，将后黄寺每年诵经应用香供等费银八十二两七钱四分五厘，及赏给喇嘛、格隆、班第等银千两，均改于本院库内支给。

一、分驻番僧

盛京实胜寺，大喇嘛一人。永安寺(即御花园)大喇嘛一人，玛哈噶喇楼大喇嘛二人。东、西、南、北四塔，大喇嘛各一人。

西勒图库伦，札萨克大喇嘛一人，札萨克喇嘛四人。

西宁西勒图，达赖诺门汗大喇嘛一人。

五台山，札萨克喇嘛一人。射虎川台麓寺大喇嘛一人(属五台山札萨克喇嘛管辖)。

外藩四十九旗，大喇嘛各一人。

归化城，札萨克大喇嘛一人，副札萨克大喇嘛一人，札萨克喇嘛六人。

多伦诺尔会宗、善因二寺，札萨克大喇嘛一人，大喇嘛二人，副大喇嘛二人。

康熙十四年题准，盛京、西勒图库伦、归化城等处大喇嘛以下，各设德木齐一人。

一、喇嘛服色

顺治十二年题准，喇嘛格隆服用黄红色，非奉上赐，不许用五爪团龙。班第用黄帽、红衣。

康熙六年题准，喇嘛等许服金黄、明黄、大红等色，班第等许服大红色，其余不得擅服。曾蒙恩赏赐者，各色均准服用，违者，大喇嘛罚牲畜一九，班第以下鞭一百。

一、喇嘛册牒

顺治十四年题准，喇嘛徒众除院册有名外，不准增设。

十八年，给喀尔喀丹津喇嘛敕印。

康熙十八年题准，札萨克大喇嘛，给与印信；其余格隆、班第等，给与禁条、度牒，不给印信。

三十七年，封札萨克大喇嘛默尔根绰尔济为灌顶普惠弘善大国师，给以诰(命)敕印。

五十七年覆准，西宁衮布庙喇嘛达赖诺门汗，奏请封号，授为西勒图达赖诺门汗，给以敕印。

五十九年覆准，西宁衮布庙阿旺喇嘛，奏请封号，授为扶佑黄教额尔德尼诺门汗，给以敕印。

又覆准，青海亲王罗卜藏丹晋，奏请廓隆庙垂卜藏胡图克图封号，授为黄教额尔德尼诺门汗，给以敕印。

六十年覆准，西宁衮布庙西勒图达赖诺门汗，照伊封号，给与敕印。

雍正元年覆准，甘珠尔巴噶卜楚、额尔济格特诺门汗，均系大喇嘛，应封甘珠尔巴噶卜楚为述教甘珠尔巴默尔根诺门汗，额尔济格特诺门汗为兴教善知识诺门汗，均给与敕印。

又议准，里业乌齐庙喇嘛阿汪札布陈勒胡图克图，嘉喇庙喇嘛阿旺胡图克图，均给与胡图克图封号、敕印。

十二年覆准，封土官胡图克图为静修禅师，给敕印。

又覆准，封西藏达赖喇嘛之师道都温都孙堪布为阐扬黄教阿齐图诺门汗，给以敕印。

又覆准,封噶尔旦西勒图胡图克图为慧悟禅师,给以敕印。

又覆准,封布鲁克巴胡毕尔汗喇嘛札尔西里布鲁克顾济为掌管布鲁克巴黄教札尔西里胡毕尔汗,诺颜林沁齐雷喇卜济为额尔德尼第巴,噶毕冬洛卜为掌管地方噶毕冬洛卜喇嘛,均给与敕印。

又覆准,章嘉胡图克图胡毕尔汗,来历甚明,于经典性宗皆能通晓,不昧前生,实为喇嘛内特出之人。应照前身,册封国师之号。其原赐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印,现系其徒众收贮,无庸颁给外,办给诰命敕书。

乾隆元年议准,京城各寺庙内,原有度牒之喇嘛、格隆、班第等,共九百五十九名。后续增福佑寺等庙食粮之格隆班第共三百十有四名,皆未得度牒,应按名补给。再札萨克大喇嘛以下,德木齐、格思规以上,均有随分食粮之徒弟,倘不给度牒,难以稽察约束。除章嘉胡图克图等自藏带来之徒众不给度牒外,其随分食粮之喇嘛徒众,应一并给与度牒。至并未食粮又无度牒之六百七十五人,系额外所收之徒,不给与度牒。但伊等既习经典,请于各寺庙每食粮徒众十名,酌留一名,作为额外僧徒,给与度牒。其余暂行注册,遇食粮者有缺,即将额外之人充补。其额外之缺,即于注册人内选取,仍令每年二季,该管大喇嘛将并无额外多收及私为班第之处,具结报院察核。

二年议准,喀尔喀额尔德尼班第达胡图克图、匝雅班第达胡图克图等,徒众甚多,一应官差出兵,皆与札萨克佐领下人一同行走,应各给与管理徒众印信。

十六年议准,喀尔喀额尔德尼诺颜绰尔济罗布藏诺尔布属下徒众甚多,照额尔德尼班第达胡图克图等之例,给与印信。

十八年议准,封吉隆胡图克图为慧通禅师,给以敕印。

一、喇嘛禁例

顺治十四年题准，格隆、班第等如为人治病，必告知大喇嘛，即定日期。若有私往违限，并擅宿人家，或借端留妇女于寺庙者，均依律治罪。再，游方之徒不得擅留，违者亦治罪。

十七年题准，归化城喇嘛，有事往厄鲁特、喀尔喀地方者，均令具题请往，都统不时稽察，毋许妄为。厄鲁特、喀尔喀往来人(等)，及格隆、班第等，亦不许擅留，违者治罪。

康熙元年题准，外藩蒙古、八旗游牧察哈尔蒙古等，欲送家人为番僧徒弟，及留住外来之格隆、班第，皆令开具姓名，送院注册，违者坐以隐丁之罪。

五年题准，在京喇嘛等奉使达赖喇嘛地方，擅带彼处班第等回来者，罪之。

十年题准，唐古忒处喇嘛徒众，非奉旨不许私来。

又题准，凡喇嘛，将自己家奴及受他姓送到之人作为班第，并容留无籍之格隆、班第者，将该管之大喇嘛革退，罚牲畜三九，格隆、班第等各罚三九。如内地家人作为班第送至喇嘛处，或隐匿在家，及容留无籍游行之格隆、班第者，将都统以下、领催以上，同本人一并交部，分别议处治罪。再，外藩蒙古地方，除册籍有名之番僧外，其游方之番僧班第，皆著驱逐。倘不行驱逐，或隐匿容留，及将各该属家奴私为班第者，事发，王、贝勒、贝子、公、札萨克台吉等各罚俸一年。无俸之台吉罚马五十匹入官。均革职。闲散，鞭一百。该管之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各罚俸九月，都统、副都统等各罚牲畜一九，佐领、骁骑校各罚二九，领催、什长各鞭一百。所罚牲畜，给首告之人三分之一。如经属下家奴首出，即准开户，将私为班第及收留之番僧班第勒令还俗，拨回本旗，给还本主。其八旗游牧察哈尔马场人等有犯，亦照此例。

又定，凡蒙古地方骁骑壮丁，不准私为五巴什，违者，照私为格隆、班第例治罪。其年老残废、丁册除名之人，愿为五巴什者听。

又定，蒙古妇女，不准私为齐巴罕察（即尼僧），违者，亦照私为班第例罪之。

四十二年谕：以民田展修庙宇，有关民生，嗣后凡修庙有碍民地者，著永行禁止。钦此。

雍正三年题准，洮岷地方番僧，以治病禳灾为名，诓骗蒙古，应令札萨克严禁。如果治病有益，分别保留，其余一概逐回原籍。嗣后有隐藏者，发觉，将札萨克等一并议处。

六年议准，五台山乃系名山清净佛地，若埋葬尸骨，有污净土。嗣后，凡喇嘛、僧道、旗民、蒙古人等骨殖，禁止送往五台山埋葬。如外藩蒙古大喇嘛有愿将骨殖送往五台山埋葬者，该部请旨具奏。其本处喇嘛僧尸骨，亦令其远离寺庙埋葬。

一、西番各寺

顺治七年题准，河州弘化等寺，总理国师韩禅巴遣徒交明时所给敕书一道、铜印一颗，均准换给。

八年题准，显庆寺灌顶大国师丹巴坚错交明时所给镶金银印一颗、都纲铜印一颗，诰命、敕谕各一道。又，弘化寺普应禅师诺尔布坚错交明时所给银印一颗、都纲司铜印一颗，又，红山堡报恩寺番僧庐志藏灵珍交明时所给札付一张。一并换给。

十年，番僧庐志藏灵珍交明时所给都纲敕印，照旧换给。

又，西宁瞿昙等寺国师、禅师、喇嘛等，各将明时所给诰、敕、印、札交还，恳请换给。瞿昙寺国师公葛丹净封为灌顶净觉弘济大国师，给镀金银印，济恩欢卓尔封为灌顶广济弘善国师，给慈光普照象牙图书，各给诰敕一道，其都纲拉恩俄卓尔给铜印敕谕

一道。净宁菩提寺国师拉索南封为妙胜惠济灌顶大国师，给镀金银印，诰、敕各一道，札付一张。净觉寺国师班珠儿坚错封为净慈优善国师，给银印，诰、敕各一道。国师所属喇嘛查西坚错给弘修善道象牙图书，灵珍坚错给心性了无象牙图书，丹巴舍拉给坚修梵性象牙图书，各给敕谕一道。慈利寺国师札思巴统绪封为弘善演教国师，给银印，敕谕一道，札付一张。禅师毛错南宫哈封为妙胜禅师，给银印，敕谕一道，札付一张。延寿寺张舍拉朋错封为广济弘修国师，给银印，诰、敕各一道。普法寺国师丹进坚错封为妙善通惠国师，给银印，诰、敕各一道。国师所属喇嘛索南巴尔丹给妙静弘修象牙图书，敕谕一道。吉祥寺禅师洛藏喇旦封为福教禅师，给银印，诰、敕各一道。伊儿给寺喇嘛格拉坚错给弘演宗尚象牙图书。

又，西纳演教寺喇嘛班珠儿盆错交明时所给敕印、执照，封班珠儿盆错为国师，换给诰、敕各一道，又赐给通慧净觉银印。

又，端严寺喇嘛山丹屯柱交明时所给敕书、札付、图书，换给敕书一道、札付一张、靖敕法戒象牙图书一方。

十七年题准，岷州卫二十六寺内圆觉寺、大崇教寺番僧后只即丹子交明时所给诰命一道、敕书二十一道、肃谨戒行图书一方，换给敕书一道，铜印二颗，授为护印僧纲司，令钤束岷州各寺番僧。其交送敕书二十一道，均应换给，惟成化年间所封弘济兴教大国师一敕，不准换给。

康熙二年题准，岷州圆觉寺、大崇教寺、讲堂寺、刹藏寺、弘教寺、洪福寺、法藏寺、朝定寺、石崖寺、鲁班寺、永安寺、广善寺、照慈寺、洪济寺、广德寺、羊圈寺、崇隆寺、宝净寺、写儿朵寺、赞林寺、永宁寺诸番僧交送旧敕，一例换给。

五年题准，三竹、裕童、藏经三寺，既经修葺，应给发敕书。其荔川、工布二寺，俟修理告竣，再行请给。

十一年，延寿寺广济弘修国师张哈完卜承袭，换给诰敕。

十四年题准，据甘肃提督奏称，圆觉寺番僧后只即丹子恪守敕印，纠兵攻贼，其前所请弘济兴教大国师之职，准其承袭，应给诰命，并给与镀金银印。其番僧纲司敕印，仍令掣交送部。

十五年题准，法藏寺僧丁桑节落旦应授为法藏寺番纲司，洮州著落寺番僧杨多刚应授为僧正，均给与敕书。

二十一年题准，圆觉等寺番僧后只即丹子等谢恩进贡，并请给国师顶帽，及番僧俸禄，给高顶僧帽一具，拨赐岷州卫属官地五顷，免其纳粮。

三十年覆准，圆觉寺国师后只即丹子亲侄、首徒后丹子达节，袭封岷州卫弘济兴教大国师。

三十六年覆准，瞿昙寺灌顶净觉弘济大国师，以公葛丹净之孙官著图恩多茱进承袭。

又，西纳演教寺通慧净觉国师，以班珠儿盆错之孙达尔吉承袭。

三十七年覆准，嵩山来之达克隆胡图克图奏请封典，给与敕印。

三十八年覆准，法藏寺番僧丁桑节落旦前以军功议叙，给与僧纲司敕书，原无世袭字样。今该僧据报病故，著交送内阁，换给护敕。

四十三年题准，西宁教化寺僧罗卜藏钦琫，宝贝寺僧罗卜藏纳木查，交明时所给诰命、敕书，并交旧印。又，肃州归化寺僧恭阿札木苏奏请承袭，均换给诰命、敕印。

四十六年奏准，达克隆胡图克图病故，换给伊侄蓝占巴罗雷丹达尔敕书，令约束僧众。

四十九年覆准，国师名爵甚大，非有功绩不得滥授。岷州国师后丹子达节，其师后只即丹子，初授为护印番僧纲司，后因攻

贼有功,升授国师,给与镀金银印,业已承袭一代。今后丹子达节以年老辞职,其徒后尖采宁布并无功绩,不得仍袭国师,著照初封之职,授为护印番僧纲司,给与铜印、敕书,旧给国师印信、诰命,著交送内阁。

五十二年题准,洮州阐定寺喇嘛杨昂望交明时所给崇梵静觉国师敕印,准其换给。

雍正四年议准,西宁所属百里外,约共僧寺九十有四处,河州所属仅止三处。此内有名国师、禅师而有敕印者,有名国师而无敕印者,有名为寺庙实无寺庙者,有不名为寺庙而名为部落者。其各处喇嘛,或百二三名以至百六七十名不等。此等处所,原系土人番人杂处,明初颁给敕印之后,我朝亦曾颁有敕印。缘边居之人,野性难化,故令其信任有名之喇嘛,承袭管辖。若因循旧制,不酌量更定,恐相沿日久,竟恃为世守,所关匪细。应令各寺族佃归并内地为民,所给敕印,尽行收取,不令管辖番落。其如何给与喇嘛空衔俸禄之处,令该督详议具奏,到日再议。

乾隆八年题准,洮州阐定寺崇梵静觉国师,以杨昂望之侄杨琢璪珞瓒承袭。

又奏准,朝鲜、琉球、南掌、安南、暹罗、苏禄等国封恤事宜,俱系礼部办理。其蒙古王公台吉、内外番夷喇嘛等封恤事宜,均系理藩院承办。惟会典内,载有陕西、甘肃洮岷喇嘛承袭国师、禅师、都纲,并给与敕印等事,由礼部具题等语,累年有礼部专办者,有理藩院会同办理者。伏思蒙古内外喇嘛既属理藩院所辖,则陕、甘、洮岷三处喇嘛,嗣后承袭国师、禅师、都纲等事,均应归并理藩院承办。至请给敕印之事,仍令理藩院会同礼部办理。

九年奏准,河州弘化、显庆两寺国师兼都纲章珞柱坚错之侄章敦柱坚错请袭前来,从前议收国师、禅师一应敕印,其作何酌给空衔俸禄尚未议定。今章敦柱坚错请袭国师,应俟该督议覆

到日再办。其都纲印信,原为办理事务、管束属人而设,应令国师章珞柱坚错之侄章敦柱坚错暂行管理都纲印务。

又奏准,换给嵩山报恩寺达克隆胡图克图胡毕尔汗敕书。

十二年议准,甘肃所属各寺庙喇嘛自收国师、禅师印信以来,各自梵守静修,其属下众僧虽多设有法台,但约束不无涣散。自应照依地方之大小,喇嘛之多寡,定为职衔,以备稽察。河州普纲寺、灵庆寺、弘化寺,应各设都纲一人。西宁县之西那寺、塔尔寺、札藏寺、元觉寺、沙冲寺,仙密寺、佑宁寺,碾伯县之瞿昙寺、弘通寺、羊尔贯寺、普化寺、大通卫之广化寺,归德所之二碟阐寺,洮州卫之垂巴寺、马尼寺,应各设僧纲一人。洮州卫之阎家寺、龙元寺、圆成寺,应各设僧正一人,均由院给与札付。其嵩山报恩寺喇嘛达克隆胡图克图胡毕尔汗,红山堡报恩寺都纲阎南木加,岷州圆觉寺僧纲侯章杨思柱,河州弘化寺都纲章敦柱坚错,皆有都纲、僧纲印信,毋庸再给。此次所授僧纲僧正,既皆议给札付,其从前所给岷州圆觉寺僧纲侯章杨思柱之敕书,著撤回,换给札付。嗣后国师之号,均不准承袭。所有洮州阐定寺国师杨琢璞珞瓒之印敕,暂准存留,俟阙出停止复袭,令将原领印敕,交礼部察销。又杨松罗布架木灿,年力富强,才具明晰,应授为僧纲,令该督将杨松罗布架木灿年貌,并住持何庙之处,询明送院,填给扎付。

十三年核准,杨松罗布架木灿并无居住寺庙,原居住著落族,应照原议,将杨松罗布架木灿授为僧纲,给与札付。

（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

嘉 庆 朝

凡黄教行于蒙古、唐古特者曰“喇嘛”。（唐古特僧宗喀

巴，始以黄教授其弟子达赖、班禅，后其教遂盛，蒙古番族无不崇奉。）**凡喇嘛，有驻京喇嘛，**（驻京喇嘛，大者曰掌印扎萨克大喇嘛，曰副掌印扎萨克大喇嘛，其次曰扎萨克喇嘛，其次曰达喇嘛，曰副达喇嘛，其次曰闲散喇嘛，其次曰德木齐，曰格思规，其徒众曰格隆，曰班第。热河、盛京、多伦诺尔、五台山各庙，皆分驻喇嘛，定有额缺，按等升转，与驻京喇嘛一例。又伊犁之掌教堪布一人，四川懋功之广法寺堪布一人，系由驻京喇嘛内派往，三年一更代。驻京喇嘛中，历辈阐扬黄教，如章嘉呼图克图、噶勒丹锡呼图呼图克图、敏珠尔呼图克图、济隆呼图克图，或在京掌教，或赴藏办事，俱曾加国师、阐师等名号。乾隆五十一年，高宗纯皇帝钦定喇嘛班次，左翼头班章嘉呼图克图，二班敏珠尔呼图克图；右翼头班噶勒丹锡呼图呼图克图，二班济隆呼图克图。皆列于雍和宫总堪布、避暑山庄普宁寺总堪布之上。其余驻京之呼图克图，有东科尔呼图克图、果蟒呼图克图、那木喀呼图克图、鄂萨尔呼图克图、阿嘉呼图克图、喇果呼图克图、贡唐呼图克图、土观呼图克图，多伦诺尔有锡库尔锡呼图诺颜绰尔济呼图克图，皆出呼毕勒罕入于院册。）**有藏喇嘛，**（西藏喇嘛，自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外，尚有第穆呼图克图、噶喇木巴呼图克图、色木巴呼图克图、布鲁克巴呼图克图、嘉拉萨赖呼图克图、鄂朗济永呼图克图、朋多江达笼庙之呼图克图、摩珠巩之志巩呼图克图、贡噶尔之嘉克桑呼图克图、奈囊保呼图克图、朗呼仔之萨木党多尔济奈觉尔女呼图克图、觉尔隆阿里呼图克图、楚尔普嘉尔察普呼图克图、多尔吉推灵沁呼图克图、伦色之觉尔泽呼图克图、协布隆呼图克图、摩珠巩之志巩小呼图克图、达拉罔布呼图克图，凡十八人，及沙布隆十二人，皆出呼毕勒罕，入于院册。呼征呼图克图，原系沙布隆，今为呼图克图。）**有番喇嘛，**

(甘肃之庄浪、河州、循化、西宁、岷州，四川之木里，及将入藏境之乍雅、察木多、类乌齐各番寺，皆喇嘛居之。其出呼毕勒罕入院册者，庄浪二人，西宁三十三人，木里一人，乍雅、察木多、类乌齐四人。)**有游牧喇嘛**。(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锡呼图库伦、内扎萨克四十九旗、喀尔喀、阿拉善各游牧，皆有喇嘛居之。其出呼毕勒罕入院册者，归化城十二人、察哈尔九人、锡呼图库伦二人、科尔沁三人、郭尔罗斯一人、土默特六人、乌珠穆沁六人、浩齐特一人、阿巴噶一人、阿巴哈纳尔五人、苏尼特二人、四子部落一人、乌喇特五人、鄂尔多斯一人、喀尔喀十九人、阿拉善二人。)**凡喇嘛有行者，能以神识转生于世曰呼毕勒罕，皆入名于奔巴金瓶而掣定焉。**(呼图克图转生，向由达赖喇嘛所属之拉穆吹忠作法，降神其体，指出呼毕勒罕所在，访求迎归供养。乾隆五十七年，高宗纯皇帝平定廓尔喀后，整饬藏务，斥拉穆吹忠之妄，特颁奔巴金瓶一于布达拉大昭，凡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及西藏、蒙古各处已出数辈之呼图克图大喇嘛圆寂后，将报出之呼毕勒罕数人名字生辰，缮签入奔巴金瓶内，令喇嘛等唪经，驻藏大臣监看，掣出一人以为呼毕勒罕。复设奔巴金瓶一于雍和宫，其内外扎萨克等所奉之呼图克图，如力不能赴藏识认者，即令盟长拟定报院，缮签入雍和宫奔巴金瓶内，令掌印扎萨克大喇嘛等唪经，理藩院大臣监掣。其王公扎萨克等子弟指为呼毕勒罕，及呼毕勒罕复出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本族者，概行禁止。惟青海察汉诺们罕拟呼毕勒罕时，无论系察汉诺们罕亲族，有为沙毕那尔等贴服者，准其一体入签掣定。其寻常喇嘛，不准寻呼毕勒罕。)**有证，则疏闻以候钦定。**(嘉庆十三年，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寻得时灵征众著，由驻藏大臣具奏，不复入奔巴金瓶掣定。)**颁喇嘛之禁令。**(喇

嘛等服黄红色，班第等服红色，并用黄帽，余色不得服用。乌巴什乌巴三察傧其服黄红色。违者，喇嘛论罚，班第以下鞭责，喇嘛、班第不告知大喇嘛私出为人看病念经，及擅宿人家，或留妇女于寺庙，若齐巴察汗犯奸者，并治罪，该管大喇嘛论罚。喇嘛徒众，除院册有名外，不准增设。禁以民田展修庙宇。唐古特喇嘛徒众，非奉旨不准私来。在京喇嘛奉使赴藏，不准擅带彼处班第回来。非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凡告白于人，不准用噶舒克字样。喇嘛因事涉讼，先革退喇嘛，如讯系无罪，再复喇嘛。喇嘛犯罪抄出财物，送院存贮，作赏给各寺庙喇嘛之用。）

（嘉庆《大清会典·理藩院》）

附　道光朝"口外喇嘛章程酌议条例"

道光二年(1822年)二月甲辰

谕内阁:"理藩院请定口外喇嘛章程酌议条例具奏。内如蒙古汗、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扎萨克、台吉之子孙承袭受职后,复愿充当喇嘛及孤子充当喇嘛均系蒙古旧俗,相沿已久,自应仍听其便,毋庸明立禁令。至每年呈进丹书克,由中正殿运进,亦系向来旧制,著仍遵循办理。其所议赏给诺们汗职衔之达尔汗喇嘛等未经转世者,不准给予名号印敕。其呼图克图诺们汗涅槃后,徒众过五百名者,择人分别赏给职衔督率,又赏有名号印敕及徒众多者方准其补行入档。至认获呼毕勒罕时,该旗加具印结报理藩院,方准入瓶掣签。其四川广法寺堪布喇嘛三年换班由藏就近更换各条,均著照所议办理。惟呼图克图涅槃后择人给与扎萨克喇嘛职衔、诺们汗涅槃后择人给与达喇嘛职衔,原为督率徒众起见,若该呼图克图、诺们汗转世成立,则督办

有人，著将扎萨克喇嘛、达喇嘛各职衔即行撤销，以昭覈实。”

（《清宣宗实录》卷三〇）

光　绪　朝

（编者按：光绪《大清会典》的相关内容，与嘉庆《大清会典》基本相同，仅将增添的部分罗列于后，供研究参考）

凡喇嘛，有驻京喇嘛，（驻京喇嘛……仁宗睿皇帝时定额，设札萨克喇嘛四，雍和宫一，作为唐古特专缺，以呼图克图堪布充。其余三缺，蒙古达喇嘛充其一，未受职之呼图克图充其一，由藏调京之堪布等俱以达喇嘛用。道光年间，以章嘉呼图克图、噶勒丹锡哷图呼图克图、敏珠尔呼图克图、那木喀呼图克图、阿嘉呼图克图，历经驻京掌印务，诏各设商卓特巴札萨克喇嘛一。）

有证，则疏闻以候钦定。（……道光二年定，寻获呼毕勒罕时，由该旗加其印结报院，方准入瓶掣签。呼图克图涅槃后，如徒众过五百名，而庙宇距该旗在五百里以内者，由盟长于徒众内择一人给札萨克喇嘛衔，其在五百里以外者，并给印信，诺们罕涅槃后，徒众过五百名者，由札萨克于徒众内择一人给达喇嘛衔，俾资督率，俟该呼图克图诺们汗转世成立后，仍将各衔撤销。应给印信，由盟长报院，咨行附近之将军大臣等，查复相符，奏闻颁赏。）

颁喇嘛之禁令。（……凡呼图克图等，除封国师、禅师名号者，准其兼授外，其余概不得以呼图克图兼诺们汗班第达、堪布、绰尔济等职衔，亦不得以国师兼禅师名号。无职衔名号喇嘛概不得呈请在印务处学习行走。台吉不领度牒私自出家者，勒令

还俗,失察之盟长、札萨克论罚。喇嘛、班第等私自逃走者,分初犯、再犯及自首、被获者,革有差。喇嘛与蒙古有交涉事件,呼图克图止许将人证送旗转解,不许转认取供。喇嘛容留犯罪盗者治罪。徒众更名,漏不报者,达喇嘛等论罚。外寺升到之达喇嘛不许将徒众带赴新任,违者论革。)

(光绪《大清会典·理藩院》)

三、光绪《钦定理藩部则例》喇嘛事例

喇嘛事例一

增纂

京城及各处职任喇嘛定额

一、京城各庙额设掌印扎萨克达喇嘛一缺，副扎萨克达喇嘛一缺，扎萨克喇嘛四缺，达喇嘛十四缺，副达喇嘛三缺，画佛副达喇嘛一缺。额设苏拉喇嘛十缺，教习苏拉喇嘛六缺，额外教习苏拉喇嘛四缺，仓苏拉喇嘛九缺，公缺德木齐三十一缺，格斯贵五十缺。

一、画佛副达喇嘛一缺，系随该喇嘛出身寺庙。

一、仓苏拉喇嘛九缺，系嵩祝寺、弘仁寺、东黄寺每寺各三缺。

一、额设苏拉喇嘛十缺内西黄寺专设一缺，其余九缺均随该喇嘛出身寺庙。

一、热河堪布达喇嘛二缺，系普陀宗乘之庙一缺，须弥福寿之庙一缺；达喇嘛四缺，系普陀宗乘之庙、溥仁寺、普宁寺、殊像寺，每庙各一缺；副达喇嘛十一缺，系普陀宗乘之庙教习副达喇嘛三缺，须弥福寿之庙办事副达喇嘛一缺，殊像寺办事副达喇嘛一缺，普宁寺教习副达喇嘛三缺，办事副达喇嘛一缺，安远庙教习副达喇嘛一缺，办事副达喇嘛一缺；苏拉喇嘛八缺，系普陀宗乘之庙办事苏拉喇嘛一缺，须弥福寿之庙办事苏拉喇嘛一缺，普宁寺教习苏拉喇嘛三缺，安远寺(庙)教习苏拉喇嘛一缺，广缘寺

专缺苏拉喇嘛一缺,普(溥)善寺办事苏拉喇嘛一缺。

一、盛京实胜寺达喇嘛一缺,永安寺达喇嘛一缺,玛哈噶喇楼达喇嘛二缺,东西南北四塔达喇嘛各一缺,锡埒图库伦扎萨克达喇嘛一缺,扎萨克喇嘛四缺。

一、西安广仁寺达喇嘛一缺。

一、五台山菩萨顶扎萨克喇嘛一缺,射虎川台麓寺达喇嘛一缺,属五台山扎萨克喇嘛管辖。

一、归化城扎萨克达喇嘛一缺,副扎萨克达喇嘛一缺,扎萨克喇嘛六缺。

一、多伦诺尔会宗、善因二寺扎萨克达喇嘛一缺,达喇嘛二缺,副达喇嘛二缺。

修改

一、扎萨克喇嘛四缺内，雍和宫专设一缺，其余扎萨克喇嘛三缺并京城公缺达喇嘛十四缺，共十七缺，系阐福寺、嵩祝寺、福佑寺、隆福寺、普胜寺、大隆善护国寺、妙应寺、净住寺、三佛寺、长泰寺、慈度寺、达赖喇嘛庙、察罕喇嘛庙、圣化寺、大正觉寺、慈佑寺、永慕寺等十七寺庙。如普度寺达喇嘛、同福寺达喇嘛升补扎萨克喇嘛，仍占本庙达喇嘛之缺，其原出缺之扎萨克喇嘛、本庙内所遗达喇嘛缺，归入十七寺庙内公中补放，以全原额。

一、公缺副达喇嘛三缺,系慧照寺、慈佑寺、弘仁寺每寺各一缺。

一、教习苏拉喇嘛六缺,系雍和宫擦呢特学二缺,扎年阿克学二缺,巨特巴学一缺,曼巴学一缺。

一、额外教习苏拉喇嘛四缺,系雍和宫擦呢特学三缺,巨特巴学一缺。

增纂

包衣喇嘛定额

一、包衣三旗额设达喇嘛三缺，副达喇嘛一缺，苏拉喇嘛三缺，系宝谛寺、功德寺、新正觉寺达喇嘛各一缺，苏拉喇嘛各一缺，副达喇嘛一缺系在宝谛寺。

一、东陵隆福寺额设达喇嘛一缺，德木齐、格斯贵各一缺，教习三缺，班第二十缺。

一、西陵永福寺额设达喇嘛一缺，德木齐、格斯贵各一缺，教习二缺，班第二十缺。

以上二寺喇嘛钱粮等项，均由该处总管内务府大臣办理，报部核销。

增纂

甘肃所属各庙喇嘛职衔定制

一、甘肃所属河州之普纲寺、灵寺、宏化寺，各设都纲一缺。西宁县之西那寺、塔尔寺、扎藏寺、元觉寺、沙冲寺、仙密寺、佑宁寺，碾伯县之瞿昙寺、宏通寺、羊尔贯寺、普化寺，大通县之广化寺、贵德厅之二叠阐寺、垂巴寺、玛呢寺，各设僧纲一缺。洮州厅之阎家寺、龙元寺、圆成寺，各设僧正一缺。均照松山报恩寺一体由部给与札付，其国师之号不准承袭。

增纂

京城及各处各寺庙喇嘛定额

一、弘仁寺

二两钱粮喇嘛五十五缺。

一两钱粮喇嘛十四缺。

折色班第钱粮七缺。

德木齐四名、格斯贵二名，在二两钱粮缺内。德木齐、格斯贵等随缺跟役徒弟共六名，在折色班第钱粮缺内。

一、嵩祝寺

折色格隆钱粮二十七缺。

折色班第钱粮三十二缺。

德木齐一名、格斯贵二名，在折色格隆钱粮缺内。

德木齐、格斯贵等随缺跟役徒弟共三名，在折色班第钱粮缺内。

一、福佑寺

折色格隆钱粮十二缺。

折色班第钱粮十缺。

德木齐一名、格斯贵一名，在折色格隆钱粮缺内。

德木齐、格斯贵等随缺跟役徒弟共二名，在折色班第钱粮缺内。

一、妙应寺

二两钱粮喇嘛三十缺。

一两钱粮喇嘛五缺。

折色班第钱粮四缺。

德木齐一名、格斯贵二名，在二两钱粮缺内。

德木齐、格斯贵等随缺跟役徒弟共三名，在折色班第钱粮缺内。

一、梵香寺

折色格隆钱粮三十一缺。

折色班第钱粮十四缺。

德木齐一名、格斯贵二名，在折色格隆钱粮缺内。

德木齐、格斯贵等随缺跟役徒弟共三名，在折色班第钱粮缺

内。

一、大隆善护国寺

二两钱粮喇嘛二十五缺。

一两钱粮喇嘛二十八缺。

折色格隆钱粮三十一缺。

折色班第钱粮四缺。

德木齐一名、格斯贵一名，在二两、一两钱粮缺内。

德木齐、格斯贵等随缺跟役徒弟共三名，在折色班第钱粮缺内。

一、嘛哈噶喇寺

二两格斯贵钱粮一缺。

一两钱粮喇嘛一缺。

折色格隆钱粮三缺。

折色班第钱粮三缺。

格斯贵随缺跟役徒弟一名，在折色班第钱粮缺内。

一、长泰寺

折色格隆钱粮二十九缺。

折色班第钱粮四缺。

德木齐一名、格斯贵二名，在折色格隆钱粮缺内。

德木齐、格斯贵等随缺跟役徒弟共三名，在折色班第钱粮缺内。

一、慈度寺

二两钱粮喇嘛一缺。

一两钱粮喇嘛一百四缺。

折色格隆钱粮六缺。

折色班第钱粮四缺。

德木齐一名、格斯贵二名，在二两、一两钱粮缺内。

德木齐、格斯贵等随缺跟役徒弟共三名,在折色班第钱粮缺内。

一、大清古刹(即察罕喇嘛庙)

二两钱粮喇嘛十五缺。

一两钱粮喇嘛二百五十缺。

折色格隆钱粮三缺。

折色班第钱粮八缺。

德木齐一名、格斯贵二名,在二两、一两钱粮缺内。

德木齐、格斯贵等随缺跟役徒弟共三名,在折色班第钱粮缺内。

一、资福院

德木齐折色格隆钱粮四缺。

格斯贵折色班第钱粮二缺。

德木齐四名随缺跟役徒弟折色班第钱粮共四缺。此庙格斯贵无随缺跟役徒弟。

一、清静化城(即西黄寺)

一两钱粮喇嘛五缺。

折色格隆钱粮十缺。

折色班第钱粮二十七缺。

德木齐一名、格斯贵一名,在一两钱粮缺内。

德木齐、格斯贵等随缺跟役徒弟共二名,在折色班第钱粮缺内。

一、汇宗梵宇(即达赖喇嘛庙)

一两钱粮喇嘛十八缺。

折色格隆钱粮四缺。

折色班第钱粮九缺。

德木齐一名、格斯贵二名,在一两钱粮缺内。

德木齐、格斯贵等随缺跟役徒弟共三名，在折色班第粮钱缺内。

一、普静禅林(即东黄寺)

一两钱粮喇嘛十缺。

折色格隆钱粮十六缺。

折色班第钱粮七十九缺。

德木齐一名、格斯贵二名，在折色格隆钱粮缺内。

德木齐、格斯贵等随缺跟役徒弟共三名，在折色班第钱粮缺内。

一、普度寺

二两钱粮喇嘛二十缺。

德木齐一名、格斯贵二名，在二两钱粮缺内。

德木齐、格斯贵等随缺跟役徒弟折色班第钱粮共三缺。

一、普胜寺

一两钱粮喇嘛十二缺。

折色格隆钱粮五缺。

折色班第钱粮五缺。

德木齐一名、格斯贵二名，在一两钱粮缺内。

德木齐、格斯贵等随缺跟役徒弟共三名，在折色班第钱粮缺内。

一、慧照寺

折色格隆钱粮七缺。

折色班第粮钱二十一缺。

德木齐一名、格斯贵二名，在折色格隆钱粮缺内。

德木齐、格斯贵等随缺跟役徒弟共三名，在折色班第钱粮缺内。

一、化成寺

折色格隆钱粮三十缺。

德木齐一名、格斯贵二名，在折色格隆钱粮缺内。

德木齐、格斯贵等随缺跟役徒弟折色班第钱粮共三缺。

一、隆福寺

折色格隆钱粮十六缺。

折色班第钱粮四十缺。

德木齐一名、格斯贵二名，在折色格隆钱粮缺内。

德木齐、格斯贵等随缺跟役徒弟共三名，在折色班第钱粮缺内。

一、净住寺

一两钱粮喇嘛七十五缺。

折色格隆钱粮一缺。

德木齐一名、格斯贵二名，在一两钱粮缺内。

德木齐、格斯贵等随缺跟役徒弟折色班第钱粮共三缺。

一、三宝寺(即新寺)

一两钱粮喇嘛二十六缺。

德木齐一名、格斯贵二名，在一两钱粮缺内。

德木齐、格斯贵等随缺跟役徒弟折色班第钱粮共三缺。

一、三佛寺

一两钱粮喇嘛十缺。

折色格隆钱粮五缺。

折色班第钱粮十六缺。

德木齐一名、格斯贵二名，在一两钱粮缺内。

德木齐、格斯贵等随缺跟役徒弟共三名，在折色班第钱粮缺内。

一、圣化寺

二两钱粮喇嘛二十三缺。

折色格隆钱粮二缺。

折色班第钱粮五缺。

德木齐一名、格斯贵二名,在二两钱粮缺内。

德木齐、格斯贵等随缺跟役徒弟共三名,在折色班第钱粮缺内。

一、慈佑寺

二两钱粮喇嘛八缺。

折色格隆钱粮五缺。

折色班第钱粮六缺。

德木齐一名、格斯贵二名,在二两钱粮缺内。

德木齐、格斯贵等随缺跟役徒弟共四名,在折色班第钱粮缺内。

一、永慕寺

折色格隆钱粮十五缺。

德木齐一名、格斯贵二名,在折色格隆钱粮缺内。

德木齐、格斯贵等随缺跟役徒弟折色班第钱粮共三缺。

一、大正觉寺(即正觉寺)

一两钱粮喇嘛十二缺。

折色格隆钱粮六缺。

折色班第钱粮二十五缺。

德木齐一名、格斯贵二名,在一两钱粮缺内。

德木齐、格斯贵等随缺跟役徒弟共三名,在折色班第钱粮缺内。

一、阐福寺

二两钱粮喇嘛四缺。

一两钱粮喇嘛六缺。

折色格隆钱粮七缺。

折色班第钱粮十四缺。

德木齐一名、格斯贵一名，在二两、一两钱粮缺内。

德木齐、格斯贵等随缺跟役徒弟共二名，在折色班第钱粮缺内。

一、同福寺

无钱粮额缺。

一、雍和宫

二两德木齐钱粮四缺。

二两钱粮喇嘛二百四十六缺。

一两五钱钱粮喇嘛二百五十四缺。

格斯贵二名，在二两、一两五钱钱粮缺内。

格斯贵随缺跟役徒弟折色班第钱粮共二缺。此庙德木齐无随缺跟役徒弟。

一、宝谛寺

二两德木齐钱粮一缺。

二两格斯贵钱粮二缺。

二两教习钱粮十八缺。

一两五钱钱粮喇嘛一百八十四缺。

德木齐、格斯贵等随缺跟役徒弟折色班第钱粮共三缺(此庙各项喇嘛均系内务府三旗包衣额缺)。

一、正觉寺(即新正觉寺)

一两五钱钱粮喇嘛三十缺。

德木齐一名、格斯贵一名，在一两五钱钱粮缺内。

德木齐、格斯贵等随缺跟役徒弟折色班第钱粮共二缺。(此庙各项喇嘛均系内务府三旗包衣额缺)

一、功德寺

一两五钱钱粮喇嘛三十二缺。

德木齐一名、格斯贵一名，在一两五钱钱粮缺内。

德木齐、格斯贵等随缺跟役徒弟折色班第钱粮共二缺。(此庙各项喇嘛均系内务府三旗包衣额缺)

一、普陀宗乘之庙(即布达拉庙)

二两德木齐钱粮四缺。

二两格斯贵钱粮二缺。

二两钱粮喇嘛一百缺。

一两五钱钱粮喇嘛二百缺。

德木齐、格斯贵等随缺跟役徒弟折色班第钱粮共六缺。

一、须弥福寿之庙(即扎什伦布庙)

二两德木齐钱粮二缺。

二两格斯贵钱粮二缺。

二两钱粮喇嘛六十缺。

一两五钱钱粮喇嘛一百四十缺。

德木齐、格斯贵等随缺跟役徒弟折色班第钱粮共四缺。

一、普宁寺

二两德木齐钱粮五缺(内分住安远庙一缺)。

二两格斯贵钱粮二缺(内分住安远庙一缺)。

二两钱粮喇嘛一百十缺(内分住安远庙十三缺、广缘寺十缺)。

一两五钱钱粮喇嘛二百缺。

德木齐、格斯贵等随缺跟役徒弟折色班第钱粮共七缺。

一、殊像寺

二两德木齐钱粮二缺。

二两格斯贵钱粮二缺。

二两教习钱粮五缺。

二两钱粮喇嘛二十缺。

一两五钱钱粮喇嘛三十缺。

德木齐、格斯贵等随缺跟役徒弟折色班第钱粮共四缺。

一、溥仁寺

二两钱粮喇嘛二十缺。

德木齐一名，在二两钱粮缺内。

一两五钱钱粮喇嘛三十缺。

德木齐随缺跟役徒弟折色班第钱粮一缺。

一、普善寺

二两钱粮喇嘛十六缺。

折色格隆钱粮六缺。

折色班第钱粮二十七缺。

德木齐一名，在二两钱粮缺内。

德木齐随缺跟役徒弟一名，在折色班第钱粮缺内。

续纂

五台山所属啰睺寺等九庙设立虚衔达喇嘛

一、五台山菩萨顶所属之啰睺寺设虚衔达喇嘛一名，缺出由五台山菩萨顶扎萨克喇嘛处于本寺大众内拣选保送喇嘛印务处拟定正陪，照台麓寺达喇嘛例报部奏请补放。其余所属之玉花池、寿宁寺、金刚窟、涌泉寺、七佛寺、三泉寺、善财洞、普安寺等八庙，亦各设虚衔达喇嘛一名，缺出由五台山菩萨顶扎萨克喇嘛处拣选充补，均开列职名，呈报喇嘛印务处，报部给与札付。以上各达喇嘛均系虚衔，不支钱粮。

续纂

呼图克图职衔名号定制

一、凡呼图克图、诺们汗、班第达、堪布、绰尔济，系属职衔。国师、禅师，系属名号。该呼图克图等除恩封国师、禅师名号者，

准其兼授外，概不得以呼图克图兼诺们汗、班第达、堪布、绰尔济等职衔，亦不得以国师兼禅师名号。

续纂

呼图克图等印信册命敕命定制

一、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如蒙恩赏给印、册，其印、册均用金。其达赖喇嘛历世所得玉印、玉册，只准敬谨尊藏，非特旨不准擅用。其余各呼图克图等，如恩封国师名号者，印、册，均用银镀金。恩封禅师名号者，印用银，颁给敕书。

续纂

专设喇嘛印务处

一、喇嘛印务处专设弘仁寺，另择清静严密处所作为印库收贮印信，责成印务德木齐四人轮流值宿看守。

该掌印呼图克图兼行章京，按期到印务处会同办事。

其用印时，由该呼图克图等眼同钤用。印钥交正掌印扎萨克达喇嘛佩带，无论该掌印呼图克图住持何庙，不得将印信擅贮本庙。

续纂

喇嘛印务处月支公费银两

一、喇嘛印务处月支公费银六十五两四钱，按月由本部银库存贮项下动支发给。

续纂

喇嘛印务处设立帮办呼图克图

一、喇嘛印务处除掌印正、副扎萨克达喇嘛外，如驻京呼图

克图中有驻京年分较久,当差勤慎,经卷熟习者,准该印务处报部具奏,作为学习行走呼图克图。其无职衔名号之喇嘛,概不准呈请在印务处学习。倘不得其人,任缺毋滥。

增纂

会宗寺设立印房并添设德木齐一缺

一、多伦诺尔会宗寺设立印房，并添设印务德木齐一缺，与原设印务德木齐一缺，共二缺，责成在印房轮流住班，看守印信。

附 会宗、善因两寺拣补达喇嘛等章程

会宗、善因两寺，原设达喇嘛二人，缺出由副达喇嘛内拣选升补。副达喇嘛二人缺出，由印务德木齐拣选升补。印务德木齐一人暨新设印务德木齐一人缺出，由德木齐内拣选充补。德木齐四人缺出，由格斯贵内拣选挑补。格斯贵四人缺出，由小格斯贵、呢尔巴、乌木匝特、苏尔噶克齐四项，分为四班，挨班补用。

续纂

呼图克图等裁撤呼弼勒罕字样

一、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为西藏阐教正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国初创始投诚,著有劳绩。以上三人转世后,均由该大臣奏请特旨钦差大臣前往照料坐床,即于坐床之日裁撤呼弼勒罕字样。章嘉呼图克图、噶勒丹锡呼图呼图克图、敏珠尔呼图克图、济咙呼图克图、那木喀呼图克图、阿嘉呼图克图、喇果呼图克图、察罕达尔汗呼图克图,历世驻京掌印,以上八人并情愿呈请驻京之呼图克图等,均于转世后来京瞻仰天颜之日,裁撤呼弼

勒罕字样。其驻扎各游牧处所之呼图克图、诺们汗、班第达、堪布、绰尔济等转世后,均俟年至十八岁,由该管大臣、盟长等核实,报部裁撤呼弼勒罕字样,概不准私自裁撤。倘有违例私自裁撤者,一经查出,由部严行参处。

续纂

达赖喇嘛等圆寂转世后印信册敕分别办理

一、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圆寂时，其印、信由驻藏大臣奏闻，派人护理，俟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转世，特旨钦差大臣等赴藏照料坐床之日，会同该大臣奏闻，移授其册，册命即由钦差大臣等带回，呈览后交广储司熔化贮库。至应行换赏金册，由军机处奏交内阁撰拟册文，恭候钦定。达赖喇嘛缮写满、汉、蒙古、唐古忒四体，班禅额尔德尼缮写满、汉、唐古忒三体，仍填写第几辈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字样，其随赏物件一并叙入。册式进呈交农、工、商部等衙门照依旧式錾成金册，办理完竣，奏派大臣一员、呼图克图一人、侍卫一员赴藏赍送。其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圆寂时并转世后印、册由驻扎库伦办事大臣照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例办理，其余各呼图克图等如恩封国师者，圆寂时其印信、册命交该商卓特巴于本庙敬谨尊藏，俟该呼图克图转世后裁撤呼弼勒罕之日报部奏闻移授，并将册命呈送理藩部奏交各该衙门填写。如恩封禅师者，圆寂时其印信照国师例办理。如未设有商卓特巴，交该徒众中达喇嘛于本庙敬谨尊藏。授印后，其敕书在京由喇嘛印务处、在外由该管大臣、盟长备文报部奏交内阁更换，仍各填写第几辈某呼图克图字样。凡有未裁撤呼弼勒罕以前呈请得给印、敕者，概行由部饬驳。

增纂

迎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呼弼勒罕

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圆寂转世后，由库伦大臣等拣选喀尔喀扎萨克郡王二员，拟定正、陪报部，由部缮单请旨，简派一员，带领库伦堪布、诺们汗、达喇嘛、喀尔喀台吉四员及各执事跟役人等，由库择期起程赴西宁，会同钦差大臣及部委各员前进。其派往之堪布、诺们汗等，由库起程应取道三眼井地方。赴藏路引由部咨行兵部办给转发。至在藏熬茶等事所需款项，应由该呼图克图仓上拨给银两，并四部落扎萨克各汗王等协济备用。其留于青海之夫役驼马等事由钦差王等酌量办理。奉请呼弼勒罕选择吉日，并该呼弼勒罕受戒，应否即从达赖喇嘛抑从班禅额尔德尼承受之处，由钦差大臣会同驻藏大臣妥为办理。至该呼弼勒罕之父母，准其随行来库，以资照看。所有奉委迎接该呼弼勒罕各员弁沿途经过地方，由陕甘总督、西宁办事大臣于此项要差过境时，务须饬属多派官兵妥为护送，并由四川总督、驻藏大臣一体派兵护送，俾利专行。

续纂

呼图克图等圆寂转世后前辈恩赏物件不得擅用

一、凡各呼图克图前辈所得恩赏物件，除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黄布城，系例准支搭。黄车、黄轿，并章嘉呼图克图紫禁城内赏用黄车系历世乘坐，应于坐床及裁撤呼弼勒罕之日，准其分别支用外，至章嘉呼图克图等历蒙钦赐各件，系属特恩，不得擅用，均俟裁撤呼弼勒罕后，请旨遵行。倘有违例擅用者，一经查出，由部严行参处。

（卷五六）

喇嘛事例二

增纂

元旦分别递佛哈达

一、恭遇元旦，皇上临幸弘仁寺，凡驻京外来呼图克图等均在庙门外祇跪接驾。拈香华，驻京呼图克图准递佛，其余呼图克图等均递哈达，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正、副使准在庙门外递哈达。

增纂

呼图克图喇嘛等在庙瞻觐

一、呼图克图呼弼勒罕、绰尔济喇嘛并扎萨克喇嘛等，凡年班暨谢恩来京请安后，恭遇皇上临幸喇嘛庙宇，俱在庙门外东侧由奏蒙古事侍卫带领，祇跪瞻觐。品秩较大者，准递佛，其余均递哈达，按品秩排列。

增纂

内外扎萨克各等处呼图克图来京朝觐

一、内外扎萨克等处呼图克图呼弼勒罕、绰尔济喇嘛、达喇嘛等年已及岁、已出痘者，准其来京朝觐。经卷熟习者，准其编入洞礼经班次。其洞礼经班定为六班，按年轮流于十一月中旬来京。其未及岁、未出痘及不值班者，准其照蒙古王公例差人进贡请安。如轮值本班有患病等故者，据情报明该盟长，该盟长查实报部，准其次年补班。倘无故旷班暨屡年托故不来者，将该呼图克图喇嘛等革除名号字样，并将该盟长、扎萨克等照失察例议处。

续纂

前后藏各间二年一次遣使入贡

一、前藏达赖喇嘛、后藏班禅额尔德尼各间二年遣使堪布来京入贡，均于每年十二月念洞礼经以前到京，恭候次年新正呈递丹书克。

续纂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来京瞻觐典礼

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来京瞻觐，豫期由驻扎库伦办事大臣等奏请。奉旨俞允后，由该大臣于该处办事大臣内奏派一员，专司照料。于喀尔喀四部落蒙古贝勒、贝子、公、扎萨克台吉、闲散台吉内，每部落各拟派二员，共八员，沿途护送行走。一面将该呼图克图启程日期、行走道里、随带人数花名、呈进贡物清单先行造册报部。其贡物清单用清、汉字缮写。行抵多伦诺尔地方，由照料大臣先行咨报军机处、理藩部具奏。奏下，如奉旨派御前乾清门侍卫往迎，赍有赏件并由部出派司员一员同往。

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到京，恭遇皇上驻跸圆明园时，于圆明园慈佑寺迤西一带支搭黄布城、蒙古包，率领徒众驻扎。恭遇皇上还宫之后，于安定门外西黄寺前院阔处所支搭黄布城、蒙古包，率领徒众驻扎。遇有内城差使，该呼图克图豫一日酌带徒众数名进城，在嵩祝寺住宿。其应用黄布城由部移咨农工商部行取长二十丈、宽十丈旧黄布城一分。支搭时，南、北各设一门，东首亦设一门，内设横隔断。行知景运门护军统领衙门，出派护军支搭。应用蒙古包，由该呼图克图自行备带五合蒙古包支搭。其未支搭黄布城以前，仍豫期知照步军统领衙门，于该呼图克图驻扎处所平垫地面，派拨营汛官兵常川照料。

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到京，由部咨报军机处，奏请初次瞻觐日期。奉旨示有定期，由部代奏请安，并豫期恭进。初次瞻觐仪注，所有应行事宜由军机处奏明办理。

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到京行初次瞻觐礼，该呼图克图并同来之呼图克图随来之徒众喇嘛等，咸蟒服，并由部奏派驻京呼图克图二人，亦蟒服，带同入内瞻觐。是日，该呼图克图等呈进贡物。赏收者，由部行知内务府折赏。所有自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以及同来之呼图克图、徒众喇嘛人等，并派出之驻京呼图克图，俱恩赏物件有差，其赏项由军机处具奏赏给。

附载：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行初次瞻觐礼仪注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到京行初次瞻觐礼，届期由理藩部代奏请安。理藩部堂官等率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齐集于乾清宫后，俟皇上升座，召御前大臣并御前侍卫暨值年班之御前行走蒙古王公等至西暖阁侍立。理藩部堂官等引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进殿恭请圣安。御座前正中豫设备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跪坐矮床一，稍后左右豫设备奉旨派出之驻京呼图克图二人跪坐矮床二，床后另设备随来之商卓特巴等跪毡垫一排。该呼图克图等请圣安后，引至御座前，令各依次跪坐。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呈递哈达等物暨驻京之呼图克图呈递哈达，均诣御座前，敬谨手递。皇上接受，分别亲赐赏件。回赏哈达，各赐坐。其随来之商卓特巴、额尔德尼绰尔济等呈递哈达，各于原跪次跪递，御前侍卫接受，各回赏哈达，赏茶。礼毕，引出。

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到京恭递丹书克，由部咨报军机处，奏请日期。奉旨示有定期，豫期由部恭进递丹书克仪注。其仪注并贡单俱用黄折片，豫期令驻京呼图克图带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诣中正殿演礼一次，咸蟒服藏帽。次日由理藩部堂官带领进乾清宫恭递丹书克，由部行知各该处敬谨豫备。是日，该

呼图克图呈进丹书克贡并其余贡件。赏收者，由部行知内务府折赏，所有进丹书克之呼图克图等，俱恩赏物件有差。其赏项由军机处具奏赏给。

附载：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恭递丹书克仪注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恭递丹书克，豫期理藩部将呈递丹书克贡物先行交进，恭设于乾清宫，在中正殿演礼一次，届期理藩部堂官等率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集于乾清宫后，俟皇上升座召御前大臣并御前侍卫暨值年班之御前行走蒙古王公等至西暖阁侍立，豫设呈进丹书克之靠背坐褥于御座，陈诸物于案上。御座前正中豫设备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跪坐矮床一，稍后左右豫设备奉旨派出之驻京呼图克图二人跪坐矮床二，后另设其余各呼图克图并扎萨克喇嘛等跪坐毡垫二排。届时理藩部堂官等引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进殿至御座前，令各依次跪坐，其余各呼图克图喇嘛等俱在床后毡垫以次排跪。太监喇嘛自案上捧丹书克物件，以次授。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恭捧，呼图克图喇嘛等讽丹书克经一次，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捧丹书克物件呈进。

皇上亲受授侍立之御前大臣，转授太监喇嘛，仍陈案上，逐件呈递毕，该呼图克图等恭递哈达，皇上回赏哈达，赐坐，赏茶。礼毕，引出。

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到京，如在年班期内，恭遇勤政殿、紫光阁赐饭，正大光明殿山高水长筵宴，与年班呼图克图一体入座，毋庸另行筵宴。由部按照品级排列次序，札行喇嘛印务处，遵照其各等处筵宴赏项，由军机处酌拟具奏。如到京不值班期内，由部将应否另行筵宴之处具奏，请旨遵行。

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到京，无论在年班期内、期外，所有应得供给廪饩，俱照定例办给。

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到京，恭遇皇上临幸处所，停止跪迎。

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来京瞻觐，事毕旋回，由部代奏请安。恭遇皇上临幸处所，理藩部堂官带领该呼图克图道傍跪安，陛辞。

一、随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来京之徒众喇嘛，俱准其各进马匹、氆氇等物，由部代奏，赏收者，行知内务府折赏。

一、照料护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来京之库伦大臣并蒙古贝子、公、扎萨克、台吉等，俱由部代奏请安，亦准其各进马匹。旋回时，扎萨克、台吉以上，由部代奏请安，陛辞。

增纂

入念洞礼经日期

一、呼图克图呼弼勒罕、绰尔济喇嘛、扎萨克喇嘛、达喇嘛、副达喇嘛，均札喇嘛印务处造册，入中正殿念洞礼经。倘请安在十二月初三日以后者，均不准入。

修改

呼图克图等入坐

一、驻京及外来呼图克图、扎萨克喇嘛、堪布、绰尔济、呼弼勒罕等恭遇中正殿西场子或德昌门内勤政殿、紫光阁或山高水长、大蒙古包、正大光明殿等处筵宴，及山高水长看放烟火，均应入坐，由部按照品级排列，札喇嘛印务处遵照办理。其章嘉呼图克图、噶勒丹锡呼图呼图克图、敏珠勒呼图克图应坐之矮床系特旨赏坐，由武备院备办。

增纂

外来呼图克图等宴毕请安

一、年班来京朝觐之呼图克图喇嘛等，于正月十五日筵宴。事毕后，由部代奏恭请圣安，令其各归游牧处所，仍令该扎萨克

等将该呼图克图喇嘛等于何日回抵游牧处所具文报部。

修改

达赖喇嘛等朝贡赏赉

一、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各每间二年轮班遣使朝贡，由西宁至京，寓居西黄寺，由部奏到带领瞻覲，恭进哈达、铜佛、舍利、珊瑚、琥珀、数珠、藏香、氆氇等物。其来使亦准附进哈达、铜佛、藏香、氆氇等物。元旦次日进丹书克，系系五色哈达、银曼达、七珍、八宝、八吉祥佛像、金字经、银塔、银轮杵瓶、红花诸物，均予折赏外，回藏时皆降敕慰问并赏达赖喇嘛重六十两镀金银茶桶一，镀金银瓶一，银钟一，蟒缎二疋，龙缎二疋，缎二疋，片金二疋，闪缎四疋，字缎四疋，大卷八丝缎十四疋，大哈达五个，小哈达四十个，五色哈达十个；正使二等雕鞍一，重三十两银茶桶一，银执盂一，缎三十疋，毛青布四百疋，豹皮五张，虎皮三张，獭皮五张；跟役喇嘛十八人，每人各给缎二疋，毛青布各二十疋；跟役一名，缎一疋，毛青布十疋；副使三等蟒缎一疋，方补缎一疋，大缎一疋，梭布二十四疋；跟役喇嘛十二人，每人各给彭缎一疋，毛青布十疋；赏班禅额尔德尼重三十两银茶桶一，银瓶一，银钟一，各色大缎二十疋，大、小哈达各十个；来使金黄色蟒袍一，重三十两银执盂一，缎二疋，毛青布六十二疋；跟役喇嘛二十八人，每人各给缎二疋，毛青布二十疋；跟役一名，缎一疋，毛青布十疋。俱系会同内务府颁给。

续纂

前后藏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差来使堪布呈递丹书克贡物

一、前藏达赖喇嘛、后藏班禅额尔德尼遣堪布等呈递贡物，恭

递丹书克，由部将呈进贡物先期恭设于乾清宫，并带领该堪布等暨住京之各呼图克图、乌穆咱特喇嘛十人，豫在中正殿演礼一次，豫设呈递丹书克之靠背坐褥于御座，分陈诸物于案上。是日，届时齐集伺候，俟皇上幸临升座，召御前大臣暨御前侍卫等侍立。理藩部堂官等引前、后藏来使堪布进内，令该堪布跪于御座前，住京掌印之呼图克图等跪于稍后照料，其乌穆咱特喇嘛等以次序跪。太监喇嘛自案上捧丹书克物件授堪布等恭捧。呼图克图喇嘛等捧诵丹书克经，令堪布等先后同进丹书克物件。皇上亲受，授侍立之御前大臣，转授太监喇嘛，仍陈案上，逐件呈递毕，该堪布等恭送哈达，皇上各赐哈达，赏茶。礼毕，引出。如遇皇上临幸各处，应于何处呈递，何处陈设演礼，由部临行请旨遵行。

修改

达赖喇嘛来使附进西藏公等例贡

一、西藏公等七员应进贡物，交达赖喇嘛来使赴京附进，于达赖喇嘛来使应用骡头定额外，增给公等贡物驮骡三十头。

增纂

护送西藏堪布

一、西藏堪布来京进贡，凡经过各省，遴派明干道府副将弹压出境，仍将各省交替出境入境日期声明报部，至京交理藩部接管。出京之日，仍交直隶原派官员照料前往。

增纂

西藏来使应用骡头数目

一、达赖喇嘛所进贡物及堪布等乘骑驮载骡头，应给一百六十头。其堪布等自带货物，官为代雇之骡不得过一百头。班禅

额尔德尼所进贡物及堪布等乘骑驮载骡头，应给一百二十头。其堪布等自带货物，官为代雇之骡不得过八十头。每骡一头驮二百斤。至堪布等所带跟役徒众，不得过四十名。到西宁时，照定数给与，咨行经过省分督抚一体遵办。

增纂

西藏来使骡价数目

一、堪布喇嘛等年班来京，到西宁时，除骑骡照例给与外，其驮载正贡及携带货物，照定例数目发给骡价，每头给与脚价银三钱，驮轿之骡价加倍给发，交护送道员，按站交给。其例价不敷银两，于甘肃、陕西、山西、直隶等省督抚藩臬养廉内均匀摊扣。

增纂

骡价银两按站放给

一、堪布喇嘛应用骡价银两，由部库照数发，交直隶所派护送之道员，按站放给。至山西交界，即交山西所派道员接管。至陕西、甘肃交界均同。

增纂

前藏年班增给骡头

一、衍宗禅师之呼弼勒罕遣使同达赖喇嘛来使等赴京进贡，增给骑驮骡三头。

增纂

古竹巴喇嘛代进前藏贡物由藏办给骡价路引

一、古竹巴喇嘛代进前藏贡物，由部咨行内务府，照所进贡物折给赏项，并照进贡堪布之跟役喇嘛例办给口粮。回藏时，由

部银库支给骡价路费，咨行陆军部办给路引，并知照沿途地方妥为照料。

增纂

西藏来使不得滥行应付

一、西藏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年班来使进京经过地方，各督抚派委妥实道员沿途护送行走，并严饬各州、县照例供给，不得滥行应付。

续纂

西藏喇嘛来往差使所带箱包发给印单木牌注明号数斤数照单支应

一、喇嘛来往，应由部与四川总督先期行知一班人役箱包车马数目，填写印票，令其自执，每至州、县，验票支应。如无印票，概不支应。通事伴送人员如有通同舞弊，立即惩处。

一、喇嘛行抵成都，由四川总督给予长印单，应支各项，均照驻藏大臣开写数目单点验支应前进。如无印单，概不支应。至所给封条，应查照该大臣原报包装与所系木牌数目给予，如有不符，不给封条。

一、喇嘛由藏起程，应将所进贡物箱包斤重数目报明驻藏大臣，按包发给烙印木牌，编列字号，沿途逐号点验。如有浮报，即详督抚咨部，照数令其呈缴。

一、喇嘛由藏起身，行李等项示以限制，不得过五千斤之数。其箱包斤数，亦照贡物给予编号木牌，如有浮冒，概不支应。

一、喇嘛回藏，由京起程，由陆军部给予勘合，由部给予印单，沿途传示州县。其得赏物及行李等项、悉照来时川督印单办理，注明箱包斤数，用木牌编号，分别赏物行李，沿途察验。如有

浮冒，概不支应。

一、喇嘛回藏，由京起程时，首站州县用传单，照钞印单各项数目，传之下站。如用差信，听从通事人等勒索浮冒者，即将该州县查参。

一、喇嘛所用夫骡，定给折价数目，不准多报勒索。其贡物行李等项，不准分起行走。如人多，必须分起者，各给印单，以便沿途查验。至伯克、土司来往支差，一并比照办理。

一、官员等赴藏，各项差使，经过各省地方，遵照定例支应。如有滥支滥应情事，应由各督抚大臣查参。

增纂

来使途次失物不得私赔

一、西藏喇嘛每年来使进京，沿途各督抚严饬地方官用心防护。倘途次有遗失物件，准其呈明，代为缉获，不得私赔。如喇嘛等有贪诈妄为等情，照例治罪。

增纂

与堪布同行商货不得逾额

一、堪布等进京、回藏，携带货物除照例给与骑驮骡头及代雇骡头外，其同行商货不得过二十驮。如违例包揽多带，不准放行。偶遇遗失物件，毋庸官为查缉。

增纂

班禅额尔德尼来使牧放牲畜处所

一、扎萨克班第所遗柴达木巴颜托辉岳和磊等旧游牧地方赏给班禅额尔德尼，为每年来京进贡来使人等牧放牲畜之处。

增纂

帕克巴拉呼图克图等朝贡赏赉

一、察木多帕克巴拉呼图克图遣使恭进金碗、黄连均予折赏外，降敕慰问并赏帕克巴拉呼图克图重三十两银茶桶一，各色大缎十二疋，大、小哈达各七个。嘉喇呼图克图恭进铜佛、藏香、哈达等物均予折赏外，并赏各色大缎四疋，大、小哈达各四个。正使三等蟒缎一疋、缎二疋、布二十四疋。副使缎二疋，布十二疋。从人六人，每名各给布六疋。

增纂

帕克巴拉呼图克图等来使应用骡头

一、帕克巴拉呼图克图、嘉喇呼图克图隔五年遣使来朝一次，事竣即令起程。照例雇给骑驮之骡二十头，由西安一路至四川界，由总督派员护送至打箭炉，令其自行回归。如私带贸易货物，毋庸官为办理。

续纂

驻京堪布达喇嘛身故骨殖回藏付给骡头路费

一、凡由藏调来之堪布达喇嘛在京病故，经该堪布徒众呈请扶柩回藏者，由部奏请，赏给该已故堪布达喇嘛驮载灵柩行李驮骡五头。该徒众等每名骑骡一头，每名每日支给路费银一钱，共支给四十日路费。其骡价查照应付西藏来使定例办理，移付本部银库放给，并咨行兵部办给路引。至该徒众等护柩起程之日，照例知照喇嘛印务处，将每月应关口粮钱粮全行裁汰，仍行文知照沿途经过省分督抚，并西宁办事大臣、驻藏大臣遵办。

续纂

换班堪布身故骨殖回藏办给路引路费

一、凡由藏调来换班堪布，如在差所及途次身故，经该徒众呈请扶柩回藏者，由部具奏，准其比照住京堪布身故骨殖回藏例办理。

修改

岷州喇嘛进贡赏赉

一、岷州圆觉寺二十六寺喇嘛分为四班，三年一次由驿来京进贡。圆觉、大教、讲堂、刹藏、宏教、洪福等寺为一班，法藏、朝定、藏经、裕童、三竹、石崖等寺为一班，鲁班、羊圈、永安、广善、昭慈、洪济、广德等寺为一班，崇隆、写儿朵、赞林、永宁等寺为一班，每寺贡马一匹，交上驷院，青木香二桶，交内务府。到京时，由部知照崇文门免税。每马给表缎一疋，里绸一疋，绢一疋。赏为首达喇嘛表缎三疋，里绸一疋、红缎袷衣一件，袷袈裟一件，单裙一件，靴袜各一双，玲珑袍子什件，鞦辔连腿胸漆鞍一副。其余达喇嘛等各赏表缎二疋，里绸一疋，红缎袷衣一件，袈裟一件，单裙一件，靴袜各一双，玲珑袍子什件，鞦辔连腿胸漆鞍一副。赏小番僧表缎各一疋，里绸各一疋，红布袷衣各一件，靴袜各一双。仆从布各四疋。在部赐宴一次，仍由驿遣回。

增纂

一、筵宴达喇嘛桌一张，小喇嘛三人桌一张，番人共桌一张，陪筵官桌一张。大蒙古羊二只，奶茶三桶，熬茶木柴十斤，大布幕二架，煮肉大铁锅一口，铁杓一把，砖砌锅腔一座，肉叉子一把，刷帚一把，红布大单一块，铺垫席二块。以上桌张由光禄司预备，其布幕器具等物由农工商部备办，送理

藩部听用，宴毕领回。

增纂

庄浪喇嘛进贡赏赍

一、庄浪卫红山堡报恩寺达喇嘛五年一次，自备资斧来京，进贡青木香二桶，延寿果二包，咨交内务府。贡马二匹，咨交上驷院。每马给表缎一疋，里绸一疋，绢一疋。赏达喇嘛表缎三疋，里绸一疋、红缎袷衣一件，袷袈裟一件，单裙一件，靴袜各一双，玲珑泡子什件，鞦辔连蹋胸漆鞍一副。赏小喇嘛表缎各一疋，里绸各一疋，红布袷衣各一件，靴袜各一双。仆从布各四疋。在部赐宴一次，仍自备资斧遣回。

一、筵宴达喇嘛桌一张，小喇嘛三人桌一张，番人共桌一张，陪宴官桌一张。大蒙古羊二只，奶茶三桶，熬茶木柴十斤，布幕二架，煮肉大铁锅一口，铁杓一把，砖砌锅腔一座，肉叉子一把，刷帚一把，红布单一块，铺垫席二块。以上桌张由光禄司预备，其布幕器具等物由农工商部备办，送理藩部听用，宴毕领回。

增纂

庄浪喇嘛进贡准交地方官转进

一、庄浪报恩寺喇嘛进贡之期定为五年一次，贡物听其备办。或力不能来，即交地方官转进。赏赐与岷州诸寺喇嘛同。

增纂

大婚典礼驻京呼图克图等呈递如意

一、凡历世驻京呼图克图及掌喇嘛印务之呼图克图等恭遇大婚典礼，叩贺天喜，准其援照蒙古王公呈递如意，具呈报部，由部具奏请旨。

增纂

岷州喇嘛来京住所

一、岷州喇嘛来京进贡，由理藩部委派笔帖式一员、领催一名，照料并行知喇嘛印务处，转饬化成寺预备房间，令进贡之喇嘛等居住。

增纂

呼弼勒罕喇嘛等不准僭越请安

一、蒙古各部落等处之呼弼勒罕、绰尔济喇嘛等，系乾隆五十八年设立金本巴瓶以前出世，奏准有案者，准其报部代奏请安。如在设立金本巴瓶以后出世并无奏案者，不准请安。倘滥行报部，即予饬驳，并将该盟长、扎萨克等劾参。

（卷五七）

喇嘛事例三

增纂

指认呼弼勒罕定制

一、蒙古番子部落呈报呼图克图大喇嘛之呼弼勒罕出世，准于闲散台吉或属下人等及唐古忒平人之子嗣内指认。其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亲族及各蒙古汗王、贝勒、贝子、公、扎萨克、台吉等子孙内均禁止指认呼弼勒罕。

一、各处之呼图克图及旧有之大喇嘛等圆寂后，均准寻认呼弼勒罕。其无名小庙坐床，从前并未出有呼弼勒罕之寻常喇嘛已故后，均不准寻认呼弼勒罕。

一、西藏所属各地方及西宁所属青海番子等处所出之呼弼

勒罕，均咨行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缮写名签，入于大昭供奉金本巴瓶内，公同掣定。其蒙古各部落所出之呼弼勒罕呈报理藩部，理藩部堂官会同掌喇嘛印之呼图克图缮写名签，入于雍和宫供奉金本巴瓶内，公同掣定。

一、青海察罕诺们汗，系扎萨克，有管理游牧之责。其拟掣呼弼勒罕时，无论亲族，惟视属下人等众情悦服者入于金本巴瓶内掣定，不与各呼弼勒罕一例办理。

增纂

章嘉呼图克图圆寂所管内外各寺庙及仓上一切事宜分交各处照管

一、章嘉呼图克图圆寂，其所管嵩祝寺、法渊寺、智珠寺、法海寺等四庙，即交该呼图克图商卓特巴扎萨克喇嘛照管。西宁之廓隆寺、广济寺两庙，咨行西宁办事大臣转饬吹布藏呼图克图照管。五台山普乐院、镇海寺两庙，咨行山西巡抚转饬五台山扎萨克喇嘛照管。多伦诺尔会宗寺、善因寺两庙，即交多伦诺尔扎萨克达喇嘛照管。其各处仓上一切事宜，亦交该呼图克图之商卓特巴扎萨克喇嘛经理。

增纂

喇嘛缺分升替品秩坐次

一、京城额设扎萨克喇嘛四缺，雍和宫扎萨克喇嘛一缺，有坐床教习众喇嘛经卷之责，作为唐古忒专缺，以呼图克图堪布等充补。其余三缺于蒙古达喇嘛内择其年陈经卷好者充补一缺，于汉人达喇嘛内择其年陈明白能事者充补一缺，余一缺先将未受职之呼图克图充补。如无呼图克图，于唐古忒、蒙古、汉人达喇嘛内拣选充补。

一、由藏调来之堪布等，俱以达喇嘛补用。遇有达喇嘛缺出，应于达赖喇嘛庙、慈度寺、察罕喇嘛庙达喇嘛内签掣一人调补。所遗之缺，先将堪布坐补。如堪布无人，再于副达喇嘛内拣选升用。

一、副达喇嘛三名，遇有缺出，于额设苏拉喇嘛十名、教习苏拉喇嘛六名、增设额外教习苏拉喇嘛四名内论其当差年陈者拣选，轮流升用。

一、苏拉喇嘛十名，遇有缺出，用德木齐二人，用乌穆匝特一人，再用德木齐二人，用固什喇嘛一人后，仍由德木齐班次轮用。

一、雍和宫四学教习苏拉喇嘛六名，遇有缺出，于本学考取名号喇嘛遴补。其擦呢特学噶布楚内有考中莫罗木兰占巴者，补放苏拉喇嘛时，先尽莫罗木兰占巴补用，如莫罗木兰占巴无人，再用噶布楚。

一、雍和宫之德木齐四名，遇有缺出，用汉人呢尔巴二人，用蒙古喇嘛经卷好者二人，不得滥用。

一、各寺庙之德木齐、格斯贵缺出，由该管达喇嘛将格斯贵、呢尔巴内经卷好、人明白、能办事者保送二三名，送掌印呼图克图验放，报部记档。

一、资福院系洮岷喇嘛，普度寺系诵蒙古经喇嘛，同福寺系本庙专缺。此三庙之达喇嘛、德木齐缺出，仍由各本庙升用。其德木齐等，不准升用公缺。

一、扎萨克喇嘛起，至德木齐止，若因患病不能当差呈请告假者，交掌印呼图克图派人验看。属实报部，给假六个月调养。如限满不能痊愈者，开缺，另行拣放。

一、东陵隆福寺、西陵永福寺、香山宝谛寺、圆明园正觉寺、功德寺等五庙诵满洲经卷达喇嘛、副达喇嘛、苏拉喇嘛缺出，应于五庙德木齐内，按年陈公同遴选升用。

一、扎萨克喇嘛起至德木齐止，如遇御前差使及中正殿等处道场，贻误一次者，罚钱粮六个月。寻常道场，贻误一次者，罚钱粮三个月。

一、各寺庙之班第内，如有素不安分之人，一经本庙逐出，别庙不得瞻徇收留。如有隐留者，交掌印呼图克图鞭责四十。失察之达喇嘛、德木齐等，罚钱粮三个月。

一、年班外来之呼图克图等，视其品秩之大小，坐于驻京呼图克图之次。五台山之扎萨克喇嘛、京城扎萨克喇嘛、热河总理堪布，坐于外来噶布楚、兰占巴、绰尔济、固什之上，不得僭越。若有任意越分争兢者，参奏议处。

修改

一、嵩祝寺、资福院、普度寺、同福寺四庙达喇嘛缺出，均由本庙应升喇嘛内拣补。其余各寺庙达喇嘛十六缺，应于额设副达喇嘛三名、画佛副达喇嘛一名内拣补。将额设副达喇嘛升用六人后，再用画佛副达喇嘛一人。

一、京城扎萨克喇嘛、达喇嘛内年老有疾不能当差者，如从前当差效力年久，并无劣迹，准以苏拉喇嘛降补支食苏拉喇嘛钱粮。其副达喇嘛、苏拉喇嘛内年老有疾及情愿告退者，准以本庙格隆、班第降补支食格隆、班第钱粮，以资教授经卷。

一、盛京掌印达喇嘛缺出，由京城掌印呼图克图于京城扎萨克喇嘛、达喇嘛内拣选，报部奏放。其各塔达喇嘛、满洲达喇嘛缺出，由该处掌印扎萨克衔达喇嘛会同将军、礼部侍郎拣选，报部奏放。其多伦诺尔扎萨克达喇嘛缺出，由京城掌印呼图克图于驻京呼图克图内拣选，报部奏放。如驻京呼图克图内不敷拣选，于驻扎多伦诺尔各寺庙诺们汗内拣选，报部奏放。其多伦诺尔各寺庙达喇嘛缺出，由该扎萨克达喇嘛处拣选咨送京城喇嘛

印务处,由掌印呼图克图考验,报部奏放。五台山扎萨克喇嘛缺出,于由藏调京堪布内拣选,报部奏放。五台山所属各寺庙之达喇嘛缺出,由该扎萨克喇嘛处拣选,咨送京城喇嘛印务处,由掌印呼图克图考验,报部奏放。

一、各庙达喇嘛、德木齐等每居三年,由该掌印呼图克图甄别一次。如查有人品不端、差使懒惰及笃疾残废者,核实报部,奏请开缺,另行拣选奏放。

续纂

简放京城掌印扎萨克达喇嘛

一、凡京城掌印扎萨克达喇嘛兼管弘仁寺事务暨管理唐古忒学事务缺出,除未经转世及未裁撤呼弼勒罕之呼图克图等毋庸开列外,应将副扎萨克达喇嘛并驻京呼图克图等,均按其品秩注明年岁,缮写清单,附折进呈,请旨简放。

增纂

补放京城副扎萨克达喇嘛

一、京城副扎萨克达喇嘛缺出,除已经转世未经裁撤呼弼勒罕字样之呼图克图及并未驻京之呼图克图等勿庸开列外,应将驻京应放副札萨克达喇嘛之呼图克图等衔名开单,注明年岁事故,请旨简放。

续纂

扎萨克喇嘛管理庙务

一、扎萨克喇嘛四缺,除雍和宫扎萨克喇嘛一缺,有坐床教习众喇嘛经卷之责,系唐古忒专缺,以呼图克图堪布等充补。其余三缺,遇有缺出,如补放充当大格斯贵之达喇嘛,于补放扎萨

克喇嘛后，原系何庙达喇嘛，仍管何庙事务，所遗达喇嘛之缺，仍放原出扎萨克喇嘛庙之达喇嘛。如充当大格斯贵之城外等寺庙之达喇嘛尚未调补城内寺庙者，遇有扎萨克喇嘛缺出，于补放时即行调管城内原出扎萨克喇嘛之庙，所遗城外达喇嘛之缺，另行照例补放。

续纂

城外各寺庙达喇嘛充当大格斯贵者调补京内各寺庙达喇嘛

一、各寺庙达喇嘛有充当大格斯贵差使二名，缺出，由掌印呼图克图派充。如城外各寺庙达喇嘛有派充大格斯贵者，遇有京内各寺庙达喇嘛缺出，由该印务处呈请，即行调补。

续纂

调管西黄寺事务喇嘛

一、西黄寺管理事务遇有缺出，于额设苏拉喇嘛、教习苏拉喇嘛内轮流调管。

续纂

热河各庙达喇嘛等选补专条

一、热河各寺庙除堪布达喇嘛三人外，达喇嘛四缺、教习副达喇嘛七缺、办事副达喇嘛四缺、教习苏拉喇嘛四缺、办事苏拉喇嘛三缺。广缘寺专缺苏拉喇嘛一缺、德木齐十五缺。内除殊像寺一庙，自达喇嘛至德木齐俱系专习满洲经之人。又广缘寺苏拉喇嘛一缺，系该庙专缺，应由本庙以应升之人升用，其余达喇嘛三缺，遇有缺出，由教习副达喇嘛七人、办事副达喇嘛三人内较比年分，拣选升用。教习副达喇嘛缺出，由各该学教习苏拉喇嘛并有名号之僧人内较比年分，拣选升用。办事副达喇嘛缺

出，由办事苏拉喇嘛三人内较比年分，拣选升用。教习苏拉喇嘛缺出，由各该学应升人内拣选升用。办事苏拉喇嘛缺出，由德木齐内十三人较比年分，拣选升用。德木齐缺出，由各该庙应升人内挑补。

增纂

补放锡呼图库伦掌印扎萨克达喇嘛

一、锡呼图库伦掌印扎萨克达喇嘛缺出，应将莫尔根绰尔济之孙补放，或于徒众内择其才堪胜任者，保送到部补放。

增纂

补放归化城扎萨克达喇嘛

一、归化城扎萨克达喇嘛缺出，由绥远城将军于驻扎该处之转世呼图克图各呼弼勒罕内拣选，拟定正陪，报部奏请补放。

续纂

补放台麓寺达喇嘛

一、五台山所属之台麓寺达喇嘛一缺，作为菩萨顶、台麓寺两庙公缺，遇有缺出，即由五台山堪布将该二庙堪胜达喇嘛之德木齐全行造册，注明年岁及当差年分，出具切实考语，咨送京城喇嘛印务处，查核报部，由部按照充当德木齐年分开单请旨简放。

续纂

补放多伦诺尔各寺庙副达喇嘛

一、多伦诺尔各寺庙副达喇嘛缺出，由该扎萨克达喇嘛于印务德木齐内拣定，呈送京城掌印呼图克图等验看后，报部奏

请简放。

增纂

东陵隆福寺满洲喇嘛由包衣人内挑取

一、隆福寺额设喇嘛二十缺，派满洲达喇嘛一人，拣选德木齐、格斯贵各一名，教习喇嘛三名，教训管辖。

遇有缺出，由京包衣佐领下人内挑补。若陵寝居住之包衣人等有可挑取者，亦准拣补。

增纂

西陵永福寺满洲喇嘛由包衣人内挑取

一、永福寺额设喇嘛二十缺，派满洲达喇嘛一人，拣选德木齐、格斯贵各一名，教习喇嘛三名，教训管辖。遇有缺出，由京包衣佐领下人内挑补。若陵寝居住之包衣人等有可挑取者，亦准拣补。

增纂

热河满洲兵丁子嗣挑补喇嘛

一、殊像寺喇嘛缺出，如热河满洲兵丁子嗣内有愿当喇嘛者，准挑取学习清字经卷。其不愿者，毋庸勒令挑取。

增纂

殊像寺讽诵清字经卷

一、热河殊像寺专习清字经文，设喇嘛五十缺，由妙应寺清字经喇嘛内拣选德木齐、格斯贵各二缺，教习喇嘛五缺，专令教授清字经卷。

（卷五八）

喇嘛事例四

增纂

呼图克图等坐褥车帏

一、住京之呼图克图呼弼勒罕及外来之呼图克图呼弼勒罕喇嘛等，转世多次，来京三次以上者，坐褥冬用狼皮，夏用红褐，乘坐绿帏车。转世次数较少，来京一二次者，坐褥冬用貛皮，夏用红褐缘青褐，乘坐青帏车。扎萨克、堪布喇嘛等，坐褥冬用貂皮，夏用青褐缘红褐，乘坐青帏车。

修改

喇嘛服色

一、喇嘛等例服金黄、明黄、大红等色，其余颜色不准擅服。其扎萨克喇嘛并由藏调来之堪布等，并准其服用貂皮、海龙皮褂外，其余达喇嘛以下及呼图克图喇嘛等之跟役徒众，不准僭服。此外，一切服饰均不得滥用，违者照违制例治罪，并将失查之呼图克图喇嘛等一并随案拟议。

增纂

蒙古各旗呈请庙名

一、凡内外扎萨克等旗地方，有建立庙宇过五十间者，请赐庙名，由部撰拟具奏，奉旨圈出后，交内阁懋勤殿敬谨缮写，用宝发给。

增纂

喇嘛请领度牒

一、凡内外扎萨克等旗喇嘛等呈请札付度牒者，由部给与，

年终汇奏。

增纂

民地建造庙宇

一、建造庙宇有碍民地者，永行禁止。

修改

念经治病报明该管喇嘛

一、凡延请喇嘛、班第等治病念经，报明该管喇嘛，准其带往，事毕，仍令带往之人送回该庙。倘未经报明该管喇嘛，私请私行者，各罚一九牲畜，失察之该管喇嘛罚五牲畜。如擅行住宿，将擅宿、留宿之人，各罚三九牲畜；失察之该管喇嘛罚一九牲畜。但宿于无夫之妇人家，无论是否犯奸，喇嘛剥黄鞭一百，勒令还俗；系齐巴罕察，鞭一百，勒令还俗。系蒙古妇女，鞭一百；系内地妇女，交该管官治罪。失察之该管喇嘛，罚二九牲畜，存公。至盛京锡呼图库伦内外扎萨克各旗所属喇嘛，如遇治病念经前往他处，以及朝觐进贡，除报明该管喇嘛外，并报明该管扎萨克，方准行走。

修改

喇嘛与额鲁特人等私相往来

一、归化城喇嘛如有事故赴喀尔喀、额鲁特等处者，均令报明该将军详细稽察，毋许妄为。至额鲁特、喀尔喀往来之人，格隆、班第等亦不得擅行留住，违者比照喇嘛私请私行例，各罚一九牲畜。

增纂

洮岷喇嘛诓骗蒙古

一、洮岷地方喇嘛以治病禳灾为名诓骗蒙古者,扎萨克严行禁止。如系治病,有益,准令容留,其余不得借词诓骗。有违例隐藏者,发觉时,除喇嘛等逐回原籍,仍将扎萨克等一并议处。

增纂

增设徒众

一、喇嘛徒众除部册有名者,不准增设。

修改

擅留游方喇嘛

一、格隆、班第等不得将游方喇嘛擅行收留,违者,比照喇嘛私请私行例,各罚一九牲畜。

修改

私带班第

一、在京喇嘛等奉使西藏,有擅带彼处班第来京者,除将该班第遇便仍递回籍外,该喇嘛罚钱粮一年。

增纂

唐古忒喇嘛徒众私行

一、唐古忒喇嘛徒众非奉旨调取,不准私来。

修改

不准将家奴作为班第

一、凡喇嘛,不准将本身家奴及外人家奴容留作为班第,倘

有隐匿容留者,将该喇嘛罚三九牲畜。其私送家奴作为班第者,系管旗之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塔布囊,各罚扎萨克俸一年。不管旗之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塔布囊以及无俸官员、平人,均折罚二九牲畜。仍将私充班第之人立即驱逐递籍。其察哈尔八旗及牧群人等有犯,亦照此例办理。

修改

不准容留无籍喇嘛

一、蒙古地方除领有札付度牒、册籍有名之格隆、班第外,遇有游食无籍之喇嘛,立即驱逐,不准容留,违者照私将家奴充当班第例办理。

修改

私为乌巴什

一、凡蒙古地方骁骑壮丁,不准私为乌巴什,违者照私为格隆、班第例办理。其年老残废、丁册除名之人愿为乌巴什者,听其自便。

修改

蒙古妇女私为齐巴罕察

一、蒙古妇女不准私为齐巴罕察,违者亦照私为班第例办理。

修改

喇嘛庙内容留妇人

一、喇嘛所住庙宇内不准妇人行走。若喇嘛等住房内令妇人行走者,容留之大喇嘛罚二九牲畜,德木齐罚一九牲畜,格隆、

班第等罚五牲畜，存公。所住妇人之夫，若系内地官员、民人，一并交该部治罪。

修改

喇嘛容留盗贼

一、凡喇嘛容留犯罪盗贼者，与犯人一律科罪。其犯人罪名至死者，该喇嘛减一等办理。

增纂

喇嘛逃走

一、凡喇嘛、班第等私自逃走自行投回者，初次鞭六十，二次鞭八十，三次鞭一百，革退。如拿获者，鞭一百，革退。该管之德木齐等隐匿不报者，初次罚钱粮一个月，二次罚钱粮两个月，三次以上俱罚钱粮半年。

修改

喇嘛等犯罪先行还俗

一、凡喇嘛等因事拘审，先行革退喇嘛。犯应抄财物者，将所抄财物送部收存，作为赏给各寺庙喇嘛等项之用。如讯明无罪，仍复其喇嘛。

增纂

五台山埋葬骨殖

一、凡喇嘛、僧、道、旗民、蒙古人等之骨殖，不准送往五台山埋葬。如蒙古达喇嘛等有愿将骨殖送往五台山埋葬者，由部具奏，请旨遵行。其本处喇嘛、僧、道尸骨，令其远离寺庙埋葬。

续纂

西藏堪布来使在京病故

一、凡西藏年班堪布在京病故,由部咨行度支、农工商二部,照依台吉病故例办给棺木、缎布,并畀抬人夫。除该堪布故后应得恩赏银两哈达临时请旨外,所有该已故堪布及随从人等应得例赏,仍照例赏给。起程时,于该堪布例给骡头内给驮载灵柩骡十头,该徒众每名各给骑骡一头,每行李二百斤给驮骡一头。照例支给四十日路费。其路费并骡价均由本部银库照数给发,交护送该堪布地方官员,沿途陆续支放。其例带回藏之达赖喇嘛等应得赏项由部行咨各该衙门暂存,俟下届西藏来使旋回时,由部行知交令带往颁给。如遇前藏年班有囊素同来年分,一切典礼由囊素恭代。其例带回藏赏项,交囊素带回颁给。

(卷五九)

喇嘛事例五

修改

呼图克图堪布喇嘛等钱粮徒众分别数目

一、章嘉呼图克图、噶勒丹锡哷图呼图克图、敏珠勒呼图克图、济咙呼图克图等四人,前辈俱曾驻京,品秩较大,其月廪向照扎萨克达喇嘛例支给本身钱粮一分,随带噶布楚兰占巴二十名、格隆六名、班第六名、苏拉喇嘛三名,随带徒众六名,其应食钱粮及喂养牛马草豆等项,一体照前支给。至其余呼图克图等,如授为正、副(掌)印扎萨克达喇嘛,方准照章嘉呼图克图等例支给,否则按照所授职分支领,止准各带徒众二十名,每名每月各支食钱粮二两,作为分例,不入正额。

一、调来驻京之呼图克图,跟役徒众不得过二十名。诺们汗

及有名号堪布、总理堪布,徒众不得过十五名。其余堪布,徒众不得过十名。乌穆匝特徒众不得过五名。诺们汗以上徒众支食二两钱粮,有名号堪布以下徒众支食一两五钱钱粮,均俟雍和宫唐古忒喇嘛缺出,按新旧名次坐补、裁汰。倘该呼图克图等于定额外情愿多带数人,由该大臣查验明确,于报部文内声明,俟到京,或去或留,听其自便,均不准支食钱粮。

一、在京呼图克图等圆寂后,如曾经封为国师名号者,由部奏留二两钱粮二十分;封为禅师名号者,留二两钱粮十五分;未得国师、禅师名号者,留二两钱粮十分。其原设有苏拉喇嘛者,仍留苏拉喇嘛三名。至总理堪布等身故后,其徒众均令扶柩回藏。如驻京年久,未能全数带回,应由该掌印呼图克图查明报部,酌减支食一两五钱钱粮五分,准其驻京,俟缺出,即行裁汰。

修改

四川广法寺堪布换班

一、四川广法寺住持堪布喇嘛三年一次换班。该堪布三年期满,由四川总督、将军预先咨行驻藏大臣,于该处堪布内拣选经卷精通一人,支给治装银三百两,派往更换。其年满之堪布,由四川就近饬令回藏。如该堪布三年期满,果能驭服番众,经该总督、将军奏请奖励者,奉旨准行后,由理藩部咨行驻藏大臣,量予奖励,不得奏请加衔。所有该堪布由藏带往之徒众,仍不得逾例定名数。

修改

咨取学艺班第

一、雍和宫四学设学艺喇嘛八十缺,每缺每月支食钱粮二

两。此项额缺咨取内扎萨克六盟,每盟各十名;外扎萨克四部落,每部落各五名。均遇有本旗缺出坐补,不得逾旗滥补。其呈送之班第,由各该扎萨克拣选十五岁以上十八岁以下已出痘者,于每年年终派员呈送到京,一面赴部投文,一面赴该庙守候验收,限次年开印日由掌印呼图克图验看。岁数合式者,交该扎萨克喇嘛收留。倘以年老有疾并无籍匪徒滥行呈送,立予饬驳,交原呈送官带回,仍将该扎萨克报部议处。

修改

呈送学艺班第钱粮定限

一、雍和宫四学考中名号班第及食二两钱粮班第，由本旗扎萨克处每年每人给厨役银十五两，三年每人给衣服银三十两。学艺班第八十名，由本旗扎萨克处每年每名给口粮银四十两，厨役银十五两，三年每名给衣服银三十两。其呈送银两由各该扎萨克汇交该盟长处，年终作为一次，派员呈送到京，一面报部，一面赴该庙守候交纳。其内扎萨克限次年开印之次日，外扎萨克限次年开印之又次日，随该德木齐赴喇嘛印务处，听该掌印呼图克图验收，由该印务处分别已交、未交，造册报部。其未交者，一年不到，该扎萨克罚俸三个月；两年不到者，罚俸六个月；三年不到者，罚俸一年，仍将应交银两由该盟长处饬催该旗送部。

修改

后黄寺念经

一、后黄寺每年自正月初八日起至十五日止,由该呼图克图率领喇嘛、格隆、班第四百名,讽诵《伊鲁格勒经》。

修改

后黄寺念经支领赏银

一、后黄寺每年讽诵《伊鲁格勒经》,应用香灯供品等费银八十二两七钱四分五厘,及赏给呼图克图、喇嘛、格隆、班第等银一千两,均由理藩部库贮项下支给。

增纂

额设喇嘛钱粮

一、扎萨克达喇嘛本身每日给银一钱五分一厘一毫八丝一忽,米二升五合。随带徒弟格隆六名,每日各给银二分九厘九毫七丝二忽,米各二升五合;班第六名,每名每日各给银二分八厘八毫四丝二忽四微,米各二升五合。每日共给银五钱零四厘六丝七忽四微,米三斗二升五合。应拴马四匹,牛三头,每日给黑豆一斗一升,谷、羊草各七束。

一、副扎萨克达喇嘛本身每日给银一钱五分一厘一毫八丝一忽,米二升五合。随带徒弟格隆五名,每日各给银二分九厘九毫七丝二忽,米各二升五合;班第六名,每日各给银二分八厘八毫四丝二忽四微,米各二升五合。每日共给银四钱六分三厘三毫二丝二忽四微,米三斗。应拴马二匹,牛二头,每日给黑豆六升,谷、羊草各四束。

一、扎萨克喇嘛本身每日给银一钱四分四毫八忽,米二升五合。随带徒弟格隆四名,每日各给银二分九厘九毫七丝二忽,米各二升五合;班第六名,每日各给银二分八厘八毫四丝二忽四微,米各二升五合。每日共给银四钱三分三厘三毫五丝四微,米二斗七升五合。应拴马二匹,牛二头,每日给黑豆六升,谷、羊草各四束。

一、达喇嘛本身每日给银一钱四分四毫八忽,米二升五合。

随带徒弟格隆二名，每日各给银二分九厘九毫七丝二忽，米各二升五合；班第六名，每日各给银二分八厘八毫四丝二忽四微，米各二升五合。每日共给银三钱七分三厘四毫八忽四微，米二斗二升五合。应拴马二匹，牛二头，每日给黑豆六升，谷、羊草各四束。

一、副达喇嘛本身每日给银一钱四分四毫八忽，米二升五合。随带徒弟格隆二名，每日各给银二分九厘九毫七丝二忽，米各二升五合。班第四名，每日各给银二分八厘八毫四丝二忽四微，米各二升五合。每日共给银三钱一分五厘七毫二丝一忽六微，米一斗七升五合。应拴马二匹，牛二头，每日给黑豆六升，谷、羊草各四束。

一、苏拉喇嘛本身每日给银六分六厘六毫六丝六忽六微六纤六沙六尘，米二升五合。随带徒弟班第二名，每日各给银二分八厘八毫四丝二忽四微，米各二升五合。每日共给银一钱二分四厘三毫五丝一忽四微六纤六沙六尘，米七升五合。应拴马一匹，每日给黑豆二升，谷、羊草各一束。

一、德木齐本身每日给银六分六厘六毫六丝六忽六微六纤六沙六尘，米二升五合。随带徒弟班第一名，每日给银二分八厘八毫四丝二忽四微，米二升五合。每日共给银九分五厘五毫九忽六纤六沙六尘，米五升。

一、每月食二两格隆、班第，其米按日支给，每日二升五合。

一、每月食一两五钱格隆、班第，其米按日支给，每日二升五合。

一、每月食一两格隆、班第，其米按日支给，每日一升三勺七抄五撮。

一、食折色格隆，每日银二分九厘九毫七丝二忽。

一、食折色班第，每日银二分八厘八毫四丝二忽四微。

增纂

调京当差副教习喇嘛及通事喇嘛支给钱粮调补各缺

一、凡由藏调京当差副教习喇嘛及翻话通事喇嘛，于到京后交雍和宫拨给房间住址，授为副达喇嘛。遇有副达喇嘛缺出，三缺后补用一人。除支给本身钱粮外，其随带徒众每月每名给钱粮一两五钱，并准其一体充当一切道场差使。

修改

察罕喇嘛达尔汗绰尔济撤销绰尔济衔授为呼图克图

一、察罕喇嘛系国初投效来京，嗣因在西藏军前效力，顺治十三年，蒙恩赏给达尔汗绰尔济诰敕并黄敕，并由镶黄旗蒙古都统支给俸银米石。其庙宇系由该察罕喇嘛于钦赏地方自行创建，庙内徒众均食养赡钱粮。至第六辈察罕喇嘛，于道光十四年奉旨：因其驻京有年，从前著有军功，撤销绰尔济，赏给呼图克图职衔，换给黄敕，圆寂后，并准其作为呼图克图转世。其俸银米石仍由镶黄旗蒙古都统办理。

增纂

烤炭银两

一、各寺庙喇嘛每年十一月、十二月、正月，每日每人各给烤炭三斤，由农工商部折价。

增纂

京城喇嘛等找领回缴钱粮

一、京城喇嘛阿咱尔喇嘛等遇升迁、病故等事，均按整月找领回缴银、米、烤炭、草、豆等项。告病假者，系按日裁缴

钱粮。

增纂

西番喇嘛找领回缴钱粮

一、西番喇嘛遇升迁、病故等事，均系按日找领回缴银、米、烤炭、草、豆。

增纂

堪布达喇嘛钱粮计日领缴

一、由藏咨调来京补放达喇嘛之堪布等，准其自奉旨日起支领钱粮外，遇有事故者，令其按日回缴。

增纂

堪布喇嘛出差

一、各寺庙堪布喇嘛等，如奉旨派往各处出差者，所有应支钱、粮、米石等项，毋庸裁汰。

增纂

过犯议罚钱粮

一、喇嘛因过犯议罚钱粮者，公罪裁缴本身银、米，私罪并随缺徒弟银、米、烤炭、草、豆，均行裁缴。

增纂

呼图克图喇嘛等圆寂裁汰钱粮

一、凡呼图克图达喇嘛等圆寂，其本人所食钱粮停止给发，其徒众所食钱粮，俟伊师骨殖起程之日，再行裁汰。

增纂

米石出口

一、热河普宁等寺庙喇嘛，每月俱由内仓开领口粮。春夏两季雨水较多，道路难行，俱存贮京城，俟冬季运回，由部将车辆米石数目开写详明，咨行陆军部办给口票方准出口。

修改

曾经驻京之呼图克图等本游牧处所徒众设商卓特巴管辖

一、章嘉呼图克图、噶勒丹锡呼图呼图克图、敏珠勒呼图克图、那木喀呼图克图、阿嘉呼图克图，历经驻京，掌办喇嘛印务，京城、多伦诺尔、西宁该游牧处所徒众甚多，准各设商卓特巴扎萨克喇嘛一名，以资管辖，不支钱粮，遇有缺出，由该呼图克图拣选报部。如缺出在该呼图克图圆寂后，由京城喇嘛印务处拣选报部补放。

续加修改

伊犁等处堪布换班

一、伊犁地方掌教喇嘛由京城掌印呼图克图拣派堪布一员往驻，每届三年，奏请更换。其员缺交掌印呼图克图于京城及热河堪布内另行拣选更换，所遗之缺即著年满回京之人调补。至年满之人果能驭服番众，经该将军奏请奖励者，交掌印呼图克图量予升用，不得奏请加衔。所有该堪布等由藏带来之徒众，未经补入额内者，遇该堪布奉差外出，即交掌印呼图克图查明，裁去钱粮，均令随往，俟期满来京再行支领。其五台山扎萨克喇嘛一缺，亦由唐古忒喇嘛内拣选补授，所有徒众即于选补时裁去钱粮，饬令全数带往。倘私自逗留，一经查出，严行究治，并将该管之扎萨克喇嘛等一并议处。

续纂

失查偷窃供器分别示罚

一、凡各寺庙供器什物如被班第等偷窃，除将该犯僧送部治罪外，若系本管之喇嘛等自行查出，咎止，先事疏防达喇嘛罚钱粮三个月，得木奇罚钱粮六个月。若该管之喇嘛并未查出，别经告发者，该喇嘛等革职，呼图克图罚钱粮六个月，知情隐匿者连坐，掌印之呼图克图各罚钱粮一年。

续纂

班第不守清规须有实迹方准驱逐

一、凡各寺庙班第等不守清规，该师呈请驱逐，必须该管之达喇嘛等讯明果有实迹，方准驱逐。如有屈抑之处，概不准行。倘该喇嘛等知情徇庇，故意容留，该达喇嘛降二级调用，得木奇随同隐匿降一级调用。

续纂

喇嘛降调过三缺后方准补缺

一、凡扎萨克喇嘛以下等职缘事降调者，过三缺后，方准坐补实缺。

续纂

喇嘛因公记过视其次数分别随带开复

一、凡达喇嘛以下等职，因公记过一次及罚钱粮半年者，遇有应升之处，准其随带处分升迁。其罚钱粮一年，记过至二次者，俟限满开复后方准升迁。

续纂

喇嘛病痊仍准给予原职遇缺即补

一、凡扎萨克喇嘛以下等职因病呈请开缺者，病痊后，准其呈明印务处，报部奏请在原庙原职上额外行走，遇缺即补。

修改

固什喇嘛停止特保

一、唐古忒学兼行之固什喇嘛，本有应升班次，其由该学特保之处，永行停止。

续纂

告假定期

一、凡扎萨克喇嘛以下等职，如有告假出口者，除去往返程途，止准给假六个月为限。如逾限一月不到者，罚钱粮半年。两个月不到者，罚钱粮一年。三个月不到者，革职。蒙古班第等告假出口者，委人署理，准其支食空缺钱粮。

续纂

喇嘛告病开缺准其回藏

一、五台山掌印扎萨克喇嘛告病开缺者，准其随带徒众归回西藏养病，赏给该扎萨克喇嘛驮骡五头。徒众十名，每名骑骡一头。该堪布及徒众每名每日各给盘费银一钱，共给四十日，由部银库放给，并咨陆军部及沿途经过各省督抚、驻藏大臣查照。

续纂

教习唐古忒之喇嘛准其告退回藏

一、教习唐古忒字、话之喇嘛，在京不服水土，情愿告退回藏

者，准其办给驮骡五头。其随带徒众五名，每名给骑骡一头，每骡一头折给价银十三两七钱。该喇嘛及徒众每名每日给盘费银一钱，共给四十日，由本部库放给，咨行陆军部办给路引，并行文沿途经过省分督抚查照。

修改

咨取班第未到以别旗班第代署

一、雍和宫数[额]外学艺班第缺出，行文该旗，咨取未到以前，准以别旗班第暂署，代为诵习，支食空缺钱粮。

续纂

四学西番缺择经卷精通者坐补

一、雍和宫四学旧有西番钱粮八十四分，后因西番僧人到京不服水土，缺浮于人，因于西藏调来堪布徒众内坐补。但堪布徒众无非执鞭随侍之人，素不谙习经典文义，遽令其人学学艺，实属扞格难通。嗣后，遇有西番钱粮缺出，不论西番、蒙古、汉人，但择其经卷精通者坐补。其堪布在京病故者，将其徒众拨回原籍，其派往伊犁等处驻扎者，亦令其徒众随同前往，钱粮归公。

续纂

诺们汗请领名号印敕分别转世未转世

一、凡口外达尔汗、班第达、绰尔济、堪布喇嘛等有因其经卷精通，特恩加赏诺们汗职衔者，有因其庙宇僧众过多，由该大臣奏请赏给诺们汗职衔者，凡赏给诺们汗职衔之达尔汗喇嘛等，如曾经转世者，准其奏请给予名号、印敕。其未经转世者，一概不准请领名号、印敕。

续纂

扎萨克喇嘛加给名号颁发印敕

一、后藏班禅额尔德尼圆寂后,未经转世时,其扎萨克喇嘛如系经典通悉,人所倾服,经驻藏大臣奏明,请旨令其代办后藏一切事宜。如蒙特恩赏给名号者,其应发印敕由部咨行内阁、礼部遵照办理,交派出送布彦司员及回藏堪布等赍往颁给。

续纂

蒙古各庙呼图克图诺们汗涅槃后徒众过五百名于徒众内分别给予职衔

一、蒙古地方辽阔,向无村落乡保。各庙呼图克图、诺们汗,黑黄徒众或聚积千人,或数百人不等。该呼图克图涅槃后,如徒众过五百名者,饬令该扎萨克于徒众内择其贤能一人,给予达喇嘛职衔,俾得督率,毋庸给予印、信,俟该呼图克图诺们汗转世成立后,督率有人,仍将扎萨克喇嘛各职衔撤销,以昭核实。

续纂

呼图克图诺们汗无名号印敕不准入档

一、凡口外各呼图克图、诺们汗有赏过名号印敕者,载在册档。其有因该呼图克图、诺们汗涅槃后,徒众无人约束,分散各处,及相距该旗较远,未经呈请入档者,如查系赏过名号、印敕及徒众过五百名者,仍准其补行入档。其无名号、印敕及徒众少者,一概不准补入。

续纂

指认呼弼勒罕取具扎萨克印结

一、凡口外各呼图克图、诺们汗、班第达、达尔汗、绰尔济喇

嘛等涅槃后，由该徒众认获呼弼勒罕者，如认获时先行报明该旗，饬令该扎萨克验明果有灵异，加具印结报部，方准入瓶签掣。如无该扎萨克印结，并自行赴部呈请入瓶者，概不准行。

续纂

驻京各呼图克图出口躲热

一、驻京各呼图克图准其于每年夏季请假出口躲热，秋季回京当差。至所管京城扎萨克达喇嘛印务及各寺庙事务，准由该印务处声明报部，由部奏闻交扎萨克喇嘛分别护理。

续纂

口外各呼图克图分别徒众名数相距里数给予印信

一、口外各呼图克图有徒众过八百名，距该旗五百里以外，应请领印、信者，由该盟长确查报部后，先由部咨行附近之将军大臣等委员查覆，如果名数、地数相符，方准奏明颁赏印、信。如该呼图克图将徒众名数以少报多，相距里数以近报远，除不准给予印、信外，仍罚三九牲畜。其随同捏报之盟长，并罚扎萨克俸一年。

修改

失察属下台吉私当喇嘛该盟长等分别察议议处

一、凡台吉愿当喇嘛，照例报部请领度牒者，准其充当喇嘛。如有未领度牒私自出家者，将失察之盟长罚俸三个月，扎萨克罚俸一年，协理台吉罚二九牲畜。其未领度牒之喇嘛，勒令还俗。

续纂

各寺庙漏报徒众更名该达喇嘛等酌罚钱粮

一、各寺庙所留徒众内有更名者，即时呈报喇嘛印务处。若遗

漏不报,将该达喇嘛、副达喇嘛、德木齐等各罚本身钱粮一个月。

续纂

达喇嘛本身徒众不准带赴新任

一、凡各寺庙钱粮均有定额。外寺升到之达喇嘛等,不得将本身徒众带赴新任,侵占庙内额缺,违者革退,领过钱粮俱于该喇嘛名下按数著追入官。德木齐隐匿不报,革退,鞭责。呼图克图失察,罚钱粮六个月。

续纂

喇嘛等降革议罚处分分别题奏

一、凡扎萨克喇嘛、达喇嘛、苏拉喇嘛有犯降革者,俱由本部具奏。若仅止议罚钱粮,于该掌印呼图克图呈报到部时,随时照例查核准驳,先行饬覆注册,统俟年终汇题。

续纂

喇嘛商卓特巴承缉赏罚均折牲畜

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商卓特巴,青海察罕诺们汗,锡埒图库伦扎萨克喇嘛,均有承缉盗贼之责。如遇承缉,四参限内,人犯就获,应加一级者,折赏二九牲畜。四参限满,人犯无获,应罚俸一年者,折罚二九牲畜。

续纂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牧场徒众三年一次查报

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牧场、牲畜数目、黑黄徒众户口数目,每届三年一次,由该商卓特巴呈报驻扎库伦办事大臣,由该大臣复查造册,报部备查。

(卷六十)

四、《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有关喇嘛事务规章

喇嘛封号

驻京喇嘛

设掌印札萨克大喇嘛一人，副札萨克大喇嘛一人，札萨克喇嘛四人，达喇嘛十七人，副达喇嘛四人，苏拉喇嘛十九人，教习苏拉喇嘛六人，额外教习苏拉喇嘛四人，德木齐三十一人，格斯贵五十人。其徒众曰格隆、曰班第。内务府三旗设达喇嘛三人，副达喇嘛一人，苏拉喇嘛三人。

东陵隆福寺设达喇嘛一人，德木齐、格斯贵各一人，教习三人，班第二十人。

西陵永福寺设达喇嘛一人，德木齐、格斯贵各一人，教习三人，班第二十人。

又由驻京喇嘛派往伊犁之掌教堪布一人，派往四川懋功之广法寺堪布二人。

其热河堪布达喇嘛二人，达喇嘛四人，副达喇嘛十一人，闲散喇嘛八人。

盛京达喇嘛八人，锡呼图库伦札萨克达喇嘛一人、札萨克喇嘛四人，西安广仁寺达喇嘛一人。

五台山札萨克喇嘛二人，达喇嘛一人。

归化城札萨克达喇嘛一人，副札萨克达喇嘛一人，札萨克喇嘛六人；多伦诺尔札萨克达喇嘛一人，达喇嘛二人，副达喇嘛二

人，额缺升转，皆照驻京喇嘛之例。

驻京呼图克图曾加国师、禅师封号者，左翼头班章嘉呼图克图，二班敏珠尔呼图克图，右翼头班噶勒丹锡呼图呼图克图，二班济隆呼图克图，皆列于雍和宫总堪布、避暑山庄普宁寺总堪布之上。其余有洞科尔呼图克图、果蟒呼图克图、那木喀呼图克图、鄂萨尔呼图克图、阿嘉呼图克图、喇果呼图克图、贡唐呼图克图、土观呼图克图，多伦诺尔有锡库尔锡呼图诺颜绰尔济，皆出呼毕勒罕，入于院册。

顺治八年，创建后黄寺，剃度喇嘛百有八人，均以内府三旗内管领下及五旗王公府属管领下人披剃（内府三旗二十四人，五旗各府属八十四人）。如上三旗有缺，移咨礼部行文内务府，于本旗内管领下选一人顶补，下五旗有缺，移咨礼部行文各该王公，于府属管领下送一人顶补。

十四年题准：后黄寺每年诵经喇嘛格隆、班第定为四百人。

康熙十一年题准，在内王等取充后黄寺班第百有八人，额缺，将墨尔根绰尔济额外册内有名之班第顶补，若无顶补之人，仍行礼部于各原主名下取人充补，逃走自归者，革退班第，交还原主。

乾隆元年议准：在京各寺庙原有度牒之喇嘛、格隆、班第共九百五十九名，后增福佑等寺食钱粮之格隆、班第共三百十四名，皆未得度牒，应按名补给。再，札萨克大喇嘛以下，德木齐、格斯贵以上，皆有随分食粮之徒弟，若无度牒，难以稽察约束，除章嘉呼图克图等自藏带来之徒众不给度牒外，其随分食粮之徒众，一并给予度牒。至并未食粮又无度牒之六百七十五人，系额外所收之徒，不给度牒，但伊等既习经典，即于各寺庙每食粮徒众十名酌留一名，作为额外僧徒，给予度牒，其余暂行注册，遇食粮者有缺，即将额外之人充补。额外之人缺，即于注册人内选

补。仍令该管大喇嘛每年二季，将并无额外多收及私为班第之处，具结报院察核。

三十五年奏定：避暑山庄新造成布达拉寺，于寺内居住喇嘛共拟定三百额数，设立博第穆尔、温都逊二喇藏，令札萨克喇嘛堪布桑齐鄂特币尔为总教。于博第穆尔喇藏内学习喇嘛，作为一百一十名，令副达喇嘛格布什沙布隆阿旺吹喇克督教，副达喇嘛乌穆匝特阿旺林沁帮教。于温都逊喇藏内学习喇嘛，作为一百一十名，令副达喇嘛格布什罗布藏格勒克督教，副达喇嘛乌穆匝特阿旺噶尔丹帮教。其余八十名喇嘛，委任看殿供献等事，又出派德木齐四名、格斯贵二名管事，仍就近交普宁寺旧居之堪布达喇嘛兼理，其所管辖，另派一副达喇嘛。此寺内居住之三百喇嘛内，拣选五十名喇嘛食银二两，其一百名喇嘛食银一两五钱，又一百五十名喇嘛食银一两。

三十六年奏：避暑山庄新建布达拉寺，请派出专辖副达喇嘛。奉旨：将雍和宫之擦尼特喇藏教习闲散喇嘛阿旺朋楚克噶布楚补教。又奏准：热河普善寺增设德木齐一名，普仁寺增设格斯贵一名，仍食原饷，不准出缺，令其弹压众喇嘛。

三十九年奏定：热河建立殊像寺，设喇嘛五十名，支领二两银米喇嘛二十名，一两五钱银米喇嘛三十名，由妙应寺清字经喇嘛内选补达喇嘛、副达喇嘛各一名，德木齐、格斯贵各二名，教习喇嘛五名，令专管教。

四十年奉旨：嗣后，无论内札萨克、喀尔喀、额鲁特、土尔扈特台吉内，有情愿当喇嘛者，即著照所请，准当喇嘛。

四十八年奉旨：嗣后殊像寺喇嘛缺出，于热河满兵子嗣内，将愿为喇嘛者即行挑取，学习满洲经卷。若不愿为喇嘛者，亦勿庸勒令挑取。将此著为例，永远遵照办理。

五十一年奏定：东陵隆福寺、西陵永福寺各额设满洲喇嘛二

十名，派满洲达喇嘛一名，拣选德木齐、格斯贵各一名，教习喇嘛三名，教训管辖。遇有缺出，由在京包衣佐领下人内挑取。凡陵寝居住之包衣人等，嗣后如果生齿繁众，有可挑取之人，准再顶缺挑取。

嘉庆二十二年定：京城额设札萨克喇嘛四缺，雍和宫一缺作为唐古特专缺，以呼图克图堪布充补。其三缺：蒙古达喇嘛充补一缺，汉人达喇嘛充补一缺。余一缺，先将未受职之呼图克图充补，如无呼图克图，于唐古特、蒙古、汉人达喇嘛内拣选充补。

又定，由藏调来之堪布等，俱以达喇嘛补用。遇有达喇嘛缺出，应于达赖喇嘛庙、慈度寺、察罕喇嘛庙达喇嘛内，签掣一人调补。所遗之缺，先将堪布坐补，如堪布无人，再于副达喇嘛内拣选升用。

道光十九年定，呼图克图等，除封国师、禅师名号准其兼授外，概不得以呼图克图兼诺们汗、班第达、堪布、绰尔济等职衔，亦不得以国师兼禅师名号。

又定，喇嘛印务处专设宏仁寺，责成印务德木齐四人值宿看守，设掌印呼图克图兼行章京，按期会同办事，印钥交正掌印札萨克达喇嘛佩带。

二十三年定，喇嘛印务处，除掌印正副札萨克达喇嘛外，如驻京呼图克图中，有驻京年分较久，当差勤慎，经卷熟习者，准印务处报院具奏，作为学习行走呼图克图。其无职衔名号之喇嘛，概不准呈请在印务处学习行走。

又定，章嘉呼图克图、噶勒丹锡哷图呼图克图、敏珠勒呼图克图、那木喀呼图克图、阿嘉呼图克图，历经驻京掌办印务，准各设商卓特巴札萨克喇嘛一名，以资管辖。

二十五年定，台吉当喇嘛，照例报院请领度牒。如未领度牒私自出家者，勒令还俗，失察之盟长札萨克罚俸。

又定，五台山罗睺寺，设虚衔达喇嘛一名，玉花池、寿宁寺、金刚窟、涌泉寺、七佛寺、三泉寺、善财洞、普安寺八庙，各设虚衔达喇嘛一名。缺出，由五台山菩萨顶札萨克喇嘛处拣选充补，报院给予札付。

光绪四年议准：多伦诺尔会宗寺设立印房，并添设印务得木奇一员与原设印务得木奇一员，在印房轮流住班。

西藏及蒙古各部落游牧喇嘛

前藏曰“达赖喇嘛”，后藏曰“班禅额尔德尼”。其外有第穆呼图克图、噶喇木巴呼图克图、色木巴呼图克图、布鲁克巴呼图克图、嘉拉萨赖呼图克图、鄂朗济永呼图克图、朋多江达笼庙之呼图克图、摩珠巩之志巩呼图克图、贡噶尔之嘉克桑呼图克图、奈囊保呼图克图、朗吗仔之萨木党多尔济奈觉尔女呼图克图、觉尔隆阿里呼图克图、楚尔普嘉尔察普呼图克图、多尔吉雅灵沁呼图克图、伦色之觉尔泽呼图克图、协布隆呼图克图、摩珠巩之志巩小呼图克图、达拉冈布呼图克图，凡十八人，及沙布隆十二人，皆出呼毕勒罕，入于院册。四川之木里，及将入藏境之乍雅、察木多、类乌齐番寺喇嘛，其出呼毕勒罕入院册者，木里一人、乍雅、察木多、类乌齐四人。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锡哷图库伦、内札萨克四十九旗，喀尔喀、阿拉善、额鲁特各游牧，皆有喇嘛居之。其出呼毕勒罕入院册者，归化城十二人，察哈尔九人，锡哷图库伦二人，科尔沁三人，郭尔罗斯一人，土默特六人，乌珠穆沁六人，浩齐特一人，阿巴噶一人，阿巴哈纳尔五人，苏尼特二人，四子部落一人，乌喇特五人，鄂尔多斯一人，喀尔喀十九人，阿拉善二人。

顺治十年，前藏五世达赖喇嘛来朝，赐以金册金印，授为西

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齐喇怛喇达赖喇嘛。

十八年,给喀尔喀丹津喇嘛敕印。

康熙十八年题准:札萨克大喇嘛给予印信,其余格隆、班第等给予禁条、度牒,不给印。

三十二年,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大喇嘛,于喀尔喀地方立为库伦,广演黄教。

三十七年,封札萨克大喇嘛墨尔根绰尔济为灌顶普惠宏善大国师,给予敕印。

四十四年,封章嘉呼图克图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给予敕印。

四十九年,封前藏伊西札穆苏为六世达赖喇嘛,给予金册金印(后废)。

五十二年议准:班禅呼图克图勤修释教,敬谨纳贡,照达赖喇嘛之例,给予金册、金印、敕书,锡封班禅额尔德尼。

五十八年议准:乍雅、察木多两处首领喇嘛,罗卜藏纳木札尔呼图克图,济瓦帕克巴拉丹拜尼玛呼图克图,从前因有遣往雪山之使,预备乌拉,敬谨奉行,今呈请封号。赏乍雅呼图克图为阐扬黄教诺们汗,察木多呼图克图为大阐黄教额尔德尼诺们汗,均给予敕印。

五十九年,封前藏噶勒藏嘉木磋为兴教度众六世达赖喇嘛,给金册、金印。

又覆准:青海罗卜藏丹津奏请垂卜藏呼图克图封号,授为资教额尔德尼诺们汗,给予敕印。

雍正元年议准:六世达赖喇嘛册印,照五世达赖喇嘛之衔换给,并增蒙古字,别给敕书,令其办理噶布伦事务。

又覆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照班禅、达赖喇嘛之例,给予

封号，给予金印、敕书，授为启法哲布尊丹巴喇嘛。

又议准：多尔济旺楚克，给以掌管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徒众办理库伦事务额尔德尼商卓特巴之号，堪布诺们汗给以掌管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经坛总理喇嘛事务堪布诺们汗之号。各给予敕印。

又覆准：甘珠尔巴噶卜楚、额尔济格特诺们汗，均系大喇嘛，应封甘珠尔巴噶卜楚为述教甘珠尔巴墨尔根诺们汗，额尔济格特诺们汗为兴教善知识诺们汗，各给予敕印。

又议准：类乌齐庙喇嘛阿旺札布辰勒呼图克图、嘉喇喇嘛阿旺呼图克图，均给予呼图克图封号、敕印。

五年奏：达什吹木丕勒托音奉使西域，赍回班禅、达赖喇嘛之文，称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再生，众喀尔喀遣使请封，应将额驸敦多布多尔济之子，准为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奉旨：理藩院奏请敕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后身，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其钟灵大有根源，乃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相等之大喇嘛也。众喀尔喀皆尊敬供奉，且其所居库伦，弟子甚众，著动用帑银十万两，修建大刹，封伊后身。

七年定，锡呼图库伦掌印札萨克达喇嘛缺出，应将墨尔根绰尔济之孙补放，或于徒众内择其才堪胜任者，保送到院补放。

九年谕：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年幼，达什吹木丕勒托音又甚年老，今当准噶尔贼人骚扰之际，令在库伦居住，甚不妥协。库伦地方庙宇尚未完工，多伦诺尔所修庙宇业已告竣，应俟明春草萌时，将呼毕勒罕同达什吹木丕勒托音等，移至多伦诺尔庙内居住。俟军务平定，再回库伦。

十二年覆准，封土观呼图克图为静修禅师，给予敕印。

又封西藏达赖喇嘛之师道都温都逊堪布为阐扬黄教阿齐图诺们汗，给予敕印。

又封噶勒丹锡哷图为慧悟禅师,给予敕印。

又封布鲁克巴呼毕勒罕喇嘛札尔西里布鲁克顾济为掌管布鲁克巴黄教札尔西里呼毕勒罕,诺颜林沁齐雷喇卜济为额尔德尼,第巴噶毕冬鲁卜为掌管地方噶毕冬鲁卜喇嘛,各给予敕印。

又覆准:章嘉呼图克图呼毕勒罕,来历甚明,于经典性宗皆能通晓,不昧前因,实为喇嘛内特出之人,应照前身锡封国师之号,其原有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印,现在其徒收储,勿庸颁给外,应给予诰命、敕书。

乾隆二年议准:喀尔喀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乍雅班第达呼图克图,各徒众甚多,凡官差出兵,皆与札萨克佐领下人等一同行走,应各给予管理徒众印信。

三年谕: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前身,乃众喀尔喀汗王等以师礼供养有名之大喇嘛也。皇祖皇考皆特恩轸恤,皇考命锡册印,封为启法哲布尊丹巴喇嘛。今看此呼毕勒罕赋性聪明,举止端重,仪表甚好,曾蒙皇考睿鉴降旨云:此实系哲布尊丹巴喇嘛之后身。今呼图克图既奏请来京,其颁给册印敕封之处,著理藩院察例议奏,钦此。遵旨议定: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后身,仍照前身锡号给封。前赐启法哲布尊丹巴喇嘛之印照常存留外,别制新册颁给。

四年议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师东果尔曼珠什里呼图克图,给予封号、印信。

五年议准: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经达赖喇嘛等验明是实,即送往后藏坐床。

六年议准: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坐床未久,正在年幼,勤学经典,专心务业之时,不便遽议换给册书,俟过数年,通晓经典再行换给。

十六年议准:喀尔喀额尔德尼诺颜绰尔济罗卜藏诺尔布属

下徒众甚多,照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之例,给予印信。

十八年,封济隆呼图克图为慧通禅师,给予敕印。

二十年,封喀尔喀额尔德尼诺颜绰尔济罗卜藏诺尔布为青素珠克图诺们汗,换给总管喀尔喀青素珠克图额尔德尼诺颜绰尔济徒众之印,分镌满州、蒙古、唐古特三体字。

又奏准:章嘉呼图克图属下徒众甚多,照喀尔喀多尔济旺舒克托音给以总管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属下徒众额尔德尼商卓特巴印信之例,给予罗卜藏吹木丕勒总管章嘉呼图克图属下徒众札萨克喇嘛商卓特巴印信。

二十一年,加封喀尔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隆教安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给予册印。

又议奏:雍正元年,甘珠尔巴噶卜楚封为述教甘珠尔巴墨尔根诺们汗,给予敕印。后经圆寂,交伊徒大喇嘛额尔克绰尔济阿旺颜品尔收存。至乾隆五年,呼毕勒罕出世,经院奏明,令其师徒见面。今甘珠尔巴墨尔根诺们汗之呼毕勒罕,现年二十三岁,前给敕印应否仍行赏给。奉旨:准给。

二十二年奏准:给青素珠克图诺们汗敕一道。

又奉旨:达赖喇嘛圆寂,令第穆呼图克图管理达赖喇嘛商上僧俗事务。

二十三年,赏给第穆呼图克图管理黄教巴勒丹诺们汗名号。

又,赏给济隆呼图克图札萨克名号,给予印信。

二十四年奏,达赖喇嘛圆寂之后,西藏事务不可无总办之人,奉旨:第穆呼图克图封为秉持黄教大德诺们汗,管理西藏事务,钦此。旋给册一道、银印一颗。

又议奏:慧通禅师济隆呼图克图圆寂,所有敕印交伊徒收存。其所属噶木巴庙宇徒众甚多,且唐古特人等亦其所辖,现今虽系济隆呼图克图之弟阿旺诺尔布暂行管理,未经奏明,不足以

资弹压。奉旨:济隆呼图克图之弟阿旺诺尔布,著赏给关防,钦此。遵旨,议给统辖济隆呼图克图属下巴克硕特等十八庙宇生徒唐古特等札萨克喇嘛之关防。

又奏准,喀尔喀诺彦呼图克图罗卜藏札木杨丹津属下徒众,别编一佐领,令其管辖,仍附入本部落当差,并给予总管喀尔喀诺彦呼图克图之印,分镌满州、蒙古、西番三体字。

二十六年覆准:噶尔丹锡呼图呼图克图之徒弟昆楚克敦珠布,赐总管噶尔丹锡呼图呼图克图属下徒众札萨克喇嘛商卓特巴印信。

二十七年奏,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转世,所有达赖喇嘛册印,或即行换给,或俟数年后再行换给。奉旨:再待数年。

三十年,阿旺楚勒提木来朝,赏额尔德尼诺们汗名号,给予敕印。

三十五年奏准:勒正呼图克图,照前辈呼图克图之例,赏阿齐图诺们汗名号。

三十七年议准:那噜班禅呼图克图徒众一百余名,沙毕纳尔一百余户,给予印信,以资弹压。

四十二年奏准:第穆呼图克图徒众中,拣选一人,赏札萨克职衔,给予管理第穆呼图克图属下徒众札萨克喇嘛商卓特巴印信,分镌满州、蒙古、唐古特三体字。

四十三年,赏噶勒丹锡呼图名号,补授巴克什缺。

四十五年,赏班禅额尔德尼玉册、玉印。

四十九年,赏达赖喇嘛玉册、玉印。

五十一年谕:诺们汗阿旺楚勒提木,人谨慎,勤于经卷,于藏内噶勒丹锡呼图坐床时,帮助达赖喇嘛办事,广敷黄教,多历年所,著管理札萨克达赖喇嘛印务,封为敷教萨玛第巴克什。所有应给敕印,交理藩院照例给予,钦此。旋赏给衍宗禅师名号,给

予敕书、银印。

五十四年谕:自藏内有巴尔布之事,诸务纷繁。此后务得晓事之达喇嘛,帮助达赖喇嘛办事,始有裨益。济隆呼图克图人明白,经卷亦好,伊之根器本大,著赏给毕理克图诺们汗名号,作为札萨克达喇嘛,遣往藏内,率领各噶布伦等帮助达赖喇嘛办事。

又谕:班禅额尔德尼之师喇嘛运丹嘉木灿于班禅额尔德尼前承教经艺,尽力勤勉;喇嘛噶布伦噶勒藏纳木占平素管理札萨克事务甚好,此次军需亦甚效力,著加恩赏给运丹嘉木灿班第达诺们汗号,赏给噶勒藏纳木占墨尔根额尔德木图堪布号,以示鼓励。

五十六年谕:帕克巴拉呼图克图经卷既好,因朕八旬万寿,贺建一寺,请赏给寺名。帕克巴拉呼图克图近年以来,备办一切往还乌拉,均属妥善,毫无贻误,著加恩将从前所给铜印换给银印,所建新庙,著赐名祝厘寺。

嘉庆二年,赏班禅额尔德尼巴克什喇嘛罗布藏敦珠卜诺们汗名号。

八年,赏札什伦布商卓特巴罗布藏达尔结达尔汗名号。

十一年谕:现在章嘉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转世,著仍赏给香山法海寺、五台山普乐院等寺居住。所有国师印信,及金顶黄轿、九龙黄坐褥、黄伞等项,著在松竹〔嵩祝〕寺妥为供贮,俟转世之呼毕勒罕勤习经卷后,能维持黄教时,再加恩赐。

道光元年,给予讲巴伊什札萨克喇嘛职衔印信,帮办事务。

又给予札萨克喇嘛罗卜桑噶勒藏印信,办理事务。

二年奏准:将噶勒丹锡哷图萨玛第巴克什,作为阿旺札木巴勒粗勒齐木本身之号,其从前所交萨玛第巴克什名号旧印,仍行赏给,并颁发敕书。

又议定:给予诺们汗职衔之达尔汗喇嘛等曾经转世者,准其

奏请给予名号、印敕,未转世者一概不准。

又议准:蒙古各庙呼图克图涅槃后,如徒众过五百名,而庙宇距该旗在五百里以内者,该盟长于徒众内择一人,赏给札萨克喇嘛职衔;庙宇距该旗在五百里以外者,并给予印信。其诺们汗涅槃后,徒众过五百名者,该札萨克于徒众内择一人,给予达喇嘛职衔,俾得督率。俟该呼图克图诺们汗转世成立后,督率有人,仍将各职衔撤销。

又议准:呼图克图诺们汗未经入档,如系赏过名号印敕,及徒众过五百名者,仍准其补行入档。

三年,以班第庄头人众,盟长地面寫远,添给札萨克达喇嘛印信。

四年谕:达赖喇嘛(副师傅)嘉木巴勒依喜丹贝嘉木磋,传授达赖喇嘛经典,著有成效,著加恩赏给诺们汗名号。

五年,赏土观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班第静修禅师名号,及副札萨克达喇嘛职衔。

八年谕:章嘉呼图克图经艺纯熟,且所办捐输事件,均属妥协,著将伊所得印信敕书,仍旧赏用。

十三年,赏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教经师傅喇嘛罗布桑札木延诺们汗名号,伊什格勒克绰尔济名号。

十四年谕:达赖喇嘛正师傅萨玛第巴克什前已得衍宗禅师名号,著再加翊教二字。副师傅嘉木巴勒伊什丹贝嘉木磋著赏给诺们汗敕印;副师傅噶勒丹旧池巴阿旺念札著赏给班第达,以示鼓励。

又谕:察罕喇嘛绰尔济,系由国初投效来京,且在西藏军前效力,现在之察罕喇嘛,著撤销绰尔济,赏给呼图克图职衔。至该察罕喇嘛转世之后,并准其作为呼图克图。

又定，察罕喇嘛达尔汗绰尔济撤销绰尔济，赏给呼图克图职衔，换给黄敕，圆寂后并准作为呼图克图转世。

十五年谕：达赖喇嘛现已及岁，受戒坐床，与早经受戒坐床之班禅额尔德尼，均止有金印，未给金册，著赏给金册。该衙门照例颁给。

十七年谕：嗣后颁赏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金册，著仍照旧制办理，其新纂则例内定于旧册后添錾第几辈字样，著即销除。

十八年谕：达赖喇嘛（正师傅）萨玛第巴克什，著加恩于原得衔宗翊教禅师名号内，赏加靖远二字。乍雅大呼图克图图布丹济墨吹济加木参加恩赏给敕书。

十九年定，口外各呼图克图徒众过八百名，距该旗五百里以外，应领印信者，由该盟长确查报院，由院咨行附近之将军、大臣等，查核相符，奏明颁赏印信。

又定：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转世后，即于坐床之日，裁撤呼毕勒罕字样。章嘉呼图克图、噶勒丹锡哷图呼图克图、敏珠尔呼图克图、济咙呼图克图、那木喀呼图克图、阿嘉呼图克图、喇果呼图克图、察罕达尔汗呼图克图，并呈请驻京之呼图克图等，均于转世后来京瞻仰天颜之日，裁撤呼毕勒罕字样。其各游牧之呼图克图、诺们汗、班第达、堪布、绰尔济等转世后，均俟年至十八岁，裁撤呼毕勒罕字样。

又定：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圆寂，其印信派人护理，俟转世坐床之日，奏闻移授换赏金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圆寂并转世后印册，照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例办理。其余各呼图克图等封国师者圆寂时，其印册于本庙尊藏，俟转世后裁撤呼毕勒罕之日，奏闻移授，并将册命送院奏交各衙门填写。封禅师者，圆寂时其印信照国师办理。

咸丰三年谕:此次查办番务出力之阿齐图诺们汗,著加恩作为呼征阿齐图呼图克图,并准其转世。帕克巴拉呼图克图额尔德尼诺们汗之呼毕勒罕,虽在幼龄,即能督饬属下,拿获凶犯多名,著赏加敉远禅师名号,以示优异。

又,赏朗结曲丕色勒本诺们汗名号,给予敕印。

又谕:呼征阿齐图呼图克图,应得广衍黄法阿齐图呼图克图敕书印信,著照案颁给。该呼图克图属下管事达喇嘛噶勒藏热布觉尔,并赏给札萨克喇嘛名号。

八年谕:札什伦布之札萨克喇嘛朗结曲丕,因病请休,著仍留色勒本诺们汗名号,以终其身。所遗札什伦布之札萨克喇嘛缺,著四品曲琫堪布罗布藏郎结补授,所放札萨克喇嘛,亦著加恩赏给印敕。

十一年,赏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教经师傅那旺鄂特色尔诺们汗名号。

又奏准,噶青罗布藏丹巴坚参作为班禅额尔德尼之巴喀什喇嘛,并赏诺们汗名号。

同治元年,赏汪结曲布诺们汗名号。

二年,赏土观呼图克图静修禅师名号,副札萨克达喇嘛职衔、印敕。

三年谕:罗布藏青饶汪曲办事谨慎,为合藏僧众所推服,著办理商上事务,并赏给诺们汗名号。

四年谕:罗布藏青饶汪曲协理商上事务,为僧俗等所深服,所有商上承办藏务,掌管黄教额尔德蒙诺们汗印信,即著赏给祗领掌管,以符旧制。

六年,给予伊犁喇嘛棍噶札勒参呼图克图印信。

七年,赏伊勒固克森呼图克图罗布桑三都普通善禅师名号。

八年,给予罗布藏青饶汪曲呼图克图札萨克喇嘛印信。

光绪九年;赏给罗布藏顿柱苏时诺们汗名号,给予印敕。

甘肃庄浪等处番寺喇嘛

甘肃省庄浪、河州、循化、西宁、岷州、洮州各番寺喇嘛,设僧纲十九人、僧正三人。其出呼毕勒罕入院册者,庄浪二人、西宁三十三人。

顺治七年题准:河州宏化等寺总理国师韩禅巴遣徒缴明时所给敕书一道、铜印一颗,均行换给。

八年题准:显庆寺灌顶大国师丹巴坚错,缴明时所给镀金银印一颗,诰命、敕谕各一道。又,宏化寺普应禅师诺尔布坚错缴明时所给银印一颗、都纲司铜印一颗。又红山堡报恩寺喇嘛卢老藏灵珍缴明时所给札付一纸。一并换给。

十年,喇嘛阎老藏灵珍缴明时所给都纲敕印,照旧换给。

又,西宁瞿昙等寺国师、禅师、都纲等,各将明时所给诰敕印札缴还,一并换给。瞿昙寺国师公葛丹净封为灌顶净觉宏济大国师,给镀金银印;渣思欢卓尔封为灌顶广济宏禅国师,给慈光普照象牙图书,各给诰敕一道。其都纲拉思俄卓尔给铜印、敕谕一道。又,净宁菩提寺国师沙拉索南封为妙胜惠济灌顶大国师,给镀金银印、诰敕各一道,札付一纸。净觉寺国师班珠儿坚错封为净慈优善国师,给银印、诰敕各一道。国师所属喇嘛查西坚错给宏修善道象牙图书,灵珍坚错给心性了无象牙图书,丹巴舍拉给坚修梵性象牙图书,各给敕谕一道。慈利寺国师札思巴统诸封为宏善演教国师,给银印、敕谕一道,札付一纸。禅师毛错南宫哈封为妙胜禅师,给银印、敕谕一道,札付一纸。延寿寺张舍拉朋错封为广济宏修国师,给银印、诰敕一道。普法寺国师丹进坚错封为妙善通惠国师,给银印、诰敕一道。国师所属喇嘛索南

巴尔丹给妙静宏修象牙图书、敕谕一道。吉祥寺禅师洛藏拉旦封为福教禅师，给银印、诰敕一道。伊儿结寺喇嘛格拉坚错给宏演宗尚象牙图书。又，西纳演教寺喇嘛班珠儿盆错缴明时所给敕印执照，封班珠儿盆错为国师，换给诰敕各一道，又赐给通慧净觉银印。又，端严寺喇嘛山丹屯柱缴明时所给敕书、札付、图书，换给敕书一道，札付一纸，靖敕法界象牙图书一方。

十七年题准：岷州卫二十六寺内圆觉寺大崇教寺喇嘛后只即丹子缴明时所给诰命一道、敕书二十一道、肃谨戒行图书一方，换给敕书一道、铜印一颗，授为护印僧纲司，命钤束岷州各寺喇嘛。其缴送敕书二十一道，均行换给。惟成化年间所封宏济兴教大国师一敕，不准换给。

康熙二年题准：岷州圆觉寺、大崇教寺、讲堂寺、刹藏寺、宏教寺、洪福寺、法藏寺、朝定寺、石崖寺、鲁班寺、永安寺、广善寺、照慈寺、洪济寺、广德寺、羊圈寺、崇隆寺、照慈寺、写儿朵寺、赞林寺、永宁寺，诸喇嘛缴送旧敕，一例换给。

五年题准：修葺三竹、裕童、藏经三寺，给发敕书。其荔川、工布二寺俟修理告竣，再行请给。

十一年，延寿寺广济宏修国师张哈完卜承袭，换给诰敕。

十四年题准：甘肃省圆觉寺喇嘛后只即丹子恪守敕印，纠兵攻贼，其宏济光教大国师之职，仍准承袭，并给予诰命暨镀金银印，其僧纲司敕印，仍令掣缴送部。

十五年题准：法藏寺僧丁桑节落旦授为法藏寺僧纲司，洮州著落寺喇杨多刚授为僧正，均给予敕书。

二十一年题准：圆觉寺喇嘛后只即丹子等谢恩进贡，并请给国师顶帽及喇嘛俸禄，给高顶僧帽一具。拨给岷州卫属官地五顷，免其纳粮。

三十年覆准，圆觉寺国师后只即丹子亲侄首徒后丹子达节

袭封岷州卫宏济兴教大国师。

三十六年覆准:瞿昙寺灌顶净觉宏济大国师,以公葛丹净之孙观著圆思多荣进承袭。又,西纳演教寺通慧净觉国师,以班珠儿盆错之孙达尔吉承袭。

三十七年覆准:松山报恩寺达克隆呼图克图奏请封典给予敕印。

三十八年覆准:法藏寺僧丁桑节落旦前以军功议叙,给予僧纲司敕书,原无世袭字样,今据报病故,即缴送内阁换给护敕。

四十三年题准:西宁教化寺僧罗卜藏钦臻,宝贝寺僧罗卜藏纳木查,缴明时所给诰命、敕书,并缴旧印。又,肃州归化寺僧恭阿札木苏奏请承袭。均换给诰命、敕印。

四十六年奏准:达克隆呼图克图病故,换给伊侄蓝占巴罗雷丹达尔敕书,令约束僧众。

四十九年核准:国师名爵甚大,非有功绩,不得滥授。岷州国师后丹子达节其师后只即丹子初授为护印僧纲司,后因攻贼有功,升授国师,给予镀金银印,业已承袭一次。今后丹子达节以年老辞职,其徒后尖采宁布并无功绩,不得仍袭国师。令照初封之职,授为护印僧纲司,给予铜印、敕书,旧给国师印信、诰命,即缴送内阁。

五十二年题准:洮州阐定寺喇嘛杨昂望缴明时所给崇梵净觉国师敕印,准其换给。

五十七年覆准:西宁衮布庙喇嘛达赖诺们汗奏请封号,授为锡勒图达赖诺们汗,给予敕印。

五十九年覆准:西宁衮布庙阿旺喇嘛奏请封号,授为扶佑黄教额尔德尼诺们汗,给予敕印。

雍正四年议准:西宁所属百里外僧寺九十四处,河州所属仅止三处,此内有名国师、禅师而曾颁有敕印者,有国师而并未颁

给者,有名为寺庙实无寺庙者,有不名为寺庙而名为部落者,其各处喇嘛或自二三名以至百六七十名不等,此等处所原系土番杂处,明初颁给敕印之后,我朝亦曾颁有敕印,缘边居之人,野性难化,故令其信任有名之喇嘛承袭管辖,若因循旧制,不酌量更定,恐相沿日久,竟恃为世守,所关匪细。嗣后,令各寺族佃归内地为民,所给敕印尽行收取,不令管辖番众。其如何给予喇嘛空衔俸禄之处,俟该督详议具奏,到日再议。

乾隆八年题准:洮州阐定寺崇梵静觉国师,以杨昂望之侄杨琢璞珞瓒承袭。

又奏准:朝鲜、琉球、南掌、安南、暹罗、苏禄等国封恤事宜,均由礼部办理。其蒙古王公、台吉、喇嘛等封恤事宜,均由理藩院承办。惟《会典》内载有陕西、甘肃二省洮州喇嘛承袭国师、禅师、都纲,并给予敕印等事,由礼部具题,累年有礼部专办者,有理藩院会同办理者。蒙古内外喇嘛既属理藩院所辖,则陕西省洮岷等处喇嘛,嗣后承袭国师、禅师、都纲等事,均应归并理藩院承办。至请给敕印之事,仍令理藩院会同礼部办理。

九年奏准:河州宏化、显庆两寺国师兼都纲章珞柱坚错之侄章敦柱坚错请袭。从前议收国师、禅师一应敕书,其作何酌给空衔俸禄,尚未议定。今章敦柱坚错请袭国师,俟该督议覆到日再办。其都纲印信,原为办理事务管束属人而设,应令国师章珞柱坚错之侄章敦柱坚错暂行管理都纲印务。

又奏准:换给松山报恩寺达克隆呼图克图呼毕勒罕敕书。

十二年议准:甘肃省所属各寺庙喇嘛,自收国师、禅师印信以来,各自梵守静修,其属下众僧虽各设有法台,但约束不无涣散,自应照依地方之大小,喇嘛之多寡,定为职衔,以备稽察。河州普纲寺、灵庆寺、宏化寺,各设都纲一人。西宁县之西那寺、塔尔寺、札藏寺、圆觉寺、沙冲寺、仙密寺、佑宁寺,碾伯县之瞿昙

寺、宏通寺、羊尔贯寺、普化寺，大通卫之广化寺，贵德所之二叠阐寺、垂巴寺、马尼寺，各设僧纲一人。洮州卫之阎家寺、龙元寺、圆成寺，各设僧正一人，均由院给予札付。其松山报恩寺喇嘛达克隆呼图克图呼毕勒罕、红山堡报恩寺都纲阎南木加，岷州圆觉寺僧纲侯章杨恩柱，河州宏化寺都纲章敦柱坚错，皆有都纲、僧纲印信，勿庸再给。此次所授僧纲、僧正，既皆议给札付，其从前所给岷州圆觉寺僧纲侯章杨恩柱之敕书，即撤回换给札付。嗣后，国师之号均不准承袭。所有洮州阐定寺国师杨琢璞珞瓒之印敕，暂行存留，俟缺出停止承袭。将原领印敕，交礼部察销。又，杨松罗布迦木灿年力富强，才具明晰，今授为僧纲，令该督将杨松罗布迦木灿年貌，并住持何庙，询明送院填给札付。

十三年覆准：杨松罗布迦木灿并无居住寺庙，仍照原议，将杨松罗布迦木灿授为僧纲，给予札付。

二十七年奏：按康熙五十九年西宁衮布庙阿旺喇嘛奏请封号，授为扶佑黄教额尔德尼诺们汗，给予敕印。今章嘉呼图克图呈报阿旺喇嘛之呼毕勒罕来历甚明，在藏学习经典甚好，各蒙古吁请将前给扶佑黄教额尔德尼诺们汗敕印，仍行换给。奉旨：仍赏给。

（卷九七四一九七五）

喇嘛年班

内札萨克四十九旗、归化城、察哈尔、阿拉善、喀尔喀及库伦锡呼图库伦各处大喇嘛，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不列年班外，其余分编为六班：以喀尔喀那噜班禅呼图克图一人、阿拉善达克布呼图克图一人、科尔沁诺颜呼图克图一人、土默特迈达尔呼图克图一人、浩齐特毕里克图诺们罕一人、阿巴哈纳尔班第达喇嘛一

人、鄂尔多斯那旺端多布呼图克图一人、归化城额尔德尼达彦齐呼图克图一人、彦察尔齐喇嘛一人、乌喇特罗布藏达木巴喇布齐喇嘛一人、喀尔喀墨尔根班第达呼图克图一人,为第一班。

以察哈尔额尔德尼诺木齐罗本绰尔济大喇嘛一人、喀尔喀额尔德尼伊拉古克散喇嘛一人、土默特喇克巴鄂杂尔大喇嘛一人、阿巴哈纳尔喇木札木巴锡喇布札木苏喇嘛一人、乌喇特巴尔多尔济喇嘛一人、归化城垂斯哈布达彦齐呼图克图一人、吹齐托音呼图克图一人、察哈尔叶固则尔呼图克图一人、阿拉善托布桑喇嘛一人、乌珠穆沁罗布藏多布丹喇嘛一人,为第二班。

以察哈尔岱青绰尔济罗布藏丹达尔喇嘛一人、喀尔喀西瓦锡勒图呼图克图一人、库伦章楚布多尔济喇嘛一人、郭尔罗斯沙布陇云端札木苏喇嘛一人、乌珠穆沁固沙哩绰尔济那旺索特巴喇嘛一人、阿巴哈纳尔固锡罗布藏垂珠尔喇嘛一人、乌喇特东廓尔班第达喇嘛一人、归化城宁宁呼图克图一人、那旺达木巴大喇嘛一人、察哈尔固什敏珠尔绰尔济喇嘛一人,为第三班。

以喀尔喀青苏珠克图诺们罕一人、罗布藏札木禅诺们罕一人、土默特阿裕什墨尔根绰尔济喇嘛一人、苏尼特罗布藏喇什大喇嘛一人、乌珠穆沁阿旺罗布藏彭楚克喇嘛一人、阿巴哈纳尔玛依寺罗布藏尼玛喇嘛一人、乌喇特喇木札木巴格图彭楚克喇嘛一人、归化城锡勒图呼图克图一人、达彦齐呼图克图一人、察哈尔喇木札木巴罗布藏丹木巴喇嘛一人,为第四班。

以喀尔喀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一人、札雅班第达呼图克图一人、土默特苏苏克图绰尔济阿旺锡喇布喇嘛一人、乌珠穆沁莫罗木喇木札木巴罗布桑里瓦喇嘛一人、阿巴哈纳尔拜札奢布东喇嘛一人、锡哷图库伦萨木鲁阿旺札木扬呼图克图一人、乌喇特固什罗布藏达木辟勒喇嘛一人、归化城达尔漠绰尔济呼图克图一人、察汉第彦齐呼图克图一人、察哈尔达赉呼图克图一

人,为第五班。

以土默特察汉第彦齐呼图克图一人、苏尼特干珠尔巴额尔德尼堪布喇嘛一人、乌珠穆沁莫罗木喇木札木巴衮楚克喇什喇嘛一人、阿巴哈纳尔德尼墨尔根喇嘛一人、乌喇特墨尔根第彦齐喇嘛一人、归化城札彦班第达呼图克图一人、鄂木布札木散大喇嘛一人、察哈尔额木齐达尔汉绰尔济喇嘛一人、固什札木张雍噜依喇嘛一人,为第六班。每年各以一班来京。

岷州二十六寺,除荔川寺、工布寺喇嘛不入班外,其余分为四班:以圆觉寺、大崇教寺、刹藏寺、宏教寺、洪福寺、讲堂寺喇嘛为第一班;以法藏寺、朝定寺、三竹寺、藏经寺、裕童寺、石崖寺喇嘛为第二班;以鲁班寺、永安寺、广德寺、昭慈寺、洪济寺、广善寺、羊圈寺喇嘛为第三班;以崇隆寺、永宁寺、写儿朵寺、赞林寺、宝净寺喇嘛为第四班。间三年以一班来京。庄浪红山堡:报恩寺喇嘛,间五年来京一次。

嘉庆二十二年定,内外札萨克等处呼图克图呼毕勒罕绰尔济喇嘛、达喇嘛等,年已及岁、已出痘者,准其来京朝觐。经卷熟习者,准其编入洞礼经。其洞礼经班定为六班,按年轮流,于十一月中旬来京。如轮值本班有患病等故者,报明该盟长查实报院,准其次年补班。

又定,年班来京之呼图克图喇嘛等,事毕各归游牧,该札萨克等将何日回抵游牧处所,具文报院。

咸丰三年谕:本年内外札萨克年班均著暂行停止一年。其回子伯克、后藏堪布,如已启程即著折回,毋庸来京。

四年谕:本年轮应年班之呼图克图喇嘛等,俱著停班一年。

（卷九八四）

驻京喇嘛钱粮

原定:札萨克达喇嘛,每日给银一钱五分一厘一毫八丝一忽、米二升五合;随带徒弟格隆六名,每日各给银二分九厘九毫七丝二忽、米各二升五合;班第六名,每日各给银二分八厘八毫四丝二忽四微、米各二升五合,每日共给银五钱四厘六丝七忽四微、米三斗二升五合,应拴马四匹、牛三头,每日给黑豆一斗一升、谷草羊草各七束。

副札萨克达喇嘛,每日给银一钱五分一厘一毫八丝一忽、米二升五合;随带徒弟格隆五名,每日各给银二分九厘九毫七丝二忽、米各二升五合;班第六名,每日各给银二分八厘八毫四丝二忽四微、米各二升五合,每日共给银四钱六分三厘三毫二丝二忽四微、米三斗。应拴马二匹、牛二头,每日给黑豆六升,谷草羊草各四束。

札萨克喇嘛,每日给银一钱四分四毫八忽、米二升五合;随带徒弟格隆四名,每日各给银二分九厘九毫七丝二忽、米各二升五合;班第六名,每日各给银二分八厘八毫四丝二忽四微、米各二升五合。每日共给银四钱三分三厘三毫五丝四微、米二斗七升五合,应拴马二匹、牛二头。每日给黑豆六升、谷草羊草各四束。

达喇嘛,每日给银一钱四分四毫八忽,米二升五合,随带徒弟格隆二名,每日各给银二分九厘九毫七丝二忽、米二升五合;班第六名,每日各给银二分八厘八毫四丝二忽四微、米各二升五合,每日共给银三钱七分三厘四毫六忽四微、米二斗二升五合,应拴马二匹、牛二头,每日给黑豆六升、谷草羊草各四束。

副达喇嘛,每日给银一钱四分四毫八忽、米二升五合,随带

徒弟格隆二名，每日各给银二分九厘九毫七丝二忽、米二升五合，班第四名，每日各给银二分八厘八毫四丝二忽四微、米各二升五合，每日共给银三钱一分五厘七毫二丝一忽六微、米一斗七升五合，应拴马二匹、牛二头，每日给黑豆六升、谷草羊草各四束。

闲散喇嘛，每日给银六分六厘六毫六丝六忽六微六纤六沙六尘、米二升五合；随带徒第班第二名，每日各给银二分八厘八毫四丝二忽四微、米二升五合，每日共给银一钱二分四厘三毫五丝一忽四微六纤六沙六尘、米七升五合，应拴马一匹，每日给黑豆二升、谷草羊草各一束。

德木齐，每日给银六分六厘六毫六丝六忽六微六纤六沙六尘、米二升五合。随带徒第班第一名，每日给银二分八厘八毫四丝二忽四微，米二升五合，每日共给银九分五厘五毫九忽六纤六沙六尘、米五升。

每月食二两、一两五钱之格隆、班第，其米按日支给二升五合；每月食一两之格隆、班第，其米按日支给一升三勺七抄五撮；食折色格隆，每日给银二分九厘九毫七丝二忽；食折色班第，每日给银二分八厘八毫四丝二忽四微。

雍正八年定：雍和宫四学设学艺喇嘛八十缺，每人月支钱粮二两。此项额缺，咨取内札萨克六盟，每盟各十名，外札萨克四部落，每部落各五名，遇有本旗缺出坐补。

乾隆二十七年奏准：凡呼图克图、达喇嘛等圆寂，本人所食钱粮停止给发，其徒众所食钱粮，俟伊师骨殖起程之日，再行裁汰。

嘉庆三年定：由藏咨调来京补放达喇嘛之堪布等，准其自奉旨之日起，支领钱粮，遇有事故，按日回缴。

九年议准:所有来京居住之喇嘛,未经补授札萨克喇嘛之呼图克图等,不准照章嘉呼图克图等之例支给全分廪给,均照其本身所得品秩支给,其带来徒众不准过二十名。诺们汗及大堪布徒众不得过十五名。其寻常堪布等徒众不得过十名。乌木咱特准带五名,通晓廓尔喀字僧人准带三名。诺们汗以上徒众,准照例支给钱粮二两,堪布以下所带徒众,均照例核减支给钱粮一两五钱,其额外带来人众,概不准支给钱粮及往返路费。

如呼图克图及总理堪布等在京圆寂后,其徒众概令回藏,如有他故留京者,由掌印呼图克图查明报部,支给钱粮一两五钱五分。其余堪布以下,概不准奏留。至派往各处分驻之唐古特喇嘛堪布等徒众,遇该堪布出差时,即行裁去钱粮,俟该堪布更换来京时,再行查明支给。其派往四川边外广法寺及伊犁地方掌教之堪布等差满来京,奏请加札萨克职衔,额外支领钱粮之处,概行停止。

二十二年定:喇嘛因过犯议罚钱粮者,公罪裁缴本身银米,私罪并随缺徒弟银米均行裁缴。

又定:京城喇嘛阿咱尔喇嘛等遇升迁病故等事,均按月找领回缴银米烤炭草豆等项,告病假者按日裁缴钱粮。

又定,西番喇嘛遇升迁病故等事,均按日找领回缴银米烤炭草豆。

道光十九年定:章嘉呼图克图、噶勒丹锡哷图呼图克图、敏珠勒呼图克图、济咙呼图克图,四人前辈俱曾驻京,品秩较大,其月廪向照札萨克达喇嘛例,支给本身钱粮一分,随带噶布楚兰占巴二十名、格隆六名、班第六名、苏拉喇嘛三名、随带徒众六名,其应食钱粮等项,一体照前支给。至其余呼图克图等,如授为正副印札萨克达喇嘛,方准照章嘉呼图克图等例支给。否则按照所授职分支领,止准各带徒众二十名,每月各支食钱粮二两,作

为分例，不入正额。

又定，在京呼图克图等圆寂后，曾经封为国师名号者，由院奏留二两钱粮二十分，封禅师名号者，留十五分，未得国师、禅师名号者留十分。其原设有苏拉喇嘛者，仍留三名。至总理堪布等身故，其徒众均令扶柩回藏。如未能全数带回，由院酌支食一两五钱钱粮五分，准其驻京，缺出即行裁汰。

光绪三年议准。调京当差副教习喇嘛及番话通事喇嘛到京后，交雍和宫拨给房间住址，授为副达喇嘛，除支给本身钱粮外，其随带徒众，每月每名给钱粮一两五钱。

（卷九八七）

喇嘛廪给

原定：凡朝贡来京之呼图克图呼毕勒罕、札萨克达喇嘛，各日给银八钱五分、米一斗五升、坐马三匹、养马十四匹；副札萨克达喇嘛，日给银七钱三分、米一斗三升、坐马三匹、养马十二匹；札萨克喇嘛，日给银六钱二分、米一斗二升、坐马二匹、养马十匹；达喇嘛、副达喇嘛，各日给银四钱七分、米九升、坐马一匹、养马七匹；嘎布楚、兰占巴，各日给银三钱七分、米七升、坐马一匹、养马六匹；德木齐、格思规、格隆日给银三钱、米六升、坐马一匹、养马五匹；格素尔班第日给银五分、米一升、坐马一匹；斋桑喇嘛，日给银五钱、米二升、坐马一匹。均核定五日廪给，如居住诵经者无定例。

又定：西藏来使堪布并随来之兰占巴等，各日给米二升；跟役每日给米一升；正使每十日给蒙古羊十只、黄茶二十包、面二十斤、乳油五斤、牛乳十五斤、盐十两、黄蜡烛十枝；兰占巴等，日给羊肉二斤、间日给羊肉一盘、黄茶一包、面一斤、乳油灯油各二

两;跟役日给羊肉一斤八两。均各给盐一两。间四日筵宴一次。正使日给木柴二十斤,兰占巴等,每人给木柴十斤,跟役每日给木柴四斤。各例给九十日,如事竣在九十日内;即于事峻日裁除。遇年节除夕,在京来使等各给汉羊一。回程路费:正使日给银二钱,副使给银一钱五分,跟役各给银一钱,共支给四十日。

又定:庄浪达喇嘛进贡来京,日给米二升、羊肉一斤、盐五钱、木柴七斤八两;应带小喇嘛七名、番人二名,每名日给米一升、羊肉一斤、盐五钱、木柴三斤。未进马匹之前,每马日给黑豆四升,谷草、羊草各七束、木柴十斤。岷州各庙四班达喇嘛进贡来使,日给米二升、羊肉一斤、盐五钱、木柴七斤八两。每人应带小喇嘛一名,每班番人四名,日各给米一升、盐五钱、木柴三斤。未进马匹之前,每马日给黑豆四升、草一束、木柴十斤。

乾隆二十七年定:察木多帕克巴拉呼图克图等遣使来京,正使日给银五钱,副使日给银三钱,米各二升;从人日给银五分、米一升。回时路费:正使日给银二钱、副使一钱五分;从人各给银一钱。共支给四十日。

四十七年奏准:年班来京之库伦商卓特巴达木吹喇布寨等。给予四十日廪给,所带之人给予七日廪给外,所有库伦之堪布诺们罕等,年班携带之人,均不得过八九名。

嘉庆二十二年定:恭贺万寿、岁贡九白、年节请安之喀尔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差人作为正使,商卓特巴堪布诺们汗、洞阔尔呼图克图差人俱作为副使,正使每日给银五钱、米二升、拴马二匹、入馆马四十匹;副使每日给银三钱、米二升、拴马一匹、入馆马十匹,跟役每日给银各五分、米一升。回程路费:正使给银三两。副使给银一两五钱;米照住京原额支给四十日。

又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来京,每日给蒙古羊一只、鹅二只、鸡三只、牛乳七镟,每十日给牛一只、二两重黄茶一百五十

包、乳油五斤、棉花八两、盐十八斤、二两重黄蜡烛五十枝、白蜡烛十枝、灯油十斤、酱五斤八两、醋一斤、苹果柿各一百枚、槟子梨各一百五十枚、栗子乾枣各十斤、葡萄十五斤、核桃三百个。回日路费:给牛一只半、天池茶一百包、乳油五斤、二两重黄蜡烛五十枝、盐二十四斤;跟来喇嘛、台吉、斋桑、护卫等,照例各按品级给予银两。

二十三年定:喀尔喀图什业图汗、车臣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差人庆贺万寿并进九白、年终请安,俱支给四十日廪饩;其商卓特巴、堪布诺们汗、洞阔尔呼图克图带来达喇嘛等,亦一体支给。

二十四年定:喀尔喀四部落年班之呼图克图呼毕勒罕喇嘛等来京,支给二十八日廪饩,本身并差人请安进马来京,各支给七日廪饩。

又定:内札萨克等处年班之呼图克图呼毕勒罕喇嘛等来京,又给二十六日廪饩,本身并差人请安进马来京,各支给五日廪饩。

又定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来使,支给九十日廪饩。

同治十三年奏定:教习唐古特字话之喇嘛告退回藏,给驮骡五头;其徒众五名,每名给骡一头,每骡折给价银十三两七钱。该喇嘛及徒众每日给盘费银各一钱。共给四十日。

(卷九八九)

附 《钦定理藩部则例》关于西藏进贡喇嘛廪给的规定

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来使,各给九十日廪饩。

(《钦定理藩部则例》卷十四)

西藏来使供给定额

一、西藏来使堪布本身并随来之兰占巴等,每日各支给米二升,跟役每名每日各给米一升,由户部支领。其应领食物桌张,正使每十日一次,给蒙古羊十只,黄茶二十包,面二十斤,乳油五斤,牛乳十五斤,盐十两,黄蜡烛十枝。兰占巴、噶布楚等,每日各给羊肉二斤,隔一日,各给羊肉一盘,黄茶一包,面一斤,乳油、灯油各二两。跟役等每日各给羊肉一斤八两,均各给盐一两。隔四日第五日筵宴一次。正使席一,余每五人给席一,每十五人茶一桶,每七席用蒙古羊一只,正使桌内小猪一口、鹅一只。副使每日给羊一只,二日给黄茶一包,面二斤,乳油四两,灯油八两。兰占巴、噶布楚、跟役等应给食物及第五日设席,均与正使同。正使每日给木柴二十斤,兰占巴、噶布楚每名每日各给木柴十斤,跟役每名每日各给木柴四斤。以上食物木柴例给九十日,如事竣在九十日内,即照事竣日裁除。遇年节除夕,在京来使等,各给汉羊一只。其食物及汉羊,由院咨行礼部札光录寺供备;蒙古羊,由院咨行礼部札两翼税务衙门供备;木柴,由院咨行工部供备。回程路费:每日正使给银二钱,副使给银一钱五分,跟役各给银一钱,共支给四十日。

(同上,卷十五)

喇嘛等廪饩定额

一、胡图克图、呼弼勒罕、扎萨克达喇嘛本身,每日给银二钱、米二升。应带徒弟格隆四名,每日各给银一钱、米二升;班第三名、跟役二名,每日各给银五分、米一升。每日共合银八钱五分,米一斗五升。拴马三匹。

一、副扎萨克达喇嘛本身,每日给银一钱八分,米二升。应带徒弟格隆三名,每日各给银一钱、米二升;班第三名、跟役二

名,每日各给银五分、米一升。每日共合银七钱三分,米一斗五升。拴马三匹。

一、扎萨克喇嘛本身,每日给银一钱二分,米二升。应带徒弟格隆三名,每日各给银一钱、米二升;班第二名、跟役二名,每日各给银五分、米一升。每日共合银六钱二分,米一斗二升。拴马二匹。

一、达喇嘛、副达喇嘛本身,每日给银一钱二分,米二升。应带徒弟格隆二名,每日各给银一钱、米二升;班第二名、跟役一名,每日各给银五分、米一升。每日共合银四钱七分,米九升。拴马一匹。

一、噶布楚、兰古巴本身,每日给银一钱二分,米二升。应带徒弟格隆一名,每日给银一钱、米二升;班第二名、跟役一名,每日各给银五分、米一升。每日共合银三钱七分,米七升。拴马一匹。

一、德木齐、格斯贵、格隆本身,每日给银一钱,米二升。应带徒弟二名、跟役二名,每日各给银五分、米一升。每日共合银三钱,米六升。拴马一匹。

一、格素尔班第本身,每日给银七分、米一升,拴马一匹。

一、斋桑喇嘛本身,每日给银五钱、米二升,拴马一匹。

(同上,卷十五)

喇嘛服色

顺治十二年题准:喇嘛格隆服用黄红色,非奉上赐,不许用五爪团龙。班第用黄帽、黄衣。

康熙六年题准:喇嘛等许服金黄、明黄、大红等色。班第等许服大红色。其余不得擅服。曾蒙恩赏赐者,各色均准服用。

违者,达喇嘛罚牲畜一九,班第以下鞭一百。

嘉庆十五年奏定:住京之呼图克图呼毕勒罕及外来之呼图克图呼毕勒罕等,转世多次,来京三次以上者,坐褥冬用狼皮,夏用红褐,乘坐绿帏车。转世次数较少,来京一、二次者,坐褥冬用獾皮,夏用红褐缘青褐,乘坐青帏车。札萨克堪布等,坐褥冬用貂皮,夏用青褐缘红褐,乘坐青帏车。

道光十九年定:札萨克喇嘛并由藏调来之堪布等,准服貂皮海龙皮褂,其余不准僭服。

又定,呼图克图前辈所得恩赏物件,除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黄布城,系例准支搭,黄车、黄轿并章嘉呼图克图紫禁城内赏用黄车,系历世乘坐,应于坐床及裁撤呼毕勒罕之日,分别支用外,章嘉呼图克图等历蒙钦赐各件,不得擅用,均俟裁呼毕勒罕后,请旨遵行。

咸丰三年谕:前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所用黄布围墙、黄色车轿,例应坐床后方准需用,惟念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乃累世推广黄教,护持蒙古,而又喀尔喀四部落共奉之呼图克图也,加恩迎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呼毕勒罕,著准其沿途即用黄布围墙、黄色车轿,至伊所用黄缴蓝旗,亦著照用。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九九二)

唐古特学

顺治十四年题准:每旗各选人学习唐古特字义,给教习人六品俸。

乾隆五年议准:唐古特学助教,原为教训学生及缮译所降达赖喇嘛之旨,并西藏所到一应文书而设。八旗满洲、蒙古各学舍,皆有额设助教。嗣后唐古特学助教,亦定为额设之官。

五十年议准:唐古特学生,连往返之期,定限五年期满,由达赖喇嘛考试后,再行保题更换。若所学平常,停止保题,令其再学一二年,务令学习精熟,方准更换。

道光十九年定:唐古特学额设承办学务司业一缺,由本学助教升授。助教一缺,由本学教习及内阁唐古特中书补放。学生二十四名、额外学生十六名,缺出,咨取咸安宫国子监蒙古官学生拣补,令其学习唐古特文义。

（同上,卷九九二）

喇嘛禁令

顺治十四年题准:格隆、班第等,如为人治病,必告知达喇嘛,限定日期,方许前往。若有私往违限,并擅宿人家,或藉端留妇女于寺庙者,皆依律治罪。再,游方之徒,不得擅留,违者亦治罪。

十五年题准:喇嘛徒众,除院册有名外,不得增设。

十七年题准:归化城喇嘛有事往额鲁特、喀尔喀地方者,均令具题请往,都统不时稽查,毋许妄为。额鲁特、喀尔喀往来人,格隆、班第等,亦不许擅留,违者治罪。

康熙元年题准:外藩蒙古八旗游牧、察哈尔蒙古等,欲送家人为喇嘛徒弟,及留住外来之格隆、班第,皆令开具姓名,送院注册。违者坐以隐丁之罪。

五年题准:在京喇嘛等奉使达赖喇嘛地方,擅带彼处班第等回来者,罪之。

十年定,唐古特喇嘛徒众非奉旨不许私来。

又题准:凡喇嘛将自己家奴及受他姓送到之人,作为班第,并容留无籍之格隆、班第者,将该管之达喇嘛革退,罚牲畜三九。

格隆、班第等各罚三九。如内地家人,作为班第,送至喇嘛处,或隐匿在家,及容留无籍游行之格隆、班第者,将都统以下、领催以上,同本人一并交部分别议处治罪。再,外番蒙古地方,除册籍有名之喇嘛外,其游牧之喇嘛、班第,皆令驱逐。倘不行驱逐,或隐匿容留,及将各该属家奴私为班第者,事发,王、贝勒、贝子、公、札萨克、台吉等各罚俸一年。无俸之台吉罚马五十四入官,仍革职。闲散鞭一百。该管之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各罚俸九月。都统、副都统等,各罚牲畜一九。佐领骁骑校各罚二九。领催、什长各鞭一百。所罚牲畜,给首告人三分之一。如经属下家奴首出,即准开户。将私为班第及收留之喇嘛、班第,勒令还俗,拨回本旗,给还原主。其八旗游牧察哈尔马厂人等有犯,亦照此例。

又定,凡蒙古地方骁骑壮丁,不准私为乌巴什,违者照私为格隆、班第例治罪。其年老残废丁册除名之人,愿为乌巴什者听。

又定,蒙古妇女,不准私为齐巴罕察(即尼僧)。违者,亦照私为班第例罪之。

四十二年谕:以民田展修庙宇,有关民生,嗣后凡修庙有碍民地者,著永行禁止。

雍正三年题准:洮岷地方喇嘛,以治病禳灾为名,诓骗蒙古,即令札萨克严禁。如果治病有益,分别保留。其余一概逐回原籍,嗣后有隐藏者,发觉,将札萨克等一并议处。

六年议准:五台山乃名山清净佛地,若埋葬尸骨,有污净土,嗣后喇嘛、僧道、旗民、蒙古人等骨殖,禁止送往五台山埋葬。如外藩蒙古达喇嘛等,有愿将骨殖送往五台山埋葬者,该部具奏请旨。其本处喇嘛僧道尸骨,亦令其在远处埋葬。

乾隆四十年奉旨:向来台吉等不准私当喇嘛,但蒙古等素敬

佛教,若台吉中有愿当喇嘛者,亦可不必禁止。嗣后无论内札萨克、喀尔喀、额鲁特、土尔扈特台吉内,有以愿当喇嘛报院者,即照所请,准其充当喇嘛,俟年终汇齐奏闻。

嘉庆二十二年定:蒙古各部落呼毕勒罕、绰尔济喇嘛等,系乾隆五十八年设立金奔巴瓶以前出世,奏准有案者,准其报院代奏请安。如在设立金奔巴瓶以后出世,并无奏案者,不准请安。

又定,喇嘛呈请劄付度牒者,由院给予,年终汇奏。

又定,喇嘛班第等私自逃走,自行投回者,初次鞭六十、二次鞭八十,三次鞭一百,革退。拿获者鞭一百,革退。

又定,喇嘛寺院,不准开设棚厂、店口。

道光十年奏定:西藏喇嘛世家,与番民一体当差纳赋,其实有劳绩,应免徭役者,由驻藏大臣给票准免。严禁各商上私给免票。

十一年谕:呼图克图、喇嘛等,与随从阿哥之谙达太监交结,殊属不合。著理藩院转饬该呼图克图、喇嘛等,嗣后倘有此等事件,一经查出,除将该谙达太监等严行加罪外,定将该呼图克图喇嘛一并治罪,决不宽贷。

十七年谕:呼图克图嗣后除喇嘛事务仍准管理外,所有喇嘛、蒙古交涉事件,止应将人证送旗转解,不准传讯取供,以符定制而杜侵越。

十九年定:内外札萨克汗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塔布囊,及闲散王、贝勒、贝子、公之子,有未及岁充当喇嘛者,将系第几子充当,随时报院。

又定,喇嘛班第等,但宿于无夫之妇人家,无论是否犯奸,均剥黄鞭一百,勒令还俗。

又定,盛京锡勒图库伦内外札萨克各旗所属喇嘛,如遇治病念经,前往他处,以及朝贡,除报明该管喇嘛外,并报明该管札萨

克,方准行走。

又定,喇嘛所住庙宇内,不准妇人行走,若住房内令妇人行走者,容留之大喇嘛罚二九,德木齐罚一九,格隆、班第等罚五牲畜。

又定,喇嘛容留犯罪盗贼者,与犯人一律科罪,至死者减一等办理。

又定,喇嘛等因事拘审,先行革退,讯明无罪仍复其喇嘛。

又定,各寺庙班第等不守清规,该师呈请驱逐,须该管达喇嘛等讯明果有实迹,方准驱逐。如有屈抑之处,概不准行。

又定,各寺庙徒众更名,即时呈报。若遗漏不报,该达喇嘛等罚钱粮一月。

又定,外寺升到之达喇嘛等,不准将本身徒众带赴新任侵占庙内额缺,违者革退。

二十五年奏定,嗣后领有度牒之喇嘛,概不准其承袭爵职。

(同上,卷九九三)

五、惩处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喇嘛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鄂辉奏言:窃臣节次钦奉谕旨,廓尔喀贼匪侵扰扎什伦布,有济仲喇嘛、四学堪布喇嘛,在吉祥天母前占卦,妄称不可与贼打仗,惑乱众心,以致僧俗涣散。饬令臣等确切查明,将该喇嘛等唤至前藏,分别首从,正法解京,等因。先经成德密饬总兵穆克登阿,前往访察,复经臣札知雅满泰会同查拿。兹据穆克登阿等查明,该喇嘛等实有五人,押解前来,于十一月二十七日解到。臣即率同盐茶道林俊严加讯究,据罗布藏丹巴供称,该喇嘛庙内原供吉祥天母,于贼匪未至之前,起意占卜,写作"打仗好"、"不打仗好"两条,将糌粑裹和为丸,放人磁碗内求卜,占得"不打仗好"一丸。一面禀知仲巴呼图克图,一面即令小喇嘛吹伊丹,将占卦缘由,告知众人,毋庸打仗。众皆听信,随将派出堵御各喇嘛全行撤散。罗布藏策登等四人又复起意与贼讲和,复至吉祥天母前占卜,占得讲和为好,即令诺聂尔前往贼营说和。诺聂尔在途一闻贼至,随即潜逃。迨贼匪来至扎什伦布,罗布藏策登等四人亦俱躲匿。惟罗布藏丹巴带同小喇嘛数人在寺居住,被贼人捆打搜索物件,及至贼去,该喇嘛查点物件,见前辈班禅塔上物件已被起去,佛前供器亦已无存等语。臣复于二十八日会同济咙呼图克图复加讯问,所供俱各相同。据济咙呼图克图回称此等惑众之人应请一并严办。臣随向告知,大皇帝保护黄教,从不肯将喇嘛尽法治罪。叠奉谕旨,只令将为首之人查出正法,其馀解送进京。自应遵旨办理。随即传集众噶布伦及各寺大喇嘛等眼同将罗布藏

丹巴剥黄押赴市曹处斩讫。臣随至布达拉面见达赖喇嘛、班禅，将该喇嘛等以占卜为词，悖教惑众，不特王法所难宥，抑且佛法所不容，本应将五人一并正法，今钦遵谕旨，只令将为首者正法，仰见大皇帝保护黄教之心无微不至。达赖喇嘛、班禅随即合掌谢恩，口称大皇帝为佛门除此悖教之徒，护持实为不小。臣随将叠次奉到谕旨，用唐古忒字敬谨译出，于各寺内给发一张，俾僧俗人等咸喻圣主查办缘由，共知凛畏。臣察看众心无不感服。所有罗布藏策登等四名，应行解京请旨办理。臣昨接雅满泰札令仲巴呼图克图俟岁琫堪布一到，交代后，即可自后藏起程。臣谕知噶布伦等，将罗布藏策登等四人，暂行羁禁，俟仲巴呼图克图到日，即交与雅满泰一并押解进京。罗布藏丹巴庙内徒弟本未随同占卜，罗卜藏策登等占卜之时随往看视者甚多，未便再行纷纷根究。诺聂尔虽奉差遣，但未至贼营，先已逃回。吹伊丹系罗布藏丹巴令往传告僧众，业经罪坐主使之人，应请一并免议。

奏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福康安、鄂辉、成德、舒濂曰："鄂辉奏，查明后藏占卜惑众之喇嘛罗布藏丹巴等，分别办理一折。罗布藏丹巴等，妄托占词，摇惑众心，众人一闻不打仗之语，即纷纷涣散，不复堵御。罗布藏策登等四人起意讲和，即擅自差人前往贼营讲说。可见藏内诸事俱系伊等主持，而鄂辉于办理罗布藏丹巴一事，既令噶布伦眼看处决，又将罗布藏策登等四人交噶布伦羁禁，是鄂辉办理藏务，无事不商之噶布伦，殊属非是。卫藏一切事务，自康熙、雍正年间大率由达赖喇嘛与噶布伦商同办理，不复关白驻藏大臣，相沿已非一日。达赖喇嘛系清修梵行，惟知葆真养性，离尘出世之人，岂复经理俗务，自必委之于噶布伦，而噶布伦等因达赖喇嘛不复措意，遂尔从中舞弊，诸事并不令驻藏大臣预闻，及滋生事端，始行禀白，吁求大臣等为之经理，迨至事过，仍复诸事擅行，以至屡次滋衅，成何事体？即如上次贼匪滋事一案，

系噶布伦索诺木旺扎勒起衅。此次又系噶布伦丹津班珠尔在彼播煽生事,此即噶布伦不可任用之明验。乃鄂辉现在办理藏务,仍事事令噶布伦干预,积习相沿,不可不大为整顿。向来驻藏大臣往往以在藏驻扎视为苦差,诸事因循,惟思年期届满,幸免无事,即可更换进京。今经此番大加惩创之后,自应另立章程,申明约束,岂可复循旧习。现在回疆俱有驻扎大臣办理,一切事务俱系大臣主持,该处阿奇木伯克等不过奉令承教随同办理。驻藏大臣与新疆办事大臣体制相同。藏内诸事岂得令噶布伦等专主?嗣后,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遇有应办事件,当一一商同办理。噶布伦等应与在藏章京会办,不得稍有专擅,即达赖喇嘛系出世之人,不复经理俗务,或虑驻藏大臣办事不免偏私,达赖喇嘛原可据实参奏,朕必当严行惩治。即如此次保泰在藏办事错谬,意欲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移至内地,朕即将保泰革职责处,永远枷号。设驻藏大臣营私舞弊,更有甚于此者,即当按律正法,决不稍为宽贷。若达赖喇嘛虑及参劾驻藏大臣后,其派出审办之大臣不免心存袒护,或外视唐古忒人等,此事之所必无。朕办理庶务,明罚敕法一秉至公,遇有审办事件,其派出大员从不敢徇私偏袒,达赖喇嘛更可毋庸过虑也。著福康安于抵藏后,将此详细告知达赖喇嘛及各呼图克图大喇嘛等,咸喻此意。嗣后即遵照办理,以期永绥卫藏。”

上谕内阁曰:“前因保泰奏,廓尔喀滋扰后藏时,扎什伦布庙内有济仲喇嘛,及四学堪布喇嘛,在吉祥天母像前,假托占词,妄称不可与贼打仗,以致喇嘛众番等,皆无固志,相率散去,贼匪得乘虚占据。夫扎什伦布为历辈班禅额尔德尼驻锡建塔之地,该喇嘛等不思竭力保护;乃竟妄托神言,涣散众心,是扎什伦布并非贼匪所能攻陷,竟系该喇嘛等委之于贼。此等喇嘛自叛其教,为王法所难宥,即为佛法所不容。节经降旨,令鄂辉等查明为首之喇嘛,明指其罪,即行剥黄正法,其随同占卜之喇嘛亦应查明

解京。兹据鄂辉奏,查明该喇嘛等占卜者共有五人,内罗布藏丹巴一名,讯取确供,实系起意占卜妄言惑众之人,于审明后,传集众噶布伦及各寺大喇嘛等眼同将罗布藏丹巴剥黄处决。其罗布藏策登等四名遵旨解京,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济咙呼图克图等皆感激凛畏等语。朕于黄教素虽爱护,但必奉教守法之喇嘛等,方加以恩遇,若为教中败类,罪在不赦者,即当明正典刑,断不稍为袒护。设如元季之供养喇嘛,一意崇奉,漫无区别,致有詈骂者割舌,殴打者截手之事,令喇嘛等无所忌惮,尚复成何政体?此次办理占卜惑众之罗布藏丹巴一事,即于卫护黄教之中,示以彰明宪典之意,著将办理缘由通谕知之"。

(《钦定廓尔喀纪略》卷十四)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十二月丙寅

谕军机大臣曰:"鄂辉奏查明后藏占卜惑众之喇嘛罗卜藏丹巴等分别办理一摺。罗卜藏丹巴等妄托占词,摇惑众心,众人闻不可打仗之语,即纷纷涣散,不复守御。罗卜藏策登等遂起意讲和,即擅自差人前往贼营讲说。可见藏内诸事,俱系伊等主持,而鄂辉于办理罗卜藏丹巴一事,既令噶布伦眼看处决,又将罗卜藏策登等四人交噶布伦羁禁。是鄂辉办理藏务,无事不商之噶布伦,殊属非是。卫藏一切事务,自康熙、雍正年间,大率由达赖喇嘛与噶布伦商同办理,不复关白驻藏大臣,相沿已非一日。达赖喇嘛系清修梵行,惟知葆真养性,离尘出世之人,岂复经理俗务,自必委之于噶布伦,而噶布伦等遂尔从中舞弊,诸事并不令驻藏大臣与闻,又滋生事端,始行禀白,吁求大臣为之经理。迨至事过,仍复诸事擅行,以致屡次滋衅,成何事体。即如上次贼匪滋事一案,系噶布伦索诺木旺扎勒起衅,此次又系噶布伦丹津班珠尔在彼播煽生事,此即噶布伦不可用之明验,乃鄂辉现在办

理藏务，仍事事令噶布伦干与，积习相沿，不可不大为整顿。向来驻藏大臣往往以在藏驻扎视为苦差，诸事因循，惟思年期届满，幸免无事，即可更换进京。今经此番大加惩创之后，自应另立章程，申明约束，岂可复循旧习？嗣后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遇有应办事件，当一一商同办理。噶布伦等与在藏章京会办，不得稍有专擅。即达赖喇嘛系出世之人，不复经理俗务，或虑驻藏大臣办事不免偏私，达赖喇嘛原可据实参奏，朕必当严行惩治。著福康安于抵藏后，将此详细告知达赖喇嘛及各呼图克图、大喇嘛等，咸喻此意，嗣后即遵照办理，以期永绥卫藏。”

（《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九三）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正月乙亥

谕军机大臣曰：“鄂辉奏：‘审讯喇嘛来藏，或系沙玛尔巴令其探听信息。现将格哩及跟役等均交噶布伦看守’等语，虽亦牵缀贼匪之一法，但格哩既系沙玛尔巴徒弟，今令充当扎萨克喇嘛通事到藏，必系沙玛尔巴自知罪重，暗令前来探听消息。鄂辉既知其形迹可疑，即应交驻藏官员看守，乃将格哩等竟交噶布伦看管，噶布伦岂能自行管束，仍不过转交唐古忒人等，岂能保其不将内地情形透漏乎？又据奏到译出各书信内，丹津班珠尔寄达赖喇嘛禀及寄伊家信并噶布伦等信称：‘我们与廓尔喀两家债帐事情，孜仲第巴带信出来，把这事说坏了，如今红帽喇嘛要与我们和好’等语。孜仲第巴系何时、何人遣去，保泰等从未奏过，鄂辉等摺内亦未提及，著交福康安一并查明具奏。若其人可疑，即行解京，又译出各信曾否交达赖喇嘛、噶布伦等阅看，俾伊等知廓尔喀近日情事。其丹津班珠尔等在彼情形，亦应令班第达等知悉，以安其心。乃鄂辉并不给看，不但班第达等及玉陀噶布伦家属无由知伊等消息，即达赖喇嘛亦不免心存疑惑。鄂辉并不

计及此，糊涂已极。著传旨严行申饬。其格哩一犯，著福康安即行审讯，如尚有备用之处，不妨暂留藏内，若无可留用，即派员迅速解京，以备讯问。再阅各信内称，伊等在彼经红帽呼图克图时常照应，廓尔喀王子每日给与养赡，并称红帽喇嘛诚心出力，要与我两家永远和好，及廓尔喀现在发信各卡撤兵等语，全系为廓尔喀饰词开脱，以为说和地步，殊不足凭。贼匪素为狡诈，此项译出各信，必系廓尔喀逼勒丹津班珠尔等书写，以见廓尔喀本欲卫藏和好，转似天朝不听息事，以致藏中遭罹兵火，为离间藏内人心之计，此等狡猾伎俩，岂可堕其术中？但达赖喇嘛恐亦不免为其所惑，著将原信发交福康安，如鄂辉已将各信交达赖喇嘛、班第达、噶布伦等阅过则已，如未经给阅，即著福康安分给阅看。并传集达赖喇嘛、济咙呼图克图、大喇嘛、噶布伦等谕以'上次贼匪滋事，即因巴忠令丹津班珠尔等前往讲论，私与说和。今丹津班珠尔等又系达赖喇嘛遣令前往，亦不关白驻藏大臣，辄欲讲和完事。若撤兵后，贼匪故智复萌，又须烦我兵力，是天朝兵马粮饷，竟为卫藏疲于支应。况贼匪复来，必致扰及前藏，更将如何办理？为此明白宣谕，若达赖喇嘛之意，必欲与廓尔喀和息完事，大皇帝即听从尔等所为，将大兵撤回，此后藏内一切事务，概置不问。若尔等以卫藏地方凭仗天朝保护，则须同心合力，悉听区处，不得再私遣人与贼来往。'如此明白断定，俾喇嘛及唐古忒人等咸喻此意，方可协力同仇，克期蒇事。"

(同上，卷一三九四)

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正月丙子

谕："前因廓尔喀侵扰后藏，派令鄂辉、成德、巴忠前往办理。巴忠自恃御前侍卫，率意专擅，欲图草率完事，且因通晓唐古忒语言，辄向噶布伦丹津班珠尔等私自计议，与廓尔喀说和，令其

退回侵占之聂拉木、济咙、宗喀三处,每岁议给元宝三百个,作为地租。嗣因丹津班珠尔以事已完毕,未照前议给银,致廓尔喀复行滋扰。去年起事之时,巴忠自知罪重,即投河自尽,若其身尚在,必当正法。今已倖免刑诛,伊子蒙古奏事处三等侍卫僧额布,著降为蓝翎侍卫,在大门上行走,以示惩儆。"

又谕:"昨据鄂辉奏询问扎萨克喇嘛由廓尔喀回藏情形,已将一切机宜,详悉指示矣。此事构衅之由,总缘前次巴忠办理不善所致。伊业经自毙,倖免刑诛,保泰、雅满泰系驻藏大臣,于巴忠前在藏内,私向贼匪许银和息之处,亦并无一字奏及,业经节次降旨责处,永远枷号。至班第达在藏年久,于前次巴忠与伊子丹津班珠尔私许廓尔喀银两一事,岂得诿为不知?乃并未告知驻藏大臣,亦难辞咎。第念班第年老,早经退闲,伊子现又被贼拘留,姑免深究。但该处噶布伦四人,除丹津班珠尔现留藏地、扎什纳木扎勒已经身故外,其扎什敦珠布、噶勒藏纳木扎勒二人,俱系前次随同办理之人,著福康安到藏后,即查明治罪。行军之道,全在赏罚严明,今噶布伦等扶同一气,贻误事机,若不加以惩治,何以使卫藏人等知所儆畏耶?"

(同上,卷一三九四)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四月二十九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鄂辉、和琳曰:昨朕亲览仲巴呼图克图携来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呼毕尔罕所给噶尔丹锡勒图呼图克图等书,犹望令仲巴回藏。仲巴乃前辈班禅之兄,非他人可比。贼匪侵扰札什伦布时,伊正当率领众喇嘛看守庙宇,乃于贼匪到时,济仲喇嘛等求乞龙单,即向伊告知,伊反倡率众人逃避,其罪比济仲尤重。盖札什伦布地方,有班禅额尔德尼数辈塔座在彼,皆因伊首先逃避,以致塔上镶嵌物件,俱被贼匪劫掠,此其忘背

祖师,即为悖乱佛法,贤愚因缘经第一卷内即载,佛舍身割肉喂鸟一节,况于前辈世代塔座庙宇之重,尤应不惜躯命,加意护持。乃仲巴只为身谋,弃舍逃避,实为佛法之所不容。本应即予正法,姑念伊系前辈班禅之兄,特加宽宥,但令解送来京,著在从前班禅额尔德尼所住德寿寺居住,实为法外之恩,又何得再令其回藏。从前达赖喇嘛之弟罗布藏根敦扎克巴之罪,比伊本轻,现因达赖喇嘛奋勉军务,加恩令其回藏。适堪布囊素来朝,令其面见,特降谕旨,讵伊福薄身故。今仲巴之罪较为重大,恐班禅额尔德尼年幼,众喇嘛不识大道,未必不仍望其回藏。著鄂辉、和琳接奉此旨,亲到布达拉传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前后藏众呼图克图、喇嘛人等,告以大兵进剿廓尔喀贼匪,特为护卫黄教起见,并将仲巴、济仲分别治罪,亦欲使众喇嘛通知大义尊持黄教之故。明白晓喻,俾伊等咸知朕意。

(《钦定廓尔喀纪略》卷三十)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八月壬申

又谕:"昨因福康安等奏,贼匪呈递禀帖内称沙玛尔巴已于五月十五日病毙,恐贼匪诡诈多端,藉口掩饰,已有旨令福康安等留心查察。如竟属假捏,务须设法生致解京,尽法处治。如果伏冥诛,究属倖逃显戮。藏内羊八井地方,有伊旧住庙宇,未便仍令红教徒众在彼安居。著传谕福康安等于事定后,无论其病毙与否,总应将庙宇改给黄教喇嘛居住,徒众概勒令还俗,分发闽、粤、浙江、江西等处安插,以抒众愤。再,撒迦沟红帽喇嘛,于上年贼匪路过时递送哈达,尤属可恶。若仍令在彼处居住,恐复煽惑滋事。莫若趁大兵撤回之便,慑以军威,将该喇嘛等移至内地,酌量安插。并著福康安等一并留心酌办。"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一〇)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九月己亥

又谕"……至此次廓尔喀滋扰后藏,沙玛尔巴挑唆起衅,实为罪魁。现据贼酋将该犯骨殖送出,著福康安等不必送京,分悬前藏之布达拉、后藏之扎什伦布并前后藏及察木多、打箭炉一带大寺庙,一一悬挂,并将起衅犯事缘由逐一开写,号令示众,用示儆戒。"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九月辛丑

谕军机大臣曰:"和琳奏:'查办沙玛尔巴家产及依什甲木参物件,变价银两,或归军需项下抵销,或入藏库充公备用'等语。沙玛尔巴为此案罪魁,现在抄出资财什物,自当全数归公。其所毁镀金铜像,即按照现令新铸宝藏字样,鼓铸钱文,给兵丁通行使用。又据奏:'请将阳八井庙宇,赏与济咙呼图克图,派委喇嘛管理,俟济咙呼图克图离藏后,请旨定夺'等语。即照所请行。附庙番民,著交一并管辖。庙内红教喇嘛一百三名,和琳以若概令还俗恐滋事端,请改为黄教,分于前藏各大寺堪布等严加管束,所见亦是。此项红帽喇嘛,经和琳派营官等先押赴前藏,和琳回藏时,当传集该喇嘛等,谕以'沙玛尔巴构衅,业将骨殖号令,尔等不应仍袭其教。若尔等情愿改归黄教,仍可在藏焚修。如不愿改归,即解京听候安插。'如此晓谕,伊等自必愿留藏地,可以听受黄教堪布等约束。"

(同上,卷一四一二)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十月十六日

臣福康安、孙士毅、惠龄、和琳跪奏,为查封沙玛尔巴亲侄三人名下庙宇、寨落、庄田、什物,请旨办理事。

窃臣和琳前经将沙玛尔巴亲侄乐伞建本弟兄三名及沙玛尔巴堂侄男女二名口拿获,分别定拟具奏在案。兹委后藏粮务试

用州同徐念高、把总马泉,带领岁琫堪布,将乐伞建本等庙宇及其新旧两庄物产,查明造报前来。臣等逐一确核,乐伞建本庙内,有箱二十只,询系仲巴呼图克图之物。查仲巴呼图克图当贼人抢掠后藏之时,首先逃匿,经皇上格外恩施,未即加以重罪,伊之物件,自应一体充公。其沙玛尔巴老家新家庄田五处、什物亦应一并查抄变价。现在虽已查封,臣等未敢擅便,谨开具简明清单呈览,恭候命下遵行。

至乐伞建本所住庙宇一所,查系前辈班禅额尔德尼盖造,扎喜泽住房一所,计三十余间,寨子二层,庄田一处,询系班禅额尔德尼弟兄生长之地。虽沙玛尔巴罪大恶极,例应抄没,但思前辈班禅额尔德尼生身故宅,若将其财物人官,似非皇上轸念前辈班禅额尔德尼至意。相应请旨,将乐伞建本所住庙宇及扎喜泽房屋、庄田,应否赏与现在班禅额尔德尼(朱批:自当)管理之处,伏候谕旨遵行。

再,查臣和琳前此查抄阳八井庙宇时,奏请将阳八井庙宇、佛象赏给济咙呼图克图,派喇嘛焚修,荷蒙俞允在案。今思该喇嘛等日食糌粑、念经熬茶之费,不能自藏运往,臣和琳彼时未经为之核算,今济咙呼图克图派拨喇嘛四十余名前往,无资糊口。臣等公同商酌,查沙玛尔巴阳八井地方前已查有庄田五处,今续抄得新旧庄田四处,统共九处,合无仰恳皇上天恩,即于前次查抄阳八井庄田内,地名江洛井一处,每年应收青稞八百克,按六克一石,共一百三十三石零,就近赏给济咙呼图克图,以为各喇嘛养赡之费。是否有当,伏候皇上训示。谨奏。

朱批:军机大臣议奏。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十月丙戌

又谕曰："又据和琳奏，查办沙玛尔巴亲属，请将其亲侄乐伞建本等三犯照大逆缘坐律拟斩，其堂侄阿里等男女大小七名口，应否发往烟瘴地方安插，抑赏给功臣为奴'等语。藏内人等，不谙缘坐条例，所有沙玛尔巴亲侄乐伞建本等三犯，竟著解京交部治罪。其阿里等七名口即交四川总督分发两广、福建烟瘴地方安插，不必解京。"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一五）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二月十三日

臣福康安、孙士毅、和琳、惠龄跪奏，为班禅额尔德尼、济咙呼图克图恭谢天恩，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前查沙玛尔巴亲侄乐伞建本等资产，内有前辈班禅额尔德尼盖造庙宇一所及其生身故宅一所、庄田一处，可否免其抄没，奏请训示。兹准军机大臣议复，奉旨即赏给现在班禅额尔德尼管理。臣等敬宣恩命，据班禅额尔德尼差人特来前藏告称：仰蒙大皇帝轸念前辈班禅额尔德尼至意，以乐伞建本所住庙宇及札喜泽房田，虽为沙玛尔巴亲侄经管，究系前辈班禅额尔德尼所遗，大皇帝法外施仁，免其抄没，降旨赏我管理，鸿慈优渥，感激难名，惟有率领众僧，虔诵万寿经，祝延圣寿。等语。

又，抄出沙玛尔巴产业内，将江洛井庄田一处，蒙恩准赏济咙呼图克图，以为羊八井住持喇嘛养赡之用。兹据济咙呼图克图称：小喇嘛奉旨在藏帮同达赖喇嘛办事，此次遵照中堂大人指示，办理军兴事宜，毫无出力，乃蒙大皇帝稠迭施恩，有加无已。前因小喇嘛在藏内并无庙宇，将羊八井庙宇赏给，兹复以派往住持喇嘛养赡无出，奉旨以江洛井庄田恩赏管业。小喇嘛受大皇帝种种厚恩，实属感深五内，无可图报，惟有谨遵新定章程，协同达赖喇嘛实力奉行，仰报高厚鸿恩。等语。

所有班禅额尔德尼等顶感情形,理合恭折具奏。班禅额尔德尼呈递佛一尊、哈达一方;济咙呼图克图呈递佛一尊、哈达一方,恭谢天恩,谨一并随报进呈,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乾隆五十八年三月十八日奉朱批:览。钦此。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七月癸巳

谕军机大臣曰:“和琳奏:‘查抄沙玛尔巴等赀产,估变银六万四千馀两。又,各处庄田,每年应得租银七千一百馀两,遵旨赏给达赖喇嘛,足敷每年如绷、甲绷番兵等养赡之用,无需再从商上增补’等语。已批该部知道矣。此项查抄物产赏给达赖喇嘛以为贴补如绷等口食,实属以公济公,但每年动用若干,馀剩若干,均应由驻藏大臣核明,分报户部、理藩院以备稽核。现在藏内值甫经整顿之后,是以仍留和琳在彼办理,以资驾驭,将来系松筠前往接办,亦属可信之人。但松筠亦不能久驻藏内,嗣后接手者,岂能尽如伊二人之足资倚任。设再有如保习浑者,见此项抄变存公银两无所考核,任令达赖喇嘛左右之人从中浮开冒销,甚至通同染指,更属不成事体。至达赖喇嘛商上出入,前亦有旨交驻藏大臣一体稽察。但恐商卓特巴等因官为查察,不能任意侵渔,藉称商上用度不敷,此则不可。现在所添番兵,将抄产赏给,支用尚有宽馀。至达赖喇嘛用度,藏内本有赋税,且各蒙古番众布施亦复不少,即有进益稍少之年,亦可裒多益寡,如经理得宜,自必有盈无绌,不至缺乏,和琳等惟当留心稽核也。总之,藏内诸事节经朕详悉指示,和琳俱能认真遵办,已有端绪,仍宜趁此斟酌尽善,永远可遵,再交与松筠接办数年,实力奉行,俾积习尽消,庶将来更换之人,即循谨自守,亦可率由旧章,不至仍前废弛,方为妥善。又,另奏保习浑等在藏起程一摺。保习

浑,雅满泰、鄂辉俱因在藏办理不善,致获重咎。伊三人现已省释来京,藏内番俗人等如是赏罚办理以为何如,达赖喇嘛更有何言,于此三人中去取若何,有无议论,并孰为优劣之处,亦著访询明确,秉公据实覆奏,勿稍迴护。将此谕令知之。"寻奏:"前将沙玛尔巴等赀产估变银两,及每年各处庄田租息,遵旨赏给达赖喇嘛后,随即造册,将变产各物备文点交商上,并谕令商卓特巴将开除馀剩数目,呈报驻藏大臣衙门查核。诚恐商卓特巴等从中侵蚀,不无弊窦,令于每年报部。惟查开垦地亩,须俟明春至八、九月间始能刈获,应请自明年秋收后每年于十一月造册报部。"下部知之。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二)

第七章 金瓶掣签

金瓶掣签是乾隆末年为改革藏传佛教大活佛转世(实质上是通过这种形式,选择宗教首领继承人,实现宗教权的再分配)办法,而建立的一项重要宗教管理制度。

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有别于其他宗教和佛教其他派别的独特传承方式,即在大活佛圆寂之后,寻找一名被认为是其转世再生的、具有灵异特征的幼童,作为其继承人,藏语称作"朱古",意为"转世者"或"化身",蒙古语称作"呼毕勒罕"。从民俗和宗教上的意义来说,它主要来源于古代藏族民间宗教的灵魂不灭观念和佛教的化身说教。按照佛教教义,佛有三身——法身、报身、应身。其中的应身,又称化身,即通常所说的"活佛"。根据佛教经典,它是指佛在人世间的化身,其使命是继承、弘扬佛法,消灭尘世的不平和苦难,普渡众生脱离苦海。

藏传佛教转世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最早实行活佛转世办法的,是十三世纪噶玛噶举派的黑帽系。由于它在防止家族势力控制宗教派别和由于大活佛圆寂可能引起的权力和财产争夺方面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所以逐渐被藏传佛教的其他派别所采用。到十六世纪中叶,格鲁派也采用了这种办法。十七世纪中叶,由于清朝中央政府的册封,虽然正式形成了

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两大活佛转世系统，但其转世仍然按照传统宗教仪轨。其约定成俗的办法是，在大活佛圆寂之后，其转世灵童，往往是由布达拉宫四大护法（汉文史料常写为“吹忠”或“垂仲”）喇嘛降神指定。

但是，这种活佛转世办法行之既久，弊病丛生。蒙藏地区的上层僧俗贵族，往往利用活佛转世谋取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他们常常利用特权和贿赂、指使或买通吹忠，假托神意，指认自己的子侄或亲属作为大喇嘛的转世灵童，利用这种手段操纵宗教，谋取政治、经济特权。“吹忠或受贿恣意舞弊，或偏庇亲戚妄指”，以至转世呼毕勒罕“或出自族属姻娅，或出自蒙古汗、王公等家，其与蒙古王公、八旗世职官袭替相似”。这是造成蒙藏地区社会动荡、纷争不已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家的安定、统一和清朝中央政权的巩固，因此，乾隆皇帝权衡利弊，决定利用反击廓尔喀侵藏战争胜利后整顿藏政之机，革除其弊，参照历代中央政权抽签任用官吏的办法，建立了金瓶掣签制度，并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颁布的“二十九条章程”中，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

金瓶掣签的具体办法是：

遇有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藏区大活佛圆寂需要选认转世灵童时，按照宗教仪轨选定三名候选灵童，将其姓名、出生年月，各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分别写在象牙签牌上（如果只有一名候选灵童，则同时置两个空白签牌），放在由清朝皇帝颁发的金瓶内，供奉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由喇嘛诵经七天，然后在驻藏大臣主持下，当众掣出一签，将签牌上书写的幼童作为转世灵童正式候选人（如果抽出空白签，则要再寻候选转世灵童，重新掣签），报经皇帝批准后，正式认定为转世灵童；同时，在北京雍和宫也供奉一个金瓶，遇有蒙古地区大活佛圆寂需要选认转

世灵童时，按同样办法，由理藩院尚书主持，当众抽签选定。

金瓶掣签制度颁行后至清朝灭亡的一百多年时间里，除九世和十三世达赖喇嘛是作为特例，经皇帝批准后免于掣签直接认定外，十世、十一世、十二世达赖喇嘛和八世、九世班禅额尔德尼，都是经过金瓶掣签认定的。

金瓶掣签制度在历史上有着积极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首先，它是通过立法的形式，将选认达赖、班禅和大活佛宗教职务继承人的问题，正式纳入了国家行政管理轨道，体现了国家对西藏地方的主权，强化了政府对藏传佛教的行政管理；其次，从宗教上来说，金瓶掣签是按照藏传佛教仪轨进行的，符合藏传佛教信仰和传统习惯(金瓶掣签和吹忠作法选认转世灵童，从宗教和民俗的角度来说，都是佛祖神断，只是具体表现方式不同)，因而易于被西藏僧俗群众所认同、接受。通过这种改革，极大地加强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管理的权威性；第三，通过金瓶掣签的施行，将选认达赖、班禅和大活佛转世灵童的权力，从蒙藏上层僧俗贵族的手中，集中到中央政府，有利于防止蒙藏上层僧俗贵族通过夺取宗教权膨胀政治势力，也有利于克服地方势力之间和宗教派别之间为争夺转世灵童而造成的矛盾和斗争，从而有利于蒙藏地区的安定和藏传佛教的发展。这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也有利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所以，清朝灭亡之后，金瓶掣签制度仍然得以延续，给后人许多有益的启迪。

一、有关金瓶掣签的制度与法规

二十九条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关于寻找活佛及呼图克图的灵童问题,依照藏人例俗,确认灵童必问卜于四大护法,这样就难免发生弊端。大皇帝为求黄教得到兴隆,特赐一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佛像前正式认定。假若找到灵童仅只一名,亦须将一个有灵童名字的签牌,和一个没有名字的签牌,共同放进瓶内,假若抽出没有名字的签牌,就不能认定已寻得的儿童,而要另外寻找。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象父子一样,认定他们的灵童时,亦须将他们的名字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在签牌上,同样进行,这些都是大皇帝为了黄教的兴隆,和不使护法弄假作弊。这个金瓶平时放在宗喀巴佛像前,需要保护净洁,并进行供养。

(参见本书“订立章程”)

嘉庆《大清会典》的有关规定

凡喇嘛有行者,能以神识转生于世曰呼毕勒罕,皆入名于奔巴金瓶而掣定焉。(呼图克图转生,向由达赖喇嘛所属之拉穆吹

忠作法，降神其体，指出呼毕勒罕所在，访求迎归供养。乾隆五十七年，高宗纯皇帝平定廓尔喀后，整饬藏务，斥拉穆吹忠之妄，特颁奔巴金瓶一于布达拉大昭，凡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及西藏、蒙古各处已出数辈之呼图克图大喇嘛圆寂后，将报出之呼毕勒罕数人名字生辰，缮签入奔巴金瓶内，令喇嘛等唪经，驻藏大臣监看，掣出一人以为呼毕勒罕。复设奔巴金瓶一于雍和宫，其内外扎萨克等所奉之呼图克图，如力不能赴藏识认者，即令盟长拟定报院，缮签入雍和宫奔巴金瓶内，令掌印扎萨克大喇嘛等唪经，理藩院大臣监掣。其王公扎萨克等子弟指为呼毕勒罕，及呼毕勒罕复出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本族者，概行禁止。惟青海察汉诺们罕拟呼毕勒罕时，无论系察汉诺们罕亲族，有为沙毕那尔等贴服者，准其一体入签掣定。其寻常喇嘛，不准寻呼毕勒罕。）有证。则疏闻以候钦定。（嘉庆十三年，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寻得时灵征众著，由驻藏大臣具奏，不复入奔巴金瓶掣定。）

（嘉庆《大清会典·理藩院》）

光绪《大清会典》的有关规定

凡喇嘛有行者，能以神识转生于世曰呼毕勒罕，皆入名于奔巴金瓶而掣定焉。（呼图克图转生，向由达赖喇嘛所属之拉穆吹忠作法，降神其体，指出呼毕勒罕所在，访求迎归供养。乾隆五十七年，高宗纯皇帝平定廓尔喀后。整饬藏务，斥拉穆吹忠之妄，特颁奔巴金瓶一于布达拉大昭，凡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及西藏、蒙古各处已出数辈之呼图克图大喇嘛圆寂后，将报出之呼毕勒罕数人名字、生辰缮签入奔巴金瓶内，令喇嘛等唪经，驻藏大臣监看，掣出一人以为呼毕勒罕。复

设奔巴金瓶一于雍和宫，其内外扎萨克等所奉之呼图克图，如力不能赴藏识认者，即令盟长拟定报院，缮签入雍和宫奔巴金瓶内，令掌印扎萨克大喇嘛等唪经，理藩院大臣监掣。其王公扎萨克等子弟指为呼毕勒罕及呼毕勒罕复出于达赖嘛嘛、班禅额尔德尼本族者，概行禁止。惟青海察汉诺们罕拟呼毕勒罕时，无论系察汉诺们罕亲族，有为沙毕那尔等帖服者，准其一体入签掣定。其寻常喇嘛，不准寻呼毕勒罕，亦不准在民人幼孩内寻访。）有证，则疏闻以候钦定。（嘉庆十三年，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寻得时灵征众著，由驻藏大臣具奏，不复入奔巴金瓶掣定。道光二年定，寻获呼毕勒罕时，由该旗加其印结报院，方准入瓶掣签。呼图克图涅槃后，如徒众过五百名，而庙宇距该旗在五百里以内者，由盟长于徒众内择一人给札萨克喇嘛衔，其在五百里以外者，并给印信，诺们罕涅槃后，徒众过五百名者，由札萨克于徒众内择一人给达喇嘛衔，俾资督率，俟该呼图克图诺们汗转世成立后，仍将各衔撤销。应给印信，由盟长报院，咨行附近之将军、大臣等，查复相符，奏闻颁赏。）

（光绪《大清会典·理藩院》）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所载“指认呼毕勒罕定制”

乾隆五十七年谕：西藏为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驻锡之地，各蒙古及番众人等前往熬茶瞻拜皈依佛法，必其化身的确，方足以衍禅教而惬众心。今藏内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呼毕勒罕圆寂后，俱令拉穆吹忠作法降神，俟神附伊体，指明呼毕勒罕所在。拉穆吹忠既不能认真降神，往往受人嘱求，任意妄指，是以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以亲族姻娅递相传袭。近数十年来，总出一家，竟与蒙古之世职无

异,以致蒙古番众物议沸腾。嗣后,应令拉穆吹忠认真作法降神指出,务寻实在根基呼毕勒罕名姓若干,将其生年月日各写一签,贮于由京发去奔巴金瓶内,令达赖喇嘛等会同驻藏大臣公同念经,对众拈定具奏,作为呼毕勒罕,不得听其仍前任意妄指,私相传袭,以除积弊而服人心。

又谕:嗣后出有呼毕勒罕,禁止吹忠降神,将所生年月相仿数人之名,专用奔巴金瓶,令达赖喇嘛掣签指定,以昭公允。

又谕: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系宗喀巴之大徒弟,职掌佛教,乃西藏之要人。众蒙古、番子等,尊崇佛教,是以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必须真实,方能倾服众心,兴隆黄教。向来识认呼毕勒罕,唯在拉穆吹忠之隆丹,凭其所指,即为呼毕勒罕。因近年来古尔德木巴等本领平常,不能降神,或且受人嘱托,妄行指示,至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之呼毕勒罕,皆出于一族及其近亲中,竟与各蒙古王公、八旗官员世袭无异。朕心实所不许,乃果因丹津班珠尔之子中亦出呼毕勒罕,众心不服,致有沙玛尔巴图谋班禅额尔德尼遗产,遂往廓尔喀勾引贼匪抢掠扎什伦布之事。朕前于识认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时,曾降旨令四吹忠诚心祈祷,俾真神降临,指出呼毕勒罕几人,将伊等名字生辰缮签入于自京赏发之奔巴金瓶内。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等公同看视嗙经,于大众前掣出一人,以为呼毕勒罕。如此办理,特为保卫黄教之意,藏内既已如此,内外札萨克地方,亦各原有素所敬信之呼图克图,如圆寂后,其呼毕勒罕亦应照此例办理,不可仍前,以致某部落所奉之呼图克图,其呼毕勒罕必出于本部落札萨克王公之子弟中。此朕保障黄教之意,将此通谕内外札萨克等知之。钦此。遵旨议定:凡蒙古番子部落呈报呼图克图大

喇嘛之呼毕勒罕出世，准于闲散台吉或属下人等及唐古特平人之子嗣内指认。其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亲族，及各蒙古汗王、贝勒、贝子、公、札萨克台吉之子孙，均禁止指认呼毕勒罕。凡各处之呼图克图及旧有之大喇嘛等圆寂后，均准寻认呼毕勒罕。其无名小庙坐床，从前并未出有呼毕勒罕之寻常喇嘛已故后，均不准寻认呼毕勒罕。

五十八年谕：各蒙古等所奉之呼图克图甚多，若悉令赴藏识认呼毕勒罕，未免过繁，且道途亦远，蒙古等力所不能。嗣后，识认各札萨克等所奉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著各盟长拟定，其情愿赴藏识认者，仍照例前往外，其余径报理藩院，缮签入于雍和宫所供金瓶内，令掌印札萨克达喇嘛呼图克图等唪经，与理藩院大臣公同监掣，可省远路浮费。将此通谕内外札萨克永远遵行。将伊等私指王公子弟为呼毕勒罕之事，严行禁止。

又议准：嗣后各大寺坐床堪布喇嘛缺出，达赖喇嘛知会驻藏大臣、济隆呼图克图公同拣放，给予合印执照，派往住持，以昭慎重。其小寺堪布喇嘛缺出，令达赖喇嘛自行补放。

五十九年谕：青海之察汉诺们汗，系一札萨克，有管理游牧之责，伊之呼毕勒罕，必须伊属下心服，方于事有益。嗣后，察汉诺们汗圆寂后，拟呼毕勒罕时，无论伊族人亲戚，按伊属下人等众情贴服者，入于奔巴金瓶掣定，勿庸固执新例。

嘉庆十三年奏准：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寻得时，灵征众著，不复入奔巴金瓶掣定。

二十四年谕：玉麟等奏藏中僧俗人等求定达赖喇嘛呼毕勒罕一折，甚属非是。从前各处呈报呼毕勒罕出世，每多附会，争端渐起，弊窦丛生，皇考高宗纯皇帝洞烛其情，设金奔巴瓶缄名掣定之制。睿谟深远，自当万世遵行。今里塘所报幼孩，其所述灵异何足征信，若遽听其言，与从前指定一人者何异，玉麟等不严行驳饬，实为错误。著传旨申饬。此次里塘幼孩，即作为入瓶签掣之一，俟续有报者，再得其二，方可将三人之名，一同缄封入瓶，照定制对众讽经掣签。著将此旨明白传谕第穆呼图克图，勿许再渎，若来京求请，即查拿治罪。

道光二年议准：认获呼毕勒罕时，该旗加具印结报院，方准人瓶掣签。

三年谕：嗣后，呼毕勒罕不准在民人幼孩内寻访。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九七五）

《钦定理藩部则例》的有关规定

指认呼弼勒罕定制

一、蒙古番子部落呈报胡图克图大喇嘛之呼弼勒罕出世，准於闲散台吉或属下人等及唐古忒平人之子嗣内指认，其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亲族及各蒙古汗王、贝勒、贝子、公、扎萨克台吉等子孙内，均禁止指认呼弼勒罕。

一、各处之胡图克图及旧有之大喇嘛等圆寂后，均准寻认呼弼勒罕。其无名小庙坐床，从前并未出有呼弼勒罕之寻常喇嘛已故后，均不准寻认呼弼勒罕。

一、西藏所属各地方及西宁所属青海番子等处所出之呼弼勒罕，均咨行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缮写名签，人於大昭供金本

巴瓶内公同掣定。其蒙古各部落所出之呼弼勒罕，呈报理藩院，理藩院堂官会同掌喇嘛印之胡图克图缮写名签，入於雍和宫供奉金本巴瓶内公同掣定。

一、青海察罕诺们汗系扎萨克，有管理游牧之责，其拟掣呼弼勒罕时，无论亲族，惟视属下人等众情悦服者，入於金本巴瓶内掣定，不与各呼弼勒罕一例办理。

（卷五八，喇嘛事例三）

胡图克图等裁撤呼弼勒罕字样

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为西藏阐教正宗，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国初创始投诚著有劳绩，以上三人转世后，均由该大臣奏请特旨，钦派大臣前往照料坐床，即於坐床之日裁撤呼弼勒罕字样。章嘉胡图克图、噶勒丹锡埒图胡图克图、敏珠尔胡图克图、济咙胡图克图、那木喀胡图克图、阿嘉胡图克图、喇果胡图克图、察罕达尔汗胡图克图，历世驻京掌印，以上八人并情愿呈请驻京之胡图克图等，均於转世后来京瞻仰天颜之日裁撤呼弼勒罕字样。其驻扎各游牧处所之胡图克图、诺们汗、班第达、堪布、绰尔济等转世后，均俟年至十八岁，由该管大臣盟长等核实报院，裁撤呼弼勒罕字样，概不准私自裁撤。倘有违例私自裁撤者，一经查出，由院严行参处。

达赖喇嘛圆寂转世后印信册敕分别办理

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圆寂时，其印信由驻藏大臣奏闻派人护理。俟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转世，特旨钦差大臣等赴藏照料坐床之日，会同该大臣奏闻移授。其册命即由钦差大臣等带回呈览后，交广储司熔化贮库。至应行换赏金册，由军机处奏交内阁，撰拟册文，恭候钦定。达赖喇嘛缮写满、汉、蒙古、唐古

忒四体，班禅额尔德尼缮写满、汉、唐古忒三体，仍填写第几辈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字样，其随赏物件一并叙入册式进呈。交农、工、商部等衙门，照依旧式錾成金册。办理完竣，奏派大臣一员、胡图克图一人、侍卫一员赴藏赍送。

其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圆寂时并转世后，印册由驻札库伦办事大臣照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例办理。

其余各胡图克图等，如恩封国师者圆寂时，其印信册命交该商卓特巴於本庙敬谨尊藏。俟该胡图克图转世后，裁撤呼弼勒罕之日报院奏闻移授，并将册命呈送理藩院，奏交各该衙门填写。如恩封禅师者圆寂时，其印信照国师例办理。如未设有商卓特巴，交该徒众中之达喇嘛於本庙敬谨尊藏。授印后，其敕书，在京由喇嘛印务处，在外由该管大臣盟长备文报院，奏交内阁更换，仍各填写第几辈某胡图克图字样。凡有未裁撤呼弼勒罕以前呈请得给印敕者，概行由院饬驳。

（卷五六，喇嘛事例一）

二、金瓶掣签制度建立的经过

乾隆如是说

其呼图克图之相袭，乃以僧家无子，授之徒，与子何异，故必觅一聪慧有福相者，俾为呼必勒罕（即汉语转世化生人之义）。幼而习之，长成，乃称呼图克图，此亦无可如何中之权巧方便耳，其来已久，不可殚述。孰意近世其风日下，所生之呼必勒罕，率出一族，斯则与世袭爵禄何异。予意以为大不然。盖佛本无生，岂有转世？但使今无转世之呼图克图，则数万番僧，无所皈依，不得不如此耳。（从前达赖喇嘛示寂后，转生为呼必勒罕，一世在后藏沙卜多特地方，二世在后藏大那特多尔济丹地方，三世在前藏对垅地方，四世在蒙古阿勒坦汗家，五世在前藏崇寨地方，六世在里塘地方，现在之七世达赖喇嘛，在后藏托卜札勒拉里岗地方。其出世且非一地，何况一族乎。自前辈班禅额尔德尼示寂后，现在之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之呼必勒罕，及喀尔喀四部落供奉之哲布尊呼图克图，皆以兄弟叔侄姻娅递相传袭，似此掌教之大喇嘛呼必勒罕，皆出一家亲族，几与封爵世职无异。即蒙古内外各札萨克供奉之大呼必勒罕，近亦有各就王公家子弟内转世化身者，即如锡呼图呼图克图，即系喀尔喀亲王固伦额驸拉旺多尔济之叔；达克巴呼图克图，即系阿拉善亲王罗卜藏多尔济之子；诺尹绰尔济呼图克图，即系四子部落郡王拉什燕丕勒之子；堪布诺们汗札木巴勒多尔济之呼必勒罕，即系图舍图汗车登

多尔济之子，似此者难以枚举。又从前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圆寂后，因图舍图汗之福晋有娠，众即指以为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呼必勒罕，及弥月，竟生一女，更属可笑，蒙古资为谈柄，以致物议沸腾，不能诚心皈信。甚至红帽喇嘛沙玛尔巴垂涎扎什伦布财产，自谓与前辈班禅额尔德尼及仲巴呼图克图同系弟兄，皆属有分，唆使廓尔喀滋扰边界，抢掠后藏。今虽大振兵威，廓尔喀畏罪降顺，匍匐乞命，若不为之剔除积弊，将来私相授受，必致黄教不能振兴，蒙古番众猜疑轻视，或致生事。是以降旨藏中，如有大喇嘛出呼必勒罕之事，仍随其俗，令拉穆吹忠四人降神诵经，将各行指出呼必勒罕之名，书签贮于由京发去之金奔巴瓶内，对佛念经，令达赖喇嘛或班禅额尔德尼同驻藏大臣公同掣签一人，定为呼必勒罕，虽不能尽除其弊，较之从前各任私意指定者，大有间矣。又各蒙古之大呼必勒罕，亦令理藩院行文，如新定藏中之例，将所报呼必勒罕之名，贮于雍和宫佛前，理藩院堂官会同掌印之札萨克达喇嘛等公同签掣，或得真传，以息纷竞。）去岁廓尔喀之听沙玛尔巴之语，劫掠藏地，已其明验，虽兴兵进剿，彼即畏罪请降，藏地以安。然转生之呼必勒罕出于一族，是乃为私，佛岂有私，故不可不禁。兹余制一金瓶，送往西藏，于凡转世之呼必勒罕，众所举数人，各书其名置瓶中，掣签以定，虽不能尽去其弊，较之从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

（节录乾隆《喇嘛说》，见前“藏传佛教管理”）

《卫藏通志》有关记述

乾隆五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福康安等会奏，为遵旨设立金本巴瓶拈定呼毕勒罕以兴黄教事。

查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为黄教之宗，自宗喀巴流传至

今，凡达赖、班禅圆寂后，不迷本性，俱有呼毕勒罕出世以衍其教，向系令吹忠等作法降神，秉公指认，是以化身示现，僧俗人等悉皆信以为真。历辈以来，仰蒙天朝卫法兴教，恩礼优隆，各蒙古部落以及大小番族，俱凭吹忠作法指定，诚心敬奉，远近皈依，是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转世之后，其实在根基，向来远近番民数万众总以吹忠作法降神为敬信，竟有牢不可破之势。然行之既久，其中妄指之弊定所不免。即如藏内各呼图克图内仲巴为前辈班禅之兄、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为达赖喇嘛之侄，而丹津班珠尔之子即系三巴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族属姻娅递相传袭，诚如圣谕，竟与世职无异。各呼毕勒罕既出于一家亲族，不能使人无疑。恐将来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若亦指认未真，于事殊有关系。仰蒙圣主振兴黄教，颁发金本巴瓶一件，令将吹忠四人所指之呼毕勒罕姓名及生年月日，各写一签，贮于瓶内，对众拈定，实足以防弊窦，而惬众心。奉到节次谕旨，仰见我皇上厘定正教，抚驭外番，于因势利导之中，寓循名责实之意。臣等实深敬佩，并敬向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济咙呼图克图、大喇嘛及吹忠等，宣示圣谕，无不感激悦服。兹复钦遵训示，公同筹议，嗣后拉穆吹忠、内(冲)、噶瓦东、萨穆叶等四人俱令其熟习经典试演降神之法，设遇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示寂后，令吹忠等四人认真作法，降神寻觅实有根气之呼毕勒罕指出者若干，将其名姓生年月日各写一签，贮于钦颁金本巴瓶内，拣选熟习经典喇嘛虔诚诵经七日，传知各呼图克图、喇嘛等齐集佛前，驻藏大臣亲往监视，凡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即仿互为师弟之义，令其互相指定。如吹忠四人所指皆同有一呼毕勒罕出世者，拟写名签一枝另加空签一枝，入于瓶内如法诵经，若对众掣出空签，则名签之呼毕勒罕并非确实，是以不为佛佑，即别寻呼毕勒罕，另行签掣，以杜吹忠等串通妄指之弊。签上须

写清、汉、唐古忒三样字,使大众一望而知,不致为所蒙混。至前后藏各大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亦令驻藏大臣监同达赖喇嘛照例掣签方可定准。其馀如察木多、类乌齐等处呼毕勒罕距藏较远,所出之呼毕勒罕非大呼图克图可比,向来不由藏地吹忠指认,仍照旧令其徒众自行寻觅。再,藏内向来讽诵伊罗尔经之处即系大昭,臣等已亲至大昭拣择宽敞经堂,扫除洁净,俟御前侍卫惠伦、乾清门侍卫阿尔塔锡第恭赍金本巴瓶到时,臣等即行送往大昭内宗喀巴前供奉,并选派诚实喇嘛专司看守,以昭诚肃。等因,具奏。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十二月初一日,福康安等具奏:为御前侍卫惠伦、乾清门侍卫阿尔塔锡第恭赍金本巴瓶来藏,于十一月二十日敬谨赍到,臣等率同官员、官兵及济咙呼图克图率领各寺呼图克图、大喇嘛,及噶布伦以下番目,远出祗迎。达赖喇嘛感激圣恩,先期下山在大昭等候,派喇嘛等各执香花幡幢导引,臣等与惠伦等恭送金本巴瓶于向来讽诵伊罗尔经之大昭佛楼上宗喀巴(像)前敬谨供奉。达赖喇嘛率领僧众梵呗齐宣,极为诚肃。并据达赖喇嘛称,呼毕勒罕转世递衍禅宗,关系郑重,今蒙大皇帝振兴黄教,惟恐吹忠等降神作法指认未真,致有流弊,特颁金本巴瓶,卫护佛门,实已无微不至,我实感戴难名,嗣后惟有钦遵圣训,指认呼毕勒罕时,虔诵经于大众前,秉公拈定,庶使化身真确,宣扬正法,远近信心,阖藏僧俗顶戴天恩,无不感激等语。察看达赖喇嘛等欢忭感颂情形见于词色,呈递谢恩哈达一方、佛一尊,济咙呼图克图呈递谢恩哈达一方、佛一尊,等因,具奏。于次年正月二十四日奉到朱批:好事,知道了。钦此。

五十八年二月十三日,和琳等具奏为西宁及科尔沁等处送

到各呼毕勒罕遵旨入瓶签掣事。

窃臣等前奉谕旨，遇有大小呼毕勒罕，即在金本巴瓶先行试掣。兹有西宁送到逊巴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并年班回藏堪布囊素带有科尔沁地方达喇嘛四人之呼毕勒罕四人，兹有一人送到呼毕勒罕三名，又有三人每一人各送到一名，现在送到之呼毕勒罕共计九名。所有各呼毕勒罕俱非大呼图克图，向来转世并不报明理藩院具奏，亦不由吹忠指认，惟将本处所出之呼毕勒罕名字送交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诵经指定，历来俱系如此办理。臣等伏思，钦颁金本巴瓶今既供奉在藏，自应将送到之呼毕勒罕各按名字人数，分别入瓶试掣。因先期令济咙呼图克图等带同喇嘛于大昭宗喀巴(像)前虔诚诵经。二月十一日达赖喇嘛下山前至大昭，臣等亲往监视写签入瓶，公同抽掣。查逊巴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送来者共有三名，掣得策旺哲布丹之子；又达喇嘛罗卜藏多布丹之呼毕勒罕送来者亦有三名，掣得乌珠穆沁地方第巴克之子；又达喇嘛罗卜藏丹津、罗卜藏达布凯、伦珠布班珠尔三人之呼毕勒罕送来者，每人只各一名，是以写名签三枝，各配空签一枝，分三次入瓶抽掣。其达喇嘛罗卜藏丹津及罗卜藏达布凯之呼毕勒罕俱系掣得名签，准其指认，惟伦珠布班珠尔之呼毕勒罕掣空签，自非确实，应令该地方另行寻觅。是日掣签之时，自达赖喇嘛以下僧俗环观，皆称大皇帝护卫黄教，将设立金本巴瓶办〔极〕为公允。臣等察看众情甚属感激喜悦，倾心信奉。嗣后，藏内吹忠指认之大小呼毕勒罕，俱照此签掣，永远遵奉。再查，前奉谕旨，各蒙古地方所出之呼毕勒罕俱于雍和宫设立之金本巴瓶内抽掣。此数呼毕勒罕既送到藏内，臣等遵即试掣。嗣后西宁地方距藏较近将所出之呼毕勒罕就近送藏入瓶抽掣。此外各蒙古地方所出之呼毕勒罕，俱应由理藩院行文，令其将名字送京在雍和宫金本巴瓶内签掣，以别真伪。等因，具奏。

于本年五月初三日奉到朱批:该部议奏。钦此。

三月初八日,奉上谕:“西宁及科尔沁等处地方送到各呼毕勒罕入金本巴瓶试掣一摺,亦批交该部议奏矣。钦此。”

五月二十六日,奉上谕:“据和琳奏,吹忠等屡次试验,实已计穷力竭,将来遇有应出之呼毕勒罕,遵旨择有福相聪慧幼孩归入金本巴瓶掣定为准,等语。前因喀尔喀三音诺彦部落额尔德尼班弟达呼图克图圆寂后,其商卓特巴那旺札什赴藏恳求降神批示,原令于中等人家找寻,讵那旺札什私送吹忠银物,因而即指图谢图汗之子为呼毕勒罕,因命奎舒同札萨克喇嘛格勒克那木喀赴喀尔喀地方另行找寻,奎舒等于该处属下人户找得聪慧幼孩五名具奏,随交雍和宫喇嘛念经,并派八阿哥及理藩院堂官监同将其姓名生年月日入瓶签掣,掣得第五名之齐旺札布。奎舒来至热河复命,回奏,自找得五名幼孩后,俱令住在庙内,其馀四名俱各归家,惟居末之齐旺札布不肯回去。又掣定后,那旺札什前制衣服坐褥一分与齐旺札布,不肯穿坐,另制一分给与始行穿坐,等语。可见呼毕勒罕原有根基。吹忠降神实为妄诞不足凭信,此一事殊为奇异,甚惬朕怀。著将复讯那旺札什及奎舒奏摺,并昨降谕旨,俱抄录发交和琳等阅看。将来藏内遇有应出之呼毕勒罕,和琳等当照此办理,则从前听从吹忠之积习,自无难永远革除。钦此。”

四月十九日,奉上谕:“前因喀尔喀三音诺彦部落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圆寂后,其商卓特巴那旺札什有意营谋汗王子弟为呼毕勒罕,代求达赖喇嘛、拉穆吹忠附会妄指,已分别治罪,并明降谕旨,通饬各蒙古番众矣。本日据和琳奏:‘询达赖喇嘛称:那旺札什到藏时,向我问额尔德尼班第达的呼毕勒罕出在何

处，我令他去问拉穆吹忠，他就赴吹忠处问过，吹忠批说图谢图汗属鸡的儿子就是，我向来总据吹忠所说为凭，就照向例凭吹忠龙单上的话，给他批了。并讯据吹忠尼尔巴敦珠卜达尔结供，那旺札什于五十七年复至拉穆庙内求问呼毕勒罕竟在于何处，吹忠降神龙单批令于东方中等人家找寻，过了几日，那旺札什来寺又送银五十两、缎一疋、哈达一个，向吹忠告称图谢图汗车登多尔济之子暨公凌沁多尔济之子俱是属鸡的，此二人内是否真实，并开伊等父母年岁求其降神，吹忠即于那旺札什所递字上批说，车登多尔济之子属鸡的是真呼毕勒罕，'等语。是即该商卓特巴欲营求汗王子弟为呼毕勒罕之明证，益可见此事之不可不彻底查办矣。朕自乾隆八年以后，即诵习蒙古及西番字经典，于今五十馀年，几馀究心讨论，深识真诠，况本朝之维持黄教，原因众蒙古素所皈依，用示尊崇，为从宜从俗之计，初非如元人佞佛优礼喇嘛，致有詈骂者割舌、殴打者断手之事。近因黄教之习愈趋愈下，蒙古番民等失其旧时淳朴之风，惟知牟利，罔识佛教正宗，不得不亟加整顿，是以制一金本巴瓶，派员赍往，设于前藏大昭，俟将来藏内或出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大呼图克图呼毕勒罕时，将报出幼孩内择选数名，将其生年月日名姓，各写一签入于瓶内，交达赖喇嘛念经会同驻藏大臣公同签掣，并于京城雍和宫内亦设一金本巴瓶，如蒙古地方出呼毕勒罕，即报明理藩院，将年月姓名缮写签上，入于瓶内，一体掣签。其从前王公子弟内私自作为呼毕勒罕陋习，永行停止。朕之此旨，原因各蒙古汗王、贝勒等，既有世爵可以承袭罔替，已极尊荣，何必又占一呼毕勒罕，又谋喇嘛之利？如此见小，罔知大义，将来必致谋夺财产，启争肇衅，滋生事端。方今国家威棱远播，各蒙古札萨克咸隶理藩院管理，遇有田产细故，俱为之秉公剖断，若任伊等牟利不已，久而或致争夺相寻，成何事体？是朕之整饬流弊，正所以护卫黄

教，厚爱蒙古人等，使其各辟愚蒙，永除争竞。至佛法以虚寂为宗，无来无去，故释迦涅槃后，并未出世，即宗喀巴阐演黄教亦未出呼毕勒罕。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系宗喀巴之二大弟子，始世世出有呼毕勒罕转世，共掌黄教，相沿已久。从前五辈达赖喇嘛及来京之前辈班禅额尔德尼，谙习经典，或尚能具有真慧，现在达赖喇嘛年纪尚轻，姿质诚朴，甫学经卷，岂能直参上乘，先知一切，凡有求其指示呼毕勒罕者，惟凭拉穆吹忠之降神定夺。而吹忠不过如内地师巫之类。且内地师巫尚有用刀自扎及舐刀吞剑掩人耳目法术，今吹忠经和琳等面加演试，授以刀剑，俱各战慄，并师巫之不如，是其所指呼毕勒罕荒唐更属显然。乃番众人等崇信已久，以其妄言休咎，小有效验，遂传神一时，竟有牢不可破之势，此亦习俗使然，自不必急于禁止。前已颁发金本巴瓶于大昭供奉之宗喀巴(像)前掣签，所有找寻呼毕勒罕一事，永远不准吹忠指认。其番民推问吉凶等事，暂听仍旧，日久吹忠法术不行，亦将自败。总之大端既得，默化潜移一切积弊，亦无难逐渐革除。至藏地出产较少，布达拉商上给与众喇嘛养赡及番兵口粮等项需用繁多，所入不敷支给，向赖各蒙古番众布施以资用度，嗣后惟不准私指呼毕勒罕，其馀熬茶瞻礼皆在所不禁。朕方鼓励蒙古等使之布施，但不可如那旺札什之用财营求将汗王之幼子附会妄指作为呼毕勒罕，并如年前噶尔丹锡勒图呼图克图之私遣徒弟到土尔扈特地方向人索取耳。从此，各蒙古番众等益当恍然于朕之扫除积弊，无非欲力挽颓风，振兴黄教，保全伊等，俾安乐利，永息争端，并非不令其尊崇佛教，不许布施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也。所有办理此事缘由，著再行晓谕各处蒙古番众等，咸使闻知，共喻朕意。钦此。”

五十九年正月二十六日，和琳具奏：“访得未出世之呼毕勒

罕,遵旨派人寻找事。

查自前年整顿藏务以来，皇上为各呼毕勒罕皆出自达赖、班禅二喇嘛亲族及世家子内，积习相沿，致有逆僧沙玛尔巴之事。颁赐金本巴瓶供于大昭，入瓶签掣，立法极为尽善。臣等留心体察，并行文各处访问，有无呼毕勒罕以便遵旨试掣，总未见有呈报。缘卫藏地方虽皆属达赖喇嘛管辖，如察本多、类乌齐、乍丫、萨喀等处各有呼图克图管理，一切事件从不关白藏中，而各呼图克图中又有红、黄、黑三种，各行其教，各子其民。自去年臣等行文各处，令将所有呼图克图无论大小有名无名，俱著将转世辈数开列呈报，以凭咨明理藩院立案。去后。昨据陆续报到，臣等查，有察木多所属甲拉呼图克图、咙色所属觉喇泽小呼图克图，又藏咙借结呼图克图三名，皆已圆寂一二年尚未出世，虽皆系极小呼图克图，如俟各该处自行呈送到日再入金本巴瓶签掣，设其所报即系该呼图克图之亲族世家子弟，妄指一二人，皆不可定，彼时方始驳饬，不但徒事周章，而是否系伊亲族，亦无从查察。今臣等公同商酌，应即遵旨照认识额尔德尼班第达之例，会同彼处汉官于圆寂地方之一二年所生之有福相聪俊幼孩内，各拣选四五名来藏，如法念经，入于金本巴瓶内签掣，俟找寻到日，掣得何名，另行具奏外，并一体传知各处，嗣后遇有呼图克图圆寂，即令随时呈报，不必俟其出世以凭一体办理，等因具奏。”于本年四月十七日奉到清字朱批：且如此试为之，余有旨。钦此。

(《卫藏通志》卷五,原作“喇嘛”)

史书及档案的有关记述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九月初十日

谕军机大臣曰：……再，前经降旨由京城发去金本巴瓶一个，令达赖喇嘛等会同驻藏大臣将呼毕勒罕名姓并生年月日各写一签，贮于瓶内，对众拈定，作为呼毕勒罕。是此项金瓶为将来呼毕勒罕所出，关系郑重，若由驿发去，恐途中或有损坏，现派御前侍卫惠伦、乾清门侍卫阿尔塔锡第将金本巴瓶敬谨赍往，并亲解身佩小荷包二个，亦著惠伦等带往，于迎见福康安、海兰察时即行传旨赏给，以示酬庸之意。

（《钦定廓尔喀纪略》卷四一）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十月二十三日

臣福康安、孙士毅、惠龄、和琳跪奏，为遵旨设立金本巴瓶，拈定呼毕勒罕，以兴黄教事。

查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为黄教之宗，自宗喀巴流传至今，凡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圆寂后，不迷本性，俱有呼毕勒罕出世，以衍其教，向系令吹忠等作法降神，秉公指认，是以化身示现，僧俗人等皆信以为真。历辈以来，仰蒙天朝卫法兴教，恩礼优隆，各蒙古部落以及各处大小番族，俱凭吹忠作法指定，诚心敬奉，远近皈依，是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转世后，必有实在根基。向来远近番民数万众，总以作法降神为敬信，竟成相沿不改之习。然行之既久，其中妄指之弊，(朱批：竟多。)定所不免。即如藏内各呼图克图内，仲巴为前辈班禅额尔德尼之兄，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为达赖喇嘛之侄，而丹津班珠尔之子即系三巴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族属姻娅，递相传袭，诚如圣谕，竟与世职无异。各呼毕勒罕既出于一家亲族，不能使人无疑，恐将来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若亦指认未真，于事殊有关系。仰蒙圣主振兴黄教，颁发金本巴瓶一件，令将吹忠四人所指之呼毕勒罕姓名及生年月日，各写一签，贮于瓶内，对众拈定，实足以

防弊窦而惬众心。奉到节次谕旨,仰见我皇上厘定正教,抚驭外番,于因势利导之中,寓循名责实之意,臣等实深钦佩。并敬向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济咙呼图克图、大喇嘛及吹忠等宣示圣谕,无不感激悦服。

兹复钦遵训示,公同筹议,嗣后藏内吹忠拉穆、内冲、噶瓦东、萨穆叶等四人,俱令其熟习经典,诚演降神之法,设遇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示寂后,令吹忠等四人认真作法降神,寻觅实在根基之呼毕勒罕,(朱批:目前只可如此定。另有旨。令汝等公同试看吹忠等,若当众前试出其不足信,成笑话,更当永不用,用断去葛藤。汝等勉之。)指出若干,将其姓名、生年月日,各写一签,贮于钦颁金本巴瓶内,拣选熟习经典喇嘛,虔诚诵经七日,传知各呼图克图喇嘛等,齐集佛前,驻藏大臣亲往监视。凡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即仿互为师弟之义,令其互相拈定。如吹忠四人所指皆同,只有一呼毕勒罕出世者,(朱批:亦不能无弊。)拟写名签一支,另加空签一支入于瓶内,如法诵经,若对众掣出空签,则名签之呼毕勒罕并非确实,是以不为佛佑,即别寻呼毕勒罕,另行签掣,以杜吹忠等串通妄指之弊。签上须兼写清、汉、唐古特三样字,使大众一望而知,不致为所朦混。至前后藏各大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亦令驻藏大臣监同达赖喇嘛照例掣签,方可定准。其余如察木多、类乌齐等处呼图克图庙宇,距藏较远,所出之呼毕勒罕,非大呼图克图可比,向来不由藏地吹忠指认,仍应照旧令其徒众自行寻觅。

再,藏内向来讽诵伊鲁尔经之处,即系大昭,臣等已亲至大昭拣择宽敞经堂,扫除洁净,俟御前侍卫惠伦、乾清门侍卫阿尔塔锡第恭赍金本巴瓶到时,臣等即行送往大昭内宗喀巴(像)前供奉,(朱批:是。)并选派诚实喇嘛专司看守,以昭诚肃。

所有臣等酌议缘由,除俟奉到谕旨再行传知达赖喇嘛等遵

照外,敬谨缮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训示。谨奏。

朱批:另有旨。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十一月丙午

又谕:"……又前发去金奔巴瓶,原为签掣呼毕勒罕之用,但不必俟该处大呼图克图转世,方行试用。或现在藏内不拘何呼图克图应出呼毕勒罕,即可将金奔巴瓶先行签掣,如此办理数次,定为章程后,该处僧俗人等共相遵奉。将来遇有大呼图克图转世,照此签掣,更可坚众人崇信之心。而从前私相传袭积弊,亦可不动声色,藉以革除。"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一六)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十一月壬子

谕军机大臣曰:"福康安等奏称:'行抵前藏,将善后章程大意告知达赖喇嘛,察看达赖喇嘛感戴出于至诚,一切惟命是听,断不敢稍形格碍'等语。朕节次所示条款内,如严禁达赖喇嘛左右近侍亲族及噶布伦等干与滋事,并发去金奔巴瓶签掣呼毕勒罕各款,皆系保护黄教,去彼世袭嘱托私弊,达赖喇嘛自当一一遵奉。此系极好机会,皆赖上天所赐,福康安等当趁此将藏中积习湔除,一切事权,俱归驻藏大臣管理,俾经久无弊,永靖边隅,方为妥善。又据奏:'达赖喇嘛告称,此次官兵进剿廓尔喀,收复边境,卫藏得以宁辑,实深欢感,即日专差喇嘛赴京,进表谢恩'等语。前据福康安等奏,班禅额尔德尼感激朕恩,恳请差人赴京,赍进表贡。今达赖喇嘛亦有此请,自可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遣喇嘛一同来京。计此旨到日,福康安恐已在前藏起程。著传谕和琳,于班禅额尔德尼贡使到前藏时,即令与达赖喇嘛所遣之人

一同赴京,不必分作两起,亦不必多派喇嘛,只须前后藏各差堪布一人,赍送表贡,沿途行走较为便捷。再,向来藏内出呼毕勒罕,俱令拉穆吹忠降神附体,指明地方人家寻觅,其所指呼毕勒罕不止一人。找寻之人各将所出呼毕勒罕生年及伊父母姓名一一记明,复令拉穆吹忠降神祷问,指定真呼毕勒罕,积习相沿,由来已久。朕思其事,近于荒唐,不足凭信。拉穆吹忠往往受人嘱托,假托神言,任意妄指。而藏中人等因其迹涉神异,多为所愚,殊属可笑。此等拉穆吹忠,即系内地师巫,多以邪术惑人耳目。闻拉穆吹忠降神时,舞刀自扎,身体无害,是以人皆信之。此等幻术,原属常有。但即使其法果真,在佛教中已最为下乘。若使虚假,则更不值一噱。其妄诞不经,岂可仍前信奉?福康安等现在整饬藏务,正应趁此破其积弊,莫若在藏即令拉穆吹忠,各将其法试演,如用刀自扎等项,果能有验,则藏中相沿日久,亦姑听之。若福康安亲加面试,其法不灵,即当将吹忠降神荒唐不可信之处,对众晓谕,俾僧俗人等,共知其妄,勿为所愚。嗣后出呼毕勒罕,竟可禁止吹忠降神,将所生年月相仿数人之名,专用金奔巴瓶,令达赖喇嘛掣签指定,以昭公允。……"

(同上,卷一四一七)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十二月初一日

臣福康安、孙士毅、惠龄、和琳跪奏,为奏闻事。

窃臣等前奉谕旨,令御前侍卫惠伦、乾清门侍卫阿尔塔锡第恭赍金本巴瓶来藏。惠伦等于十一月二十日敬谨赍到,臣等率同官员、官兵,及济咙呼图克图率领各寺呼图克图、大喇嘛及噶布伦以下番目,远出祗迎;达赖喇嘛感激圣恩,先期下山在大昭等候,派喇嘛等各执番花幡幢导引。臣等与惠伦等恭送金本巴瓶于向来讽诵伊罗尔经之大昭佛楼上宗喀巴(像)前,敬谨供奉。

达赖喇嘛率领僧众，梵呗齐宣，极为诚肃。并据达赖喇嘛称：呼毕勒罕转世，递衍禅宗，关系郑重，今蒙大皇帝振兴黄教，惟恐吹忠等降神作法指认未真，致有流弊，特颁金本巴瓶，钦差御前侍卫等赍送，卫护佛门，实已无微不至，我实感戴难名，嗣后惟有钦遵圣训，指认呼毕勒罕时虔诚诵经，于大众前秉公拈定，庶使化身真确，宣扬正法，远近信心，阖藏僧俗顶戴天恩，无不感激。等语。察看达赖喇嘛等欢欣感颂情形，见于辞色。

所有供奉金本巴瓶缘由，除惠伦等自行具奏，达赖喇嘛呈递谢恩哈达一方、佛一尊，济咙呼图克图呈递谢恩哈达一方、佛一尊，面交惠伦等回京恭进外，达赖喇嘛另有交臣等随折恭进谢恩哈达一方、佛一尊，理合附报进呈，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好事。知道了。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臣福康安、孙士毅、和琳、惠龄、成德跪奏，为钦奉谕旨，恭折复奏事。

窃臣等钦奉谕旨："吹忠多以邪术惑人，降神时舞刀自扎，而于身体无害。此等幻术，即使其法果真，在佛教中已最为下乘；若系虚假，则更不值一噱，岂可仍前信奉。福康安等应即令吹忠四人各将其法试演，用刀自扎，若其法不灵，即当将吹忠降神荒唐不可信之处对众晓谕，俾僧俗人等共知其妄，勿为所愚。嗣后出呼毕勒罕竟可禁止吹忠降神，将所生年月相仿数人之名，专用金本巴瓶，令达赖喇嘛掣签指定，以昭公允。等因。钦此。"仰见我皇上秉正黜邪，永隆黄教至意。臣等跪诵圣训，剀切详明，实可警悟愚蒙，祛除蔽惑。

窃查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大呼图克图转世，当其立教

之初,前数辈或尚不迷本性,此后出世之呼毕勒罕是否实有根气,其事原属渺茫,未必确有征验,亦未闻有真能记忆前生来历、认取前辈物件者。然无此转世之呼毕勒罕,则众喇嘛等无所统属皈依,转难安辑。仰维圣主振兴黄教之意,亦因各部蒙古、番族崇信佛法,因势利导,以便方俗而安外藩,是以向来每遇吹忠指出之人,一经奏明,奉旨作为呼毕勒罕后,远近蒙古、番众数十万人,悉皆信以为真,一心供奉。其吹忠所作之法,不过扮作神装,诵经祷祝,忽称神已附体,持刀跳舞,摇首嘘气,判断年岁丰歉,有无痘症,间有小验,及神去后,吹忠倏若苏醒,问以前语,懵然不知,番民等遂尔深信不疑。其事原属影响,不足为凭,至于用刀自扎,皆系向来神奇其说,传闻不确,其实并无此事。论其技术,不值一噱,尚不及内地巫师稍有障眼邪法,可以欺哄愚蒙。

臣等先后到藏,俱曾亲见吹忠降神驱祟,一至街市,万众拥观,有长跪递送哈达者,有免冠叩求摩顶者,排比竞进,奔走若狂。或被吹忠舞刀时误行划伤,其人即口诵佛号,欣喜过望,皆谓身受此伤,永无灾病,其愚诞一至于此。臣等以其过于信奉,当传大喇嘛及番目等,将吹忠荒唐之处详切开导,而喇嘛番目等相视咋舌,不敢答言,惟恐罪过。观其如此倾心信奉,(朱批:可笑。)竟非言语所能譬解。

兹臣等复遵旨传集吹忠,令其在大昭搬演幻术,皆称向来只系降神附体,宣达神语,此外并无别术。试令降神,仍与臣等从前见闻相似。因以藏内现在有何休咎,试举一二事以作征验。遂据吹忠托为神言,以现值春气发生,番民将有痘症,此外并无别事。查藏内僧俗人等最忌出痘,(朱批:不当问此事。)臣等姑视为妄言妄听,而降神之后,甫阅旬余,番民出痘者已有二百余人,此亦其术之小验者。总之,此等妄诞不经之事,本不可信,无如唐古特僧俗人等,赋性甚愚,终日礼佛诵经,无非为福田利益

起见，求其能通上乘，不信虚妄者，竟不可得，（朱批：亦属确论。）锢习相沿，骤难破其愚惑。

现蒙圣主振兴黄教，颁发金本巴瓶供奉大昭，凡有吹忠认出之各呼毕勒罕，总以入瓶签掣为准，既可坚番民信奉之心，又可潜杜从前彼此授意私相传袭之弊，实属法良意美。虽吹忠之指认呼毕勒罕不甚可凭信，但不由吹忠指认，不特签上无凭开写，转难入瓶备掣，尤恐各呼毕勒罕之徒弟众多，纷纷冒认，弊窦丛生，更属毫无实据，且吹忠不过四名，即降神所指之呼毕勒罕，亦不过数人而止。臣等敬译圣谕，以指认呼毕勒罕与吏部掣签相比，实为此事切喻。窃以吏部掣签本系堂官亲掣，即使书吏指缺撞骗，偶尔符合，亦系其人应得此缺，并非书吏有权，可见一命之荣胥关命数，何况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总领黄教，管辖卫藏，上受圣主优渥恩施，下为众蒙古番民信奉，纵非实有根气，其福命亦自不凡。今既专用钦颁金本巴瓶掣签，即吹忠所指不尽可信，而于瓶内掣出，承嗣衣钵，（朱批：仍应防弊。）自可令僧俗人等同心悦服，从前弊窦似可革除。现在如有应出之呼毕勒罕，不拘大小呼图克图，即遵旨先行试掣，以垂法制。

所有臣等悉心酌议缘由，理合遵旨复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另有旨。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正月初八日

臣福康安、孙士毅、和琳、惠龄、成德跪奏，为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钦奉谕旨："前因吹忠降神作法，其事近于荒唐，业经降旨令福康安等试验，如其法不灵，即可向众晓谕永行禁止。嗣后应出呼毕勒罕时，在所生幼孩内择其稍能有符验智慧数人，于

发去签上书其姓名,贮入金本巴瓶内,公同拈定。察木多等处呼图克图所出之呼毕勒罕,仍令其徒众寻觅,所办亦未允协。现在蒙古内外札萨克供奉之呼毕勒罕,已于雍和宫所贮金本巴瓶内签掣,察木多等处竟应送交驻藏大臣,一体公同签掣。等因。钦此。"

又奉谕旨:"昨据福康安等奏,察木多、类乌齐所出之呼毕勒罕,应仍令其徒众自行寻觅一节,朕思察木多等处系属番地,与蒙古各札萨克不同,该处至前藏三千余里,距成都亦属遥远,驻藏大臣与四川总督皆属鞭长莫及,福康安等察看情形,如能遵照昨降谕旨,固属甚善;若有碍难办理之处,即仍其旧,以免更张而从方俗,究亦不致为大弊有害国政,亦无不可。等因。钦此。"

又奉谕旨:"察木多、类乌齐所出之呼毕勒罕,福康安等前请仍令伊徒众自行寻觅,所想亦是,总在福康安等因地制宜,不必稍存迁就。或者问彼处众情,如藏中办理,情愿与否亦可,总不必勉强滋事也。等因。钦此。"

查藏内吹忠演法降神,原难凭信,业经臣等遵旨询问,亲加试验,俱不能用刀自扎、以舌舐刀。(朱批:原属可笑无妄之事。)论其幻术,尚不及内地巫师。惟是转世之呼毕勒罕,必皆生而智慧、能识前辈物件者,亦不过神奇其说,其实并无其事。若竟革去吹忠,势不能将前后藏略具聪明之幼孩遍加试验,必致远近纷纷冒认,一时竟出呼毕勒罕数十百人,转属不成事体。甚或串通前辈徒众,预将前辈物件令所报之呼毕勒罕认熟,以便临时识认,此亦弊所必有。是以臣等再四筹画,莫若因势利导,仍遵前奉谕旨,令番民敬信之吹忠等各皆降神指认,总以钦颁金本巴瓶为准,入瓶掣得者,始作为真正呼毕勒罕,似足以除积弊而服人心。(朱批:亦不过权宜而已。)前经臣等酌议具奏,伏候圣明训示。

至察木多、类乌齐等处各呼图克图所出之呼毕勒罕，因该处距藏三千余里，向来并不送至前藏，亦不由吹忠指认，俱系伊等徒众在附近地方自行寻觅。窃思该处呼图克图，本非达赖喇嘛等可比，诚如圣谕，察木多等处番地与蒙古各札萨克不同，若将所出之呼毕勒罕皆强令远送至藏，恐非番情所愿。臣等公同筹议，体察情形，如各该处闻藏中现有钦颁金本巴瓶，将所出之呼毕勒罕送至前藏签掣，原所不禁。倘不欲远送到藏签掣者，似应仍循其旧，（朱批：是。）免致更张。如此办理，庶番众均各相安，亦不致有关政务。

所有遵旨酌议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余有旨。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正月二十七日[①]

再，惠伦等来藏时，赍到恩赐班禅额尔德尼哈达，因岁琫堪布现在前藏，即令岁琫堪布敬谨差人送至后藏，交班禅额尔德尼祗领。兹据特差堪布喇嘛前来，敬递谢恩佛一尊、哈达一方，并据该喇嘛面禀：班禅额尔德尼称，我蒙大皇帝高厚隆恩，有加无已。此次钦差大人远送金本巴瓶来藏，全为保护黄教，又蒙特赏哈达，传旨赐问，实在感激天恩，无可图报，惟有率领众喇嘛，虔诵万寿经，祝延圣寿。等语。理合附片奏闻，并将所进佛像、哈达随报进呈，谨奏。

朱批：览。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注：① 朱批时间。

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二月初四日

福康安、孙士毅、和琳、惠龄、成德奏言：臣等钦奉谕旨，嗣后出有呼毕勒罕竟可禁止吹忠降神，将所生年月相仿数人之名，专用金本巴瓶，令达赖喇嘛掣签指定，以昭公允。钦此。仰见我皇上秉正黜邪，永隆黄教至意。臣等跪诵圣训，剀切详明，实可警悟愚蒙，祛除蔽惑。查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大呼图克图转世，当其立教之初，前数辈或尚不迷本性，此后出世之呼毕勒罕，是否实有根气，其事原属渺茫，未必确有微验。亦未闻有真能记忆前生来历，认取前辈物件者。然无此转世之呼毕勒罕则众喇嘛等无所统属皈依，转难安辑。仰惟圣主振兴黄教之意，亦因各部蒙古番俗崇信佛法，因势利导，以便方俗，而安外藩。是以向来每遇吹忠指出之人，一经奏明，奉旨作为呼毕勒罕后，远近蒙古番众数十万人悉皆信以为真，一心供奉。其吹忠所作之法，不过扮作神装，诵经祝祷，忽称神已附体，持刀跳舞，摇首嘘气。判断年岁丰歉有无瘟症，间有小验，及神去后，吹忠倏若苏醒，问以前语，懵然不知。番民等遂尔深信不疑。至于用刀自扎，皆系向来神奇其说，传闻不确，其实并无此事。臣等先后到藏，俱曾亲见吹忠降神驱祟，一至街市，万众拥观，有长跪递送哈达者，有免冠叩求摩顶者，排比竞进，奔走若狂。或被吹忠舞刀时误行划伤，其人即口诵佛号，欣喜过望，皆谓身受此伤，永无灾病，其愚诞一至于此。臣等以其过于信奉，当传大喇嘛及番目等将吹忠荒唐之处，详切开导，而喇嘛番目等相视咋舌，不敢答言，惟恐罪过。观其如此倾心信奉，竟非言语所能譬解。兹臣等复遵旨，传集吹忠，令在大昭搬演幻术，皆称向来只系降神附体宣达神语，此外并无别术。试令降神，仍与臣等从前见闻相似。总之，此等妄诞不经之事，本不可信，无如唐古忒僧俗人等赋性甚愚，终日礼佛诵经，无非为福田利益起见，求其能通上乘，不信虚妄者，竟不可得，锢习相沿，骤难破其愚惑。现蒙圣主振兴黄教，颁发金

本巴瓶供奉大昭，凡有吹忠认出之各呼毕勒罕，总以入瓶签掣为准。既可坚番民信奉之心，又可潜杜从前彼此授意私相传袭之弊，实为法良意美。虽吹忠之指认呼毕勒罕不甚可凭信，但不由吹忠指认，不特签上无凭开写，转难入瓶备掣，尤恐各呼毕勒罕之徒弟众多，纷纷冒认，弊窦丛生，更属毫无实据。且吹忠不过四名，即降神所指之呼毕勒罕，亦不过数人而止。今既专用钦颁金本巴瓶掣签，即吹忠所指不尽可信，而于瓶内掣出承嗣衣钵，自可令僧俗人等同心悦服。从前弊窦，似可革除，现在如有应出之呼毕勒罕不拘大小呼图克图即遵旨先行试掣，以垂法制。奏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福康安、和琳、成德曰：前因吹忠向来所指呼毕勒罕虽不止一人，但人人向其嘱托，总有一人指得，与吏部掣签堂吏指缺撞骗相等，是以发给金本巴瓶，令将吹忠认出之呼毕勒罕总以入瓶掣签为准。即吹忠所指不尽可信，而于瓶内掣出令其承嗣衣钵，较前自属公允，惟当随时稽察防其流弊，不使任意妄指。至吹忠降神一事，虽番众相沿日久，一时骤难革除，但当此整饬藏务之时，总当传来面试，即不以吞刀剜肉等事，令其搬演，亦应将难试之事，穷其伎俩，俾番众等共知其妄，积弊自可渐除。此时福康安如尚在藏内，仍当公同试验。若福康安接奉前旨业已起程，即令和琳等遵照谕旨，再为面试。务令吹忠不能行其幻术，番众不为所愚，方为妥善。

（《钦定廓尔喀纪略》卷五〇）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二月丁卯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吹忠从前所指呼毕勒罕，虽不止一人，但人人向其嘱托，总有一人指得，与吏部掣签堂吏指缺撞骗相等，是以发给金奔巴瓶，令将吹忠认出之呼毕勒罕总以入瓶签掣为准。即吹忠所指，不尽可信，而于瓶内掣出，令其承嗣衣钵，较

前自属公允。惟当随时稽察,防其流弊,不使任意妄指。至吹忠降神一事,虽番众相沿日久,一时骤难革除,但当此整饬藏务之时,总当传来面试。即不以吞刀、剜肉等事,令其搬演,亦应将难试之事,穷其伎俩,俾番众等共知其妄,积弊自可渐除。此时福康安如尚在藏内,仍当公同试验。若福康安接奉前旨,业已起程,即令和琳等遵照谕旨,再为面试,务令吹忠不能行其幻术,番众不为所愚,方为妥善。将此传谕福康安、和琳、成德知之。"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二二）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二月十三日

臣福康安、孙士毅、和琳、惠龄、成德跪奏,为西宁及科尔沁等处地方送到各呼毕勒罕,遵旨入瓶试掣,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前奉谕旨,遇有大小呼毕勒罕,即在金本巴瓶先行试掣。兹有西宁送来逊巴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并年班回藏堪布囊素带来科尔沁地方达喇嘛四人之呼毕勒罕,查有一人送到呼毕勒罕三名者,又有每一人各送到一名者,现在送到之呼毕勒罕共计九名。所有各呼毕勒罕,俱非大呼图克图,向来转世,并不报明理藩院具奏,亦不由藏内吹忠指认,惟将本处所出之呼毕勒罕名字送交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诵经指定,历来俱系如此办理。臣等伏思,钦颁金本巴瓶今既供奉在藏,自应将送到之呼毕勒罕各按名字人数,分别入瓶试掣。因先期令济咙呼图克图等带同喇嘛于大昭宗喀巴前虔诚诵经,二月十一日,达赖喇嘛下山至大昭,臣等亲往监视写签入瓶,公同抽掣。查逊巴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送来者共有三名,掣得策旺哲克增之子;又达喇嘛罗卜藏多布丹之呼毕勒罕,送来者亦有三名,掣得乌珠穆沁地方策巴克之子;又喇嘛罗卜藏丹津、罗布藏达布凯、敦珠布班珠尔

三人之呼毕勒罕,送来者每人只各一名,是以写名签三只,各配空签一只,分作三次入瓶抽掣。其达喇嘛罗卜藏丹津及罗卜藏达布凯之呼毕勒罕,俱系掣得名签,准其指认。惟敦珠布班珠尔之呼毕勒罕,掣得空签,自非确实,应令该地方另行寻觅。是日掣签之时,自达赖喇嘛以下僧俗环观,皆称大皇帝护卫黄教,特设金本巴瓶,办理极为公允。臣等察看众情,甚属感激悦服,倾心信奉。嗣后藏内吹忠指认之大小呼毕勒罕,俱即照此签掣,永远遵奉。

再,查前奉谕旨,各蒙古地方所出之呼毕勒罕,俱于雍和宫设立之金本巴瓶内抽掣。今此数呼毕勒罕既已送到藏内,臣等遵即试掣。嗣后西宁地方距藏较近,将所出之呼毕勒罕,仍就近送藏入瓶抽掣,此外,各蒙古地方所出之呼毕勒罕,俱应由理藩院行文,令其将名字送京,在雍和宫金本巴瓶内签掣,以别真伪。

谨将现在所出之呼毕勒罕,开列清单,注明掣得之人,恭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该部议奏。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三月初八日

……至藏内拉穆吹忠一事,前据福康安等续奏,亲加试验,俱不能用刀自扎、以舌舐刀。但若竟革去吹忠,势不能将前后藏略具聪明之幼孩遍加试验,等语。所奏尚属未当。吹忠等所习幻术,尚不及内地之师巫。积习相沿,最为可笑。若仍由该吹忠等降神指认,伊等皆可听受嘱托,假托神言,任意妄指。虽由金本巴瓶内签掣,而所掣之人,仍不能无徇情等弊。不过系一二权势之人主谋,而吹忠四人内,大约即系拉穆一人主持,其弊已可概见。嗣后,如遇应出呼毕勒罕时,原不必将前后藏所有报出幼

孩尽皆试验，只须由驻藏大臣就所报之人，查其略有家世，及素有声望之户所报幼孩，择其有福相聪慧数人，生年月日归瓶签掣。微贱户属及相貌陋劣者，原可量加删汰，毋庸一并签掣。此事惟在驻藏大臣主持，秉公办理，本无格碍。现在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年俱少壮，尚无应出呼毕勒罕之事，将来如遇有此等事，和琳等总当遵照办理一二次后，该处僧俗人等，掣签指定公平允协，自必共相信服，渐知从前吹忠等之妄诞无稽，其吹忠作法降神之处，自可渐行革除。

（《钦定廓尔喀纪略》卷五一）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三月戊申

谕曰："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系宗喀巴大弟子，世为黄教宗主，众蒙古番民，素相崇奉。近年因指认呼毕勒罕之古尔登巴等，法术无灵，不能降神，且徇情妄指，或出自族属姻娅，或出自蒙古汗王公等家，竟与蒙古王公、八旗世职官袭替相似，论以佛法，必无此理，甚且至噶布伦丹津班珠尔之子，亦出有呼毕勒罕，以致众心不服。沙玛尔巴遂乘机起意，谋占班禅遗产，唆使廓尔喀抢掠扎什伦布，远烦大兵声罪致讨。朕护卫黄教，欲整饬流弊，因制一金奔巴瓶，派员赍往，设于前藏大昭，仍从其俗，俟将来藏内或出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大呼图克图等呼毕勒罕时，将报出幼孩内择选数名，将其生年月日，名姓，各写一签，入于瓶内，交达赖喇嘛念经，会同驻藏大臣，在众前签掣，以昭公当。又，众蒙古地方，旧有各旗部落供奉之呼图克图甚多，此内大小不等，如概令赴藏，交达赖喇嘛会同驻藏大臣掣签，不免烦扰，且路途遥远。轸念众蒙古力量维艰，因于京城雍和宫内亦设一金奔巴瓶，如蒙古地方出呼毕勒罕，即报明理藩院，将年月、名姓，缮写签上，入于瓶内，交掌印扎萨克达喇嘛、呼图克图等，在

佛前念经，并交理藩院堂官，公同掣签。其从前王公子弟内私自作为呼毕勒罕之陋习，永行停止。朕之此旨，原为近来蒙古番民等，失其旧时淳朴之风，不思佛法，但知图利，必至谋夺财产，求为呼毕勒罕。久之亦如沙玛尔巴之唆讼肇衅滋事，朕甚悯焉。是以如此扫除积弊，潜移默化，各蒙古自当共知感激，副朕护卫黄教至意。……著将此旨发交驻藏大臣，传知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并通行晓谕各处蒙古番众等，咸使闻知，共喻朕意。”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二四）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三月十五日

上谕内阁曰："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系宗喀巴大弟子，世为黄教宗主，众蒙古番民素相崇奉。近年因指认呼毕勒罕之古尔登巴等法术无灵，不能降神，且徇情妄指，或出自族属姻娅，或出自蒙古汗王公等家，竟与蒙古王公、八旗世职官承袭相似。论以佛法，必无此理。甚至噶布伦丹津班珠尔之子亦出有呼毕勒罕，以致众心不服。沙玛尔巴遂乘机起意谋占班禅遗产，唆使廓尔喀抢掠扎什伦布，远烦大兵声罪致讨。朕护卫黄教，欲整饬流弊，因制一金本巴瓶，派员赍往，设于前藏大昭，仍从其俗，俟将来藏内或出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大呼图克图等呼毕勒罕时，将报出幼孩内择选数名，将其生年月日名姓，各写一签，入于瓶内，交达赖喇嘛念经，会同驻藏大臣在众前签掣，以昭公当。又，众蒙古地方，旧有各旗部落供奉之呼图克图其多，此内大小不等，如概令赴藏，交达赖喇嘛会同驻藏大臣掣签，不免烦扰，且路途遥远。轸念众蒙古力量维艰，因于京城雍和宫内亦设一金本巴瓶。如蒙古地方出呼毕勒罕，即报明理藩院，将年月名姓缮写签上，入于瓶内，交掌印扎萨克达喇嘛、呼图克图等，在佛前念经，并交理藩院堂官公同掣签。其从前王公子弟内私自作为呼

毕勒罕之习，永行停止。朕之此旨，原为近来蒙古番民等失其旧时淳朴之风，不思佛法，但知图利，必致谋夺财产，求为呼毕勒罕。久之，亦如沙玛尔巴之唆讼肇衅滋事，朕甚悯焉。是以为此扫除积弊，潜移默化，各蒙古自当共知感激，副朕卫护黄教至意。乃喀尔喀三音诺彦部落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圆寂后，其商卓忒巴那旺达什寻觅呼毕勒罕，赴藏恳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拉穆吹忠指示。达赖喇嘛等原不能先知，无从确切指认，反向商卓忒巴询问名字。而商卓忒巴遂私指出图谢图汗之子，呈报理藩院具奏。朕以此事可疑，其中必有弊窦，因一面派令松筠前往喀尔喀查询车登多尔济等，一面派令奎舒带同扎萨克喇嘛格勒克那木喀前赴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游牧附近，无论台吉属下人等，于其圆寂后一年内所生俊秀端方幼孩，逐加询访数人，并令军机大臣询之商卓忒巴那旺达什。彼即供伊师圆寂后，为寻呼毕勒罕，至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庙内行礼，在额尔德尼昭庙地方，遇见图谢图汗车登多尔济。据伊告称，伊生一幼子，生时有一点微光。那旺达什即问明此子年庚，及父母岁数，又回至公额林沁多尔济家，问及伊子年庚及父母岁数，前往藏内向拉穆吹忠求其指认。而拉穆吹忠初次、二次所指不明。那旺达什虑及再往多费，复求切实指示。拉穆吹忠看出情形，用言试探，那旺达什遂将车登多尔济暨额林沁多尔济二人之子向其告知。拉穆吹忠遂指车登多尔济之子是呼毕勒罕，等语。并据松筠奏，讯明车登多尔济酉年生子，生时有一点微光，曾告知那旺达什。又额尔德尼昭庙年久未修，欲行粘补，恐有违碍，令那旺达什赴藏之便，在达赖喇嘛处请示。所有呈递哈达、满达、银两一并带去。达赖喇嘛以额尔德尼昭庙修理无妨回覆，据所奏情形，此即车登多尔济贿嘱将伊子指为呼毕勒罕之明证。岂能逃朕洞鉴乎。此事适当朕降旨立法之初，车登多尔济辄巧为尝试，若各蒙古相率

效尤,成何政体。此端渐不可长,且佛法以虚寂为宗,无来无去,故释迦涅槃后并未出世。即宗喀巴阐演黄教,亦未出呼毕勒罕。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系宗喀巴之二弟子,始世世出有呼毕勒罕转世,共掌黄教有年。从前指认呼毕勒罕尚无情弊,且藏内亦必须有统摄之人,是以循照旧例,相沿办理。即如康熙年间有一丹巴呼图克图呼毕勒罕出世时能自述前世之事,故封以清修禅师,后复授为五台山扎萨克喇嘛,乃竟因贪酒渔色,滋事妄为,即行革退。似此能言前事之真呼毕勒罕尚不免改弦易辙,况拉穆吹忠行私所指之呼毕勒罕转可信以为实乎。且佛经秘密戒内能先知一切者必须能定心运气,观想正法,直参上乘,方能梦中预知是非空色。今之达赖喇嘛甫学经卷,并未克臻极诣,岂能有此法力,况为吹忠之古尔登巴又不能降神,用言试探,所指更属荒唐,又焉能知真呼毕勒罕耶。车登多尔济从前因私给乌拉票一案即当从重治罪,经朕曲赐矜全,复令在乾清门御前行走,仍赏给花翎、黄褂,授为副盟长。伊应如何感激思奋,今转如此有心尝试图占便宜,本当重治其罪,姑念其不待到京质讯,即行据实供出,尚知畏法,可以量从末减。车登多尔济著革去汗爵花翎、黄褂,加恩赏给顶戴,令其即由张家口回赴游牧,安分自悔。其汗爵仍施恩令伊嫡子敏珠尔多尔济承袭。蒙古汗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爵,世袭罔替,已属尊荣。即如车登多尔济获罪革爵,仍得以伊子承袭。又何必欲占一呼毕勒罕,复谋喇嘛之利。在伊等私认呼毕勒罕之意,不过欲使一子袭爵,又使一子为呼毕勒罕,可得喇嘛财产,遂不问真伪,妄相援引,殊属见小。可谓知有利而不知有义矣。商卓忒巴有意营谋汗王子弟为呼毕勒罕,代求达赖喇嘛、拉穆吹忠附会妄指,其罪甚重,著剥去黄衣,发往河南地方安置。萨木丕尔多尔济等不审察是非,辄行瞻徇情面,转为咨报,俱属非是,著交理藩院严加议处。朕办理庶务,一秉

大公，惟视其人之自取。盖此事之不得不彻底究办者，原为近年黄教之习愈趋愈下，若不亟加整饬，必致众蒙古惟知牟利，罔识佛教正宗，复被坏法之吹忠古尔登巴等所愚陷于罪戾，良用恻然。特示创惩为保卫之计，是以不准蒙古王公子弟为呼毕勒罕，从此各蒙古番众等益当共喻朕维持黄教，正所以厚爱伊等，并非不令其尊崇佛教，不许布施达赖喇嘛及班禅也。经义中本以布施为上，六般若亦以施舍为首。达赖喇嘛、各呼图克图等积财既多，亦应散济贫苦，不得少存吝啬。朕方鼓励蒙古等，令其布施，但不可如噶勒丹锡勒图呼图克图私遣徒众往各处募化耳。嗣后各蒙古番民僧俗人众，务当仰体朕意，各辟愚蒙，永除争竞，以期共安乐利。伊等虽不能深悉精微，但即以那旺达什前赴西藏所费而论，其呈递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拉穆吹忠礼物及各庙熬茶，途中往返盘费，已逾万金。若赴京在雍和宫所设金本巴瓶内签掣，不特程途甚近，即一切礼物熬茶等费，概可无需，即此省费一节伊等岂亦不知之耶。著将此旨发交驻藏大臣，传知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并通行晓谕各处蒙古番众等，咸使闻知。

（《钦定廓尔喀纪略》卷五一）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四月辛未

谕军机大臣等："此次福康安带兵远讨，廓尔喀畏罪投诚，所有善后事宜又遵照朕旨，逐一清厘整顿，从此边隅永靖，卫藏敉宁，是以福康安自藏起程时，达赖喇嘛等先期下山于十里外恭设方幄，跪递哈达，恭请朕安。此极好事。且其真心感激，恳福康安代奏，至于泣下，尤为可怜可嘉。又据另片奏：'吹忠法术原属不堪'等语。此事更有办法，已降旨嗣后前后藏暨各蒙古应出呼毕勒罕时，俱令各自寻找，呈报理藩院，驻藏大臣选择数名入瓶签掣，则吹忠积弊可渐革除，此时亦不必

过急。……”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二六）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四月辛巳

谕:“前因喀尔喀三音诺彦部落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圆寂后,其商卓特巴那旺达什有意营谋汗王子弟为呼毕勒罕,代求达赖喇嘛、拉穆吹忠附会妄指,已分别治罪,并明降谕旨,通饬各蒙古番众等矣。本日据和琳奏:‘询之达赖喇嘛称,那旺达什到藏时,向我问额尔德尼班第达的呼毕勒罕出在何方,我令他去问拉穆吹忠。他就赴吹忠处问过,吹忠批说,土谢图汗属鸡的儿子就是。我向来总据吹忠所说为凭,就照向例凭吹忠龙单上的语,给他批了。并讯据吹忠之尼尔巴敦珠卜达尔结供,那旺达什于五十七年复至拉穆庙内,求问呼毕勒罕究竟在于何处。吹忠降神龙单内,批令于东方中等人家找寻。过了几日,那旺达什来寺,又送银五十两、缎一匹、哈达一个,向吹忠告称,土谢图汗车登多尔济之子暨公林沁多尔济之子,俱是属鸡的,此二人内是否真实,并开伊等父母年岁,求其降神。吹忠即于那旺达什所递字上批说,车登多尔济之子属鸡的,是真呼毕勒罕’等语。是即该商卓特巴欲营求汗王子弟为呼毕勒罕之明证,益可见此事之不可不彻底查办矣。朕自乾隆八年以后,即诵习蒙古及西番字经典,于今五十馀年,几馀究心讨论,深识真诠。况本朝之维持黄教,原因众蒙古素所皈依,用示尊崇,为从宜从俗之计,初非如元人佞佛、优礼喇嘛,致有詈骂者割舌,殴打者断手之事。近因黄教之习,愈趋愈下,蒙古番民等失其旧时淳朴之风,惟知牟利,罔识佛教正宗,不得不亟加整顿,是以制一金奔巴瓶,派员赍往,设于前藏大昭。俟将来藏内或出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大呼图克图呼毕勒罕时,将报出幼孩内择选数名,将其生年月日、名

姓，各写一签入于瓶内，交达赖喇嘛念经，会同驻藏大臣公同签掣。并于京城雍和宫内亦设一金奔巴瓶，如蒙古地方出呼毕勒罕，即报明理藩院，将年月、名姓缮写签上，入于瓶内，一体掣签。其从前王公子弟内私自作为呼毕勒罕之陋习，永行停止。朕之此旨，原因各蒙古汗王、贝勒等既有世爵，可以承袭罔替，已极尊荣，何必复占一呼毕勒罕，又谋喇嘛之利。似此见小罔知大义，将来必致谋夺财产，启争肇衅，滋生事端。方今国家威棱远播，各蒙古扎萨克咸隶理藩院管理，遇有田产细故，俱为之秉公剖断。若任伊等牟利不已，久而或致争夺相寻，成何事体。是朕之整饬流弊，正所以护卫黄教，厚爱蒙古人等，使其各辟愚蒙，永除争竞。至佛法以虚寂为宗，无来无去，故释迦涅槃后，并未出世，即宗喀巴辟演黄教，亦未出呼毕勒罕。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系宗喀巴之二大弟子，始世世出有呼毕勒罕转世，共掌黄教，相沿已久。从前五辈达赖喇嘛及来京之前辈班禅额尔德尼，谙习经典，或尚能具有真慧。现在达赖喇嘛年纪尚轻，资质诚朴，甫学经卷，岂能直参上乘，先知一切。凡有求其指示呼毕勒罕者，惟凭拉穆吹忠之降神定夺，而吹忠不过如内地师巫之类。且内地师巫，尚有用刀自扎及舐刀吞剑掩人耳目法术，今吹忠经和琳等面加演试，授以刀剑，俱各恐惧战慄，并师巫之不如。是其所指呼毕勒罕，荒唐更属显然。乃番众人等崇信已久，以其妄言休咎，小有效验，遂传为神奇，一时竟有牢不可破之势。此亦习俗使然，自不必急于禁止。前已颁发金奔巴瓶，于大昭供奉之宗喀巴前掣签，所有找寻呼毕勒罕一事，永远不准吹忠指认。其番民推问吉凶等语，暂听仍旧。日久吹忠法术不行，亦将自败。总之大端既得，默化潜移，一切积弊亦无难逐渐革除。至藏内出产较少，布达拉商上给与众喇嘛养赡及番兵口粮等项，需用繁多，所入不敷支给，向赖各蒙古番众布施，以资用度。嗣后惟不准私指

呼毕勒罕,其馀熬茶瞻礼,皆在所不禁。朕方鼓励蒙古等使之布施,但不可如那旺达什之用财营求将汗王之子附会妄指,作为呼毕勒罕。并如年前噶尔丹锡勒图呼图克图之私遣徒弟到土尔扈特地方向人索取耳。从此各蒙古番众等,益当恍然于朕之扫除积弊,无非欲力挽颓风,振兴黄教,保全伊等,俾安乐利,永息争端,并非不令其尊崇佛教,不许布施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也。所有办理此事缘由,著再通行晓谕各处蒙古番众等,咸使闻知,共喻朕意。”

(同上,卷一四二六)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四月十九日

和琳、成德奏言:“臣等遵奉谕旨,再于大昭公所,会同达赖喇嘛、济咙呼图克图并喇嘛番目人等,传齐吹忠四人,再令其各将法术演试,并告以内地亦有如尔等托言降神预言人家休咎者,其人皆能吞刀割肉,以示神奇,然俱系障眼小术,不足为异,当官尚且严禁,若并此不能,其为藉词惑众无疑,当重治其罪。臣等向众人宣示毕,当即授以刀剑。吹忠等俱各恐惧战慄,环跪叩头,佥云:刀剑乃戕人之具,不敢以性命为戏。察其惶惧形状,实堪大噱。因诘以闻尔等前此托言福降,将刀向人乱扎,既能扎人何以不能自扎?严加诘问。据称,闻得前数辈吹忠有将刀自扎之事,或者实系神降,故能如此,我等实在不能。因复诘以尔等既无法术,即不能降神,何得妄言休咎。复据吹忠等回称:凡番民向问年岁丰歉及本年有无瘟症,不过依着经典照例答之,或有时凑巧偶中,番民等即传以为奇。今大人们如此严加穷诘,屡次试验,不敢不据实供明等语。其自认实无法术,全凭空言惑众,惶愧之状几于无地自容。凡僧俗人众,从旁观看,亦有掩口而笑者。臣等随将吹忠之全属虚假、钦定金本巴瓶之公正可信,嘱令

达赖喇嘛等对众明白宣导。据达赖喇嘛亦言，吹忠等托言降神，我等从前信以为真，今日才知其竟不足信，惟唐古忒习俗相沿，不能家喻户晓。今现已对众节次试演毫无法术。蒙大皇帝颁赐金本巴瓶于宗喀巴前，掣签为定，实属至公至正，僧俗无不悦服，等语。臣等看来吹忠之不足信，经此番节次试演，不独达赖喇嘛等明知其妄，即当场僧俗人众亦复见其诈。从此可逐渐省悟，不至再为所欺。将来遇有呼毕勒罕出世，现奉旨颁发金本巴瓶，总以掣签为准，自可永除从前积弊。惟前后藏地方辽阔，臣等现在虽用唐古忒字出示，遍加晓谕，恐僻远番民一时不能尽知。除呼毕勒罕一事永远不准吹忠指认外，其馀番民患病向吹忠推问吉凶等事，只可暂听土俗，以仍其旧。然经此一番揭破之后，其风亦必渐次革除。现在臣孙士毅、惠龄尚在藏内办理军需奏销，会同试演，商酌意见相同。"

奏入，上谕内阁曰："前因喀尔喀三音诺彦部落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圆寂后，其商卓忒巴那旺达什有意营谋汗王子弟为呼毕勒罕，代求达赖喇嘛，拉穆吹忠附会妄指，已分别治罪，并明降谕旨，通饬各蒙古番众等矣。朕自乾隆八年以后，即诵习蒙古及西番字经典，于今五十余年，几余究心讨论，深识真诠。况本朝之维持黄教，原因众蒙古素所皈依，用示尊崇，为从宜从俗之计。初非如元人佞佛，优礼喇嘛，致有詈骂者割舌，殴打者断手之事。近因黄教之习愈趋愈下，蒙古番民等失其旧时淳朴之风，惟知牟利，罔识佛教正宗，不得不亟加整顿，是以制一金本巴瓶，派员赍往，设于前藏大昭。俟将来藏内或出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大呼图克图呼毕勒罕时，将报出幼孩内择选数名，将其生年月日名姓，各写一签入于瓶内，交达赖喇嘛念经，会同驻藏大臣公同签掣，并于京城雍和宫内，亦设一金本巴瓶，如蒙古地方出呼毕勒罕，即报明理藩院一体掣签。其从前王公子弟

内私自作为呼毕勒罕之陋习,永行停止。朕之此旨,原因各蒙古汗王贝勒等既有世爵承袭罔替,已极尊荣,何必复占一呼毕勒罕,又谋喇嘛之利。似此见小罔知大义,将来必致谋夺财产,启争肇衅,滋生事端。方今国家威棱远播,各蒙古札萨克咸隶理藩院管理。遇有田产细故,俱为之秉公剖断,若任伊等牟利不已,久而或致争夺相寻,成何事体。是朕之整饬流弊,正所以护卫黄教,厚爱蒙古人等,使其各辟愚蒙,永除争竞。至从前五辈达赖喇嘛及来京之前辈班禅额尔德尼谙习经典,或尚能具有真慧。现在达赖喇嘛年纪尚轻,资质诚朴,甫学经卷,岂能直参上乘,先知一切。凡有求其指示呼毕勒罕者,惟凭拉穆吹忠之降神定夺,而吹忠不过如内地师巫之类。且内地师巫尚有用刀自扎及舐刀吞剑掩人耳目法术,今吹忠经和琳等面加演试,授以刀剑,俱各恐惧战栗,并师巫之不如,是其所指呼毕勒罕荒唐更属显然。乃番众人等崇信已久,以其妄言休咎,小有效验,遂传为神奇。一时竟有牢不可破之势,此亦习俗使然,自不必急于禁止。前已颁发金本巴瓶于大昭供奉之宗喀巴(像)前掣签。所有找寻呼毕勒罕一事,永远不准吹忠指认。其番民推问吉凶等事,暂听仍旧。日久吹忠法术不行,亦将自败。总之,大端既得,默化潜移,一切积弊亦无难逐渐革除。至藏地出产较少,布达拉商上给与众喇嘛养赡及番兵口粮等项,需用繁多,所入不敷支给,向赖各蒙古番众布施以资用度。嗣后,惟不准私指呼毕勒罕,其馀熬茶瞻礼,皆在所不禁。从此各蒙古番众等益当恍然于朕之扫除积弊,无非欲力挽颓风,振兴黄教,保全伊等,俾安乐利,永息争端,并非不令其尊崇佛教,不许布施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所有办理此事缘由,著再通行晓谕各处蒙古番众等共喻朕意。

(《钦定廓尔喀纪略》卷五二)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五月丁巳

谕军机大臣曰:"……又据奏:'吹忠等屡次试演,实已计穷力竭。将来遇有应出呼毕勒罕,遵旨择有福相聪慧幼孩,归入金奔巴瓶内掣定为准'等语。前因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圆寂后,命奎舒同扎萨克喇嘛格勒克那木喀赴喀尔喀地方另行找寻,曾经找得聪慧幼孩五名具奏,随交雍和宫喇嘛念经,并派八阿哥及理藩院堂官监同,将其名姓、生年月日入瓶签掣,掣得第五名之齐旺扎布。昨奎舒来至热河复命面奏:'自找得五名幼孩后,俱令住在庙内,其馀四名俱各归家。惟居末之齐旺扎布,不肯回去。又掣定后那旺达什前制衣服坐褥一分,给与齐旺扎布,不肯穿坐,另制一分给与,始行穿坐'等语。可见呼毕勒罕原有根基,吹忠降神实为诞妄,不足凭信。此一事殊为奇异,甚惬朕怀。著将复讯那旺达什及奎舒奏摺,并昨降谕旨,俱钞录发交和琳等阅看。将来藏内遇有应出之各呼毕勒罕,和琳当照此办理,则从前听信吹忠之积习,自无难永远革除。……"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二九)

乾隆六十年(1795年)六月二十九日

奴才松筠、和宁谨奏,为遵旨查明,据实奏闻事。

顷奉谕旨:此前大凡呼图克图呼毕勒罕转世,俱令拉穆吹忠降法作神,竟生种种弊端,故降旨免由拉穆吹忠作法,设立金奔巴瓶签掣。继而和琳又查出拉穆吹忠舞弊之处,所出呼毕勒罕,概行遵旨入瓶掣定。拉穆吹忠之假,虽为众所周知,然属下愚众有否仍信拉穆吹忠私自作法指定呼毕勒罕者?著寄知松筠,查明据实奏闻,断不可加以隐饰。钦此。钦遵。

经奴才留心访查,自钦颁金奔巴瓶以来,唐古特人等无一私令作法指定呼毕勒罕者。缘在金瓶设置后,和琳等即行恭遵训

谕,偕同济咙呼图克图稽查藏地所有大小呼图克图、沙布隆等之名数报部外,在奴才等之印房亦备档一份,此后凡呼图克图、沙布隆之呼毕勒罕转世,其各该寺访获幼童,均行报出,在大昭寺念经掣定。若系大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专行奏闻,小呼图克图、沙布隆等之呼毕勒罕则报部。因皆有案可查,属下愚众已再不能私令拉穆吹忠作法。今春时值达赖喇嘛出布达拉在大昭寺念经,为确定唐古特伊德地方一名小沙布隆之呼毕勒罕,奴才等亲往验视,将该徒众访获具报幼子三人之名姓、年龄,写签入瓶,在宗喀巴佛前念经,与达赖喇嘛共同看视,拈定一名为呼毕勒罕之处,业经报部。奴才等如此遵旨签掣确定,该徒众皆以为荣,欢感不已。

此前唐古特等敬信吹忠作法,不得不破费给吹忠送礼,钦颁金奔巴瓶后,据签掣定,不仅节省彼等费用,又因系文殊菩萨大皇帝钦定,甚属荣耀,故此间人众皆倾心悦服。据报观之,唐古特等尚无完全为吹忠所惑之处,先前之敬信吹忠,乃呼毕勒罕转世之事无所依托,不得已以吹忠之言为凭而已。现有钦颁金奔巴瓶,又在宗喀巴佛前念经掣定呼毕勒罕,唐古特等亦乐于为凭信服,故此私令作法者荡然无存。

如今藏地仅有拉穆、乃穹、桑鸢、噶东四大吹忠,唐古特等之信服,亦不过系愚昧,为区区私事,占卜福祸,因其指示很不明了,信服者日渐稀少。适以四吹忠之一乃穹吹忠擅自强占民田,奴才等严加惩处,囚禁办理。乃穹吹忠系达赖喇嘛、哲蚌寺众喇嘛及百姓信奉者,肆意强占贡噶尔等地唐古特人等数顷农田达三年之久,本年六月十六日该地百姓前来具结控告,奴才等当即解来乃穹吹忠质审。因其侵占民田属实,鞭笞三十,(朱批:应该。)抽出地亩,连其本年所种粮谷,概行交还该百姓外,另罚粮百石,赏给贫民。乃穹吹忠则禁于寺内,(朱批:好。)不令外出。

乃穹吹忠占地后，向达赖喇嘛求取噶舒克[①]一份，作为田契。查得此情，奴才等当即索取噶舒克销毁，（朱批：亦极应该。）并晓示达赖喇嘛停发噶舒克。

又查得达赖喇嘛印信之钥匙，向由笔齐齐[②]等佩戴，从古到今有何弊端，并无查实之人，凡有达赖喇嘛吩咐即行钤用，殊属非是。奴才等晓示情理于达赖喇嘛，令笔齐齐交回印信钥匙，由济咙呼图克图佩戴。嗣后理应钤印之事，由济咙呼图克图、噶伦等共同验看钤用，事由备档，一月汇总一次，报知奴才等衙门查核，以绝弊端。（朱批：甚善。）

达赖喇嘛只知念经，并不知事之如何。而今如此办理之外，经加晓示，达赖喇嘛甚以为是，向奴才等致谢，言称再不发给噶舒克。唐古特民人敢陈己之冤屈之处，控告吹忠，即为不信吹忠之明证。此皆仰赖圣上训导，指出吹忠之弊端，遍加晓谕之故。唐古特渐已明晓，诚永裨于事。奴才等唯遵训谕，善为诱导，将唐古特之陋俗，必加修正。

所有奴才等奉到谕旨遵办缘由，据实奏闻，伏乞圣鉴。

乾隆六十年七月二十七日奉朱批：已有旨。钦此。

（一史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注：① 噶舒克，系满文音译。

② 笔齐齐，系满文音译。

附　部分藏传佛教大喇嘛转世灵童的金瓶掣签

按：达赖、班禅转世灵童的金瓶掣签，列入《敕封达赖、班禅》一章，此处只列举其他数名藏传佛教大喇嘛转世灵童的金瓶掣签实例，供参考。

掣定察木多帕克巴拉呼图克图呼毕勒罕

嘉庆元年(1796年)九月十三日

奉上谕："据松筠等奏，'为掣定察木多帕克巴拉呼图克图呼毕勒罕，将访出三子之名书签入奔巴瓶讽经掣出里塘地方番民玉勒杰之子。'等情。此乃善事，朕心大悦。达赖喇嘛呼其名为罗卜藏吉克米特班丹达木拜尼玛，亦属吉祥，即命罗卜藏吉克米特班丹达木拜尼玛为帕克巴拉呼图克图呼毕勒罕。赏给俐玛无量寿佛一尊、塔一座、经一套、大哈达一方、玉如意一柄、杵铃一份、念珠一串、蟒缎一匹、锦缎一匹、妆缎一匹、黄缎一匹、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对赍往，松筠等俟其祗领，当即赏与帕克巴拉呼图克图呼毕勒罕，仍行晓谕其沙弥、卓尼尔等，侍奉呼毕勒罕勤习经典。钦此。"

(一史馆藏军机处满文月折档)

嘉庆二年(1797年)三月初十日

奴才松筠、和宁谨奏，为察木多帕克巴拉呼毕勒罕等叩谢天恩，代为转奏事。

适据管理帕克巴拉呼图克图印务锡瓦拉呼图克图、商卓特巴、沙弥等呈称：仰承文殊菩萨大圣皇帝之恩，金瓶掣定我帕克巴拉呼毕勒罕，已极荣幸，今又蒙赏福运哈达、无量寿佛、如意、斋食等物，诚系宠恩优渥，察木多所有黄黑人等，同庆感戴。我锡瓦拉唯当率众喇嘛，时时讽诵无量寿经，祝祷文殊菩萨大圣皇帝万万寿，以期还报于万一。至文殊菩萨大圣皇帝所赏佛尊等物，已皆交付呼毕勒罕。而今呼毕勒罕及锡瓦拉、商卓特巴、卓尼尔等，一同谨备叩谢天恩哈达、佛尊，请代为恭进。等因。呈文前来。是故，将呼毕勒罕等所献吉祥哈达三方、俐玛佛三尊，另行装匣，恭呈御览。伏乞圣上明鉴。

嘉庆二年三月初十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一史馆藏军机处满文月折档）

和宁等奏八世达赖喇嘛遵旨为其师班智达伊希嘉木散觅得转世灵童三名由金瓶掣签折

嘉庆六年（1801年）二月二十日

奴才和宁、英善谨奏，为遵旨具奏事。

嘉庆五年十一月初二日，奉上谕："据和宁等代奏称，达赖喇嘛恳请掣定其师班智达伊希嘉木散呼毕勒罕。等情。此乃好事，著恩准达赖喇嘛之请，令伊派人访寻，具奏后入金瓶掣签，以为达赖喇嘛之师傅班智达伊希嘉木散呼毕勒罕，仍住崇寿寺管束众喇嘛，以示朕推兴黄教之至意。钦此。"钦遵前来。奴才等当即咨谕达赖喇嘛讫。

兹据达赖喇嘛咨文内称："小僧谨遵文殊菩萨大圣皇帝慈

旨，当即派人访觅我师呼毕勒罕，现觅得后藏地方番子巴再策旺那木杰之子策凌朗杰、江孜地方番子恰多尔之子彭措朗杰、达朗地方番子萨奎旺杰之子扎西旺杰等三名。请大臣等代为奏闻文殊菩萨大圣皇帝，入金奔巴瓶，掣出者即为小僧之师班智达伊希嘉木散呼毕勒罕。”等因。具呈前来。

奴才等查得，达赖喇嘛之师伊希嘉木散呼毕勒罕，乃蒙皇上格外加恩初次掣定呼毕勒罕者。现既觅得三子，将此入雍和宫所供金奔巴瓶掣签，或入藏地所供金奔巴瓶掣签之处，俟降旨后，奴才等谨遵办理。为此谨奏请旨。

嘉庆六年二月二十日奉朱批，已有旨。钦此。

（一史馆藏军机处满文月折档）

嘉庆六年(1801 年)五月初六日

奴才和宁、英善谨奏，为奏闻业经遵旨掣定达赖喇嘛之师傅班智达伊希嘉木散呼毕勒罕情形事。

奉上谕：“藏地亦设有金奔巴瓶，且又曾在彼掣定呼毕勒罕，相应将此次觅得策凌朗杰等三名幼子之名交付和宁等，仍照先前办理之例，将名签入藏地所供金瓶，念经掣定一名，作为达赖喇嘛师傅班智达伊希嘉木散之呼毕勒罕。钦此。”钦遵前来。

奴才等遂于三月二十五日，偕同达赖喇嘛、济咙呼图克图，召集精通经法堪布喇嘛等，在布达拉所供高宗纯皇帝圣像前念经，将觅得后藏地方番民巴再策旺纳木杰之子策凌朗杰、江孜地方番民恰多尔之子彭措朗杰、达朗地方番民萨奎旺杰之子扎西旺杰之名签，奴才和宁装入瓶内，时辰到，奴才英善谨从金瓶抽出后藏番民巴再策旺纳木杰之子策凌朗杰。达赖喇嘛极为欣悦，立地合掌，告奴才等称：此皆出自文殊菩萨大圣皇帝悯爱小僧，益加振兴西土黄教之厚恩至意。嗣后小僧但为文殊菩萨大

圣皇帝金莲座永久巩固，随时诵念无量寿经祈祷，仰报圣恩。兹小僧仅叩谢文殊菩萨大圣皇帝之恩，敬备吉祥哈达一方、俐玛佛一尊，请大臣等代为进呈。等语。遂将哈达、佛尊交付奴才等。

是故，奴才等将达赖喇嘛叩谢天恩哈达、佛尊另行装匣恭进外，谨将遵旨掣定达赖喇嘛之师傅班智达伊希嘉木散呼毕勒罕情形，恭折奏闻。

嘉庆六年五月初六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附单

达赖喇嘛献哈达一方、佛三尊。

班禅额尔德尼献哈达一方、佛二尊。

济咙呼图克图献哈达一方、佛一尊，

第穆呼图克图献哈达一方、佛一尊。

热振呼图克图献哈达一方、佛一尊。

萨迦呼图克图献哈达一方、佛一尊。

（一史馆藏军机处满文月折档）

瑚图礼等奏掣定济咙呼图克图呼毕勒罕情形折

嘉庆十八年(1813年)十月二十三日

奴才瑚图礼、祥保谨奏，为奏闻掣定济咙呼图克图呼毕勒罕情形事。

窃查得乾隆五十七年奉上谕："兹颁发金奔巴瓶一只，供于西藏大昭寺，嗣后凡逢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噶勒丹锡勒图、第穆、章嘉、济咙等持京印大呼图克图及西藏所有上等呼图克图等圆寂，其呼毕勒罕转世，概免拉穆吹忠作法，由驻藏办事大臣等会同协理呼图克图、达赖喇嘛、班

禅额尔德尼，将出世呼毕勒罕姓名，各写一签，贮于金本巴瓶内，供于佛前，召集熟习经典喇嘛，虔诚诵经祈祷，共同验视，由达赖喇嘛或班禅额尔德尼亲自从瓶内拈出一签，确定呼毕勒罕。钦此。”钦遵在案。

兹据第穆呼图克图咨称：“据济咙呼图克图下扎萨克喇嘛呈称，小僧等在此两年，一直访寻我等之师济咙呼图克图呼毕勒罕，兹访得喀木地方番民卓勒木加布之子拉杰勒，番民固木布杰之子喇布丹，年皆三岁，观其相貌，俱似我等之师济咙呼图克图，各显吉兆。等因具呈。请贮入金本巴瓶掣定济咙呼图克图呼毕勒罕。”等因前来。

经复查，与前奉谕旨相符，奴才等谨遵上谕，即于九月十六日赴布达拉，会同达赖喇嘛呼毕勒罕、第穆呼图克图验视，将访得二幼子姓名，各写一签，奴才祥保敬贮入瓶，达赖喇嘛呼毕勒罕率众呼图克图、堪布喇嘛等讽宗喀巴经，迨及典成，达赖喇嘛呼毕勒罕谨从金瓶拈出喀木地方番民卓勒木加布之子拉杰勒。达赖喇嘛呼毕勒罕欣喜无比，当即遵照经典，为济咙呼图克图呼毕勒罕取名阿旺罗布藏丹悲嘉木参。继而达赖喇嘛呼毕勒罕、第穆呼图克图、济咙呼图克图下扎萨克喇嘛等各献叩谢天恩哈达一方、佛一尊，各自具呈前来。

是故，将达赖喇嘛呼毕勒罕等所献哈达、佛尊之匣，分别贴签，复行加封进呈外，奴才等业已咨报理藩院。为此谨具奏闻。

嘉庆十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一史馆藏军机处满文月折档）

谕内阁察罕诺们汗呼毕勒罕掣签事

道光十六年(1837年)十二月丙子

谕内阁："德楞额奏帮办台吉那噶克噶布藏等呈禀访出察罕诺们汗呼毕勒罕呈请具奏一摺。番子确锡锡勇之子桑济阿勒巴图、额尔克完布之子班第既经那噶克噶布藏等访出，著将伊等名送藏，归入金奔巴瓶内掣定一名作为呼毕勒罕。"

（《清宣宗实录》卷二九二）

在西藏寻访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转世灵童及其掣签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十一月戊寅

谕内阁："孟保等奏西藏所属地方访获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聪慧幼孩，请旨入于金奔巴瓶内签掣一摺。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涅槃已逾二载。兹据孟保等奏，访获聪慧异常之幼孩三名，实属祥瑞，朕心喜悦。著照所请，班禅额尔德尼著赴前藏，会同驻藏大臣、达赖喇嘛及伊徒达喇嘛罗布桑楚勒特木等将此幼孩三名，入于金奔巴瓶内，唪经敬谨签掣，拟定呼毕勒罕名号。"

（同上，卷三九九）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三月甲申

谕内阁："孟保等奏'闻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出世，经驻藏大臣等会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带领喇嘛等众唪经，由金奔巴瓶内掣出番民绥那玛之子聂尔阿定为呼毕勒罕，命名罗布桑巴勒垫丹拜佳木粲'等语。洵属祥瑞之事，朕心深为畅悦。著加恩赏给该呼毕勒罕黄哈达一方、佛一尊、大缎四匹，并赏给班禅额尔德尼黄哈达一方、大缎四匹，至所奏留银一千两，给喀尔喀四部落之绰尔济罗布桑巴勒丹等及呼毕勒罕之父母作为口粮，并请将扎萨克图汗、爱曼

诺们汗、伊什当津等留藏奉侍呼毕勒罕,及达喇嘛罗布桑楚勒特木,由北路草地行走,斋桑喇嘛罗布桑吉木毕勒等仍由南路行走进边之处,均著依议。”

(同上,卷四〇三)

道光三十年(1850年)十月己未

谕内阁:“穆腾额等奏:‘由西藏所属地方访有应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呼毕勒罕聪慧幼童,请旨归入金瓶签掣’等语。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涅槃已及二载。兹据穆腾额等奏称,访得聪慧异常、英灵夙著幼童二名。实属祥瑞之事,览奏实深欣慰。著班禅额尔德尼来藏会同驻藏办事大臣、达赖喇嘛及伊弟子达喇嘛罗布桑巴勒卓尔等,将此二童之名,归入金瓶,敬谨唪经,以便掣定呼毕勒罕。”

(《清文宗实录》卷一九)

咸丰元年(1851年)二月壬戌

又谕:“穆腾额等奏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呼毕勒罕转世之幼童验看掣定一摺。上年十二月初九日,据驻藏大臣等会同达赖喇嘛、呼征阿齐图诺们罕及伊徒达喇嘛等带领众喇嘛等唪经,由金瓶掣出番民密玛尔之子乌金策仁之名,定为呼毕勒罕。达赖喇嘛当据经理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名为哲布尊阿旺吹济旺渠车拉嘉木磋德。此事甚属吉祥,朕心殊深忻悦。著加恩赏给该呼毕勒罕黄手帕一方、佛一尊、大缎四卷,并交库伦办事大臣德勒克多尔济等转行晓谕喀尔喀四爱曼之汗王及伊徒喇嘛等知悉。所有应行办理迎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事宜,著交德勒克多尔济等先行敬谨妥为办理。”

(同上,卷二七)

同治十年(1871 年)十月庚午

驻藏大臣恩麟等奏:“访出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呼毕勒罕灵异幼童,例应掣瓶,惟现在班禅额尔德尼患病,不克前赴前藏,可否会同达赖喇嘛照例敬谨掣瓶。”得旨:“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呼毕勒罕业经访出,不可久稽,即著恩麟等会同达赖喇嘛敬谨掣定。”

(《清穆宗实录》卷三二一)

同治十一年(1872 年)四月甲寅

谕内阁:“恩麟等奏察看转世之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灵异幼童掣定奏闻一摺。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呼图克图罗布藏青饶汪曲并伊徒达喇嘛等,率领众喇嘛讽经,由金瓶掣出番民贡确策仁之子阿旺罗布藏成勒迥柰丹贝甲木参之名,定为呼毕勒罕。当经达赖喇嘛遵依经文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名之曰阿旺罗布藏吹玑呢玛丹增旺楚克。洵属祥瑞之事,朕心深为欣悦。著加恩赏给该呼毕勒罕黄哈达一个、佛一尊,大缎四匹,并著库伦办事大臣传谕喀尔喀四部落汗王等,使相庆幸。所有迎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一切应办事宜,均著张廷岳等照例妥为办理。”

(同上,卷三三一)

同治十三年(1894 年)八月己亥

谕军机大臣等:“恩麟奏护送呼毕勒罕行抵西宁,途遇野番抢掳一摺。恩麟护送、照料呼毕勒罕回库坐床,行至通天河沿地方,突遇骑马番夷,拥众数百,声称求赏箱包、驼马各节,胆敢围放枪铳,肆行抢掳,实属不成事体。恩麟现已护送呼毕勒宁行抵西宁,将来出口赴库,道路尚遥,著该前驻藏大臣沿途小心照料,饬令哨探弁兵勤加侦探稳慎行走,毋得再有疏虞。将此由四百

里谕令知之。”

（同上，卷三七〇）

满庆等奏掣定乍丫呼图克图呼毕勒罕折

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二十七日

奴才满庆、恩庆跪奏，为掣定乍丫呼图克图，恭折奏闻事。

窃据达赖喇嘛咨称：乍丫呼图克图之徒众呈报，小僧等经此数年前往各处地方求访我们师傅，今在西藏宇乡地方访得番民策垫欧柱之子名洛桑朗结策忍一名，又在札序地方访得番民吐多卜云垫之子名尼玛结布一名，俱年三岁。观其形象，俱似我们师傅一样，皆各有吉祥应兆，恳为乍丫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等语。咨报前来。

奴才等即于本年三月二十四日赴布达拉寺，会同达赖喇嘛，率领僧俗人等，将此二子名目书定二签，众僧于时讽经诵祷，奴才恩庆敬谨奉签入瓶，迨各僧虔诵经成后，奴才满庆跪于瓶前启掣，谨将宇乡番民策垫欧柱之子洛桑朗结策忍掣出，定为乍丫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兹经达赖喇嘛遵照经典，取名阿旺隆多丹贝坚参，定为法名。当即奴才等札行该徒众等遵照讫。理合缮折奏闻，伏祈圣鉴。为此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该衙门知道。钦此。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文海奏报访获德柱呼图克图转世灵童请免掣签折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六月十五日

奴才文海跪奏，为据情代陈，叩恳天恩，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据达赖喇嘛咨称:转据德柱拉章管事仓储巴札萨克喇嘛,并迭腔巴及布赉绷洛赛岭札仓结戎康孜、木隆寺领袖众僧公同禀称,本寺前辈呼图克图阿旺罗布藏丹贝卓美圆寂以后,僧等虔心卜算,认真念经,寻访呼毕勒罕。现在访获番妇策忍拉莫所生之幼子洛桑顿柱曲批一名,灵异昭著,实系呼毕勒罕正身,余无可访,呈递切结、异兆清单,祈请代奏,叩恳天恩,将真正呼毕勒罕幼子洛桑顿柱曲批免其入瓶签掣,作为德柱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迎回本寺坐床,以孚众望,庶使将来无甚灵异之辈不能混淆。等由前来。

奴才伏查向例,呼毕勒罕访有数名,即应掣瓶,以杜假冒。今德柱呼图克图转世,据称仅止访获呼毕勒罕一名,灵异昭著,请免掣瓶,以孚众望,自系实在情形。所有德柱呼图克图转世幼子,恳准免其掣瓶之处,出自逾格鸿慈,奴才未敢擅便,谨恭折代陈。并将原递切结、灵异清单,译缮妥协,咨送理藩院查核。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该衙门议奏。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九月二十六日

奴才有泰跪奏,为遵照定例掣定德柱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查前大臣文海任内具奏访获德柱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请免入瓶签掣一折。钦奉朱批:"该衙门议奏。钦此。"嗣准理藩院咨开:"以驻藏大臣文海所奏德柱呼图克图阿旺罗布藏丹贝卓美圆寂,访出幼子洛桑顿柱曲批,灵异昭著,请免入瓶签掣。等情。似与定例不符,碍难照准。拟饬该寺遵例寻访幼子数名,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缮写名签,入于大招供奉金奔巴瓶内,公同掣

定,议复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等因。咨行到藏。当经译行商上转饬遵办去后。

兹据噶勒丹池巴转据德柱拉章管事仓储巴扎萨克喇嘛及木隆寺领袖等公同禀称:“前经遵奉札谕,数年以来,在于各庙佛前虔诚卜卦,遍处求访,今于门霞错地方访得番民夺吉占堆之子名阿旺洛桑夺吉坚参,并前所访番妇策忍拉莫之子名洛桑顿柱曲批,年俱八岁,实与庶民之子有异,生时皆有吉祥征兆,此外并无年岁相等及有奇异可以求访,恳请转禀驻藏大臣,将此二子入于金瓶签掣。”等情前来。

奴才即于本年九月十五日前赴大招,率同噶勒丹池巴,将此二子之名书签封固,令僧众虔诚讽经,饬派委员奉签入瓶。讽经毕,奴才敬谨启瓶,虔掣一签,对众启封阅看,上书洛桑顿柱曲批,即定为德柱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并按照佛规,由噶勒丹池巴拟给该呼毕勒罕法名吐布丹坚参青饶称勒朗结。

除由奴才译行噶勒丹池巴转饬该寺徒众遵照外,所有遵照定例,掣定德柱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缘由,理合恭折奏闻,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该衙门知道。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二月十六日

奴才联豫跪奏,为据情代奏,叩谢天恩事。

窃据代理商上事务噶勒丹池巴诺们罕罗布藏坚参禀称:前于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十五日,经前大臣有泰在大昭公同签掣德柱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洛桑顿柱曲批,掣定后当即奏明,并代为叩谢天恩在案。兹择吉于本年八月初三日,由前藏附近热寺迎至德柱拉章坐床,甚属吉祥,惟该呼图克图意念,此事悉臻妥善,皆仰蒙

大皇帝鸿恩眷护，兹谨备哈达一方、连衣镀金长寿古佛一尊、珊瑚珠一串，叩谢天恩，呈由噶勒丹池巴恳请代进。并称：以后仍照各呼图克图之例，节次呈进贡品。至前蒙恩赏呼图克图名号、敕书、银印，因该呼图克图尚未及岁，现在德柱拉章仓储巴佛尊前供奉，俟及岁时再行钤用，该呼图克图屡受鸿恩，图报维艰，惟有随时讽经，恭祝大皇帝万福万寿，国泰民安。各等情前来。

奴才查其情词恳切，出于至诚。除将哈达、佛尊、珊瑚珠串，用匣装固妥协，代为转进外，所有德柱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洛桑顿柱曲批坐床，叩谢天恩，并将敕书、银印现在供奉，俟及岁后，再行钤用各缘由，相应据情代奏，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知道了。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庆恕奏掣定噶勒丹锡埒图呼图克图呼毕勒罕折

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三月二十六日

全衔庆（恕）跪奏，为据情代奏掣定呼弼勒罕缘由，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据噶勒旦锡埒图呼图克图之徒弟商卓特巴乙细仍若等呈称，小僧等于去年十月间呈明，我们师傅噶勒旦锡埒图呼图克图前于光绪二十八年间圆寂后，不时在附近蒙番地方，察找得贵德厅属之揣札族番民还本加之子桑多什结，又番民银科之子公保什结，均皆四岁，请将此二子名字，照案转咨，入于西藏金瓶内掣定一名，作为呼弼勒罕。等情。当经奏明。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奉旨："理藩部知道。钦此。"钦遵前来。小僧等自应赴藏恭候掣签。惟察达赖喇嘛现今住锡西宁恭布木寺，尚未回藏。事

关奉旨要件，难以迁延时日，小僧等即于本年八月初十日呈明达赖喇嘛，可否即在西宁就近掣定呼弼勒罕缘由。当蒙达赖喇嘛吩示，我喇嘛回藏尚未有期，令小僧等即在本寺恭候掣签。讽经三日，于八月十五日会同众徒等，在于本寺供奉金瓶内，将这二子名字缮签，监视掣出番民还本加之子，名唤桑多什结，即系噶勒旦锡埒图呼图克图之呼弼勒罕。因此，恳乞将达赖喇嘛同小僧等掣定呼弼勒罕缘由，据情转奏。等情。呈请前来。

奴才察此案前经遵照定例，咨行西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将噶勒旦锡埒图呼图克图之徒弟寻获二子，入于大招金瓶内掣定一名，作为呼弼勒罕在案。今据该徒弟等所称，达赖喇嘛吩示，回藏尚未有期，今该僧等即在恭布木寺掣签。等因。奴才复察均属实情。

谨将掣定呼弼勒罕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于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初三日具奏，旋于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十四日，准陆军部火票递回原折，钦奉朱批：该衙门知道。钦此。

（一史馆藏会议政务处咨文）

第八章　地方官员任免

设官治土、任免官吏——这是国家行使主权的关键环节,也是实施统治权的杠杆。清朝为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统一和行政管理,曾对西藏地方的行政管理体制进行过数次改革,并牢牢把握了官员任免这个国家权力的杠杆。

明末清初,青海和硕特蒙古固始汗在五世达赖、四世班禅支持下,拥兵占据西藏,掌握了西藏地方的军政大权。清朝夺取全国政权后,承认了西藏已经形成的这种政治格局,在册封达赖、班禅的同时,也册封了操纵西藏政教大权的固始汗(和他的子孙),以及代表五世达赖喇嘛管理西藏地方事务的第巴桑结,通过这种方式完成了对西藏地方的统一。康熙末年,清朝派大军入藏,驱逐了准噶尔的扰藏势力,废除了由蒙古汗王掌握西藏军政大权的行政管理制度,改由清朝中央政府册封的俗官管理日常行政。雍正三年(1725 年),正式颁布谕旨,命贝子康济鼐总理西藏事务,这标志着噶厦(西藏地方政府)管理西藏地方行政的制度开始建立。雍正五年(1727 年),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因争夺权力发生变乱,康济鼐被杀,清朝很快平息了变乱。翌年,谕令在安定西藏政局中立有战功的颇罗鼐"统管前藏、后藏",后颁发"办理危(卫)藏噶隆事务多罗贝勒"银印一颗,后来,颇罗鼐又

晋升郡王(俗称藏王)。这标志着从康济鼐开始的以俗官总领噶厦办理西藏地方事务的行政管理制度完全确立。

乾隆十五年(1750年),承袭乃父颇罗鼐为郡王的珠尔墨特那木扎勒,擅权作乱,为驻藏大臣剪除。清朝认真总结了这个惨痛教训,决定对西藏行政管理制度和官制进行大的改革。乾隆认为,之所以发生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之乱,是因为藏王"威权太盛,专制一方",因此,废除藏王,多立头人,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他说:如果再立一藏王,"即使恭顺如颇罗鼐,而其子孙亦不可保,此其可虑,岂在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之下哉!"根据这种指导思想,乾隆十六年(1751年)颁布的"善后章程",明确规定,废除封授郡王制度,实行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共同管理藏政的行政管理体制。在其下,设置噶伦四人,组成噶厦(西藏地方政府),共同处理西藏地方事务。又在达赖之下设立译仓,置僧官四人,负责审核噶厦的一切公文,并加钤印,以使僧俗贵族在政务活动中互相制约。噶厦和藏王比较起来,权力要小得多:藏王是一人专制,噶厦是四人共办政务;藏王有决定权,而噶厦只是承办驻藏大臣和达赖交办的事件,不能独立决策;藏王对西藏各项事务,包括军队、宗教等都有管理权,而噶厦只管行政事务,不管喇嘛事务,更无权直接指挥军队。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七世达赖圆寂后,清朝又在西藏建立了摄政制度。从此,在达赖喇嘛圆寂后,其转世灵童十八岁亲政以前,由中央政府任命一名大喇嘛代行达赖喇嘛职权(俗称摄政)。这一制度的意义在于:第一、对噶厦造成一种新的制约,抑制其权力膨胀。特别是在达赖喇嘛圆寂、法席空缺时,有利于防止噶伦擅权;第二、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十八岁以前不能亲政,有一个长达二十年左右的权力转移和交替的过渡期,也有利于防止达赖喇嘛的权力膨胀;第三、摄政只是署理职务,其政治

地位和社会影响比达赖喇嘛要小得多,且有一定任期,这实质上是加强和提高了驻藏大臣的职权。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颁布“二十九条章程”,进一步完善了西藏的行政管理制度。法定了驻藏大臣总揽藏政的行政管理体制,对于西藏地方各级僧俗官员的任免权限和程序做了具体规定。制订相应法规,防止达赖、班禅家族和贵族世家控制、操纵西藏地方政权。总之,其核心是由中央政府(通过驻藏大臣)牢牢掌握各级僧俗官吏的任免权。

一、有关制度和法规

二十九条章程的有关规定

（十）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共同协商处理政事，所有噶伦以下的首脑及办事人员以至活佛，皆是隶属关系，无论大小都得服从驻藏大臣。扎什伦布的一切事务，在班禅额尔德尼年幼时，由索本堪布负责处理，但为求得公平合理，应将一切特殊事务，事先呈报驻藏大臣，以便驻藏大臣出巡到该地时加以处理。

（十一）噶伦发生缺额需要补任时，从代本、孜本、强佐中考察各人的技能及工作成绩，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共同提出两个名单，呈报大皇帝选择任命。噶伦喇嘛之缺额，从大堪布中提名呈请委任。代本之缺额从如本中升迁，或从边界宗本中提出两个名单，呈请选择委任。孜本和强佐之缺额，由业仓巴、协邦（管理刑事者）、噶厦大秘书、孜仲喇嘛（僧官）中选任。业仓巴和协邦之缺额，由雪第巴、拉萨米本、达本中选任。雪第巴、拉萨米本、达本之缺额，由各地宗本及噶厦仲尼（交际人员）中委任。业仓巴和雪第巴之僧官缺额，从各大寺喇嘛中挑选委任。大秘书之缺额，由小秘书及噶厦仲尼中委任。大宗及边宗宗本之缺额，由小宗宗本中委任。小秘书之缺额，由武官甲本及其他适当人员中委任。各边宗及小宗宗本之缺额，由普通职员中委任。过去各宗之僧官宗本，都由达赖喇嘛的随从中委任，他们多不能亲

自到宗任职,而派代理人前往,这些代理人难免不发生贪污敲诈情事,因此今后所有代理人均由驻藏大臣选派,不能由孜仲喇嘛私自委派。噶厦的小秘书及仲尼,其职位虽小,但经常和噶伦一处工作,不谓不重要,所以须从俗官中挑选能力较强者充任之。最近改组造币厂,委任两个孜本和两个孜仲为管理人,如该人员发生缺额时,须由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协商选任。所有以上人员,除噶伦和代本须呈请大皇帝任命外,其余人员可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委任,并发给满、汉、藏三种文字的执照。噶伦、代本以下人员和各个宗本,今后均按上述规定逐级升迁,不得逾规乱为。至于草官、卫士、糌粑管理人、帐篷管理人等,无关重要,可由达赖喇嘛自行委派。

扎什伦布的工作人员,都是僧人,过去没有规定品级,多少也不一定。今后强佐出缺时,须由索本喇嘛(管饮食者)和森本喇嘛(管寝室者)中补任,索本出缺时,从孜仲中补任,森本出缺时,从仲尼中补任,不得随意升迁。扎什伦布辖区内村落较少,各边地亦无重要之宗、豁。所有强佐、索本、森本及宗本等,须依前藏之制度,由班禅额尔德尼和驻藏大臣协商委任。至于管理酥油、糌粑、柴火等零碎事务之无关重要人员,可依其技能之优劣,由班禅额尔德尼自行选任。关于乌拉等之派遣可依照旧例行之。

(十二)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周围的随从官员,过去都是他们的亲属,如达赖喇嘛的叔父和班禅额尔德尼的父亲班丹团主,都是私人升任,又如达赖喇嘛之胞兄洛桑格登主巴,依仗势力多行不法。今后应依西藏各阶层及扎什伦布僧俗人民之愿望,在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在世时,其亲属人员不准参预政事。达赖、班禅圆寂后,如果还有亲属,可以根据他们的技能给予适当的职务。

（十六）边界地区与外方连接，对于当地人民之管理，来往行人之检查，都属重要事务。过去知能较强之宗本多留拉萨供职，而派知能较弱之宗本前去边界，难免耽误事情。今后边宗宗本均由小宗本及军队头目中选派，任满三年后考查成绩，如果办理妥善，驾驭得宜，记名以代本等缺升用；倘办理不善，立即革退。

（十七）西藏过去委任大小职务，均在贵族中选任，平民完全无份。自今新立规章，凡普通士兵如有知能较强并有战斗能力者，虽非贵族亦得升任定本甚至逐级升至代本。其他一切官职，可依旧例从贵族中派任，但如年龄过幼，亦不宜担任官职。因此规定小秘书、噶厦仲尼、小宗本等，年满十八岁之贵族子弟始可派任。

（十八）堪布为各寺院之主脑，应选学问渊博、品德良好者充任之，近查各大寺之活佛，拥有很多庄园，并因享有群众信仰，所献贡物者很多，再加经商谋利，贪财好货，甚不称职。现规定今后各大寺堪布活佛人选，得由达赖喇嘛、驻藏大臣及济咙呼图克图等协商决定，并发给加盖以上三人印章的执照。至于各小寺堪布活佛之人选，可依原例由达赖喇嘛决定。

（全文参考本书第一章）

历朝《大清会典》的有关规定

凡封爵……西藏：辅国公三人、一等台吉一人、噶卜伦四人（内一人即以辅国公为之）、代赍五人、第巴三人、堪布一人。

（乾隆《大清会典·理藩院》）

西藏，有札萨克衔辅国公一人。

西藏，有札萨克衔一等台吉一人。

其非札萨克及加衔之一、二、三、四等台吉不具列。受封者按等给以册、诰、章服、仪卫，及有爵者之子弟分别给衔。札萨克一等台吉以上分别生身、熟身引见，闲散台吉皆具题给爵，如内札萨克。

外札萨克之爵，旧例不世袭，出缺时或降袭或否，奏闻定夺。唯雍正九年封唐古特闲散辅国公一人，世袭罔替。乾隆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年，高宗纯皇帝令追考勋勤，覃敷恩锡，于是袭爵之制，一如内札萨克。

唐古特札萨克衔一等台吉，于雍正六年封今爵。唐古特札萨克衔辅国公，先于雍正八年封札萨克一等台吉，九年晋封今爵。

西藏札萨克衔辅国公一人，始封曰珠尔墨特策布登，为颇罗鼐子；又札萨克衔台吉一人，始封曰诺颜和硕齐，为颇罗鼐弟，又闲散辅国公一人，始封曰噶锡巴纳木札勒色布腾，为康济鼐从子，皆唐古特人，其世系均未详。每届十年奏修家谱一次，撤旧册进新册，如内札萨克。

（嘉庆《大清会典·理藩院》）

前后藏唐古特官、喇嘛官，初由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自署。其大者如噶布伦，亦由达赖喇嘛选定后，始移交驻藏大臣具奏。乾隆五十九年乃定官制，自三品至七品给与项戴，前藏官缺出，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选补，后藏官缺出，会同班禅额尔德尼选补。

前藏唐古特官：三品噶布伦四人，四品仔琫三人，商卓特巴二人，五品业尔仓巴二人，朗仔辖二人，协尔帮二人，硕第巴二人，六品达琫一人，大中译二人，卓尼尔三人，七品小中译三人，

司门第巴三人，司糌粑第巴二人，司草第巴一人，司薪第巴二人，司帐第巴二人，司牛羊第巴三人。噶布伦为总办藏务之官，仔琫、商卓特巴为商上办事之官，凡喇嘛谓库藏出纳之所曰商上。业尔仓巴为管粮之官。朗仔辖为管街道之官。协尔帮为管刑名之官。硕第巴为管理布达拉一带番民之官。达琫为司马厂之官。大中译、卓尼尔、小中译为噶厦办事之官。噶布伦议事之所曰噶厦；又，管兵之官，四品戴琫六人，五品如琫十二人，六品甲琫二十四人，七品定琫一百二十人；又，分理地方之官，五品边营官二十三人，大营官十九人，六品中营官五十九人，七品小营官二十五人。

后藏唐古特官：有五品大营官四人，六品中营官十七人，七品小营官十六人。以上各唐古特官内，亦有以喇嘛充补者，则不给顶戴。喇嘛官，前藏有商上及噶厦办事之济仲喇嘛，后藏有岁琫喇嘛。森本喇嘛、济仲喇嘛、卓尼尔喇嘛等缺，皆不给顶戴。

西藏称唐古特世家子弟曰东科尔。先是唐古特官皆用东科尔，率以稚齿躐等登进，其余唐古特除拔补定琫之外，不能再有升转。乾隆五十八年乃定制，非东科尔出身者，亦准由定琫升至戴琫。其东科尔年十八以上，始准选用卓尼尔、小中译、小营官等缺，视其才能再加擢用。道光年间，赏给业尔仓巴四品顶戴，达琫五品顶戴，著为定额。又增设曲木多寺等处四品番目营官一人，六品番目营官、七品番目营官各三人。

前藏：乃东营、琼结营、贡噶尔营、仑孜营、桑昂曲宗营、工布则冈营、江孜营、昔孜营、协噶尔营、纳仓营，凡十营，为大营。洛隆宗营、角木宗营、打孜营、桑叶营、巴浪营、什本营、仁孜营、朗岭营、宗喀营、撒噶营、作冈营、达尔宗营、江达营、古浪营、沃卡

营、冷竹宗营、曲水营、突宗营、僧宗营、杂仁营、茹拖营、锁庄子营、夺营、结登营、直谷营、硕般多营、拉里营、朗营、沃隆营、墨竹宫营、卡尔孜营、文扎卡营、辖鲁营、策堆得营、达尔玛营、聂毋营、拉噶孜营、岭营、纳布营、岭喀尔营、错朗营、羊八井营、麻尔江营，凡四十三营，为中营。雅尔堆营、金东营、拉岁营、撒拉营、浪荡营、颇章营、扎溪营、色营、堆冲营、汪垫营、甲错营、拉康营、琼科尔结营、蔡里营、曲隆营、扎称营、折布岭营、扎什营、洛美营、嘉尔布营、朗茹营、里乌营、降营、业党营、工布塘营，凡二十五营，为小营。江卡营、堆噶尔本营、喀喇乌苏营、错拉营、帕克里营、定结营、聂拉木营、济咙营、官觉营、补人营、博窝营、工布硕卡营、绒辖尔营、达巴喀尔营，凡十四营，为边营。

后藏：拉孜营、练营、金龙营，凡三营，为大营。昂忍营、仁侵孜营、结侵孜营、帕克仲营、翁贡营、干殿热布结营、托布甲营、里卜营、德庆热布结营、央营、绒错营、葱堆营、胁营、干坝营，凡十四营，为中营。彭错岭营、伦珠子营、拉耳塘营、达尔结营、甲冲营、哲宗营、擦耳营、晤欲营、碌洞营、科朗营、扎喜孜营、波多营、达木牛厂营、冻噶尔营、扎苦营，凡十五营，为小营。

每营设营官或一人或二人，以分理各寨番民。

（光绪《大清会典·理藩院》）

光绪《钦定理藩部则例》有关条款

增纂

噶布伦、戴琫颁给敕书

西藏噶布伦、戴琫缺出，奉旨补授者，令其将旧领敕书送院查销，另行办给敕书。

修改

噶布伦以下各官给与顶戴

噶布伦准其戴用三品顶戴，毋庸给与扎萨克名号。四品戴琫以下各官，均按品级给与顶戴。其翎支除恩赏外，不准戴用，非有军功，该大臣等亦不得滥行奏请。

续纂

后藏扎什伦布增设业尔仓巴等官

后藏扎什伦布旧设商卓特巴一人，增设四品虚衔业尔仓巴一人，四品虚衔小商卓特巴一人，五品虚衔管马达琫一人，作为定额，由驻藏大臣发给执照。出缺时，查照旧章拣选补放，不准私行挑补。

增纂

噶布伦等官房庄田随任交代

藏内噶布伦等拨给房屋庄田，照内地衙署廉俸之例，给现充之人居住管理。一经缺出，即行交代新任，不许稽迟。

增纂

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族属不得搀越管事

大小番目及前后藏管事喇嘛，均不得以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族属挑补，搀越管事。俟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转世后，方准将前辈亲族量材录用，以昭公允。

（卷六一）

修改

唐古忒属额设噶布伦以下各官

唐古忒属设：三品总理大小事务噶布伦四人。四品总理兵丁

戴琫六人,稽查商上出纳仔琫三人,总理库务商卓特巴一人。五品管理兵丁如琫十二人,管理粮储业尔仓巴一人,管理拉撒番民朗仔辖二人,管理刑名协尔帮二人,管理布达拉番民希约第巴二人。六品管理兵丁甲琫二十四人,管理马匹达琫二人,噶厦办事大中译二人,卓尼尔三人。七品管理兵丁定琫一百二十人,噶厦办事小中译三人。管理门户第巴三人,管理糌粑第巴二人,管理草束第巴一人,管理柴斤第巴二人,管理帐房第巴二人,管理牛羊厂第巴三人。

五品边缺:江卡营官一人,堆噶尔本营官二人,哈拉乌苏营官一人、喇嘛营官一人,喇嘛营官不给顶戴,错拉营官二人,帕克哩营官二人,定结营官二人,聂拉木营官二人,济咙营官二人,官觉营官一人,补仁营官一人,博窝营官二人,工布硕卡营官一人,绒辖尔营官一人,达霸喀尔营官二人。

五品大缺:乃东营官二人,琼结营官二人,贡噶尔营官二人,仑孜营官二人,桑昂曲宗营官一人,喇嘛营官一人,工布则岗营官一人,江孜营官二人,昔孜营官一人、喇嘛营官一人,协噶尔营官一人、喇嘛营官一人,纳仓营官一人、喇嘛营官一人。

六品中缺:洛隆宗营官二人,角木宗营官一人,打孜营官一人,桑叶喇嘛营官一人,巴浪营官二人,仁本营官二人,仁孜营官二人,朗岭营官二人,宗喀营官二人,撒喀营官二人,作岗营官一人、喇嘛营官一人,达尔宗营官二人,江达营官一人,古浪营官一人,沃卡营官一人,冷竹宗喇嘛营官一人,曲水营官一人,夺宗营官一人,僧宗营官一人,杂仁营官一人,茹拖喇嘛营官一人,锁庄子营官一人、喇嘛营官一人,夺营官一人、喇嘛营官一人,结登喇嘛营官一人,直谷营官一人、喇嘛营官一人,硕板多营官二人,拉里喇嘛营官一人,朗营官一人,沃隆喇嘛营官一人,墨竹宫营官一人,卡尔孜营官一人,文扎卡营官一人、喇嘛营官一人,辖鲁喇嘛

营官一人,策堆得喇嘛营官一人,达尔玛营官一人,聂毋营官一人,拉噶孜营官一人、喇嘛营官一人,岭营官一人、喇嘛营官一人,纳布喇嘛营官一人,岭喀尔营官一人,朗错喇嘛营官一人,羊八井喇嘛营官一人,麻尔江喇嘛营官一人。

七品小缺:雅尔堆营官一人,金东喇嘛营官一人,拉岁营官一人,撒拉喇嘛营官一人,浪荡喇嘛营官一人,颇章营官一人,扎溪营官一人,色营官一人,堆冲营官一人,汪垫营官一人,甲错营官一人,拉康喇嘛营官一人,琼科尔结营官一人,蔡里营官一人,曲隆喇嘛营官一人,扎称营官一人,折布岭营官一人,扎什营官一人,洛美营官一人,嘉尔布营官一人,朗茹喇嘛营官一人,哩乌喇嘛营官一人,降喇嘛营官一人,业党喇嘛营官一人,工布塘喇嘛营官一人。

修改

补放噶布伦以下各缺

噶布伦缺出,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於戴琫及商上仔琫商卓特巴内择其才具优长、著有劳绩者,拟定正陪,奏请补放。戴琫缺出,先尽新设管领番兵之各琫内拣选,如一时不得其人,再以边缺营官内拣选奏补。商上仔琫商卓特巴缺出,以业尔仓、协尔帮、大中译及济仲喇嘛升补。希约第巴、密本、达琫缺出,以大缺、边缺营官及噶厦卓尼尔升补。其业尔仓、希约第巴两项向有喇嘛者,亦准挑选喇嘛补用。大中译缺出,以小中译、噶厦卓尼尔升补。大缺、边缺营官缺出,以小缺营官调补及小中译补放。其管理兵丁甲琫番目,亦准调补边缺营官,惟小缺营官,始准於东科尔及喇嘛内拣选补用。所有营官缺分,详细分别大缺、边缺、小缺,造具册档,驻藏大臣存案办理。其喇嘛补放营官者,多系达赖喇嘛随侍之人,因其勤劳年久,不能远离左右,酌量派管

地方，藉资养赡，由驻藏大臣另派妥协明干之人前往署理，该喇嘛营官不得私行派人代办。噶厦小中译、卓尼尔随同噶布伦办事，关系紧要，由东科尔拣选心地明白者挑补。至前藏商上铸造银钱，专派铸钱仔琫二名，济仲喇嘛二名，责成办理。

凡大小各缺，均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挑选。如达赖喇嘛徇私不公，准驻藏大臣驳正，秉公拣补。除噶布伦、戴琫奏明补用外，其余各缺，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发给清、汉、西番字印照为据。至管理柴草、门户、糌粑、帐房第巴及管理牛羊草厂头人等缺，悉听达赖喇嘛自行拣补。

增纂

增设戴琫以下各缺均按等第递升

藏内管兵番目，向设戴琫五人。於乾隆五十七年，添设戴琫一人，仍照旧制设立大小番目，逐层管束。於戴琫之下设立如琫十二人，每人管兵二百五十名。如琫之下设立甲琫二十四人，每人管兵一百二十五名。甲琫之下设立定琫一百二十人，每人管兵二十五名。与绿营兵丁一例，均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拣选年力精壮之人充补，给发委牌。倘敢废弛军律即行革退，并将本管番目从严惩治。遇有戴琫缺出，以如琫拔补，其余各缺，均择技艺娴熟、操防认真者，以次递升。至世家东科尔有情愿充当番兵及定琫兵目者，准其充伍，按次升用，不许躐等超越。番兵中如有材技出众之人，亦准按次擢用，升至戴琫，不得以非东科尔世家，阻其上进之路。

增纂

边缺营官三年更换

补放边缺营官，於小缺营官及管理兵马之甲琫番目内，择其

干练者调补。如到任三年,果能办理妥善,驾驭得宜,即行更换,调回记名,以戴琫等缺升用。如有办理不善者,即行革退。

增纂

东科尔及岁方准当差

凡挑取办事番目,於东科尔内择其端详历练之人拔补,不准袭充伊祖、父职分。即挑取小中译、噶厦卓尼尔小缺营官等番目,亦必须年至十八岁以上者,方准当差,不得以幼小之人冒滥充数。

(卷六二)

《卫藏通志》有关记载

"番目"条

(原编者)谨案:卫藏番目,向例惟办事之噶布伦暨管兵之戴琫等,系由驻藏大臣拟定正陪,请旨补放,其余管辖地方之营官、职掌事务之第巴等,俱听商上自行拣用。自乾隆五十七年议定章程,并赏给顶带,分隶职司,俱由驻藏大臣主持升调,其品级考铨选法实与内地官阶无异。谨查明编纂,以昭遵守。

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大学士、公福康安、大学士孙士毅、工部尚书和琳、四川总督惠龄等具奏,筹议卫藏章程内开:

一、藏内大小番目缺出,应行定立等级,统归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拣放也。查,噶布伦、戴琫等,向虽由驻藏大臣具奏,其余商上仔琫、商卓特巴、业尔仓巴、协尔帮、希约第巴、朗仔辖、密本第巴、噶厦中译、小中译、卓尼尔、各寨落大小营官,系噶布伦等酌拟数人,由达赖喇嘛挑定,驻藏大臣并不过问。大缺营官尚

由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发给执照，小缺营官并无驻藏大臣给照之例，是以向来大小番目迁转补放，毫无等级，即如商卓特巴、营官等缺出，或于布达拉商上、噶厦公所当差之人挑补，或以并未当差之人闲散人等放补。至噶布伦之缺，本应以戴琫升补，或有径由大族子弟补放者。戴琫之缺本应以营官升补，亦有以戴琫年齿幼小之子弟补放者，杂乱参差，不成体制。甚或营求贿嘱，其弊无穷。查，噶布伦等办理一切事务，戴琫管理番兵，商上仔琫、商卓特巴系总司出纳，以上各缺尤关紧要，不可越次补放。启躐等幸进之弊。即大缺、边缺营官管理地方番民事务较繁，亦不应以未经历练之人充补。今请核定品级层次，遇有噶布伦缺出，于戴琫及商卓特巴、仔琫内，择其才具优长者、著有劳绩者，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拣选二员，拟定正陪，奏请补用。戴琫缺出，先尽新设管领番兵之如琫内拣选，如一时不得其人，再以边缺营官内拣选，亦会同达赖喇嘛拟定正陪二员，具奏请补，候旨遵行，不得仍前旧习，率用本不管兵之番目，致误操防。商上仔琫、商卓特巴缺出，以管放众番目口粮之业尔仓巴、管理刑名之协尔帮、噶厦办事之大中译及济仲喇嘛升补。其业尔仓巴、协尔帮缺出，以管理布达拉一带番民希约第巴、管理拉撒番民之朗仔辖密本、管达赖喇嘛马厂之达本升补。其希约第巴密本缺出，以大缺边缺营官调补，及噶厦卓尼尔升补。查业尔仓、希约第巴两项内有喇嘛者，亦准挑选喇嘛补用。大中译缺出，以小中译、噶厦卓尼尔升补。大缺营官缺出，以小缺营官调补，及小中译补放。其管兵甲琫亦准调补边缺官。惟小缺各营官，始准于东科尔及喇嘛内拣选补用。所有营官缺分，应行详悉查明大缺、边缺、小缺，写立册档存案，以便遵守。其喇嘛补放营官者多系达赖喇嘛随侍之人，因其勤劳年久，不能远离左右，酌量派管地方，藉资养赡，虽难一概禁绝，然亦须由驻藏大臣另派妥干之员前

往，该喇嘛营官不得私行派人前往，致滋弊端。噶厦小中译、卓尼尔虽系小番目，随同噶布伦办理事务亦关紧要，应拣选东科尔心地明敏者挑补。以上各缺，均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挑选。如达赖喇嘛徇私不公，准驻藏大臣驳正，秉公拣补。除噶布伦、戴琫奏明补用外。其余若一一请旨，不免烦琐，应请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给发清汉字番字印照为据。所有噶布伦、戴琫以下管事各头目，管地方各营官，均系按等补放，已足杜绝弊端。此外，如管门、管草、管糌粑、管帐房、管牛羊厂头人等缺，均无关紧要，应听达赖喇嘛自行拣补。至札什伦布管事者，皆系喇嘛，向来升补调转，亦无等级。嗣后，商卓特巴缺出，以岁琫喇嘛、森本喇嘛升补。岁琫缺出，以济仲喇嘛升补。森本缺出，以传事卓尼尔升补。不准越次补放。至札什伦布所属寨落较少，并无边界要紧之缺，俱仍照向例挑补。所有后藏之商卓特巴、岁琫、森本各大缺及管地方营官，均照前藏之例，由驻藏大臣会同班禅额尔德尼补放给照。其余各缺，不过管茶叶、柴草等事，极为琐屑，俱非紧要，应听班禅额尔德尼自行补放。如此明定等差，秉公拔补，以次升转，庶大小番目皆能得人，营求贿嘱之弊，自可不杜自绝。

十二月　又具奏：

边界营官，向俱用庸劣营官充补，是以办理均未妥协。嗣后，应拣选妥干之员补放，并应照内地边俸之例，酌定年限升擢，以示鼓励也。查边界地方与外番接壤，约束番民，稽查出入，最关紧要，必须精明强干之员，方足胜任。向来稍能办事营官，因边界气候恶劣，冰雪较早，皆愿在前藏当差，惮于远涉，将冗阘无能者滥行派往，以致办理诸事，每多弊窦。嗣后，补放边缺营官，于小缺营官及管兵之甲琫番目内，择其干练者调补。如果到任三年，办理妥善，驾驭得宜，即行更换，调回，记名以戴琫等缺升

用。倘有办理不善之处，立即革退，不可稍事姑容。如此惩劝有方，番目皆知奋勉，亦永资绥靖矣。

一、严禁袭充番目之弊，以励人材也。查西藏世家子弟称为东科尔，凡遇挑取大小番目，必于东科尔中通书算者补放，其余番民中即有妥干之人并无进身之路，间或拔补定琫小头目，亦不能再有升转。虽番民积习相沿，悉皆推重世家，各安本分，尚无觖望，而若辈以门第相高，彼此接引，躐等超迁，势将无所底止。臣等查核东科尔子弟不下数千人，势难一时更张旧制，转致人心未协，前已酌定章程，如充当兵丁之番民果能奋勇出力、技艺娴熟，即非东科尔出身，亦准由定琫洊擢至戴琫。其余办事之番目等，仍于东科尔内拣其端谨历练之人，按等补用，但不准袭充伊祖、父职分，以致冒滥过甚。即按取小中译、卓尼尔、小缺营官等番目，亦须年至十八岁以上方准当差，不得以幼小之人应名充数，致滋冒滥。

（卷七）

番目

一、噶布伦四名，每名每年支俸银一百两，大缎四匹。戴琫六名，每年支俸银五十两，大缎二匹。由驻藏大臣衙门造具名册，咨送理藩院移咨户部支领。如有升革事故，一并咨报理藩院查核。

一、噶布伦、戴琫等例得达赖喇嘛拨给寨落庄田，一经缺出，即查明交代与新任接手之人收管，以资办公，毋得据为己有。

一、噶布伦系三品顶带，戴琫、仔琫、商卓特巴系四品顶带，边缺营官、大缺营官、如琫、业尔仓巴、协尔帮、朗仔辖、希约第巴系五品顶带，中缺营官、甲琫、达琫、噶厦大中译、卓尼尔系六品

顶带,小缺营官、定琫、噶厦小中译、管门、管草料、管糌粑、管帐房、管柴薪、管牛羊厂之各第巴系七品顶带。

一、应赏顶带缺内,有喇嘛缺出,以喇嘛补放。俗人缺出,以俗人补放。每届年终,将升革喇嘛俗人各名数造册,咨报理藩院备查。

一、噶布伦缺出,在管番兵之戴琫、商上管账目之仔琫、管事之商卓特巴内拣选,拟定正陪,请旨补放。

一、戴琫缺出,在新设管番兵之如琫内拣选,如不得人,再于边缺营官内拣选,拟定正陪,请旨补放。不得以并未管兵之人充补。

一、四品仔琫、商卓特巴缺出,在五品管口粮之业尔仓巴、五品管刑名之协尔帮、六品噶厦办事之大中译升补,或济仲喇嘛内拣选升补。

一、五品业尔仓巴、协尔帮缺出,在外管事五品之希约第巴,管地方五品之朗仔辖、密本调补,管马厂之六品达本升补。如系喇嘛缺出,仍以喇嘛坐补。

一、五品希约第巴、密本、达本缺出,在五品之大缺营官、五品之边缺营官内调补,及六品之噶厦卓尼尔内拣选升补。

一、五品边缺营官缺出,以五品之大缺营官调补,或以六品之中缺营官,六品之甲琫、六品之噶厦大中译升补。

一、五品大缺营官缺出,以七品小缺营官,七品小中译升补。

一、六品大中译缺出,以六品之噶厦卓尼尔调补,或以七品小中译升补。

一、七品小缺营官缺出,准于东科尔及喇嘛内选用。

一、六品卓尼尔、七品小中译缺出,选东科尔内心地明白者挑补。

一、挑取六品卓尼尔、七品小中译,七品小缺营官,须年至十

八岁以上，方准当差，不得以幼小之人，应名充数。

一、布达拉管门、管糌粑、管草料、管帐房、管牛羊厂之各第巴，听达赖喇嘛自行拣补。

一、布达拉喇嘛等除业尔仓巴、希约第巴，向有喇嘛充补数缺，仍照旧例，按次补用外，其余只准在布达拉及大小寺庙充当大小执事，将喇嘛拣选噶布伦之例，永行停止，

一、边缺营官与外番接壤，约束番民，稽查出入，最关紧要。如果到任三年，办理妥善，驾驭得宜，即行更换，记名以戴琫等缺升用。倘办理不善，立即革退。

一、喇嘛补放营官，仍在达赖喇嘛前服役者，由驻藏大臣另派妥员，前往该管地方代理。该喇嘛营官，不得私行派人前往。

一、札什伦布商卓特巴缺出，以岁本、森本喇嘛升用，岁琫缺出，以济仲喇嘛升用，森本缺出，以传事之卓尼尔升用，俱会同驻藏大臣给与印照，其该处营官各缺，仍照定例拣选充补。

一、札什伦布管茶叶、管柴草等喇嘛，听班禅自行拣补。

一、察多木、乍丫、类乌齐三处呼图克图管事之商卓特巴缺出，由该呼图克图拣选二三名，禀明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补放。

一、补放各缺，均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选定后，会发清、汉、唐古忒三样字印照，给与该番目收执。

营官缺分

一、边缺营官十四缺，共二十三名（黑人二十二名、喇嘛一名）：

江卡（与巴塘土司交界）、堆噶尔本（与纳达交界）、哈拉乌苏（与三十九族交界）、错拉（与布鲁克巴交界）、帕克里（与布鲁克巴交界）、定结（与哲孟雄交界）、聂拉木（与廓尔喀交界）、济咙（与廓尔喀交界）、官觉（与三暗巴交界）、补仁（与宗郎所属奔阿

交界)、博窝(与波密交界)、工布硕卡(与波密交界)、绒辖尔(与廓尔喀交界)、达坝喀尔(与作木朗交界)。

一、大缺营官十缺,共十九名(黑人十五名、喇嘛四名):

乃东、琼结、贡噶尔、仑孜、桑昂曲宗、工布则冈、江孜、昔孜、胁噶尔、纳仓。

一、中缺营官四十二缺,共五十九名(黑人四十名、喇嘛十九名):

洛隆宗、角木宗、打孜、桑萨、巴浪、仁本、仁孜、朗岭、宗喀、撒噶、作冈、达尔宗、江达、古浪、沃卡、冷竹宗、曲水、夺宗、杂仁、茹拖、锁庄子、夺、结登、直谷、硕板多、拉里、朗、沃隆、墨竹工、卡尔孜、文札卡、辖鲁、策堆得、达尔玛、聂母、拉噶孜、岭、纳布、岭喀尔、朗错、羊八井、麻尔江。

一、小缺营官二十四缺,共二十四名(黑人十四名、喇嘛十名):

金东、拉载、撒拉、浪荡、颇章、扎溪、色、堆冲、汪垫、甲错、拉康、琼科尔结、蔡里、曲隆、札称、折布岭、札什、洛美、嘉尔布、朗茹、哩乌、降、业党、工布塘。

(卷十二)

《清史稿》有关记载

西藏有爵五、辅国公三:一由贝子降袭,一由镇国公降袭,一定世袭;一等台吉扎萨克一,一等台吉一,而达赖、班禅之亲以恩封者不与。

凡前后藏官,均由驻藏大臣分别会同达赖、班禅选补。前藏唐古特官:喀(噶)布伦四人、三品,为总办藏务之官,其俗称之曰四相,议事之所曰噶厦。其次,仔琫及商卓特巴各二人,皆四品;

业尔仓巴二人、朗仔辖二人、协尔帮二人、硕第巴二人，皆五品；达琫二人、大中译二人、卓尼尔三人，皆六品。仔琫、商特巴为商上办事之官。凡喇嘛谓库藏出纳之所曰商上。业尔仓巴为管粮之官，朗仔辖为管街道之官。协尔帮为管刑名之官，硕第巴为管理布达拉一带齐民之官，达琫为管马厂之官，大中译、卓尼尔等为噶厦办事之官。管兵者曰戴琫六人，四品；如琫十二人，五品；甲琫二十四人，六品；定琫一百二十人，七品；多东科尔族任之。

其治理地方者曰营官，前藏大营十：曰乃东、曰琼结、曰贡噶尔、曰仑孜、曰桑昂曲宗、曰工布则冈、曰江孜、曰昔孜、曰协噶尔、曰纳仓，营官皆五品。后藏大营三：曰拉孜、曰练营、曰金龙，营官皆五品。

前藏中营四十二：曰洛隆宗、曰角木宗、曰打孜、曰桑叶、曰巴浪、曰仁本、曰仁孜、曰朗岭、曰宗喀、曰撒噶、曰作冈、曰达尔宗、曰江达、曰古浪、曰沃卡、曰冷竹宗、曰曲水、曰突宗、曰僧宗、曰杂仁、曰茹拖、曰锁庄子、曰夺、曰结登、曰直谷、曰硕般多、曰拉里、曰朗、曰沃隆、曰墨竹宫、曰卡尔孜、曰文扎卡、曰辖鲁、曰策堆得、曰达尔玛、曰聂母、曰拉噶孜、曰岭、曰纳布、曰岭噶尔、曰错朗、曰羊八井、曰麻尔江。

后藏中营十四：曰昂忍、曰仁侵孜、曰结侵孜、曰帕克仲、曰翁贡、曰干殿热布结、曰托布甲、曰里卜、曰德庆热布结、曰央、曰绒错、曰葱堆、曰胁、曰干坝，营官皆六品。

前藏小营二十五：曰雅尔堆、曰金东、曰拉载、曰撒拉、曰浪荡、曰颇章、曰札溪、曰色、曰堆冲、曰汪垫、曰甲错、曰拉康、曰琼科尔结、曰蔡里、曰曲隆、曰扎称、曰扎布岭、曰扎什、曰洛美、曰嘉尔布、曰朗茹、曰里乌、曰降、曰业党、曰工布塘、曰达。

后藏小营十五：曰彭错岭、曰伦珠子、曰拉耳塘、曰达尔结、曰甲冲、曰哲宗、曰擦耳、曰晤欲、曰禄洞、曰科朗、曰扎喜孜、曰

波多、曰达木牛厂、曰冻噶尔、曰札茹,营官皆七品。

而前藏边营十四:曰江卡、曰堆噶尔本、曰噶喇乌苏、曰错拉、曰帕克里、曰定结、曰聂拉木、曰济陇、曰官觉、曰补仁、曰博窝、曰工布硕卡、曰绒辖尔、曰达巴克,营官皆五品。每营营官一人或二人,以喇嘛、黑人参任之。

喇嘛之有游牧者,东起乍丫呼图克图,与四川打箭炉所属土司接。其西为察木多吧克巴拉呼图克图,又西为硕般多喇嘛,又西为类乌齐呼图克图,硕般多、类乌齐之北、皆与西藏大臣所属土司接,硕般多之南为八所喇嘛,又南为工布什卡喇嘛,类乌齐之西为墨竹宫喇嘛,又西为噶勒丹喇嘛,类乌齐之西北为赞垫喇嘛,介居西藏大臣所属各土司之间。其西为埒征喇嘛,噶勒丹又西为色拉喇嘛,西与布达拉接。噶勒丹之南为琼科尔结喇嘛,其西为文扎卡喇嘛,又西为松熟岭喇嘛。又西为那仁曲第喇嘛,又西南为乃东喇嘛,北与布达拉接。乃东之西为琼结喇嘛,布达拉之西北为布勒绷喇嘛,又西北为羊八井喇嘛,其西为朗岭喇嘛,西与扎什伦布接。朗岭之南为仁本喇嘛,其西南为江孜喇嘛,又西南为冈坚喇嘛。冈坚之西为协噶尔喇嘛。协噶尔之西为聂拉木喇嘛。朗岭之西为撒噶喇嘛,又西为杂仁喇嘛。

(《清史稿》藩部八)

二、废除封授郡王制度以前对西藏僧俗官员的封赠

敕谕阐化王及封赠其进表使

给阐化王敕谕

顺治五年(1648年)七月二十八日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阐化王：

尔等遣使进表,具见真诚来服之意,朕甚喜悦。方今宇内为一,虽远方异域,亦不殊视。念尔西域历来尊崇佛教,臣事中国,已有成例。明时所颁敕诰印信,若持来进送,朕即改授,一如旧例不易。特敕。

(一史馆藏蒙文老档)

封琐诺木必拉式[①]国师名号敕谕

顺治五年(1648年)七月二十八日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琐诺木必拉式：

朕统御天下,不分内外,皆视为一家。尔索诺木扎西坚毅送来阐化王表文,应宜嘉奖,特赐号妙胜智慧灌顶国师,颁赐诰命。尔宜坚定传播佛教,勤于普渡众生,以传教劝导为贵。自始至终,不违誓言。如能实现,有益于佛教,亦受朕嘉赏。特谕。

(同上)

注:① 琐诺木必拉式,又译索南扎西、锁南必拉式,为阐化王的使者,因进表有功,赐号国师。

阐化王进贡求换敕印[①]

顺治十四年(1657年)六月甲午

赐达赖喇嘛、班禅胡土克图贡使卓礼克图俄穆布等银茶筒、蟒缎等物。复遣西喇布喇嘛、萨木坦格隆等,存问达赖喇嘛、班禅胡土克图,赐以金茶筒、玉瓶等物。仍赍敕谕达赖喇嘛曰:"朕自即位以来,阐化王曾三遣人进贡,每次约千人。因其归化效力,诚悃可嘉,故两赐敕印,以示奖劝。今复遣坚错那卜来贡,兼持旧玉印一颗,并故明所给敕书求换。及览该部奏,称阐化王原系图白忒国主,后为图白忒臧巴汗所破,隶之属下。明季臧巴汗又为厄鲁特国顾实汗所破,以阐化王给与达赖喇嘛转给第巴。阐化王遂于达赖喇嘛处授格隆萨喜尔为喇嘛,第巴因有阐化王敕印。遂以边内安岛人为阐化王人,遣之以来。及问来使坚错那卜等,言阐化王久隶第巴。而此次奏章复言皆为阐化王所奏,贡赋亦称阐化王。夫阐化王既属第巴,而屡次进贡仍称阐化王原名,今番进贡请换敕印,又不奏明,前后甚属不符。可将原委具实备书,付存问使人西喇布喇嘛、萨木坦格隆具奏。"

(《清世祖实录》卷一一〇)

注:① 清朝经过查问,得知阐化王为帕竹噶举后裔,时已隶属于以五世达赖为首的噶丹颇章政权(委任桑结嘉措为第巴,具体管理行政和宗教事务),故不再封授阐化王敕印。

敕封顾实汗

顺治十年四月丁巳

封厄鲁特部落顾实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赐之金册金印，……册文日：“帝王经纶大业，务安劝庶邦，使德教加于四海。庶邦君长，能度势审时，归诚向化，朝廷必加旌异，以示怀柔。尔厄鲁特部顾实汗，遵德乐善，秉义行仁，惠泽克敷，被于一境，殚乃精诚，倾心恭顺，朕甚嘉焉。兹以金册印封尔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尔尚益矢忠诚，广宣声教，作朕屏辅，辑乃封圻。如此，则带砺山河，永膺嘉祉，钦哉。”印文曰：“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其印册，即付伴送达赖喇嘛之侍卫喇嘛、内大臣囊努克、修世岱等赍往。

（《清世祖实录》卷七四）

赐顾实汗金册册文

顺治十年(1653年)三月初三日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

帝王经纶大业，务安劝庶邦，使德教加于四海。庶邦君长能度势审时，归诚向化，朝廷必加旌异，以示怀柔。尔厄鲁特部落顾实汗，尊德乐善，秉义行仁，惠泽克敷，被于一境，殚乃精诚，倾心恭顺，朕甚嘉焉。兹以金册印封尔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尔尚益矢忠诚，广宣声教，作朕屏辅，辑乃封圻。如此则带砺山河，永膺嘉祉，钦哉。

（一史馆藏蒙文老档）

顾实汗谢封名号赐金册金印奏疏

顺治十一年(1654年)六月二十日[1]

宏福天命万民主宰皇帝陛下明鉴：

弘扬佛法、普济群生、护法荡魔之法师谨奏，恭请圣安。

皇上胜过缔造万物之如意宝，布仁慈于四海之滨；扬善抑恶，以足众生之望。蒙天恩赏赐金册、金印，封为遵行文义慧敏顾实汗，谨望阙跪接祗领，叩谢天恩。并献珊瑚念珠一、蓝宝石念珠一、琥珀念珠一、毛青梭布五十、良马二十。

（一史馆藏蒙文老档）

注：① 收文日期。

敕封第巴桑结嘉措和拉藏汗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谕给谛巴敕印。

达赖喇嘛疏言：为喀尔喀、厄鲁特事奉到敕旨，并伊什格隆所传口谕，闻之不胜欢忭。诸凡蒙古皆奉贡天朝之国，而厄鲁特不听训诫，近害敕使，又博硕克图汗以三事陈奏，其见责于圣明极当。但臣已年迈，国事大半谛巴主之，已在睿照中。即谛巴向亦仰体圣意，实心行事。目前现遵旨而行，倘臣意有所未及，力有所未到，伏祈时颁训谕。

又达赖喇嘛令伊什格隆口奏云：吾国之事皆谛巴为主，乞皇上给印封之，以为光宠。又谛巴令口奏云：乞换我玉印，给之金印。

得旨：此事颇大，着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及原任领侍卫内大臣觉罗塔达、蒙古内大臣阿尔迪、杜思噶尔、散秩大臣博第集议以闻。议曰：达赖喇嘛自颁给册印受封以来，恭顺职贡有年。今达赖喇嘛又以其身已老，国事皆谛巴主之，乞封谛巴，授之印信，以光宠之，为之恳请，而谛巴又戴皇上恩眷，诚心乞请金印，应准所请。但印作何字，敕撰何文，俟内阁拟

定，进呈御览。又按此玉印乃明朝给阐化王之印，今谛巴既已缴还，应付所司。

奏入,上从之。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一三)

注:① 此时五世达赖已死,第巴桑结嘉措匿丧不报,此疏系其假达赖喇嘛之名所为。

康熙三十三年(1694 年)四月丙申

赐第巴金印。印文曰:"掌瓦赤喇呾喇达赖喇嘛教弘宣佛法王布忒达阿白迪之印。"

(《清圣祖实录》卷一六三)

康熙四十五年(1707 年)十二月丁亥

先是达赖喇嘛身故，第巴匿其事，构使喀尔喀、厄鲁特互相仇杀，扰害生灵，又立假达赖喇嘛以惑众人，且曾毒拉藏，因其未死，后复逐之。是以拉藏蓄恨兴兵，执第巴而杀之，陈奏假达赖喇嘛情由。爰命护军统领席柱、学士舒兰为使，往封拉藏为“翊法恭顺汗”，令拘假达赖喇嘛赴京。拉藏以为执送假达赖喇嘛，则众喇嘛必至离散，不从。席柱等奏闻，上谕诸大臣曰：“拉藏今虽不从，后必自执之来献。”至是驻扎西宁喇嘛商南多尔济果报拉藏起解假达赖喇嘛赴京，一如圣算，众皆惊异。

(同上,卷二二七)

敕封康济鼐、颇罗鼐及其子孙,确立郡王总领西藏事务行政管理体制

封授阿尔布巴、康济鼐为贝子,隆布奈为辅国公

康熙六十年(1721年)二月二十八日

抚远大将军允禵疏言:西藏虽已平定,驻防尤属紧要。见今留驻彼处者,扎萨克蒙古兵五百名、额附阿宝兵五百名、察哈尔兵五百名、云南兵三百名,四川兵一千二百名,以公策旺诺尔布总统管辖。至空布地方之第巴阿尔布巴首先效顺,同大兵前进取藏;阿里地方之第巴康济鼐与准噶尔为仇,截夺准噶尔之人,又截准噶尔兵回路;第巴隆布奈亲身归附,应否授以职衔,伏候谕旨。

得旨:第巴阿尔布巴、第巴康济鼐著俱授为贝子;第巴隆布奈著授为辅国公。

(《清圣祖实录》卷二九一)

封授青科尔吹伦台吉敕书

康熙六十年(1721年)四月初六日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朕一统天下,抚循海内,凡真诚向化,恪谨臣节者,不分内外,虽在极边绝域,亦应一视同仁,盖覆载万物,乃乾坤之至意,其诚意归顺者,得享荣禄,乃帝王之懋典。朕体天地之心,推恩施政,其向化而军功卓著者,必赐爵封赠,惠以殊恩。尔青科尔吹伦,原系土伯特部达赖喇嘛属科尔察巴尔拉之台吉,缘逆贼准

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无端兴兵偷袭招地，进而败坏法门，纷扰土伯特部。尔青科尔吹伦不与贼同流，不为出力，是以构怨，贼掠尔属人，使致流散失所。尔反资将军额伦特之军旅，供亿牛羊盐巴等物。贼调尔兵，尔不但不派，反杀准噶尔四贼。尔始终坚不从贼，执意御敌，效力大军，实属可嘉。故经大将军王等具陈其情，授以台吉衔。嗣后不受任何人侵凌，可循旧制进贡达赖喇嘛，如前一辙，世袭罔替，特颁敕书，以为永旌。尔若不悖朕谕，不忘朕恩，而恪遵法纪，恭顺从事，则荣及前人，福延后嗣。倘或悖逆法纪，更张旧制，进而作乱，则自取其咎，亦必黜尔台吉矣。国法昭彰，均有应绳之律。特敕。

（原件满蒙藏文　西藏档案馆藏）

年羹尧奏请批发西藏撤兵后令康济鼐兼办西藏、阿里等事片

雍正三年(1725年)[①]

臣羹尧谨奏。

西藏撤兵之后，令康金（济）鼐往来兼办西藏、阿里克事情，臣与鄂赖会同酌议，于四月初二日具折请旨，未蒙批发。今抚远大将军印信于四月二十四日遵旨赍送回京。所有前折议奏之事，伏祈批示，臣以便叙明奉旨缘由，即用总督印文行知总兵周瑛遵奉料理。臣谨奏请旨。

朱批：因缴（交）庭（廷）议，所以未披（批）发。已有旨了。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注：①　时间为编者考定。

封授康济鼐总领西藏事务

雍正三年(1725年)三月辛丑

谕抚远大将军年羹尧①:"尔欲令康济鼐驻扎西藏,所议虽是,但康济鼐居住阿里地方,亦甚紧要。不知康济鼐情愿与否,且与阿尔布巴、隆布奈等彼此能和睦与否。今令康济鼐为总领,带领伊属下唐古特,往居西藏。阿尔布巴等,傥有不服,康济鼐孤身在彼,虽欲效忠势必不能。朕意康济鼐仍兼两处往来行走,似有裨益。若令康济鼐居住西藏,伊即欲往阿里地方照管,亦不可得。此事极宜斟酌,如以康济鼐两处行走为是,康济鼐往阿里地方去后,令何人居住西藏,总领办事,著会同侍郎鄂赖详慎妥议办理。"寻议:"康济鼐应遵旨于招地方、阿里地方,两处来往。若康济鼐往阿里地方,其招地方事务,即著贝子阿尔布巴总领办理。"从之。

(《清世宗实录》卷三〇)

注:① 时罗布藏丹津在青海西宁谋叛,年羹尧受命入藏防堵,康济鼐率藏兵助剿。

雍正三年(1725年)十一月乙未

议政王、大臣等议覆:川陕总督岳锺琪奏称:"……再,康济鼐、阿尔布巴既封为贝子,管理西藏事务,请令康济鼐总理,阿尔布巴协理,颁给敕谕,晓谕唐古特人等,尽令遵奉二人约束,庶免扰乱之患。……"俱应如所请。

(同上,卷三八)

四川总兵周瑛奏请升赏颇罗鼐等西藏地方官员密折

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提督四川总兵官左都督拜他拉布勒哈番记余功三次臣周瑛谨奏,为亟请圣裁以安藏地事。……

臣详看藏地甚是辽阔,近经议政议以贝子康济鼐为正,阿尔布巴为副。臣愚以为,既有正副之分,应请专汛之责,俾贝子等分领汛防,不时亲身巡察,庶于地方有益。如贝子康济鼐乃后藏之人,其人忠实而兼勇敢,雍正二年内同臣率领汉土官兵,前往沙拉达鲁会剿逆彝,力图报效。伏乞圣恩,量加升赏,颁给印信,令其管理后藏。阿里接连阳八景、达木、腾革罗尔一带地方,防御谆(准)噶尔要隘,以扎萨克台吉叵罗奈(颇罗鼐)副之。查叵罗奈曾于旧岁带兵,招抚余(玉)树等处,复随臣往沙拉达鲁。臣见其为人慎重,亦甚勇健,堪为佐理。至贝子阿尔布巴,乃工布之人,深为谙练,甚属忠勤,各处番人最所敬服。臣前出兵时,伊在西藏筹画驼载,运送军粮,实为出力,亦乞圣恩量加升赏,颁给印信,令其管理工布达布及巴尔喀木等处,即可与附内之巴塘、得尔革、霍耳一带互相倚重矣。公隆布奈正系西藏之人,老成持重,深感皇恩,经臣同在藏学士臣鄂赖派往哈喇乌苏一带驻防,一载有余,实心出力,亦恳圣恩量加升赏,令其管理西藏及哈喇乌苏,并臣等新招抚之余树、纳克树等处,至木鲁乌苏止,仍以扎萨克台吉扎尔奈佐之。如此则各有地方之责任,凡遇冬春寒冷草枯之时,俱在西藏协和办理噶隆事务;至夏秋草茂之时,轮流赴汛巡查防范,则西藏自可永保无虞矣。

臣更有请者,索诺木达尔扎乃达赖喇嘛之父,我皇上隆重其子,赐以册宝,加封为佛,其父则尚未蒙旷典。臣见其人甚是纯

笃，实心办理黄教，且唐古特人民无不敬信，臣窃恳圣恩，于此番差遣天使之时，赐一封号，不但索诺木达尔扎感仰圣德，即达赖喇嘛暨唐古特僧俗人民，靡不倍增庆幸矣。

以上事宜，因我圣主轸念遐荒，务使裨益，凡在臣下，敢不仰体圣心，竭尽筹策，以期至当。臣身沐圣恩至重至渥，值今年齿尚壮可任驱策之时，何敢妄冀安闲？伏恳圣恩依允此番钦差进藏之便，容减从轻骑同往西藏，宣布圣主恩德，将前项事宜逐一料理，使内外相安，一劳永逸。至臣四川提督事务，暂交重庆镇总兵官臣路振扬代臣料理，亦必能尽心慎重，以仰报皇仁也，理合一并请旨。

臣刍荛之见，不敢妄题，谨缮密折，差千总段起赍捧奏闻，伏乞皇上睿鉴施行。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敕谕七世达赖喇嘛申明仍以康济鼐等办理藏务

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二十五日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

朕临治天下，务期率土之民，各安生业，弘扬道统。尔达赖喇嘛恭请朕安，虔诚奏书，以表忠心，朕已知悉。仰赖天恩，朕躬甚安。

据尔奏云：请遣官一员，眷顾土伯特众生，指导诸事。等语。前准噶尔贼扰掠藏地，杀戮驱散众喇嘛，实属大逆不道。圣祖仁皇帝不惜正项钱粮数百万两，遣发大军，击败准噶尔，送尔喇嘛至藏坐床，俾土伯特地方复归安定，喇嘛民众照前乐业。后罗卜藏丹津叛逆，兵败逃窜，朕恐彼再犯藏地，特遣总兵官周瑛率兵

驻藏,守护土伯特,章京、笔帖式亦同遣往驻防。今罗卜藏丹津已灭,青海底安,宁静无事,故令总兵官周瑛,连同章京、笔帖式等,悉行撤回。尔喇嘛奏请之前,朕以藏务重要,噶伦中不可无总理之人,故特颁敕谕,著贝子康济鼐为总理,阿尔布巴为协理,与众噶伦同心办事。康济鼐始终感激皇考圣祖之恩,抵御准噶尔,效力边务,虔诚扶持黄教。此尔知之甚悉,全土伯特亦无不知之。康济鼐等办理藏务,与朕所派官员无异,且藏、卫等地与川、滇交界,每年遣使往来不绝,即可探知诸事。日后若需遣官办理之事,即行派员前往。为此特谕。

以颁敕礼,赏尔六十两重镀金银茶筒一个、镀金酒壶一把、银盅一个、各色缎五匹、大哈达五方、小哈达四十方、五色新样哈达十方,一并交康济鼐使者达喇沙尔等赍回,至时祗领。特谕。

（原件满蒙藏文　西藏档案馆藏）

雍正四年(1726年)十二月甲申

颁给总理事务贝子康济鼐印。

（《清世宗实录》卷五一）

周瑛奏报首恶阿尔布巴等悉正典刑奖赏颇罗鼐平乱之动

雍正六年(1728年)十月初一日

散秩大臣品级銮仪卫使左都督世袭拜他喇布勒哈番带余功三次纪录一次加一级仍降三级留任臣周瑛谨奏,为天威远震,西鄙尘清,边隅永靖事。

窃缘西藏阿尔布巴等身受皇恩,罔知国法,既已戕害康金〔济〕鼐满门,复欲袭陷颇罗鼐父子,以致藏地生灵受其荼毒,上

干天怒，轸恤边黎，特命臣等于川陕两路统领大兵进藏，查究情由，就近申讨。方值师次中途，遂已震惊草野，颇罗鼐仰仗天威，于后藏阿里倡聚番部，一直抵藏，将阿尔布巴等拿获拘禁，静候谕旨。臣等两路官兵并未张弓发矢，而西藏人民咸登衽席，此皆我皇上神谟广运，威德遐敷之所至也。

及臣会合吏部尚书臣查郎阿等抵藏后，接准总督臣岳钟琪咨文，内开：钦奉上谕，颇罗鼐之兵殊属效力行走，若行文往查，迁延日期，行文与查朗阿等，著于彼处备用军饷内动支银三万两，赏与颇罗鼐，令其酌量赏给随伊行走兵丁可也。钦此。钦遵。移咨到臣。臣查未准督臣移咨之先，已据管理西藏军饷同知杨世禄申奉吏部尚书部牌，饬取军饷银三万两，遵于八月二十六日，将原印封银内动支三万两，呈交分赏。经颇罗鼐承领恩赏银三万两，分别赏给随伊行走之部番，靡不欢欣踊跃，愈思奋勉。

其首恶阿尔布巴等，及附从之党类，俱经查朗阿逐一严提鞫审定拟。今于雍正六年九月三十日，传集藏地碟巴、喇嘛以及商贾人民，宣布皇上天威，历数各凶罪状，分别重轻，悉正典刑。臣见唐古忒人民，仰叩浩荡之皇恩，披诚倾服，凛慄雷霆之国法，涤虑洗心。但臣等身列行间，虚靡俸饷，仗神武不杀之仁威，遵睿谟预定之方略，异域咸宁，率土称庆。臣等惟有益励官兵，勤加训练，绥戢部番，以期仰报圣主宁静边隅之洪恩于万一耳。

其一切善后事宜，俟尚书臣查朗阿会定之日，另具奏闻外，所有恩敷异域，法振遐荒，中外咸钦缘由，理合缮折恭奏，伏乞皇上睿鉴施行。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敕令颇罗鼐统管前后藏，封为贝子

雍正六年(1729年)十二月丁亥

议政王大臣等遵旨议覆："办理西藏事务吏部尚书查郎阿等奏称：'颇罗鼐原在后藏，与唐古特相居日久，众皆信服，应遵旨令颇罗鼐总管后藏事务，自后藏至冈底斯、阿里等处，俱令其管理。其前藏事务，访问素为土伯特信服之人二名，授为噶隆。据颇罗鼐保选二人，一名色朱特色布腾，一名策凌旺扎尔，俱系大员之子，素为人所敬重。臣等见二人诚实明白，即令管理前藏，授为噶隆。但招地初定，新放二噶隆，办理恐不能妥协。颇罗鼐办理西藏事务，为人心服。查前藏后藏，相离不远，事可兼办。臣等暂令颇罗鼐统管前藏后藏，俟达赖喇嘛迁移完毕，招地撤兵，再令颇罗鼐专管后藏。'均应如所请。"从之。

(《清世宗实录》卷七六)

雍正六年(1729年)十二月丁酉

谕内阁：从前西藏用兵之时，颇罗鼐甚为效力，蒙圣祖仁皇帝授为扎萨克台吉。上年西藏噶隆等因嫉妒争权，彼此不睦，阿尔布巴、隆布奈、扎尔鼐，暗结匪类，公然肆恶，将朝廷敕封贝子、总理事务之康济鼐，擅行杀害，并欲害及颇罗鼐。颇罗鼐受其逼迫，领兵为康济鼐复仇，将逆党罪状奏闻，是以朕特遣大臣等，领兵前往，究问情由，以便分别治罪。颇罗鼐闻大兵将至，率众奋勇前驱，直抵藏地。阿尔布巴等力屈势穷，被各寺喇嘛等拘执献出。钦差大臣到彼，一一究问，尽得其悖逆妄乱之情，已将阿尔布巴等及逆党正法西藏。歼此渠魁，黄教可兴，番众可辑。颇罗鼐深知大义，讨逆锄奸，俾无辜受害者，得雪沉冤，背旨肆行者，

早正刑辟,甚属可嘉,著封为贝子,以奖义勇,以昭国宪。

(同上,卷七六)

封赠七世达赖之父为辅国公

雍正七年(1729年)六月丁丑

理藩院奏:"达赖喇嘛之父索诺木达尔扎,奉表进贡方物。"得旨:"索诺木达尔扎乃达赖喇嘛之父,指教达赖喇嘛学习经典,保护达赖喇嘛,勤劳多年,西藏之事毫不干预,甚属可嘉。著封为辅国公。"

(同上,卷八三)

敕谕晋升康济鼐之侄朗杰才旦为公爵

奉天承运,大皇帝诏曰:

朕统领天下众生,内外一体。凡真诚向善,黾勉效力于优良成规者,无论内外远近,一律爱护,此乃先帝旨意。与此同时,对忠诚信仰(佛教)者,必加恩赏,此乃历代朝廷成规。朕遵照先帝之意旨,对努力效忠于本朝功业者,均赐给诏书、名号,以示嘉赏。尔一等台吉噶细娃·朗杰才旦之叔父康济鼐,在其生前任事期间,秉公尽力,本应奖赏,彼却无子嗣。尔朗杰才旦乃康济鼐兄长之子,又加颇罗鼐奏报尔屡建功绩,请求朕念及康济鼐之功,予以嘉赏,故晋升尔为利济番民之公爵。望尔思念朕恩,珍惜成规,随时效力。如此。则既可光宗耀祖,亦能为后代子孙造福,倘若玩法懈怠,则将贻误尔今生之功业。国法昭然,势必在所不吝。勉之。

雍正九年(1731年)正月初七日

(郭冠忠等译自《历史档案选(藏文)》)

晋封颇罗鼐为贝勒、其子为辅国公

雍正九年(1731年)二月庚子

谕理藩院:"布鲁克巴部落人等,互相仇杀,贝子颇罗鼐遣使解和,宣朕威德,甚属可嘉。著封为贝勒,伊子一等台吉珠尔嘛特册登,屡次领兵效力边疆。著封为辅国公。"

(《清世宗实录》卷一〇三)

丰升额等议准赏给颇罗鼐办理卫藏噶伦事务多罗贝勒印信折

雍正九年(1731年)十一月十八日

领侍卫内大臣英诚公丰升额等谨奏,为遵旨议奏事。

雍正九年十一月十五日马腊等转奏颇罗鼎请颁印信情形折内,奉旨:著办理军机事务大臣等议奏。钦此。钦遵。

臣等议得,据马腊等奏称,贝勒颇罗鼐告称,奴才仰承皇恩至深至重,不敢有奢望,唯我土伯特大小人等往来文书均需钤印,奴才荷蒙天恩荣膺多罗贝勒,并办理前后藏噶伦事务,打箭炉、里塘、巴塘等营官均有印信,现既赏奴才贝勒封爵,办理地方及军机事务,咨文布鲁克巴、喀齐、巴勒布等时,若用印信,彼等信服且加恭敬,不肇事端,有利于事,奴才亦将益加奋勉。等因。以颇罗鼐效力,皇上加封贝勒,现颇罗鼐又办理卫藏噶伦事务,既奏请颁降印信,相应照其所请颁给印信。所颁'办理卫藏噶伦事务多罗贝勒'印信,交礼部以清、汉、唐古特三种文字铸成银印。及至铸成,交其来使返藏时乘便赍回,由僧格等赏给颇罗鼐。为此谨奏请旨。

雍正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奏入,奉旨:著依议,速择吉日铸印。钦此。

(一史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雍正九年(1731年)十一月丁丑

大学士等议奏:"据办理西藏事务护军统领马喇等奏言:'颇罗鼐蒙恩授为贝勒,又令办理前藏、后藏噶隆事务,今具禀恳求印信,以便行文该管地方与军机调发事务。'应如所请,令礼部铸给'办理危〔卫〕藏噶隆事务多罗贝勒'银印一颗,交与颇罗鼐掌管。"从之。

(《清世宗实录》卷一一二)

敕封噶锡巴那穆札尔色卜腾为辅国公

雍正九年(1731年)十二月壬辰

谕理藩院:西藏一等台吉噶锡巴那穆扎尔色卜腾,具奏谢恩,进献方物。从前因伊父噶锡鼐于阿里地方阵亡,经颇罗鼐奏请,将噶锡鼐赠为一等台吉,令伊子噶锡巴那穆扎尔色卜腾承袭。闻噶锡巴那穆扎尔色卜腾,甚是勤劳效力,伊又系康济鼐之兄子,康济鼐诚心效力,始终不懈,并无子嗣,今将噶锡巴那穆扎尔色卜腾,格外施恩,封为辅国公,世袭罔替。

(同上,卷一一三)

青保等奏颇罗鼐受赐印信谢恩折

雍正十年(1732年)十月初二日

奴才青保等谨奏,为恭折代奏叩谢天恩事。

贝勒颇罗鼐之使囊素玛尼刚巴，恭赍御赐印信，于雍正十年九月初九日抵招。是日颇罗鼐率其诸子、各寺喇嘛、噶伦、第巴、东科尔、喀齐、巴勒布等，跪迎于十里外。俟至其家，颇罗鼐恭设香案，由玛尼刚巴转宣谕旨后，颇罗鼐率其诸子、家眷，望阙谢恩，行三跪九叩礼，告称：我一个末仆，无所报效，荷蒙大圣皇帝恩伦迭沛，实难承受，颇罗鼐我万世万代亦难还报大圣皇帝鸿慈，唯有每日在三宝佛前虔诚祈祷大圣皇帝万万寿，凡事尽心竭力，敬备叩谢天恩奏书，请大臣等代为转奏。等因。具呈前来。

奴才等谨简译颇罗鼐之蒙文奏书，另行缮折，将原颇罗鼐蒙文奏书，一并恭呈御览。

（一史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颇罗鼐奏派其长子珠尔默特车布登驻守阿里折

雍正十二年(1734年)十一月十七日

奴才颇罗鼐叩奏于普天众生皈依大皇帝金莲座陛下：

奴才颇罗鼐之长子公珠尔默特车布登身染沉疴，经班禅额尔德尼诊视，夏居扎什伦布附近，冬春在藏调养，仰赖大皇帝眷佑，已见好转。阿里三处大小官员等，仰大皇帝之恩，信赖我父子，听从调遣。公珠尔默特车布登从阿里至此后，其缺由青特古斯、图尔根哈布哈二人替补。据阿里人告知此二人，巴勒迪之人击败拉达克之尼玛纳木扎勒之妻族喀布拉之众，克取二城，并窥视喀布拉，拉达克德忠那木扎尔因此率兵征杀巴勒布之人，大败之。巴勒布、叶尔羌合攻喀布拉、拉达克，亦难逆料，公珠尔默特车布登须来阿里方妥。等语。阿里之众请从卑职之二子中派一人去往阿里。窃思卑职之次子居本地管束腾格里湖、达木等地厄鲁特兵，守护哨卡。卑职之长子公珠尔默特车布登病虽稍愈，

然因阿里之噶尔地势高,水土不服。阿里之噶尔以东与后藏迤西交界之卓书特地方,水草丰美,请准于明年二月由藏起程,在卓书特地方驻守一二年,以响应阿里兵,则外藩观之威武,承蒙大皇帝隆恩之人亦得以效力。奴才颇罗鼐如此奏请,妥当与否,悉尊大皇帝之旨施行。谨请颁降训谕。

据称叶尔羌、巴勒布合兵进攻喀布拉、拉达克,亦难逆料,理应审慎提防,业经咨文拉达克汗、官员等去讫。又阿里边卡地方,先前尚有遣往叶尔羌人等之马匹踪迹,今年踪影全无。

伏乞明鉴。谨献伯勒克。奴才颇罗鼐叩奏。

雍正十二年十一月初八日奏入,奉旨:珠尔默特车布登病始愈,与阿里之水土不服,恐其病复发。著寄信马腊等,命彼等与颇罗鼐商议,另觅干练妥当之人代珠尔默特车布登遣往。倘若派珠尔默特车布登前往而无碍于其病,即派珠尔默特车布登前往。钦此。

(一史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敕谕晋封颇罗鼐为郡王

乾隆四年(1739年)十二月十三日

谕曰:西藏贝勒颇罗鼐遵奉谕旨,敬信黄教,振兴经典,练兵防卡,甚属黾勉,著加恩晋封郡王。

(《清高宗实录》,卷一〇六)

纪山代奏七世达赖喇嘛为晋封颇罗鼐郡王谢恩折

乾隆五年(1740年)三月十一日

正红满洲旗副都统降二级留任臣纪山谨奏,为代奏叩谢天

恩事。

接奉圣主加封颇罗鼐为郡王之谕旨，臣即传来颇罗鼐转宣谕旨，又饬颇罗鼐将适降谕旨当即转告达赖喇嘛。二月二十八日，达赖喇嘛派其卓尼尔前来告称，达赖喇嘛请大臣等转奏其叩谢天恩之唐古特奏书。等因。臣译其奏书，云：

谨奏于文殊菩萨大皇帝陛下：昔土伯特地方，几无宁日，众生栖身无所，天朝大军至，尽擒逆贼治罪，再次平定西藏地方，众生得以安乐。嗣后西土之小僧及小僧之父索诺木达尔扎、颇罗鼐之父子，以及唐古特之众，仰承国家之养育之恩，不胜尽数。兹蒙文殊菩萨大皇帝格外之恩，将颇罗鼐恭信黄教、振兴经典、操演兵丁、固守边卡之处，一一明鉴，颁降恩纶，晋封为郡王。自文殊菩萨大皇帝登极以来，小僧及颇罗鼐所承之恩，高如天厚如地，吾一喇嘛，惟为国家之亿万年昌盛，笃诚诵经祈求西天、三宝佛外，无以还报。为此叩谢天恩，以奏书礼，敬献福运哈达，于吉日谨奏。等因。

奴才谨将达赖喇嘛叩谢天恩之唐古特奏书及哈达一并驿递。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一史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纪山奏请赏颇罗鼐总办卫藏等处地方事务多罗郡王印信附片

乾隆五年(1740年)三月十一日

查颇罗鼐于雍正九年蒙世宗宪皇帝加封贝勒，复赐办理卫藏噶隆事务多罗贝勒印信，颇罗鼐自受印之后，只于奏章并咨奴才等文移，始为开用，其办理卫藏、阿里克等处地方事件及拉达

克等国往来公文,均未印用。奴才驻藏以来,留心详查其故,缘颇罗鼐受恩总管西藏一带地方,而印仍铸有办理噶隆事务字样,伊若遵用,恐各国之人及所辖之处,佥谓伊仍系噶伦之职,故此未敢照用。以奴才愚见,颇罗鼐既荷圣恩封为郡王总办藏务,则印内自不便仍铸办理噶隆事务字样。奴才不揣冒昧,谨另缮汉字单具实奏闻。倘蒙俞允,赏赐颇罗鼐郡王之印,伏乞敕部议,铸总办卫藏等处地方事务多罗郡王之印,赐给颇罗鼐领受。凡调差军务及办各处地方公事,均得遵守,于藏地大有裨益矣。

是否有当,谨奏请旨。

乾隆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奉朱批:一并议奏。钦此。

(一史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郑文焕为颇罗鼐晋封郡王阖藏欢欣宁谧安静奏折

乾隆五年(1740年)六月十七日

四川提督臣郑文焕谨奏,为奏闻事。

乾隆五年五月初九日,西藏郡王颇罗鼐寄信子到臣。译称:藏里郡王颇罗鼐台吉在提督上〔前〕请安,办朝廷事情很好,沾万岁爷洪福,我连百姓地方上都好。我实心照前一样办事。我在提督上〔前〕一辈子实心问安,嘛密子红花十两,好日子禀。等情。

又据驻藏管辖绿旗弁兵泰宁协副将宋宗璋禀称:西藏一带汛防台站,官兵俱各清吉平安,地方宁谧。贝勒颇罗鼐部属驻藏士兵,并唐古忒番兵三千有零,均为勇壮。合之各路要隘防守马步番兵,共算四万有奇。颇罗鼐心地明白,管辖部落,深得夷心,尽足保固。本年二月二十一日奉旨,特封郡王。颇罗鼐忠诚恭顺,不胜感激。阖藏番众,各路部目蛮兵,莫不欣闻踊跃,欢声载道。观此夷心,悦服坚固,国家亿万年升平之福也。至钦差驻藏

都统，并郡王颇罗鼐，以及文武大小各官，尤皆和协共济，谨慎边防。职惟仰体冰兢，夙夜不懈。等情。各到臣。

伏思西招遐荒，我朝德威远播，自官弁防驻以来，被化抒诚，无异内地。今颇罗鼐蒙恩晋封，所部番夷同深欣颂，仰钦我皇上仁恩浩荡无远弗届。且观颇罗鼐寄臣信子，亦具见其感激真诚。至于兵马地方，悉沐天庥，清宁安吉。臣受任边疆，益为额手称庆。除寄带缎料、衣着等物，翻写夷信，酬奖郡王颇罗鼐，并札谕副将宋宗璋，现有准噶儿人等进藏熬茶，一切驻防台站事宜，倍加慎密办理外，所有西藏番部上下感戴天恩及宁谧安静情形，理合缮折奏明，恭慰圣怀，伏祈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所奏俱悉。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对郡王之下部分僧俗官员的封赠

乾隆五年（1740年）三月甲寅

西藏辅国公噶布什巴那木札勒色布腾故，遣官致祭如例。

（《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二）

乾隆五年（1740年）四月辛卯

以故班禅额尔德尼之徒喇嘛色固鼐补尚卓特巴，办理西藏事务。

（同上，卷一一五）

乾隆五年（1740年）闰六月癸卯

以故辅国公噶布什巴那木札勒色布腾之弟台吉班第袭爵。

（同上，卷一二〇）

乾隆九年(1744年)七月辛卯

谕曰:"索诺木达尔扎之公爵,部议无庸承袭,固属按例办理。第念索诺木达尔扎系达赖喇嘛之父,皇考加恩达赖喇嘛,特予封爵,伊亦深感皇考之恩,行走谨慎,历有年所。今已溘逝,深为可悯。著加恩令伊子恭格丹津仍袭辅国公之职,以示优眷。"

(同上,卷二二一)

乾隆十年(1745年)十二月甲寅

谕曰:"驻藏副都统傅清奏:'扎萨克头等台吉齐旺多尔济病故,据郡王颇罗鼐请将齐旺多尔济职衔赏给伊侄旺对。伊系合家受恩之人,令其管辖兵丁,办理诸务,实为有益。'朕前加恩将乌镇和硕齐作为扎萨克头等台吉,给伊弟承袭以来,所交诸务奋勉出力。今齐旺多尔济病故,请将伊兄讷颜和硕齐之子旺对承袭,著照所请。施恩令旺对承袭扎萨克头等台吉。"

(同上,卷二五五)

封赠颇罗鼐之子

乾隆十一年(1746年)正月甲戌

谕军机大臣等:"西藏郡王颇罗鼐,素效忠诚,勤劳懋著,自朕御极以来,一心靖共,凡事俱竭力奋勉,办理妥协,殊属可嘉。著加特恩,将伊子内封一长子。长子系日后袭王爵,总理彼处事务之人,关系紧要。著谕知驻藏办事之副都统傅清,将朕此旨晓谕颇罗鼐,在伊二子内,择一才堪继续、悦服众心,裨益公务者保奏,候朕降旨。"寻经驻藏大臣傅清等询明奏复,命封其次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为长子。谕曰:"前以西藏郡王颇罗鼐,一心肫诚

奋勉,特施恩于伊二子内,封一长子,命伊指出具奏。今据颇罗鼐以伊长子珠尔玛特策卜登,已属残疾,次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堪以奋勉出力,伊兄弟互相逊让,并无争竞,即彼处噶卜伦、第巴、大喇嘛等,亦皆心服等因具奏。应如所请,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封为长子。珠尔玛特策卜登,因从前带兵,在边境出力,曾施恩为辅国公。今虽有残疾,不能效力,并著加恩封为镇国公,该部知道。”

(《同上,卷二五六》)

手敕密谕颇罗鼐与达赖喇嘛同心协力以安地方

乾隆十一年(1746年)十二月初四日

手敕谕藏王颇罗鼐:达赖喇嘛看茶之绥绷喇嘛扎克巴达颜将尔镇压,经书写人桑寨拿获,尔从傅清之言,将此事如同无事,从轻完结,经傅清奏闻。扎克巴达颜系达赖喇嘛服役之人,惟恐关系达赖喇嘛,如此办理,甚合机宜。达赖喇嘛系执掌阐扬西方佛教之人,尔系约束管理藏内人众之人,尔二人同心协力,以安地方,使土伯持向化,一应事务皆赖尔等办理。朕视尔二人俱属一体,从无畸重畸轻之见。若尔二人稍有不合,以致地方不宁,甚负朕信任期望之恩。再,朕知镇压左道,断不能有损于人。即以近事而论,扎克巴达颜四五年前将尔镇压,此时朕先将尔子封为长子,又加恩封长子为镇国公,并施尔恩典甚重,岂非不能镇压之明效大验乎!观此,尔可以无疑矣。尔平日感激朕恩,勉力报效,克副委任,朕所深信,是以并未明降谕旨,特手书此敕密谕开示,尔其知之。

(同上,卷二八〇)

谕令傅清对颇罗鼐与达赖喇嘛不可轩轻异视务期地方宁谧

乾隆十一年(1746年)十二月初四日

谕:达赖喇嘛看茶之绥绷喇嘛扎克巴达颜镇压颇罗鼐一事,傅清业交颇罗鼐即令完结,所办甚是。朕闻达赖喇嘛、郡王颇罗鼐伊二人素不相合,但伊二人皆系彼处大人,原不可轩轻异视。著札寄傅清,令伊嗣后诸事,即照此办理。但酌量关系事体与否,务期地方宁谧,使颇罗鼐等不致滋事。持重妥协办理,尚其留意。

(同上,卷二八〇)

颇罗鼐之子珠尔墨特那木札勒袭封郡王

乾隆十二年(1747年)三月乙巳

谕:"据副都统傅清奏称,郡王颇罗鼐病故。颇罗鼐任事以来,克尽忠诚,实心效力,今闻溘逝,深为轸悼。著加恩于彼处收贮钱粮内,赏银一千两,料理丧事。例应遣大臣致祭,著派索拜前往祭奠。应行恤典,该部照例查奏。朕从前因念伊奋勉肫诚,降旨令颇罗鼐保奏一子,承袭封爵。据颇罗鼐以次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堪以效力具奏,业加恩封为长子。今办理藏卫噶卜伦事务乏人,即将伊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袭封郡王。但年尚幼小,甫经袭爵办事,噶卜伦等务如颇罗鼐在时,同心协力,黾勉办理。著傅清将此旨通行晓谕知之。"

(同上,卷二八六)

命珠尔墨特策卜登驻防阿里

乾隆十二年(1747年)四月壬戌

驻藏副都统傅清奏:"从前阿里克地方,原系颇罗鼐长子公珠尔默特策卜登驻扎管辖。嗣因足疾,回藏调养。兹颇罗鼐病故,阿里克地方紧要,伊足疾渐愈,臣即令仍赴阿里克防范。再,腾格里淖尔,喀喇乌苏等处,每年夏季令珠尔默特那木札勒领兵驻防。今珠尔默特那木札勒留藏办事,臣令其派亲信宰桑那旺根敦管辖喀喇乌苏之兵,策凌达什管辖腾格里淖尔之兵,先期前往驻扎。再从阿哈雅克卡起至阿里克止,每卡添兵三十名。其巡察阿哈雅克之卡,派扎萨克头等台吉旺对前往。"下军机大臣议行。

(同上,卷二八八)

封赠罗卜藏策旺等

乾隆十三年(1748年)六月丙子

驻藏新授宁古塔将军索拜奏:"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告称:'后藏之尚卓特巴济隆罗卜藏策旺,事奉班禅额尔德尼极为敬慎,祈赐名号。原任公那木札勒塞卜腾之子巴勒桑策凌祈赏爵秩,以示优奖。'此皆伊父颇罗鼐心内未了之事,乞转奏施恩。"得旨:"尚卓特巴济隆罗卜藏策旺感激朕恩,凡事办理妥协,殊属可嘉。著加恩锡以达尔汗号,巴勒桑策凌亦著加恩封为头等台吉。嗣(后)当益加奋勉,永受朕恩。"

(同上,卷三一七)

策楞等密商会奏珠尔默特车布登已死请以其子一人袭职管理阿里折

乾隆十五年(1750年)正月二十七日

总督臣策楞、侍郎臣拉布敦、提督臣岳钟琪谨奏,为密商会奏,仰祈睿鉴事。

窃臣拉布敦于本月初二日自京起程,于二十六日到川边。臣策楞、臣岳钟琪于是日接准副都统臣纪山札称,珠尔默特车布登已于上年十二月十八日身故,则地方已靖,现在与该郡王商酌料理善后事宜,已于(本)月之十二日缮折奏请。等语。

臣等公同会商,查阿里地方,与准噶尔帖近,为入藏之咽喉,最关紧要,固不便无人驻守,而珠尔默特那木扎尔乖张暴戾,今幸其兄之速死,势必欲归并其权,以增羽翼,亦属事之断断不可者。且珠尔默特车布登此日之是否因病身故,前此之果否称兵构衅,俱在可疑可信之间。乃臣纪山已不免为其所愚,据称以办理善后事宜奏请,则或欲以珠尔默特那木扎尔信任之人管理其地,亦未可定。此等机宜,圣明自有洞照。而以臣等愚见所及,惟有仰恳天恩,准将珠尔默特车布登所遗二子内,以一人承袭其职,暂为管理阿里地方,事后再定行止,既足以资外御,亦不致增益藏内之权势矣。至珠尔默特车布登虽死,而为宁靖西藏之计并不在此,统容臣拉布敦星驰赴藏,钦遵节次所奉谕旨,与都统臣傅清详察情势,妥协酌筹,另行具折恭奏。倘有应行知会臣策楞、岳钟琪者,一体知照商办。总期于不动声色之中,得以相机料理,为永安西藏之计。

再,臣拉布敦于途次,接到奉旨发交臣策楞奏请照旧添兵一事,并臣傅清密奏一折,亦俟臣到藏后,与臣傅清逐一会商分晰,

具奏请旨。臣拉布敦现定于二十九日起程。

所有臣等公同密商缘由，谨合词缮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训示。谨奏。

朱批：另有旨谕。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谕军机大臣等珠尔默特车布登之子承袭一事不妥可于头人中稍为选择不致滋生事端

乾隆十五年(1750年)二月初六日

谕军机大臣等："据拉布敦、策楞、岳钟琪奏称：接准纪山札称，珠尔默特车布登已于上年十二月身故，现在与该郡王商酌料理善后事宜。等语。折内所称珠尔默特车布登之是否因病身故，前此之果否称兵，俱在可疑可信之间，纪山不免为其所愚。所论诚是。至称阿里克地方紧要，请将珠尔默特车布登二子内准以一人承袭其职之处，则所见于事势未协。夫以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乖张暴戾，伊兄在日，尚与称兵构衅，不能相容，以致陷兄于死，今伊兄已死，无所顾忌，又何有其兄之子？即使令其承袭，伊又何甘令其晏然抚有故土？是徒多生一枝节，而于事毫无实济也。且理无两是，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告称伊兄称兵抢夺，已有不遵王法之形，身后自有当得之罪，伊子岂可复令承袭？如谓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诬陷其兄，则又当明正其罪，非命将用兵大为办理不可。于二者之中，权其轻重，则珠尔默特车布登既经身故，其果否病死，无从致诘，而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乖张暴戾，将来亦未必长久。若因此劳师动众，实乃费有用于无益之地，有所不必。虽明知为彼所愚，亦不妨姑且从权，置之不问。至虑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以素所亲信

管阿里克地方，归并其权，以增羽翼，自不得不为此虑。但彼处头人尚多，傅清、拉布敦或就其中稍为选择，令不致到彼滋生事端足矣。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既无与相敌之人，伊亦无可构衅，或从此安静，亦未可定。若伊终久有叛之志，则亦只可俟其形迹已露，再为料理，不必张皇偾事，先启彼疑。然伊若果有形迹，则傅清、拉布敦二人在彼又不可坐失事机，致误大事。可详悉传谕傅清、拉布敦，令其因事就事，详慎办理，固不可忽略，亦不可预设成见，过为计虑。自朕观之，目今办理之道，实无别计也。并谕策楞、岳钟琪知之。”

（《清高宗实录》卷三五八）

谕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请以其子达尔扎策凌驻守阿里并著封为扎萨克头等台吉

乾隆十五年(1750年)三月二十三日

又谕:据副都统衔纪山奏称: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请将伊子达尔扎策凌遣往阿里克地方驻守。等语。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感念朕恩,欲遣伊子达尔扎策凌防守要地,所办甚是。但达尔扎策凌现系闲散,并无官职,若往阿里克地方管辖兵丁,不足以资弹压,达尔扎策凌著加恩作为扎萨克头等台吉。

(同上,卷三六一)

策楞等奏珠尔默特车布登之子不宜管理阿里事务折

乾隆十六年(1751年)二月初七日

四川总督臣策楞、副都统品级臣班第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等前奉上谕：阿里公珠尔默特车布登之子，仍令以公爵管理阿里事务。钦此。钦遵在案。

兹臣等抵藏后，查看阿里公珠尔默特车布登之子珠尔默特汪扎尔，年虽二十一岁，但两耳重听，语言亦不清楚，类于痴呆情形，断不能料理地方事务，且阿里地方更关紧要，自应另选妥人前往管理。臣等即面与达赖喇嘛商酌，据云：阿里公之子珠尔默特汪扎尔，原属残废，实不能管理地方。今蒙皇上念其父死非命，加以殊恩，只可安顿藏内，以终其年。至阿里地方事务，容选有堪以胜任者，再为面商办理。等语。

除俟拣选有人，另行缮折具奏请旨外，所有阿里公珠尔默特车布登之子，不克办理阿里地方事务缘由，理合先行恭折奏闻，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甚是。已有旨了。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策楞等奏派人管理阿里地方折

乾隆十六年(1751年)二月二十七日

臣策楞、那穆扎尔、兆惠、班第谨奏，为奏闻事。

窃照珠尔默特车布登之子珠尔默特汪扎尔，耳聋人痴，不胜阿里之任，只可安顿藏内，以终其年。现在与达赖喇嘛商酌，一俟拣选有人，另行具奏。等因。前经恭折奏闻在案。

兹达赖喇嘛差卓呢尔告称，阿里地方甚属紧要，向系喋巴二人。自珠尔默特那木扎尔被诛后，新放之喋巴吉都鼐，人去得，可信，无庸更换。惟旧有之郭必奈，人甚不妥，应亟调回。已选有说冈奈一名，人明白妥协，诚实可信，若放以喋巴前往，与吉都鼐公同镇守其地，甚属有益。等语。臣等复采访舆情，咸称该说

冈奈人明白,根基亦深,素为番众信服。

除照达赖喇嘛所办,即行遣往外,理合奏闻,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三、平定珠尔墨特那木札勒之乱，取消封授郡王制度，改革西藏官制

平定珠尔墨特那木札勒之乱

敕命驻藏大臣留心体察珠尔墨特那木札勒

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月丙申

谕军机大臣等："据纪山奏称，到藏以来，留心访察珠尔默特那木札勒，看来情性乖张，属下俱怀怨望，且伊又有疑忌达赖喇嘛之心，恐日久众怨愈深，达赖喇嘛亦不能忍，致生事端。请将伊兄珠尔默特车布登，移取来藏，协同办事，以分其权，并将达赖喇嘛移至泰宁安驻等语。此奏甚属舛谬。朕前降旨纪山，特令其察看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见朕谕旨时，是否真切感畏，伊之行止，能效法伊父颇罗鼐否，或应教导，或应防范，俱著留心体察，并非即有办理之意。纪山但当将此等情迹，据实奏闻，至日后生事与否，本难逆料。况又欲将达赖喇嘛移至泰宁安驻，此事尤不可行。看来纪山见识甚谬。伊系驻藏大臣，凡事宜果断，其于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应教导者即为教导，应防范者即为防范，惟视事之轻重，随机办理，岂可显露情形，转至启土伯特疑心乎。将此寄饬纪山知之。"

(《清高宗实录》卷三五一)

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月戊戌

又谕军机大臣等:"前因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情性乖张,虐使其下,所属无不怨望,且疑忌达赖喇嘛,无尊信恭顺之意。又请将驻藏大臣所管之火尔噶锡等番,命伊管理,乃事之必不可行者。经部臣参奏,朕念伊父颇罗鼐从前曾经出力,伊年少办事未久,或听信所属,俱未可定,特加恩宽宥。随令纪山将伊奉到谕旨是否感激,是否畏惧,其居心行事能否仿效伊父之处,密为留心察看。如应教导,即行教导,应加防范,即行防范,密谕纪山。而纪山所奏办理之处,殊未妥协。想由金川之事,心怀忧恐,未免有恇惧观望之情,已经传谕申饬。但思纪山乃驻藏大臣,平时贵识力镇静,坚定不移,临时贵果决勇往,迎机适变。若稍露形迹,易起嫌疑,如其胆怯气馁,亦不足坐镇远夷,使知畏服。且纪山前由驻藏擢用巡抚,今由巡抚获谴,复驻藏效力,皆伊所素知,亦未免稍有轻视之意。然驻藏未及年分,遽行更遣大臣,夷情善疑,又恐别生揣测。因查西藏大臣二员,如僧格、马拉,皆同时驻藏,今因仍用二员。提督傅清前经驻藏,为所钦信,令以都统衔前往,与纪山一同驻扎。既足增纪山之气势,以壮其胆,且凡事亦有商量,不致有轻发之虞,亦不致有缓不及事之虑,于要地当有裨益。以朕观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为人,断不能如伊父颇罗鼐之安静奉法。今观其纵恣逞威,人心离怨,多行不义,必自速厥辜。似恐其悖慢之行,不能悛改,将来或加害于达赖喇嘛,或有损于驻藏大臣,或并吞旁近部落,则事不容已。昨询之章嘉呼图克图,据云:'举可无虑。'所见甚为坚确。章嘉呼图克图乃达赖喇嘛之徒,必无转向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理,其言自属可信。但,远地情形,固不必先发制人,亦不可苟幸无事,时时当存有备无患之意。川省近接西藏,可以朝发夕至,已向岳钟琪面降谕旨,伊自能领会。但因伊缓程回任,到川尚迟,是以先行传谕此旨。并将寄谕纪山诸摺,通行钞录

寄与策楞、傅清阅看。傅清驻藏必过成都，其时岳钟琪亦当抵川，卿等可密行会商，并令傅清将此情节，传谕纪山。尔等四人合为一人，方不负倚任封疆之寄。其善体之。”

（同上，卷三五一）

谕军机大臣等传知傅清筹酌处置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办法详悉奏闻

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谕军机大臣等：前命傅清往驻西藏，已将纪山奏折并所降谕旨通行抄寄，令其阅看，具可得其大概。今又据纪山奏称，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告称伊兄前来抢马，因调旁近兵丁堵御，且有夏秋间令其兴师问罪之语。朕初阅纪山奏折，即疑为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捏造衅端，因以诬陷快其夙嫌，即此番纪山所奏，皆出自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所属人等告知之事，虚实殊不可信。纪山孤立藏地，左右前后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人，何从得一真消息。观其所奏，虽有令伊兄弟和好之语，而皆偏向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纪山之胆怯气馁，为所挟制，已属显然，不知纪山何以畏惮若此？伊初至藏，即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相对盟誓，甚至具折请安奏事皆与一同列名，此皆大失体制。傅清到彼，应以己意当循照旧例不与一同列名，以大义晓谕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并密行传谕纪山，令自知其错谬。若此旨到迟而傅清业已到藏，又随同纪山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列名奏事请安一二次，则此事不必提起，以致生彼之疑矣。自朕观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暴戾不驯，狡诈叵测，留之终必为患。本欲遣策楞、岳钟琪酌派满汉官兵一二千名，明告以伊兄攘夺称戈恐于彼不利，特令派兵相助，俟策楞等至藏，即可乘其不备，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正法，再行出示晓谕，

以出于该督等便宜行事，安众人之心，众人素怨其酷虐，自必帖然；更召珠尔默特车布登，晓以大义，令袭伊父颇罗鼐贝勒职衔，统辖旧部，不使管理嘎陇（噶伦）事务，似可为分彼重权，久远宁谧之计。但念川省兵戈甫息，更事征调，未免骚动，督提俱往，人心更觉张皇，又不知果否能如此办理，倘有差失，则所伤实多，是以迟迟未定。又欲于来年万寿，遣章嘉呼图克图赴藏熬茶，或督或提遣兵护送，或另遣大臣前往，于熬茶之便，随宜相度，即行剪除，使迅雷不及掩耳，亦未知可否如此办理？于事势能与不能？办理后人心是否允服？总不能得彼中实在情形，所有筹画皆不过泛论，未得确然定见，傅清久驻其地，向所熟悉，现在到彼，尤可得其实情。著一一筹酌，详悉奏闻。或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不过一强悍无知，不足为虑，即自戕其兄，兼有兄众，亦不能将来为害地方；实系其兄不法，而珠尔歇特那木扎勒乃为国家出力之人，则是朕与诸大臣在此遥度，未免视彼太优，以致过生疑虑，竟可付之不问。种种情节，务一一详悉备细奏闻。应如何办理，将来即可斟酌密办。但须密之又密，往来章奏俱由折匣封递。纪山折并谕策楞等谕旨，一并钞寄阅看。

（同上，卷三五五）

策楞等奏遵旨密商具奏处置藏事办法折

乾隆十五年(1750年)正月初九日

四川总督臣策楞、四川提督臣岳钟琪谨奏，为遵旨密商速奏事。

乾隆十五年正月初七日承准廷寄，奉上谕：“纪山奏到，珠尔默特那木扎尔告称，伊兄珠尔默特车布登抢马一折，著抄录译汉，交该督策楞、该提岳钟琪阅看。朕观珠尔默特那木扎尔为人

暴戾不驯，恐其从此滋事，纪山孤悬彼地，不免为所挟持，将来恐遭毒手，不可不虑。川藏相接，该督等当时时留心察访探听，遵照前旨，密为预备，不可丝毫漏泄，一得实在情形，及纪山在彼光景，即行据实奏闻。如或特旨交办，即可迅速起程，方于事机相合。再者，明年万寿，应遣章嘉胡图克图进藏熬茶，意欲另派大臣，酌带川省满汉官兵护送，乘便即为权宜办理，似可不动声色，较为稳便。现在尚在商酌，应否如此办理，著详悉传谕该督、该提等，亦密为商酌，速行奏闻。钦此。"并详阅抄录副都统臣纪山原奏，系会同珠尔默特那木扎尔者。

臣等伏查珠尔默特车布登前日之发兵，此番之抢马，是实是虚，总出自珠尔默特那木扎尔一面之词，而纪山即与会同具奏，诚如圣明洞照，纪山孤悬彼地，未免为所挟持，不可不虑。臣等前奉上谕，密为预备，业已于附近各营选派精壮兵丁五千名，以备临时进发。倘事不容已，一奉特旨，即可迅速起程，断不致有迟误泄漏。臣策楞前遣弁赴藏探听，此时尚未回省，总缘路途遥远，而遣往之人乘骑番地乌拉，往返必须四十余日，统俟一得实在情形，并纪山在彼光景，即当据实奏闻。

再，今年万寿，应遣员进藏熬茶，另派大臣乘便权宜办理，固可不动声色，事亦较为稳便，钦奉谕旨，令臣等亦密为商酌，仰见我皇上博采刍荛之至意。臣等公同密商，再四思维，珠尔默特那木扎尔兄弟相残，就目下之兴兵构衅而论，孰是孰非，谁顺谁逆，尚在未定。而阿里地方，离藏有数千余里，虽前已蒙谕令纪山遣员赴彼，而信息是否可通，此时亦难预料。若必俟黑白分晓，然后明正其罪，不特失之迟缓，而珠尔默特那木扎尔自问不安，恐不无从中生变，且既已乖戾性成，一日不除，藏地未能安静一日。以臣等管窥之见，珠尔默特车布登向来从无蠢动端倪，今日之举，不特未可信以为实，抑并无干犯王章之事。而珠尔默特那木

扎尔情性乖张，素行不义，陷兄欺妹，虐使其下，既不如伊父颇罗鼐之恭顺，又敢冒昧妄行渎奏；恶迹显著，厥罪当诛。但若以熬茶之便权宜办理，而熬茶事所时有，恐将来无以取信于藏地，似亦不可不虑之事。合无仰恳皇上降旨，即以现在纪山会同珠尔默特那木扎尔以抢马之事具奏，藏地甚属紧要，于臣等两人之内特命一人领兵前往西藏弹压声援，先行晓谕；仍另行密颁汉夷字谕旨一道，申明珠尔默特那木扎尔之暴虐乖戾、弟兄构衅之罪，令臣等会同明正典刑，以彰国法，其珠尔默特车布登，姑念其平日尚属恭顺小心，且伊父效力年久，免其治罪，仍准照旧以公职驻守阿里地方；所有西藏事务，即查照向例，会选噶隆数人，奏请补放扎萨克之职分理。臣等即于预备之兵内，带领三千名，恭捧谕旨赴藏，一面相机办理，一面将谕旨布告藏内，以安众心，以结此案。如是办理，似觉名正言顺。始事之时，既不致或启其疑，成事之后，又足以取信于彼，而藏内之权势已分，可以杜诸番之觊觎，达赖喇嘛亦得相安，似为一劳永逸之计。是否可行，臣等谨密商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熬茶从权之计，实非王道，且恐失信将来，今不必再题〔提〕矣。至卿等所请，亦恐行之过险，事不能成，所失者大。今遣拉卜敦前往，俟彼至藏，得其实情，再办可耳。总之地处极边，与其失之急而偾事，宁可失之缓以待时耳。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谕军机大臣传知傅清嗣后一切事务
惟示宽大不可使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生疑

乾隆十五年(1750年)四月初四日

又谕：据傅清奏称，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前往萨海等处，安抚

伊兄珠尔默特车布登所扰之人,由彼察阅哈喇乌苏等处兵丁,已于三月初一日起程。再,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感念朕恩,不惜其身,欲竭力报效。等语。现在珠尔默特车布登已经身死,藏地宁静无事,从前生此事端,皆由纪山意欲图好,过于谨慎所致。固不可不留意提防,然防守太过,致彼生疑,亦大有关系。尔等可寄信与傅清,令伊嗣后于一切事务,惟示宽大,不可使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有丝毫疑虑,应教者教之,应授意者授之,一切事务惟合彼处情形,妥为料理。藏地离京甚远,彼处之事甚为紧要,所有奏朕之事,若稍瞻顾朕之谕旨,即于事无益矣。傅清于一切事务,惟应据实具奏。伊新到彼,想尚无事,俟驻守日久,备悉彼处情形后,其应行奏闻者,即著奏闻。

(《清高宗实录》卷三六二)

驻藏副都统班第奏报平定珠尔墨特那木札勒之乱经过

乾隆十五年(1750 年)十二月戊戌

驻藏副都统班第奏:"臣于十二月二十一日至藏,传集现存之官员、兵丁等,查讯起事情形,备知十月十三日傅清、拉布敦将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传至寓中,上楼相见时,傅清拔刀剁杀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并杀其随从四、五人。卓呢罗卜藏札什闻信,即跳楼而下,往唤同党,聚众围楼,施放枪炮。傅清遣人往传班第达救护,班第达因力薄不能救护,奔告达赖喇嘛,随使人拦阻。贼党并不听从,放火烧房。傅清身中三伤,立即自尽;拉布敦中伤更多,为贼所害;主事策塔尔、参将黄元龙亦皆自尽;笔帖式齐诚自刎未死;通判常明亦中矢石之伤;阵亡千总二员、兵四十九名、家人商民七十七人。所有官库帑银,俱被抢夺。卓呢罗卜藏札什等乘间逃走。次日,达赖喇嘛收聚馀兵,安抚众人。公班第达

擒获贼犯卓呢罗卜藏札什等十三人,牢固监禁。臣严加刑讯,又供出夥贼德什奈等十四人。查各逆犯聚众为乱,杀害大臣,劫夺帑银,凶悖已极,应即立正国法。随于二十五日将为首之卓呢罗卜藏札什与领众放火抢夺帑银之阿喇卜坦、吹木札特、杀死多人之车臣哈什哈、放鸟枪弓箭打伤大臣之达尔汗雅逊、巴特马古尔济椿丕勒、妄介俱凌迟处死;听从贼首杀人、运草放火、先行上楼助恶之尚卓特巴拉札卜、曾本旺札勒、曼金得什鼐等俱斩决;随从作乱之通使札什喇卜坦等俱绞决;惧罪自尽之杯陇沙克巴,监毙之拉克滚布俱行戮尸,与各磔犯一并碎骨,仍各枭首示众。余党分别发遣,家产变价归帑。"报闻。

(同上,卷三七九)

平定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之乱善后事宜

敕命议政大臣等筹议平定珠尔墨特那木札勒之乱善后事宜

乾隆十五年(1750年)十一月乙卯

谕:"从前西藏之颇罗鼐,甚为实心恭顺,且料理藏中事务,一切甚为安帖。皇考世宗宪皇帝屡次加恩,由台吉封为贝勒,伊实感激我朝厚恩,弥益恪诚。朕即位以后,旋即封为郡王。后因颇罗鼐年力就衰,朕念及将来,询伊二子之中,孰堪为嗣,据伊奏称长子人软弱,又已出家,次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人尚强干,能胜弹压,因是令其承袭。迨伊奏事一二次以后,朕于其词意之间,即知其非伊父居心可比,日后必生事端。谕驻藏大臣留心体察,嗣伊折奏,请撤驻藏官兵,朕以兵数原属无多,若不准其所请,转启

疑忌之心，是以即依所请行，著纪山前往驻扎。……是纪山不但不能慑服其心，更亦堕其术中矣。傅清前经驻藏，为伊等所敬服，遂令前往更换，且虑其势孤，益以拉布敦协同驻藏。乃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心益狡悖，将伊长兄车布登图害，翻以伊兄叛逆诬奏，又伊与达赖喇嘛，素有仇衅，既戕其兄，遂欲计害藏中不顺伊之班第达等，其势将延及达赖喇嘛，独居其地，雄长一方，近遂将塘汛文书禁绝不通，悖逆情形，渐益昭著。傅清、拉布敦稔知其奸，折请便宜从事，以绝后患，于今年十月初八日奏到。朕以仅二大臣孤悬绝域，未可轻举，即使便宜办事，亦于国体有关，且非万全之道。批令俟班第更换拉布敦到藏日，会同达赖喇嘛及藏中大噶隆等，明正其罪，以申国法，庶协天朝体制。乃傅清等，未及接到谕旨，即于十月十三日，传珠尔默特那布扎勒到通司岗[①]，加以诛戮。而傅清、拉布敦为伊属下卓呢罗卜藏扎什所害。总督策楞奏到，朕深为悯恻。……现据达赖喇嘛奏请，立班第达为郡王，亦以藏众不可一日无人统率，为此权宜之计，若如所请，则数年之后，未能保其不滋事衅。朕意欲仿众建而分其势之意，另为筹画措置。虽现在已著策楞等领兵搜讨逆党，将来藏地仍留驻官兵，塘汛文书往来，关系紧要，并噶隆事务，俱应归驻藏大臣管理，呼应方灵。其打箭炉地方，亦应添驻兵丁，以壮声援。一应善后事宜应如何办理之处，著议政大臣、履亲王，庄亲王、恂郡王及满汉大学士、尚书会同军机大臣，定议具奏。前往更换驻藏侍郎那木扎勒，亦著入议。夫开边黩武，朕所不为，而祖宗所有疆宇，不敢少亏尺寸，此番办理，实事势转关一大机会，不得不详审筹画，动出万全，以为边圉久远之计，将此并谕中外知之。”

（同上，卷三七七）

注：①　拉萨地名，原驻藏大臣驻地。

乾隆十五年(1750年)十一月丙辰

谕军机大臣等:“西藏经此番举动,正措置转关一大机会,若办理得当,则可保永远宁谧。如其稍有渗漏,则数十年后,又滋事端。朕前传谕班第,以西藏事必然众建而分其势,目今乘此兵威,易于办理。惟在相度机势,计虑久远,方为万全。傅清等虽曾许班第达为藏王,然伊等办理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之初,不知班第达曾经与闻否?设先豫闻,必先有成约。如伊果能统所属人众救护策应,则卓呢罗卜藏札什未必猖獗至此。乃伊不行救护,而先奔至达赖喇嘛处。其意以傅清等能诛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固为伊除一大患,更可必得藏王,为利甚大,即使不成,而彼悠然事外,毫无痕迹。是卖天朝大臣而坐收鹬蚌之利,其居心狡狯为何如者!伊若一为藏王,即使恭顺如颇罗鼐,而其子孙亦不可保。此其可虑,岂在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下哉!策楞等至藏,细加体访,如其人实无他能,听受约束,即量予爵秩。伊向来本分所有,不必有所增,亦必不有所减,使仍其旧足矣。伊并非有功,何得遽封郡王?当时颇罗鼐亦由公爵以渐而加,郡王非其本爵也。此处著策楞、岳钟琪著实留心。若因我二大臣已许彼为王,而今不封伊,因致觖望,即声其不救护驻藏大臣之罪,相机加之显戮。此在策楞相度事宜,从长熟计,总宜处公,不设成见,不可草率办理。看来经理善后诸事,非班第所能胜,那木札勒亦不甚踊跃。若策楞等办有章程,则伊等尚能守而不失耳!至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之子,必不可留。其所有赀产,岁入必极丰厚,应入官为驻藏大臣公用,足供驻兵千人而有馀。至此番统兵进藏,同为搜擒逆党,如能就擒重治其罪,诚足泄忿。若令远遁准噶尔,则断不可悬师深入穷追。但噶隆事务,于事权极有关系,必须驻藏大臣管理,呼应方灵。即如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一言而塘汛断绝,班第达一言而塘汛复通,信息往来,惟藏王之言是听,而驻藏大臣毫

无把握。如此,即驻兵万人,何济于事?策楞、岳钟琪到彼,目击情形,务须将此事彻底熟筹,得其肯綮,令自我出,方为扼要。将来不但西藏应留兵驻守,即打箭炉为西藏咽喉,亦应添驻重兵。以方今时势言之,国家全盛之力,岂以添兵多费为虞耶!现交议政王大臣会同军机大臣等详悉定议,可并备细传谕策楞、岳钟琪等知之。"

(同上,卷三七七)

乾隆十五年(1750年)十一月丁巳

谕军机大臣等:"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凶悖肆恶,恣行无忌,本因向来威权太盛,专制一方,致酿此患。乃朕加恩过重,有以纵之,不可不追悔从前之不早为裁抑。伊固凶暴性成,亦因天朝先事疑其跋扈,致伊益生疑畏,如鸟兽然,人有伤之之意,机心一动,彼必先奋决而起。在傅清等见事势已迫,不可坐受荼毒,思欲先发制人。卓呢罗卜藏札什之报复加害,出于所料之外。其见事不为不明,就义不为不勇,为国家去一大患,更为有功。然平心论之,却非办事正理。至若虑班第达日后凭藉威势,复生事端,是又以疑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之道待之矣。即今于策楞领兵入藏时,声其不行救护大臣之罪,加以显戮,于势甚易,然不光明正大,与傅清、拉布敦之诛珠尔默特那木札勒等耳。番众无知,见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诱至加诛,并未明正其罪,今又借擒捕逆党之名,图害班第达,天朝举事,如此谲诈,将人人疑畏,何以昭示大信!是以明降谕旨,令达赖喇嘛、班第达知朕办事之光明正大,以释其疑而安其心。如班第达能遵朕谕旨,奉我约束,是乃实心恭顺之人,仍可委办噶隆事务,永远承受恩典。如其敢行违抗,则师出更为有名,乃至当不易之理。然既有此旨,则我领兵安藏之大臣,益当诸事留心。或彼不服而阻进兵之路,或谬为恭

顺,引我兵入至其地,而后别有所图,皆不可不虑及。至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叛产,自应钞没。但伊吞并众人财产,坐拥厚赀,若概行入官,又似利其所有,番众不无滋议。著策楞等逐一查明,凡伊强占所得,俱著给还本人。珠尔默特车布登本非叛逆,乃为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所诬陷,且私遣人杀害,而以病死捏奏。今既明知其受屈身死,已将伊子仍封以公爵,管理阿里克地方。令班第达传朕谕旨,如卓呢罗卜藏札什由彼处奔逃,令伊擒抓。其父所有家产,为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所钞占者,俱仍给还。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自置财产,自应入官供驻藏大臣之用。所部人众,或应分设头人管辖,统归驻藏大臣节制。及驻扎官兵、安设塘汛一切事宜,该督等会同驻藏大臣悉心筹酌,妥议具奏。再,朕于十月初八日,在开封批发傅清等奏摺谕旨,曾否到藏,并九月十一日传谕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之旨,俱于沿途驿递,详悉查明。查出时,将此二旨令班第达阅看,仍将伊言语情形奏闻。再,有玉舒那哈暑番人一种,离藏甚近,或可安插在藏,为驻藏大臣爪牙,或令伊换班赴藏护卫,是否有益,亦著该督妥悉具奏。朕通盘筹酌,必当如此办理,方为理直气壮,得绥服远人正理。番夷以诡诈反覆之心窥测天朝,惟待以不疑,则彼亦不心怀疑贰。王道荡平,无过于此。是以不待议政王大臣等定议,即降旨传谕达赖喇嘛、班第达,著将此旨并钞寄策楞等阅看。”

(同上,卷三七七)

敕谕达赖喇嘛等,申明处理善后基本原则

乾隆十五年(1750年)十一月丁巳

又谕达赖喇嘛、办理噶隆事公班第达:“朕向因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素不信奉达赖喇嘛,心怀仇隙,是以屡加训饬。岂知

因朕谕而彼愈心疑，驻藏大臣傅清等，亦因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残暴性成，狂虐日甚，终恐不利于达赖喇嘛；是以奋不顾身，亟翦凶逆，凡此皆以为达赖喇嘛也。今达赖喇嘛肘腋之间，除此隐患，佛地肃清，朕心深慰。及卓呢罗卜藏扎什戕害驻藏大臣，经达赖喇嘛传谕，解散贼党，安抚难民，地方得以宁谧，朕甚嘉之。所有加恩赏赐物件，已交驻藏侍郎那木扎勒赍送到藏，示朕优眷之怀。至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本不应承袭郡王，因念颇罗鼐一生恭顺效力，是以施恩格外，令其袭爵。乃伊自管理藏事以后，肆虐逞威，骄纵日甚。又因朕许其撤回驻藏官兵，伊更自鸣得计，荼毒所部番众，贪淫无忌。且诬奏伊兄车布登叛逆，派遣噶隆，领兵杀害伊兄，屠戮其子及众头目等。又抄占班第达家产，离其妻分驻后藏，而羁留其子，随侍左右。复阻绝沿途塘汛，计欲害尽官兵，罪恶不可胜数。然朕静而思之，此固由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赋性凶顽，亦因朕之加恩过厚，有以纵之。藏地之人虽怨彼，而以朕所封之王，不敢如何，朕实深为追悔。由今观之，办理噶隆之人，权势不可使太专，是乃朕所加恩永辑藏地亿众生灵之要道也。傅清等诛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时，虽有令班第达管理藏地之语，实未奉朕谕旨。只因藏地不可一日无人统率，亦欲其即统兵相助，是以从权委办，使班第达果如所约，翦除逆党，能使二大臣无事，藏地宁静，则即如二大臣所言，亦未为不可。今伊既不能救护驻藏大臣，已不为无过。第念其势孤力弱，仅保自全，尚属人之常情，事在已往，姑置勿问。岂可自居其功，承受朕封王之异恩乎？著仍以公爵办理达赖喇嘛噶隆事务。总督策楞等到藏之日，会同达赖喇嘛，于彼处头人内，晓事安分而番众素所信服者，再采择一人为噶隆，与班第达协同办事。其所属寻常细事，仍听噶隆二人照旧承办。至具折奏事，及兵备驿递等重

务，则令钦差驻藏大臣，会同噶隆二人办理，钤用钦差大臣关防，永为定制。其驻防官兵，安设台站及一切事宜，著总督策楞、提督岳锺琪、侍郎兆惠、驻藏大臣那木扎勒、班第等会同达赖喇嘛及班第达等，悉心筹酌，妥议具奏。”

（同上，卷三七七）

乾隆十五年(1750年)十一月戊辰

又谕达赖喇嘛、管噶隆事公班第达及卫藏所属番众等：“前因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肆行暴虐，与达赖喇嘛为仇，又荼毒所属番众。戕杀伊兄，种种不法。驻藏大臣傅清等，目击番众人人怨恨，且恐其不利于达赖喇嘛，奏请办理。朕本欲降旨，令前往驻藏大臣班第，会同达赖喇嘛，明正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罪，以为达赖喇嘛除患，且为藏地番民，除凶暴而抒公愤。设令驻藏大臣，于接到此旨之后，遵照办理，逆党自不致扰乱。乃驻藏大臣傅清等，迫于事势，未及奉到谕旨，即行便宜诛戮，以致逆党乘机倡乱，人众惊惶。朕闻信，即降旨遣四川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统领官兵前往，安抚藏地，搜捕逆党，此外一无所问。今据总督策楞等奏到藏地近日情形。又据班第达奏称，卓呢罗卜藏札什并其余党，以次就擒，藏地现已宁谧等语，朕心深为欣慰。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罪恶昭著，藏地人众，既可共泄仇怨，且知天朝驻藏大臣奋不顾身，乃为尔等翦除凶恶。今余党就擒，地方宁谧，自可无庸派动大兵，致滋惊扰，故特谕令前所派官兵，不必赴藏，提督岳钟琪亦不令赴藏矣。惟令总督策楞赴藏，问候达赖喇嘛及办理一切事宜。班第达办理此事，甚属可嘉。著加恩赏赐内库缎匹，即著派往大臣带往。所有已获余党，著牢固看守，俟总督策楞、钦差大臣兆惠、那木扎勒、班第等公同查审，照内地之例，分别首从，惟诛首恶及附和为恶者，其余胁从人等，俱从宽概

无株及，所有擒获逆党之头目人等，著班第达查明，俟策楞到日酌量赏赐，以示鼓励。其劫夺银两，事甚微末，扰乱之时，乘机攘窃，无从一一查究，转恐累及无辜。其已追得者，交司员收贮，未得者，免其追查。朕此番办理，惟欲藏地永远宁谧，敬奉达赖喇嘛，令人心悦服。达赖喇嘛、班第达将朕此旨通行明白晓谕所属番众人等，令其安静乐业，永享升平之福，以副朕恩德绥怀之至意。"

（同上，卷三七七）

乾隆十五年(1750年)十一月戊午

谕军机大臣等："前经降旨令班第达管理噶隆事务，再分立噶隆一人协同办理。原欲使彼此钤制，则事权不至太专，乃安辑藏地之要著。策楞等到藏，或告知达赖喇嘛，令伊秉公举出，或博采舆论，就彼处大族内为番众所素信服者择其晓事安分之人，俾任噶隆之事。断不可出自班第达之意，使得树其党羽。将此传谕该督等，令其留心。"

（同上，卷三七七）

乾隆十五年(1750年)十二月壬申

又谕："据策楞、岳钟琪摺奏：'抵炉之后，有后藏喋巴禀称，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暴虐肆行，若不照从前将藏王另安一个，众百姓都要逃散'等语。前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伏诛之后，已屡经传谕策楞等，抵藏之日，会同达赖喇嘛酌设噶隆二、三人，以分其势，庶不至事权太重，易生事端，策楞等接奉谕旨，自当遵循筹办。若仍照从前颇罗鼐故事，议设藏王，是去一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又立一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矣。喋巴所禀，或因平时怀怨已久，倡为是说，不可稍为摇惑。且安知非班第达图得藏王，令其

布散谣言者！并谕策楞等，宜留心详慎，遵旨酌量办理。”

（同上，卷三七八）

乾隆十五年（1750 年）十二月戊寅

谕军机大臣等：“据尹继善奏到接奉廷寄筹办藏地事宜一摺。所有各条，俱系朕先事熟筹，已经传谕策楞等，酌量办理之事，可以无庸议。惟称：‘玉舒那哈暑番人，如令移驻藏地，恐异类杂处，彼此未必相安。况远路调拨，糜费钱粮，夷性亦未必驯良可恃’等语。所虑亦是。著将原摺钞寄策楞等阅看，令其再行悉心斟酌，奏闻妥办。”寻奏：“查玉舒那哈暑不但向未至藏，且其地距藏千馀里，若令驻防在藏，必须给以口粮，莫如将内地官兵酌量多驻。此尹继善所奏，与臣访闻约略相同。臣拟达木地方蒙古，现奉旨安插，向系藏王统属，若即令属于驻藏大臣管辖，口食仍照例由达赖喇嘛处给领，似为有济。”报可。

（同上，卷三七八）

乾隆十六年（1751 年）正月乙丑

又谕曰：“故公珠尔默特策布登之子珠尔默特旺扎勒，前因伊父无辜被害，赏给公爵，并以伊父曾镇阿里克地方，仍令镇守。今据班第参奏，珠尔默特旺扎勒为人平常，恐贻误地方。可寄信总督策楞等，珠尔默特旺扎勒，但赏公爵，将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抄去伊父财产，查明赏还，令其驻藏。其阿里克地方，著策楞、班第等会同达赖喇嘛、公班第达及新放之噶隆等，于唐古特人内，拣选诚实谙练者，奏请镇守。”

（同上，卷三八一）

给班第达(多仁)的谕旨

(一)

办理噶隆事务、公班第达领旨：

尔在奏折内禀称："朝廷二位驻藏大臣将珠尔默特纳木扎勒正法之后，尔受命办理西藏噶隆事务。珠尔默特纳木扎勒之卓尼罗卜藏扎什等人将二位大臣的住所包围放火时，尔因势力单薄未能从中调解，且在此之前尔未曾办理过(噶隆)事务。现在西藏没有驻藏大臣，所有事务不知如何办理，请照例委派驻藏大臣。现在卓尼罗卜藏扎什及其余党已全部就擒，着牢加看守，司库丢失的银两正严密追查，虑及可能尚有其他坏人(漏网)，从阿里到安卡牙一带至准噶尔各卡，已派遣可靠的人进行防守。近时西藏没有什么新的情况。"阅此禀报，朕心深为欣慰。

关于近来之事，达赖喇嘛与尔之奏折中禀称：朕之二位大臣曾命尔办理卫藏事务。朕业已即时谕准尔办理噶隆事务。并已委派驻藏大臣，派遣四川总督策楞前去剿捕余党，安抚藏地。今尔已将卓尼罗卜藏扎什等逆党全部擒获拘押，并已派人严守边卡。尔如此黾勉效力，正合朕委托之意。尔奏称所失银两，正在追究。逆党头目罗卜藏扎什既已拿获，事已了结，些许银两，并非大事，或在纷乱之时为诸小人乘机攘窃，若今定要一一查究，惟恐累及无辜，着免其追究。特赏尔蟒缎、花缎各二匹、大缎二匹，已交派往西藏的大臣带去。

现西藏尚无新的情况，若再派大军前往，恐西藏各部无端疑惧，反而扰累地方，故特令以前所派官兵不必赴藏，唯令总督策楞带领随从官兵数百人赴藏问候达赖喇嘛，安抚藏地百姓。尔所擒

贼党罗卜藏扎什等人,将仔细审讯依法严惩。并会同达赖喇嘛从西藏贵族世家之中,挑选一人与尔共同办理噶隆事务,办理各安抚事项。关于派兵五百进驻西藏之事,等策楞到藏后共同商议决定。这段时间所有拿获之贼党,应严加看守。照内地之例规对此类逆党,定要分别首从唯诛首恶及附和为恶者。其余胁从等,俱从宽,概无株及。等总督策楞到后,尔等共同商议,分别判决。珠尔默特纳木扎勒已被朝廷二位驻藏大臣正法,彼手下的人又杀害我二位驻藏大臣。达吉次仁为珠尔默特纳木扎勒之子,即或缉捕,亦当父子各有其罪,不能一样论处,但是贼党卓尼罗卜藏扎什如此狂妄作乱,是否为达吉次仁所唆使未详,因此理应将达吉次仁拘押严拷,尔若能将达吉次仁缉拿归案,应即拘捕,严加看守。待总督策楞抵藏,尔等共同议处。若实有指使卓尼罗卜藏扎什之事,则亦不得不将彼同样治罪。倘若并无此类情形,达吉次仁自然无罪,然而若将彼留在拉萨,恐为尔心腹之患,可将彼解往内地居住。若目前尔力所不及,尚不能将达吉次仁拿获,亦无需操之过急,定要等待朝廷大臣,其间切勿贸然行事。

珠尔默特纳木扎勒之儿媳,原为朕念及颇罗鼐本人之勤勉效力,准与珠尔默特纳木扎勒联姻,许配其子达吉次仁,而今珠尔默特纳木扎勒犯法,与其媳无干,如与其尚待合卺,理当返回父家,尚已成婚,自无离分之理。若达吉次仁有唆使卓尼罗卜藏扎什之事,自当依法判处无疑,然与其妻无关碍,彼仍可返回父家。此事亦应等候本朝大臣抵藏,尔等妥为议决。

珠尔默特纳木扎勒有负朕恩,不敬奉达赖喇嘛,荼毒藏地百姓,为所共知。现在尔等威胁已除。朕委派大臣前去问候达赖喇嘛,安抚藏地百姓,下属百姓因不明实情,不无疑惧,因此特给达赖喇嘛与尔颁布此旨,遍行晓示:尔奉旨后应禀明达赖喇嘛遍行通谕,此后尔班第达应思念朕恩秉公办理,努力供奉达赖喇

嘛。使得藏地百姓依旧安居乐业。若能遵循朕振兴黄教之意，尔将再享朕恩。

钦此。

乾隆十五年十月十九日

（二）

谕公班第达：据尔奏报，“二位驻藏大臣已明正珠尔默特纳木扎勒之罪，藏地安谧。感念朕恩不究尔其时仅自保全之罪，并加恩赏，今已将逆贼罗卜藏扎什擒获，于（通向准噶尔部）各卡认真搜寻，并将供奉达赖喇嘛，与所设噶隆，同心协力，黾勉效力”等语。珠尔默特纳木扎勒负恩谋叛，素不信奉达赖喇嘛，肆行暴虐。朝廷之二位驻藏大臣，迫于事势，未及奉到谕旨，即行诛戮。后其下人罗卜藏扎什无端作乱。其时，尔班第达本应相机干预（帮助驻藏大臣），第念尔人少势孤，既宽大免于问罪，且恩准办理噶隆事务。在此期间，尔感恩擒获逆贼罗卜藏扎什，遣人至各卡认真搜捕（余党）。奏明将与所设之噶隆会同办事，忠心敬奉达赖喇嘛，克尽报效，实属可嘉，朕心深为欣慰。尔班第达正当壮年，藏地甚关紧要，关系佛教之宏扬，公事不可一人独专。朕乃降旨四川总督策楞、钦差大臣兆惠、那木扎勒、副都统班第，前去会同达赖喇嘛，于藏地头人内，采择安分而善于办事者具奏，以协同办理噶隆事务。为此，尔自应感念朕恩，与所设之诸噶隆，和衷共事，敬奉达赖喇嘛，爱护所属番众人等，悉心办理各项事务。若有不明之事，应及时禀明驻藏大臣，会商办理。若尔能遵循朕旨，照尔所禀，黾勉供职，必可常受朕无穷厚恩。特此颁旨。

乾隆十六年（1751年）正月廿七日

（郭冠忠等译自《历史档案选（藏文）》）

废除封授郡王制度，建立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共理藏政行政体制

策楞奏钦奉不设藏王谕旨当恪遵办理折

乾隆十六年(1751年)正月十八日

四川总督臣策楞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乾隆十六年正月十六日臣途次洛龙宗地方，接到廷寄，奉上谕："据策楞、岳钟琪折奏，抵炉之后，有后藏喋巴禀称，珠尔默特那木扎尔暴虐肆行，若不照从前将藏王另安一个，众百姓都要逃散。等语。前于珠尔默特那木扎尔伏诛之后，已屡经传谕策楞等，抵藏之日，会同达赖喇嘛酌设格(噶)隆二三人，以分其势，庶不致事权太重，易生事端。策楞等接奉谕旨，自当遵循筹办，若仍照从前颇罗鼐故事议设藏王，是去一珠尔默特那木扎尔而又立一珠尔默特那木扎尔矣。喋巴所禀，或因平时怀怨已久，倡为是说，不可稍为摇惑，且安知非班第达图得藏王，令其散布谣言者。并谕策楞等，务宜留心详慎，遵旨酌量办理。钦此。"

臣捧读之下，仰见我皇上睿虑深远，训示周详。臣惟有恪遵敬体，俟抵藏后，会同达赖喇嘛，并钦差臣兆惠等遵旨详慎妥办，断不致为浮言摇惑，有负圣主委任至意。除到后会同办理，再行具奏外，所有臣奉到谕旨缘由，合先恭折奏复，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览。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乾隆十六年(1751年)二月丁酉

四川总督策楞奏:"到藏详看达赖喇嘛,意甚感悦,公班第达并各番情形恭顺。现在实转关一大机会。随与班第酌议,先令公班第达将振兴黄教之处,与老噶隆、众卓呢尔秉公拟开阅看,再与达赖喇嘛商办。其除应查办各事件,仍与班第次第料理。俟兆惠等到后,公酌妥办。务期达赖喇嘛得以专主,钦差有所操纵,噶隆不致擅权。"得旨:"览奏俱悉。"又批:"甚是。汝四人和衷从长计议。"

(《清高宗实录》,卷三八三)

敕谕班第达与增设噶伦和衷共济

乾隆十六年(1751年)正月二十七日

敕谕公班智达:

据尔奏书内称,两位驻藏大臣将奸宄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诛戮,安抚藏地人众,尔感激朕加恩宽免尔未能救护之罪,擒获贼匪罗布藏扎什等人,严加防守关隘,恭敬达赖喇嘛,与新设噶伦同心协力,尽诚尽职。等因。

珠尔默特辜负朕恩,与达赖喇嘛为仇,肆意妄行,故两位大臣未及候奉谕旨,相机将其正法。其属下罗布藏札什等妄滋事端,尔班智达理应前去阻拦,彼时尔势单力薄,朕亦明鉴,故宽免尔罪,仍赏给噶伦职衔。尔感激朕恩,意欲查缉恶贼罗布藏扎什等,严加防守关隘,会同新设噶伦同心恭敬达赖喇嘛,虔诚效力。所办甚是,朕极欣慰。

尔班智达尚年轻,藏地极为重要,关系兴广黄教,一人办理商上事务,难以周全,朕特降旨给四川总督策楞,侍郎兆惠、那木扎尔,副都统衔班第,命彼等与达赖喇嘛商酌,由藏地大族内,拣

选晓事安分,为番众所信服者,奏准与尔办理噶伦事务。尔惟当感激朕恩,同新设噶伦等和睦相处,恭敬达赖喇嘛,爱惜下属唐古特人众,办理事务,严防关隘,以绥靖地方。倘有难办不明之事,彼处驻有大臣,可陈情问询。尔诚能遵行朕旨,照尔所奏效力,将承恩不尽。特谕。

(一史馆藏军机处满文西藏档)

敕谕达赖喇嘛与策楞商办增设噶伦事

乾隆十六年(1751年)正月二十八日

敕谕达赖喇嘛:

尔之奏书,朕皆览之。所称嗣后凡有具奏事项,与驻藏大臣等商酌,相继具奏等语,朕极欣悦。

前因奸宄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不抵福分,辜负朕恩,肆意妄行,两位朝臣未及具奏,相机讨伐,彼等亦遭杀害。朕念彼等为国捐躯,于其家室皆施以重恩。

尔僧乃承佛教之大喇嘛,藏地对振兴黄教,至关重要,朕极挂念安定地方,以利尔僧,故朕特降谕旨,命四川总督策楞,侍郎兆惠、那木扎尔,副都统班第,凡事与尔商办。噶伦公班智达年轻,独自一人办理藏务,难以周全,故令彼等与尔僧商酌,议奏由藏地大族内,择其晓事安分,为番众所信服者数名,会同班智达办理噶伦事务,以期永无事端。等因。班第不及接此谕旨,已抵藏地,伊本系派驻西藏办事大臣,理应办理彼处诸务。再,抵藏所办数项事务,经奏宜行,故朕允准施行。现策楞等均已抵藏,相应将拣补噶伦等一应事务,尔僧与彼等商办,务期永远宁谧,议定具奏。朕定便利尔僧及所有唐古特等办理。特谕。

(一史馆藏军机处满文西藏档)

策楞等奏商酌添设喇嘛噶伦情由折

乾隆十六年(1751年)二月二十一日

臣策楞、那穆扎尔、兆惠、班第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窃臣等接准廷寄,乾隆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奉上谕:"前经降旨,令班第达管理噶隆事务,再分立噶隆一人,协同办理,原欲使彼此钤制,则事权不至太专,乃安辑藏地之要。著策楞等到藏,或告知达赖喇嘛,令伊秉公举出,或博采舆论,就彼处大族内为番众素所信服者,择其晓事安分之人,俾任噶隆之事,断不可出自班第达之意,使得树其党羽。将此传谕该督等,令其留心。钦此。"仰见我皇上睿虑周详,实属安辑藏地之要务。

臣等沿途留心密访,博采舆论。缘旧例,噶隆系属四人。一系公班第达,余系彻凌汪扎尔、色耀特塞布腾、布隆簪三人,俱系藏内大族,根基深厚,素为番众所信服者。内布隆簪双目失明,久为珠尔默特那木扎尔革除;其彻凌汪扎尔,人老成明白,善于办事;色耀特塞布腾亦系老实安分之人。然珠尔默特那木扎尔平日均不信用,屡欲加害,种种凌辱难堪。即当罗布藏扎什变乱之时,彻凌汪扎尔、色耀特塞布腾均被珠尔默特那木扎尔故为差遣草地,并未在藏。臣等到后,接见彻凌汪扎尔、色耀特塞布腾二人,留心察看,人果明白老成,并深感此番皇恩。复遵旨密询达赖喇嘛,令伊举出自行可信之人。据称:番众内向无深知者,若论根基,办事为番众素所信服,惟现任噶隆彻凌汪扎尔一人。至将来是否始终如一,我亦不能深信。但喇嘛中尚有可信之人,若得选派一人,与噶隆一同办事,于我甚属有益。惟是向无此例,未识可否,统惟大人等裁酌。臣等窥达赖喇嘛情形,亟欲添一喇嘛,方可深信不能掩其耳目。但不肯出自伊口,致启番众滋

怨之意。随公同会商得,此际仍应查照旧例,设立噶隆四人。除班第达业已钦奉谕旨,勿庸另议外,其现有之旧噶隆彻凌汪扎尔、色耀特塞布腾,平日既为番众信服,而又并无过犯,未便舍此另选。至瞽目之布隆簪遗缺,尚未补放,即以番众不能深晓黄教,此缺放一喇嘛,协同办理,于佛地有益,并晓谕僧众,事属可行。且我皇上几番睿虑,无非为尔喇嘛。我等即照此议定,入于章程案内奏闻,并传知各噶隆遵照办理。达赖喇嘛闻之,甚为欣喜,遂用手加额,回称:果能如此办理,则有我徒弟卓呢尔呢吗坚参,人明白可信,恳即奏明,不啻我一人受大皇帝之恩于无穷,即藏卫僧俗人等均可保永享宁谧之福矣。臣等复将此事作臣等意见,与班第达商酌,而班第达亦甚情愿。惟是现任之噶隆,一系公爵,其余俱有扎萨克、台吉名色。今添设喇嘛,若不加以名号,似与体制不符。臣等谬拟奏请赏给扎萨克喇嘛职衔,以便公同办理。

除遵旨将一切善后事宜,彻底熟筹,一一酌定章程,饬遵办理,再详细汇案具奏外,所有商酌添设噶隆情由,理合先行奏闻,伏乞皇上睿鉴。为此谨奏。

朱批:好。知道了。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乾隆十六年(1751 年)三月初四日

臣策楞、那穆扎尔、兆惠、班第谨奏,为善后章程已定,据实奏请睿裁事。

窃照臣等奉命来藏,公同办理善后事宜。奉有上谕,内开:“西藏经此一番举动,正措置转关一大机会,若办理得当,则可保永远宁谧;如其稍有渗漏,则数十年后又滋事端。钦此。”复节次钦奉圣明指示绥辑番地永远宁谧之要旨,令臣等随宜调度,详悉

逐一奏闻。钦此。钦遵。

臣等陆续抵藏后，留心察访，博采舆情。不但珠尔默特那木扎尔暴虐性成，乖张用事，即自颇罗鼐以来，一切旧例废弛，已属权在下而不在上矣。为今之计，欲期永远安宁，总不出圣明洞照指示之内。而全藏僧俗，自达赖喇嘛以至番众人等，引领望复旧例，不欲设立王爵之情形，更与我皇上先事预筹之睿虑，暗相符合。不特此番皇恩宽大，出于各番意想之外，咸庆光天化日，且从来恩威远播，久孚要荒，蛮服之俦共为感戴欢欣。即班第达于珠尔默特那木扎尔诛后，暂理藏务，虽闻有无知僭越之行，然自我皇上开诚训谕，免其不救护大臣之罪，仍以公爵办理噶隆事务以来，感激之诚，不但情词恳切，竟时至言出泪随，事无大小，必向臣等请示遵行，凡所交办之事，亦无不尽力黾勉。留心察看，其人尚系明白晓事，即禀赋亦属醇良，并无诡谲假饰之状，兼之僧俗欢畅，藏卫敉宁，因此而臣等诸事易于办理。随一一凛遵节次圣训，矢公矢慎，彻底熟筹，公同酌定十三条。先与达赖喇嘛、公班第达商定，继复传集阖藏噶隆、代奔，喋巴、中科尔大小头目，并各寺之堪布、擢尔吉、喇嘛人等，按条逐一共加斟酌。臣等并将皇上轸念西藏僧俗，期于永远宁谧之圣意，一一宣布："即今日所定章程，亦并非夺尔西藏之权，实为防范将来无知不守法度者，且无非为尔等坐享升平，共保身家性命，俾尔子孙等世世永受大皇帝之厚恩并达赖喇嘛庇佑之意。"是日僧俗人等闻之，俱为欢欣愿从，复向臣等回称：我西藏数十年来，前后几次扰乱，均荷大皇帝天恩拯救。今珠尔默特那木扎尔之凶恶，又复蒙恩剪除；至钦差大臣被害后，即停止遣发大兵，番地毫无惊扰；又恐累及无辜，免追钱粮；并钦差各位大人来藏代为筹画万全。我等虽属无知，各具有良心。大皇帝有何所图于西藏，而如此操费圣心，并远劳官兵，糜费帑项，即聋瞽亦咸知无非疼爱达赖喇嘛，并

为我僧俗人等永享太平之恩耳。现在所定章程,实属久远有益。等语。臣等即率领众番,再至布达拉,将众情告知达赖喇嘛。据称:此番所定章程,实为我达赖喇嘛并僧俗人等永垂裨益,而众人异口同声感激庆幸,亦具征各有天良。惟是大皇帝为我西藏上廑宸衷,一一出自睿虑指示,而各大人即能仰体圣心,如此周详办理,我大小僧俗人等实万难报答,容我等另行恭折奏谢天恩。臣等连日察看大小番众欢感情形,将来守此章程不失,则可期达赖喇嘛有所主持,钦差大臣得以操纵,而噶隆等不致擅作威福,僧俗共享宁谧,以仰副圣天子柔远绥众之天心于万一耳。

除将所定章程抄发诸噶隆、代奔等暂为查照办理,仍候谕旨到日,一体钦遵,并另缮清单,恭呈御览外,是否有当,理合奏请睿裁,伏乞皇上睿鉴施行。为此谨奏。

朱批:览奏俱悉。著照所定行。该部知道。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中有关西藏地方官制条款

一、应查照旧例,添放噶隆。查西藏向例,办事噶隆,原系四人。内除噶隆布隆簪双目失明,又被珠尔默特那木札勒革退,现存者系班第达、策楞旺札勒、色裕特塞布腾三人。班第达业已钦奉特旨,仍以公职办噶隆事务,毋庸另议外,其策楞旺札勒、色裕特塞布腾,于逆党变乱之前,均为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故为调遣他处,并未在藏。不但平日并无过犯,不知叛逆情形,且原系奉旨所放之噶隆,仍应照旧留办噶隆事务。所有布隆簪一缺,应选放深晓黄教一人,公同办理一切,庶于僧俗均有裨益。但查得现在噶隆内,班第达系公爵,其余均系奉旨赏有札萨克头等台吉职衔。今添设喇嘛一名,若不赏给名号,似于体制未符。应奏恳天

恩，一体赏给扎萨克大喇嘛名色，庶得以公同办理。

一、噶隆办理事务，应在公所。查旧例噶隆会办事件，原有噶沙之公所衙门，自颇罗鼐后，各噶隆竟不赴公所，俱于私宅办事。又舍官放之卓呢尔、笔七格齐等员不用，各将私人任意添放卓呢尔等种种官员，故致罗布藏札什等得以专擅，任意纠合。今噶隆业已照例补放，自应遵照旧例，遇有应办事件，俱赴公所会办。所有私行添放之官，尽行裁革，仍应用官放之卓呢尔等员办事。凡地方之些小事务，众噶隆秉公会商，妥协办理外，其具折奏事重务，并驿站紧要事件，务须遵旨请示达赖喇嘛并驻藏大臣酌定办理，钤用达赖喇嘛印信、钦差大臣关防遵行。倘嗣后噶隆内，仍有各怀私见，并不遵照章程办理者，准各噶隆公同举出，以凭参奏治罪。

一、补放碟巴头目等官，不得任意私放。查各处碟巴等官，有管理地方、教养百姓之责。自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乖张用事以来，各将私人指名，混行补放，并不前往，仅差一家奴，赴彼代办，扰害地方者甚多，于民生大属无益。嗣后凡遇补放碟巴头目等官，噶隆等务须秉公查办，公同禀报达赖喇嘛并驻藏大臣酌定，俟奉有达赖喇嘛并钦差大臣印信文书遵行。其现任内，如有家奴代办者，概为撤回，另行补放。至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被诛后，凡属逆党，均经公班第达遣人换回，但系一时仓猝，暂行补放。如有人地不宜，应行调换者，亦秉公举出，禀明达赖喇嘛并驻藏大臣，另为选放。

一、官员革除治罪，应酌定章程。查旧例凡选放碟巴等官，均系择其根基深厚、明白妥协之人，如有不能办理事务，或任意犯法者，自应秉公治罪。乃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妄作威福，不论贤愚，擅将无辜之旧人，抄没革除，以致是非颠倒，怨声载道。嗣后凡碟巴头目等官，遇有犯法，或应抄没，或应革除，噶隆、代奔

等务须秉公查明，分别定拟，请示达赖喇嘛并驻藏大臣指示遵行。

一、冗员宜行沙汰。查旧例，达赖喇嘛前始有卓呢尔、商卓特巴、曾本、随本各官名色。续因颇罗鼐封王以后，亦照达赖喇嘛，添设各官名色。今噶隆并非王爵，若仍照此添放多官，不但非分，亦属僭越不合，应查明革除，只应于公所设立卓呢尔二人率领原设之仲意、笔七格齐等办理公务。

一、代奔应添设一员。查旧例，噶隆办理地方事务，代奔管理兵马，防范卡隘，今应仍旧，各专责成。但后藏地方甚小，而原设代奔三名；卫地甚大，而仅设代奔一人；一遇差遣病假，则地方各兵，无人管束。即如代奔达里札达什，被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差往哈拉乌苏，去后卫地无管兵之人，以致逆党罗布藏札什，得以畅肆纠合，扰乱地方。今应再行添设一员，共为管理，即或遇有差遣，卫地尚可存留一人，弹压地方，护卫达赖喇嘛。嗣后凡遇调遣兵马，防御卡隘，均应遵旨，听候达赖喇嘛并驻藏大臣印信文书遵行。代奔等仍不时留心地方，如遇有应行防范事宜，亦即禀明钦差大臣指示遵行。至后藏之原代奔章罗金巴，查系无辜，被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意欲侵害，私行革除之人，应仍调取管理后藏代奔事务，以示昭雪。

一、噶隆、代奔应请颁给敕书。查噶隆、代奔，均系护卫达赖喇嘛、办理兵马之大员，责任甚重，应各请颁敕书一道，以昭信守，以重体统。除现有并添设之噶隆、代奔，均查取花名，造册送部，奏请颁发外，嗣后遇有缺出，驻藏大臣商同达赖喇嘛拣选应放之人，请旨补放，仍报部一并颁给敕书。将来或有不遵奉达赖喇嘛，并犯法不能办理地方，应行革除者，亦由达赖喇嘛会同驻藏大臣参奏，革除后，原颁之敕书，一体撤回缴部。

（《清代藏事辑要》卷二。按：此为四川

总督策楞等奏“西藏善后章程”的一部分，经乾隆皇帝批准施行。本书第一章录全文，可参阅。)

四川总督策楞奏报分设噶伦情形及有关上谕

乾隆十六年(1751年)四月戊寅

四川总督策楞奏:“臣等奉旨，令将藏地噶隆多立数人，以分其势，随就本地方密加访察，知旧例噶隆本属四人。一系公班第达，余系扎萨克台吉策凌旺扎勒、色玉特色布腾、布隆簪三人，俱藏内大族，素为番众所服。内布隆簪双目失明，难以复加录用。其策楞旺扎勒、色玉特色布腾，皆老成明白，可胜此任，应请仍放为噶隆。至布隆簪所遗之缺，据达赖喇嘛以番众不能深晓黄教，保举喇嘛呢玛嘉木灿，明白可信，臣等拟请给予扎萨克喇嘛职衔，放为噶隆，公同办事。”报可。

谕噶隆公班第达、扎萨克台吉策凌旺扎勒、色玉特色布腾、札萨克喇嘛呢玛嘉木灿等曰:“西藏广兴黄教，为清净善地，达赖喇嘛掌管西方佛教，广演经法。从前供养喇嘛一切事务，原系噶隆四人，至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诸事专擅，不与众噶隆商议，负恩任性，潜怀异图，因此驻藏大臣将伊正法。今藏内已经平静，噶隆事务，不可一人专办，特令总督策楞，拣选贤能，仍旧照例，分设噶隆四员，公同办事。尔等当感戴朕恩，尊敬达赖喇嘛，和衷协力，黾勉供职，勿存私意，致生猜疑，勿分彼此，互相瞻顾。遇有紧要事务，禀知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遵其指示而行。尔等其感恩宣力，副朕兴黄教安群生之至意。”

(《清高宗实录》卷三八六)

四噶伦为誓愿竭诚遵旨凡事必启请大皇帝与达赖喇嘛后办理奏稿

藏历铁羊年(1751年)四月二十四日

普天之下一切众生之顶饰大皇帝赤金莲座尊前,卑承享皇恩之噶伦公班智达、扎萨克策楞旺札勒、色裕特塞布腾、扎萨克喇嘛尼玛坚赞设案焚香,望阙叩首谨奏:

大皇帝圣聪闻卑等如虫蚁之微名,蒙赐嘉旨,感恩不尽。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时,卑等性命难保,无从侍奉大皇帝与达赖喇嘛。近蒙大皇帝恩顾,得以安居,复降旨委以噶伦之任。又蒙降旨训谕:"尔等当感戴朕恩,诚心侍奉达赖喇嘛,和衷协力,黾勉供职,勿分彼此,互相嫌怨,致生无端猜疑,争比高下,延误事务。凡需禀告达赖喇嘛暨拉萨诸司员事,须即禀明,遵示而行,不得擅自决断。嗣后凡事须商议一致,秉公据情办理,以副朕弘扬黄教、安乐众生之至意。尔等当诚心感戴朕恩,依朕训示,克勤克俭,虔信达赖喇嘛,爱抚西藏百姓,戮力同心,秉公供职,永享朕之隆恩。钦此。"

圣旨嘉言,卑等永世难报隆恩。自今尔后,卑等誓愿竭诚遵旨,凡事必启请大皇帝与达赖喇嘛后办理。别无祈求,惟愿嗣后对卑等微贱愚昧小人大慈大悲,永不摈弃,赐以训谕。伏乞圣鉴。

随奏书进献洁白哈达、珊瑚念珠等。

(原件藏文 西藏档案馆藏)

创立摄政制度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三月癸卯

又谕:“适据伍弥泰等奏称‘噶隆与众堪布共议,迪穆呼图克图熟习经卷,达赉(赖)喇嘛在日,曾分外优待,藏内亦皆敬服,请将迪穆呼图克图掌办喇嘛事务’等语。前此伍弥泰等奏到达赉喇嘛圆寂,朕念卫藏地方紧要,曾于摺内批谕遣章嘉呼图克图前往。此特因卫藏不可无为首办事之人,原系抚恤伊等之意。今噶隆与众堪布等既同推迪穆呼图克图为首办事,即毋庸遣章嘉呼图克图前往。但伊等接奉朕前批谕旨,或已向噶隆、众堪布等宣告,均未可定。今发去谕旨二道,若前批发之旨已向噶隆等告知,即将停止章嘉呼图克图,另准迪穆呼图克图为首之旨,向噶隆等宣谕。若前旨尚未向众告知,即毋庸言及,只照伊等所请,著迪穆呼图克图为首。伍弥泰等接奉此旨后,将用何旨宣谕之处,务须据实奏闻。”

(《清高宗实录》卷五三四)

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三月壬子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卫藏之人,性好擅权滋事。颇罗鼐故后,办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时,曾经降旨,将卫藏一切事件,俱告知达赉喇嘛办理,噶隆等惟令遵办达赉喇嘛所交事件,是以数年以来,甚属安静无事。兹达赉喇嘛圆寂,览噶隆等请将迪穆呼图克图为首之奏,只称请掌办喇嘛事务,所奏殊属含混。噶隆等颇有擅办喇嘛事务之心,日久恐不免妄擅权柄,是以朕赏迪穆呼图克图诺门汗之号,俾令如达赉喇嘛在日,一体掌办喇嘛事务[①]。除明降谕旨外,再谕伍弥泰、萨喇善务宜留心,遇有一切事务,俱照达赉喇嘛在时之例,与迪穆呼图克图商办,毋令噶隆等擅权滋事。将此情节,已降旨交章嘉呼图克图,命其写信,由赴藏之扎萨克喇嘛,亲身密交迪穆呼图克图矣。”

(同上,卷五三五)

注:① 从此达赖喇嘛圆寂后而转世灵童未及成年时,由清廷选定之大呼图克图代行达赖喇嘛职权,成为定例。藏文文献一般称之为"掌办商上事务",汉文文献称之为"摄政"。

四、两次反击廓尔喀入侵战争中，改革和完善西藏地方官制

第一次反击廓尔喀入侵战争中，鄂辉有关西藏地方官制问题的奏折和军机大臣的议覆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六月辛巳

军机大臣等议覆四川成都将军鄂辉等条奏收复巴勒布侵占藏地设站定界事宜

……

一、西藏所属寨落，设立第巴管理，缺分甚多，其间美恶不齐，然皆有应办事件。请令噶布伦等，嗣后无论缺分美恶，一体补放，务令该第巴亲往照料，不许擅差家丁代理。至差遣堪布囊苏，赴京进贡，并赴打箭炉办茶，皆系经行内地，往返需时，请嗣后均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及噶布伦等，拣选妥人，给予护牌，将需用马夫酌定数目注明牌内，沿途照给，以杜需索。

……

一、西藏贸易外番，必须老成谨慎之第巴协同该处头目专管卡契回民[①]及巴勒布，平日悉心抚驭。不许互相欺压争竞，以便秉公调处。仍责令噶布伦等，随时访察，倘有第巴头人，及官弁兵役，倚势勒买，苦累外番，即禀驻藏大臣拿究。

……

一、西藏噶布伦、戴绷、第巴等缺，办理地方，管束兵丁，均关

紧要。遇有缺出，应于诚实勤妥之子弟中，慎选承充。至第巴、营官、商卓特巴等，不下二三百缺，逐一奏补，未免过繁，应请将大处紧要地方缺出调验补放。其偏远第巴缺出，仍令达赖喇嘛自行选择。

……

一、宗喀、济咙、聂拉木等处，为巴勒布往来门户，收税，行盐等事，均关紧要。现在噶布伦等，拣派第巴三人，分头安设，又选老成能事戴绷，驻劄胁噶尔地方，统辖宗喀、济咙、聂拉木三处，就近稽查，其缺较为繁重。请照阿哩第巴之例，由部发给号纸，以专责成。

（《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三三）

注：① 卡契：即克什米尔地区来藏商人，因信奉伊斯兰教，故当时内地驻藏军民称其为回民。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六月二十七日

和珅等遵旨议覆藏地善后事宜十九条折（节略）

一、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公办事件宜酌定章程，并补放第巴无论缺之美恶均当亲往办事以杜规避一款。

据称，西藏所属寨落，设立第巴管理，缺分甚多，其间美恶不齐，然皆有地方应办之事。请饬令噶布伦等，嗣后无论缺分美恶，一经补放之后，即令该第巴务须亲往管事，毋许逗遛不前，更不许擅自差派家丁代理。至差遣堪布囊素赴京进贡，并赴打箭炉购办茶包，皆系经行内地，往返需时。嗣后凡遇差使进京及赴内地购办物件，均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暨噶布伦等，拣选体面妥人，给与护牌，将需用夫马，酌定数目，注明牌内，沿途照牌支给，以杜需索骚扰。等语。

查西藏旧规，凡补放堪布喇嘛，向系在于众喇嘛中挑取熟习

经典者补放，原可不必与驻藏大臣商办。至差遣堪布囊素，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等拣选。给与护牌之处，应如该将军等所奏，拣选体面妥当者，给予护牌，以杜沿途需索骚扰之弊。再，西藏所属寨落设立第巴管理，访询从前陋弊，若遇好缺，则所放之人亲往办理；若其地苦寒，或系偏僻之处，则令家丁代往照料，而本人竟自安居在藏。此等规避积习，实为误事之由。今据该将军等所奏，嗣后无论美恶缺分，一经补放，该第巴即须亲往管事，毋许逗遛，自为整理公务，革除积习，均应如所奏办理。仍令驻藏大臣随时查访，倘有复蹈前辙规避误公者，立即斥革，另行补放；若该噶布伦等有徇情弊混者，亦一并治罪。

一、噶布伦、戴绷暨第巴等缺应慎选承充一款。

据称，西藏噶布伦、戴绷、第巴等缺，办理地方，管束兵民，均关紧要，必须明白晓事者方克胜任。遇有缺出，亦应于诚实勤妥之子弟中慎选承充。至第巴、营官、商卓特巴等，不下二三百缺，若逐一拣拔奏补，未免过繁。应请将大处紧要地方缺出调验补放，其偏僻远处第巴等缺出，仍令达赖喇嘛自行选择。等语。

查西藏向设噶布伦四人，总理全藏事务，戴绷系管领番兵，第巴为守土之官，皆属紧要之缺。今既据该将军等奏称，令驻藏大臣慎选端正勤能、明白晓事者，会同达赖喇嘛酌定奏补，并查出缺之子弟中果系诚实勤妥之人，方准补放。若年幼无能，亦当令其先行学习，然后酌补，不得因父兄所遗之缺，遽令承充，以致误事。等语。系为慎重藏地起见，应如所奏办理。嗣后该驻藏大臣务须会同达赖喇嘛虚衷衡量，取具众噶布伦暨各戴绷等悦服保结存案，仍留心查访，如有始勤终怠、行止不端者，立即革退惩治，另为拣补。至西藏第巴、营官、商卓特巴等缺甚多，驻藏大臣亦不能尽知其优劣，而于远途纷纷调取查验，徒致伊等跋涉之累。亦应如

该将军等所奏，嗣后凡于大处紧要地方第巴等项缺出，令驻藏大臣于噶布伦等保送人内，核其才具，商之达赖喇嘛拣选补放；其偏僻窎远地方第巴等缺出，仍令达赖喇嘛自行选择妥人，令噶布伦等出具保结补放，以省调取之繁，而于紧要之缺，亦昭慎重。

一、胁噶尔新设戴绷缺甚紧要请援例赏给号纸一款。

据称，宗喀、济咙、聂拉木等处，地处极边，为巴勒布往来门户，收税行盐等事均关紧要。现在噶布伦等拣派第巴三人分头安设，又选老成能事戴绷驻扎胁噶尔地方，统辖宗喀、济咙、聂拉木三处，就近稽查，其缺较为繁重，请照阿哩第巴之例，由部发给号纸，以专责成。等语。

查宗喀、济咙、聂拉木三处，在胁噶尔数百里以外，地处边远，一切收税行盐等事，在在均关紧要，既拣派第巴三人，分头安设，又选戴绷一人统辖三处，就近稽查，其缺实属紧要。从前西藏阿哩第巴之缺，经班第奏准部颁号纸给领收执。今该将军等请照此例，由部给发号纸，亦为慎重地方起见，应如所奏，给发该戴绷收执，以重责成。三年之内如果勤慎办公，边防安贴，准令驻藏大臣遇有噶布伦缺出，奏请升用，以示优奖；所有给发号纸，即应缴回驻藏大臣，交于新调戴绷收执，以重职守。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参见本书第一章）

乾隆五十五年(1790 年)九月乙酉

军机大臣会同理藩院议覆鄂辉等酌议藏中各事宜。

一、藏中旧例，凡唐古忒事务，俱系噶布伦等查办，禀知达赖喇嘛裁定。自噶勒丹锡呼图禅师进京后，诸务交噶布伦办理者甚少。以致唐古忒生怨。嗣后凡补放戴绷第巴头目，俱令四噶布伦拣选保送，达赖喇嘛、驻藏大臣验看后，仍由达赖喇嘛处发

给执照。其一切应得田产，及入官抄产，并因公免差，每年佥差征收钱粮等事，俱令四噶布伦缮备执照，噶勒丹锡呼图禅师亲用钤记，再用达赖喇嘛印信。如有需用驻藏大臣印信之处，亦令一体印用发行。

一、凡第巴内，如有办理地方事务，扰害属下者，噶布伦等查出，即禀明驻藏大臣、济咙呼图克图黜革，仍禀达赖喇嘛外，其所遗员缺，俱交噶布伦等，拣选人品端方、办事妥协者保送，与济咙呼图克图商定人数，选送驻藏大臣验看，再禀达赖喇嘛验放。此虽系慎重地方起见，但应行拣放之人，其贤否，恐驻藏大臣究难深知。嗣后噶布伦等保送之人，先令驻藏大臣与噶勒丹锡呼图禅师，公同酌定，再送达赖喇嘛验放，其执照仍旧办给。

一、凡拣放庙内堪布，请济咙呼图克图，会同罗布藏根敦，遴选熟悉经卷喇嘛二三人，送达赖喇嘛验放，仍禀知驻藏大臣，其应给执照，令济咙呼图克图，于达赖喇嘛印照纸尾，亲用钤记发给。

……

一、跟随达赖喇嘛之孜仲，旧例一百五十余名，今近三百名，恐一时碍难裭革，请陆续裁汰至一百六十名而止。所奏虽属可行，但三百人内，难保无奸诈之人，著交驻藏大臣，俟噶勒丹锡呼图禅师抵藏后，噶布伦等公同详察，如有奸恶之徒，即行裭革。

一、商卓特巴、孜仲、绥绷等，人数过多，最易生弊，罗布藏根敦为人公正诚实，现管达赖喇嘛私事。请嗣后自商卓特巴以下，俱令罗布藏根敦管辖。

一、凡藏中公事，请令噶布伦等俱向济咙呼图克图公商，再禀达赖喇嘛酌定，济咙呼图克图私谒达赖喇嘛，请执师弟礼，其行礼会集坐位，与臣等对面，令其退逊一席。布达拉、大昭二处，自商卓特巴以下，内而令罗布藏根敦管辖，外而令济咙呼图克图

管辖。如有滋弊,令内外公同查察,察知达赖喇嘛严办。若事有关系,令济咙呼图克图与臣等面商。济咙呼图克图现在令其来京,已遣噶勒丹锡呼图禅师赴藏。其济咙呼图克图坐次,与谒见达赖喇嘛之处,俱毋庸议外,噶勒丹锡呼图禅师坐次,谒见达赖喇嘛仪注,俱照从前驻藏时行。

从之。

(《清高宗实录》卷一三六二)

第二次反击廓尔喀入侵战争胜利前后,福康安等遵旨酌议善后章程中有关西藏地方官制奏折及乾隆谕旨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正月二十六日

臣福康安跪奏,为钦奉谕旨,恭折复奏事。

窃臣奉到谕旨:"卫藏一切事务,由达赖喇嘛与噶布伦商同办理,不复关白驻藏大臣,相沿已非一日。但达赖喇嘛系出世之人,岂复经理俗务,噶布伦等因达赖喇嘛不复措意,遂尔从中舞弊,以至屡次滋衅。鄂辉办理藏务,仍事事令噶布伦干预,积习相沿,不可不大为整顿。嗣后遇有应办事件,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商同办理,噶布伦等应与在藏章京会办,不得稍有专擅。或驻藏大臣办事偏私,达赖喇嘛原可据实参奏,朕必当严行惩治。若达赖喇嘛虑及参劾驻藏大臣,派出审办大臣不免袒护,此尤事之必无。朕办理庶务,一秉至公,达赖喇嘛更可毋庸过虑。著福康安告知达赖喇嘛等,咸喻此意,遵照办理。等因。钦此。"仰见皇上绥辑远人,大公至正,于卫藏疲玩积习,洞烛无遗,训诫周详,永垂法制。跪诵之下,钦佩难名。

臣查藏地例设噶布伦四人,管理一切事务,设有噶厦公所,办理事件。其分管地方之第巴、营官、头人等,俱听噶布伦指挥。

遇有应办事件,皆由噶布伦转禀达赖喇嘛办理。间有禀知驻藏大臣之事,驻藏大臣亦不能每事与闻。而达赖喇嘛深居习静,外事未能周悉。诚如圣谕,离尘出世之人,岂复经理俗务,因此,噶布伦等乘机干预,多至擅专。从前又有达赖喇嘛弟兄及管事喇嘛等串通舞弊,遇有事务,徇私偏袒,办理不公,番众不免苦累。积弊相沿,已非一日。驻藏大臣诸事只总大纲,于噶布伦滋弊之处,未能彻底查究。即有力思整顿之人,而事权不专,情形不熟,仍不免为其朦混。即如上次巴勒布滋事时,噶布伦丹津班珠尔等前往说合,巴忠通晓番语,屡次催和。所有私许贼匪银两之事,自系与丹津班珠尔通同定议。巴忠系奉旨来藏办理此事之人,于外夷交涉事件如此失体,核其情罪,甚为重大。鄂辉、成德二人随同附和,均有应得之咎。而丹津班珠尔以派往之噶布伦,辄敢私议给银,并不回明达赖喇嘛办理,是噶布伦专擅径行,即此可见。将来事定后,自应另立章程,申明约束。

臣于奉到谕旨后,即详细告知达赖喇嘛及济咙呼图克图、各呼图克图、大喇嘛等。据达赖喇嘛称:藏内素习疲玩,噶布伦等办事未妥,多有冒昧专擅之处,我在庙讽诵经典,不能严行查核,以致累滋事端,仰烦圣虑,我亦难辞失察之咎。今蒙大皇帝训示详明,为藏地筹计久远,僧俗人等感激愧悔,断不敢复蹈故辙。嗣后遇有公务,我当与驻藏大臣会商,噶布伦等与在藏章京同办,事事悉听裁酌,总期有益地方。大皇帝抚驭万国,一视同仁。兹因爱护唐古特人众,特命驻藏大臣主持督察,力除积弊。大臣等倘涉偏私,断难逃圣明洞鉴,我惟有遵奉谕旨,诸事与驻藏大臣酌商妥办,无可过虑。等语。臣察看达赖喇嘛等感戴情形,实能敬喻圣意。臣现在办理诸事,即令暂署驻藏事务侍卫额尔登保督率办理,不许令噶布伦等滋弊。(朱批:恐其不能得要,当令鄂辉速回管事。)将来办理善后事宜时,再当另立章程,永远遵

守。

至驻藏大臣总理卫藏事务，最关紧要，因循日久，尤宜大加振作。舒濂办事精细，熟悉番情，到藏旋即病故，殊为可惜。鄂辉人甚安详，心思细密，遇事虽间有稍软之处，然于藏地情形尚为熟悉，现蒙圣恩弃瑕录用，应更倍加奋勉。其舒濂所遗员缺，自已奉旨简放有人，(朱批：此可略后。)面承训示来藏与鄂辉商同办理，谅能诸事妥办。(朱批：责成彼一人，亦不致误。)臣再查奎林现系成都将军，事竣后或令在藏暂驻数月，同鄂辉等办定章程，再行赴任，于藏地似有裨益。奎林在台湾数年，办理事务，尚属认真出力，其居官操守才具，亦久在圣鉴之中。卫藏番人见小贪利，玩愒成风，令奎林暂行在藏整饬一切，可望改观。虽奎林向不信佛，偶有偏执之处，然藏地政治宜严，僧俗人等方知畏服。臣因卫藏需人起见，不揣冒昧，附折具奏，伏祈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即有旨。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七月十九日

臣孙士毅、臣和琳、臣鄂辉跪奏，为准咨会放噶布伦四缺，仰祈睿鉴事。

窃查前藏向设噶布伦四缺，为达赖喇嘛办事，自上年以来，全行出缺，经臣和琳具奏，嗣后达赖喇嘛会同驻藏大臣拣员补放，方为公允，仰邀恩准在案。查委署之噶布伦及戴琫并札萨克喇嘛等，现有数员，随同大将军福康安在军营办事，经臣和琳咨请选择补放。接福康安咨复，现在军营署噶布伦工噶班觉、戴琫丹津朗结、札萨克喇嘛坚巴多布丹三员，办事认真，均堪补放，尚应藏内再拣一员。等因。查藏内现署噶布伦敦珠泽旺，随臣和琳办事已有数月，诚实勤慎，可以胜任。臣和琳因赴后藏催趱粮

饷，一面知会臣鄂辉，一面令臣孙士毅咨商达赖喇嘛。据达赖喇嘛复称，以上四员，均能办事，可以补放。等因。随即会札饬委工噶班觉等补授噶布伦四缺，以便将一切事宜，责成赶紧办理，理合缮折具奏。

再，查向来藏内陈奏事件，例用清字，臣和琳、臣鄂辉现在后藏及宗喀一带，此折系臣孙士毅主稿，是以用汉字缮写，合并声明，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乾隆五十七年九月初三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五月丙辰

谕："又据和琳会同鄂辉奏：'拣放噶布伦各缺，请先尽随往军营出力之署噶布伦及戴绷内拔补。'所办甚当。此摺鄂辉列衔在和琳之前，鄂辉在藏年久，和琳让伊在前奏事，其意亦是。但卫藏地方，素习疲玩，和琳未到之前，每换乌拉一次，待至十日半月不等，以致军火等项，沿途停积。自和琳到彼，实心整顿，遵朕谕赏罚并用，该处营官、喇嘛等始知畏惧，上紧赶运，大有起色，实因和琳为朕特派前往之人，又系大学士和珅胞弟，即达赖喇嘛亦必待和琳较优，是以该处番俗人众见和琳到彼，均知所惩劝。即福康安军营需用一切，皆资其催办。且鄂辉曾经获咎，若复令在前奏事，不特伊心有所不安，众番见事权无所统摄，于公务转属无益。和琳著加恩赏给都统衔，嗣后奏事著在鄂辉之前列衔，以资事权归一，呼应更灵，并著加赏御用大小荷包、玉搬指，以示优眷。至和琳此次前往西藏，系朕特简，和珅未经先行奏恳。朕之用和琳，初不过因其人尚细心，遇事奋勉，足以派往。实不料其如此能事，朕深庆得人，国家得一好大臣，大功更可易就也。"

又谕："……又据和琳奏：'自班第达病故后，只有妇女、仆从

数人,俱极安静'等语。前以班第达在藏年久,族分较大,伊子丹津班珠尔现留贼巢,应行留心防范。今班第达业经病故,伊孙又属年幼,自可无事。但班第达家道素为殷实,今伊病故后,家中只有妇女、仆从数人,其幼孙自不能管理家事,将来丹津班珠尔应行解京,所有赀财必致下人任意侵用,暗中消耗。丹津班珠尔本系达赖喇嘛之妹夫,藏中风俗凡遇疾病身故者,原有将家财布施喇嘛之事,现在达赖喇嘛商上正在匮乏,和琳等或设法晓谕伊家,令将家赀酌量递给达赖喇嘛,于班第达身后既资冥福,而商上亦可藉资接济,岂不两得其便。设有难以措置之处,亦即奏明,不可过于勉强,致滋疑畏也。又据和琳等奏:'现在噶布伦遗缺,已咨明福康安,先尽随赴大营及分派各路办粮之署噶布伦及戴绷等,择其奋勉出力者,知会拔补'等语。所办甚当。向来蒙古本重世家,自前代已然,即我满洲,向亦以此为重。但世家子弟,贤否不一,若专取家世,不论其才干之能否办事,岂不可笑。至藏中办理诸事,从前总由噶布伦专擅辄行,并不关白驻藏大臣,以致任意妄为,屡构衅端。今和琳等如此办理,将来该处噶布伦,俱可由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商定,奏请补放。黜陟从公,事权归一,藏务更易整饬,实属得当。"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〇五)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福康安等奏酌拟卫藏善后章程六款折(节略)

一、藏内大小番目缺出应行定立等级,统归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秉公拣选也。

查噶布伦、戴琫等缺,向虽由驻藏大臣奏补,然只系达赖喇嘛酌量补放,交驻藏大臣具奏。至其余商上仔琫、商卓特巴、业尔仓、协尔帮、希约第巴、朗仔辖、密本第巴,噶厦中

译、小中译、卓尼尔，及各寨落大小营官，系噶布伦等酌拟数人，由达赖喇嘛挑定，驻藏大臣并不过问。大缺营官，尚由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发给执照，小缺营官，并无驻藏大臣给照之例。是以向来大小番目迁转补放，毫无等级。即如商卓特巴、营官等缺出，或于布达拉商上及噶厦公所当差之人挑补，或以并未当差之闲散人等补放。至噶布伦之缺，本应以戴琫升补，或有径由大族子弟补放者。戴琫之缺，本应以营官升补，亦有将戴琫年齿幼小之子弟径行补放者。杂乱参差，不成体制，甚或营求贿嘱，其弊无穷。查噶布伦办理一切事务，戴琫管领番兵，商上仔琫、商卓特巴系总司出纳，以上各缺，尤关紧要，不可越次补放，启躐等幸进之弊。即大缺、边缺营官，管理地方番民，事务较繁，亦不应以未经历练之人充补。今请核定等级层次：遇有噶布伦缺出，于戴琫及商上仔琫、商卓特巴内，择其才具优长、著有劳绩者，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拣选二员，拟定正陪，奏请补用，内有喇嘛噶布伦一缺，于大堪布喇嘛内拣选正陪奏补；戴琫缺出，先尽新设管领番兵之如琫内拣选，如一时不得其人，再以边缺营官内拣选，亦会同拟定正陪二员，奏请补用，候旨遵行，不得仍沿旧习，率用本不管兵之番目，致误操防；商上仔琫、商卓特巴缺出，以管放众番目口粮业尔仓、管理刑名之协尔帮、噶厦办事之大中译及济仲喇嘛升补；其业尔仓、协尔帮缺出，以管理布达拉一带番民之希约第巴、管理拉撒番民之朗仔辖密本、管达赖喇嘛马厂之达本升补；其希约第巴、密本、达本缺出，以大缺、边缺营官及噶厦卓尼尔升补，查业尔仓、希约第巴两项，向有喇嘛者，亦准挑选喇嘛补用；大中译缺出，以小中译、噶厦卓尼尔升补；大缺、边缺营官缺出，以小缺营官调补及小中译补放；其管兵甲琫番目，亦准调补边缺营官，惟小缺各营官，始准于东科尔及

喇嘛内拣选补用。所有营官缺分，应行详悉查明大缺、边缺、小缺，写立册档存案，以便遵守。其喇嘛补放营官者，多系达赖喇嘛随侍之人，因其勤劳年久，不能远离左右，酌量派管地方，借资养赡，虽难一概禁绝，然亦须由驻藏大臣另派妥干之人前往署理，该喇嘛营官不得私行派人前往代办，致滋弊端。噶厦小中译、卓尼尔虽系小番目，但随同噶布伦办理事务，亦关紧要，应拣选东科尔心地明敏者挑补。现在前藏商上新铸银钱，应专派铸钱仔琫二名，济仲喇嘛二名，以专责成。以上各缺，均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挑选。如达赖喇嘛徇私不公，准驻藏大臣驳正，秉公拣补。除噶布伦、戴琫奏明补用外，其余若一一请旨，不免繁琐，应请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发给清汉字番字印照为据。所有噶布伦、戴琫以下管事各头目，管地方各营官，均系会同按等补放，已足以杜绝弊端。此外若管草、管门、管糌粑、管帐房第巴及管牛羊厂头人等缺，俱属无关紧要，应听达赖喇嘛自行拣补。至札什伦布管事者，皆系喇嘛，向来升转亦无等级。嗣后商卓特巴缺出，以岁琫喇嘛、森本喇嘛升补；岁琫缺出，以济仲喇嘛升补；森本缺出，以传事之卓尼尔升补，不准越次补放。札什伦布所属寨落较少，并无边界紧要之缺，俱仍照向例挑补。所有后藏之商卓特巴、岁琫、森本各大缺，及管地方营官，均照前藏之例，由驻藏大臣会同班禅额尔德尼补放给照。其余各缺，不过管理茶叶、柴草等事，极为琐屑，俱非紧要，应听自行补放。如此明定等差，秉公拔补，以次升转，庶大小番目皆能得人，营求贿嘱之弊，均可不杜自绝。

一、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族属一概不准管事以杜弊端也。

向来达赖喇嘛等亲属人等，每多亲近管事。即如前此达赖

喇嘛之叔阿古拉，班禅额尔德尼之父巴勒丹敦珠布，私行定议说和。而达赖喇嘛弟兄罗布藏根敦札克巴等，倚借声势，妄为滋事，均属不安本分，弊窦丛生。嗣后大小番目及前后藏管事喇嘛需人，均不得以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族属挑补，搀越管事。应俟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转世后，仍准将前辈亲族量材录用，以杜弊端，以昭公允。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参见本书第一章。）

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福康安、孙士毅、和琳、惠龄曰："昨据侍卫安禄等将丹津班珠尔等解到，当令军机大臣详悉询问，其所供许银说和各情节大略俱已明悉。前此藏内两次滋事，皆由达赖喇嘛诸事惟听左右近侍亲族及噶布伦等专擅，率意径行，以致屡生事端。向来噶布伦缺出，达赖喇嘛皆于东科尔家道殷实内挑补，往往遗〔贻〕误公事。噶布伦系承办藏务之人，必须论其才干能否办事方可拔补，岂得专取世族及家赀丰裕者滥行补用？若不论其贤否，而辄以世家富户充补，是犹内地世族、盐商、大贾俱可擢用显秩，有是理乎？前已节次降旨，遇有噶布伦缺出，令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秉公拣选奏请补放，惟视其才具之优长，不在世族家道之贫富，方为公当。但此项噶布伦，现在询之丹津班珠尔，据称每年并无得项，惟商上给与糌粑、酥油等项，亦无定额。其噶布伦内有官爵职衔者，向由理藩院发给银两、俸缎。等语。噶布伦等既在藏办事，岂无用度。其有官爵职衔者，每年只藉商上酌给糌粑、酥油，该噶布伦等或藉称用度不敷，借端婪索，皆所不免，立法未为允协。福康安等当商之达赖喇嘛，或于商上空闲地亩内酌量拨给所收稞麦，分给若干，作为定额，如回疆阿奇木伯克之例，俾该噶布伦办公有资，无可藉口。自酌定得项后，如

噶布伦等再有借端婪索之事,即可将伊治罪示惩,办理方为妥善。再,藏内设立噶布伦四缺,原俱系从民人内挑补,嗣经班第奏明参用喇嘛一人,由商上毕七克齐四人内择其有才具者充补。但此等喇嘛噶布伦,讯据丹津班珠尔称,不过管理达赖喇嘛零星事件,其藏内应办事件俱系番民挑补之噶布伦管理。等语。是噶布伦喇嘛一缺,并不得力。而该喇嘛与达赖喇嘛亲近,易于进言。若达赖喇嘛能知大体,尚不致为其所惑;如系庸懦无识者,惟其言是听,遇有缺出,即可将伊亲族徇私充补,诸弊丛生,似与藏务无益。现在喇嘛噶布伦一缺,已据孙士毅、和琳奏明,照例将扎萨克喇嘛坚巴多布丹补授,此时亦无庸更换,俟将来该喇嘛噶布伦出缺时,竟当于番民内挑补,将喇嘛充当噶布伦之处永远停止。以上二条,著福康安等于办理善后章程内一并议入。若此旨到时,福康安已启程,即交驻藏大臣遵办。……”

(《钦定廓尔喀纪略》卷四六)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阿桂等遵旨议奏福康安等酌定善后事宜各条折(节略)

一、藏内大小番目缺出应定立等级,统归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秉公拣放一款。

据福康安等称:“向来大小番目迁转补放,毫无等级,弊窦丛生。请嗣后噶布伦缺出,于戴琫及商上仔库、商卓特巴内择其才具优长、著有劳绩者,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拣选二员,拟定正陪,奏请补用;其喇嘛噶布伦一缺,于大堪布喇嘛内拣选正陪奏补;戴琫缺出,先尽新设管领番兵之如琫内拣选,如一时不得其人,再以边缺营官内拣选奏补;其商上仔琫、商卓特巴缺出,以业尔仓、协尔帮、大中译及济仲喇嘛升补;业尔仓、协尔帮缺出,以希约第巴、朗仔辖密本、达本升补;其希约第巴、密本、达本缺出,

以大缺、边缺营官及噶厦卓尼尔升补；查业尔仓、希约第巴两项向有喇嘛者，亦准挑选喇嘛补用；大中译缺出，以小中译、噶厦卓尼尔升补；木缺、边缺营官缺出，以小缺营官调补及小中译补放；其管兵甲琫番目，亦准调补边缺营官，惟小缺各营官始准于东科尔及喇嘛内拣选补用。”等语。

查藏内设立噶布伦四缺，原俱系从黑人内挑补，嗣经班第奏明添用喇嘛一人，由商上毕七克齐四人内择其有才具者充补，此后俱相沿办理。本年十一月内钦奉谕旨，此等喇嘛噶布伦，讯据丹津班珠尔称，不过管理达赖喇嘛跟前零星事件，其藏内应办事务俱系黑人噶布伦管理，是噶布伦内喇嘛一缺并不得力，而该喇嘛与达赖喇嘛亲近，易于怂恿，遇有缺出，即可将伊亲族徇私充补，诸弊丛生，于藏务无益。现在喇嘛噶布伦一缺，前已据孙士毅、和琳奏明，照例将扎萨克喇嘛坚巴多布丹补授，此时无庸更换，俟将来该喇嘛噶布伦出缺时，当于黑人内挑补，将喇嘛充当噶布伦之例停止，并著福康安等于善后章程内一并议入。现在福康安等具奏时尚未接到前奉谕旨，是以奏请将喇嘛噶布伦一缺于大堪布喇嘛内拣选奏补，今应令其遵前奉谕旨办理。所有福康安等奏请将喇嘛补用噶布伦之处，应毋庸议。其余大小番目缺出，定立等级，统归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秉公拣选、奏请补放之处，均应如福康安等所奏办理。又据福康安等奏：“营官缺分，应令驻藏大臣详悉查明大缺、边缺、小缺，写立册档存案，以便遵守。其喇嘛补放营官者，多系达赖喇嘛随侍之人，因其勤劳年久，不能远离左右，酌量派管地方，藉资养赡，仍须由驻藏大臣另派妥干之人前往署理，该喇嘛营官不得私行派人前往代办。噶厦小中译、卓尼尔随同噶布伦办事，亦关紧要，应拣选东科尔心地明白者挑补。现在前藏商上新铸银钱，应专派铸钱仔琫二名，济仲喇嘛二名，以专责成。”等语。亦应如福康安等所奏办理。其大小各缺，均应由

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挑选。如达赖喇嘛徇私不公,准驻藏大臣驳正,秉公拣补。除噶布伦、戴琫奏明补用外,其余各缺,应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发给清汉字番字印照为据。至管草、管门、管糌粑、管帐房第巴及管牛羊草厂头人等缺,应听达赖喇嘛自行拣补。又,札什伦布管事者,皆系喇嘛,向来升转亦无等级。嗣后商卓特巴缺出,以岁琫喇嘛、森本喇嘛升补;岁琫缺出,以济仲喇嘛升补;森本缺出,以传事之卓尼尔升补,不准越次补放。札什伦布所属寨落较少,并无边界紧要之缺,俱仍照向例挑补。所有后藏之商卓特巴、岁琫、森本各大缺,及管地方营官,均照前藏之例,由驻藏大臣会同班禅额尔德尼补放给照,其余各缺不过管理茶叶、柴草等事,并非紧要,应听自行补放,仍禀知驻藏大臣注册存档,以凭考核。均应如所奏办理。

一、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族属一概不准管事一款。

据福康安等奏:“向来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亲属人等,每多亲近管事,倚势妄为,均属不安本分,弊窦丛生。嗣后大小番目及前后藏管事喇嘛需人,均不得以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族属挑补,搀越管事。”等语。

查大小番目及前后藏管事喇嘛,均有弹压稽查之责,若听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族属挑补,难保无倚势妄为情事。从前阿古拉、巴勒丹敦珠布及罗布藏根敦札克巴等滋生事端,即其明证。应如所奏,嗣后大小番目及管事喇嘛,均不得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族属内挑补,以杜弊端。至所称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转世后仍准将前辈亲族量材录用之处,亦应如所奏办理,临时再交驻藏大臣看其才具酌量录用,以昭平允。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参见本书第一章。)

一、大小番目,应立定等级拣放。查噶布伦办理一切事务,

戴绷管领番兵，商上孜绷、商卓特巴总司出纳，缺关紧要，不可越次补放。即各缺营官，管理番民，亦应拣选充补。请嗣后噶布伦缺出，于戴绷及商上孜绷、商卓特巴内，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拣选正陪奏补。商上孜绷、商卓特巴缺出，以管放口粮之业尔仓、管理刑名之协尔帮、噶厦办事之大中译及孜仲喇嘛升补。业尔仓、协尔帮缺出，以管理布达拉番民希约第巴、管拉撒番民朗仔辖密本、管达赖喇嘛马厂达本升补。希约第巴、密本、达本缺出，以大缺、边缺及噶厦卓尼尔升补。大中译缺出，以小中译、噶厦卓尼尔升补。大缺、边缺营官，以小缺营官调补及小中译补放。唯小缺各营官，始准于东科尔及喇嘛内拣补。其业尔仓、希约第巴两项，向有喇嘛者，仍准挑补。前藏商上铸钱，应专派铸钱孜绷、孜仲喇嘛各二名办理。均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挑选，发给清、汉字、番字印照。至扎什伦布管事皆系喇嘛，其商卓特巴缺出，以绥绷喇嘛、森本喇嘛升补。绥绷缺出，以孜仲喇嘛升补。森本缺出，以传事卓尼尔升补。其余寨落小缺，仍照向例。所有后藏商卓特巴缺出、森本各大缺及管地方营官，均照前藏例，由驻藏大臣会同班禅额尔德尼补放。

一、大小番目及前后藏管事喇嘛，均不得以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族属挑补。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二九）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正月初八日

臣福康安、孙士毅、和琳、惠龄跪奏，为钦奉上谕，恭折复奏事。

窃臣等钦奉谕旨：向来噶布伦缺出，皆于仲科尔家道殷实内挑补，往往贻误公事。前已降旨，遇有噶布伦缺出，令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秉公拣选奏补。惟视其才具之优长，不在世族家道

之贫富，方为公当。但此项噶布伦，每年只藉商上酌给糌粑、酥油，又无定额，或借称用度不敷，借端婪索。福康安等当商之达赖喇嘛，于商上空闲地亩内酌量拨给。

再，噶布伦四缺，原俱系黑人挑补，嗣经班第等奏明，参用喇嘛一人，由商上毕七克齐内充补。但此等喇嘛噶布伦，讯据丹津班珠尔称，不过管理达赖喇嘛前零星事件，藏内应办之事俱系黑人，是喇嘛一缺并不得力，而该喇嘛与达赖喇嘛相近，易于进言，似与藏务无益。现在喇嘛噶布伦一缺，已据孙士毅、和琳奏明，将坚巴多布丹补授，此时毋庸更换，俟将来缺出时，竟当于黑人内挑补，将喇嘛噶布伦之处永行停止。等因。钦此。

查藏内番目，向来迁转毫无等级，噶布伦缺出，或径由世族子弟未当差之仲科尔袭充此职，甚或殷实之户任意营求贿嘱，(朱批：可笑。)其弊无穷。前经臣等奏明，定立等级，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量才拔补，不准超越，不准袭充，从此积弊一清，自可收得人之效。(朱批：自当如此。)至充当噶布伦之人，向来多由达赖喇嘛给与房屋田产，并非仅支糌粑、酥油，殷实之户不复拨给，丹津班珠尔充当噶布伦时，亦未另给房产。

臣等查办善后章程案内，因噶布伦、戴琫多将官拨房户据为己有，每遇出缺，亦不交还接手之人。是以臣等于应议条款折内奏明，由臣和琳与济咙呼图克图确切查明，凡前任噶布伦、戴琫等，因补放噶布伦、戴琫时，例得达赖喇嘛拨给寨落庄田，俱令交出，俾现任之人办公有资，以杜借端婪索之弊。嗣后随任交代，永为定例。

再，噶布伦等四缺内，喇嘛一缺向来补放亦无等级。商上毕七克齐，藏内番语称为中译，虽在商上办事，职分尚不甚大，径放噶布伦，实属躐等。是以臣等奏定章程内，凡喇嘛噶布伦缺出，须以大堪布喇嘛充补，不得超越倖进，亦经奏明在案。

查喇嘛噶布伦同众噶布伦一体办理公事，所有达赖喇嘛前零星事件，另系堪布、岁琫、森本等喇嘛管理，并非喇嘛噶布伦职任。但该喇嘛与达赖喇嘛，平日究属声息相通，易于进言，日久未免滋弊。现在喇嘛噶布伦坚巴多布丹，人颇明白，早经臣孙士毅、臣和琳循例奏补，应遵旨毋庸更换，仍交驻藏大臣衙门存记。（朱批：是。）俟将来坚巴多布丹出缺时，即于番目内拣选充补，毋庸参用喇嘛。所有布达拉喇嘛等，除业尔仓、希约第巴、营官向有喇嘛充补数缺，仍照前奏按次补用外，其余只准在布达拉及大小寺庙循照向例充当大小职事喇嘛，将拣补噶布伦之例永行停止。

所有遵议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一史馆藏官中朱批奏折）

五、取消封授郡王制度后对西藏地方部分僧俗官员的任免

乾隆十六年(1751年)十月癸亥

谕军机大臣等:"驻藏大臣班第等奏:'后藏章罗晋巴所遗戴绷员缺,达赖喇嘛欲将章罗晋巴之子索诺木敦多布补授。请俟年壮,再令袭职'等语。戴绷系后藏要缺,不便久悬。章罗晋巴前因失睦于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求入内地,本属可嘉。兹又据达赖喇嘛申请,伊子已年及十七,著照所请,索诺木敦多布补授后藏戴绷,仍交达赖喇嘛饬令该噶隆等善为教育。"

(《清高宗实录》卷四〇一)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十二月丙申

兵部议准:"驻藏副都统富鼐奏称,西藏三十九部番子头目,各分游牧,头目缺出,西藏行文西宁办事大臣,转行报部给照,徒劳驿站,空缺久悬。请将西藏管辖之千户、百户长缺出袭职等事,即令驻藏大臣就近查明,咨部给照。"从之。

(同上,卷七〇〇)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七月丙戌

以故西藏扎萨克一等台吉噶布伦旺对子索诺木喇什袭职。

(同上,卷七六五)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闰三月甲申

以故西藏辅国公恭格丹津子锡纳木扎勒袭爵。

(同上,卷九三一)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正月甲午

谕军机大臣等:"据博清额等奏称:'噶布伦公班第达业经勒休,所遗员缺,接奉另行拣放谕旨,拣选得公班第达之子丹津班珠尔等三人,请旨拣放,并请令新授噶布伦仍按资格,列于喇嘛噶布伦噶勒藏纳木扎勒之次,学习办事'等语。此事理所必然,岂有将新放之噶布伦转令在旧噶布伦之前办事之理。朕前以达赖喇嘛代噶布伦公班第达陈请,将伊公爵令伊子丹津班珠尔承袭,仍授为噶布伦,盖缘达赖喇嘛年幼不晓事体,袒护班第达,所以代为陈请,今既不允其请,班第达必有含怨情形,达赖喇嘛亦或别有言语,曾经降旨,令博清额详密奏闻,而博清额摺内,并未及此,只以噶布伦序次先后请旨,殊属不知事体轻重。博清额在军机行走多年,何至糊涂如此。著传旨严行申饬。此事仍令留心询访密奏。"

(同上,卷一一七二)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五月戊午

谕:"西藏自巴勒布滋事以来,业经大加惩创。但藏内诸务,必须一晓事大喇嘛,帮同达赖喇嘛办理,方为有益。济咙呼图克图心地明白,熟习经典,素为唐古忒等敬信。著赏给毕里克图名号,任以扎萨克之职,前往西藏,帮同达赖喇嘛办理一切。俾噶布伦等诸事得有遵循,以副朕乂安全藏至意。"

(同上,卷一三二八)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六月甲戌

又谕:"据巴忠等奏:'请将达赖喇嘛兄弟孜仲绥绷等,各赏与经典名号。俟有别庙堪布缺出,即行补放'等语。此事不值如

此办理。达赖喇嘛兄弟近年并不闻有恣意妄行之处，若如此办理，未免情事张皇。此皆巴忠、舒濂等识见短浅，致有此奏。著传谕舒濂等，嗣后达赖喇嘛兄弟仍听其一同居住，舒濂、普福等，亦照常看待。只须密为留心体察，倘伊等有滋事舞弊之处，即行奏闻治罪。如无别故，不得妄事纷更，以示体恤。"

（同上，卷一三三）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八月己巳

谕军机大臣等："昨派噶勒丹锡呼图禅师赴西藏办事，赏令由驿前往，业经理藩院行文，沿途妥为照料。兹已于八月二十一日起程，著传谕经过地方各督抚，派员照应夫马，俾无濡滞。但恐随从之喇嘛人等，途中或有藉端扰累驿站之处，并著留心约束，毋任滋事。"

（同上，卷一三六一）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八月戊辰

谕："本年系朕八旬大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俱遣使来递丹舒克，朕心甚为欣悦。但今达赖喇嘛之兄弟、商卓特巴等肆行舞弊，占人地亩，转尊崇素不敬奉黄教之红帽喇嘛，令与第穆呼图克图、济咙呼图克图等同坐，且与众喇嘛敛取银两，并将达赖喇嘛商上物件亦有亏缺，来藏熬茶人等应得路费，亦皆减半发给。殊不知此项人等俱系特来参见达赖喇嘛，若优礼相待，方能众心向往日多。今如此扣减，殊失人心，必致敬奉参见之人渐少，于达赖喇嘛毫无裨益。前噶勒丹锡呼图禅师驻藏之时，虽达赖喇嘛及伊兄弟均属年幼不能管事，而赖其经理，人心无不悦服，所办甚好。自伊回京后，达赖喇嘛人过诚实，专习经典，或且偏信旁人，全无主见。达赖喇嘛系朕所立，诸事如此废弛，实不能仰体朕心。

藏中之事,朕若置之不管,亦无不可,但前藏僧俗、蒙古人等俱致离心,不特国体攸关,即达赖喇嘛亦复何益。是以将达赖喇嘛之兄弟、商卓特巴等全令来京,济咙呼图克图亦行撤回,又恐乏人帮助达赖喇嘛办事,为日既久,属下人等复有擅专舞弊等事,均不可定。今已讯明舒濂,而普福虽无别项情节,其一味颟顸,不能勤慎办事,雅满泰略知藏中事务,又不甚谙练,究难放心。朕因怜悯达赖喇嘛,故遣噶勒丹锡呼图禅师仍复至藏,帮同达赖喇嘛办事。伊至藏后,务将诸事整理,至迟不过三年,章程自可立定,交付驻藏大臣,率领噶布伦等照办,即可将伊撤回。至达赖喇嘛之兄弟、商卓特巴等,如此舞弊殃民,将商上物件均致亏缺,有伤达赖喇嘛颜面,以致众怨沸腾,即是达赖喇嘛仇人,非但不应袒护,并应痛加惩治,特令此数人来京,实为保全达赖喇嘛,以期于藏中有益之意。今览达赖喇嘛所奏,于此事全未知悉,皆伊兄弟及商卓特巴等私自违背黄教所致。今已悔过感恩,敬谨具奏,朕心深为怜悯,特加恩赏给达赖喇嘛珍珠数珠一串,嗣后惟当勤习经典,庶得常受朕恩。鄂辉接奉此旨,即将珍珠数珠赏给达赖喇嘛,并将此项情节,明白宣示。再,现在达赖喇嘛敬谨具奏,朕已将伊兄弟等送京,不能宽恕,即使施恩,亦止施与达赖喇嘛,此七人定令来京,鄂辉务遵旨办理,不可再行姑息。其僧俗人众,亦皆明白宣谕,以示朕保护黄教,惠爱全藏之至意。”

(同上,卷一三六一)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五月庚辰

又谕:“据保泰等奏:‘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身故’等语。萨玛第巴克什长于经典,两次赴藏同达赖喇嘛办事,俱属妥协认真。今闻身故,朕心深为恻然,著加恩赏银五百两,以作善事。派雅满泰奠醊,仍赏大哈达一、噶布拉数珠一、铃杵一分,与

萨玛第巴克什塔前永远陈设。”

谕军机大臣等:“据保泰等奏:‘萨玛第巴克什身故,请简派呼图克图赴藏,协同达赖喇嘛办事’等语。著济咙呼图克图前往协同达赖喇嘛妥慎办事。不得因前有嫌隙,意见参差,并传谕达赖喇嘛知之。”

(同上,卷一三七八)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六月己巳

又谕:“据和琳奏称:‘丹津班珠尔所袭公爵,系伊祖、父劳绩所得。现在丹津班珠尔获罪,应将公爵削去作为头等台吉,或仍留与丹津班珠尔本身,或令伊子敏珠尔索诺木班珠尔承袭之处,请旨’等语。丹津班珠尔所袭公爵,既系伊祖、父奋勉出力,屡次晋封,今若因伊获罪,遂不准承袭,不惟没其前代勋劳,朕心亦有不忍。但伊从前私与廓尔喀讲和,此次又被廓尔喀诱去,若将应袭之爵,仍留伊本身,不足以示警戒。著加恩将噶济奈从前所得头等台吉,令丹津班珠尔之子承袭。丹津班珠尔身获重罪,不可仍以噶布伦补用,如果悔罪,俟二、三年后,或以第巴补放之处,著传谕和琳遵照前旨办理。”

(同上,卷一四三〇)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三月辛卯

以西藏扎萨克辅国公诺尔布朗楚克子额琳沁朋楚克袭爵。

(同上,卷一四四八)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十一月甲戌

以故西藏达格鲁克族百户诺尔布扬批子琼噶袭职。

(《清宣宗实录》卷九)

道光元年(1822 年)十二月辛丑

又谕:“文干等转奏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所管商上事繁,可否赏给喇嘛讲巴伊什印信,帮办事务请旨一摺。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所管商上事繁,一人办理恐不能周,即著照所请,讲巴伊什著赏给扎萨克喇嘛职衔,令其帮办事务。所有应得印信,著理藩院查照旧例办理。”

(同上,卷二七)

道光元年(1823 年)十二月乙巳

又谕:“理藩院转奏扎萨克喇嘛罗卜桑噶勒藏因所辖喇嘛门徒众多,呈请可否赏给印信请旨一摺。扎萨克喇嘛罗卜桑噶勒藏所辖喇嘛门徒等七百余名,若给予印信,则与管束有益,即照该院所奏,扎萨克喇嘛罗卜桑噶勒藏赏给印信,办理事务。”

(同上,卷二七)

道光二年(1822 年)正月戊午

赏捐修西藏寺宇之噶布伦敦珠布多尔济花翎,并给“好善乐施”匾额。

(同上,卷二八)

道光二年(1822 年)六月丙寅

谕内阁:“文干等奏达赖喇嘛之父罗布藏年扎可否赏给爵衔顶带之处请旨一摺。达赖喇嘛之父罗布藏年扎既随呼毕勒罕处奉养,著加恩赏给头品顶带。”

(同上,卷三七)

道光二年(1822年)八月戊辰

又谕:"文干等奏:'罗布藏年扎纳木结,因前藏水土不服,请给假回籍调养,应否仍用头品顶带'等语。罗布藏年扎纳木结因自请留藏随侍达赖喇嘛,是以特恩赏给头品顶带。今以不服水土乞假回籍,著给假五年回籍调养,至所用头品顶带,伊既不在藏,自不应在籍戴用。俟将来假满来藏时,仍准戴用头品顶带可也。将此谕令知之。"

(同上,卷一七)

道光二年(1822年)十一月辛巳

又谕:"文干奏:'查明后藏定琫私顶冒充情弊,请将该管戴琫及兼管营弁分别降补议处'等语。前后藏设立如琫、甲琫、定琫各弁,遇有缺出向由驻藏大臣考验补放。兹查明该管定琫私顶执照冒充,除将该顶冒之定琫追缴执照,责革示惩外,所有该管戴琫普布策忍汪甲俱著降补甲琫,以示惩儆;兼管之驻防后藏四川泸州营都司周履鉴、升任游击前驻防后藏都司卢全孝漫无觉察,俱著交兵部议处。其戴琫二缺著文干等拣选合例番弁奏请补放。"

(同上,卷四四)

道光四年(1824年)三月戊子

以西藏故上冈噶噜族百户扎什达尔吉子策令结袭职。

(同上,卷六六)

道光五年(1825年)二月辛巳

又谕:"松廷等奏:'西藏扎什伦布寺内办事人等向来并未设有业尔仓巴等缺名目。现在班禅额尔德尼咨请赏给该业尔仓巴

敦珠批结与小商卓特巴尼邓二名四品顶带，管马达琫敦珠策忍五品顶带，执照各一张。查明该处寺院僧众事务颇繁，仅止该商卓特巴一名管理，恐有不周。自系实在情形。著加恩准其将业尔仓巴敦珠批结等，分别给与顶带，发给执照。'松廷等即饬令班禅额尔德尼嗣后即照此次所请，作为定额，不得再有增添。该番目等出缺时，仍照前订章程，拣选补放，不准私行挑补，以杜弊端。"

（同上，卷七九）

道光十七年(1837年)六月丙辰

以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总理藏内事务，赏赉如例。

（同上，卷二九八）

道光二十年(1840年)十一月甲寅

又谕："孟保等奏请将委办夷务自行转回之噶布伦、达尔汉堪布等摘革顶翎、名号一摺。噶布伦丹珍策旺等，系二品番目办事之人，禀报两呼图克图滋事，并不等候批示，辄即私行转回，实属有乖体制。其达尔汉堪布罗桑称勒朗结随同该噶布伦转回，亦有不合。所有噶布伦丹珍策旺顶带、花翎，著先行摘去，罗桑称勒朗结之达尔汉堪布名号，亦著一并革去，仍令迅办完结。由该大臣查明是否奋勉，抑仍疲玩，分别请旨办理。"

（同上，卷三四一）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八月丁未

赏达赖喇嘛父策旺敦珠布公爵。

（同上，卷三五六）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七月丙子

谕内阁:“穆腾额奏查明上年办理番务朦蔽,请将汉、番员弁分别惩处一摺。前因哲孟雄部长及布鲁克巴夷目在藏境互斗,经派往各员弁等开导,安静,业已量予恩施。兹据该大臣奏称,本年哲孟雄部长,复来帕克哩原旧避暑之春批地方,禀求事件。查系该营官等于上年曾出具图结,俟本年夏间,禀催上司派员查办等语。此案戴琫朗结顿柱于委办外番事宜,辄敢主使营官,出具图结,致哲孟雄部长得以藉词妄请,实属冒昧自专。噶布伦衔戴琫朗结顿柱著即褫革,交噶布伦等严加管束;听从不禀之帕克哩营官策旺班觉尔、策忍汪札,均著降二级调用;署江孜守备太平营千总马元镇、泸宁营外委陈三珠,前给尽先升补、拔补之处,均著注销,再行交部议处,前赏三品衔之扎什伦布四品顶带小商卓特巴宜玛顿柱著革去三品衔,仍戴用四品顶带,以示惩儆。所有该大臣自请议处之处,著加恩宽免。该处事务著穆腾额等小心妥办,力杜欺朦。其各隘口应遴派妥实营官前往,不得稍涉颟顸,有误边务。”

(同上,卷四五七)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八月乙巳

赏达赖喇嘛父公爵策旺顿柱宝石顶带、双眼花翎。

(同上,卷四五八)

咸丰三年(1853年)十一月庚申

谕内阁:“穆腾额、谆龄奏请:援案颁给呼图克图敕书、印信,并赏给管事喇嘛名号等语。阿齐图诺们罕,前因查办番务出力,加恩赏给呼征阿齐图呼图克图名号。所有应得广衍黄法阿齐图呼图克图敕书印信,著准其照案颁给。其原领之诺们罕印信,即

著遇便缴回。至该呼图克图属下管事达喇嘛噶勒藏热布觉尔，并著加恩赏给札萨克喇嘛名号，以示优异。”

（《清文宗实录》卷一一二）

咸丰六年(1856年)二月壬辰

谕军机大臣等：“满庆奏，达赖喇嘛圆寂，将商上事务暂交呼图克图掌管一折。据称呼征阿齐图呼图克图，人尚稳妥。从前曾代办商上事务数年，均无舛错，现因达赖喇嘛圆寂，该大臣已将一切事宜，令该呼图克图暂行代管。惟以后商上事务，该呼图克图掌办能否胜任，著满庆悉心察看，再行具奏。至唐古忒僧俗人等现在是否照常安静，并著该大臣妥为弹压，毋令滋事。将此谕令知之。”

（同上，卷一九〇）

咸丰八年(1858年)三月丁丑

又谕：“满庆奏，札萨克喇嘛因病告休，呈请转奏一折。扎什伦布之扎萨克喇嘛朗结曲丕，前因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尚未出世，赏给色呼本诺们罕名号，并颁给印敕，使管理地方公事，多资裨益。今因病请休，著即照所请，仍留色呼本诺们罕名号，以终其身，其印敕俟伊故后再行缴销。所遗扎什伦布之扎萨克喇嘛缺，著拟正之四品曲琫堪布罗布藏朗结补授。所放扎萨克喇嘛，亦著加恩赏给印敕，以昭信守。其应赏印敕，著该衙门照例办理。”

（同上，卷二四七）

咸丰八年(1858年)九月辛巳

谕内阁：“满庆奏，查明呼征阿齐图呼图克图堪以办理商上

事务一折。前世达赖喇嘛涅槃后，呼征阿齐图呼图克图办理商上事务，甚属妥协。著照所请，商上事务，著呼征阿齐图呼图克图敬谨办理。现在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尚未及岁，著该呼图克图留心照管。"

(同上，卷二六三)

同治三年(1864年)十一月丁卯

又谕："满庆等奏，请派青饶汪曲办理商上事务一摺。汪曲结布因病出缺，无人办理达赖喇嘛商上事务。查罗布藏青饶汪曲人甚明白，办事谨慎，为合藏僧众素所推服。若令该喇嘛办理商上事务，实于藏中事务有裨。著照所请，即著青饶汪曲敬谨办理商上一切事务，并赏给诺们罕名号。达赖喇嘛现在年幼，该喇嘛务当留心妥为照料，俟遇便再行颁给敕书。"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满庆、恩庆奏，汪曲结布病故，商众公举僧人代理一摺。藏中事务紧要，必须得人办理。罗布藏青饶汪曲，既据僧俗大众称其深通黄教，并晓公事，即著满庆等将本日清字谕旨二道宣示，令其感激恩施，勤慎办公，务协舆论。傥能始终奋勉，僧俗永远相安，将来必当锡以名号，准其转世，以奖勤劳。如始勤终怠，不惬众情，致藏地未能绥靖，朝廷洞烛万里，必将该诺们罕治罪，原保之人，亦岂能辞咎耶？福济、景纹行抵雅州，何以迄今尚未赴藏？此时打箭炉至乍、察一带设站事宜，闻已办理就绪，即著福济、景纹克日起程，迅速入藏，毋许再有逗留，致干重咎。罗布藏青饶汪曲协理商上事务，能否得力，并著到藏后随时察看，据实具奏，毋稍徇隐。将此各谕令知之。"寻景纹奏："遵查新派掌办商上事务诺们罕罗布藏青饶汪曲，老成持重，素为合藏僧俗敬礼，藏地底定，僧俗相安。"报闻。

(《清穆宗实录》卷一二二)

同治四年(1865 年)七月乙酉

又谕:“前因满庆等奏,请颁给诺们罕罗布藏青饶汪曲敕印,谕令理藩院查案妥议具奏。兹据奏称:‘罗布藏青饶汪曲并非曾经转世,亦非奉特旨颁给,核与成案均未相符。惟查西藏商上原有承办藏务掌管黄教额尔德蒙额诺们罕印信一颗,历任掌办商上事务呼图克图等均经钤用。嗣经西宁办事大臣将此印呈交到院。今罗布藏青饶汪曲已经协理商上事务,可否即将掌办商上印信颁给’等语,即著照理藩院所议,将掌办商上印信先行解交四川总督衙门,著骆秉章会同崇实暂行封存。至罗布藏青饶汪曲是否为徒众所服,其于商上事务能否胜任,并应否接用商上事务印信,著景纹详细察看。确查罗布藏青饶汪曲如能胜任服众,堪以发给商上事务之印,即据实奏闻,再行就近派员赴川承领此印,转交诺们罕罗布藏青饶汪曲祗领。仍俟达赖喇嘛及岁接任时,立予撤退,所遗掌办商上印信,即由该大臣等会同达赖喇嘛封存商库,以符定制。将此各谕令知之。”

(同上,卷一四九)

同治四年(1865 年)十二月丙午

谕内阁:“前据理藩院奏,请将西藏商上原有承办藏务掌管黄教额尔德蒙额诺们罕印信一颗,颁给诺们罕罗布藏青饶汪曲,当经谕令将印信先行解交四川总督衙门封存,由景纹察看罗布藏青饶汪曲如能胜任,再行承领转交。兹据景纹、恩庆奏称:‘确查罗布藏青饶汪曲协理商上事务,为僧俗等所深服,其才堪以胜任’等语。所有商上承办藏务掌管黄教额尔德蒙额诺们罕印信一颗,即著景纹等派员前赴四川总督衙门承领到藏,赏给罗布藏青饶汪曲祗领掌管,以符旧制。”

(同上,卷一六三)

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丁酉

添铸呼图克图印信,颁给西藏喇嘛罗布藏青饶汪曲,从驻藏大臣景纹请也。

(同上,卷一八六)

光绪元年(1875年)十一月甲午

西藏办事大臣希凯奏:"请以济咙呼图克图阿旺班垫曲吉坚参代办商上事务。"允之。

(《清德宗实录》卷二一)

光绪二年(1876年)正月己亥

以青饶洛坠济克美为商上三品总堪布。

(同上,卷二五)

光绪三年(1877年)正月庚申

驻藏办事大臣松溎奏:"济咙呼图克图掌办商上事务,一年期满,恳请赏给敕书。"得旨:"现在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未经出世以前,所有商上事务著该济咙呼图克图敬谨掌办,并加恩赏给'达善'名号。俟前辈达赖喇嘛章禅赍送布彦时,再行发给敕书。"

(同上,卷四六)

光绪五年(1879年)三月乙丑

以罗布萨荣垫为额外噶布伦。

(同上,卷九〇)

光绪五年(1879年)六月乙丑

驻藏办事大臣松溎奏:"达赖喇嘛呼毕勒罕之父工噶仁青可否照例恩赏公爵。"得旨"准其戴用宝石顶戴花翎。"

(同上,卷九七)

光绪十一年(1885年)四月辛未

四川总督丁宝祯奏:"口外各番,乍丫最为地广人强,自康熙年间归顺,伺应藏道夫马,东至江卡,西至察木多,共十二站,奉调随征廓尔喀及瞻对共三次,讫今百八十余年,未误差徭。兹据禀请奏准与巴塘、察木多各邻随班进贡,并恳赏给呼图克图号纸及总堪布洛宗丹增等虚衔顶戴。"下所司议。

(同上,卷二〇六)

光绪十一年(1885年)四月己卯

谕内阁:"理藩院奏呼图克图捐输银两请移奖其师,声明请旨一摺。棍噶扎拉参呼图克图捐输银两,急公好义,甚属可嘉。加恩著赏给伊师沙布龙普尔觉罗布藏楚称甲木巴勒嘉木磋笃信禅师名号,以示优异。"

(同上,卷二〇六)

光绪十八年(1892年)正月丙子

驻藏办事大臣升泰奏:"查明西藏达赖喇嘛近支停袭公爵彭错仑珠并无内乱伤伦情事,参处失实,请开复公爵翎顶。"

(同上,卷三〇七)

光绪十九年(1893年)七月丁未

(驻藏办事大臣奎焕)又奏:"恳如商上、噶布伦、三大寺僧俗

大众等请，仍饬第穆呼图克图再行掌办商上事务五年。"从之。

（同上，卷三二六）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三月十六日

奏为噶布伦四朗汪青因病出缺，拣选番员，拟定正陪，请旨补放，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窃奴才等接准达赖喇嘛咨称：三品噶布伦四朗汪青因病出缺，所遗噶布伦一缺有应办内外钜细事件，责任綦重，兹谨拣员，拟定正陪，咨请循例具奏，请旨补放一员等情前来。奴才等查拟正之四品前藏戴琫扎萨克四朗多布结，拟陪之四品商上商卓特巴策丹汪曲，均属老成可靠，与例亦属相符，自应据情转奏，除将该员等年岁履历另缮清单，恭呈御览外，所有循例请旨补放噶布伦员缺，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光绪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奉到朱笔圈出四朗多布结补授。

（《安成奏牍》，见《清季筹藏奏牍》）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二月戊戌

驻藏办事大臣裕钢等奏："第穆寺庄拟设僧俗仔仲经管，并请赏给顶戴。"下所司议。

（《清德宗实录》卷五〇九）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庚子

赏代理藏务喇嘛罗布藏坚参诺们罕名号。

（同上，卷五六四）

宣统二年(1910年)二月乙亥

又谕："电寄驻藏大臣联豫，二十二、二十四等日电奏均悉。

据称：‘藏地现值攒招，军民僧俗，均觉相安’等语。具见藏人善良安静，恪守法度，甚为可嘉。此次川兵进藏，抗违煽惑皆达赖一人所为。又复委弃职掌，一再擅离，实属劣迹昭著。当经降旨斥革、另举。应由该大臣谕饬藏众，迅速访寻，遵照成案，秉公掣定呼毕勒罕，以孚众望。现在商上一切事宜既据该大臣奏称新噶勒丹池巴罗布藏丹巴堪以代理，著即加恩如所请行。其噶布伦以下各藏官，均著照旧供职。该大臣即宣布德意，务令晓然于朝廷此次举动，正所以维持黄教，保卫地方。除更换达赖，藏中办理一切，无不在俯顺舆情，俾皆安堵如故。……”

（《宣统政纪》卷三一）

宣统二年（1910年）三月二十二日

奴才联豫跪奏：为代理商上事务噶勒丹池巴罗布藏丹巴叩谢天恩，并呈进哈达佛尊恭折代陈，仰祈圣鉴事。窃奴才于宣统二年三月初五日钦奉电传上谕，内开现在商上一切事务既据该大臣奏称，新噶勒丹池巴罗布藏丹巴堪以代理，著即加恩，如所请行等因，钦此。钦遵恭录译行去后。兹据该噶勒丹池巴罗布藏丹巴禀称，仰荷天恩，莫名感戴，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择于二月初十日敬谨任事，惟有勤奋供差于一切应办事宜，常矢虔诚恭顺之心，以期稍答高厚鸿慈于万一，兹恭备吉祥哈达并连衣古佛一尊，恳祈代奏呈进等情前来，除咨部外，所有噶勒丹池巴罗布藏丹巴叩谢天恩并呈进哈达佛尊缘由理合恭折代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宣统二年三月十二日

（一史馆藏朱批奏折民族事务类）

六、清朝后期对西藏地方部分僧俗官员的惩处

按:清朝对于制造民族分裂、妨碍国家统一的不少西藏僧俗官员,依法进行了惩处,这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斗争的重要内容(雍正时平定阿尔布巴之乱、乾隆时剪除珠尔墨特那木扎勒,都是典型事例,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这里,仅例举清朝后期惩处西藏僧俗官员数例,以说明在西藏地方官吏任免问题上,蕴含着极为复杂、尖锐的统一与分裂斗争的历史内容。

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之褫革

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六月壬寅

又谕:"琦善奏:'接据班禅额尔德尼等控诉诺们汗贪黩营私各情一摺,并将所递各呈分缮呈览。'该诺们汗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现在掌办商上事务,如果实有狂妄贪奸各情,于黄教大有关系。著琦善会同班禅额尔德尼并率同第穆、济咙呼图克图、呼征诺们汗等逐款确查据实参办。其商上事务,著照议准令班禅额尔德尔暂行兼管,第穆、济咙、呼征三人并令随同学习;俟一二年后,由该大臣会同班禅额尔德尼酌保一人掌办商上事务。将此谕令知之。"

(《清宣宗实录》卷四〇六)

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七月壬辰

又谕:“琦善等奏诺们汗擅给外番印照住牧,现在查询缘由一摺。据称拉达克喇嘛跟役执持诺们汗路票,欲由济咙回归原牧。迨经阻挡,又称欲赴前藏。经该大臣等查有诺们汗曾请将布竹草厂住所地方,赏给洛敏达部长管理,盖印断牌,不准札什伦布百姓在彼牧放。经前任驻藏大臣孟保等任听擅行发给印照等情。界外部落,从无商上发给印照断牌之例,亦无大臣会同发给之条。前任驻藏大臣孟保等于该诺们汗擅请发给牌照住牧,既不详查,又不请旨,率以均属合宜,任听发给办理实属错谬。孟保著交部严加议处,海朴业已革职,著俟定案时再降谕旨,其案内各情,著琦善等会同班禅额尔德尼秉公查办,务臻妥善。又琦善奏,密陈诺们汗所办违例各款,开单呈览一摺。又另片奏:‘布赉绷寺内卡尔冻寺众蒙古喇嘛,呈控伊等师傅曲觉尔被管事小协鄂打伤身死,诺们汗办理含混’等语。著琦善等一并会同班禅额尔德尼确究办理,据实具奏。将此谕令知之。”寻奏:“查向来外番路票,系驻藏大臣印发。此次诺们汗所给拉达克喇嘛路票,系自行印给,守口各员,不敢违例放行,请示前来,现已饬回原牧。其私给洛敏达部长印照一案,已饬噶布伦等派员前往妥善开导办理,又查诺们汗违例私放各缺,及将俗人营官缺,补放喇嘛,又将业已降补斥革之营官旋又补放原官,均系违例办理。惟查各番之升调尽由诺们汗所为,未便咎归属吏。此时若概行更换,未免办事乏人,拟请暂留原任,停其升转,以观后效。至喇嘛所占俗人营官,既系兼管养赡之缺,地方为重,应撤出归还俗人,以符定制。又查卡尔冻寺喇嘛曲觉尔被管事小协鄂打伤身死,经前任驻藏大臣孟保将小协鄂斥革,当有布赉绷寺喇嘛桑拉木率领众喇嘛围聚孟保衙署,嗣由诺们汗私议熬茶了结,实属妄谬。现在各喇嘛等深知悔悟,佥称不敢再有妄为,可否免其深究,仍通饬各喇嘛寺,勤修静业,不准妄干一事。下理藩院议。”从之。

（同上,卷四〇七）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十月庚子

谕内阁:“理藩院奏遵议诺们汗被控各款,请饬讯取确供定罪一摺。此案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被控需索财物,侵占田庐,私拆房间,擅用轿伞,强据商产,隐匿逃人,奸贪狂妄各款,均经驻藏大臣会同班禅额尔德尼等按款查明,自无枉纵。惟该诺们汗勒取财物,盈千累万,改桑拉木结以寻常喇嘛何能出如许巨资图升扎萨克?并自供曾受罗布桑曲批等财物,即难保非伊二人表里为奸,并恐所索赃款不止此数。至达赖喇嘛颈上受伤,流血不止,该诺们汗知而不办,其中情节尤属可疑。仍著该大臣会同班禅额尔德尼等提集全案人证逐一严讯,取具确切供词。一经审实,即将该诺们汗历得职衔、名号,全行褫革,仍追敕剥黄,名下徒众全行撤出庙内。资财先行查封。其达赖喇嘛受伤情由,并著提同随侍之森琫及服侍之堪布等悉心研鞫、务得实情具奏。其商上事务印信,即著该大臣会同班禅额尔德尼于呼图克图诺们汗内选择一人管理。”

又谕:“前据琦善等奏班禅额尔德尼等呈控前藏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额尔德蒙额诺们汗阿旺扎木巴勒粗勒齐木种种欺压达赖喇嘛,残害全藏生灵等情一摺。当交琦善会同班禅额尔德尼明白查办。兹据琦善,班禅额尔德尼等逐款确切查明,该诺们汗原系微贱喇嘛,因其熟习经咒,是以屡施深恩。乃该喇嘛不知感恩图报,胆敢心存傲慢,藐视达赖喇嘛,动辄贪婪,扰害藏内人民。且达赖喇嘛乃宗喀巴之徒,总领天下黄教,岂可为凶残所凌。该喇嘛如此胆大,可恶已极!兹据琦善会同班禅额尔德尼查出该喇嘛实迹,已有旨著琦善、班禅额尔德尼严审取供,照例定拟。因思黄教清高,岂容稍存残恶之渐,著理藩院将该喇嘛劣迹转行晓谕各呼图克图喇嘛等,务令恪守黄教之清规,诚遵宗

喀巴之正教，咸以该喇嘛为戒，俾各知之。”

（同上，卷四一〇）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二月丙申

谕军机大臣等：“琦善奏讯取诺们汗供词，褫革查封一摺。此案阿旺扎木巴勒粗勒齐木贪奸舞弊各款，业据该大臣讯取确据，褫革查封。其达赖喇嘛圆寂缘由，既无罅漏可寻，著即无庸再行根究。至该犯之弟，擅敢纠约喇嘛，将该犯抬回，实属藐法。著琦善会同班禅额尔德尼，即将该已革诺们汗罪名从重定拟具奏。并将所有财物，一并查明请旨。该处喇嘛众多，该大臣务须斟酌情形，妥慎办理，毋致滋生事端。将此谕令知之。”

（同上，卷四一四）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四月壬寅

谕内阁：“穆彰阿等奏：‘遵旨会议查封已革诺们汗资产，请援照前案，分别赏给各寺庙喇嘛’等语。西藏地处边陲，该喇嘛等素蒙赏赉。此次查封已革诺们汗阿旺扎木巴勒粗勒齐木金银估变等项，共银十四万四千余两。著该大臣勘明西藏各寺庙应行修理者，即于此项内动用兴修。所余银两，分别赏给前后藏各寺庙喇嘛，以示优恤。至所称抄出米二百八十七石，麦、豆、青稞共六千九百四十九石，并著赏给前后藏番官兵丁，俾得均沾惠泽。所有前项分别给赏名数，仍著该大臣查明开单具奏。”

（同上，卷四一六）

惩罚第穆呼图克图

咸丰三年（1853年）十一月庚申

又谕:"穆腾额、谆龄奏第穆呼图克图不守僧规一摺。第穆呼图克图近来行事,不守清规,劣迹昭著,既据噶征阿齐图呼图克图及噶布伦等查明确实,先行拿禁,禀请参奏。自应严切讯究惩办。第穆呼图克图阿旺罗布藏吉克美嘉木参及属下管事扎萨克喇嘛工噶嘉木白所得名号,均著先行一并撤退。仍饬噶征阿齐图呼图克图等按款讯明,取具确供,详报该大臣等亲提秉公研讯,据实具奏。"

(《清文宗实录》卷一一二)

咸丰三年(1853年)十二月癸未

又谕:"穆腾额、谆龄奏审明呼图克图等供词,分别定拟一摺。前因第穆呼图克图阿旺罗布藏吉克美嘉木参不守清规,经噶征阿齐图呼图克图查明拿禀。当降旨交穆腾额等亲提研讯。兹据该大臣等审讯明确,分别定拟,录供呈览。该呼图克图任性妄为,有玷黄教,其管事扎萨克喇嘛工噶嘉木白隐匿不报,均属罪有应得。除所得呼图克图及扎萨克名号前经降旨撤退外,著照所拟即将阿旺罗布藏吉克美嘉木参发往宗喀地方,并将工噶嘉木白发往琼结地方,均交该营官永远管束,不准出外滋事。至前辈第穆呼图克图著有劳绩,既据达赖喇嘛代为吁恳,俟现在第穆身故后,准其转世,著加恩即允所请,以顺众情。"

(同上,卷一一五)

咸丰三年(1853年)十二月癸未

又谕:"穆腾额等奏审拟呼图克图罪名一摺。已明降谕旨,均照所拟办理矣。惟该呼图克图既经发遣,其所有寺院财物及所属地土、人民,自应慎选妥实可靠之人,代为经管,以免别滋事端。该大臣等所称责成晓事头目究属何等职分,能否约束经理,

其平日是否为番民僧俗所信服,务期认真体察,不可稍存大意。至所称攒招期近,喇嘛云集,恐有奸匪勾结等语,是否即指该呼图克图所辖之人,务宜剀切晓谕,妥为弹压,使僧俗人等皆知该呼图克图罪状,自能众心安帖,不至生事。总以妥慎筹办为要。将此谕令知之。"

(同上,卷一一五)

咸丰七年(1857年)四月庚戌

又谕:"寄谕驻藏大臣赫特贺等,昨据曾望颜奏,西藏喇嘛由陕赴京,讯取通事供词呈览。据称:'该喇嘛系前藏第穆寺光兴黄教阿齐图呼图克图,情愿助饷,募勇平贼,因无前路公文,现在截留陕省'等语。当将该喇嘛所递番字呈词交理藩院译出,内称:曾得诺们罕呼图克图名号,今被沙扎噶布伦夺去,欺灭黄教,欲求瞻仰天颜,现为西安府截留,心中委屈。如令平贼,必有功效'等语。是其进京,实为控告噶布伦起见,所称助饷平贼,系属耸听之词,从前第穆呼图克图阿旺罗布藏吉美嘉木参因不守清规,经穆腾额等奏明,发往宗喀。嗣经谆龄等奏该喇嘛于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不服水土,在桑喀病故,当将尸身焚化。现在该喇嘛自称未死,是否捏名冒充,虚实均应根究。已谕曾望颜将该喇嘛解至四川,由四川迎回西藏,并将所递金佛、哈达一并发还。著该大臣等俟递解到日,即行确切查明。如有假冒情弊,从严惩办。傥从前谆龄等所奏不实,亦无所用其回护,即将查办情形据实具奏。将此谕令知之。"

(同上,卷二二四)

咸丰八年(1858年)五月十五日

又奉谕旨:满庆奏审明由川解藏之夷犯喇嘛取供定拟,并查

实上年参办之第穆喇嘛先后情形一折。所有假冒第穆之喇嘛，既经在川出痘身故，应毋庸议。其由藏同行之喇嘛箕噶、诺从二名，即照所拟，递至打箭炉，发原牧土司第巴等具结收领，永远不许出外滋事。嗣后如有假冒第穆名号之番僧，一经发觉，即著就地从重惩办，以警愚蒙。

至前辈第穆呼图克图，著有劳绩，现在第穆在萨克地方病故，著仍遵前旨，准其转世，以顺众情。余著照所议办理。该衙门知道。

（一史馆藏内阁起居注）

附 宣统朝复第穆呼图克图名号，准其转世

宣统二年(1910年)五月戊午

谕内阁："驻藏大臣联豫奏称：'光绪二十五年已革达赖喇嘛咨称第穆呼图克图阿旺罗布藏称勒饶结贿瞻对康巴喇嘛，使用邪咒，图害达赖生命，请撤销呼图克图及靖善禅师名号'等语。兹据布赍绷寺洛岭扎仓喇嘛等偕同第穆本寺喇嘛等联名禀称：'第穆呼图克图阿旺罗布藏称勒绕结并无劣迹，竟被奇冤，胪列案情恳请恩施'等语。此案既据联豫查明第穆呼图克图无端受祸，良堪矜悯。第穆呼图克图阿旺罗布藏称勒绕结著加恩复其靖善禅师名号，并赏第穆呼图克图准其转世。所有该寺内财物、田产饬由商上查明如数给还，以彰公道而维黄教。"

（同上，卷三六）

宣统二年(1910年)七月二十八日

臣联豫跪奏，为开复靖善禅师前辈呼图克图转世之呼毕勒罕，先已迎回本寺，吁恳天恩，免其掣瓶，赏给名号，据情陈请圣

鉴事。

窃查前辈第穆呼图克图阿旺罗布藏称勒饶结，先于光绪二十五年为已革达赖阿旺罗布藏吐布丹甲错济寨汪曲却勒朗吉诬陷瘐毙，抄没财产，并由已革达赖拟定第穆转世幼子，许其迎回本寺，应列在各呼毕勒罕之下，不得再求各项大呼图克图名号，蒙请前驻藏大臣文海、裕钢据情代奏在案。经臣查明实系冤抑，于本年三月二十六日沥情恳请恩施。五月二十三日准军机处十七日电开："本日奉上谕，此案既据联豫查明第穆呼图克图无端受祸，良堪矜悯。第穆呼图克图阿旺罗布藏称勒饶结著加恩复其靖善禅师名号，并赏还第穆呼图克图，准其转世；所有该寺内财物、田产，仿由商上查明如数给还，以彰公道而维黄教。该部知道。钦此。"等因。当即钦遵行知，并饬商上将从前抄没第穆寺财产悉数发还。自将恩旨宣布之后，全藏僧俗同声悦服。兹据洛岭寺领袖众僧暨第穆寺僧联名禀称：前辈第穆呼图克图无端获咎，现蒙大皇帝赏还名号，准其转世，并饬商上交还财产，皇恩高厚，僧众唯有铭心刻骨，恭祝大皇帝万福万寿，国政振兴，不敢稍懈。兹查前辈第穆呼图克图阿旺罗布藏称勒饶结，于监所圆寂之后，僧等冀获真正呼毕勒罕，即派多人前赴各处认真查访，旋于工布阿批地方，访有父名顿柱汪吉、母曰仑珠曲宗，产有幼孩，具有各种灵异征兆，当将是否前辈第穆呼图克图转世，在三十余寺卜问，均言即是此子。只以前辈第穆呼图克图名号业经斥革，不敢误请入瓶签掣，即具禀商上迎回本寺，现已十岁，其受戒所取经名曰罗布藏降白隆朵丹增甲错，委系寻访确凿，真正前辈第穆呼图克图转世之呼毕勒罕，不独本寺僧众诚信，即各处僧俗亦皆信服无疑。吁恳奏请恩施，免其入瓶签掣，准予赏给名号。等情。据此，臣伏查前辈第穆呼图克图被屈瘐毙，已阅十有余年，其转世之呼毕勒罕，先经第穆寺僧众访获迎回，只以名号

业经斥革，未敢呈请掣瓶。现蒙赏还名号，该僧等公同呈请，即以当时访获之真正转世呼毕勒罕，赏给名号，情尚可原，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该僧等迎回在寺前辈第穆呼图克图转世之呼毕勒罕罗布藏降白隆朵丹增甲错，免其掣瓶，赏给第穆呼图克图并靖善禅师名号之处，出自逾格鸿施。

除饬催商上赶将第穆寺财物田产，确查给还外，所有该寺僧众感激吁恳下情，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宣统二年（1910年）九月戊午

驻藏办事大臣联豫奏："前辈第穆呼图克图被屈瘐毙，已阅十有余年，其转世之呼毕勒罕，先经第穆寺僧众访获迎回，现蒙赏还名号，仰恳将该僧等迎回在寺，前辈第穆呼图克图转世之呼毕勒罕免其掣瓶，赏给第穆呼图克图并靖善禅师名号。"从之。

（《宣统政纪》卷四二）

宣统三年（1911年）三月初八日

再，前辈第穆呼图克图（转）世之呼毕勒罕罗布藏降白隆朵丹增甲错，前经臣奏请免其掣瓶，赏给名号。于宣统二年十一月十二日钦奉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钦遵。转行去后。不惟该本寺徒众庆幸同深，即合藏僧俗闻之，亦无不欢欣崇奉。

兹据该本寺领袖管事喇嘛等公同禀称，第穆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罗（布藏）降白隆朵丹增甲错，渥荷鸿慈，莫名鳌戴，谨即率领本寺僧众，恭设香案，望阙九叩，恭谢天恩讫。惟有虔心诵习经典，恭祝皇上万福万寿，四海清平，以仰报圣主振兴黄教之

至意。谨备叩谢天恩哈达、佛尊，呈请代进。等情前来。

臣查所呈各节，实系感戴皇仁，出于诚悃。除将哈达、佛尊用匣装固转进外，所有第穆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罗)布藏降(白)隆朵(丹)增甲错叩谢天恩缘由，谨附片代陈，伏乞圣鉴。谨奏。

宣统三年三月初八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对呼征呼图克图事件涉案僧俗官员的惩处

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己丑

又谕："满庆等奏喇嘛因布施争讼等情一摺。前据满庆奏称达赖喇嘛圆寂，将商上事宜令呼征呼图克图暂行代管。续经满庆奏称，该呼图克图赋性纯良，僧俗共仰，克胜掌办商上之任，并请赏给敕书。如果该呼图克图办事公允，何至将减放布施之案，延不剖断，且任听寺内仔仲将催请批示呈词之喇嘛咒骂，致启衅端，甚至各集兵众，互相抵御。迨该大臣委员查断，该呼图克图又请追究洛赛领属喇嘛多人。现在番营弁兵、僧俗人等先后禀称，均不愿该呼图克图掌办商上事务。是该呼图克图之不能服众，已可概见。著即将印信图记饬令呈交，不得任听仍前抗违。惟达赖喇嘛及班禅额尔德尼均尚年幼，未能管事，自应另拣喇嘛掌管。京中印务处喇嘛距藏遥远，且于该处情形生疏，势难拣派前往。著满庆等即责令藏中僧俗人等，公举一素所信服之人，令其代办商上等务，以绥众志而息纷争。至布赉绷寺喇嘛，于该大臣等查断此案后，复会合噶勒丹寺喇嘛添款禀控，又聚众执械，附藏柳林，并把守大招及布达拉山门户，守候该大臣向呼征呼图克图追取印信图记，并惜德寺、柳林两处，各将僧俗扣留，逼令出

具遵奉达赖喇嘛图记。人情汹汹,势将酿成巨案。该大臣于慧能呼征呼图克图既已滥保于前,自上年八月该喇嘛等启衅后,又未能及早审断了结,直至滋蔓难图,始将情形入奏,并请派员赴藏审断,希图卸责。西藏程途甚远,所派之员岂能即行到彼。仍著该大臣等将此案妥为审断,务宜秉公办理。所有惜德寺、柳林两处所聚人众,均著妥为晓谕,俾令及早解散,以释衅端。景纹于行抵前藏后,即会同满庆等将此案妥为筹办。该大臣甫经到藏,无所用其回护,并著切实查明启衅根由,秉公办理,毋稍瞻徇。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清穆宗实录》卷二七)

同治元年(1862年)六月癸酉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据满庆等奏称:‘呼征呼图克图禀称,布赉绷寺所聚人等向惜德寺掷石,随于附近该寺各庙宇房屋放枪,而商属僧俗亦以呼征喇嘛居心叛逆达赖喇嘛,合藏僧俗均声称要将呼征及此案串谋主使之人一同扫灭等情。经满庆等分饬两造,不得妄肆,惟当静候谕旨办理,两造藐不听信。商属僧俗竟从布达拉山军械库内取出炮位、药铅,调集前后藏、江孜番营官兵药铅、所属百姓等,将惜德寺围攻。因惜德寺竭力守御,杀毙商属僧俗、兵民不少。呼征呼图克图忿极,拟调果洛克野番来藏助战。虽是否听从,尚难逆料,惟西藏系达赖喇嘛驻扎处所,西、南、北三面均与外番毗连。该僧俗等同室操戈,不受汉官约束,经满庆等面嘱萨迦喇嘛向两造劝解,并札调已辞噶布伦汪曲结布来藏理说,而两造皆知防兵人少,藏台饷乏,肆行无忌,以致藏中汉兵、汉民俱恐误遭杀害。恳饬由川委员管带文武官员、兵丁数百名,及应用饷银军火,兼程来藏弹压审办’等语。著骆秉章由川酌调妥干文武官数员及兵丁数百名,探明景纹行抵何

处,即交管带赴藏,以资弹压。若因川省现在有事,且距藏路途稍远,即咨行景纹酌调达木蒙古官兵及夥尔三十九族番兵,交其统带赴藏弹压,务使两造畏服听断。至此事满庆等前派慧能呼征呼图克图掌办商上事务,有无情弊,商属僧俗均与不洽,何由启衅,该督见闻较确,著详细查明具奏,并将如何筹办之处,会商景纹为要。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满庆等奏:'请饬由川委员派兵数百名,并应用饷银、军火,兼程来藏'等语。藏中喇嘛互斗,何至不能劝解,任令残杀商民,酿成巨案,满庆等办理不善,实属咎无可辞。著仍遵前旨,将此案秉公审断,妥为办理。能使两造帖服,自可毋庸重烦兵力,如不听禁约,即与骆秉章咨商,拨兵弹压,并催令景纹迅速赴藏,妥筹办理,以息争端。"

又谕:"满庆等奏称布赉绷、噶勒丹两寺喇嘛与呼征呼图克图斗杀不休,请饬四川委员带兵赴藏弹压一摺。该处僧俗同室操戈,不受汉官约束,势必邻番乘机侵侮,贻患无穷。景纹前已据报由库车起程,著即迅驰赴藏,将此案秉公剖断,并查明启衅根由,及满庆等有无滥保徇庇情弊,切实具奏。如果持平办理,足以服商属僧俗之心,自可晓谕解散。著景纹于行抵川省时,即向骆秉章筹商,并将所调兵丁迅速管带赴藏。如所调兵丁一时未能调集,景纹即当先行驰赴藏中,毋得藉词迁延。傥畏葸不前,致令藏中事务日坏,恐景纹不能当此重咎也。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同上,卷三二)

同治元年(1862 年)七月丁亥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景纹奏,行抵川省,筹备饷需,并在川接满庆等咨报情形各摺片。据称:'现在西藏僧众,互相残杀,

驻藏官兵不足以资弹压。请饬川省暂为凑银数万两,以备饷糈,并调拨番、汉官兵,拣派文武干员,随同前往'等语。前据满庆等奏藏中僧俗斗杀不休,当经谕令骆秉章由川酌调妥干官员及兵丁数百名交景纹管带赴藏。如川省兵力未能分拨,即咨行景纹酌调达木蒙古官兵及夥尔三十九族番兵,就近带赴。并谕令景纹于抵川时,与骆秉章筹商,将所调兵丁迅速带往。现在景纹已抵川省,著骆秉章督饬藩司凑集银数万两,以备饷需、军火之用。如一时或形支绌,即著先备若干解交,余再源源接济。并拣派能干文武数员,随同景纹前往,弹压办理。并著景纹迅即调齐番、汉兵丁驰赴藏中,相机筹办,及早竣事。并仍遵前旨,查明此案启衅根由,秉公剖断。满庆等有无徇情滥保情弊,亦著查明切实具奏,毋许瞻徇。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同上,卷三三)

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乙卯

谕内阁:“满庆、恩庆奏呼征呼图克图带印逃走,请饬查拿究办一摺。另片奏请赏加旺曲结布名号等语。呼征呼图克图阿旺伊喜楚称嘉木参自咸丰八年掌办商上事务,不思维持地面,辄因布施小事,激怒众僧,致与布赉绷、噶勒丹两寺互相仇杀。呼征呼图克图一味负气,扬言已调果洛克野番来藏助战。布赉绷等两寺喇嘛互相攻击,呼征呼图克图见势力不敌,携带掌办商上印信图记潜逃,实属辜恩怙恶,有玷黄教。所有从前赏给阿旺伊喜楚称嘉木参慧能名号,广衍黄法阿齐图呼图克图敕印及黄缰等件,均著一并注销,不准再令转世。仍著理藩院衙门,沿边各省督抚、口外将军、大臣,蒙古王公一体查拿究办,追出携带之掌办印信图记,送交西藏,以免招摇。达赖喇嘛公事紧要,既据藏中僧俗大众公举已辞噶布伦汪曲结布堪以辅佐办理,著照满庆等

所请，即以汪曲结布协理西藏事务，并赏给诺们罕名号。”

又谕：“满庆、恩庆奏呼征呼图克图带印潜逃请饬查拿各摺片。呼征呼图克图任性妄为。因布施细小事故，激成僧俗互斗重案；复敢携带印信，私自逃走。自应严拿务获，从重究办。惟两寺僧众调兵争杀，于欲得而甘心之人，岂容任令潜逃？且回寺居住三日，僧众岂毫无知觉？满庆等所奏，情节支离，显有不实不尽之处。著将确切情形，据实具奏，不准稍有回护粉饰。此次汪曲结布已准协理商上事务，既据满庆奏称诚实可靠，且名号仅止协理，自不至如掌办事务者之恃权妄作。现在藏地危而复安，僧俗各安生理，即著满庆等妥为抚绥安辑。嗣后如再有别项事端，致边地骚然不靖，惟满庆等是问，毋谓宽典可以幸邀也。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满庆等奏：‘呼征呼图克图业已逃走，僧俗人情稍定，地面安靖，已公举汪曲结布协理商上事务。’是藏中人情已安，毋须再行派兵弹压。所有前谕调拨番兵饷银，均著骆秉章即行停止。此事虽据满庆等奏称事已安定，而呼征呼图克图既为僧俗所恨，何以任令逃逸？其中恐别有情节。满庆前保呼征呼图克图代办商上事务，何以并不审择众心悦服之人，致令僧俗激变，其滥保已可概见，恐尚有受贿等情。计此旨到日，景纹已行抵西藏，即著严密查办，务得实情，详晰具奏。断不准稍有瞻徇，以致僧俗心怀不服。此次所举汪曲结布是否众心悦服之人，呼征呼图克图去后，人情是否安定，并著景纹一并具奏。事关边疆重务，谅景纹不敢含混，自干罪戾也。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同上，卷三六）

同治元年（1862 年）八月初五日

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前驻藏大臣满、帮办大臣恩：同治元

年八月初五日奉上谕：满庆、恩庆奏呼征呼图克图带印潜逃请饬查拿究办，及遴选僧人协理藏务，恳赏名号各折片，已明降谕旨，将阿旺伊喜楚称嘉木参革去呼征等名号，通饬各衙门及将军、督抚、蒙古王公等一体查拿务（获），并准将汪曲结布协理商上事务，赏加诺门罕名号矣。呼征呼图克图任性妄为，因布施细小事故，激成僧俗互斗重案，复敢携带印信私自逃走，自应严拿务获，从重究办。惟两寺僧重（众）调兵争杀，于欲得而甘心之人，岂容任令潜逃，且回寺居住三日，僧众岂毫无知觉。满庆等所奏情节支离，显有不实不尽之处。著将确切情形，据实具奏，不准稍有回护粉饰。此次汪曲结布已准协理商上事务，既据满庆奏称诚实可靠，且名号仅止协理，自不至如掌办者之恃权妄作。现在藏地危而复安，僧俗各安生理，即著满庆等妥为抚绥安辑。嗣后如有别项事端，致边地骚然不靖，惟满庆等是问，毋谓宽典可以幸邀也。至呼征呼图克图现在逃往何处，业已明降谕旨，通饬查拿，仍著满庆等赶紧追缉，并行文知照沿边各省督抚、口外将军、大臣、蒙古王公一体查拿，毋许松懈。发出照缮汉文、清字谕旨一道，宣示而安众心。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钦此。

遵旨寄信前来。

（西藏档案馆藏）

同治元年（1862 年）八月庚申

又谕："骆秉章奏查访西藏喇嘛启衅情形一摺。据称：'布赉绷寺直年堪布，克减布施，呼征呼图克图已将该堪布革退。布赉绷寺喇嘛十七支，内有洛塞岭巴一支，素本桀骜，藉口众心犹未餍服，拥至呼征呼图克图处滋闹。满庆等派粮务委员李玉圃、游击怀唐武、把总马腾蛟查办。李玉圃等偏徇布赉绷寺，私发断牌，以致两造不服。布赉绷寺复约同噶勒丹寺番众，私取布达拉

山武库枪炮轰击。该呼图克图屡向满庆等衙门投诉，均为李玉圃、马腾蛟蒙蔽不办。呼征呼图克图遂开枪拒敌，汉、番均怀惊恐。布赉绷等两寺，复纠众赴满庆等署，喧闹要挟，并串通李玉圃将素本狡诈之参革发遣噶布伦璧喜，向满庆面请调回调停。璧喜遂逞私忿，必欲将呼图克图屠灭。合藏兵民皆为不平'等语。与满庆等叠次所奏情节迥异。现在呼征呼图克图虽经去藏，而兵民俱为之称冤，满庆等何以并未奏及？且目睹该寺喇嘛构衅互讧及布赉绷寺僧众强取库械，哄署喧闹要挟各情，何以任听李玉圃等始终蒙蔽，毫无觉察？且满庆等前次奏称有李玉圃等钞呈所发断牌，禀请转行呼征呼图克图查照完结等语，李玉圃等断牌既系私发，何以满庆等并不讯究？且将此事入奏，情节尤属支离。是否满庆等袒护布赉绷寺僧众，并授意李玉圃等偏断，似致酿成巨案，著景纹于抵藏后即将确情详细查明，据实具奏。毋得稍事徇隐，代人受过。李玉圃、马腾蛟二员既为兵民怨谤，其办理不善已可概见。并著景纹将该员等先行撤退，仍将蒙蔽把持劣迹，查明严参，从重治罪。其璧喜一犯即著解回配所，毋令盘踞藏地，致生枝节。如查有主谋构衅实据，仍著严行治罪，以儆凶狡。满庆等现保之汪曲结布是否堪以协理西藏事务，并藏地情形曾否安谧，均著迅速具奏。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同上，卷三六）

同治元年（1862 年）十月丁未

又谕："前因满庆等奏喇嘛因布施争讼等情，当以该大臣所奏情节支离，恐有纳贿激变情事，谕令景纹于抵藏后详细确查，据实具奏。嗣据骆秉章奏，访闻喇嘛启衅根由，系因布赉绷寺堪布克减布施，致启争端。满庆等为粮务李玉圃、游击怀唐武等偏徇蒙蔽，兵民均为不平。与满庆等历次所奏各情迥异。是满庆

等之有意欺饰,已可概见。兹据文志奏称拿获呼征呼图克图,呈递冤词,译汉呈览一摺。览其呈词,因布施银两启衅,满庆既不为办理,又纳汪曲结布之贿,以致酿成事端等语。与骆秉章访闻各情,大略相同。虽其中不免该呼图克图一面之词,而满庆等办理失当,已无疑义。该罗沙族等有无恃强欺凌,满庆等何以不为持平办理?汪曲结布既因事革退,何以又令代办商上事务?难保非受贿徇庇,该呼图克图有无冤抑,事关边疆要务,必应彻底根究。著福济、景纹于抵西藏后,将喇嘛启衅情由,切实查明,秉公办理。傥满庆有办理偏私及受贿情事,即行据实严参,候旨惩办,以服众心。该呼图克图现在解京,无难审出实情,福济等断难徇隐。傥以事越万里,朝廷不能觉察,稍涉欺蒙,别经发觉,惟福济等是问。西藏事务与川省关涉甚多,若藏中不能安谧,则川省亦难免缮征之劳。并著骆秉章随时密访,据实奏闻。呼征呼图克图呈词,著钞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同上,卷四七)

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二十三日

谕:"满庆等奏,审明不称职守僧俗,分别革罚安置,又奏遵查已革呼征呼图克图携印潜逃情形各一折。著仍交文祥会同都察院堂官汇案秉公审办。"

(《清代藏事辑要》卷八)

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二十八日

军机大臣工部尚书臣文祥等跪奏,为遵旨会审已革呼征呼图克图,并查核驻藏大臣满庆先后奏报各情,谨将碍难拟结缘曲,据实具奏,请旨饬交详查核办事。

同治二年正月初六日奉上谕:"理藩院奏已革呼征呼图克图

现已解送到京一折，著派文祥会同都察院堂官秉公审办。钦此。”又，正月二十三日奉上谕：“满庆奏审明不称职守之僧俗分别革罚安置，又奏遵查已革呼征呼图克图携印潜逃情形各一折，仍著交文祥会同都察院堂官汇案秉公审办。钦此，”又，二月初八日奉上谕：“满庆等奏，酌拣僧俗番目，请补噶布伦等缺，开单呈览，及筹议变通旧章五条各一折，著仍交文祥会同都察院堂官汇入前案，秉公查核办理。钦此。”钦遵抄录到臣等衙门。臣等遵即遴派军机章京、司员、京畿道御史会同审讯，并咨理藩院饬传唐古忒学生通事、喇嘛等传供译写。

兹据讯取供词内开：

已革呼征呼图克图阿旺译喜楚称嘉木参，现年四十五岁，咸丰六年经满大人保奏，奉旨赏给掌商上事务印信。缘西藏每年散放布施，系堪布六人轮管。此次堪布伊喜兴巴放银，并无亏欠，因有未来攒招僧众未给布施银子，他们借此滋事。缘咸丰八年，有噶布伦汪曲结布（即壁喜）谋充副印，我将他禀革具结，永不来藏，至去年三月，满大人叫他来藏，想夺我印。我将藏中滋事情形禀过满大人数次，并未办理。后来僧俗兵丁围住惜德寺，汪曲结布派兵杀伤我多人，并将达赖喇嘛父亲捆去。我听说满大人受过汪曲结布八十个元宝，系通事张喇嘛告诉的。我走之后，有追兵杀伤我多人，不知何人派来的。我带印来京，系为申冤起见。西藏地方不能安身办事，是以奔赴西宁，自行投到，并非逃走。等语。此呼征自认藏中滋事缘由，及带印出走之大概情形也。

臣等督同派出各员，复将满庆迭次奏报各情逐加研讯。据呼征供：我在藏遵守王法，不敢打仗。满大人叫萨迦喇嘛来向我说，你交了印可以和事。我回说，此印系奉旨的，不敢乱交。我携印由本寺北边走的，并未看见带兵官。行至朋土格地方，有座

小铁锁(索)桥,我坐牛皮船过来的,并未拆桥。青则罗桑系西藏喇嘛,并无假冒僧王名号;顿柱策垫是我俗家外甥,跟着噶布伦当差。总堪布等系满大人叫他来的,并非将他拘留。我向住惜德寺,如有事上布达拉山,不过住两三天。山上银库,有人经管,由管事人回明我酌办。有蒙古人来朝我的,送银不拘多少,系我使用,回赏也由我给;有朝达赖喇嘛的,送银比我多加一倍,回赏即用库款。至赏给办事人地亩,系由噶布伦、总堪布回明,合例方能赏给,我并没私自赏过,亦无将抄产给亲戚之事。各等语。

并据呈递夷字节略等七纸,臣等公同查核,该已革呼征呼图克图掌办商上印务,不能约束僧俗兵众,辄因布施小事,致滋衅端,自有应得之咎。惟据称,已革噶布伦汪曲结布即璧喜,系满庆调来,想夺印信,杀伤多人,并有纳贿情事,虚实均当彻底根究。

查驻藏大臣满庆原参呼征专权任性,骄横溺职,首先调兵,自起争端,在藏拘禁番目,沿途抢掠居民,拟投野番,借兵报仇。并续据该大臣奏称,呼征使蒙古喇嘛假冒王公名色,具呈侮谤,及由朗结顿柱营前经过,于距藏三站之彭多地方拆桥逃遁。各等语。均与呼征现供不符。其另折具奏审明不称职守之僧俗,分别革罚安置,并酌拣番目请补噶布伦等缺,及筹议变通旧章五条,臣等逐款详查,皆满庆转据李玉圃、汪曲结布二人查核禀报之词,原不能据以为信。内除变通巡阅、裁省台兵二条,与呼征原案无涉外,其定限征收财赋一条,如果各公所实有需索苛派等弊,自当随时禁止,应由接任驻藏大臣查明核办。又,清查印照一条,据呼征供,伊掌印时,并未私自赏给,殊难悬揣核断。又,酌定协理之人费用一条,据呼征声称,达赖喇嘛极其尊贵,向与诺们罕异居,其呈送达赖喇嘛银两之人,与呈送诺们罕银两截然两项,而满庆奏称,汪曲结布与达赖喇嘛合家,其布施作分三股,

以一股存作协理之人私费等语，恐其中别有不实不尽，碍难核准。其革罚拣补各员，应俟本案审明定结后，再行核办。至呼征呈诉汪曲结布贿送满庆元宝一节，据供，传说之张喇嘛业已身故，无凭提质。但细查满庆前后各折，始则奏请派员查办，并请京中能事喇嘛赴藏接办印务，继又奏请停止，恳派汪曲结布辅佐达赖喇嘛，实属自相矛盾。又屡次奏报，均称两造斗杀，该大臣极力开导，不时劝解；追奉旨查询呼征带印逃走情形，该大臣复称，谕令僧俗将惜德寺四面围住，将助恶之喇嘛擒拿，并于呼征走后，派兵追缉，防其反噬。等语。是则围攻惜德寺之兵，及追杀呼征从人，皆由满庆主持调派，尤与前后情节大相悬绝。又据呼征呈出夷字节略声称，汪曲结布前在噶布伦任内，私立合同，不遵王法，经呼征禀明满庆斥革，曾经满庆回文内称，办理甚善在案、现据满庆折保汪曲结布人实忠诚，外番信服，如果属实，则当呼征禀革之时，该大臣何以不为保留？又，前据骆秉章奏，查饬西藏启衅情形一折，亦与满庆奏报情形迥异。种种疑窦，诚难保无别项情弊。京城距藏窎远，似难饬调汪曲结布等前来集讯，又未便仅就呼征一面之词，率行拟结。

臣等恭查前奉上谕：福济著赏给副都统衔，会同景纹办理西藏事务，钦此。计期早已由川前进。所有臣等现在讯取呼征供词，并查核满庆奏报先后不符各情节，可否请旨饬下福济，会同景纹及四川总督就近提供人证，秉公逐款讯明办理，庶足以昭折服，而示怀柔。其呼征及随从人等，应否解往备质之处，恭候命下，由臣等咨明理藩院查照办理。除呼征供词并续递夷字节略译出汉文等件，均封送军机处备查外，谨将臣等会审查办未能遽结缘由，据实具奏，伏乞圣鉴训示。

再，此折系都察院主稿，合并声明，谨奏。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甲戌

又谕:"前因已革呼征呼图克图解送到京,特派文祥会同都察院堂官审办,并令将满庆先后奏报情形,汇案秉公查覈。兹据该大臣等查明复奏:'据称呼征不能约束僧俗,致因布施小事启衅,实有应得之咎。惟据供称满庆调汪曲结布来藏,曾收受元宝八十个。案关徇私纳贿,虚实均应彻底根究。至满庆所奏呼征专权骄横,调兵滋事,并使蒙古喇嘛假冒王公名色,及拆桥逃遁各情,均与呼征现供不符,请饬福济会同景纹逐款讯办'等语。呼征呈诉汪曲结布贿送满庆元宝一节,虽据供称传说之张喇嘛业已身故,无凭提质,惟满庆前后各摺始则奏请京中能事喇嘛赴藏,继又恳派汪曲结布辅佐达赖喇嘛,已属自相矛盾。又屡次奏报均称两造斗杀,该大臣开导劝解,迨奉旨查询呼征逃走情形,又称谕令僧俗围住惜德寺,并派兵追缉呼征。是此事皆由满庆主持调派,尤与前后情节不符。且汪曲结布果系外番畏服,何以当呼征禀革之时,满庆不为保留,且回文内称办理甚善。前据骆秉章奏查访西藏启衅情形一摺,亦与满庆奏报情形迥异。种种疑窦,诚难保无别项情弊。著福济、景纹提集人证,秉公逐款详讯。一俟得有确实情形定拟具奏,不准稍有回护瞻徇,自干咎戾。至满庆所奏酌拣番目请补噶布伦等缺及筹议变通章程五条,皆系转据李玉圃、汪曲结布二人禀词办理,有无情弊,并著福济、景纹查明覈办。呼征呼图克图等如令其赴川对质,道途多梗,恐致耽延时日,已交理藩院转饬喇嘛印务处看管矣。原摺著钞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

(同上,卷六二)

同治二年(1863年)五月癸亥

又谕:"崇实、骆秉章奏密陈西藏实在情形一摺。据称:'汪曲结布即系前充噶布伦之璧喜,历来把持藏务。现复由配所潜回,勾结李玉圃,簧惑满庆札调,藉得明目张胆,必欲屠灭呼征呼图克图。复藉剿办瞻对为名,征调各处土兵,其意盖恐福济等进藏认真查办,故大张声势,以为要挟抗拒地步。请令撤回土兵,并先将李玉圃调离西藏'等语。汪曲结布与李玉圃狼狈为奸,满庆等事事受其挟制,代为蒙混奏请,实堪痛恨。本日已谕令将土兵撤回,保守藏地,如瞻对夷酋入境,即为剿办,不得滋扰内地。惟该土兵能否不恃众滋扰,殊未可知。著骆秉章饬各该地方,妥为防范。如有滋扰情事,即行严拿惩办。瞻对野番近日情形如何,并著该督饬令史致康等妥为办理,毋任延蔓。藏中政务,毫无端绪,亟须待人经理。福济、景纹仍当遵照前奉谕旨,绕道赴藏,将交查各案件,密速妥办,毋得迟延观望。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呼征呼图克图携印潜逃来京控诉,多系一面之词,未可凭信。惟必得李玉圃来京质证,方足以折服其心。著满庆、恩庆即行传知该粮员,务即迅速来京质对,毋任迟延。前谕满庆等将李玉圃及赴川汉、番各兵撤回,著即懔遵前旨,将各土兵一律撤回,防守藏地,毋得滋扰川省边界。川省饷项缺乏,恐亦未能协济。此项土兵,宜量加撤遣,毋任恃众扰害。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同上,卷六七)

同治二年(1863年)十月甲申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兹据满庆等历陈呼征捏具冤词,声明原案始末,并委员李玉圃起程驰赴乍、察,相机办理瞻逆事务。参劾拉里粮务严清荣任性乖张,并为达赖喇嘛、汪曲结布

代进奏书各摺片。览满庆等所奏，如呼征揑词内有两寺喇嘛与彼送银五十两、哈达一个，令其进京告状一节。满庆等则称：‘该喇嘛闻知呼征有苛派银两之事，故意送银形容，以示羞辱，殊出情理之外。所称总堪布胆敢向山上放枪，系奉呼征之命而来’等语。无论呼征未必果有此事，而总堪布一经放枪，即被执事人等捆缚，所带土兵何竟无一人援救？满庆等既知汪曲结布与呼征有切齿之仇，何以将伊调藏？汪曲结布既系僧众及办事大臣调来，而满庆摺内则称呼征求调汪曲结布来藏，并非好意，有半途劫杀之心，亦未免有心文致。汪曲结布曾充噶布伦台吉，于咸丰八年辞退，曾经满庆奏明。惟呼征供称，汪曲结布系有罪革退之人，史致康言伊即系解回配所之璧喜。究竟汪曲结布有无发遣案据，均应逐一查究。著福济、景纹于抵藏后，迅将呼征与汪曲结布呈诉各情，前后谕旨内驳诘各节，确切查明。如满庆等有与汪曲结布朋比为奸，揑词饰奏情弊，即著据实严参，并将汪曲结布撤退，断不可令其把持藏务。如满庆等所奏并无虚揑，汪曲结布果为僧众所信服，其辩冤奏书所列济咙呼图克图众头目出具图记之处，均系情真事实，即可俯顺舆情，令汪曲结布协理藏务，用示羁縻。是在福济等斟酌妥为办理，以安藏地。……”

又谕：“满庆、恩庆奏呼征揑词诬控声明原案始末，并剿办瞻对各摺片。又代进达赖喇嘛等奏书四件。前因呼征控诉各语均系一面之词，万难凭信，谕令满庆、恩庆传知李玉圃，迅速赴京质对。此次满庆等沥陈呼征揑词妄控各情，是李玉圃被诬冤抑，事必有因。惟案关藏地构衅，非李玉圃亲来质对，不足以折呼征案内一干人证之心。即著恪遵前谕，饬令该粮员迅速来京，毋任迟误。至道员史致康禀内有蛮触相争等语，此系指瞻对等而言。汪曲结布等何得即以弃同化外、众心疑惧等词，遽行呈诉。满庆等于此等咨文，何以不将汉文义理向其解说，致令惊疑，殊属不

知大体。著即宣布朝廷德意,妥为拊循,告以我朝抚有中外,一视同仁。况尔等受累朝豢养之恩,岂可因委员禀词,怀疑越诉。惟当静候钦差赴藏,秉公查办,一切冤抑,断无不申之理。……此次汪曲结布等违例擅递奏书,本应查究,姑念其向化情殷,是以谕令福济等赶紧赴藏,持平妥办,以示体恤。嗣后除应行呈递奏书照例呈递外,余俱不准呈递,以符定制。……粮员严清荣既据满庆等因其不洽番情,撤任候审,已谕知骆秉章将该员撤回查办。色拉寺喇嘛刁玩,恐生事端,著满庆等相机妥办,宽严合宜,以杜后患。满庆等摺内有派人晓谕明正土司安站通道之语,并著妥速办理,疏通道路,庶福济等可以早日抵藏,将此案早日办结,永息争端,以副维持黄教之意。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同上,卷八二）

同治二年(1864年)十一月辛未

又谕:‘前因满庆、恩庆奏,历陈呼征捏具冤词,声明原案始末等情。当经谕令福济、景纹赶紧赴藏,不准再事耽延。迄今月余,尚未据福济等奏报起程,实属不知缓急。本日复据满庆等缕陈近日台藏情形,并达赖喇嘛以商属僧众日盼钦差来藏查办事件,咨请代奏,请饬催福济等兼程前来,察看台站及藏中情形。如所奏事情一有虚伪,从重治罪等语。福济等一日不到藏地,藏众即一日不安。满庆等转得与汪曲结布互相勾结,朋比为奸。福济等久已奉命赴藏,尚待满庆等及达赖喇嘛再三奏请,催令前来,已属不成事体。著福济、景纹迅即遵照前旨,星驰前进。如再自耽安逸,托故不前,则是昧良丧心,万难宽宥。岂谓朝廷不能执法从事耶?福济等其懔之。呼征前已病故,满庆等佯为不知,请押解来藏质对,殊属狡诈。已严饬满庆等仍令李玉圃迅速赴京。丁忧之拉里粮员陈廷杰已准满庆等暂留差委,仍著骆秉

章选派委员,接管粮务,及乍、察防堵事宜,俾李玉圃得以交卸起程,不至藉词狡展。并著骆秉章商同崇实,另派明干员弁,随同福济等赴藏,审办一切案件,较为有益。驻藏大臣衙署向在城外,兹据满庆等奏,因藏中防范奸细,修砌墙垣,遂将官兵移扎正街,并该大臣等亦移居商上官房,殊出情理之外。是否满庆等被汪曲结布挟持,一切不能自主,崇实、骆秉章必有所闻,即著据实详奏,并著福济、景纹于到藏后,将衙署因何迁徙之处一并查明具奏。……"

(同上,卷八六)

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乙巳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前因满庆、恩庆奏称呼征捏词诬控,并剿办瞻对,及委员妄禀等各摺片。当经谕令满庆等以呼征控诉各语,万难凭信,令其传知李玉圃迅速赴京质对,并晓谕明正土司安站通道,粮员严清荣撤回川省查办矣。呼征失察堪布克扣布施,不能秉公办理,致令藏中滋事,断难复令回藏。所控情节,亦难凭信。汪曲结布既为藏中僧俗所服,即著满庆等责令协同达赖喇嘛,掌办藏务,令其抚辑僧俗,务使各寺相安,永息争端。不准区分党类,恃强陵弱,再行滋事。傥能全藏底定,尚当破格加恩。所有呼征前控各情,并著无庸查办。此系朝廷为安辑全藏起见,特降此旨。即著满庆等传谕汪曲结布知悉,令其益知感激,倍加奋勉……"

又谕:"崇实、骆秉章奏密陈西藏情形,请权宜办理一摺。据称:'满庆、李玉圃、汪曲结布互相固结,李玉圃怂恿满庆蒙混具奏,以汪曲结布掌办藏务,复奏请将李玉圃破格录用,汪曲结布奏书中复力剖满庆、李玉圃之冤,并满庆、李玉圃藉瞻对天主教为名,种种欺诈要挟,请暂筹权宜办理'等语。满庆等挟私怀诈,

把持藏务，已成固结难解之势，非权宜办理，不足以释藏中之疑而离其势。本日已照所请寄谕满庆等办理矣。满庆等寄谕内仍将崇实、骆秉章、福济、景纹四人衔名叙入，以释满庆等疑虑。著崇实等催令满庆、李玉圃迅即来京，并晓谕汪曲结布令其抚辑僧俗，毋令再生事端。傥能全藏底定，尚当破格加恩，俾免疑惧。仍晓以前次加恩，系出自特旨，非由满庆等奏请，以散其固结之心。一面催令李玉圃迅速来京，催满庆等到川，再将李玉圃押解赴京。……惟藏中正当多事之秋，此时福济等赴藏，势更难缓。且满庆等既可由藏来川，福济、景纹何独不可由川赴藏？著仍凛遵前旨，即速由川起程，驰赴西藏，认真查办，毋得藉词推诿，致干重咎。至李玉圃诡谲异常，未必肯即行来京质对案情。前据满庆等奏称：'该员自到川以来，候补十有余年，在口外苦累，未得一署本缺，恳请破格录用'等语。是其志在躁进，亟图回川署缺，早已情见乎词。此次寄谕满庆等，令其会同骆秉章等查明李玉圃劳绩，保奏请奖，骆秉章等正可行文满庆会商酌保。一面将李玉圃檄调回省，令其署缺，俾该员有所欣羡，迅速回川，以绝藏中勾结煽惑之端，亦系权宜一法。总之藏中之治乱，惟以福济、景纹到藏之迟速为断。如果能迅速赴藏，俾满庆等及早交卸，则李玉圃自无所用其煽惑。福济、景纹当识此意，赶紧由川起程，不得一味畏葸，致误大局。至福济此次赴藏仍当以帮同景纹专勘瞻对为词，以释满庆等疑惧。俟到藏后，仍将哷征等一案，暗中查明，据实具奏。此次寄谕崇实等当加意慎密，即将来覆奏时，缮写摺件之人，亦当慎择，毋令稍有宣露。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同上，卷九〇）

同治三年(1864 年)八月己巳

又谕:"满庆、恩庆奏:'接奉寄谕遵饬汪曲结布抚辑僧俗,现据协理商上事务诺们罕汪曲结布禀称,遵查三大寺启衅根由实因呼征徇私作弊,与色拉寺众僧无涉。现在三大寺甚属和睦,藏地亦安静肃清。惟当谨遵谕旨协办商务,随同达赖喇嘛抚绥僧俗等情,并恳转进哈达、佛匣暨钞录商属僧俗番众切实甘结呈览,请将呼征并其从人在京作何发落及呼征寺院土地、人民应否归达赖喇嘛收管,降旨遵办'各等语。前因呼征克扣布施,办理不善,致僧俗激成事端,汪曲结布素为众情所服,谕满庆等饬令协办商务。兹据满庆等奏:'汪曲结布遵谕抚绥僧俗,全藏安静,办理甚为妥协。'著满庆等传旨嘉奖。仍责令将商上事务并合藏僧俗番众人等,随同达赖喇嘛妥为绥辑,以期永远相安。倘此后办理未尽合宜,或致别启衅端,即惟满庆、恩庆等及达赖喇嘛、汪曲结布是问。呼征业已在京病故,其从人等如令即行回藏,恐其复行造言生事,反致煽惑人心,是以仍令在京居住。至呼征所管寺院、土地、人民著照满庆等所拟,归达赖喇嘛收管,即由满庆等传知妥办。……"

(同上,卷一一一)

附 呼征呼图克图名号之赏还

光绪三年(1877年)二月十六日

又谕:前据满庆等奏参呼征呼图克图阿旺伊喜楚称坚参因散放布施失察启衅,带印逃走,当经奉旨将该呼图克图之名号、敕印等一并注销,不准再令转世。该呼图克图赴京呈诉,旋即病故。兹据松淮奏,现在众喇嘛等禀诉已故呼征呼图克图从前劳绩,被屈情形,据情代奏。等语。著照所请,准其查访已故呼征呼图克图转世之幼子,仍掌该寺事务,并将名号赏

还。该衙门知道。

(《清德宗实录》卷四八)

对色拉寺买巴札仓事件涉案僧官的惩处

同治三年(1864年)三月己酉

又谕:“满庆、恩庆奏买巴扎仓喇嘛抢去已革待审之总堪布,照缮夷匪抢去摺件呈览,……各摺片。据称:‘二年八月十一夜间,已革总堪布罗布藏称勒拉木结带喇嘛数百名脱逃。经官兵拿获同逃之喇嘛洛桑曲扎,据供罗布藏称勒拉木结由色拉寺行抵噶纳山,有喇嘛二人将该已革总堪布从马上抱放平地,馀众及骡马概令前行,惟吐多卜降巴等十馀人,在彼耽延多时,将该已革总堪布之骑马空牵至噶纳山打尖,云罗布藏称勒拉木结行至山顶已死。又硕第巴等报称,十八日在噶纳山东北寻见石板围圈,看罗布藏称勒拉木结尸身,兀坐其中。现将尸身搬回,当经派员查验,棺殓寄埋。旋经官兵在达木属毕纳地方,追杀逃犯沙克嘉尽巴等六十七名,生擒吐多卜降巴等一百六十五名,押解回藏,查明首从照夷例惩治’等语。色拉寺现已将不法喇嘛交出,呈缴军械。其寺中误受拖累之领袖及众僧,均在神前盟誓具结,永远不敢妄为。即著满庆、恩庆迎机开导,妥为弹压,毋令再滋事端。福济、景纹务当星速起程前进,不得任意迁延,致干咎戾。前被夷匪抢去之满庆等摺件,业已照缮呈览。所有遗失佛匣,著满庆等饬知班禅额尔德尼无庸补具。……总理商上事务各员,现在止有噶布伦白玛结布一人系实授之缺,其馀均属署任。据满庆等奏:‘呼应不灵,深恐别滋事端,请饬催议补僧俗番目’等语。自系实在情形,著福济、景纹于到藏后迅速办理。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满庆、恩庆奏买巴扎仓喇嘛抢去已革待审之总堪布，……请饬催议补僧俗番目各摺。满庆等所奏该已革总堪布身死情节，甚属含糊支离，难保非被人谋害毙命，满庆等捏词入告，亟应彻底根究，以期水落石出。著崇实、骆秉章、福济、景纹将罗布藏称勒拉木结身死情形，严密访查，据实具奏。其所称生擒吐多卜降巴等并色拉寺之领袖僧众具结永远不敢妄为，亦未必尽皆确实，并著一并查奏。满庆等奏请饬呼征呼图克图及随伊犯众仍递解回藏，以便将两造互相讯究，万无如此办法。并著该将军等仍遵本年正月初三、二月十四等日密谕，妥为办理。福济、景纹务当星速起程前进，以弭藏中祸患。寄谕严催业已至再至三，毋再迁延推诿，致干咎戾。……据满庆等奏称：'现在止有噶布伦白玛结布一人系实授之缺，其馀均属署任，呼应不灵，请饬催议补僧俗番目'等语，著福济、景纹酌量情形，或懔遵前旨，于到藏后查明覈办，或权衡缓急，豫行拣补，均著妥筹办理。藏地饷项，万分支绌。本日满庆等奏请拨饷，已于另行寄谕内催令该督筹拨。惟此项饷银可否拨给，应否解交满庆、恩庆，抑由福济等赴藏时带往，著骆秉章斟酌情形，妥为办理。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清穆宗实录》卷九六）

同治三年(1864 年)六月壬申

又谕："满庆、恩庆奏称：'将达赖喇嘛送到首犯吐多卜降巴及色拉寺买巴、结巴、阿克巴三札仓各供词详覈，虽首从犯众均经讯明惩治，惟吐多卜降巴造意纠众，先夺已革总堪布人财，继又胁众拒捕，请即在藏正法。又色拉寺僧众滋事时，有在该寺学艺之僧人深知佛教大体，并未附和，请将该僧人滚多尔呼毕勒罕甲木巴勒丹增拉木结以呼图克图列名册档，每届帕克巴拉呼图

克图年班贡期，附同呈进贡品，仍颁给印敕，俾资遵守，及赏加坚隆珲呼图克图名号'等语。吐多卜降巴罪状既据满庆、恩庆逐一讯明，自应明正典刑。至该寺僧既知佛教大体，不肯附和滋事，尤应量予恩施，以昭激劝。惟朝廷既派钦差前往查办事件，此时福济、景纹尚未到藏，若一切刑赏各事宜，不候钦差，先行办结，恐无以折服众心。著满庆，恩庆会同崇实、骆秉章、福济、景纹悉心筹商，先将该犯吐多卜降巴羁禁，俟福济、景纹到藏后，再行请旨办理。至应行奖励之滚多尔呼毕勒罕甲木巴勒丹增拉木结等，亦俟福济、景纹到藏后，再行奏请奖叙。原摺一件、供词、信函七件，著钞给崇实、骆秉章、福济、景纹阅看。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据满庆、恩庆奏称：'将达赖喇嘛送到首犯吐多卜降巴及三札仓供词详覈。吐多卜降巴造意纠众，先夺已革总堪布人财，实为此案渠魁，请即在藏正法'等语。该已革总堪布从前身死情节，甚属含糊支离，此次满庆、恩庆欲将吐多卜降巴正法，难保非因该已革总堪布被人谋害颠末，为吐多卜降巴所深悉，故欲致死灭口，以期含混了结。著崇实、骆秉章、福济、景纹将吐多卜降巴有无不法，并所犯罪状是否应行正法之处，严密访查，据实具奏。满庆、恩庆又请将滚多尔呼毕勒罕甲木巴勒丹增拉木结等奖励，所称该僧人深知佛教大体，并未附和色拉寺，且能设法脱身之处，恐满庆、恩庆为该寺僧所挟制，不得不捏词请奖，欺罔朝廷，亦应彻底根究，以归覈实，并著一并查明具奏。……将此由五百里各密谕知之。"

（同上，卷一〇五）

同治四年（1865年）七月辛巳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满庆、恩庆奏，讯明造意纠夺已革总堪

布人财、胁众拒捕之首犯吐多卜降巴，请即在藏正法，当谕令俟福济、景纹到藏后，再行请旨办理。兹复据满庆等奏：'以福济业已奉旨回旗，景纹又无自炉出口确信，未便使讯明要犯，久稽显戮'等语。此案虽经满庆等讯明确情，惟前既有令福济、景纹查办之旨，若不候讯结，先行正法，恐无以折服该犯之心。现在福济虽已回京，而景纹前次奏报已行抵里塘，不久当可到藏，仍著满庆等将吐多卜降巴妥为羁禁，不得稍涉疏虞。并著景纹于抵任后，即亲提研讯，请旨办理。将此各谕令知之。"

（同上，卷一四八）

同治四年(1866年)十二月乙未

又谕："景纹、恩庆奏审据要犯吐多卜降巴供词，并恳请赏给夷喜罗布汪曲公爵各摺片。该犯吐多卜降巴于买巴扎仓众喇嘛攒集传唤之时，不能弹压僧众，反为首谋，将罗布藏称勒拉木结擅行接回色拉寺院。次夜复敢纠聚僧众七百馀名，各佩枪刀器械，晋藏搬运财物，已属不法。迨衅端已成，经达赖喇嘛同满庆等数次札谕，令将已革总堪布及为首滋事之人交案惩办，该犯不肯交人，并派兵筑卡，率众抗拒，更属目无法纪。该犯现已据实供认，实属罪无可逭，吐多卜降巴一犯著即就地正法，以昭炯戒。至所请恳将达赖喇嘛之兄夷喜罗布汪曲赏给公爵之处，前据满庆等奏请，旋经理藩院议准，将达赖喇嘛之父彭错策旺所遗公爵，赏给达赖喇嘛之兄夷喜罗布汪曲，业经降旨允准。该大臣等未接理藩院行知，故有此奏。本年六月十一日清字谕旨，著钞给景纹等阅看。即著宣示达赖喇嘛遵照。所有商上僧俗事务，仍著该大臣等妥为经理，毋稍大意。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同上，卷一六二）

罢黜噶伦密玛策忍等

同治十年(1871 年)三月己未

谕内阁:“恩麟、德泰奏噶布伦不遵节制,请旨惩处一折。噶布伦密玛策忍在藏办理一切公务,诸多把持,遇事阻挠,不遵诺们罕约束,实属咎有应得。密玛策忍著革去噶布伦并东科尔,仍交达赖喇嘛按例严惩,并饬令该营营官严加管束,不准出外别滋事端。”

(《清穆宗实录》卷三〇七)

同治十年(1871 年)六月丁卯

谕军机大臣等:“恩麟、德泰奏僧俗番官谋害已革番目,分别奏参一摺。据称:‘达尔汉总堪布班垫顿柱勾通噶勒丹寺喇嘛阿丹及扎萨克喇嘛扎克巴协捻、折窝喇嘛策忍桑结,谋令诺们罕呼图克图辞退协理商上事务,并定计密差喇嘛分往各处,将已革赎罪之普隆噶布伦彭错策旺夺结父子、池扪戴琫期美夺结、大昭仓储巴江洛拉旺彭错、通巴戴琫朗结顿柱及现参催果噶布伦密玛策忍等六人,先后谋死。班垫顿柱旋因畏罪潜回噶勒丹寺,噶布伦策忍汪曲听信该总堪布之言,私离职守,同往噶勒丹寺集众抗拒,不遵札调等情。’此案班垫顿柱谋夺商上之权,辄敢勾通各该喇嘛,谋害多人,不法已极。策忍汪曲听信班垫顿柱煽惑,擅离职守,情亦可恶。班垫顿柱原授达尔汉总堪布职名,扎克巴协捻现授四品大堪布连扎萨克名号,策忍汪曲曾授台吉、噶布伦连东科尔,著即一并斥革。并著恩麟、德泰派拨番营官兵,将该犯等拿获,会同达赖喇嘛讯明确供,定拟具奏。该犯等既经纠集僧俗,意图抗拒,恩麟等尤当妥为弹压。一面严拿首要各犯,一面

解散胁从，以免滋生事端。……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同上，卷三一三）

同治十年(1872年)九月辛卯

又谕：“恩麟、德泰奏剿办西藏逆番，现已蒇事一摺。逆首班垫顿柱等纠合噶勒丹寺喇嘛僧众恃险抗拒，经恩麟等调兵进剿，并会商达赖喇嘛，催令汉、番文武剿抚兼施，生擒喇嘛阿丹及已革噶布伦策忍汪曲等二十五名，并将班垫顿柱枪毙。既据恩麟等奏称质审各犯，情词相符，所有阿丹、策忍桑结及现获从逆各犯均著照所拟，分别办理。至扎克巴协捻、策忍汪曲二犯，并著恩麟等照例治罪。在逃从逆人犯，恩麟等当咨会达赖喇嘛彻底清查，务获究办，毋任漏网。投诚之喇嘛僧众，仍责成各该寺领袖喇嘛妥力管束，不准再滋事端。此次在事出力汉、番文武僧俗官兵，并伤亡兵练，著恩麟等查明，分别奏请奖卹。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同上，卷三一九）

分别惩处与十三世达赖同逃僧俗官员

宣统二年(1910年)二月二十二日

奴才联豫跪奏，为详陈已革达赖私逃情形，并请将同逃之番官择尤分别惩处，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已革达赖阿旺罗布藏吐布丹甲错济寨汪曲却勒朗结，于宣统元年十一月初九日回藏，奴才等循例出迎，该已革达赖气象矜张，言词傲慢，护卫皆系马兵，执持快枪，导以号鼓，如临大敌。上山以后，奴才等订期往见，皆借故辞却。与其党边觉夺吉等，日夜密谋，赶造枪枝子弹，分路凋兵。番官番民稍拂其意，立

加酷刑，并欲将其举家投河，以故各番官皆不敢违。拉萨有五层楼，即乾隆十五年珠尔墨忒谋逆之所也，该已革达赖调兵千余人屯踞其内，于楼上竖狮形大旗。藏中又私设造币厂，所铸银钱、铜圆，两面印花，亦擅改从前定制，铸为狮形。又于拉萨市中遍设蛮兵，名为巡警，实以伺察汉人举动。凡番商皆禁与汉人交易，米粮、柴草概加限制。即其余循例公事，亦务与奴才反对，以显其夺我主权之伎俩。该已革达赖派出之戴琫改桑坚参、硕第巴鲁朱、堪布降巴曲桑等，由恩达寨逃溃回藏，而边觉夺吉等复派令赴工布调兵，屯踞江达汛，肆行抢掠，焚毁汉民房舍四十余家，杀毙台站汉兵三名，又幼孩一名，军粮刍草悉为灰烬。及经官兵一再驱剿，而降巴曲桑仍敢绕出拉里，扰我后路，幸川军第三营力战却之。该番等分股逃窜，沿途骚扰，无分民舍、寺院，所过劫掠一空。本年正月初三日，我军马兵数十名抵藏，奴才派卫队前往迎护，其时马队押有生擒番兵十余名，行至孟公桥，番兵见我兵人数无多，尚敢前来抢劫，当经格毙一人，嗣行至二桅杆地方，番兵开枪伤卫队兵丁左腿，我兵遂亦还击，此外未戮一人。其生擒番兵，经奴才亲讯后，一律取保开释。查正月初二日午后，该已革达赖与帮办大臣温宗尧会晤，议立条约。奴才以全藏为我属地，向无立约之例，因与温宗尧谈及，将其约内之和平办理四字，改为秉公持平办理，由温宗尧单衔印发。不意该已革达赖内怀愧惧，闻大兵将至，即于次日夜间下山潜逃。闻其本意欲赴后藏，旋因有人嗾使，中途变计，径往印度。

奴才查该达赖蓄谋叵测，劣迹多端，实系有玷宗教，自外生成，业经斥革，等于齐民，拟请毋庸置议。其余与已革达赖同逃之番官已革噶布伦边觉夺吉、大中译丹增汪布，造谋煽乱，同恶相济，逆迹昭著，情罪重大，拟俟缉获到日，即行正法，财产入官，充作西藏公益之用。已革噶布伦彭错顿柱、已革喇嘛噶布伦济

汝白桑、戴琫改桑坚参、硕第巴鲁朱，党恶横行，调兵毁汛，拟请革职，俟缉获时发边远充军。在任噶布伦策丹汪曲及达赖私放之戴琫汪堆夺吉，附和阴谋，举动狂悖，拟请即行革职，仍严缉归案讯办。自已革达赖倡言自立，其左右助虐之党及事后与之同逃者，均不只此数人，惟查该边觉夺吉等，平日虐民以逞，即番人亦恨之刺骨，其抗阻大兵，或系造意为首，或系随恶为从，若不分别惩治，无以伸国法而杜后患。盖番情但知畏威，不知怀德，水懦民玩，转生轻藐之心，一经治乱用重，则从此帖然就范，即兴办一切要政亦可不虞扞格矣。奴才恪遵叠次谕旨，不敢稍事操切，亦不敢坐失事机，总期恩威并用，保黄教而收民心，借以仰慰我皇上眷顾西陲之至意。

所有已革达赖私逃情形及同逃番官拟请择尤分别惩处缘由，是否有当，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片二件并发。

（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乙酉

驻藏办事大臣联豫奏："已革达赖狡谋叵测，劣迹多端。其与该达赖同逃之商官已革噶布伦边觉夺吉、大中译丹增江布造谋煽乱，同恶相济，逆迹昭著，拟俟缉获，即行正法。已革噶布伦彭错顿住、已革喇嘛噶布伦济汝白桑、戴琫改桑坚参、硕弟巴鲁朱党恶横行，调兵毁汛，拟请革职，俟缉获后发边远充军。在任噶布伦策丹汪曲及达赖私放之戴琫汪堆多吉附合阴谋，举动狂悖，拟请即行革职，严缉讯办。"……均如所请行，并下部知之。

（《宣统政纪》卷三四）



责任编辑＼季垣垣＼封面设计＼李建雄＼版式设计＼天朗